

大 八 义

(清) 佚名 著

卷 上

出版社

第一回 左云鹏恩收八弟子 赵华阳私访霸王馆

话说炎宋兴，赵匡胤受了周朝的禅让，坐了天下，改国号为大宋，是为宋太祖。那时天下太平，万民乐业，传至太宗。此时有二次回朝的老臣，神算军师苗光义，袖内乾坤算的准确，他早已测及将来传至八代之时，若是暴病驾崩，此地便不能建都了。后来太宗垂问，那时可上那里去呢？苗军师跪奏：“臣已然觅好建都之地。”太宗忙问“何处”？军师说：“就是临安，那里最好。”后来传至神宗、仁宗、哲宗、英宗、道宗、徽宗、钦宗，到了徽钦二宗，被掠北国，果然迁都临安（今之杭州）。

在徽宗时代，朝中有一臣，姓赵名会，官拜左班丞相。此人年迈，辞官不做，告老还家。那徽宗乃是一位有道的明君，有一弟名叫赵昀赵毓森，官拜八主贤王之职。赵会上殿跪奏：“臣因年迈，无力国事，恳请赦免残躯，回家休养。左丞相之事，拜求八主贤王替代。”当时徽宗允奏，赏食全俸带职还家。那赵会得了旨意，即时谢恩，回到家中，收拾细软物件，雇骡驮轿车辆，回江南会稽县北门外赵家庄。

他们走在中途路上，面前有座大山，正走山下，忽然山上一棒锣声，跑下一枝子人来。那群人到了山下，立时将道路给横啦，当时吓得赵会颜色更变。少时从山中跑出一匹马



来，马上有一山寇，看那贼跳下马来，身高顶丈，胸间厚，膀背宽，精神足满。往脸上一看，面如黑锅底，抹子眉下环眼努出眶外，大鼻头，翻鼻孔，火盆口唇不包齿，七颠八倒，四个大虎牙，支出唇外。逆鬓落腮的须子，形似钢针，好似铁线，大耳相衬长得非常凶恶。头戴青布软案巾，青布靠袄，月白布的护领。黄绒缎十字绊，青布中衣，登山洒鞋筒被袜子，青布裹腿，外罩一件青布的大擎上绣花架。怀中抱着锯齿狼牙刀，到了山下，说声：“孩子们把马接过去。”他当时跳下马来，一捏嘴唇，哨子一响，又从山里跑出一片人来，高矮胖瘦，老少丑俊不等，各人手拿着各样的军刃，在山口里面，半出半入，止住脚步。就听那黑脸大汉口中说道：“不怕王法不怕天，也要女眷也要钱；驾登九五从此过，留下人钱放回还。牙崩半个说不字，英雄刀下染黄泉。”赵会有一家人名叫赵顺，他上前说道：“山主您有甚么事情，容我报告我们主人知道。金银很多任您自取，不过家眷一层，是我家主人年迈，并无少妇长女。”那山寇一闻此言，哇呀呀的怪叫。那赵顺速忙来见主人，禀报此事。

正在危急之时，忽见山北一老者口念“无量佛，好一个胆大的强徒，你敢断道劫人，待贫道下去，叫你知晓我剑法利害。”那山寇一听此言，知道此人的利害，说声“咱们走吧，剑客爷来啦。”说完他头一个就跑进了山口，那些个兵丁是滚的滚爬的爬，一齐的跑散。书中暗表，此山名为黑蟒山，山上聚集着许多的山贼草寇，全是莲花党之人。大寨主赛太岁马彪，二寨主双刀将马豹，三寨主金枪将张文奎，手下有喽罗兵千名之上，专在各处断道劫人。他们今天下山，巧过剑客左云鹏金针道长。因为赵会在朝为官，吃斋念佛，斋僧布道，广行善事，所生一子赵庭，今日回乡，不想中途路上，碰见山贼，得有贵客来救。老家人赵顺上前拜谢救命



之恩，并问：“此山何名？”老者道：“此乃黑蟒山，乃是一股背道，你们怎么会走到这里来啦，今天是多亏遇见剑客爷，要不然那里了得。”赵顺问道：“不知剑客爷贵姓高名。”老者说无名氏，说完那位老者走去。他们这才一同回到会稽县西门外赵家庄，老夫妻优养赵庭。

这一年，家中着了一把天火，虽然没伤人口，可是已然烧了个片瓦无存，只好移居北院。赵会一想，这是自己行善事所赶。这才令人取过文房四宝，立时写了四个大字，是僧道无缘，大门紧闭在家中隐居。将有半年，一日，忽然，门前敲打木鱼，梆梆的山响。老家人赵顺，在门房只当没听见。那赵会在后院一听就叫过老家人来问道：“赵顺你可听见外面有人吗？”赵顺说奴才不知，赵会说：“那外边有出家人化募，你问一问他识字不识字，那墙上没写着吗。叫他上别处去罢。”赵顺闻听连忙答应，来到外面一看，见有一个老道，坐在蒲团之上，盘膝打坐，面前放着一个木鱼，到了切近可听不见木鱼的声。他一看老道生得面如三秋古月，慈眉善目准头端正，四字海口三绺墨髯胸前飘摆。头戴九梁道冠，身穿八卦道袍，上绣八卦肩担日月，看那道人真有些仙风道骨。赵顺上前说道：“这位道爷您不认识字吗？”那老道一抬头，口念无量佛善哉善哉。说道：“施主，贫道我到认字。”赵顺说：“您既然认字，您看上边写的明白是僧道无缘，您改门去化。”老道说：“施主您是贵家主人？”赵顺说我不是，我是管家。老道说：“呕，原来您是管家，请您往里回禀，我一不化房屋地产，二不化柴米，三不化砖瓦，四不化木料。”赵顺一听说：“道爷您全不化，您可化什么呢？”老道说：“我就化您后宅的那位公子爷。”老家人一听忙说：“道爷您快走吧，我家员外斋僧布道，修下一子名唤赵庭。家中千顷就是一棵苗。”道爷说：“您给往里回禀，就说我不



带走，我是白天修文，夜间习武，给你们赵氏门中增光耀祖”。赵顺一听遂说：“道爷您在此少等，待我到里边给回禀一声”。说着转身来到里边，见了赵会说道：“回禀员外爷，门外果然是位道爷，在那里意欲化缘”。这才将道爷所说之言，述说一遍。赵会一闻此言，心中暗想：不知道他是何许人，既然要将文武艺传於我儿，长大成人也能光耀门庭。因此他主仆二人计议，就出门看，果然气度不凡，真有点仙风道骨，忙向里相请。那老道便将木鱼拿起，随员外往里而来。赵会说：“赵顺你可以代道爷拿着东西物件。”赵顺答应，几个人一同到了书房，分宾主落坐。老家人将包袱放在桌子之上，走出去将大门关闭。赵会问道：“道爷，方才我听说道爷您的意思，我很喜欢，但不知您怎么个传法，还是将我儿带走，还是住在我们这里传艺呢？”老道说：“在贵府上传艺，可有一节，必须应我三件大事。”赵会说：“道爷，这三件大事，您可以说一说我听听。老道说：“头一件是我徒弟，在三年内不准父子相见，不叫你们跟他过话。那第二件是许我不教，不许你们不学。第三件是您找一个厨子，要干净俐落，还得知书识字，单在我们一处，不许跟我们过话。我们用甚么，我给他写出单子来，叫您好预备。”赵会说道：“道爷您不用教啦，不用说三年啦，我到是成。我那拙荆，一天见不着都不行，何况三年哪。”老道说：“员外，不用您说，金打佛口出，要是我门徒，他自然的就成。那您将公子爷请出，我们一见。”赵会说也好，便叫家人往里去叫公子去。那赵顺来到后宅，正听见屋中赵庭跟他娘赵门杨氏，在屋中说话。赵庭说：“唔呀娘啊，将来我若学好了武艺，一定去到黑蟒山，杀死那些贼人，想当年若不是有位道爷，在山上念了声无量佛，咱们全家，都得死在那里。”赵顺一听说道：“公子爷外面员外有请，给您请来一位老师。”



赵庭道：“好了，但不知是个俗家，还是道家僧家呢。除去道家我学，别的人我不学，你快给轰了出去。”老家人一听说有门儿，这才说：“公子爷，是一位道爷。”赵庭说：“好，这才随他来到了外面书房。”

家人高打帘笼，赵庭进到书房，正脸一看老道，师徒就有缘。他连忙上前双膝跪倒，说道：“师父在上，徒儿这厢有礼。”说着磕完头，直直的跪在那里。老道用目观看，见他身高六尺开外，面白如玉，眉分八彩，目似朗星。黑眼珠黑如棋子，白眼珠白如粉锭，皂白分明。鼻如玉柱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衬。头戴一顶青色文生巾，白玉镶嵌。身穿一件青缎色文氅，内衬青里衣，白袜青鞋。道爷站起来说道：“赵庭。”赵庭说声：“在，师父徒儿在。”连忙站起。老道说：“待我按摸你的四肢，是我的徒弟，我才传授武艺哪，不是我可不传。”赵庭说：“好哉，请师父你老人家按按看吧。”老道上前用左手一拉他胳膊，右手一按他脖子，摸了摸他全身，说道：“员外呀，我这个徒弟管保给您增光耀祖，一定成名。赵庭啊我赐你一号，号叫华阳。”赵庭说：“好的很哉。”老道说：“赵庭，你必须依我三件事。”赵庭说：“不知那三件。”道爷说：“头一件，三年不许跟你爹娘说话。”赵庭说：“成，我答应，只当我爹娘死了，但不知那二件呢？”老道说：“第二件是许我不教，不准你不学。不会我可真打。”赵庭说：“好的。可是徒儿我一学会呢，你老人家还打吗。”老道说：“说：“那我就不打呀。”赵庭说：“那三件是甚么呢。”老道说：“第三件是白天传文，夜间传武。”赵庭说：“唔呀，我的师父，您也得给我留出睡觉的工夫啊。”老道说：“那是当然。”这才拿过文房四宝。老道上来将要拿笔，赵庭问道：“我的师父，咱们在那里学艺呀。”老道说：“就在这西隔壁。”赵庭说：“西边是块空地呀，那里怎么



样。”老道说：“员外您随我来。”当下他们三个人出书房，到了大门以外，往西来到这块空地，遂说道：“员外您可以命人在此地盖起房来，要盖一所四合房，五间西房，五间东房，五间南房，五间北房。我师徒要是吃甚么，我写在水牌之上，挂在北房廊子上。他要问我甚么，写在水牌上，挂在南房廊子上。我们是以纸笔说话，不过一言，他要跟我说一句话，当时就叫他卷铺盖下工去。”员外说可以，他们说完了话，老道给指示好了，大家二次来到宅中，到了书房落坐。

老道将毛笔拿起，在纸上开写出来十八般军刃，又买木板四块，四尺宽一丈二高。东西南北，全是这个样的墙，方砖要三百六十块，大开条二百四十块，铁砂子要三十斤。通盘应用物件满全写齐，交与了赵会说道：“员外您想此房必须多少日子交工。”赵会一听忙问道：“赵庭啊你可能与你娘亲三年不见吗。”赵庭道：“唔呀，爷呀那还不容易吗？就当是忘了娘亲了，我跟我师父学会了武艺，可以改换门庭增光耀祖。”赵庭又说：“我的师父，咱们可是多咎在一处啊，我好学。”老道说：“好。那么请员外再预备书籍。我过些日子再来。”说完站起身形，往外走去。赵家父子往外就走，到了大门之外，赵会说：“道爷您过一个半月来也就行啦。”老道说：“是吧。”赵庭说：“我的师父呀，但不知我还有几个师哥师弟呢。”老道说：“我就教八个徒弟，你有一个师哥，我还有那六个徒弟。”赵庭说：“但不知我那师兄是谁，他姓字名谁呀。”老道说：“他名宋锦，号叫士公，别号人称抱刀手。为师我到处传艺，是量其材授其用。他住家山东济南府，莱水县东门外宋家堡。我又与你收下一个三师弟，住家辽阳州东门外，苗家集的人氏。姓苗名庆字锦华，别号人称草上飞。我与你收下四弟，住家在兖州府南门外白家河口，



姓白名堃，人送号水上漂。与你收下五弟，住家苏州府南门外，太平得胜桥张家镇。姓张单字一明，号叫文亮，当地人送外号叫夜行鬼。我又与你收下六弟，住家山东兖州府东门外陶家寨。姓陶名金号叫遇春，混号人称威镇八方鬼偷的便是。与你收下七弟八弟，他们住家在扬州北门外，那阮家寨的人氏，姓阮名通双字洪芳，别号人称钻天猴，实有飞云纵的工夫，平地能起两丈八的高。八弟名叫阮麟叫弱芳，别号人称入地鼠。我与你教了一个大师兄，因为他不服我的教导，我将他逐出门外。此人姓李名纲字通真。别号人称青面兽。我与他斗志才收你们弟兄八人。那李纲临行之时，他说：“师父我从此飘门在外，到处行侠作义，决不能给你老人家摔牌现眼。镖不喂毒药，身不带薰香，您以后收多少徒弟，我也不管。可是有错我可就亮刀就杀。”左道爷说：“杀可是杀，我可要赃。”李纲说：“那是当然，”他由此走的。左云鹏又说道：“一不准你镖喂毒药配带薰香，二不准插草为标落山为寇，三不准打把式卖艺，四不准结交莲花党，五不准拨门撬户，守为师我的规则。若有失可小心你的大师哥，追取你们残喘。必须在江湖绿林上成名露脸，发展你自己独谋的志向。”

当下老道把话问完，来到西里间。拿出夜行衣一件单刀一口，百宝囊的东西样样一份，另外夜行衣包一个包袱，当面交与赵庭。又说道：“你在外行侠作义，可不准留下名姓。你还有两位师叔，可是两位僧家，远在边北。你大师叔广下惠，人称彻地腾仙。你二师叔上连下锁，别号人称陆地飞仙，是咱们八门头一门的人。”赵华阳在旁是连连的点头，将夜行衣交代齐毕，老道又说：“你要在外行侠作义，要偷那恶人的不义之财，可是事先须要访查明白。准是赃官恶霸，或是那不正之人，那时再夜晚前去，或杀他或偷其银



钱，去周济贫苦之人。你在外不准小看人，目空四海。”赵庭说：“是啦吧。”左云鹏又说道：“那么你到东院去问你那父母说明，我可要开头授艺啦。”赵庭答应，立时向他们老夫妇说明。

回来在西院，看老道带来了两位文生墨客，一位姓张叫张久锦，一位姓龚，叫龚有忠，二位文学很好，为是传给他文学。张龚二位先生在西房，白天传他文学，夜晚老道传他武学。文学是午后传艺，武学子时以后传艺，赵庭学的很有进步。左云鹏费尽三毛七孔心，因为赵庭年龄已大，周身筋骨多已长成，这才配治好了舒筋活血酒，叫他每日早晨喝下一盅去，每夜传艺。那东院赵会夫妻，在赵庭头次到东院辞别的时候，看着他是双目落泪。赵庭说：“吾的爹娘可要将心放开了，不要想念於我，展眼数年功夫我便可学成。您可想得那年咱们路过蟒山，遇见那些草寇将咱劫住，正在紧急之际不是山上有位道爷喊了一声无量佛，要不然咱们全家遭难，焉有今日。那道人乃是今日之道长，他是世外的高人。我要将他放走，将来上那里来访问明师。再者说，孩儿我学得文武艺，货卖帝王家，在朝得个一官半职的，那时调官兵围山寨剿灭草寇，也可报了此仇，请父母放心吧，儿我要告辞啦。”说完话他转身而去。这院老夫妻是放声痛哭。后来老家人赵顺过去百般的劝说，他夫妻才止住悲声。那赵庭在西院学艺是逢年按节，老道打发他到东院来看望他父母一次。赵庭到了东院拜见完了，三五句话是转脸就走，茶水不饶，又回到西院学艺。

书要简短，他整整学了二年的艺，功课已满。老道便将张文锦、龚有忠的束修给过。打发二人走后，便命赵庭去到东院，在他父母面前练一练，令他们看看。赵庭点头答应。别了师父来到东院上前打门，老家人开门看，原来是公子爷



到啦。只见他身高八尺双肩抱拢，真是扇面的身子，面如美玉，眉分八彩，目如朗星，准头端正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衬。头戴青缎色八瓣壮士巾，窄绦条勒帽口，鬓边斜插茱萸叶，顶门一朵红绒球，在那里是突突的乱跳。身穿一件青缎色贴身靠袄，蓝缎的护领，黄绒绳十字绊，青纱包扎腰紧衬俐落，青底衣大叶子搬尖洒鞋，鱼白的袜子，青布裹腿，透出来精神百倍。闪披一件青缎色英雄氅，蓝绒线绣出来的蝴蝶花飘带未结，水红绸子里。肋下配定一口刀，绿沙鱼皮鞘。真金饰件真金蛤蟆扣，青铜的吞口，青绸子挽手，往下一垂。赵顺说：“公子爷您这一年学得身礼真好看哪，想必是艺业学成啦。”赵庭说：“对了，老哥哥呀，我已学好了。”说话之间进了大门。赵顺将大门关好，主仆二人往里来，到了后宅院中。家人喊道：“主母，我家公子爷回来了。”屋里的赵会夫妻，一听喜出望外。杨氏一听心中大喜，连忙叫他进来。主仆来到屋中，赵庭上前与父母叩头行礼。赵会忙问道：“我儿你与那位道爷，可曾学会了甚么艺业？”赵庭跪在那里说道：“我学会文武艺。”说着便将易经背了几篇，字音不乱。赵会一听心中暗喜，遂又问道：“但不知你的笔法如何，来呀笔墨纸砚侍候了。”老家人忙将四宝取了过来，华阳提笔在手，当时写了自己的名姓。赵会一看，真比自己写得还好啦，足可以在朝为官。喜出望外，连忙命家人将书房打扫干净。令厨房预备素席一桌，“我要谢候那位道长，他替我累尽三毛七孔心。”老家人答应去了，这时赵会便带领了赵顺来到西院，亲身来请道长东院吃酒。主仆到了西院上前打门。厨子问道：“外边甚么人？”赵顺说：“是我家主人来啦，请道长到东院用素席，要谢候他老人家。”厨子一听是主人来啦，连忙到了上房说道：“剑客爷，东院我家主人带了仆人前来，请您到东院去相谢。”左云鹏说：



“好，待我就去，”说着话来到西房，提笔写好了一个简帖，暗暗放在袍袖之中，这才来到大门外。赵会一见连忙一躬到地笑脸相陪，口中说道：“多谢剑客爷您的美意，传授我儿，替我夫妻管教此子，真令我感激非浅。”左道爷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小事一件，何用老员外客气呢。”赵会道：“仙长爷请您到东院用酒吧。”三个人这才一同到了东院。此时书房早已预备好了，赵会请道爷上坐，老道说：“还是员外上坐吧。”赵会道：“焉有我上坐之礼，还是请道长，您不用客气，就请上坐吧。”老道请让再三这才坐下。赵庭也从后面过来，见了他爹娘跟他师爷。

赵庭说道：“爹爹呀，我在酒席筵前练一练我的武艺，请你老人家观看。”赵会说：“好吧，待我看来。”他心中所思，左不是弓刀石之类，遂叫他练上来。赵庭说：“老哥哥，您将窗户支上。”说着将头巾取下交与家人，伸手取出一块手巾来包好了头，将刀抽出，把刀鞘放在地上，这才砍了一趟万胜神刀。此刀乃百刀之祖。那老员外赵会一看，他儿子练的成了刀山啦，不由暗喜连喝采。少时收了式，赵庭又说道：“老爹爹，我还有一手绝艺，再请老爹爹你老人家观看。”说着话他来到屋里，到北里间去换装。老员外看他所练的倒是好，只有一样，他总有点作贼的形样，自己心中不明白。不由的看了看道爷，心中纳闷放下酒盅，低头不语。少时赵庭由屋中换好夜行衣出来，白昼衣服打成腰围子，紧衬俐落背后背刀。他临出来之时，一长腰就蹿出来啦。赵会一看就急啦，说道：“我儿你这艺业，是跟道长所学，你就不用练了，我心中明白啦。”赵庭看他爹爹面带怒容，遂上前说：“我的爹爹，您不要生气。”员外赵会说道：“赵庭啊，这全是你师父所传？”赵庭说：“不错，是我师父所传。”赵会说：“好，老道您这不是传我儿艺业来，您是创我们家里



的坟来了。我以为三年功夫，您传他弓刀石。谁知您教他作大案贼。那年我在任所捉住的贼人，全是如此。赵庭啊，你就随着你的师父，你们爷儿俩走吧，不要在家里哪。将来你花惯了，再把我的高尚的家业花净，那你就要占山为王啦。将来断道劫人，被官人拿获，用国家王法一催你，你招认了，岂不是个刨坟锯树的罪过。将来我必要受你之累，莫若我是命中无儿不强求，你去你的吧，休要管我二老了。”赵庭一听连忙回到屋中，将夜行衣脱下，换了白昼衣服，又来见老员外，说道：“我的爹爹你不要生气，师爷也不要生气。”左云鹏道：“赵庭，我已告知了我的规矩，不准你犯。你若是犯了一样，可小心你的命。”说完了站起身形，说道：“员外你不用害怕耽惊，赵庭若有大凶大险，贫道我自能前来搭救。员外呀，贫道暂且与您告辞。”赵会说：“赵顺，你随我相送道爷。”赵顺答应，主仆往外相送。赵庭说：“师父，可以在我家再住些日。”老道说：“不用啦，我走啦。赵庭啊你可小心，在外做事忠奸任你自为，可小心你的项上的人头。”赵庭说：“是，徒儿不敢胡为。”当下三人往外相送，赵庭是恋恋不舍。到了大门之外，道爷伸手拉了赵庭的手，说道：“赵庭啊，你要守住为师之规矩，可以高枕无忧。”回头说：“员外，我徒弟赵庭，他今年二十有一，你看他印堂发亮，能够在外做事，足可以给你门中增光耀祖。”说完又叫道：“赵庭，你看你的大师哥来啦，他就是被我逐出门外的李纲。”

赵庭父子往西一看，就见从西边来了一个花儿乞丐，身高七尺开外，青须须的一张脸面，一脸的淤泥，汗道子挺长。细眉毛，圆眼睛，蒜头的鼻子，大嘴唇，小元宝耳朵，耳朵梢全干啦。只是两支眼睛一瞪神光足满，穿的衣服破旧不堪，前头一块后头一块的，成了莲蓬老啦。拖拉着两支破



毛窝，手中拿着一根秫秸棍，走道自言自语的。赵庭一听，原来他说的是：我师父说我不成器，将我逐出门外。以后他老人家给我收了多少师弟我全不管，可是他要犯了咱们爷俩个的规矩可不行。那时我把他人头带着去见我师父。说着话从门前走过，往东去了。左云鹏又说道：“赵庭你再往西看，你那师弟来了。”赵庭与他父不由的全都往西一看，回头再看老道是踪影不见，就连那乞丐也无了影儿。

三个人不由大吃一惊。赵庭说：“爹爹呀，你看我的师父，乃是世外的高人，得看咱们一回头的功夫，我师父与我师哥哥，就都没了影儿啦，您就不用着急生气啦。”赵员外说：“好，你且先进来。”当下他们主仆三个人到里面，赵顺关好了大门。赵会说：“儿呀，你且随我到内宅，见见你的娘亲。”赵庭答应，当下父子二人来到内宅。员外说：“夫人呀，未想到你我家运不通，死后咱们都不能安顿。”杨氏道：“老爷，此话从何提起呢？”员外说：“夫人呀，你我命中无儿，不要强求，咱们只有赵庭一人，为是叫他将来接续咱们赵氏门中后代香烟。头三年来一道人，说是传给我儿的能为艺业。三年已过，我以为他传授了他弓刀石，谁知道今天他在外头一练，我一看原来跟我当年在朝为官的时候，所审问的大案贼一般不二。你我夫妻下世之后，他花惯啦，将咱家业花净，那时他就许出去偷盗，或是断道劫人。那里他为恶满啦，被官府拿获拷问出来，你我的死去的鬼魂，也要跟他担了骂名。你先把箱子里当年我三班朝典，叫他用吧。另外还有弓弦一条，钢刀一口，鸩酒一盅，一齐交给了他吧。”赵庭一闻此言，他急忙跪倒尘埃，口中说道：“我的爹爹，儿今年已然二十有一，所学的武艺尚未施展。您怎么就会知道我竟作坏事呢。为何赐儿一死？您是所为何故？”赵会说：“赵庭啊，我原想那老道传你正当艺业，将来保护朝纲，谁



知那老道竟教给你拨门撬户小巧之能。”赵庭说：“我的爹爹，您不知道我那师父，虽然教给了我小巧之能，他可有规矩。我要背一背，你老人家听一听。我们讲的是杀赃官，灭的是土豪恶霸，敬的是义夫节妇，孝子贤孙。保忠良，爱好友，偷富济贫，不留名姓，此乃侠义之风。”员外说：“赵庭啊，你就不用说啦，你今天将舌说破牙根出血，你也是枉费唇舌，老夫我是要你一死。”赵庭一听这个话口儿太紧，遂说道：“爹叫我一死，我不能不死，我要是不死，落个不孝之名。您也不用開箱子，我师父赐我一口刀。”说着伸手拉出刀来，往肩上一横，就要抱刀自杀。那老夫人杨氏，连忙上前说道：“我儿且慢，容我说几句话，你再死不迟。”遂说：“老爷，由其您在朝为官，忠心报国，在家是斋僧布道，才积下一子，为传后代香烟。”回头又说，赵庭，为娘生养你，可是不易。你若忍心抱刀一死，岂不断去了赵氏门中后代香烟。”赵会说：“夫人，我今天是非要他一死不可。他如不死，少时我是抱刀一死，要不然我是喝鸩酒。因为他不死，倘若再做出那不义之事，岂不给咱们落下骂名。”杨氏道：“老爷您先上前边书房歇一歇去，少时叫您看他的尸身，还不成吗。”正在此时，可巧仆人进来说道：“员外呀，现在外边有人求见您，请您赶快的去。”赵会主仆这才去到前院书房。按下不表。

且说杨氏见老爷走后，遂说：“儿呀，您父非是一定要你一死，实在是因为你会了武艺，恐怕你作出那不才之事，才如此的令你死。”赵庭说：“娘啊，孩儿的师父临别的时候，全都嘱咐好了我们，不准胡作非为。孩儿如若做出不才之事，连我师父都不用动手。我有一个大师哥，名叫李纲，外号人称青面兽的便是。他专暗中临视，一作错事，他就给杀了。”杨氏道：“那么而今之计，我也不忍你一死。你可以



收拾了你的应用东西物件，前去扬州府，找你舅父去。他在县衙门里，充当班头。你一打听花刀太岁杨洪，没人不知道。在那里先住着，顺便令他与你先找一事，暂且存身。容我在家劝说你那爹爹就是了，劝过他来再与你去信，你再回来。”赵庭一听，也只可这样。母子这才到了里屋，收拾好两个包袱，将夜行衣靠，以及应用之物全都包好，打开后院小门，将赵庭送到门外。赵庭跪在杨氏面前说：“娘亲大人，请多保重。孩儿走后，您千万不要惦念与我。儿到了外面非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一件事不可。”杨氏说：“儿呀，你就一切多多注意就是。在外同不得在家那么随便。”赵庭点头答应，遂告辞扬长而去。杨氏看他走后没了影儿，这才回到了门里，回身关好小后门，拿锁头锁好，来到自己屋中，是放声痛哭。

不言他这里思子，且说那赵庭离开赵家庄，一个人顺着大道往西走。走的工夫大了，这个道路往西北斜下去了。看见一股小道，他又一直的往正北去了。他看见小道上往来行人很多，忙向一人问道：“这位老兄，这股道是上那里去呀？”那人一开口遂问道：“但不知你要上那里去。”赵庭说：“是要上扬州去。”那人说：“这股小道正是上扬州的一直道儿。那边有个姜家河口，那是一个大码头，那里姜家屯，上那里去的船支全有。”赵庭说：“借问了。”那人说：“您就不用客气了，趁早的先去吧，到那里去也好打店。”赵庭来到了姜家屯的东村头，看见一家店，墙上写着“安寓客商”，那边是“仕宦行台”，横匾里“鸿升店”。赵庭到了店门外，口中说道：“辛苦，掌柜的。”从里边出来了一个伙计，问道：“客官你住店吗？”赵庭说：“住店，你们可有上房单间有没有？”伙计说：“有，您请进来吧。”赵庭到了店中，伙计说：“客官，您要住单间，可以住我们柜房旁边吧。”赵庭



说：“也好，我倒不拘。”说着来到一个单间门口，乃是佛道门。伙计上前开了门，二人一齐进到屋中，赵庭便将包袱放下，见迎面一个大床，两旁有月牙桌，屋子还很干净，遂问道：“店家，我这东西，是放到我的屋中，还是存到柜房？”伙计说：“您就存到柜房吧。”赵庭当时打开叫他看好，点明白了，又包上，叫伙计拿到柜房去了。少时回来，问道：“客官，您是从那里来呢？”赵庭说：“我从赵家庄来。”伙计说：“是啦，您从江南赵家庄来，是要上江北的赵家庄去吗。”赵庭说：“对啦。”可是他私自一想，怎么江北也有赵家庄呢？有此一猜想，便存一点心。那伙计便问道：“客官您吃甚么呀？说出来我可以与你预备去。”赵庭说：“随便的蒸食，你给我预备点吧。”伙计答应了出去，少时端了上来。赵庭用完，说道：“伙计呀，我几时走，几时咱们算帐吧，该多少一齐的算。”那伙计说：“好吧。”当将家伙捡了下去。赵庭说：“你就不用来了，去侍候别人去吧。我用甚么叫你，你再来。”那伙计答应着就走了。

这里赵庭将屋门关好，原来他这个东墙与柜房是隔扇相截，那屋说话，这屋里正听。就听见那屋里有一个老头儿说道：“小孩你要好好的跟您师父学吧，将来学好了武艺，也可做个有名的事儿，出外行侠做义，到处有人欢迎。”又听有一个小孩的声说道：“我是要好好的学，将来我路入贼门，吃绿林饭啦。”赵庭一听，不由一怔。心说：这么一个小孩，能为武艺还没学好，先想做贼，真是年头赶的。又听那年老的说道：“你一说就做贼，那可不容易。”小孩说：“怎么不容易呀？”年老的说：“你必须先去见那个彭化龙，他外号叫金翅鹞子。是苏州府的马快，八班的首领。见了他，你还得有一手绝艺，叫他当场看明才成。”小孩说：“干么先见他去呀？”又听老头说道：“你那里知道哇，他是一个首领，转牌



为他所掌，各路全归他管。再者说，你要不献绝艺，戴不上守正戒淫花，那时就不能到各处去。就拿咱们这江南的紫云观的观主金针八卦左云鹏说吧。他收了八个徒弟，个个武艺超群，全都没有一个前去找他献武去的。就凭你一说，也敢入绿林行。那左道爷八个徒弟，都没有一个出头露面的。”赵庭一听，心中一动。又听那个老头儿说道：“你还要好好的跟你师父学吧，将来可以在镖行做个事。再者说，戴花不采花，戴花若采花，必死刀之下。我今年六十有六啦。不用说没有见戴花的啦，连听说过谁戴上啦，都没有一个，何况你这小小的年纪啦。”赵庭听着听着，自己困了，不由得躺在了床上，是合衣而卧，朦胧的睡去。不大工夫醒了，还听那屋里说话啦。老头说：“左道爷的八个徒弟，我倒知道七个，那一个我不知道他在那里住。头一个是抱刀手宋锦宋土公，第三个草上飞苗庆苗锦华，第四个水上漂白堃白胜公，第五个夜行鬼张明张文亮，第六个威镇八方鬼偷陶金陶遇春，第七个钻天猴阮通阮洪芳，第八个入地鼠阮麟阮弱芳。这全是金针八卦左云鹏的门徒，也没带守正戒淫花。要带上守正戒淫花，不论他老少，都得以弟兄呼之。本门人可不算。”赵庭在这屋一听，心中所思，我非带上守正戒淫花不可。说着他便朦胧睡去。

第二日天明，伙计将他叫醒，给他打来脸水漱口水。赵庭用毕，少时沏来茶，赵庭正在吃茶之际，外边进来跟船之人，来到店中，问道：“店里的客官，有上四乡八镇去的没有？我们可要开船啦。”赵庭一听，没有上江北的船，遂问伙计道：“怎么会没有上江北的船呀？”伙计说：“这里是没有什么，他们不上店里来揽座。您要过江，只好亲自去到码头去。”说话之间，与他备上早饭。吃喝完毕，结了店饭账，另外又给了小费钱，伙计直点头道谢。赵庭说：“不要谢了，



你可要指我一条明路才好。”伙计说：“可以。”这才到柜房取来两个包袱，交与了赵庭，将他带到了店外，用手指道：“直奔这股小道，一直往北走，就可以打听那个码头啦。”赵庭说：“谢谢了。”这才从此往北走去，走了不远，来到了半路上，有那许多的往来之人，便问道：“唔呀，列位老哥们，你们都上那嘎哩呀？”内中有一个行路的说道：“这位江南的人，你怎么说我们上那嘎哩去呀。”又有一年老之人说道：“你是不知道，他们江南人，全是这样的说法。”赵庭说：“对啦，我请问一声，上江岸码头，是不是从此路走？”那老者说：“你不用打听了，我也是上码头去，咱们一同走吧。”赵庭说：“很好。”当下大家一齐来到了江岸。

那边的男男女女驶船的主儿，招揽座儿。赵庭一看偏西边，有一只船冷清清也没有人下船。赵庭心中纳闷，自己来到了这边问道：“船上有人吗。”他一问，出来一个老头儿，外有两个小孩，问道：“客官爷您过江吗？”赵庭说：“对哉，我正要过江北去。”说着搭跳板，赵庭上了船。那老头儿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天无有绝人之路，不想别人不来，今可巧有您前来，我祖孙可以饿不死了。”赵庭说：“所为何故呢？”老者说：“客官爷，实不相瞒，小老儿姓江名叫江元，这两个是我的孙子。只因他的娘亲死去，我儿一时无钱掩埋，便在坐船的客官身上，每位要了一吊钱，回船的时候，又要了一次，这才将我那死去的儿妇搭埋。后来便无人坐我的船。”赵庭说：“你那儿子呢？”老者说：“病倒家中，出不来了。这里又因为我的船破坏，更没人坐啦。”赵庭说：“不要紧，我有办法。”说着话伸手取出一锭黄金，递与江元，说道：“老头你将此金子拿去花用，一半修理船，那一半可以与你儿子看病。你以后要改了名字，叫江方吧，省得那坐船之人，一看你的名字，他们不来。”江元一看，连忙伸手接了



过来，称谢不绝，这才掌船往江北而去。走了多时到了北江岸，江元又令他两个孙子，与赵庭叩头道谢。赵庭说：“唔呀，小事一件不要谢了。”他下船来到了岸上，直奔村镇而来。到了村中见人打听，原来此地是靠山庄。来到镇内，路北有一座店，上写二合店。两边墙上写的是仕宦行台，安寓客商，草料俱全，茶水方便。赵庭到了门前，说道：“店家。”就见由店中出来一个伙计，身高八尺开外，胸前厚，背后宽，精神足满。身穿头蓝布的裤褂，白布袜青鞋，腰结一条围裙，黄脸膛黑眉毛，黄眼睛，小鼻子小眼睛，光头未戴帽，高挽牛心发髻，竹簪别顶。赵庭问道：“有上房没有？”伙计说：“有，您随我来吧。”便将赵庭带到里边。一看是五间北上房，到了屋中迎面有张八仙桌。东西房山有小桌儿，旁边配着小凳。赵庭问道：“伙计你贵姓。”伙计说：“我姓赵。”赵庭说：“唔呀，一笔写不出来两个赵字。”伙计说：“原来您也姓赵哇。”赵庭说：“对啦。”伙计问：“那么您排行。”赵庭说：“我行二。”伙计说：“原来是赵二爷呀，恰巧我行三。”赵庭说：“哦。你是赵三呀。”伙计说：“正是。正是。”赵庭说：“我这里有两个小包袱，放到你们柜房去吧。”伙计说：“银钱我们可不敢存，只因我们柜上常来侠客爷，也不知道怎么样子，那银钱就没了，我们赔人家可就多啦。今天也请您自己收存着吧。”赵庭说：“好。”伙计便将他引到了东里间，赵庭坐下。赵三打来脸水，沏上茶来。赵庭一看里边还有个东掖间，迎面还有个床，他便住在了这里，告诉了赵三，说：“你每天早晚给我两桌宴菜席，正午来一桌果席，每日如此。店饭账外，另给一两银子水果钱。”赵三是连连的答应，照样前去预备去了。

书要简短，他在这个店中，一连住了半个多月。这一天，赵三与赵庭闲谈，说：“赵二爷您在我们店中，是等人



呀，还是有事呢？”赵庭说：“我为等朋友，不见不散。”赵三说：“您这朋友贵姓呀？”赵庭说：“他姓碰。”赵三一听，说：“怪呀，我长这么大还没听说过有姓碰的呢，大半不在百家姓之内吧。”赵庭说：“对啦，这个真不在百家姓之内。”赵三说：“这位名叫甚么呀？”赵庭说：“碰着谁是谁。”赵三说：“那您等着碰吧，不定谁呢。”说完他走了出去。赵庭一个人坐在这屋里，倒很自在。这天夜里他正在东间屋里睡觉，忽听见西掖间里有人说话。他用耳音一听，就听见西屋有人说道：“哎，可叹真可叹，一个官家之后，出来还是官家的习气。每天这样的花法，将来要是花完了呢，用甚么补？”赵庭听明白了，连忙爬起穿好了衣裤，围上大氅，背上单刀，蹑足潜踪，开了屋门，直奔西间而来。到了西掖间，一听那西掖间里还有人说话：“可叹呀可叹。”他听着到了门前，伸手慢慢的开了门一看。屋中黑洞洞的，并无一人。前槽有窗片，有门，北楼下有一独睡床，床上边挂定一幅幔帐。赵庭一看，窗户划啦，心中一动。又听东里间，有人说话，说：“给他留下点，叫他好花。”赵庭一听，急忙回到东间，见自己的两个包袱，踪影不见，不由大吃一惊。欲知有何岔事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回 为请彭化龙盘杆背书 刘荣下转牌群雄聚会

话说赵庭从西里间，听人家一说，自己便回到东屋。谁知包袱没啦，只见床上尚有散碎的银子摆成几个字，细看原来是“花亏银两，到处留神。银钱已亏，必定献艺。”当时就怔了。连忙到了院中，飞身上房。往四下里一看，并无有人。下房来到屋中，又一细瞧。在床角上，有四封银子，旁边有个柬帖，上写：“我弟赵庭，你找恩师传手绝艺，蝎子倒爬碑。献献这手绝艺，身受守正戒淫花。”赵庭看明白了，直耗到天光大亮，便将散碎银子，收拾到一处，拿了起来，从此他便将果席撤了。过了些日子，这一天赵庭叫伙计去看看，自己欠柜上多少钱啦。那伙计来到柜上，往水牌上一看，好钱，那上面一笔一笔写的有三百多两。遂来到赵庭的屋中说道：“大爷您等那位宾朋哟。为甚么这些日子还不见来呢？现欠柜上的账，已然不少啦。可是从打您来到我们这里之后，我挣了您的银钱有十几两都多。您有别的事情的吧，我候了您的这笔账啦。”赵庭说：“不用你候。我跟你打听打听，你们这里有恶霸没有？”伙计说：“我们这一带还真没有。”赵庭说：“那有财主人家吗？”伙计说：“那倒有，有我们房后头，那家财主，在这靠山庄中就算第一了。”赵庭说：“是啦。”说完之后，伙计走去。



他在晚饭后，他先出去到了西村头，一个树林子里。他站在林中，往四外观看，查看道路。正看之际，见从北边来了一匹马，上边端坐一人，是位达官打扮。看那人跳下马来，身高九尺，体格魁梧。面如三秋古月，宽剑眉斜插入鬓，通官鼻子四字口，海下一部墨髯，大耳相衬。头戴一顶鸭尾巾，鹅黄绸子条，双系麻花扣，紫缎色绑身靠袄，青缎色护领，核桃粗细黄绒绳十字绊，蓝丝鸾带扎腰，大红的中衣，登山道鞋，蓝袜子，花布裹腰，外紫缎色通髻。掐金边木金线，上绣平金狮子滚绣球，飘带未结，水红绸子里。在马上得胜钩上挂一把蛇柔枪，催马顺树林往南而去。进了靠山庄，赵庭也就随后进了村庄。就见他来到店门口，下马进了店，问道：“店里可有上房么？”伙计说：“没有啦，只有西房啦，您住西房吧？”这个时候赵庭也跟了进来，见那老者正在西房窗前站着。少时伙计给开了门，那老达官进到室中，伙计问道：“您往这边来，有镖吗？”老者说：“后边走呢。等我在此休息了一夜，明日再行。你先给我打脸水来。”伙计说声“是”，出去给打来脸水，又沏来一壶茶。老者要点蒸食，吃喝完毕，说道：“你先去侍候别人去。那北房几时腾出来，你几时给我留下，我全住。这一次镖回来，我还得住你店中。”伙计说：“好吧。”遂出去了。此时赵庭在院中听明，进了自己屋中。那伙计也跟了进来，笑道：“您听见没有？这位达官爷，是挥金似土仗义疏财，我们店中房墙坍塌倒坏，后来这位达官，拿出银钱，才修盖这北房五间。”赵庭说：“那么他姓甚么呀。”伙计说：“姓无，名叫无名氏。”赵庭说：“呕，原来是无名氏。”知道人不说真名实姓，自己也就不好往下问了。第二天天明，那西屋里老者叫伙计说：“老三哪。”伙计赶紧过去，问道：“甚么事。”老者说：“你给我备马匹，我要赶路啦。”伙计说：“是”，急忙出去，



将马备好牵过来。赵庭急忙到了门前往外偷看，就见那老者拉马向外走，说道：“老三哪，北房几时空出来，你可给我留下，我回来还住呢。”伙计速速的答应，那老者是扬长而去。伙计来到北上房，他就不管赵庭叫赵二爷啦。他说：“赵二大呀，你可把话听明白啦，往后天气很冷，这屋里升三个火盆也不成。依我说，您一个人住这间西掖间吧。这北上房留下与那位达官爷住，因为这房是人家花钱盖的。没别的说的，只可您受点委屈吧。”赵庭也因为自己手中无钱，只可答应。那伙计当时就将他的东西，给搬到西里间，那东间就锁好了。伙计拿他不当店客待，每日是人家吃剩的残菜残饭，过一过火给他端来，叫他去吃。赵庭心说：“唔呀，好你个混账东西。我有钱吗，就是赵二老爷。如今没有钱吗，甚么赵二大。好你个势利眼的东西。”不言他暗中发恨，且说伙计赵三，他本想要将他撵了出去。只是不准知道他认识那一位。你说不叫他走吧，他几时有钱呢？自己不敢决定。那赵庭自己心中暗想：我可给我师父丢了眼了，给我们家摔了牌啦。不免今夜我出去做一号去吧。想罢，这天将黑，他就出去了。

到了西村口，将要出村，忽听东边有人马声。他急忙回头一看，就见走的那个老达官回来了。马上驮着大褥套，银子装满了。到了店门口下马。赵庭一想：有咧，我何不偷他一下子呢。岂不省事？想到这里返身回店。那老达官进店叫：“老三哪，北房可与我腾出来吗？”老三连忙迎了出来，笑道：“早就给您腾出来了。”说着那老者进店到了北屋，伙计给端过灯去。老达官说：“老三呀，你给我把褥套搬进屋里来。”老三答应出去，一搬没搬动，遂说：“老太爷，您自己搬吧。我力气太小，搬不动。”老者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那是你拿不动，差不了多少就是两千银子啦。”说着话他自己



出去，搬了进来放到屋中。老三在外边将马拉去，回来又侍候着。老者叫他预备酒饭，那老三少时给端了进来。饭酒用毕，又给沏来一壶茶。老达官命他将八仙桌往前搭了搭，挪椅子。老者道：“你去找来算盘，破账本，麻绳，全拿了来，我好给人家封好了。”老三答应，不大工夫满全送来。伙计竟顾了侍候老达官，他可就把赵庭的晚饭给忘了。赵三走后，老者自己在屋中收拾银两，包成五十两银子一包，包了不少。此时天有二更已过，那老达官一时心血来潮，便伏在桌上睡着了。西里间赵庭一看，时机到了。连忙掏白蜡纸捻，用自来火点着，粘在屋门杠上。这就收拾夜行衣靠，穿齐，背上刀，又将白昼衣服包在小包袱之内，打了腰围子。然后看屋中东西不短，这才将白蜡捻取下，收在兜囊，慢慢出了西屋。来到院内，往屋中一看，见老者仍然睡觉。书中暗表，原来老达官早已料着先前在北屋住的这人，一定是江湖人，便留上神。所以他跟赵三说话，就为给他听的，如今坐在此处也是一半装睡。赵庭看时机已到，他便来到帘子外边，轻轻的打开帘子，便进到屋中。一时大意，往下一放，吧哒一声响，人家醒啦。赵庭急忙矮身就进到八仙桌底下了。少时老达官便将椅子挪到后山墙，坐在那里看着八仙桌。赵庭一看，无法可偷。这才跳出来，到了老达官面前，说道：“老达官我这厢与你老叩头了。”老者一见说道：“好毛贼，你敢前来刺杀於我。”赵庭说：“我不是毛贼草寇，我是访问你老人家，要借银两。”老达官一听，遂说道：“几百银子，我不在乎。你可以先对我说一说，我能对你说明借与不借。如今你身穿夜行衣，背后插刀，不是行刺，也是行刺啊。你是认打认罚吧？”赵庭道：“认打怎么说？认罚怎么讲？”老者说：“你要认打，我把你送到当官治罪。”赵庭说：“受罚呢？”老者说：“受罚呀，你先把你们门户，你的师父



全说出来。”赵庭说：“唔呀，我给我师父栽了，现了眼了。”老者说：“你先说一一说呀。”赵庭说：“唔呀，太叫我不开口了。我师父乃是道家。”老者说：“是南二道，还是北二道呢？”赵庭说：“是南二道。”老者说：“那头一位乃是金针八卦左云鹏。”赵庭道：“那位便是我的老恩师。”老者说：“你莫非是我二弟赵华阳吗？”赵庭说：“正是，我姓赵名庭，字华阳，家住江南会稽人。老人家您贵姓。”老者说：“我姓焦，名雄，飞天豹子，又号神枪，八门第二门的。”赵庭说：“原来是老哥哥，小弟我要入伙当贼。”焦雄说：“不用，你还是回家吧。”赵庭说：“我至死也不回家，我非入伙不可。我非得扬名四海，我才回家。要不然我死在江湖全都认命。”焦雄说：“入伙当贼很是不易。”赵庭说：“一个当贼还有甚么规矩？”焦雄说：“这个还是你师父定的呢。必须有一手绝艺真是天下少有，那才成啦。由莲花党门长给身受守正戒淫花，到处不论年岁，全是弟兄相称，那才能成。二弟呀，现在夜静更深，你我说话，有扰人家住店的睡觉。最好你先回去，等到天亮，我叫赵老三前来请你，再对你说明。”赵庭说：“多谢老哥哥指点，那咱们明天见吧。”说完告辞出来，回到自己屋中，脱了夜行衣，摘下兵刃暗器，倒在床上蒙上被，就自睡了。

第二日天明，穿衣起来，开了屋门。赵老三进到焦雄的房间，收拾好床铺，又忙着给打来漱口水。焦雄问道：“老三，我问你一件事。”赵三说：“什么事？”焦雄说：“我有一个朋友，我们定好在这里相候於我，但不知你看见此人没有？”赵三说：“这人姓甚么？”焦雄说：“他姓赵名庭，字华阳，江南人。”说话间赵三吓得目瞪口呆，浑身发抖，急忙跪倒，口中说：“达官爷，是我的错了。”焦雄说：“怎么回事？”赵三说：“这个人早来了，等您日子多啦。问他人家，



他说找碰大爷，所以我没敢跟您回禀，怕您生气。”焦雄说：“你快起来，去把他给我叫来。”赵老三一闻此言，急忙到赵庭那儿去，把他给请了过来。赵庭进到屋中，二次上前行礼，口中说：“兄长在上，小弟赵庭有礼了。”焦雄让赵三沏来茶，他二人吃茶谈话。焦雄道：“二弟呀，我与你同出于左云鹏左道长门下，就好像亲弟兄一般。你要入伙，必须到了一回山东济南府莱水县东门外宋家堡去找宋锦，人称抱刀手，他能同着你到州府面见彭化龙，别号人称金翅鹞子。江湖好汉的转牌都在他手里啦。转牌一走，才能招来六十四门的人。再献一绝艺，才能戴上守正戒淫花。”赵庭说：“这六十四门人，都在那里住呢？”焦雄说：“四山五湖，天南海北。”赵庭说：“怎么通知的到呢？”焦雄说：“其中就是三个人知道。”赵庭说：“那么少哇！”焦雄说：“第一个是咱们师父知道，第二个是闪电腿刘荣，第三个是彭化龙他知道。”赵庭说：“我必须去麻烦刘、彭二位兄长一趟。老哥哥必须借给我路费，才好。”焦雄说：“二弟，你我是同师门的兄弟，做甚么这个样子呢？二弟我先给你四封银子，作为路费，你也不用还我。”焦雄又问道：“二弟你欠下店饭钱多少？”赵庭说：“约有三百多两银子。”焦雄说：“怎么吃了这么些呢？”赵三连忙接过说道：“老太爷您是不知，这位二爷住在这店里，每天早上一遍酒，正午一遍果酒，外加一两小费。你说有这么许多没有？”焦雄这才知道赵庭在店里的行为，遂说：“老三呀，你将他的账，全拨到我的账上。”赵庭说：“伙计还没起身，不着急，我候候吧。”焦雄说：“不用，你竟管去说吧。”这里赵庭赶紧把随身带的衣物，军刃暗器，收拾齐备，东西物件，一样不短，出了西耳房。焦雄送赵庭辞别了店主人，离开客店，来到东村口。焦雄说道：“二弟你走你的吧。我见了转牌的刘荣，一定请他帮忙。”这才弟



兄分手，赵庭连夜赶路，饥餐渴饮，非止一日。

这一天赵庭来到山东界内，天黑了，他将一进西村口，忽然看见眼前两条黑影，进了村子。赵庭蹑足潜踪，跟了上去，躲在暗处，就看他们到了一家墙外。飞身上墙，奔房上，滚脊爬坡，向一座大院而去。赵庭尾随在二人身后，藏到院内。就见那二人，正在北房间扒窗户啦。其中一个伸手去掏兜囊。赵庭心想：这许是采花贼吧。常听师父说：“莲花党贼人专使薰香，镖喂毒药。遂就从房上顺手掀下瓦来，见他们要进屋子，赵庭一瓦打在当院，吓了二寇一跳。一抬头见房上有人，说道：“合字，随我来。”二贼声言，飞身上房，扑了过来。赵庭见二贼来到近前，双手插腰，站住了。二贼说：“你是甚么人？”赵庭通了名姓。二人说：“久仰。”赵庭说：“你二人唤作何名？”贼人说：“我们乃是弟兄二人。我姓夏，双名德林。这是我兄弟夏德峰。你意欲何为？”赵庭一看这二人报了名姓，就知道这是莲花党，今夜潜入民宅，准是前来偷盗紫合车，不期被他冲散，心中忿恨。三个人打的工夫一大，二贼不敢恋战，怕天亮走不开。夏德林猛然往外一跳，赵庭一大意，往过一追，披夏德林打了一盘肘弩，贼人才跑回了四川。后文书二人当了老道，那时再表。如今且说赵庭，独自一人，看二寇逃走，拔下弩箭来，幸亏未有毒药，心中未免愤恨，后来必有报仇之日。他自己从此往下又赶路。

行到济南莱水县，怎么也找不着宋家堡。这天一清早碰见一个捡粪的老头儿。赵庭上前问道：“这位老人家，我向您打听点事。”老头说：“甚么事？你说吧。”赵庭说：“有个宋家堡，那里有一位抱刀手宋锦，宋士公，外号人称抱刀手镇东方。”老头说：“不错，倒是有这一个人。可不能这样的打听，必须说霸王馆，才有人知道。”赵庭说：“怎么叫霸王



馆呢？”老头说：“他们住家后边有个戴家岭，那里有弟兄二人，跟他学艺。这宋锦在街上开了一个饺子馆，卖的可太抗。他清早起来先去遛弯去，回来之后，他吃完了，才卖别人。要有那不知道的主儿，去了也买不出来。赶巧了不高兴，还能打人家。买饺子的日子长了，人家全管他叫霸王馆掌柜的。”赵庭说：“好的很哉。我是奉了我师父之命，前来访他。他真要如此严恶，那我就替我师父管教於他。”老者说：“你就从此往东去吧，青水脊门楼一过，那路北里就是那个酒馆。”赵庭点头，来到那青水脊的东边，就见伙计刚开门了，举出幌子去，赵庭就进了屋中。那伙计假作没看见，他伸手直挂棉帘子。赵庭也不理他，自己来到屋中。一看是两间明间，西边一个暗间，是柜房，门外就是灶火。有个酒保，正在那里和面，预备好包饺子。再看屋中是八张八仙桌，前槽三张，后房沿三张，东房山两张。赵庭他进门就是在挨门口的一张桌旁凳子上。见这个伙计身高七尺，细条条的身材，面色姜黄，小黑头。圆眼睛，蒜头的鼻子，小薄片嘴，大扇风，光头未戴帽，竹簪别顶，头蓝布的帽子。白袜青鞋，月白布的围裙。看他和好了面轧饺子皮，两个谁也不理谁。伙计掐好了饺子，放在笼子里。赵庭站起来问道：“这饺子怎么卖呀？”伙计说：“你问谁啦？”赵庭说：“这屋里有谁，我问谁呀。”伙计说：“有掌柜的。”赵庭说：“他没在屋啊，上那里去啦？”伙计说：“他去睡觉去了。”赵庭说：“先给我煮二十个饺子，多来点汤。”伙计说：“你先张开嘴，我瞧一瞧。”赵庭说：“你瞧甚么呀？”他说：“我看看你的牙，长齐了没有？”赵庭说：“难道说这饺子先进贡吗？”伙计说：“这饺子倒不是进贡的，是我们掌柜的吃的。”赵庭说：“那就是啦，那么你给我片汤吧。”伙计说：“片汤儿不卖。”赵庭说：“要不然你给我做点猫耳朵。”伙计说：“你不



用说啦，全不卖。”赵庭说：“你给我煮点饺子吧，倒干脆，我还等着吃完了还赶路呢。”伙计说：“好吧，那么你就等着吧。”赵庭就坐在他旁边一条板凳上。看他已然快包满了屉啦，遂说道：“伙计呀，你先给我煮二十个吃不成吗？”伙计说：“不成，那是我们掌柜的吃的，谁买也不卖。”赵庭说：“好哇，你们不卖，这个全是他吃的。”说着将大衣脱下。伙计一看，伸手抄起一根大赶面杖来，说道：“就是不卖，你敢怎么着。”赵庭说：“你看着吧。”说完噗哧噗哧，用拳头全把饺子给砸碎啦。这一来吓得这个伙计，站在那里发怔。

正在此时，忽听见屋中有人痰嗽一声，有一个小童，赶紧打进嗽口水去。二回再嗽一声，一拍木凳，大声喝道：“甚么人胆敢如此无礼？”赵庭说：“怪不得落了个霸王铺之名呢！这些饺子也煮不熟吗？”宋锦说：“怎么？”说着打开屋帘，来到外间，看见伙计手里拿着一根大赶面杖，在那里发怔。他过来打了伙计一个大嘴吧，说道：“你不卖饺子呀？”伙计说：“掌柜的，我知道哇？你看那个屉里。”宋士公一看，饺子全碎啦。忙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伙计说：“这位睡觉的要吃片汤我不卖，他是一赌气子，把饺子给弄碎啦。”朱锦一听，赶紧来到桌子旁。见那人伏桌睡啦。他便吧的一声，打了桌一下。赵庭吓了一跳说：“不卖饺子，吃不着也就得了。”宋士公说：“我吃饺子吗。你吃片儿汤。”说着上前就是一拳。赵庭忙用双手蔽住前胸，迎他手腕，右脚一勾他脚后跟，往后一送他。宋锦万没想到他有这一手，急忙收拳撒腿，脚底下一抖，噗咚一声，摔倒在饺子屉上，一下子踹翻了。”好，好拳头。伙计们快来呀，捧着我的刀出来。”说完他正面一看，那赵庭早一个箭步蹿了出去，说道：“好，好你这个恶东西，不卖给饺子，你还打人。”宋锦说：“不用费话，打的就是你。”说罢抡拳便打，赵宋二人打



在一处，打了个难解难分。

此时天光已亮，往来的人很多，全都站在一边看这个热闹。宋锦一见非使毒招不能胜他，这才使了手穿心掌，向里打来。赵庭右手一托宋锦的手腕子，底下使了个裹合腿，便踢了个大倒。宋锦爬起来，从宋郎手中接进宝刀，双手一抱，厉声说道：“小辈，今天我非劈了你不可，花多少钱我全认可。”赵庭说：“唔呀，你认可，我可不认可。”当下两个人各不相让。此时童儿一看，急忙从后门跑了出去，急忙去找戴文龙戴文虎，告知他们。那戴文龙弟兄一闻此言，急忙暗藏军刃，来到了铺子里。一看闲人看热闹人很多，忙分开众人，来到里面，见二人刀法纯熟不好分解。此时赵庭心里嘀咕：此人拳法刀法，怎么会跟我们门一样呢。看自己不好胜他，这才使出绝招。见宋锦一刀劈下来，赵庭忙一闪身，下边使了一个扫蹉腿，宋锦便爬伏在地，刀也撒手扔了。这时戴文龙弟兄忙过来从中解劝，说道：“这位爷为甚么你们打起来呀？”赵庭说：“他不卖饺子，还动手打人。”宋锦说：“我吃饺子，他偏吃片汤，那个成吗？”大家一听也乐了，为这么点小事动手，真有点不值。此时宋锦说道：“南碟子，你是哪门的？你师父是谁？说出来饶你一命。”赵庭说：“你休要口出不逊。我要一告诉你我师父是谁，你得吓死。我在你这宋家堡里吃喝住，都得随便，你不敢轰我。”宋锦说：“你休要夸口。我爹娘重生一回也不能答应。”赵庭说：“唔呀，那我可不好说了。死去的老人家全都不安，我还是不说为好。”这时，戴文龙问道：“江南爷，您是那一门的？您师父是谁？”赵庭说：“我乃八门头一门，师父是道家。”宋锦忙问：“是边南的道家，还是边北的道家？”赵庭说：“是边南的道家。”宋锦问：“是头一道还是第二道？”赵庭忙说：“是头一道。”这一句不要紧，吓得他颜色更变，呆



若木鸡，缄口不言。赵庭一看，知道怕老师。宋锦忙问道：“阁下莫不是我二弟赵庭吗？”赵庭说：“正是。理由兄，我是南蝶子，我是华阳。”宋锦道：“列位老师散一散吧，这是我师弟赵华阳。我师父左云鹏适才派我师弟领了我师父之谕，前来管教於我。”遂说：“二弟呀，你是怎么了？怎么不早说呢？显得是我不好是的。求你见了师父，多给我美言几句。”戴家弟兄说：“二位老师快回屋中吧。有甚么话咱们屋子里说来。”宋锦赵华阳弟兄二人，这才一同回到屋里，坐下喝茶。赵庭问：“师兄，你这铺子卖饺子，怎么落个霸王馆之名呢？这要叫师父知道，焉有咱们的命在？”宋锦道：“这倒不至於被杀，左不被推出门来。就是不准配带薰香，采花做案。若犯那戒，一定被除。二弟呀，你是不知，只因我出艺之后，师父就走啦。我在这左右访友，保护这十八村。后来与戴家弟兄结交，传他们武艺。我每次回来吃饭，因为我嘴急，所以做的必要快，因此开了一个买卖。可是每天须等我吃完了，再卖。我也曾在这一方打了些个土棍恶霸，是他们恨我不过，这才在外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儿，才叫霸王馆。他们又在外胡做非为，留下我的名姓，从此便传出我的恶名去。那么二弟你来，所为何故呢？”赵庭便将自家世一说，又说：“特来找您，要打算入绿林。”又将遇见焦雄之事，说了一遍。宋锦道：“二弟呀，你不可如此。愚兄我今年四十有二，还不敢去入绿林当贼。你今年二十有一，就敢说当贼，岂有此理。你先在我这里住着吧，等到过年春暖花开的时候，我亲身送你回家。”赵华阳说：“不用的，师哥你不用管，我是非入绿林闯荡不可。闻听人言，您与彭化龙相好，那就请您带小弟前去，面见於他，请下转牌。当年师父教我一手绝艺，名叫蝎子爬城，可以爬碑献艺。”宋锦说：“不错，倒有此人，只是不好办吧。”赵庭说：“我心意



已决，再无更改。”宋锦叹了口气遂说：“好吧，容我带你前去。有一天东村闹贼，被我赶到，后来又来了两个好友，才将贼人拿获。将来你要见了那二人，可是咱们好友。他们是弟兄二人，一个叫金须虾米王佐、银须虾米王禄，水性最好。”赵庭说：“记下了，师哥咱们可几时走呢？”宋士公道：“二弟呀，要依我相劝，你还是回家去吧。家下又无三兄四弟，只有你一人。你要不回去，岂不急坏了二老？再者说，你要爬碑献艺，练不好那可一定死在下三门的门长手下。”赵庭说：“我也不怕。因为我说下不能回家啦。”宋锦一听，知道他是立下了志向啦，不好驳回，遂说：“二哥，既有此志，那我也不好再问。可是也得等明年开春，三四月里好不好呢？”赵庭说：“也好。”说完他便在此店住。过了年已到了三月，可是宋锦总是用言语支吾，仍然不提。

这一天戴家弟兄也在此，哥四个在院中坐着闲谈。赵庭竟发怔，一言不发。戴文龙问道：“二弟，你为何不言语啦？坐在那里发怔。”赵庭一闻此言，双眼落泪。说道：“唔呀，师哥哥要了吾的命哉。”文龙说：“你有事可以说出来呀，为甚么如此呢。”赵庭道：“我要入绿林，他不带我去请转牌。”宋锦道：“二弟你不知，那转牌如同圣旨一样，不是轻易请的。要不然你在影壁上先练练我看看，如果能成，我一定带你去。”赵庭说：“不成。当初师父说过，见不着转牌不准我练，已对天赌咒，不敢轻试。”宋士公无法，只可答应。赵华阳看他如此，知道他有点成心，便在夜间，自己偷偷的写了一张字柬，上面写的是：“三位兄长，千万别找，赵庭走了。赶奔苏州，找彭去了。请来转牌，爬碑献艺，得来守正戒淫花，兄长一瞧，便知今晓。”写完了之后，便给压在砚台旁边。他就收拾好了，浑身紧衬俐落，取出匕首刀来，划开后窗户，开了窗户他就出去啦。到了外边，双脚勾住了瓦



檐，使了手珍珠倒卷帘。将窗户安置好了，翻身上房，从此奔了西村口，一直向苏州而去。

他离了宋家堡，如同小鸟出笼一般。一路之上，看见天快亮了，他便找了树林，进支换下夜行衣，包好小包袱，再出树林赶路。非止一日，这天到了苏州，他便进了北门。一时不知衙门在那里，便找了一位年长的老头，上前问道：“借问老先生，我要去衙门该怎么走？”老者说：“你从此往南，过了十字街。路北有七间楼房，那是会元楼，西边有个夹道，再往北就是衙门。”赵庭说：“道谢道谢。”他便按照道儿，来到了西边，果然是会元楼。原来这里是一家酒楼，买卖还真繁华。赵庭进了西边夹道，到了后面一看，原来他后边是片空场，北面对着会元楼是座店，对着胡同口是衙门。赵庭又一看街西有家豆腐房，他往北而来，顺着衙门往西，有一个小巷，上边有个小木牌，上写“太平巷”三个字。细一看是一个小死胡同，他便回头往东，来到店门一看，此店原是德元店，墙上写仕宦行台，安寓客商，等等字样。他便叫道：“店家。”从里面出来一人，身高六尺开外，是个五短身材，赤红脸儿，半截眉，环眼，准头端正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衬，高卷牛心发髻，月白布裤褂，白袜青鞋，腰系围裙。出来笑嘻嘻的问道：“客官，您是住店吗？”赵庭说：“正是。但不知你们这里可有正房。”伙计说：“有，有，您随我来。”说话之间，便将他带到了里面北房西头一间，开门放帘。赵庭到屋中一看，这屋内倒很干净，北墙有一张床，旁边有一小茶几，两个小凳儿。赵庭坐下问道：“伙计你贵姓呀？”伙计说：“我姓景，叫景和。您贵姓呀？”赵庭说：“我姓赵。”景和说：“我就叫你赵老爷吧。”赵庭说：“你不用那么叫，我没做过官，不敢担任老爷之名。我且问你，现下你们这个府中知府，可是清官，还是脏官呢？”景



和一听，连忙跪下道：“这位爷不知，我们这位府台大人，可是一位清官，真是清如水明如镜，两袖清风，手下人全不敢为私舞弊。”赵庭说：“你起来我问问你，府大人姓甚么，官印怎么称呼。”景和站起身来说道：“听都堂大人说，姓邓名叫子玉。”赵庭说：“你们这都堂大人姓甚么呀？”景和说：“姓彭，双名化龙，这一方的尊他们外号，叫金翅鹞子。他是八班的总班头。”赵庭说：“此人可在外吃私？”景和说：“紧快住口，这位彭爷可是大大的一位好人，真是八仙桌盖井口，随方就是圆，专在外为朋友管闲事，交友遍天下，人人说他好，真是一位好交的人。”赵庭说：“很好。那我要请他人吃酒，可是哪个酒楼最好呢？”景和说：“那也就我们这店前边的会元楼了。”赵庭答应说：“好吧，就是这样啦。”说完之后，他出店去绕弯，便在暗中将入衙门的道路踩好。回到店中，要了点酒菜，自己在屋中吃喝已毕。候到天黑，景和给端来腊烛，赵庭说：“我这里不用甚么了，叫你再来，不叫你可以不必来了。”景和来到外面，向大家交代，说道：“诸位客官，现时天气不早，我们可要封火摆账啦。那位要甚么可快点说话，我们要关门撒犬啦。”问了三声没人答言，伙计自行收拾去了。

这时赵庭躺在床上，一时心血来潮，便昏沉沉的睡去。至到定更天，梆子一响，将他震醒。睁眼一看，天已不早，连忙坐起。用耳音往外一找，那打更的往后去了。他急忙将白昼衣服脱下，换好夜行衣，用小包袱将白昼衣服打成腰围子，抬胳膊踢腿，不碍事啦。背好了刀，将灯吹灭，将门插关拉开，拉门转身来到外面，将门倒带，矮身到了西房山。听四外无人声，这才飞身上房，过去便是衙门的内宅。看那院中有一个天灯杆子，高有两丈八，上面挂着一个牛角泡的灯。赵庭伸手取出一块问路石子，扔在地上，吧哒一声。



忙用耳一听，并无人声犬吠，他才大胆的飞身下了房。到地上先毛腰捡起石子，然后转身形来到北上房。这院中宽阔，是方砖漫地。北上房是七间，里面掌着灯光。书中暗表，这是明三间暗两间，东西各一间耳房，东厢房五间，西厢房五间，北面正房点着灯亮，透过窗棂人影摇摇。赵庭暗道：许是大人尚未睡呢。想到此处，他便来到灯杆之下，双手扒杆子扒了上去，大声喊道：“要状告一人。”屋里大人一听，忙叫：“童儿，快点上手灯，到外面去看看是甚么人喊冤。”小童儿吓得哆哩哆嗦，将小手灯点上，来到房檐底下。往上一看，见那灯杆子之上扒着一人，说话唔呀唔呀的。就听他问道：“小童儿，你家大人可曾睡觉？如未睡，我要请出他老人家面见，我有事。”小童说：“好，你可别走，待我与你请去。”江湖人说：“就是吧，叫你多累啦。”那小童遂回到屋中，说道：“大人，现在院中灯杆子上有一夜行人，在那里盘看，他要面见您，有冤申诉，我想您先不必出去啦。”大人说：“童儿，不要紧，我一不贪赃，二不卖法，有何惧怕他人之理？”说着接过手灯来到院内，向灯杆上问道：“江湖人你要状告何人？”赵庭往下借灯光一看，这位大人，身高八尺，体态魁伟，面如重枣，一双重眉，阔目，通官鼻子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衬，光头未戴帽，高挽牛心发髻，胸前飘洒三络墨髯，身穿蓝色的袍儿，未着官衣。书中暗表，他下边是青底衣，白袜云履。观罢问道：“大人您贵姓呀？官印怎么称呼？”大人忙问：“江湖人，你问本堂名姓为何？”赵庭说：“我听一听大人的名姓，我可以知道是忠是奸。要是忠臣，我好告诉。要是奸臣，那我就走了。”大人说：“江湖人，你若问我，祖居庐州府，合肥县北门外邓家庄的人氏，我姓邓，双名子玉，你状告何人吧？江湖人，那么你叫什么呢？”赵庭说：“大人你老人家可以不必问了。我是个江湖



人，说出名姓。倘若有个言语失检的时候，您出飞签火票，拘拿於我，那时我就难逃国法啦。”大人说：“那么你姓甚么不说，你可状告那人呢？”赵庭说：“我告的是您的大班头彭化龙，他使了我的钱，不给我，我不敢惹他。”大人说：“他欠你多少钱。”赵庭说：“他借我三百二的蹦蹦钱，今天不给明天就是六百四，后天就是一吊二百八十啦，他一共短我九年零三个月。大人请您给算一算，他一共短我多少了。总要能给我要过来，我有孝心，孝敬您点东西。”大人说：“甚么东西呀？”赵庭说：“背上半本易经。”邓大人一听，心说：“我才念到上半本。他敢说给我背。”遂说：“那么你就背上一背。”赵庭说：“是，老大人您休发虎威，待草民我抖胆了，给您背上一背。”说着便背了上半本，头句“乾，元亨利贞。初九，潜龙勿用。九二，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。”至到“上九，自天佑之，吉无不利。象曰：大有上吉，自天佑也。”大人一听，果然背到易经的前半本。又听那人说了声：“老大人，您要给我要了来，我还给您背那下半本，我去也。”飞身而去。大人心中所思，这个人乃是外边行侠作义之人。我若再将此人收服，日后凡是我所管地面，一定高枕无忧。忙叫：“童儿，你快去把彭化龙叫来，我有话问他。”小童答应，连忙提了手灯，出屏风门，直到班房。此时彭化龙刚躺下，尚未睡着。小童儿来在窗下，问道：“都堂大人您睡觉啦吗？”彭化龙道：“我刚躺下，有甚么事吗？”小童说：“您快起来吧，有一件要紧的事。今夜有一个贼，在灯杆子上把您给告下来了。”彭化龙一听，赶快站起身形，披衣下地，穿好了衣裤，开了房门，将童儿放进来。童儿说：“您去吧，大人叫您哪。”彭化龙一听，心中纳闷：我彭化龙招不出来呀。连忙随着小童来到后宅，在廊子底下一站。小童进到屋中，说道：“大人呀，那都堂已然来啦。”大人说：



“叫他进来吧。”彭化龙一听，赶紧进来双膝拜倒，口中说道：“大人，三更半夜，您将下役叫了过来。有甚么事呢？请您讲在当面。”邓大人说：“方才在灯杆子上有一江湖人，他把你给告下来，有这般如此的一件事，我与你三天限，务必要将那盘杆之人拿来。若限满拿不住背书之人，我是一打二革。”彭化龙说：“是，是，大人恩典。我急速访拿就是了。”说完站起身形，告辞出来。

到了班房便将手下的伙计全叫了起来，说：“你们都别睡啦。”大家醒了之后问道：“头儿，有甚么事吗？”彭化龙道：“现下有贼人夜入衙门，大人传我捉捕。遇见这样案子，我平常的家伙不成。你们支应一点，我回到家中取那一对镇铁铜去。”说完他走了不提。且说赵庭离开后宅，他回到店中，推门进到自己屋中，取火摺点好了腊烛。忙换好夜行衣，将刀挂於肋下，长大的衣服穿齐了。听外边梆锣齐响，已然二更。他便出来到了门道，叫声“景和”。此时那伙计将睡着，忽听耳旁有人叫他，连忙披衣起来。开门一看，原来是赵客人，遂问道：“您有事吗？”赵庭说：“天将二鼓，此时会元楼上门没有？”景和说：“没上门。您有事吗？”赵庭说：“我去定一桌酒席，打算请都堂大人吃酒。”景和说：“喝，您请他老人家呀，好，我给您开门。”说着上前将门开了。出店一看那会元楼的后窗户，还有灯光亮着。伙计说：“您快去吧。他们楼上饭客还没走呢，您去我给您留门。”赵庭答应，当时一直往西南，过了夹道一看，会元楼的伙计，正在那里挑幌子啦。他忙上前说道：“哎，伙计。”那伙计忙问道：“这位爷您是吃酒吗？”赵庭说：“不是，我要定一桌酒席，明天早晨用。”伙计说：“甚么席呀？”赵庭说：“要一桌上等的酒席。我要请一位朋友。”伙计说“您请那一位呀？”赵庭说“就是衙门的都堂彭化龙，他是我的朋友，我



们是交好的朋友。”伙计一听，忙改了笑容，非常的和蔼，说道：“您请上楼来吧。”赵庭到了楼上，找好了北面一张桌，说道：“你们就给留下这桌吧，把窗户开开，好叫我那朋友往衙门看着一点儿，防备有事。”伙计说：“是啦吧。”赵庭伸手取出一封银子，交给了伙计。说道：“你们拿去，除去酒席外所馀多少，满给你们这些人作为小费。酒席可千万的给我做细着点。”伙计连连答应，说“是啦吧。”当时将银子拿到柜上交明白，通常全喊谢谢。赵庭下楼而去。他们大家便说：“咱们不用睡了，把这一桌酒席给作细一点就得啦。”大家说“对”。他们这里忙乱不提。

且说赵庭来到衙门，此时已有三更。他问道：“门上那位在。”早有小伙计们值班，出来问道：“您找谁呀？”赵庭说：“我找你们都堂大人。”伙计说：“他回家取东西去啦。您有事吗。”赵庭说：“有事，我在会元楼上的后堂，明天请他吃酒。”伙计一听，说：“是啦吧，明天一准叫他去。”赵庭回身出来，便在会元楼的房山黑影里蹲下了。少时看见一人慌慌张张的回到衙门，心说：此人一定是彭化龙了。那彭化龙果然是从家中取来兵刃，到了班房。伙计说：“头儿，那背书的贼人，胆子可真不小，他怔敢前来请您。他在会元楼定下一桌酒席，叫您前去。”彭化龙一听，气得颜色更变，便将镔铁铜顺到每袖口一只，急忙的出了衙门。那江南蛮子赵华阳，他也急急的在他之先，又来到会元楼，问道：“都堂大人来了没有？”伙计说：“没来。”赵庭说：“他告诉我马上就来，为甚么没来呢？”说完他又往东去了，绕过会元楼奔了衙门。此时彭化龙来到会元楼。伙计们一见，忙说道：“彭爷您来啦，明天您可有咬儿。”彭化龙说：“甚么咬儿？”伙计说：“有位江南爷请您吃酒，是您的朋友，全是仗义疏财之人。他要了一桌上八席，外加山珍海味。”彭化龙说：



“给了钱啦吗？”伙计们说：“给啦，他拿一封银子来，除去酒席外，其他的钱赏给我们大家。方才还来了，现下又上衙门找您去了。”彭化龙道：“那个人可是有事，再来了千万别叫他走。”伙计说：“是啦吧。”他在这里打听事，那赵庭又来到衙门，向伙计问道：“混账东西，那个彭化龙走了没有？”小伙计说：“现在去上会元楼访您去了。”赵庭说：“好的。待我再去找他去。”说完他又来到西夹道，黑暗之处偷看，那彭化龙气昂昂的又回了衙门。赵庭便来到会元楼，问伙计道：“那彭化龙来了没有？”伙计说：“来啦，刚走，又去上衙门找您去啦。”赵庭说：“唔呀，我二人没缘呀，找了好几次了，也是见不着的。待我上楼等着他吧。”说完上了楼，来到那桌旁坐下，便伸手将北窗户给打开了。伙计说：“江南爷，您开窗户干么呀？”赵庭说：“为是看他出来，我好叫他。”伙计看他没走，也就不言语了。那彭化龙从东边绕回了衙门，那差役说：“彭头呀，这个江南人，不但胆子大，他的武艺决错不了。”彭化龙说：“怎么？”差役说：“他又来找您，还说了许多不像话的地方，那我就向您来说。他说这一回不来啦，他在会元楼上等您。”彭化龙说：“好，待我找他去。”说完转身出来，又来到了会元楼，问伙计说：“那个人来了没有。”伙计说：“来啦，现在楼上等您。”他说“好”，说着奔了楼梯。此时赵庭听见外边有人说话，他忙将大衣甩啦，打了腰围子，收拾紧衬俐落，在此预备着。彭化龙蹑足潜踪，来到楼上。心说：只要被我看见，量你逃脱不了。及至到了上面，一眼看见赵庭，到了桌案以前，问道：“在此请我吃酒，可是阁下吗？”赵庭道：“不错正是鄙人，对面可是都堂大人？”彭化龙道：“正是彭某。”赵庭说：“我请阁下在此吃酒。”彭化龙说：“你我素不相识，何人介绍呢？”赵庭说：“给你我介绍的这个人，比你我高一



点。他是位高爵尊之人。”彭化龙说：“但不知是何人，请道其祥。”赵庭说：“此人与你也认识，跟我也认识，就是你我我不认识。”说话之间，看他两只胳膊直着，就知道暗袖着兵刃啦，遂说：“就是那府台大人。”彭化龙一听，往后一撤步，双铜得到手中，左手一撮。他双手一扶桌子，飘身纵出窗外。彭化龙也随着跳下，迎头就是一下子。赵庭往旁相闪。说道：“且慢，你是官差，我是贼人。头一招我没还手，那是看在府台大人面上，我不还招。第二招我不还招，是因为你是官差。第三招不还招，看在武圣人面子上，我也不还招。”化龙一看，三招已过，他并不还招，就知道此人武艺不坏，上前又要进招。那赵庭这才推簧亮刀，二人杀在一处，分不出胜败输赢。此时天已大亮，太阳出来很高，那看热闹的人，越来越多。两个人累得嘘嘘带喘。赵庭一看不好，急忙飞身又上了楼，彭化龙也飞身上楼。不想在那窗户那里坐着个瞎子，竟将彭化龙给碰掉下来。他还大声说道：“众位老乡啊，这是谁成心欺负我，跟我挨亲？”彭化龙下来，仰面再看那贼，踪影不见，急忙说道：“先生你往里点，我们这里办案啊。”那瞎子一听，说道：“唉，我躲开你们。”说着话，他到往前一迈步，整个摔下楼来。化龙看他头要着地，谁知他竟站在对面，用马杆一伸，入在化龙的裆中，彭化龙连忙往旁一闪。那瞎子说道：“无论是谁，我先抽个斗子吧。”马杆向他下巴颏打来。彭化龙一看，急忙用兵刃相迎，两个人打在一处。他就听见马杆嗡嗡带响，完全是行者棒的门路。

二人正打的热闹之间，从正北来了三骑马。马上之人大声喊嚷，说：“都堂大人，留让一招，五弟慢动手，全不是外人。”彭化龙停手，那瞎子跳在一旁，抱着马杆一站。他可听见正北来，他偏向正东磕头，说：“师哥累啦，我给您



磕头啦。”大家一乐儿。瞎子急啦，大声说道：“你们怎么拿我打哈哈呀。”众人便不敢言语了。书中暗表。正北来的三人，头一个是抱刀手宋士公，第二是戴文龙，第三是双刀将戴文虎，只因赵庭夜间留下柬帖走了。天明宋锦起来，心说我二弟怎么没来叫我来啦，也许是我起在他的头里啦。等到来到明间一看，北边墙上粘着一个纸条。宋锦过去一看，心说：得，他走啦。无法，这才与戴家弟兄一齐追了下来。这天来到此地，看见他们打在一处，全不是外人，正是夜行鬼张明，与彭化龙动手。宋锦这才大声喊道：“别动手，全是自己人。”说话之间，三匹马如飞似的，到了切近。三个人慌忙下马，走过来行礼。那张文亮虚点一马杆，纵出圈外，一抱马杆，说道：“我师兄来啦。”彭化龙也一捧双锏，往旁一站，认得是宋锦，不认得那二人，遂问道：“大弟，你可认识瞎子？”张明说：“你敢当着矮子说短话。”宋锦说：“五弟你不可挑眼，不知者不怪罪。”遂说：“彭大哥，快过来，我给您介绍介绍。”又叫：“五弟，过来见过彭大哥。此人住家苏州府西门外，彭家坡的人氏，姓彭名化龙，外号人称金翅鹞子，乃是苏州府的马快班头，绿林箭为他人执掌。”彭化龙说：“这地不是讲话之所，你我酒楼一叙。”赵庭早从楼上跳下来，拜见宋锦，然后一同来到酒楼之上。宋锦这才与大家致引，遂说：“都堂大人，他不是外人，乃是我的师弟，住家江南会稽县北门外，赵家庄居住。姓赵名庭，字华阳，排行在二。”说：“二弟呀，快见过彭大哥。”华阳忙上前施礼。化龙用手相搀，口中说：“二弟免礼平身。”赵庭说。兄长镇铁锏门路太好了，多有容让於我。”彭化龙笑道：“岂敢，二弟的刀法不弱。总然是左老侠客的传授太好。”两个互相夸了几句。宋锦说：“这是我五师弟，他住家苏州南门外，太平得胜桥，张家镇的人氏，姓张名明，号叫文亮，别



号人称夜行鬼，排行在五。”张明也上前拜见彭化龙。他二人又客气了一番。宋锦再与戴家弟兄一致引，说：“他二人住家在山东宋家堡后，戴家岭的人氏。一个是单刀将戴文龙，一位双刀将戴文虎。”戴氏两弟兄也与化龙见礼。大家全致引完毕，这才落坐喝茶。彭化龙问道：“二弟，你来到此地，夜入府衙，在天灯杆子上背书，将我告了下来，是何道理呢？”赵庭说：“唔呀，吾的哥哥。小弟打算访您，双恐怕当差之人不管。又因为府台大人与兄长的名望特大，小弟我这才夜入府衙。我的心意访你老，是为我要入身绿林，要戴守正戒淫花。”彭化龙道：“二弟，你要戴也不难，必须有一手绝艺。今与古比，你看做绿林盗的，有几个戴戒淫花的？你要有绝艺呢，我可以下绿林箭，招齐各门各派。献好了艺，还得莲花党之人，给戴守正戒淫花。二弟呀，你要打算请各门，还有一件难事，必须等在哪位腿快之人，来了才成。别人撒转牌，人家也不认可呀。”赵庭说：“唔呀，那位腿快之人，住在那嘎哩呀。”化龙说：“此人住家山东东昌府北门外，刘家堡的人氏，姓刘名荣，别号人称闪电腿。左老侠客在三江会给他贺的号。他跟侠客爷赛过跑。”说话之间，摆上酒席。众人正要吃酒，忽然听见楼梯响，跳三步的走上楼来。大家不由的注目一看，见上来一个花儿乞丐之人，像貌跟赵华阳长得仿佛。上得楼来，向彭化龙一点头，转身又下去了。宋锦忙问道：“此人您可认识他？”彭化龙道：“我倒是认识他。”宋锦说：“为甚么不把他唤了过来。在一桌上吃酒呢？”化龙说：“大弟呀，是你不知，那人性质不好。他若是正人君子，我早就与你们引见了。要是那采花淫寇，见他何用呢？”书中暗表，此人也姓赵，名叫连登，外号人称赛华阳。后文书赵庭丢花，被他偷去，假充华阳，闹的乱子不小。按下不表。



且说他们众人吃酒之时，又有人上楼。宋锦低声说道：“二弟你看腿快之人来啦，赶紧上前见礼，跪地磕头，别起来。我叫你起来，你也别起来，非他点头不可。”赵庭说：“是。”抬头一看此人，平顶身高七尺，细条条的身材，上身短，下身長，两条仙鹤腿，面如重枣，粗眉阔目，准头端正，大耳相衬，海下微有胡须，不见甚长。用白布手巾蒙头，土黄色的靠袄月白布护领，用白布袍扎腰，土黄色的底衣。鱼鳞洒鞋，青袜子，花布裹腿，外罩土黄色的通氅，上面用青线勒的斜象眼，青布里儿。肋下跨着一口金背刀，青饰件，月白布的挽手，往下一垂，左手提着一个蓝布包袱。赵庭急忙上前跪倒磕头。说：“大兄长在上，小弟赵庭给你老人家叩头了，我要烦您老人家一件事。”那刘荣是面向北，正跟彭化龙对脸。那彭化龙冲他一使眼色，此时那刘荣可就没搀他。张明说：“喝，刘大哥来啦，我这施礼吧。”说上起来离坐，跪倒磕头，刘荣上前搀起。赵庭又追过来，跪倒叩头，说：“吾的哥哥，小弟有礼了。”彭化龙又冲他一使眼色儿，刘荣心中不快。那宋锦站起说道：“兄长，这是我二师弟赵庭，字华阳，大半您也听我师父说过吧。”刘荣说：“不错，听说过。”口中说着，心中暗想：彭化龙可不对，我跟老侠客是至己的爷们。再说我先跟宋锦认识的，与你没有多深交情啊。你为何这样的不叫我理人家呢？又听赵庭说：“吾的哥哥，我有一事相求，请哥哥答应才好。”此时那彭化龙又冲他一使眼色，刘荣心中实在憋不住啦，遂说：“彭大弟，你三次向我使眼色，所为何情呢？莫不是叫我得罪人吗？初次见面，就叫人说我瞧不起人，这不是陷我不义吗？二弟你先起来，有甚么事我全答应。”赵庭说：“不成，哥哥你先答应，要不然吾是不起来呀。”刘荣说：“二弟你起来，无论甚么事，哥哥我应啦。我要不应，叫我不得好死。”赵



庭这才起来。刘荣问道：“到了是甚么事呢？”赵庭说：“吾求哥哥下一趟转牌，请一请人。”刘荣说：“原来这点小事情，不要紧。我可得这就起身，明年此时到齐。但不知何处会见呢。”赵庭说：“彭大哥咱们这里可有大店口？”彭化龙说：“有，在此门里路西。”刘荣说：“甚么字号？”化龙说：“是成记老店，前后三层院子，南北的跨院，一共一百多间房，还不足用的吗？”刘荣说：“足成，足成。”这才赶紧大家用酒已毕。刘荣说：“彭贤弟你还是赶紧请转牌。”彭化龙说：“赵庭，转牌一走，你可得圆这案。”赵庭说：“当然，兄弟我一定随兄到府衙。”彭化龙说：“好吧。”这才吩咐伙计在后面设香案。他自己下了楼，到街上找了轿子铺，叫他们扎了一个采亭子。前面是黄云缎的一个帘，红走水蓝飘带。八搭亭子的人，是每人一件袍，蓝布头巾，穿青布靴子。大家出西门赶奔彭家坡。亭子落平啦，取出两面锣来，交给家人。他净手焚香，在祖先堂中，请出转牌来，往高一举，然后拜了四方。叫家人打锣，老打两下儿，在前边开道。他命人抬起亭子，一直往会元楼而来。到了村楼门前，亭子落平，前边铺一块红毡子。宋士公、赵庭等人上前跪倒，迎接转牌。彭化龙请下转牌，一同上了楼，从黄布套内取出来，供在香案之上。大家一看，此牌乃是一块长方铁牌，四犄角有云头。群边是万字不到头，两边是两条飞龙，里头又是长方的万字不到头，上头是双龙门宝，双龙之下是个太极图，下边写着左云鹏三字。鹏字的左右下边一点，是为尊两个字，在为尊的当中有金针一条。供好烧香，大家参拜。彭化龙说：“我怎么说，你们大家可也得照样说。”大家说“是”。化龙跪倒说：“弟子化龙参见转牌，请转牌出巡。”说完站在一旁，刘荣上前跪倒说：“弟子刘荣请转牌出巡，六十四门满到。”他参见已毕，以次宋锦，赵庭等，全都参



见完毕。彭化龙忙将铁牌请下，用蓝银碾油将牌全刷好了。取来一张高丽纸，然后用牌向纸上一扣。将牌扣好，用手来回一揉，然后再将转牌起下。一看那纸上可就印成了，那双龙以及字迹，完全印在上面。彭化龙拿笔在那空白之处，添上徽宗御赐四个字，这才交与刘荣。刘荣连忙上前接过，捧着向四外让过，然后摺好带在身上，笑道：“彭贤弟那咱们就成记老店见哪，明年此时再见。”彭化龙说：“好吧。”说完给他预备路费。刘荣说：“不用，我到那个镖行，随便拿路费，何必咱们预备呢。”此时赵庭宋锦弟兄二人上前说道：“刘大哥多受风霜之苦吧。”刘荣笑道：“小事一段，不足挂齿。”说完他伸三个手指，赵庭伸了一指，刘荣点头。原来刘荣问他左道爷有三手绝艺，他会几样。赵庭伸一指是会一样。左云鹏献三手绝艺，下文书再表。

如今且说，彭化龙打发刘荣走后，他又把转牌请了回去。再来到会元楼，说：“二弟，你可得随我打这官司。”赵庭答言说：“好，那您把国法请来吧。”彭化龙说：“随我到亘房去戴吧。”赵庭点头，便叫宋锦他们三个人暂在楼上略等，我们去去就来。三人答应。赵庭随他到了府衙，戴上了手镯脚镣。此时大人已然点鼓升了堂。彭化龙给他报名而进，到了堂前，赵庭上前跪倒，口中说：“罪民参见大人。那府台说：“下面跪的可是天灯杆子上的贼人？”赵庭说：“正是罪民。”府台说：“你为何不抬起头来？”赵庭说：“草民有罪不敢抬头。”大人说：“恕你无罪。”赵庭说：“谢大人。”忙一正面，那府台大人一看他面貌正气，是文生公子模样，并不匪气，遂说：“赵庭。”赵庭说：“罪民在。”大人说：“你昨夜在天灯杆子上，所背的是甚么书？”赵庭说：“是前半本易经。”他说：“不错，那你再背那后半本。”赵庭又面冲西。从“谦亨君子有终”，直到“上九王用出征，有



喜，折首，获匪其丑，无咎。象曰：王用出征，以正邦也。”
赵庭背完，不知府台大人有何分派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回 爬碑献艺巧计盗花 八义成名结仇贼党

话说蛮子赵庭，盘杆背书之后，到了公堂，又背后半本。那府台大人一听，果然不错，遂说：“赵庭，你是认打认罚吧？”赵庭说：“认打怎么说，认罚又当怎讲。”大人说：“你认打呢，你是背后背刀，夜入公馆，你有杀官盗印之嫌。”赵庭说：“大人，我要认罚呢？”大人说：“认罚，你得在本地取具妥实的铺保，在我衙中充当二班头，与化龙一同拿贼办案，另外我还有赏。”赵庭说：“罪民情愿认罚，在老大人手下当差。”大人一听心中甚喜，命人将他刑具撤下，抖袍袖散堂。彭化龙把他带下来到了班房，令人打水。赵庭洗完脸，哥两个一同来到会元楼，向他三人一说。那哥三个先给彭化龙道谢，又给华阳道喜。打好了会元楼的水印，交了上去。赵庭说：“大哥，我可不能在此当差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必须写信找他来，他可以当差。您派人骑匹快马，到扬州府东门外阮家寨，约请阮恒阮明芳，让他来接这个二班头。”金翅鹞子彭化龙一听，忙派伙计找来差人。化龙说：“你快去骑马，去到阮家寨下书，请洪芳弱芳弟兄，一齐前来，不得有误。”当差之人连连答应，拿着盘费走了。到了那扬州府东门外阮家寨，下马，打听好了阮宅住在那里。他们来到路西门首，上前扣门。里边人问道：“谁呀？”差人



说：“我们是苏州来的。您这里可是阮宅吗。”里边说：“正是。”说着街门开啦，出来一个家人。当差之人将书信呈上。说“烦您传进去。”那家人接了过来，拿到里面，呈於阮明芳。那明芳伸手接过拆开一看，上面写的是约他到府衙当差。赵庭要献艺，为我戴守正戒淫花，并令洪芳弱芳，也一同前往。看明白连忙回到内宅，禀明他娘亲。老太太心中甚喜，遂令家人赏那下书之人纹银十两。家人答应，拿了十两银子出来，到了大门洞，说道：“我家老夫人赠你十两路费。”差人说：“劳管家驾，您替我道谢，我回去啦。”家人说：“是啦吧。”差人上马，自回苏州而去。这里家人回到里面，那明芳正跟老太太提说赵庭要献绝艺，约自己当二班头之事。老太太邹氏问道：“儿呀，你当二班头，就得出去拿贼，有个应拿的，也有不应当拿的。”明芳说：“是，是。”老太太说：“那大班头是谁呢？”明芳道：“是金翅鹞子彭化龙，那赵庭他二人还要约我兄弟一同前往。”老太太点头，说道：“明芳啊，此地离苏州，相离太远，你必须带着家眷去才好。”当时叫婆子将大奶奶叫来，少时明芳之妻冯氏来到。老太太当面说道：“姑娘，你丈夫此次上苏州府当差，我叫你随着去。可有一节，无论甚么事，可不准你胡管。要有应当说话的地方，说他不听，可急忙派人告诉我来，我自有办法。”冯氏连连答应，便下去收拾去了。那洪芳弱芳也到了后面，嘱咐好了他们妻尹氏林氏，好生侍候老太太。外边车辆备齐，冯氏拜别老太太，出门上车。他弟兄三人，也辞别了老母，出阮家寨，向苏州而来，按下不表。

如今且说彭化龙，将转牌送到家中，回来到了成记老店，问道：“伙计，有闲房没有？”伙计跑出来一看，笑道：“原来是都堂大人呀，别人找没有，您找还能没有吗？”彭化龙道：“我可用的多呀。”伙计说：“您要用多少间呢？”彭化



龙说：“你们有多少房屋？往后不用卖别的客人啦，我们要包一年半。”伙计连连答应。他们大家便安在店中。店的对过有座城隍庙。赵庭在吃饭后，他出来散逛，便走进庙来。看那庙中是五间大殿，台阶七层。左边有两统石碑，西边也有两统石碑。心中暗想将来献艺，可以在此碑上。查看好了，他出了庙，往东是一块菜园子。园子边上竟种些个大麻子，往西来有五间北房，往东有一行用秫秸扎的花障儿。顺着篱芭往西走来，到这五间北房一看，那西房山与庙墙有个小夹道。夹道南头有一眼大水井，上面安着辘轳。赵庭来在井口，往下一看，深不见底，他正要向前再看，忽听屋中有人说道：“施主，您别往下看了，那水太深，这井叫乌龙泉。”赵庭说：“是啦。吾不看了。”说完他便转身顺庙墙往南来，到了店中。从此每天吃完早饭，赵庭便来。日久熟啦，一问老道，名叫魏清云。二人每天下棋解闷，很是投缘。这一天阮家弟兄到，随来到衙署。向当差之人一说，彭化龙便迎了出来。哥三个一见忙上前拜倒，说：“大哥在上，我弟兄拜见。”化龙连忙伸手相搀，说道：“大弟快起来，不要行礼。你们不必打店口啦。赵庭既然把兄弟你举荐出来啦，我这里有两所房子。你可以住一所吧。”说着话便领他们到了西边小胡同太平巷，找来家人彭安，开了门，进去收拾一切。打扫已毕，那化龙之妻早将冯氏接了进去，大家见礼，落坐吃茶。少时家人来回说：“那院已然打扫完毕，一切全齐。”他们弟兄忙出来督催轿夫等，往北院卸东西，安置一切，不提。那彭化龙便将明芳弟兄三人，同到成记老店，宋锦与众人引见完毕。赵庭说：“彭大哥，您可以去到府衙，回禀大人。就说我有师弟阮明芳，来替我在府当差。”彭化龙说：“好吧。”当时他来到衙中，来见大人，说明此事。大人忙命人将明芳唤来，要看一看。便派人到店中，找



来明芳。来到内书房，明芳进来见大人行礼，口中说：“大人在上，草民阮明芳参见。”大人说：“明芳你免礼平身。”明芳站了起来。大人看他身高有九尺，面如白玉，眉分八彩，目如朗星，准头端正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衬，年有三十上下。光头未戴帽，高挽牛心发髻。身穿宝蓝色的大氅，扣着纽绊。上绣万福留云。大人看他骨格不俗，心中暗喜，当下赏银三百。明芳赶紧道谢，退了出来。那班房的差人等，上前道喜。彭化龙道：“大弟你先在此，代替我些日子。我必须上成记店中，看守那五路标行的总册子，以及各门的名册，好预备赵二弟他那件事。”明芳说：“是啦吧，哥哥您请吧。”说完化龙竟自拿了两项册子，到了店中，在店房里面一查那册子，彭化龙道：“二弟呀！那个门户人不到都行，惟独莲花党的人，不来可不成。”赵庭说：“是啦吧。”

一日两，两日三，转过年春三月，这才苗庆、白堃、陶金到，以及镖行十老、镖行三老、镖行二老全到。少时又来了镖行五老，莲花党的李玄清、谢亮，屯龙口的、西川王家坨的、银花沟的，何家口的、莫家村的、佟家庄的、连家洼的，通盘到齐。李玄清问彭化龙道：“皇宫大内丢了甚么国宝，你下转牌。”彭化龙道：“未曾丢国宝。”李玄清说：“既然没丢国宝，你为甚么下转牌呢？”化龙说：“现有赵庭赵华阳，要戴守正戒淫花。”李玄清说：“带守正戒淫花只是一人，就是左云鹏一人。他练一手绝艺吊睛法，外人没有。赵庭有甚么绝艺，我得听一听，练得下来才成。要是练不下来，化龙你可知我带来的这些人，干甚么来啦，你以为容易下的转牌啦。”赵庭一听，连忙上前，说：“明日要在城隍庙爬碑献艺。”这才定规好了是五月十六日这天献艺。到了是日，赵华阳在碑上练毕，辱骂莲花党，当场气走屯龙口的寨主金花太岁普莲。那李玄清问他要带甚么颜色的花。赵庭



说：“要紫色的”。当时，李玄清给他一朵，赵庭扔下不带，惹恼了老道，说：“赵庭，你特不要脸，从此还不叫你带啦。”赵庭说：“李观主，你须知我献二艺，要带就得我弟兄八人一齐带，我一个人不带。”李玄清说：“你还有何艺，何妨说了出来。”赵庭说：“你们将戒淫花，放在城隍爷的头上，派你们手下人看守，我在三天之内，一定盗了走。倘若盗不出去，您可以亮宝剑将我人头带走，不算您欺生，算我学艺不高。可必须将殿中窗户横楣子全都打下去，门可以不动，我自想法子盗那戒淫花。”李玄清说：“好。”便派人照法办理。

正在此时中江五龙到，金龙刘清、银龙刘明、小白龙丁得茂、混江龙赵普、闹江龙李庸，他们大家会合一处。李玄清见了说道：“你们弟兄来了更好啦，咱们店中去吧。”大家来到店中，同吃晚饭。又来了西川傅家寨的小蜜蜂傅虎、金头蜈蚣傅豹、小花蝶傅荣、追风鬼姚庆、黑面鬼姚明，大家人等来到此处，会见已毕。李玄清来见赵庭，问他：“三天盗花，从今天算，还是从明天算呢？”赵庭说：“从明天算。”李玄清说：“你要盗不了花，你要逃走呢，必须给我找一个保人。”赵庭说：“甚么人保我？”彭化龙说：“我保你。”李玄清说：“你可保他，要是三天盗不出来戒淫花，我要江南赵的人头。他要跑了，你可留神。我带来的这些人，我要闹了个地覆天翻。”彭化龙说：“我做保，他跑了有我哪。”此时那正门正户的老少群雄一瞧李玄清，心中有点不服。其中何玉、莫方、蒋兆熊、徐国桢、佟豹，这些位更是不服。徐国桢道：“化龙啊！咱们到了算吧。”化龙说：“是啦”遂问宋锦道：“二弟可能盗守正戒淫花？”宋锦道：“我也莫明其妙。”赵庭在旁说道：“我能盗，就叫他们派人看守吧。”当下李玄清谢亮等众人，二次来到庙中，命人将窗户横楣子，



全部摘了下去，把戒淫花插在城隍爷的帽沿上。李玄清的徒弟玉明玉朗走了进来，他叫魏清云赶快将那殿中的佛像全搬了出去。殿中预备四个撮灯、四个吊灯、十五把椅子。老道答应，带人一收拾，当下预备齐毕，他命两个徒弟去买下三天的吃喝。二人走后，他便命中江五龙、傅家寨五位，谢亮、于良、玉明、玉朗，连李玄清，一共十五个人，又叫玉明玉朗出去买来四支大腊来，找三斤香油来，添好了海灯，将这些灯全备齐了。东面五把椅子是中江五龙，面向西看着守正戒淫花。西川傅家寨五人坐在西边，面向东，看着戒淫花。于良谢亮坐城隍爷的左右，面向正南。另外关好殿门，李玄清坐在当中，上垂首玉明，下首是玉朗，四面这样的看着那花。白天他们全目不转睛的看着，到了吃饭的时候，先由东西十个人去吃。吃完了之后，归了坐。李玄清五个再去吃饭去。按下他们这里不表。且说成记老店中的群雄，大家一处用饭。石俊章心中总不痛快，他说道：“我赵二叔脾气真左，据我想现下戴花的除去左剑客爷一人之外，再无二人能戴。现下您献绝艺，得了守正戒淫花，一个人还不肯戴，非要哥五个一齐戴不可。叫人家看守花，您去盗去。他们在那里看的最严，赵二叔既没有妖魔鬼怪的邪法。我看不易盗出来。”赵庭道：“人家有千条妙策，架不住我有一定之规。俊章你那知道，我若无有此项本领，我也不敢说此朗言大话。”众人一听全都半信半疑，不知他究有甚么本领。晚饭后，真不服气的主儿，夜间入城隍庙。到了庙中一看那宗形景，全都倒吸一口凉气。

书要简断。到了第三天的晚上，眼看就要到交花的日子啦，赵庭才把何凯叫到一旁，问道：“二哥带着夜行衣没有？”何凯说：“带着呢。”说着他取来。赵庭打开自己换好，外罩大衣，来到外面桌子上，说道：“各位仁兄贤弟们，今



夜小弟我若盗不出来守正戒淫花，你我下世再见了。”轮流来到何玉他们这个桌子，石俊章冲他一撅嘴。赵庭说：“唔呀，这是为何呀？”石俊章道：“您一个人不戴，我看戴不成了。”赵庭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石俊章啊，要罚你三杯水酒。”石俊章说：“您敢吗。”赵庭说：“不但喝，我还要吃菜啦。”石俊章当时基了三杯酒，赵庭连喝两杯，将要喝第三杯，石俊章说：“姓赵的你还有脸吗？”赵庭一听，心中大怒，一抖手哗啦一声，桌子就翻啦，纵身蹿到外面。石俊章甩了大衣，抽刀跟了出去。当时两个人打在了一处。赵庭说：“俊章啊，当着您师父，吾不肯下毒手，您要随我来呀。”说完虚打一拳，抹头往外就跑。出了店门，来到城隍庙的西界墙，飞身过去，便蹲在墙下了。石俊章跟了进去，将落墙内，赵庭从后打了他一掌，自己飞身又出东庙墙。俊章吃了一回苦子，二回明白啦，他换了一个地方上东墙。此时赵庭跑在菜园子当中，用土块向俊章打来。俊章闪身躲开，仍然往下追，追得甚紧。那赵来到乌龙泉上，踊身跳了下去。

此时众人全都追到，何玉说：“好胆大的石俊章，你敢违师命将你赵二叔追下井。你可小心那左剑客爷的青锋剑的利害。你小子还下不去捞他去。”石俊章说：“不要紧，我下去捞他去。有个舛错，有我全家抵住。”此时苗庆就要伸手动他。宋锦说：“三弟，不准动手。我看那位师弟敢动俊章。”当时六个人是面面相觑，真就不敢动手了。何凯说：“俊章，你看人家法规如何。”俊章一声不言语，放下了刀，一扶井绳，跳了下去。就听井口内哼了一声，水花咕噜噜一响。大家再叫，井中就无人答应了。旁边谢斌说道：“老师待我下去看看去。”说完他也下到井去，又听见水一响，又无人声。何凯说：“列位且慢，这井中必有原故，快取一个灯笼来。”当时拿来点好了，用绳子顺了下去。众人扶着井



口，往下看。大家还没看见水皮，噗的一声，灯灭啦。这个时候小蝴蝶王平，连忙到了外边庙中，见了李玄清说道：“道兄，现在江南赵与石俊章因为喝酒打了起来，俊章把赵庭追落井中。如今下去两个人，也是踪影不见。”李玄清说：“贤弟你我先不用去管他们。看守戒淫花要紧。”金龙刘清说道：“道兄您在此等一等，待我去看一看。他若是真死，那时捞出尸身，您手起剑落，砍下人头拿回西川，大家庆贺人头会。”李玄清说：“好，刘大王多多小心了。”刘清点头，拿好水衣，出庙来到井口一看，大家围着井。他往下一看，黑咚咚深不见底，便一扶井绳，噗咚一声。大家又听哼了一声，水花咕噜噜一响。大家再叫，也是无人答言。王平飞报玄清，说：“金龙刘大王下井，也命丧啦。”此时银龙刘明一听，说：“道兄，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。我大哥死了，待我去看看去吧。”说完甩了大衣，出庙来到井旁。说：“列位闪开了。”他到了井口，叫道：“大哥。”里面无人答应，刘明一扶井绳也下去了。又听里面咚咚一声，哼了两声，水花一扑啦，人又不言语啦。王平飞身回到庙东墙，抓着墙，说道：“道兄，刘明下去也命丧啦。”李玄清一听，伤了我们人啦，不由得就急啦。他说了声：“列位随我来。”大家一齐出了大殿，上东墙外，一看众人正围着井口看。丁得茂三个龙关心，他们来到井口，扶着往下一看，里面黑洞洞，水花直响。李玄清站在庙墙上，不知他们是何原故。说话之间，就听东边大麻子叶子一响。李玄清急忙回头看，那守正花还在那里阡着，遂叫道：“丁得茂啊，你们哥三个快回来吧，咱们看着守正戒淫花。花不丢，我自有法子与他二人报仇。”当下三龙回来，一齐又到殿中各归本位。何玉说：“谢春呀，你在此看守井口，我们先回店啦。”说完大家一同回到店中。

第三日天亮，石俊章谢斌二人回店，每人一身泥水。何



玉问道：“俊章，这是怎么回事。”俊章说：“师父，守正戒淫花，我八位叔父带上啦。”何玉往下再问，俊章说：“此地不好提，容回到家中，我再说。咱们先上别的屋子住去吧，等我二叔露面，我们再出头。”按下他们这里不表。且说那庙中，天光将亮，刘清刘明也回来。刘清问道：“道兄，那守正戒淫花何在？”李玄清说：“没动，仍然还在那里。”刘清说：“好，我下水。头扎在水中，将一翻回来，有一双大毛手，将我脖子捏住。怔往井的窟窿里去填。”一问刘明，刘明也是如此的说。刘清说：“我只得由那里往上爬吧，上来之后，原来是大麻子底下，这才回到庙来。要有花在，咱们就可以把江南赵的人头带走。”遂令刘明将水衣换好。少时天光大亮，殿中灯全止住。他们一看那守正戒淫花，仍然是昂然不动。李玄清上前将花摘了下来，插在自己脖纽扣上，心中自是高兴，遂率群寇，大家一齐来到成记老店，来找金支鹞子彭化龙，要江南赵的人头。彭化龙说：“李道友您先别着急。事宽则圆。”当时向宋锦道：“宋大弟你去找一找赵二弟。他在人前夸下海口，如今这样，是何法呢。”此时一干老少群雄，看他们这些人，全都把眼睛熬红了。当下宋锦出来找赵庭。化龙言道：“李观主您别着急，有事在。可是据我看他们决不能把送殡的埋在坟里吧。”暂不表他们这里。

且说宋锦出来各处一找赵庭，各处无有。忽然想起，这才来到菜园子，见了魏清云问道：“道兄我二弟赵庭可在您这里？”老道说：“你二弟因为烦闷，正在这里睡觉。”宋锦遂来到屋中，将他唤醒。赵庭道：“唔呀，吾的哥哥，可要了吾的命。昨天弟在酒席筵前，多贪几盅水酒，夸下海口，如今该当怎么办呢？”宋锦说：“二弟你不要烦睡呀，前去看看去。见了他们说一说，能成则成，不能成的时候，我是你的



哥哥，那时咱们与他等一死相拚，哥哥我的命不要啦。”赵庭说：“吾的兄长，吾是不去了。”宋锦道：“那不成啊，你不去那不是叫彭化龙受热吗。”赵庭无法，这才一同出来，见了李玄清、谢亮、于良。此时李玄清一见赵庭到啦，他可就红了眼啦，遂说道：“赵庭，已然红日东升啦，你未将戒淫花盗走。快跪在尘埃，你祖师爷好将你人头带走。”赵庭一听双膝跪下，说：“李观主，吾拜托你一件事情。”李玄清说：“你还有甚么话讲。”说着伸手按剑把，宋锦大家也全都手扶着刀把。大家正要动手，赵庭说：“李观主你莫要心慌啊，现时天还未到正午。再者说，也得吃个饱呀。”李玄清说：“可以。”大家一齐用饭。饭毕，赵庭说：“李观主，你在莲花党成为一有名的人，难道说你做事也不查一查吗？你将守正戒淫花放到盒子里，摇摇看，他昂然不动，那才是真正的哪。那时你亮剑杀了吾，吾死者不冤。而今当着各门宾朋在此，你何不试试看呢。”谢亮说：“也可。”当时有人将八仙桌搭到外面，他们全来到院中。李玄清坐在桌旁，说道：“赵庭，你这就不对。瞎摆动人，谅你也活不了。”彭化龙道：“李观主，他不是这样的说啦吗。那您就摇一摇看，如果真啦，那时您亮剑，就把我二弟的人头砍下来，带着一走，不算您的不对。”李玄清一听也对，这才伸手取出盒来，放在桌案之上。赵庭说道：“列位兄弟哥哥，如今他要戒淫花放在盒子里，那时吾的命可就没有了。吾可叹，二十二岁就要离开阳世了。”李玄清伸手取出戒淫花来，往盒了放，横着竖着，倒着立着，全搁不下去。赵庭在旁说道：“李观主，如今这个花搁不下盒子去，你还不明白吗。我要被你斩杀，吾岂不冤枉。李玄清呀，你是靠佛吃饭，赖佛穿衣，你叫城隍爷看着花，你有先不烧香的吗？那城隍爷心中见怒，说你不该先给城隍爷戴上，算是你错了。而今我倒有一枝



花，你将盒子拿来，放下去看看如何。”李玄清一听，忙将花又戴上，将空盒子送了过来。赵庭伸手取出一枝花来，放在那个盒子里，是正合适。举起一摇，是昂然不动。遂笑道：“李玄清啊，咱们二人换换盒吧。吾这里有一个盒子，你将你那朵花，放到这盒里去看一看。”李玄清接了过来，将花摘下放在盒子里，也是昂然不动。大家一看，不由大吃一惊。李玄清道：“赵庭可称高人。如今我送他一号，神偷赵不肖。那人不服我是亮剑杀之。”赵庭说：“李玄清，吾们弟兄哥八个，是每人一朵戒淫花。”李玄清点头，当时命谢亮于良玉明玉朗打出七朵来，又问他们全戴甚么颜色。赵庭说：“我要紫的。”宋锦说：“我也要紫的。”苗庆说：“我也紫的吧。”白堃说：“我要青的。”张明说：“我也要青的。”陶金说：“我要白的。”洪芳弱芳二人说：“我们也要白的。”李玄清忙命人写好，拿单子前去北门打好。这才二次下转牌，请齐了人，将花供在香案之上。八个人齐焚香，对天睹咒：自己妇女不算，从此戴花，要在外有调戏人家妇女之处，必受一刀之苦。倘若戴花再采花，必遭各门人乱刃分尸之苦。说完，大家起来，各将花戴好。

书中暗表，蛮子赵庭，他怎么盗的那守正戒淫花啦？这内中有一个原故？是从李玄清派人到北门去打守正戒淫花去后，赵庭便来到东边菜园子，见了魏清云，问道：“师兄你可有囤底没有？”老道说：“有，你来看这个成不成？赵庭一看说：“成成”。老道：“您干甚么啊。”赵庭说：“老哥哥我另有用处，就以这个我就要盗他的戒淫花。您去把做活的叫来四个人。”老道答应，当时找来四个人。赵庭便叫他们去把井里的四把水罐，打了上来，将水罐撤下。将囤底的四个犄角，扎了一孔，用井绳拴好，又拴好了水罐。然后赵庭光着脚，穿好衬衣衬裤，站立在囤底上，系到井中，入水也就



有二指多深。赵庭面冲正东，用刀剗井帮，剗成一个窟窿，成了一个茶壶嘴似的，直剗到与上面透了天啦，上边便是大麻子根。他便钻出来了，用麻子叶盖好了这个窟窿。然后各人给他们一锭银子，嘱咐他们不要向别人去说，四个人答言“是”，乐嘻嘻的走啦。赵庭来见老道，说：“老哥哥，他们四个人可嘴严吗？”魏清云说：“没错儿，他们嘴严。”赵庭一听放了心，这才又来到北门，在铺子里买了一根综绳，有核桃粗细，一丈二长。又买了一根青绒绳，将青绒绳围成一个球的形状，把绒绳摺了一个活扣，然后回来。吃完晚饭之后，这才来找何玉，来借水衣，拿到外边来，用青绒绳拴好了大麻子梗上。然后那一头就从后墙直拴到大殿的后坡椽子头上。预备好了，他就前来用饭，与石俊章因言语失和二人打了起来，他才向外跑，奔了菜园子，跳了井啦。到了里面，噗咚一声，落到囤底上，然后钻入窟窿之中，将综绳的套儿备好了。少时石俊章跳了下来水皮一响，赵庭用绳子套上他脖子，因此他是哼了一声，说不出话来啦。便将他拉到窟窿之中，松了绳，说道：“唔呀，俊章啊，你得捧套。”俊章说：“二叔您说话，怎么捧套。”赵庭便教给好了他拴套的法子，说道：“套好了也拉到这里，下来人全如此。那时我自有盗他戒淫花之法。”俊章说：“好吧。”说完他从窟窿里钻了出去。那谢斌下来，石俊章照方子套他，然后拉到洞中，往出怔推。谢斌看不是后边，只可往出爬。不言他们这里，且说赵庭，在白天买绳子之时，他早在北门也买了一朵戒淫花。仿着那朵一个样，一个颜色，就是比真的大一点，真花是四寸，他买的这朵是四寸五分。今夜来到前坡西头，暗中观看。见刘清出去啦，他便爬在瓦陇上，往殿中偷着看。后来李玄清叫众人，一齐出了大殿，上了东界墙的时候，赵庭便下了房，飞身蹿到殿中，上供桌伸手摘下，将假



花戴在城隍爷的头上。然后飞身下来，急忙到了外边，上了大殿。到了后坡先将绒绳解下，一拉那大麻子叶儿一响。李玄清等大众，急忙回头一看，那守正花仍然在那里没动。赵庭容他们下了墙，回到大殿，赵庭这才摘下绒绳，回到菜园子解下绒绳来，来见魏清云，说：“道兄，你成全我们弟兄八位啦，从此我们是一世成名。”说完哈哈大笑，赵庭才回店与他们相见。

此时店门外来了七辆镖车，头一辆车上阡一个旗子，是鹅黄缎色，青火沿，在旗面上用青线所出一个三尖两刃短把钯，上有一行小字，上写青州府南门外，王殿元，镇海金鳌，左中二门的头一门。大家忙举目一看，那王殿元正在后边拉马而行。赶车的说：“魏达官，前边高搭彩棚，不知何事。咱们可是过不去啦。”王殿元说：“好，你与我拉着马，待我前去看看。”后来他看见有转牌在此，忙将军刃放下，扣好大衣纽扣，遂来到店里，参见转牌。彭化龙说：“王殿元，现有宋大、赵二、苗三、白四、张五、陶六、阮七、阮八、身受守正戒淫花。因为他们偷花盗花，有下三门的门长李玄清，与赵庭贺号，人称神偷赵不肖。”王殿元一听，便与他弟兄八人道喜。有人早将香案撤下，他们车辆才赶进了店来。彭化龙问道：“王老达官，您这保镖落在何地。”王殿元到了临安城，见了镖行人等，无不夸耀此事。这里李玄清说：“列位，只要有人镖喂毒药，佩戴薰香，就得属我弟兄三人所辖。”众人说：“那是一定。”他们众人，又在店中住了些日子，纷纷散去。”

且说杭州南门外路西有兴顺镖行，那里有十位老达官，有四个伙计分两路，水面二人，是登山伏虎马子登，下海擒龙马子燕，又有柳金平、柳玉平，乃是旱地伙计。那十位达官，头一位是飞天夜叉蒋兆熊，住家山东济南府南门外，蒋



家镇的人氏，排行在大。第二位飞天豹神枪焦雄，第三位是多臂长须尤坤凤，第四位是双翅飞熊穆德芳，第五位是金头虎吴纪章，第六位是银头虎孙烈章，第七位是病二郎李贵，第八位懒麒麟华延生，第九位是飞刀将郑和，第十位是赛余化周通，办理镖店很有威名。此时山东青州府南门外王家坨有一位王殿元，外号人称镇海金鳌，能为出众，武艺高强。收有两个徒弟，大徒弟是飞天豹李翠，二徒弟是追云燕云龙。另外有一义子，名叫笑面虎李明，在八主贤王府，充当内管家，净身十四载。王爷因府中有盘龙棍、盘龙枪、九稜凹面金装铜、闹龙宝铠，在府内万佛殿所供，因为李明一人太单，故此张贴皇榜，招请天下群雄，有能为的前来入府当差，相助看守四宝。王殿元走镖到此，打听明白，回来之时，便想对他徒弟们言明此事。这李翠云龙二人本是姑表弟兄，又是师兄弟，他们在青州府浦江县北门外李家屯住。王殿元便来找他二人，到了门外，一叫门，里面有人应声。王殿元问道：“你可是李宅的管家吗？”里边说：“正是”，哗啦一声，门分左右，出来一人，正是李翠的管家，是奴随主姓，名叫李增。那李增抬头一看来的这位老者，身高九尺，胸厚膀阔。往面上一看，紫微微一张脸儿，浅白宝剑眉，斜插入鬓。二眸子光华乱转，八宝灵光甚足，灼灼放光，准头端正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衬，海下一部浅白胡须，根根见肉，根根透风，飘洒胸前。头戴紫缎色壮士巾，窄绫条勒帽口。鬓边斜插一朵茨菇叶，顶门一朵黄绒球，突突乱跳。身穿紫缎色紧身靠袄，青缎护领，黄绒绳十字绊，鸾带煞腰，紧衬俐落，青中衣，洒鞋蓝袜子，青布裹腿，斜披一件英雄氅，上绣万福留云，飘带未结，水红绸子里儿，肋下佩定一口三尖两刃短把钯。此物好像一把三尖刀，其形渐小，杆下头有小宝剑相仿，有尺六长短，护手盘往下有鹅眉枝子。此



家伙乃是大六门第四门的兵刃，最利害无比。黑沙鱼皮鞘，黄吞口，蓝布挽手往下一垂。李增忙问：“这位爷您贵姓？”王殿元通了名姓。家人遂说：“请您在此稍等，等我给您回禀一声。”当时他进到里面，报知他弟兄。二人一听，是他师父到啦，急忙迎了出来。一看果然是老恩师，这才上前跪倒行礼。王殿元用手相搀，师徒一齐来到里面。早有仆人高挑帘笼，师徒到了里面落了坐。王殿元道：“徒弟，你们二人学会文武艺，为何在家治土务农呢？那学会了武艺岂不是白废了吗？”李翠忙说：“那么依师父之见呢。”王殿元道：“我上京都送镖，听镖行十老所提，王府张贴皇榜，欲招举文武全才练武之人，有妥实铺保，入府当差。我想你二人在家无事，何不前去应差？”李翠道：“此事本当从命，但是徒儿家中有老娘在堂，有许多不便。再者徒儿等手中均不方便，无有盘费。”王殿元说：“不要紧，只要你二人肯的前去，我能给你们预备路费，可以前去入府当差。你的娘亲可以接到临安府居住。”王殿元回到家中，命仆人送去五百两白银，做为盘费。李翠、云龙收下银两，准备动身。仆人又访问明叫他们到八主贤王府，找内管事的李明，那是王老达官的义子。二人听明，又有王殿元雇来的车辆，便将东西物件，拴扎车辆。然后李老太太带着儿媳等一同上车，将破家宅交与当家什户，代为照料。当下全家老少从此动身，友人相送，王家家人相随，直向都京而来。

一路无事，左不是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，非止一日。这天来到了临江城。李翠云龙等进了东门，见人便打听，那里是麒麟大街，有人指给他说再走不远往南拐去，那东西大街便是。他们打听明白，催齐车辆，便一直的来到了大街之上。到了一座客店，路北万顺老店，李翠叫云龙好好看守车辆马匹，待我前去打店。云龙答言：“请兄长前去吧。”李翠



这才下了马，来到了店门外，叫道：“店家。”早有店小答应着走了出来。李翠一看出来之人，身高七尺开外，面如重枣，粗眉阔目，准头端正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衬，光头未带帽，高挽牛心发卷，画木簪别顶，前发齐眉，后发盖颈，年长约三十里外。上身穿蓝布紧身靠袄，青布的护领，蓝布中衣，白袜青鞋，腰系围裙。遂问道：“伙计，你们可有跨院？”伙计当时说道：“有，这位爷您随我来。”李翠说：“你头前带路。”当时带到影壁以后，西边有一青水脊门楼，西边是花瓦墙，将铁门吊摘开，推开了门。李翠往里一看，进门有木头影壁一座，是绿油漆崭新，当中斗大一个福字。北边有两间灰棚，南边也有两间灰棚。当时跟进来，拐过了影壁，抬头再看，有八尺高花瓦墙，四扇屏风间，绿油油金星。上有四个斗方，写的整齐严肃。伙计上前将门推开，李翠往里一瞧，院子内是方砖铺地，实在的干净。有北上房三间，一明两暗，前面有大廊沿，对门口有阶脚石三层。穿院到了北屋，迎门一张八仙桌，一边一把椅，东西各挂蓝布软帘，堂屋东西一边一把茶几。李翠打开帘子到西间，往里一看。前槽有一张大床，前面有四扇大窗户，是活的，能支能摘。后槽有架儿案一张，西房山迎柜一个。他又来到东里间一看，这屋里后槽有一张大床，东房山有茶几，两边配两个小凳，前槽八仙桌一张，东西配两把椅子，四扇活窗户，上边两双能支起来，下面两扇是纱篦子。三间房舍都糊的是四白落地。店小说：“客官您看怎样？”李翠说：“可以，我们就往在这里吧。”二人又走了出来，到了廓子下，一看两个黑油漆门柱，房顶是画栋雕梁。又领他到了西房，里是五间，三明间两暗间。将隔扇门推开，李翠便来到了里面，留神观看，见后墙沿是一对立柜，南边一个，北边一个。挨着立柜一边一个箱架子，当中有梳装台一座，上面是二尺四



高，一尺八宽，古铜板一块，两旁是硬木雕刻，刻成万字不到头，那块铜板擦的光亮照人。背面铺着水银，比做如今的镜子，因为那时没有玻璃，就用它照物人。铜板两旁有粉缸、粉盏、粉碟，凡是妇女应用的全有。一面有五个小抽屉，妇人卸残装所用，以及撂满头的珠翠的地方，全有簪环首饰。李翠一看他就爱，又一回头往南观看，有绿缎色夹帘一个，红走水蓝飘带。南房山有茶儿一张，左右有小凳各一个，前槽有月牙桌一个，左右配两张椅子，前面放有铜痰桶一个。又往北头一看，也是一个样。店小又挑起南间的帘子，说道：“客官您往里面请。”李翠走了进来，一看，前槽一张大床，也是有四扇活窗户，上边的能支，下边的能摘，外面有闸板两扇。店小说：“各种物件要是不用，可以挪出去，要是用呢，就在屋里放着。我们此地最讲究，诸所的物件全有。我们店东做过吏部大官，凡是客人所应用的东西，这里全都给预备齐全。”李翠一听，当然心中的满意，这才在此店住下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回 揭皇榜云李入府当差 雪私恨金花太岁盗铠

话说李翠、云龙弟兄二人，奉了师父之命，携带家眷，来到京都。到了三元店中，那个店小说：“您随我来。”又到了北里间，他挑起帘子，说道：“您往里请。”李翠一看迎门一张大床，上有蓝绸床围。店小将床围掀开，往里再看，东头一个床帘子，上面有五个小抽屉。东头一个小柜橱，西边一个小柜橱，当中也有一个，西头也摆一个床桌，与东头这个摆的一样。北里间后房沿有一张连三抽屉桌，左右各配两个褥凳，前槽月牙棹一个。李翠看明白了，遂同着店小来到外面，门口上横楣子卷着蝦米须斑竹帘一个。店小又将他带到南房西房山，叫他看那边有板隔子一个，是女着的厕所。到了南房廊沿底下，店小伸手拉风门。进到屋中一看，东西里间是荷叶门，堂屋是迎面八仙桌一个，榆木擦漆的板凳是迎面一条。到了西里间，店小将铁吊揭开，推开荷叶门，里面是棋盘炕一铺。西房山有家伙格子一个，前槽有一个连屉，有一口大水缸。二人又到了东里间一瞧，原来是空房，店小说：“您要有仆人，可以叫他们住在此间。若用甚么，缺少甚么，都可以说话，我们可以给您预备。”李翠说：“伙计你贵姓啊？”伙计说：“我姓张，我们这里同事的全管我叫张二，因为我没念过书，所以没有名字。”李翠说道：“伙计



你们这里有仆人没有？千万你将那女仆给我找来四个人，千万要能做吃的两个。”伙计回答说：“有，我可以给您找。”当时他二人往外走来。李翠道：“这个西跨院，无论多少钱我留下啦，我看你这个人很勤俭。”张二说：“不敢。”李翠说：“我们外面有驮轿车辆，你必须派几个人出去帮助搬下东西来。”伙计说：“是啦吧。”当时叫出张王李赵四个人来，叫他们随行听使。李翠来到店门外将云龙等唤入，这才一齐往下卸东西物件。李老太太婆媳三人下了驮轿车辆，连同东西物件，一齐到了西跨院之中。当时管家李增查点一切物件，零碎物件俱全，并未缺少。李翠云龙二人将师父的家人王会叫了过来，说道：“王会呀，我们已然到了此地，你将驮轿车辆带回原籍，千万向我师父多给美言几句。”当时命人取出白金六十两，向王会说道：“这十两给您，叫你一路受累啦。这五十两全给他们，一路上人吃马喂，算给他们得啦。”王会说：“二位壮士，您就不用费心啦。我们临来的时候。我家员外每人给了他们二十两银子，外赏我十亩旱地。我王会倒盼您高官得坐，骏马任骑，荫子封妻，我花您银子的日子在后头呢，这个您请收回吧。”说着他带领那驮轿马匹，扬长而去。伙计张二便出去给他们找了四个婆子去。这里李老太太等，全都进到屋中，安置一切。李翠便将张二等五个伙计叫来，每人赏纹银五两，大家道谢。张二叫他们走后，他自行给找来四个仆妇，来侍候这婆媳三人。张二进来问道：“你二位是那里人氏呢？”李翠道：“我们乃是山东青州府蒲江县的人氏。”张二又说：“那么您二位到此地，是投亲是访友。还是谋事做呢？”李翠说：“我二人身怀武技，我们打算在此地打把式卖艺。张二忙给他们二人道喜。李翠说：“我们喜从何来？”张二说：“此地张贴皇榜，招募文武全侠，到府内当差。你二人可去揭下皇榜，自有看榜之人，



将你们引到王府，在银安殿前试艺。王爷看着艺业出众，自能奏明圣上。赏官加封。”李翠云龙出店口问张二道：“那皇条在甚么地方啦？”张二道：“那榜文就贴在十字街前，要路口上，自有许多人观看。”

哥俩个一听此言，便向大街而来。走到十辽街前，果然看见有许多的人，在那里围着。二人来到人群之中，向众人道劳驾，来到里面一看。见墙上贴有榜文，写的是：八主贤王谕下，外面张贴榜文。他二人一看那张榜上之文，写的是苏松常镇、吕奉淮阳上溪、两江、两广、南北三湖、陕西一概等处、黄河两岸、回汉两教、僧门两道、诸子百家、文武全侠，有妥实铺保者，入府当差，银安殿前试艺。本爵看技术如何，再为奏明圣上，赏官加封等语。李翠云龙忙上前将榜文揭下，旁边过来一穿青衣小帽之人，上前将二人拦住。李翠说道：“我二人会些乡下粗拳，会些技术，要打算入府当差，求您多给美言几句。”那当差之人问道：“你姓字名谁？”二人各通名姓，差人便将他们引到八主贤王府。李翠云龙定睛观看，见王府门前有上马石、下马石，坐北向南的王府，是广亮大门，前面有八字大影壁，俱是方砖铺地，门洞里东西有两条懒凳，站着许多当差之人，高矮胖瘦，黑白丑俊不一，正在那里闲谈。就见那看守榜文差人，上前说道：“外管家，请您代为回禀，现有李翠云龙，将榜文揭了，要入府当差。”早有外差之人进去禀报外回事处管家燕顺，那燕顺即行跑到外面，看榜差人给他们引见道：“李云二位，此位便是我们外管家姓燕名顺。”又说：“这二位便是李翠云龙。”燕顺一看李翠，身高八尺，一身月白衣裤，面似姜黄，粗眉阔目，大耳相衬，头戴月白扎巾，月白布贴身靠袄，蓝布护领，黄绒绳十字绊，青抄包煞腰，紧缠俐落，月白布底衣，大甩裆青洒鞋蓝袜子，花套裹腿，外罩月白布通氅，青



线勒出来蝴蝶闹梅，青布里子。肋下佩定一口朴刀，黑沙鱼皮鞘，真金饰件，黄吞口，蓝布挽手往下一垂。再看那云龙，身高七尺开外，细腰扎背，双肩抱拢，面如娃娃脸，宝剑眉斜插入鬓，两眸子光华乱转，灼灼放光，准头端正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衬，头戴青布八棱壮士巾，月白绸子条勒帽口，鬓边勒有茨菇叶，顶门一朵紫绒球，突突的乱跳。身穿青布紧身靠袄，月白护领，黄绒绳十字绊，蓝丝鸾带腰折蝴蝶扣，青底衣薄底靴子，外罩青布大氅，用蓝线勒出来的斜象眼，里面纳的是轱辘线，月白布里。肋下佩定一口雁翎刀，绿沙鱼皮鞘，真金饰件黄吞口，青布挽手，往下一垂。二人俱有英雄的气概。连忙说：“你们二位先在此少等，容我往里回禀。”燕顺当时来到了内回事处，禀与李明知道。李明便跟他到了外面，燕顺又给他们引见道：“这位是我们内管事的，姓李单字一个明字。”李翠云龙二人一闻此言，急忙上前，双膝拜倒，口称：“大仁兄在上，小弟们李翠云龙，这厢拜见。”李明一听此言，心中不快，连忙往旁一闪，说道：“你二人为甚么跟我呼兄唤弟的呢？”二人道：“你有所不知，您的义父，乃是我二人的授艺恩师，故此弟兄相称。”李明忙问：“你师父是那一位呢？”李翠道：“我师父姓王，双字殿元，他老人家在镖行有一美名，人称镇海鳌便是。”李明道：“那么他老人家有几位师兄弟呢？”李翠道：“他老人家是没有师兄弟，倒有把兄弟。”李明说：“但不知把兄弟几位，排行在几呀？”李翠道：“大哥您盘问这个，是何道理呀？”李明道：“你是不知，因为前人扬沙，迷后人眼，早有好几位盗用师父大名，前来揭榜。到银安一试艺业，当场败下阵来，坏了师父的名声。你把你师父的根派门户说了出来，我好给你回禀王爷。若有一差二错，我好一个人担。”李翠说：“我师父住家在山东青州府南门以外，离城



八里，地名王家坨。他老人家乃是左十二门头一门，把兄弟哥四个，他排行在二。他大哥住家山东青江西海岸，尚家台，复姓上官号叫子泉，外号万丈白涛。圣手擒龙，上官老侠，掌中一对万字莲花铎。三爷住家在上江江口，陈州管辖，高家寨，姓高名叫佩章，外号撒水金蝉便是。四爷住家在中江，郝家庄的人氏，姓郝双名佩洪，人送外号踏海乌龙。”李明一听又说道：“我来问你，咱们大师爷，有几个徒弟？”李翠道：“有五个徒弟，一个儿子，大徒弟海狗子杜成龄，二徒弟高跳龙门于成凤，三徒弟海马朝云华成龙，四徒弟是自己儿子上官成安，外号闹海金鼉，第五个便是徒弟震八江沉底牛胡成祥，第六个徒弟姓蒋双名成林，外号人称劈水海鬼。前四个人各人手使万字莲花铎一对，胡蒋二位，每人象鼻飞镰刀一口。”李明又问道：“那么高佩章，又有几个徒弟？”李翠说：“有三个。”李明说：“都是谁呢？”李翠说：“大徒弟是混海泥鳅杨清，执掌二龙山竹子岛，二徒弟闹海老虎李茂，三徒弟巡海猫李志。”李明又问：“那郝佩洪又有几个徒弟？”李翠说：“咱们四师叔一个没有。”李明一闻此言，这才点头，准知道无错啦，遂说道：“二位贤弟往里请吧。”当时他弟兄三个人，一齐来到里面，分宾主落坐。李明道：“二位贤弟，先把百宝囊军刃，全都解下来，再把大衣的钮扣扣好，等我先给你们回禀王爷一声。少时王爷升坐银安殿，一定叫你们去见。”二人说：“是啦吧。”

李明出屋中，到了里面，见王爷跪倒叩头，口中说：“李明参见王爷。外面有李翠云龙，将榜文揭啦。”王爷的谕下：命他二人上殿。李明连忙退了出来，到了内回事里。嘱咐二人道：“你二人跟我来，咱俩来见王爷。少时见了王爷，你们看我的靴子底，只要一点地，你们就磕头。王爷叫抬头再抬头，不叫抬头，别抬头。问你们话你们再说，千万别抢



话。”二人答应，遂随他来到银安殿。李明靴尖一点地，李翠云龙连忙双膝拜倒，口称：“王驾千岁在上，草民李翠云龙与王驾千岁叩首。”王爷定睛观看，说：“下面跪的李翠云龙，你二人抬起头来。”李翠云龙说：“草民貌恶，恐怕冲撞你老人家虎驾，草民等耽架不起。”王爷说：“本爵恕你无罪。”李翠说：“谢过王驾千岁。”王爷说：“你二人那一个叫李翠？”李翠说：“草民叫李翠。”王爷说：“你二人站起身来。”二人说：“现有千岁的虎驾在此，焉有草民扎足之地。”王爷说：“你等起来吧。”李翠云龙连忙谢过王爷，挺彪躯站起身形。王爷一看二人，真有几分英雄的气象，遂问道：“你二人可有几合技术，可在银安殿下与我左右的健将，插拳比武。”二人忙跪倒，口尊：“王驾千岁，我二人拳脚纯熟，与您健将大人比武，倘若是有个手脚冒犯，那时反倒有罪。”王爷说：“你们只管去比武，本爵恕你二人无罪。”二人忙说：“谢过你老人家。”说完站了起来，倒退三步，抱拳拱手。往左右一看，又倒退三步，左右瞧，便来到了银安殿下，一旁站立。王爷出口说道：“左边曹太，与李翠前去比武。如果李翠甘拜下风，你的官职上升。”曹太说声：“遵王爷命。”便来到下面，将头巾摘下，脱了大氅，收拾紧衬俐落，遂低低的说道：“李翠云龙，你二人在外面，不过是贼草寇，插草为标，立刀为寇，拦路打抢，抢些个资财，在山上无事，乘跨坐骑，来到京都游逛。你们看见十字街前，张贴榜文，你二人真来胆大。曹某不与你善罢甘休，你们可要小心了。”李翠道：“大人多多的原谅。”说着便将大氅脱去，遂说：“请大人进招。”曹太施展跨虎凳山不用忙，斜身鹞步逞刚强。上打蔡花式，下踢抱马椿，鹊雀登枝沿边走，金鸡独立站中央。霸王举鼎千斤重，拜佛童子一炉香。李翠施展进步齐身拉四平，倒步斜身逞英雄。双拳一分开花式，抬头



看正江红，低头看草上绒。垫步拧腰翻金斗，抬腿一绷定太平。曹太一见战不过，几个照面他就甘拜下风。李翠连忙来到殿前，双膝拜倒，口尊“王驾千岁，草民一时失手，罪该万死。”王爷说：“本爵恕你无罪。”当时谕下，又拿下垂首秦横与云龙插拳比武。秦横答应，连忙将头巾摘去，大氅脱下。云龙道：“大人请。”秦横说：“你可小心了。”云龙说：“求您手下留情。”当时秦横上步，左手一晃，右手穿心掌到。云龙往旁边一闪，二人打在一处。云龙走开行门，秦横让过步眼。二人直打得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材。云龙是高人的传授，那秦横也受过名人的指教。云龙心中暗想，逢强者智取，遇弱者活捉，必须用巧计胜他才是。忙往旁边一闪，那秦横太岁压顶双拳到。云龙伸手接住他的腕子，往前一拉，神人留下铁门坎，又名顺手牵羊，秦横爬伏在地。云龙便来到案前，跪倒，口称：“王驾千岁，草民失手。”王爷说：“你起来吧，本爵不怪罪於你。你二人可有妥实的铺保？”云龙道：“草民有妥实铺保。”王爷命李明领本爵之谕，随他二人到外面去对妥实的铺保，将水印对好，再把他们带来。李明谨遵王谕，带他二人，来到了内回事处，头巾大氅收拾齐毕。李翠口尊：“恩兄，我二人乍来都京，那有妥实铺保。”李明说：“贤弟你说话已错，有所不知，我那义父结交镖行十老，你随我到南门以外，路西兴顺镖行。”李翠云龙点头，同定管家大人，三个人出了府来到了南门外兴顺镖行，给他们大家引见一番，便将王爷要铺保一事，细说一遍。十老弟兄当时认可担保，签了名字，又将水印按上。蒋兆雄口尊：“管家大人，在银安殿前替我十老美言几句。李翠云龙诸所的事情，若有一差二错，拿我十老的首级是问。”李明点头，带回二人到王府银安殿下，命二人旁边站立。李明上前将水印在案上，说请王爷过目。那八贤王爷虎目一看，叫李翠



道：“本爵放你二十四名健将，身为首领。”又叫云龙，赏你二十四名健将，也身为首领。你二人带领四十八名健将，看守万佛殿，里面供定为祖父四宝。李明给他二人拿去纹银五百，上外面沐浴更衣。”

二人当时谢过王驾千岁，李明便将他二人带到万佛殿。前去看一看，将那里的规矩，交与他齐毕。李明领王爷的谕下，来到外面，赶奔万佛殿，命二人在外站着。李明伸手探囊取出钥匙将门锁挑开，将铁吊摘下，双扇门往里一推，说：“你二人随我来。”来到里面定神观看，原来此院是北上房五间。南北为进身，东西为面宽，进身長。面宽大，顶脊高大，上面有大廊沿，画栋雕梁，汉白玉台阶五层，杏黄色佛帘，上中下三道硬木夹板，每夹板上九颗金钉。青缎色走水，蓝缎色飘带。往上一看，挂着一块匾，四周围万字不到头，蓝地金字，上写万佛殿。便将隔扇一推。当时门分左右。李翠云龙二人进来，定睛一看，里头有楠木的大龕一个，上面五供一份，四块杏黄缎色佛帘，是三个明间，两个暗间，上面一对桌灯，下面一对撮灯。李明道：“你二人先在此站着，等我打开让你看一看。”李明上前打开佛帘，令他们观看，乃是盘龙棍一条。第二格打开一看，里面是盘龙枪一条。第三格打开一看，里面乃是九楼凹面金装铜一对。再将第四格打开，里面是一个硬木架，上有一个黄包袱。李翠一见，连忙问道：“师兄，这里面是甚么呢？”李明道：“这里是金书帖闹龙宝铠。”李翠说：“您可以把包袱打开，我弟兄看一看。”李明上前忙将包袱打开。李翠弟兄二人上前观看，心中暗想：此物来历不小，此铠是锁子连环甲，金银丝串出来的领子，仿照大马褂的情形，短袖，下摆过腰带大襟。此铠能护住身体，要穿上此铠，周身能善避刀枪。看此物金光万道，瑞彩千条，霞光侵人。李翠道：“师兄您把



此铠叠上吧。”李明便将宝铠叠好，依然用包袱包好，放在了里面。李明说道：“二位贤弟，你们可第一的紧要，此铠注意留神。这是王驾千岁的祖父遗留，传家之宝。想当初是开国皇帝赵太祖、赵太宗，所用此物，争斗宋朝九省，传流已然九代。王爷每月是初一正午，必然来到万佛殿烧香，祭奠四宝。十五日之夜内子时，烧香祭尊。他每次来此处设祭，归我李明收拾这里东西物件。”

说完他弟兄三个人，转身形来到外面，将双扇隔扇倒带，料吊挂上，又行锁好，佛帘放了下来，又将万佛殿的里外门通盘上齐毕。李翠道：“师兄您回禀王爷，说我二人跟他所求纹银四百，我们好买点技艺的军刃，好教给这四十八名健将长枪短刀，打拳踢腿，腰腿灵便，我二人所保王府里面，一草一木不能失去。”李明遂去回禀王爷。王爷一听此言，心中甚为喜悦，当时赏下白金四百，叫他们前去置买这些东西物件。李翠二人拿银子到外边把东西物件，通通买来，便在万佛殿后，传艺他们。

书要简断，他们非止一日，他二人入府当差没有半年，王爷在六月初一的这一天，来到了万佛殿参见四宝。王爷站在外面等候，李明进到里面收拾东西物件，上下的灯点齐，拜毯预备齐毕，一块一块掀起佛帘，掀到第四根佛帘，李明仔细视瞧，不由大吃一惊，原来宝铠失去，直吓得目瞪口呆木在那里，胆战心惊，呆呆的发怔。王爷等了半天，李明还不出来，急忙的叫道：“李明。”李明连忙来到外边拜倒。王爷一看他面上颜色更变，忙问道：“你为甚么胆战心惊。”李明赶紧回答：“你老人家休发雷霆之怒，慢发虎豹之威，容我禀告於您。”王爷说：“讲来。”李明说：“宝铠已然失去。”王爷一听，气往上撞，不由冲冲大怒，忙下谕将李翠云龙二人上绑，领本爵之谕送到三法司，严刑审讯：你二人明着入



府当差，暗自是看守自盗此铠，何人与你们主谋。李翠二人回答道：“王爷，我二人天大胆也不敢。”王爷道：“你快将他二人送走，量我也难问出。”李明将他二人当时便送到三法司。那三法司当差之人，一看他二人，颜色更变，便将他二人接到班房。三法司的班头问道：“管家大人，为何李翠云龙他二人上了绑啦。所为那般？”李明说：“宝铠失去，因此获罪。”张三李四两个班头将他两个捆绳摘下。李翠云龙二人连忙双膝拜倒，口尊：“兄长替我二人求请，您回禀王驾千岁，我二人要出外跟差办案。”李明说：“你二人要有口过之处，也可以想一想。”二人说：“没有。”李明说：“那么你们在山东一带，得罪了毛贼草寇。”二人说：“也没有。”李明说：“那么你二人在此少候，我见王爷去求情，求下来也别喜欢，求不下来，也别恼。”二人说：“那是当然。”李明这才转身出来。前去见王爷。他回到王爷府，到了银安殿，正赶上王爷陞坐银安殿。原来王爷叫李明带走二人后，陞坐银安殿，审问四十八名健将，四十八个人通行跪倒。王爷问道：“李翠云龙他们二人性如何？”大家异口同音说道：“他二人平素安分，天大胆也不敢。您要斟查详情，他二人要有盗铠之意，请您拿我们四十八个治罪。”王爷正在此处问他们之时，李明来到。他看王爷面似垂水，急忙双膝拜倒，口尊：“王驾千岁，休要着急。奴才李明有一拙见。”王爷说：“当面讲来。”李明道：“请示王驾千岁，一来他二人有妥实的铺保，二来有满门家眷，奴才李明领你老人家喻下，带四十八名健将，前去万顺店将他二人家眷，全行抄来，送到三法司，搁到南牢，作为押账。您批下王谕，放他二人出外寻拿盗宝之寇，连宝铠及盗宝之贼，一齐带回，那时再将他家眷放出南牢，将功折罪。”王爷听到此处心中喜悦，说道：“那么就依你之见吧。”当时李明将健将带了走，



出王府雇了三辆大车，每车四吊铜钱。众人来到十字街以东，万顺店之内，令大家在店门外等候，遂叫道：“张二，你快去向西跨院打信，就说我李明求见。”店小一听，连忙上西跨院，见了老太太一说此事，老太太忙叫：“姑娘们，快将你兄长请到里面。”姊妹二人当时走出，便将李明迎接到了里面。李明见了老太太行礼完毕，说：“婶娘您别着急，有件事禀报您。”老太太说：“有甚么事呢？”李明便将丢铠之事，细说一遍：“请您满门暂到三法司，住在南牢，稍等几日。我同着我两兄弟，行差访案。我李明指他一条明路，可以将此案访明，全家不用担惊，无有危险。”老太太一听，遂令两个媳妇收应用东西，一齐完毕，便随着他到了外面。大家上了车，由此动身赶奔三法司。李明令张二，把西跨门锁好，交代齐毕。张二说：“这里事您不用分心，全交给我办啦。”李明嘱咐他：“无论何人，来此打听，千万别说，你给他个一问三不知，神人都没奈何。”张二答应。当时李明把李翠云龙二人的家眷，送到三法司，交与南牢。当时问那牢头：“你姓甚么？”牢头的阶级道：“我姓张，叫张环。”李明说：“这家眷可不是外人，这位老太太是我的婶娘，你可千万多照看一二。”张环道：“得啦，管家大人，您请放心吧，反正我不能叫他们老娘几个受委屈。”李明托付好了，这才回到班房，带走李翠云龙，回到王府，叫二人在外回事处相等。李明转身形往里去，回禀王爷。此时王爷正在银安殿，李明上前跪倒，口尊：“王爷在上奴才李明叩见。”王爷说：“你所办之事，俱已办齐了吗？”李明忙将方才之事，一一禀明。王爷忙下谕叫把二人带到银安殿。李明说声“遵谕”。转身形来到外回事处，见了李翠云龙，说：“二位贤弟随我来。”当时三个人一同到了里面。二人上前见过王爷。口称：“您老人家开天地之恩，放我二人出去查访。”王爷



说：“你二人抬起头来。”李翠说：“奴才有罪，不敢抬头。”王爷说：“恕你二人无罪。”当时二人一正面，老王爷一看他们的脸上是惊慌失色，忙问道：“你们二人是谁造的柬帖，从实证来。”李翠说：“我二人天胆不敢私造柬帖。”王爷说：“好。”遂叫李明将笔墨纸砚递与他们。李明答应，忙将四宝送在二人面前。王爷说：“你二人各自把名姓写上。”李翠伸手接过笔，把自己的名字写完。交与云龙。云龙也将自己的名字写好了，一齐交了上去。王爷伸手接过，这明中是令二人写上自己名字，这暗中是要看看笔体，跟那柬帖上笔迹，一样不一样。王爷细一看，两下笔迹，全不一样。遂说道：“待我批下行文王谕，令你二人在外飘拿盗宝之寇，本爵我与你二人，逢州府县下滚单，各处协助。你二人若将宝铠找回，是将功折罪。”二人答言：“谢过王爷。”王爷立时赏每人纹银五十两，做为盘费，两人叩头谢恩。李明便将二人带到外回事处，李明说：“二位贤弟，我指你们几条明路。要上南路去找，必须先拜见那左臂花刀联登，联茂真。他是南路的达官，叫他一见此柬帖，他自然知晓。你们要上东方找去，到济南府莲水县，东门外何家口，拜望分水豹子何玉。令他人一看此帖，他便知分晓。他要说没有，你们再上北路去找，先上庭河县，正定府所管，北门外佟家寨，找花面鬼佟豹。他是北路的达官，他那里也说没有，那时你们再上西路去找。西路是大同府东门外，尤家屯，亮翅虎尤斌。他是西路的达官，一问他便可知晓。你们知道是被拦路贼人盗去。你二人快将东西物件拿齐，赶路去吧。”二人答言，忙将夜行衣带好，以及兵刃等，满全收拾齐了。李明又嘱咐他二人道：“第一千万多注意，那王谕柬帖，不要失啦。”二人答言：“谨记。”从此拜别了李明，起身走了。

当下他们离开临安，一边走一边闲谈。李翠道：“兄弟，



你我二人素常没有得罪人之处，一不多说，二不少道。咱二人先不用上别处去找，咱们从山东来的，还是先回山东去找。”云龙说：“咱们奔山东，先上那里去呢？”李翠说：“咱们莫若上大哥何玉那里看看去吧。我与大哥分别以来，十年未见，这一番前去，正好相会。”云龙说：“好吧，那咱们就先上他那里去。”二人行走，一路无书。这一天来到了何家口西村头，李翠站住一看，这何家口不像当年形相，遂说：“贤弟，咱们先在此打听打听。”正说之间，正东来了一位老者，李翠赶紧上前，抱拳拱手，口尊：“老丈，请问贵宝庄，唤作何名？”老者道：“此庄唤作何家口。”李翠说：“您在本街住吗？”老者说：“对，我在本街住。”李翠又问道：“再跟您打听一位，本街上可有一位分水豹子何玉吗？”老者说：“不错，有一位，乃是我们本处的庄主。”李翠说：“他住在那个门首，请您相告。”老者用手指道：“从此往东路北第二座大店，吉祥宝号的便是。”李翠道：“谢谢您。”老者说：“你二人打听他，莫不成与他相认吗？”李翠说：“我们乃是盟兄弟，因为多日未来，所以忘怀了。”老者说：“是啦，那么你二人就去吧，只不定在家不在家。”二人当时来到吉祥店门前一看，在他对过有一杂货铺，在他东隔壁有一三间门面的杂粮店，西边有一酒铺。二人站在店前，叫声“店家”，从里面出来三四个人，问道：“您二位找谁呀？”李翠说：“我找你们这里掌柜的。”伙计说：“您找姓甚么的呀？”李翠说：“我找何玉，我们是神前结拜，特来访他。”伙计说：“二位来的不巧，我们掌柜的未在家，你们找人为甚么不早来？”李翠说：“我还来得晚吗？”伙计说：“他昨天已然乘着小船游山逛景去了。”李翠道：“那么他几时回来呢？”伙计说：“没有准儿，十天八天也不一定，一两个月也没准儿。”当时旁边有一个伙计答言：“后天走的，前天回来的。”李翠



一听，心说：“这是哥哥不愿意见呀。”当下二人转身形就走了。他们走后，两个伙计说道：“你瞧这个形景，不是求财，就是问喜。”不言二人，在旁说话，私下讲究人。如今且说李翠云龙二人，由店往西半里多地，路南有片松林。二人来到松林里面，找了一颗歪脖槐树。李翠说：“兄弟这一颗歪脖槐树是为我所来。”说着伸手从兜囊之中将王谕柬帖取出，交与云龙。云龙说：“哥哥，您将这物件交给我做甚么呀？”李翠说：“兄弟，你将这两件东西带好，回到都京，找背静之处，找一家店，暗到王府你去等候，多怎哥哥李明出来，你将咱二人被屈含冤之事，详情说明，请师哥李明回禀王爷，叫王爷开天高地厚之恩，将咱们家眷放出南牢。你们领家眷回故土原籍吧。”云龙说：“兄长，我回故土原籍，您哪？”李翠说：“这个松林便是我的归宿。”云龙说：“咱们哥俩，乃是一师之徒，又是表兄弟。您要一死。我活着岂不是落骂名千载。”李翠一听到这里，心中难过，不由的双眼落泪。二人这才各将绒绳解下，找了块石头，拴在一头，搭在了松枝之上。栓了一个搭连套。二人面向都京，进膝拜倒口称王爷：您待我二人。恩重如山。今生今世，主仆不能见面，皆因为您那祖遗宝铠，寻找不着，故此我二人死在了外面。”又叫了声：“生身的老娘，指望孩儿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想不到你老人家，在南牢身死。今生今世母子不能相逢见面。如要相会，那除非是半夜三更，鬼魂相见了。”说完站起身形，伸手抓住上吊的绳。

二人长叹一口气，将要往里伸头，忽听正西有人说话：“你们千万别死，临死要找垫背的。我与你没仇没恨，是这一路的树林，随我辖管，你们为甚么单在这里上吊呢？”二人一听忙往西看，听说话的口音是南方人，忙走到西边松林以外，抬头观看。从正西来两个人，说话的这个人，他不认



识，那一个人正是他拜兄。李翠说：“兄弟，咱们拜兄到了。如今叫咱们死，咱们也不死啦，你快上前给大哥磕头。此位便是抱刀手宋锦，刀法最快，所以叫抱刀手。虽使的是宝刀，可不称为宝刀手，抱刀叫白了成了宝刀手。”闲言少叙，当下李翠道：“大哥，这个是我兄弟，追云燕云龙。”宋锦道：“好，二位贤弟，我给你们致引致引，快上前与你二哥磕头。此人住家在江南，会稽县，北门外赵家庄，姓赵名庭，字华阳，九手真人李玄清贺号，神偷赵不肖，八门人头门，排行在二。”二人上前施礼，赵华阳赶紧用手相搀。当下宋锦、赵庭、李翠、云龙，四个人就到了松林。宋锦说：“你二人先将绒绳解下来，为甚么在此上吊呢？”二人便将入府当差，丢宝铠之事，向他们细说了一遍。宋锦问道：“那么你们二人，没上大哥何玉那里去吗？”二人说：“我们二人去啦。那店中伙计说，何大哥未曾在家。”宋锦说：“不能，我们哥俩个跟他们爷六个，前后脚走的，他们还先走六天啦。走，咱们看看去。”此时李翠云龙将绒绳拉下带在身上，随他二人出了树林。宋锦道：“丢去宝铠，可有柬帖？”李翠道：“有，请您观看。”说着将那王谕柬帖送与宋锦。宋锦接了过来，说道：“此柬帖只要叫咱们二哥一看，就可以知道，被那路贼人盗去。”说话之间，便将二物带好，说：“你弟兄三人随我来吧。”

四个人当时进了何家口的西村头。路南有个酒铺，伸手拉门，四个人一齐到了里面。东面三张八仙桌，西边也是三张八仙桌。弟兄四个人，就到了西面南边这张桌，一边二人就坐下了。酒保忙过来擦抹桌案，笑问道：“你们四位吃酒，我这里可是不卖荤菜。”宋锦说：“有甚么我们吃甚么吧。”赵华阳说：“你们这里都有甚么酒哇？”酒保说：“有十里香、状元红，有莲花白，还有女贞陈绍。”宋锦说：“你把女贞陈



绍，先给打上一罐。”酒保答应了，少时摆上鸡蛋鸭蛋、豆腐干等等，又问道：“四位您要吃凉菜，我给您抖几张粉皮。”宋锦看酒保，说话实在是谦恭和蔼，看他年长也就在四十里外，黄白镜子，抹子眉环眼，鼻直口方，大耳相衬，光头未戴帽，高挽牛心发卷。化木簪别顶，蓝布贴身衣服，蓝布底衣，青鞋白袜子。遂问道：“酒保你贵姓呀？”酒保说：“我姓何。”宋锦又问道：“你台甫怎么称呼？”酒保说：“我叫德山。”宋锦说：“我跟你打听点事情，你可知晓。”德山说：“您要打听村外头的事，我可不知，村里的事略知一二。”宋锦说：“别的事情，我也不打听。我就跟你打听，你们本村的何玉，你可认识。”何德山说：“那是我们庄主，我焉有不认识的道理。”宋锦说：“他在那里居住哇？”酒保说：“他在吉祥店居住。”宋锦说：“那么你家庄主在家没在家？”酒保说：“前天回来的。”宋锦说：“前天从那里回来的？”酒保说：“从苏州。”宋锦说：“他上苏州做甚么去啦？”酒保说：“皆因有位江南蛮子赵华阳爬碑献艺，偷花带花，庆贺哥八个的提名。”宋锦说：“那哥八个呢。”酒保说：“听我家庄主爷所提，大爷姓宋名锦，号叫士公，别号人称抱刀手镇东方。二爷姓赵名庭，号叫华阳，别号神偷赵不肖。三爷姓苗名庆，号叫锦华，别号人称草上飞。四爷姓白名堃号叫胜公，王爷姓张名明，号文亮，别号人称夜行鬼。六爷姓陶名金，字遇春，外号人称威镇八方鬼偷。七爷姓阮名通，字洪芳，别号人称钻天猴。八爷姓阮名林号叫弱芳，别号人称入地鼠。他们八位是八门头一门，河南巨龙庄，北村头路西紫云观，观主金针八卦左云鹏的弟子。一针定八卦，分为八八六十四门，各门有各门的门长，头门的门长宋锦，第二门门长林希斌，三门的门长方佩云，四门的门长清爪熊左麟，五门的门长过江龙林凤，这为上五门，全是英雄好友。在外边



除霸安良。那下三门就是九手真人李玄清，二门是一文钱谢亮，三门是钻云燕余良。三个人在西川，独立莲花党。六十四门人。不论他是那门的，配带我的薰香，镖喂毒药，来到我下三门，右肩头刻字，为我弟兄三人所辖。那一门的门长不服，我与他人分别优劣，较短量长。”宋锦道：“你家庄主全都与你说明？”酒保说：“他老人家拿我不当外人。”宋锦说：“我这个兄弟前来打听，他们怎么没在家呢？”酒保问道：“您贵姓呀？”宋锦说：“我就是宋锦。”酒保大吃一惊心说：多亏我没说别的，要说别的，人家就许挑了眼。酒保连忙陪罪。笑道：“原来您就是宋锦宋大爷，小人不识，多多原谅。那么您作甚么还打听啊，不会亲身去吗？”宋锦道：“我方才不是已经说了吗？他那店里伙计说，没在家吗。他们小弟兄可在家否？”酒保说：“我家大庄主他们哥四个上正北黄龙岭送镖去啦，是昨天走的。水中蛇谢斌，是我家大庄主的徒弟。翻江海龙神手太保何斌，是我庄的二庄主。”宋锦问道：“那么你大庄主二庄主在家？”酒保说：“大庄主方才在这坐了一会儿，现在已经回家吃饭去啦。”他们二人正在这里讲话，由柜房内出来一位老者。宋锦兄弟四人抬头，往脸上一看，面如重枣，浅抹子眉，二眸子光华乱转，鼻直口方，大耳相衬，光头未戴帽，高挽牛心卷，竹簪别顶，青布衬袄，青布底衣，白袜青鞋，浑身上下紧衬利落，来到他们切近问道：“阁下贵姓啊？”宋锦说：“我姓宋名锦，号士公，别称人称抱刀手镇东方，八门人排行在大。”老者一听是鼓掌大笑，说道：“久仰阁下的美名。如春雷灌耳，皓月当空，久仰久仰，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子人啦。我跟您打听一位朋友，可曾认识。”宋锦说：“有名便知，无名的不晓。但不知您问的是那一位。”老者道：“此人住家在湖北武昌府，江夏县北门外李家坡的人氏，姓李名



刚，混号人称青面兽。”宋锦道：“您与李刚，怎么认识？”老者说：“我与他们是四个人，结为一盟，金兰之好。”宋锦说：“呕，那么您贵姓呀？”老者说：“我姓何名润，别号人称无鳞鳖。”何润遂说：“您宋锦可别怪罪我们大庄主二庄主这里有事。因为他们有一个本族的侄子，在店里头掌杓，大家给他起了一个外号，他叫假高眼，名叫何不着。店里又有一个伙计姓范名叫范不上，他的外号叫全不管。他们俩个人就把我家何庄主的宾朋，满给得罪啦。本庄之人知道他二人好打哈哈，外庄来人他们不知道。宋爷您可千万别怪我们大庄主，原是有这种隐情。您要是不知，好像是我们庄主告诉好了他们是。他们是无故的给得罪宾朋。”他们在此讲话，外边有人拉开风门，走了进来，说道：“你们几位在这里吃酒啦。”宋锦回头观看，瞧此人身高七尺，脸上搭一块手巾，看不见脸面。那人就坐在一进门的旁边了，说道：“酒保，快给我打两壶酒来。”酒保答言说：“您要两壶甚么酒哇？”那人说：“两壶莲花白，女贞陈绍再来两壶。”酒保说：“要甚么酒菜呀？您可自己瞧，就是在地的。”那人走过去看了看。就是鸡蛋鸭蛋豆腐干，说：“你给我各样来点吧。”酒保当时给他预备完了。他一个人坐在那里，用完了酒，站起身形，说：“你们四位让与我吧。”宋锦回头瞧，他脸上的手巾没动，连忙说：“不用让，不用让。”那人说：“你们哥四个酒饭账，我给啦。”宋锦说：“不必。”遂说：“酒保你可千万别收他人的钱。”吃酒之人说：“大哥我谢谢您啦。”扭脸就走，宋士公不由一怔。不知此人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五回 请何玉初会丁云龙 得秘信头探打虎滩

话说宋锦弟兄，正在酒楼吃酒，会过那人酒账，那人说了声谢谢，转身下楼而去。宋锦这么一想，他是谁呢？听着说话的口音，太已的耳熟，当时想不起。赵庭道：“您认他不认识？”宋锦道：“听着说语耳熟，没看见脸，不知道他是谁。你们哥三个先在此吃酒，等我到店里去看一看。”说话之间，他就出去了。一直到了那吉祥店门前，大声说道：“何不着，范不上，你二人快去告诉你们东家，我来收这个买卖来啦。”两个伙计来到外面，问道：“您是干什么的呀？”宋锦说：“我姓宋，我叫宋锦。你赶紧往里回禀，要不然我是亮刀全宰。”伙计一看他，身体魁梧，肋下佩刀，往脸上一看，面带怒气，连忙来到了里边，说道：“东家您快出去看看去吧，外边来了一个宋锦，他来收这个买卖来了。”何凯连忙随了出来，到了店门外。宋锦一看是二爷何凯出来了，连忙紧行几步，身搭一躬，口尊“二哥”。何凯用手指着说：“贤弟免礼。”二人一同来到客房。宋锦道：“这样伙计用不用两可。”何凯说：“那个伙计呀。”宋锦说：“就是他们，何不着，范不上。他二人花言巧语，小看人，差一点儿没将我的宾朋，给置於死地。”何凯忙问：“那一位宾朋呢？”



宋锦说：“就是那震天豹子李翠，追云燕云龙。”何凯说：“他二人不是入府当差啦吗？为甚么来到这里呢？”宋锦道：“听他二人所提，你们爷六个早就到了家啦。”何凯说：“我们前天到的家。”宋锦又问：“四小将啦？”何凯道：“何润接了七辆镖车，叫他们哥四个昨天送镖去啦。”宋锦道：“你们爷六个的马脚力很快，我们哥两个，老没追上。咱们是前后脚起的身呀。”何凯说话之间已然到了里面，当时何玉迎了出来，与宋锦见了面，一同到屋中落坐，问起话来。宋锦道：“我给石俊章道谢来啦。”何玉问道：“作甚么给他道谢来啦？”宋锦说：“要是没有他，我们哥八个不能戴上守正戒淫花。何玉说：“他是徒弟，何必给他道谢呢。他的脾气太已的左烈，大弟你多多的原谅。”宋锦道：“他们须用多少日子回来呀？”何玉说：“至多也就是半个月，就回来啦。”宋锦道：“你们爷六个好快的马呀，也搭着我们是步下走，会没赶上。”何玉说：“家中没有人，只有何润一人在家，我不放心，接来往镖车，过镖送镖。”

原来镖店是镖店，镖行是镖行。镖行竟住着保镖的达官。比方如今有人有一万两银子，行走不开。这里有镖店，您来到镖店，跟他们说明白了，自己的家乡住处，要将这一万银子保到地处，应当给多少钱。当时店中掌柜的说明，您给五百银子吧，那您就在家中等候。他再问明白贵姓高名，雇镖车的通罢了名姓。来人说，我前往叫王子林，到王子林就是一万银子收下，再给七百两银子，提五百保费，另外达官奉送二百酒钱。镖店铺掌，这才来到镖行。这个镖行行长是青爪熊左林。左林手下宾朋，全是练武的，满全是那江湖绿林人。他问道：“你们诸位，是那位去？”这个说“我去”。说：“你拿我镖行镖旗，这个旗子是白缎子做地，青火沿，二尺四长，一尺八宽。上面画着一口金背砍山刀。刀尖朝



上，刀刃朝外。旗面上有一行小字，上写祖居青州府北门外，左家寨，姓左名林，青爪熊的便是，上五门第四门的。这个达官接到镖旗，直奔镖店。无论几辆镖车。将镖旗插在头辆车上，从青州起身奔河间府。走在中途路上，那占山住岛的一瞧，车上有镖旗。再瞧不认识达官，认识镖旗，镖车也可以高枕无忧。要是镖旗与达官全不认识，再遇见吃浑钱的啦。乍入芦苇，行话不懂，仰仗人多。把镖车给截住。达官身带重伤，回到镖行，备说前情。左林一看，追问镖行的伙计，伙计当时说明不是这么回事，已将镖失去。左林还得给这达官调治伤痕。左林赔镖店纹银八千，镖店里赔王子林九千。倘这个达官，若是故去了，镖行也不赔镖店啦，镖店也不赔雇镖的啦，他们是各有分别。

如今何玉跟宋锦说：“这是镖行里的规矩。”宋锦道：“小弟明白了，我们记得有一次行在中途之上，树林中有夫妻二人上吊。我们哥俩个将他们救下来啦，盘问他们为甚么上吊。他们说：我给人家管一挡子闲事，丢去了纹银一百两，没有脸面见人家，故此上吊。我当时周济他们纹银一百，那夫妻二人，磕头道谢而去。”何玉说：“你们二人留名姓没有？”宋锦说：“我没留姓名姓。”何主说：“学会文武艺，货卖帝王家。帝王家不用，货遇识家。在外面行侠作义，杀赃官灭土豪，除治恶霸，救的是义夫节妇，孝子贤孙，保忠良爱豪杰，杀富济贫，不留名姓。这才是行侠作义的根本。”宋锦说：“我们跟他夫妻不认识。”何玉说：“不管认识不认识，见死不救非是英雄。”宋锦说：“要有咱们至近的宾朋殉难，咱们管不管。”何玉说：“应当管啦，舍死忘生，拔刀相助，协力相帮。”宋锦说：“要不是敌人对手，死在人家刀头之下啦。”何玉说：“死而无怨，那怨咱们艺业浅薄，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，尽其交友之道，神前一股香。”



宋锦赶紧站起，撩衣襟拜倒，说道：“小弟给哥哥行礼，现在有求我的宾朋。”何玉说：“那一家啦？”宋锦说：“震天豹子李翠，追云燕子云龙。”将他二人入府当差，丢失宝铠之事，细说一遍。何玉一听，忙问：“贼人盗宝可有柬帖？”宋锦说：“有柬帖，现在王爷的谕下，竟将他二人的家眷，扣押在三法司的南牢，放出他二人寻找盗宝之寇。将此贼捉住，宝铠回都，才能将他二人家眷放出南牢。如今他二人飘流在外，万般无法，无处可寻，无处可找。二人到了吉祥镖店，拜访兄长，店里伙计一看他二人狼狈不堪，几句恶言恶语，将他二人，干涉走啦。二人便在西村头以外，树林中上吊。巧遇我弟兄二人，将他二人搭救。”何玉道：“你来啦，他们哥三个啦，怎么不让进镖店呀？”宋锦道：“我这么一想兄长大概是有话。”何玉说：“愚兄我不知，我实在没话。我要那样办事，还有人跟我何玉交朋友吗？我说怎么这些宾朋来往少啦，原来是这些伙计跟先生，全给我得罪走啦。兄弟，前边事情，我是一概不知。我将他们逐出店外，是我们何姓之店，一概不准用。”宋锦这才将王谕柬帖递了过去，何玉接过一看，说道：“宝铠有啦。”宋锦说：“兄长您怎么一瞧，就知道宝铠有啦？”何玉说：“大弟呀，这宝铠所为二弟的事情，这个盗宝之寇，专为跟你们哥几个斗一口气。”宋锦忙问道：“此人是谁呀？”何玉说：“此人不是咱们山东人。”宋锦说：“那么他是那里的人氏？”何玉说：“他是西川银花沟的人氏，莲花塘所辖。他们是弟兄二人，他二弟是银花太岁普铎。你瞧他写的这柬帖，名姓、绰号、山名、地名、全留下啦。”宋锦道：“您看的那是甚么啦？”何玉说：“上写一口单刀背后插，飘流湖海走天涯。不为此铠连珠价，皆因绿林大话发。若问盗铠名和姓，普滩以内生金花。是金花太岁普莲，这个山在我这东南角下，相离约有三十多里



地，屯龙口打虎滩。”宋锦说：“我听这个山寨很耳熟啊。”何玉说：“这山上你没去过，就在我这店里，你跟老哥哥会过一次。”宋锦说：“那一家呢？”何玉说：“倒退十几年的光景，我给你弟兄致引，神偷小毛遂丁银龙。”宋锦这才如梦方醒，说：“老哥哥年迈，将山寨让啦。”宋锦说：“就让给普莲啦。”何玉说：“内中情由我莫名其妙。自从那老哥哥一让出山寨，他们把上头兵卒满散，空山一座，交与普莲。当时神偷小毛遂丁银龙，带着家眷回家，如今算起来，已然弃山寨十二年。现下那山寨里面，共成大事，普莲从西夏带来的能人，会排走线轮弦，无与伦，水旱两路，逢山遇岭，俱都有消息埋伏，水内有搅轮刀，刀墙三道。旱地有利刃窝刀，群墙之上，有滚檐坡棱砖。枪杆内暗藏冲身毒药弩。群墙展面，挂着有卷网，下面有翻板弩箭坑。平川之路有扫膛棍，过去就是串地锦，再过去那串地锦，就是木猴阵。过去木猴阵就是护山壕，里岸至外岸，足有五丈宽。里岸有大船十支，小船十支，里面有水旱两路的喽罗兵。正座的寨主四位，副座的寨主四位，把守山口的寨主一位。正座的寨主是金花太岁普莲，二座是贪花童子黄云峰，第三座寨主是巡花童子黄段峰，四座便是狠毒虫黄花峰。副座的四位寨主，叶德、叶茂、叶福、叶喜，弟兄四人。那把守山口的寨主，是八臂哪吒叶秋风。喽罗兵丁，足有七千挂零。此山寨往下是非常的坚固之极。”何玉一跟宋锦讲话，外面伙计跑了进来，说道：“回禀东家，外边有醉汉，请您赶紧观看，手持朴刃，见人就杀。”何玉说：“杀了那个啦？”伙计说：“刚进店来还没杀呢。”何玉何凯宋锦弟兄三人转身形往外，宋锦说：“大哥不用着忙，那不是外人，是咱们三个贤弟。”三个人到了店门里一看，果然是李翠云龙赵庭。

原来三个人在酒铺喝酒是赵喝赵烦。赵庭说：“走啦，



咱们哥三个，把刀都亮出来。先宰那个全不管，范不上。”赵庭三个人来到了店门口，他唔呀唔呀的说道：“全宰呀。”伙计一听是大吃一惊，吓得颜色更变，连忙往里就跑，禀报东家知晓。哥三个得知，这才回来，大家相见。三个人上前给何氏昆仲行礼，将他三人让到里边，分宾主落坐。何玉问李翠云龙的前情，李翠忙将入府当差，以及丢失宝铠之事，细说了一遍。何玉说：“容等四个孩儿回来，店内有人，咱们弟兄六个赶奔青州府，阴县东门外，丁家寨，约请兄长丁银龙，进山要铠，易如反掌，如探囊取物一般。”宋锦道：“咱们那边的酒饭账，给了没有？”赵庭道：“没有给哉。”何玉道：“不用给啦，那个买卖，如同咱们的一个样。”说话之间忙叫过一个伙计来，说道：“你快去酒铺，将他们哥四个的酒饭钱，拨在吉祥店账上。”伙计答应前去拨账不提。当下何玉出去将店门关了，叫先生写了一个字条，贴在店外，说此店不卖外客。哥六个在店中相候四小将，非止一日。

这一天外面有人来报。何玉忙问：“甚么人来啦？”伙计说：“你们打算请谁去，谁来啦。原来是老达官来到，另外还同着一位，那一位我们大家全都不认识。”六位人一听，连忙迎了出来。宋锦、何玉、何凯，到了外面，见了丁银龙，忙上前跪倒叩头，口称：“大哥在上，小弟们这厢有礼。”丁银龙用手相搀，给宋锦道喜，说：“宋大弟你大喜了。江湖绿林之中，让你们哥八个为尊啦。你们八弟兄戴上守正戒淫花。”宋锦说：“大哥您先不用说啦。来呀，李翠、云龙、赵庭，你三人过来，拜见丁大哥。”三个人上前行礼，礼毕，马匹交给店伙计。丁银龙将褥套取下来，大家一同往里而来。到了里面，丁银龙道：“我再给你们哥几个，引见一位朋友，此人姓李双名文生，人送外号飞叉手镇关东。”



又向李文生替他们各通了名姓，大家相见。何玉道：“但不知慎重一阵香风，将兄长刮到何家口呢？”丁银龙说：“我为一点笑谈的事。”何玉问：“跟何人呀？”丁银龙说：“就跟你李大哥。”何玉说：“你们哥俩因何提起啦？”二人这才说他们的来意。丁银龙道：“我弃舍山寨，带你嫂嫂回家。不想家门不幸，你那嫂嫂病故了，给我遗下一个小女孩子。此女年方七岁，我传的是文武全艺，但是无人每天给姑娘梳洗打扮，我带着姑娘上李仁兄那里去啦，我非常的着急。你说我再续弦吧，又怕此女受气，又怕弟兄耻笑於我。后来听李兄所提，他家中也有一女，名叫李翠屏，今年才五岁。有您弟妹，您可将小霞姑娘，搁在家中，叫她们在一块，叫她婶娘给她们梳洗打扮。”丁银龙道：“我也曾说明，此女我养活的太娇。李兄说：彼此一个样。我说：放心不下。李兄说：“也不能虐待於她。您可以回到宅中，将婆儿丫环们都归到我家，将空宅院交给当家什户，拼到一处，年陈日久啦。李文生对我说，普莲在外面风声很大，屯龙口的名誉可不好惹，恐怕那个普莲给您惹下了风波之事。当时我闻听心中一想，也许有的，我们这才到店中。”何玉说：“兄长这是您来的正好。不来我们还要前去找您去啦，他真给您惹下了风波之事。”丁银龙道：“何玉，你也是我的朋友，他也是我的朋友。你可不要给他栽赃，千万不要移祸於人。”何玉说：“我做甚么移祸於人呀，这里有他的柬帖。”丁银龙道：“只要是他的柬帖，我认识他的笔迹，一看便知，拿普莲是何人走差呢。”何玉说道：“就是李翠云龙二人。”二人忙上前说道：“我们的老娘家眷，满在三法司南牢，做为押账，放我二人飘流在外，将盗铠之贼拿回交差。贼铠入都，那时才能放出我满门家眷，将功折罪。”丁银龙道：“我拜托你们弟兄二人，你若到那里将铠要出来，解送都京，案后再拿不来此铠



呢。”丁银龙说：“若是拿不来此铠，我以魁首相见，我这就前去。”何凯说：“丁仁兄且慢。我那嫂嫂病故之时，那普莲上您家去了没有？”丁银龙说：“诸亲贵友，我全没送信。”何凯说：“您让山寨时，有几名寨主？”丁银龙说：“就是普莲，银峰、段峰。”何凯道：“您让他们多少日限啦？”丁银龙道：“捏指一算已然一十二载了。”何玉道：“现下人家造成的铁壁铜墙一般。”丁银龙道：“那不要紧，山寨是我的。我到那里跟他要宝铠。他如不给铠，我跟他变目。我人老，我的军刃不老。我好以纳闷，那普莲盗铠所为那般。若说你跟李翠云龙有仇。”李翠道：“我们与他平素不相识，怎么能有仇呢？”何玉道：“丁兄长您有所不知。”丁银龙说：“那么贤弟你可曾知晓。”何玉道：“我略知一二。”丁银龙问道：“你既然知道，可以说了出来，我听听倒是为了何事。”何玉道：“所为就是江南赵爬碑之事。”丁银龙道：“那江南赵爬碑，碍着他甚么事啦？”何玉道：“只因江南赵他在爬碑之时，说了些个朗言大话。”

他蝎子爬碑乃是一种绝艺，他在碑上爬着的时候，他说上五门，大六门，散二十四门，左十二门，右十二门，外六大门，点穴三门，老少人等，都能练我江南赵这手绝艺。惟独下三门的淫寇，皆因他见美色起淫心，镖喂毒药，配带薰香，败坏好人家的门风，毁少妇长女，淫乱奸情，他们绝对练不了我赵华阳这手绝艺。”赵庭在碑碣之上胆大狂言，口出不逊，辱骂莲花党之人。下三门的人无人敢答言，东南角下，怒恼金花太岁普莲。普莲说：“三位贤弟，我给小辈来个金风未动蝉先觉，暗算无常死不知。”说话之间，伸手探兜囊取出一种暗器，名为五谷飞簋石，足有头号的核桃大小，暗拿准备。

按下普莲暂且不表，那边赵庭说：“给我看过一盅香茶



来。”这才有人献茶，赵庭伸手把茶接了过来，捧在手内。他低着头翻起脸来往四外观瞧，在东面站着宋锦师兄，挨着师兄是师弟白胜公。由打苗景华又挨着胜公，他紧挨着碑下的左边，身披英雄氅，并未伸袖。在西面站着是五弟张明，六弟陶金，七弟洪芳，八弟弱芳。他在碑上让道：“你们兄弟哥哥吃茶。”大家说：“您用吧。”赵庭说：“您用吧。”赵庭说：“李玄清，我能在碑碣之上，爬五寸香的工夫，你们成吗？”李玄清叫钻云燕云良，找城隍庙的道长，找香炉一个，细线香一支，插在香炉之内，外面露着五寸，拿引火之物就将香点着了，香要是立着较比躺着着的慢。这才怒恼普莲，他一听大家人等鼓掌大笑，听大家所说，天上无有，地下无双，一手绝艺，可戴守正戒淫花。旁边有人说话，说：“他一个人戴花。”又有人说话：“总算他们人头一门，不论多大年岁都得跟他们按弟兄呼之，人前献贵，傲里独尊。”普莲看出破绽。这才用飞簋石打赵庭。张明亮就听见东南角上，带着风声来了一物。他忙用报君知往上一搪，当的一声，将石头子挡回。怒恼宋锦，扭项一瞧，那飞簋石由东南而来。他说：“苗庆白堊二位贤弟随我来。”三个人到了东南解上，各亮军刃，抱刀自问：“那一们宾朋所发？”连问三声，无人答言。弟兄三人破口辱骂，在旁边有人说话，说：“斗者不怕，怕者就不用斗。逢强智取，遇弱活捉。明箭好躲，暗箭最不易防。”普莲颜色更变，当时说：“宋锦你且住口，你们仰仗你弟兄，人多势众，乌合之众狗党蜂群。你看普莲生而何欢，死而何惧？宋锦你弟兄随来，咱们是外面较量。看一看你们哥们有多大的本领。”普莲、云峰、段峰、黄花峰摘头巾，甩大氅，勒绒绳，紧线带，高挽袖面。衣襟一掖，每人是推簧亮刀，纵身形跨上东南的戒墙。普莲回头说：“宋锦你弟兄随我来，咱们是城外头较量。宋锦、苗庆、



白胜公，一看四寇越墙而过，宋锦就要往东南追去。白胜公用手相拦，说：“兄长且慢，您要从此处上墙，恐受他人的暗算。咱们弟兄可以从这边走。”往北一错，由东面墙上纵了上去。到了墙头之上，低头往下一看，那四寇果然在墙根底下浑衣而卧，刀交左手，右手登着毒镖，正要打卧看巧云锁喉镖。宋锦跳下墙来，四寇一看此计没用上，镖入兜囊，刀一换手，赶奔东门。前走四寇，后跟三将，追的甚紧，穿街越巷。四寇在前口出朗言，说“男女老乡闪开一条生路，挡我者死，闪我者生。”大家扭项回头一看，来了七个人，手执军刃，出了东门啦，一过海河吊桥，认大道陆地飞人相仿，脚程很快，跑出也就有三里来地，一直正道。路南有片竹塘，四寇心中所思：宋锦三人脚程比我们很快，八门人他们是走一门。左云鹏亲传，刀法出众，武艺出群。“弟兄随我来。分竹子转身形，往里而来。那竹塘里面黑暗处，谁要往里一钻，我们当时就可以要了他的命。”他们四个人拿好了主意，这才在竹塘内一伏。那宋锦弟兄三个，来到了竹塘，四寇踪影不见，苗庆就要分竹子向竹塘内来。宋锦说：“贤弟少往里去。”哥三个围着竹塘绕了一个弯儿，一看四外无人，竹苗竹叶不动，弟兄三人好以的纳闷。就听正西有人说话，连连喊，口尊：“兄长千万别往里追。贼人在暗处，咱们在明处。他们用了军刃，咱们躲之不及。恐与咱们不利，受他人之害，路遇再说就是。”宋锦一看，来者是六弟陶金。他们哥四个这才回归城隍庙。他们走后，那时金花太岁普莲，弟兄四人藏在竹塘里面，心中暗想。普莲说：“三位兄弟，咱们的马匹行装褥套，东西物件，银钱等项，抛在店口。不是我普莲惧怕他等，人家正门正户人等太多，五路保镖达官，人都结有团体之心。咱们这下三门的人，李玄清道长，不给咱们大家主事。皆因我等带你们弟兄三人远逃，



耗到昏天，等到汪攢，再去取回。”

那昏天是江湖人说黑了天啦，汪攢就是二更天。当时他们耗到天黑时候，出了竹塘，取回东西物件。一路之上，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，来到了屯龙口打虎滩。山口的里面，护山的喽卒手捏嘴唇哨子响，就从里面冲出一支船来。船贴外岸，普莲等四个人，弃岸登舟，那水手忙用篙支船，冲至里岸。普莲弟兄四个人，上了岸。普莲道：“你们把小船驶回，换出一条大船，在此等候。”水手点头。弟兄四人来到了山峰之上，后奔大厅。八臂哪吒叶秋风、叶茂、叶福、叶喜、巧手将殷智文、妙手先生殷智武、高平、高安、高吉、高庆大家人等急忙迎下厅来，吩咐摆酒，当时与他接风洗尘。殷智文、殷智武、叶秋风，弟兄三个人，看普莲的气色不正。叶秋风问道：“贤弟你的气色不正，所为那般？”普莲道：“兄长您不必问啦。”叶秋风说：“兄弟，有话你说。”普莲这才将江南赵庭在碑脚之上，辱骂莲花党之事，详详细细全说啦。又说：“可叹咱们下三门的门长在西川地面，独立莲花党，不护众，发卖五路薰香，天明五鼓返魂香，天明五鼓断魂香，八步紧，断肠散，子母阳阴拍花药、解药、断魂香用解药，返魂药等不用解药，兄长想我弟兄四人，在苏州江南城隍庙，看赵华阳爬碑献艺，那里看主不少，正门正户人等太多，莲花党的宾朋也不少。赵华阳说出朗言大话，辱骂莲花党的宾朋。九手真人李玄清，他是下三门，头门的门长，二门门长一文钱谢亮，三门门长钻云燕余良，那时三门的门长，就在那里辱骂，他们会不敢答言。这不是欺压莲花党，没有能人吗。三门的门长畏刀避箭，不敢答言，是配带薰香的没有一个斗虫。我普莲一看这个形景，配带薰香的人没有义气，没有联合。我看人家正门正户五路保镖达官，实有护众联合的义气，小弟我在暗中拿出飞簋石子，打江南赵头



顶，实意候是打算把他头顶打破。不想被那夜行鬼张明亮，抖手扔出报君知，竟将石子挡回。宋锦苗庆白堊，到了莲花党的人群中，手持利刃，辱骂莲化党的宾朋，出口不逊，难以为情。他没骂打暗器之人，小弟不能答言。三位门长不也拦人家，宋锦这才骂打暗器之人。小弟答言，兄长您可要细想，我要跟他单打单斗，可以跟他动手。怎奈他们正门正户的人太多，师兄弟哥八个全在当场啦。我们只是弟兄四个，我普莲当时不得已而为之。我与宋锦说：“咱们在城外来较量高低。当时我们四个人倒身形跑出界墙之外，他们三个人追了出来。到了东门以外，我们会没把他们抛下。路南有一竹塘，我们便隐竹塘以内。八义的弟兄连心，有人将他哥三个，叫回去了。我们才耗到天黑，这才出竹塘回山。兄长啊，那江南蛮子赵庭，实有绝艺，天上少有，地上无双。他在碑碣之上爬着，实在难练。我普莲打算做一件惊天动地之事。”叶秋风说：“贤弟，你要打算做出点甚么事来。”普莲说：“我要做出一件事情，惊动那些长翅鸟纱、方翅鸟纱、团翅鸟纱、青衣小帽的兵卒，让他们大家全得胆战心惊。”叶秋风说：“贤弟你还要刺王杀驾吗？你这个可错呢。”普莲说：“兄长你比我年岁大，您给我出一条妙计。”叶秋风说：“贤弟，要依我之见，你入都盗件国宝来，留下一张柬帖。盗宝你不留柬帖，那不是跟看国宝的有仇吗。人家没招你，没惹你。”黄云峰在一旁答言，说：“二位兄长且慢，兄长要盗来国宝。官方必然办案，必须略知一二。倘若知道此宝落到本山，外有雄兵百万，战将千员，将山寨攻开。那时你我大家难以脱逃，兄长落一个盗宝之寇，身领国法，凌迟处死。我等大家随您项上餐刀，这不是人财两空吗，后悔晚矣。人家江南蛮子赵庭，他为的是守正戒淫花。二为是成名露脸，三为的是扬名天下。你我大家为死呀。”普莲说：“贤



弟，我怕你们哥三个受累。要没有你们三个人跟着我，我早就动了手。治死一个够本，治死两个赚一个。”说到此处，不由动了无名火起，遂说：“贤弟你还是不用拦，我马上就要下山，叫仆人与我备马，我上都京走走。”大家相拦，普莲站起身形亮出来刀来，将刀搭在肩头之上，说道：“那一位再劝我，我是抱刀自杀。”大家当时就不能拦啦。

普莲才来到前面家中，安置已毕，收拾好了行囊，散碎金银多拿，来到山峰以下。有人给他预备行囊、褥套、马匹，到了里岸。令水手搭上跳板，普莲拉马离岸登舟，向众人道：“列位暂且请回，我去去就来。”船离里岸，船到了南岸，他们搭上跳板，普莲押马上岸，那船自行冲回。普莲上马，由此起身。一路之上，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，来到了都京，东门关外东头，翻身下马，拉马往街里行走。两旁铺户，非常的繁华热闹。他到了桥梁之上，进东门之内再看，人更多啦。普莲忙向一行路人抱拳问道：“这位老兄，我与您领教领教，这个麒麟大街在何处？”那人说：“从此往南，拐弯往南，拐弯往西，那里就是麒麟街。”普莲谢了那人，他一直的就奔麒麟街而来。到了大街之上，有家三元店，他到门前，叫道：“店家。”里面有人答言，出来一个伙计。普莲瞧他平顶身高六尺身材，面似姜黄，粗眉阔目，准头端正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衬，光头未戴帽，高挽牛心发髻，竹簪别顶。头蓝布贴身靠袄，头蓝布底衣，腰结一条围裙，白袜青鞋，忙问道：“你们这里有单间没有，清静的所在？”伙计连连答应。说：“我们这里有，有，有，您随我来，到里边看看。”普莲随他到了里边，一看那东房五间，全是单间，当时将马交与伙计，把行囊褥套，搬到北头一间屋中，伙计将马给拉到后边去了。少时伙计回到屋中问道：“客官您这是从那来？”普莲道：“我这是由西川来。”伙计说：



“您到这里有甚么事吗？”普莲说：“没有事，不过我听说这里新翻盖的大街，十分热闹，故此我到此逛一逛。”遂说：“伙计说：“我没念过书，我没起过大号，排行在二，人都管我叫张二。”普莲说：“是啦，我必须在此地住个一个多月呢，那我就尊称你为张二吧，好不好呢？”伙计说：“岂敢岂敢。”普莲说：“张二，你们这条大街，真是听景不如见景，全说你们这里非常热闹，如今一看，并不算得热闹哇。”伙计说：“您这些日来，是不热闹。您要前三两月来，是非常的热闹。”普莲说：“那些日怎么那么热闹呀。”伙计道：“要说起来，还是您这练武的吃香，由打山东青州府都江县北门外李家岭，来了二位侠客爷，在山东惊天动地。”普莲说：“那一家呢？”张二道：“我是听管家大人所提。”普莲问：“那一家的管家？”张二说：“八主贤王府的内管事的，我跟他有个不错，我是听他说的。”普莲道：“那个人呢？”张二说：“他说的是来了一个震天豹子李翠、追云燕云龙，是左十二门头一门的人。二人入府当差，照管万佛殿。”普莲道：“这个八主贤王府，在甚么地方？”张二说：“您出我们这店往西，见十字街往北，路西有一巷口，叫八宝巷。路北有一小夹道，从那小胡同口上再往西，路北有一广亮大门，门前有许多门军，往来巡视。那里就是八主贤王府。”普莲说：“那万佛楼有甚么要紧的呀？”张二说：“我听管家大人李明跟我说过，想当初大宋朝，一开国之时赵太祖、赵太宗使的军刃。”普莲说：“使的甚么军刃呢？”张二说：“马上是盘龙棍、盘龙枪，步下是九棱凹面金装铜，身上穿着金书帖笔闹龙宝铠。上身穿着此铠，刀枪不入，在那万佛殿供着，传留在现下已然八帝啦。而今王驾千岁，是徽宗的御弟，是宣和皇帝的叔父，宣和驾崩，死后宣封钦宗，王爷逢每月初一日正午，必要亲身去参见。夜内子时，来到万佛殿参拜四宝。



王爷为看护缺少能人，所以他们张贴皇榜。这才有李翠、云龙入府当差，夸官三日，所以这麒麟大街是十分的热闹。”普莲一想遂说：“张二，明天就是十五哇。”张二说：“对了，明天是十五。”普莲心中一动，遂叫张二给预备酒饭。张二道：“现下不到开饭之时，灶上无人，您必须稍微等一等。”普莲说：“好，我等一会儿再吃吧。”说话之间伸手从褥套之内，取出散碎银两，放入兜中，对张二说：“伙计，你将门帘给我挂上，我到外面散逛散逛。”说话之间，普莲转身形往外，张二随后出来，将屋门倒带，拿铁锁头将门锁好啦。

普莲出离了店往西，到了十辽街路南，有一座五间门面的大酒楼，在酒楼的西角有一个立额，上写蓝地金字，西面包办酒席，北面临的小卖，横着一块匾，黑地金字，上写美丰楼。廊子底下西头，犄角那里有个酒摊。普莲这才来到了酒楼之上，挨着楼梯有一张桌儿，他就坐下啦。酒保赶紧过来，擦抹桌案，问道：“客官您吃点甚么？”普莲说：“你给我报一了酒名儿。”酒保说：“有莲花白、有十里香、有黄酒、有多年的绍兴酒。单有一类酒，是特别的好。”普莲说：“是甚么酒？”酒保说：“是女贞陈绍。”普莲说：“你每样给我打上一壶，给我配上四样菜。”酒保答应走去。少时全给端了上来。普莲在此地，独自用酒。正在此时忽听楼梯响，他不由的低头往下一看，上来一个官军，是青衣小帽。酒保往下一看，正是王府里当差的。那人上了楼，酒保道：“兄长您这些日子为甚么没上这里来吃酒？”那当差之人说道：“现下我正练武啦。”酒保说：“您跟谁练啦？”差人说：“我与李翠云龙。”酒保说：“他二人是干甚么的？”差人说：“他俩人就是那山东的侠客呀，来无踪，去无影。他二人说啦，也不是夸下海口。据我这么一瞧，他二人这一入府当差，不用说丢东西，连一根毫毛都不能缺少。”普莲这么一听，不



由气往上撞。直吃到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遂说道：“酒保快给我算账。”酒保忙过来算好，说：“您这里一共是二两三钱五分。”普莲伸手取出一块白金，有五两开外，摆在桌案之上。酒保说：“我找给您呀。”普莲说：“除去柜上之外，剩下全是你的。”酒保一见是连连道谢。普莲道：“你不必谢。”说着起身离了酒楼。

一边走着，一边心中暗想：我何不到八主贤王府，采一采道呢？他就按照张二所说的道路，来到王府。到了那里一看，实在是繁华热闹，顺东夹道往北，到了中间。看这个夹道也就有四尺来宽，东面是民宅，西面是府墙。抬头看墙高有两丈四尺有余，出了夹道往西，迎面一座楼。到了跟前，在门前有几个人在议论。他便站住偷耳窃听。这兵卒所提，他是左十二门头门的，能为出众，武艺超群，不用说丢东西，连根草刺也少不了。就这样才回到三元店，天色已晚，他要酒菜，吃喝完毕，店里伙计问道：“客官您还要甚么不要啦？”普莲说：“你给我沏一壶茶来，再拿一盏把儿灯来，将文心四宝拿来一用，我给朋友写封信。”店里伙计答应了出去，少时之间，全给他备了前来。普莲道：“我叫你再来的，我不叫不用你来。”伙计连忙点头，到了院中，交代店里的规矩，说：“你们众位客官，还要甚么不要啦，要是不要。我们可要关门封火，放犬拢牌啦。”规矩交代了三声，无人答言，照旧所为，店中伙计，拾妥完毕，睡他们的觉不提。

此时普莲，在屋中喝了一盅茶，那灯放在窗台之上，双扇隔扇紧闭。他来到了床榻之上，合衣而卧，养神，直耗到天有二鼓，普莲这才站起身形，见那烛芯约有二指挂零，屋里阴阴惨惨。普莲主意拿定，将白昼衣服通行换去，换好了夜行衣，寸排乌木钮，兜裆滚裤，上房的软底鞋袜，鸾带系



腰，紧衬俐落，绒绳十字落甲绊，背后勒刀，绢帕罩头，撮打拱首，将白昼衣服，打成一个小包袱，盘水裙打成腰围子，抬胳膊，踢了踢腿，并无不合适之处。前有三囊，食囊、镖囊、百宝囊，薰香兜子一个。里面是天明五鼓返魂香。通盘收拾好了，这才施展百步吹灯法，用二指一掐口，将灯吹灭，开了双扇，蹑足潜踪，来到外面。反身带好两扇门，挂好料吊，伸手探兜囊，取出问路石，往院内一扔，吧哒一声响，犬吠声音无有，长腰到了院中，毛腰捡起石子，放在兜囊之中。抬头往西房上看，远近当看明，施展提气功，抖身形往上纵。左胳膊攀住前檐滴水瓦，右手一扣腕子，滚脊爬坡，上了西房，蹑房越脊如履平地，一直往正西，来到十字街正北，中脊起下一块瓦来，往当地上一扔，听见无有人声犬吠，这才纵下房来。到了甬路正西，进入八宝巷。普莲心中所想：自己忙中有错，二次返回店中，把文房四宝放到了兜囊，这才又来到王府的东夹道，进到了里面。抬头看王府墙两丈四高，伸手探兜囊抖锁，锚练八尺长，手指粗细，前有抓头，后有青绒绳两丈四长。抖起来扣住了墙头，手持绒绳来到了上面。低头往下瞧，见有两个更夫，正打二更二点。就听他二人说话，有一个说：“伙计，今天不是十五吗。我听人说，王爷初一十五上万佛殿，烧香上祭去。”又听那个更夫说：“万佛殿在这个王府啦吗。”就是那个更夫用手一指道：“你是新来的不知道，那边那房子，是外回事处。这边就是内回事处。靠北边这个房山，就是万佛殿的山墙。”说完话，两个更夫往北去了。普莲心中所思：要得心腹事，但听口中言。把抓倒换好了，扶锁下到了里面，慢慢抖下绒绳来，带在身旁。这才来到了万佛殿，扶着门往里观看，是三间西房，三间东房，屋里是明灯蜡烛，照如白昼。北房廊子底下一对气死风灯，在那里支着。有当差



之人，将殿里殿外设摆齐毕，竟等老王爷设祭。老王爷设祭完毕，走后，普莲再看，那殿内是黑洞洞的。这才来到了东厢房，往里撒薰香，他使的本是天明五鼓返魂香，将屋内之人薰了过去。他这才来到了北房廊子底下，一掀万佛殿的佛窗，用手一摸锁头，锁着门，伸手掏出如意丝折样一个钥匙，将锁开开。双肩门往里一推，普莲到了里面，取出火摺。借火摺的亮儿一看，见这里分四格子，每格是黄云缎子软帘，第一格是盘龙棍，第二格是盘龙枪，第三格是金龙铜，第四格将包袱打开一看，原来是宝铠。他忙将抄包解下，将包袱放在抄包之中，放在身上，遂写好了柬帖，扔在殿中。他出来又将门带了，照着锁上，便离了王府，照原路回到了店中。到了自己屋内，换好了白昼衣服。将夜行衣包好，又将兵刃挂在了肋下。把宝铠以及夜行衣，全放在行囊褥套之中。此时天光大亮，把文房四宝放在桌上，高声喊叫店家。张二来到问道：“客官您有甚么事吗？”普莲道：“我这封书信没写，提笔忘字，你去将店饭账钱，算一算。”张二道：“正正三两。”普莲伸手取出一块银子，足有五两，交与伙计道：“除去店饭账外，所余之数，完全赐了你啦。”张二连忙道谢，普莲叫他备马。张二道：“好吧，客官呀，您以后来到这里，您就上这里来。您有甚么零碎东西，都想齐了。”普莲说：“物件不缺。”张二这才到了后边将马拉了出来。普莲将行囊褥套，拿出搭在马上。普莲接过了缰绳，叫伙计给开门，当时来到了外面，一直奔了东门。正赶上开城，这才出了东门，飞身上马回山。这便是他盗铠的倒笔，暂且不提。

如今且说丁银龙与何玉说话，丁银龙说：“山寨是我的，我这就入山要去。”遂说：“李翠云龙，我到了山上将宝铠得回，你们将宝铠解回都京，向王爷禀明，盗铠之人案后再



拿。”何凯道：“兄长，此铠您不准到里就能拿了回来，现下普莲是共成大事。”丁银龙说：“二弟冲你这句话，我是这就去。”说：“我人老，刀法不老。”何凯说：“您要一个人探山，您倒不必，那普莲不跟你动手。他手下的偏寨主太多，您也打不出山去，跟您来个车轮战，您也得甘拜下风。”丁银龙说：“依你之见呢。”何玉说：“兄长，此时当着我哥哥，现在有李翠、云龙、宋锦、赵庭，您要依着我的主意您就去，要是一个人探山您就不用去。”丁银龙说：“我就依你之见。”何凯说：“咱们要到了山寨里面，我要是瞧出破绽来，冲你一摆手，咱们就走。”丁银龙说：“就是吧。”说完，便将夜行衣包兵刃等拿好。何凯也将水衣水靠，及金背砍山刀带好。弟兄二人往外行走，那李翠、云龙、宋锦、赵庭，往出相送。宋锦道：“大哥，您可千万千万的要把火压住了，事事全听我二哥的。”店里伙计到外面开门，弟兄二人出店。出了东村口，一直奔东南，来到了屯龙口两边山。路南有片松林，二人到了林中，稍微站着怔一怔。何凯说：“大哥您看，如今这比您让山寨之时，管保大小相同吧。您让山寨的时候，有这道群墙吗？这墙行高就低，墙头之上全有檐坡陇砖，暗藏毒药刀。墙里头有卷网滚网，下有翻板弩箭坑。您先随我来吧。”他二人随着大墙往南走来，赵走墙越矮，直来到南边，再往东拐，直到了平川之路。何凯说道：“大哥您可别看那小道很平坦的，其实那边全有卧刀离刀。不懂消息的人，蹬上就废了双腿。”配银龙一听，不由暗暗想道：“噯呀，果然坚固了。这样工程可就不小哇。”何凯又说：“您看这里就有道护山壕，南岸至北岸，足有五六丈宽，白浪翻滚，水中有搅轮刀墙三道。咱们哥俩个怎么能过去呀？”丁银龙说：“我会打西川的哨子。”说话之际，用手一捏嘴，哨子一响，由西北角上，冲出一双小船来。那船来到河当



中，丁银龙一看这个水手年约三十上下，一身蓝布的水衣水靠，青油绸子抄包煞腰，面皮微黄，细眉毛圆眼睛，小鼻子小嘴，一对小元宝耳朵，光头未戴帽，高挽发髻。遂问道：“水手你贵姓啊？”水手说：“我姓李，名叫李四。人送匪号，我叫翻江海狗。”丁银龙说：“你把船冲一冲，我二人好过去。”水手忙问道：“您二位贵姓？”丁银龙说：“我姓丁名唤银龙，人称神偷小毛遂。”水手说：“哪里人氏。”丁银龙说：“我住家在青州府阴县东门外，丁家寨，左十二门第八门的。”水手说：“那一位呢？”何凯说：“我姓何名凯，人称逆水豹子，住西北角下何家口，我排行在二。你将船冲到了岸，我二人好上船。”水手说：“我家寨主有话，私往里渡人，拿我家满门家眷。您二位先在此等候，小人我往里给您回禀一声。”说完他划船到了里岸，上山坡往里去了。到了大厅，单腿打千，说声：“报，外边有丁银龙、向凯前来拜访。”普莲说：“列位随我来。”大家人等，出大厅下山，来到了北岸。他令大家在北岸等候，他一人上船。水手将船冲到南岸，忙弃舟登岸，身搭一躬，口中说道：“兄长来了，小弟这厢有礼。”丁银龙忙过来用手相搀，弟兄二人及何凯，一齐上船。

水手划船到了北岸，大家人等，如同众星捧月似的，来到了大厅之上，分宾主落了坐。普莲说：“哪一阵香风，将兄长刮到小小的屯龙口打虎滩？”丁银龙说：“贤弟你若是问我，我是无事不来。”普莲说：“兄长，您所为甚么事呢？”丁银龙道：“我问贤弟，你夜入都京，在八主贤王府盗来闹龙宝铠，但不知你为甚么盗铠呢？”普莲说：“我就为江南蛮子赵庭，他在碑上爬着，口出大言，辱骂莲花党，我斗的就是他人。”丁银龙道：“你就为此盗铠吗？那王爷可把李翠云龙的满门家眷全拿下南牢。兄弟，你先把那宝铠交给我，我



拿回叫李翠、云龙二人送回都京，先把他满门家眷换了出来，那李翠云龙跟你没仇没恨啦。”普莲说：“那可不能给您。我若将宝铠给您，有不我不去盗好不好呢。兄长您跟江南赵也是交友，跟我普莲，也是交友。这交友之道，一盆凉水您可往平里端。您可不要打哭了一个，哄笑了一个。您若要铠也成，必须叫宋大等弟兄八个人，一捧左云鹏的转牌，来到我外岸双膝跪倒，高声朗诵，叫我普大太爷三声，我将宝铠，双手奉献。”丁银龙一听。气往上撞，伸手推簧亮刀，跳出厅外，点名叫：“普莲出来，分个强存弱死，真在假亡。”普莲也连忙从兵器架子上，抄起一口雁翎刀，来到当场，是哈哈大笑。丁银龙将刀一轧，披手一晃，刀往里走，普莲是缩颈藏头。丁银龙的刀一空，忙一裹腕子往外一撕刀，名为凤凰单展翅，普莲往下一低头，丁银龙刀往下就劈，普莲忙蹿出圈外。何凯一看这形踪，不好，那普莲面挂气容。他又一一看那贼人，全都手扶刀把。何凯忙向他拍手，暗示不叫他动手。口中说：“大哥他近来得了这么一个病症。”普莲忙一看，那丁银龙两支眼直啦。普莲赶紧上前，右手持刀披在左肋下，他才定睛观看。丁银龙抱刀一站，气得是颜色更变，浑身立抖，口尊：“何凯，我又得罪那一路的宾朋？”何凯说：“大哥，您又与普莲制气。”普莲一看，忙上前单腿打阡，口尊：“兄长，小弟普莲多有得罪。”丁银龙说：“贤弟，说那里话来，你恕过愚兄年迈。我说话颠三倒四，言语有冲撞之处。”何凯说：“贤弟宝铠阁下是给不给。”普莲说：“我给者不着。”何凯说：“你若是不给，恐怕要招出横祸临身，发来官军，那时我可以给你报信。”普莲说：“二位仁兄，可以不必管我二人之事。您就在何家口，倒看我二人谁胜谁败。”丁银龙一见。自知不成了，这才将刀归入鞘内，弟兄二人转身形往外走。普莲手下的偏副寨



主，全都是怒气不息，意欲动武。普莲忙上前相拦，说：“放他二人逃命去吧。”

且说丁何二人来到了山坡之下，就听背后有人喊嚷，何凯往后一瞧，从后来了三支飞叉。二人连忙各自施展铁板桥，方将三支垛过。二人翻身起来，各自亮刀，说道：“对面你是甚么人，你对我们施展金凤未动蝉先觉，暗算无常死不知。”丁银龙往后一瞧，身后并无别人，只有眼前站立一人，身高在九尺开外，细高的身材，月白布头巾，蓝绦条勒帽口，鬓边斜打茨菇叶，迎门一朵白绒球，突突乱颤，月白布贴靠袄，青布护领，绒绳十字绊，蓝丝带煞腰，双结蝴蝶扣，花布裹腿，蓝洒鞋，短衣襟，小打扮。掌中一条五股烈炎叉，左肩头还有三支小飞叉。丁银龙问道：“对面来者，你是何人？”那人说：“我住家在山东青州府北门外，孟家堡，我姓孟，双名天龙，别号人称飞叉手。”丁银龙说：“你可认识神棍将孟景生？”孟天龙说：“那乃是我家主人，焉能不认识？”丁银龙说：“你是领了普莲的命令，还是出於本心，要暗害我二人。”孟天龙道：“我是出我本心。”何凯说：“丁兄长闪在一旁，待小弟过去。”丁银龙说：“贤弟你多多的留神。”孟天龙说：“对面是甚么人？”何凯说：“我住家何家口西北，我姓何名凯，人称逆水豹子。”何凯说话之间，摆刀上前就剁。孟天龙往旁一闪身，刀就砍空啦。他便涮叉一走，前把一栽，后把一抬，往前一支。何凯见杈头到，忙用刀一支杈梁。孟天龙往旁一闪身，忙往下一坐。何凯用刀头往前一递，使了个顺风扫月。孟天龙忙往下一坐腰，早被何凯使了个扁踩，登上他就一溜滚儿。何凯往上一抢步，翻脸一看无人，说声：“你归阴去吧。”往下一落刀，噗哧一声，孟天龙尸头两分。何凯便在死尸身上擦了擦刀上的血迹，将刀归入鞘内。弟兄二人，紧行了几步，来到了里岸。



水手一看，从山上来了何凯丁银龙。水手见何凯面带怒气，再往山上一瞧，见那边倒着一个人，尸头两分。水手李四，当时弃舟登岸，往山上跑，大厅报信。何凯见了说：“丁大哥您赶紧随我来。”弟兄二人跳在了船上，何凯赶紧起锚，手执船篙，撑船到岸，两个人下船来，是扬长而去。

暂且不言丁何二人回何家口，且说水手李四，来到了大厅，报告普莲说：“山底下有一个死尸，不知何人。”普莲一听气往上撞带领众人各掌兵刃，追下山来。到了山坡一看。那艘小船已然支在外岸，知道他二人，业已逃命去了。普莲低头观看，抓起首级一看，原来是飞杈手孟天龙，遂说：“来呀，刨坑埋了。”叫李四赶快坐小船过河，将那支小船带了回来。李四划船过去，将那船一齐带了回来，大家是恨恨回山不提。如今再表那何凯丁银龙，弟兄二人，到了山坡以西，正是够奔何家口的一条大道，眼看就到了何家口啦。此时天色已黑，丁银龙道：“二弟你暂且先回店中，那何家口正西，有座侯家村，那里我有一家朋友。会摆走线轮弦，他叫神手大圣侯凤，非请出他来不可。我在店中，跟宋锦等弟兄四人，把话说满，我要是回到了店中，没要来宝铠，岂不被他们耻笑於我吗？”何凯说：“哥哥您可去去就来呀。”丁银龙说：“我一定去去就回来。”何凯一人回店，那丁银龙走前街，来到了西村口以外。此时四外梆锣齐响，已然定了更啦。往正西一瞧，路南有一大片松林，遂来到了松林里面。长叹一口气，往山东青州府忙送一目，口中说道：“丫头哇，你在我那李贤弟家中，管家老了，今生今世父女不能相逢见面啦。可叹你今年十九岁，我没把你找一安身之处。不想如今我被宾朋所挤，我在松林之中，要悬枝高挂。”说完他是木雕泥塑一般，即将刀抽出。他又一想：我在此地自尽一死，原不足惜。不过知道的那是不用说，要是不知道呢，岂



不说我不定做了甚么见不起人的事啦。将刀往肩头一搭，就要自刎人头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六回 群雄败走独龙口 鲁清设计捉贼人

话说丁银龙，因为自己夸下了海口，不想事未成，反受羞辱。自觉得无面目去见群雄，这才在林中要自刎人头。将刀一横，正要自刎，忽然后面来了一人，将他手腕子接住，左手用胳膊一搭他的肩头，便将刀给抢过来啦，说：“兄长，你有甚么为难之事，可与小弟说一声。为何抱刀自杀？”丁银龙忙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闪电腿刘荣。忙说道：“贤弟你从那里来？”刘荣说：“我给赵庭下转牌，刚回来。”丁银龙说：“是啦。”遂将普莲盗铠之事，以及与何凯上山普莲要铠，他不给等等的情形，细说了一遍。“那山寨之上有走线轮弦，无与伦，真有一人抱守，万军难入之险。”刘荣说：“这可不足为奇。”丁银龙说：“贤弟，哪个为奇？”刘荣说：“兄长您想一想，此人与您八拜结交，神前结拜，与我是过命之交。”丁银龙：“是那一家呢。我当时想他不起，你说了出来吧。”刘荣说：“此人乃是大六门第四门的，住夏江秀水县，南门外，姓石双名锦龙，别号人称圣手飞行。二爷陆地无双石锦凤，三爷万战无敌石锦彩，四爷银头皓叟石锦华。长房屋中两位公子，大公子闹地金熊石芳，二公子穿山熊石禄。大公子不是横练，石禄是横练三本经书法，先练发毛经，二练冠水经，三练达摩老祖易筋经。内练一口气，外长筋骨



皮，周身善避刀枪。我替你去趟夏江石家镇，约请石禄，那怕山上走线轮弦。”

丁银龙一听，心中大喜，这才带领刘荣，出了松林，直奔何家口。到了吉祥店门前，忽听店内，一阵喧哗。刘荣上前打门，里面有人问道：“外面是甚么人。”刘荣说：“我是刘荣。”店里伙计忙将门开开，丁刘二人遂走进来，伙计一见连忙喊道：“打鬼，打鬼。”刘荣听了大怒，说：“伙计，你这是由何说起，怎见得我二人是鬼呢？”伙计忙暗笑：“刘爷，我没说您，投了丁老达官啦。”丁银龙说：“你为何说我呢？”伙计道：“你到了后面，便知分晓。”二人一听，急忙向里走来。那伙计自行关上店门。刘荣跟随丁银龙，够奔北上房。此时屋内何玉抱怨何凯，说：“何凯，你为何一个人走了回来？”何凯便将在山中经过说了一遍。何玉说：“你为甚么独自回来呢？”何凯说：“我二人一同回来，走在半道上，丁大哥说是从咱们这里往西，有侯家寨神手大圣侯凤，会摆走线轮弦，他上那里去请侯凤去啦。”何玉说：“你这个人，好不明白。大哥不是请人去了，他是因为在店中把话说满啦，当时回不过脖来，不好来见李翠、云龙、宋锦、赵庭。你们赶紧出外去找，也许抱刀自杀，也许拴套吊死，也许投河觅井，赶紧出去找去。”众人听见此理很是，正要往外行走，可巧外面有人叫门。叫伙计出去开门，所以那伙计见了丁银龙他喊打鬼。丁银龙问清楚，二人往里走，来到屋中，与众人相见。刘荣上前与宋大赵二道喜。宋锦说：“刘大哥您不喜吗？”刘荣说：“总算江湖之中让你们哥八个，能够露脸。”宋锦说：“要没有您下转牌，天下的众英雄也是来不了哇。”说话之间，便与李翠云龙二人，引见了，对施礼毕，何玉又把打虎滩之事，向刘荣说了一遍。刘荣说：“那我得走一趟。”何玉说：“你上那里去呀。”刘荣说：“我



上趟夏江秀水县南门外石家镇，约请石禄去。”何玉说：“你约请石禄，他是浑小子。”刘荣说：“您别看人浑，能为出众，艺业超群，掌中一对短把追风铲，周身善避刀枪，那怕山上走线轮弦。”刘荣忙问：“他们小哥四个呢。”何玉说：“他们上正北送镖去啦。”刘荣道：“那么他们得几天回来呢？”何玉道：“再有个五六天，也就回来了。”刘荣道：“他们小哥们要回来，可千万别听孩子们的话。那何斌性如烈火，谢亮脾气左劣，谢宾性质粗暴，石俊章办事粗鲁。这小哥四个是被您给惯起来的，在山东省成了名，就有点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，艺高人胆大。他们要回来，可千万别叫他们知道。”

却说闪电腿刘荣辞别众位英雄，够奔秀水县而来。一路上无非晓行夜宿，不必细表。这一天，刘荣来到秀水县南门外，只见群峰环抱之中有一座村寨。走到近前一看，有兵器架子，长枪短刀，在上插着。西墙立着三块磨盘，一条门闸，看过之后，他方往里边走。有一个上了年岁的庄丁，上前问道：“这位达官，您是穿庄经过，还是到庄内找人？”刘荣说：“老庄户，不瞒你说，我是到庄内找人。”那庄兵又问道：“但不知您找那一家呢。”刘荣忙说：“贵庄是石家镇吗？”庄兵道：“不错，正是石家镇。”刘荣说道：“我说的这位，大大的有名。”那庄兵道：“请您说出名姓，做甚事业方成。因为我们这里满全姓石。”刘荣说：“我找的是圣手飞行石锦龙，号叫振甫。”庄兵道：“那么您贵姓？”刘荣说：“我姓刘名荣，别号人称闪电腿。”庄兵道：“您请在这边稍坐一坐，等我到里边给您看一看去。刘达官您家住那里，您是那一门？”刘荣说：“我住家山东东昌府，北门外刘寨堡，左十二门的第四门。你问这么清楚，作甚么呀？”庄丁道：“这是我家庄主所留下的庄规，这六十四门人，就见六十一门的



人，那下三门的人不见。上五门、大六门、点穴三门、左十二门、右十二门、散二十四门、外六大门，这路的人满见。惟独是那下三门不见，不但不见，反叫庄兵，送出庄外。”刘荣心中一想说道：“我那兄长把家中之事，重整铜墙铁壁一般。”遂说：“那么你快去，到里头看一看去呢。”庄兵说：“是吧，您先在此落坐，待我给您看一看去。”说着他来到西房，进到屋中，上了北里间书格子上，将大账拿了下來，翻开账篇一见，上面只写着门户，没有住脚。左十二门，第四门，刘荣可见。庄兵赶紧将大账合上，又放在那明间桌子之上，来到了外面，抱拳拱手，说道：“刘达官，您看在我家老寨主面上，多多原谅，您随我来。”庄兵在头前引路，刘荣在后面相随。他细看这街道，很是宽大。在西边有八条胡同，在路东里也是有八条胡同，可是不对着，全是阴阳扣咬住。遂问道：“庄户，这个胡同，也有说篇吗？”庄兵说：“这是八卦，路西里乾坎艮震，巽离坤兑，路东里是休生伤杜景死惊开。”二人说话之中，已然到了十字街。庄兵站住，说道：“达官，我不往前送您啦。您由此往西，路北头一条胡同过去。路南里有个八字的大影壁，路北有广亮大门，一边有八棵垂杨柳，前头一边有三棵门槐，门前有晃棚吊槽，那就是我家庄主的住宅。”刘荣说：“庄兵你别走，我且问你”，他见东南角上有二丈八高的一个砖台，一丈六见方，上面座北向南有一间房，这间房上面，四面有窗户。刘荣问道：“庄户，这是干甚么的？”那庄兵说道：“这是聚将钟，头道钟响，四门紧闭。二道钟响，哥三个的必须出来哥俩。三道钟响，哥俩个出来哥一个，来到四大庄门各抱弩箭匣。一匣竹弩是一百单八双，此匣长一尺四寸，八寸宽窄高矮八寸，匣里头有鸭子嘴，上面有盖，一抠就开。后头有个牛角拐子，里面有崩簧。巧手将王三把所造。一道庄墙，是二百



个弩匣。大家在四道庄墙上一站，每一家若有不明之时，以梆子为齐。大家人等是一拥而至，那打弩箭匣与护庇庄墙者无干。我家庄主将此石家镇，重整的太严密啦。可是在石家庄镇里住的，不敢欺压别人。有犯庄规之人。将他送到透水县。”庄兵说：“您去吧，我就不往西再送您啦。”

刘荣点头答应，自己往西而行。将衣钮扣好，周身土掸了掸，朋友门前如王府，刘荣来到门前，上前打门，里边有人问：“谁呀？”刘荣说：“是我。”里面又问：“找谁呀？”刘荣道：“贵宅可是石宅吗？”里面说：“不错是石宅。”刘荣又问：“你是石宅的管家吗？”里边说：“不错，我是石宅的管家。”刘荣说：“你先把门开开。”管家说：“我家庄主不在家。老庄主有话，您通报名姓，我再叫您进来。”刘荣说：“我姓刘，名叫刘荣。”管家说：“是啦吧，您先在外候等片刻，待我与您看看去。”说完他往里面去，到了门内打开来篇瞧一瞧，必须跟四大庄主有交情，神前结拜的才见啦。管家一看，账上有他名字，这才来到外边，将门开了。刘荣一看这个老家人，身高八尺开外，胸前厚背宽，面如重枣，渗白抹子眉，须发皆白，脸上皱纹堆垒，鼻直口方，大耳相衬，青布头巾，青布大氅，鸾带煞腰，蓝布底衣，白袜青鞋，年长也就在六旬开外。那老家人一看刘荣，身高七尺，细条条的身材，面皮微黄，粗眉阔目，准头端正，四字海口，三络黑髯，脸很长，大耳相衬，头戴月白布的头巾，蓝绸子带勒帽口，鬓边斜打茨菇叶，顶门一朵红绒球，突突乱颤。老家人说道：“刘达官，您看在我家主人面上，您多多的原谅。我家主母有话，跟我家主人神前结拜的，才见啦。”当时将刘荣让到书房，落了座。老家人献上茶来，家人说：“您在此稍坐，我出去把大门上问去。”说着出去将门关好，二番回来在下垂首相陪。刘荣道：“管家，你给我往里回



禀。”老人家说：“您少等一会儿。”刘荣说：“我被宾朋所请，前来请人来啦。现下我心中急躁。我来到了石家镇，就如同来到我家一样，我与石锦龙神前结拜。他的夫人，我要叫嫂子都有点透着远。我也与他娘家哥哥马得元神前结拜，他要住娘家之时，我要去见了，管她叫姐姐。若在此地，我管她叫嫂嫂。你不用与我回禀啦，我自己有腿。”吓得家人呆呆的发怔，赶紧将刘荣拦住，说：“您先且慢，容奴才回禀。”刘荣问道：“内宅是有甚么事吗。”老人家说：“有点事。”刘荣说：“你何不说出。”家人说：“您今天来的不巧，我家公子爷惹了一点事，正赶上我家主母责罚他啦。我们二公子爷，是个浑人，他性情最傲，也是我家主人跟主母惯的，他管谁都叫二个。在前一个多月，我家公子爷骑马来着。这匹马在丁花门外崔家庄，把崔老员外的一个小孩给撞啦。崔员外来到我的庄院。我家主母给断的养力，银钱花了不少。我家老主母一有气，把他给锁到一间单间里啦，天天给吃给喝，拉撒睡，全在那屋里头。这是昨天，女仆与他送饭去啦，仆人一看他在炕上睡着啦。女仆将窗户给他打开，又把他给叫了起来，那时他在炕上给女仆叩了一个头，说：‘二个，你去对我老娘去说，我不叫他老人家生气啦。这间屋子里气味太大。再在这里，我可就要睡啦。’女仆这才赶紧回禀我家主母。仆人来到里面，说：‘主母，您快把二公子爷放开吧。他面带忧愁，那屋中屎尿太多，味气难闻。二公子爷在炕上给我磕了一个头，叫我跟您提一提。您不是就这么俩位吗？’我主母一听，心中暗想：他知道有味，也许他心里明白啦。这才取出钥匙，这才把他放了出来。老主母看见他面带忧愁，心中也是难受。那二公子爷到了上房，给我家主母跪下，说出改过后悔之话，我家主母才饶他。不想昨天他又跑到门外去玩，有一辆绸缎车经过，当时被庄兵鼓



惑，他把人家车给劫啦，又把人家车上牲口一掌给打死啦。人家赶车跟客人来到我们宅内。我家主母照样赔了人家一匹牲口，另外给人家三千银子。人家走后，今天所以才责罚他。

刘荣说：“你家二公子石禄，有能为没有？”家人说：“他学会一百二十八路万胜神刀，百家之祖，短把追风荷叶铲，一招拆八手。横练三本经书法，外加原臂功、蛤蟆气、崩功、提功、吊功，外加紫砂掌、打豆腐、砸铜钱。铁砂掌击石如粉寒暑不侵。”刘荣说：“那么你给我往里回禀吧。”老家人往外走去，来到了屏风间，那间的上垂首，有一个梆子，一打梆子。从里面出来一个女仆。刘荣借着纱窗往外一看那个女仆，年过花甲。那女仆问道：“外管家，有甚么事呀？”男仆人说：“你往里回禀主母，说有刘荣求见。”那女仆自是进到里面，向主母一回。此时马氏正责罚石，马氏一听刘荣到，才将家法交与仆人，在此看守石禄。向石禄说道：“你若违背他，就如同违背老身。外边你刘叔父来啦，他一来准有事。那是无事不来之人。”马氏这才跟随女仆出来，说道：“你快将屏门大开，我好迎接那刘贤弟。”女仆人前将屏门大开，向那男仆说道：“外管家你去说，咱们主母请刘达官。”那男仆来到外边说道：“刘达官，我家主母有请。”刘荣一听连忙起身往外，来到了屏风门。刘荣往里一看，那马氏正向外行走，他便紧走几步，双膝拜倒，口中说：“嫂嫂在上，小弟刘荣与您叩头。”马氏顿首一拜，说：“叔父刘荣，快快请起。”叔嫂二人这才进了上房。女仆上前高挑帘笼，来到了里面，分宾主落坐。刘荣说：“嫂嫂您老人家上座。”刘荣在下垂首一站。马氏道：“兄弟你落坐讲话。”刘荣说：“嫂嫂，小弟不敢。”马氏说：“我拿你就当我娘家亲兄弟看待，只因你与我娘家哥哥神前结拜，又与我夫



石锦龙磕头的把兄弟，作甚么说话这样的客气呢？再说我还跟你哥哥打听你来着，不知你为甚么，老不上我们这里来啦。”刘荣道：“嫂嫂不知，我那镖行之中。事情太忙。”马氏说：“那一阵香风将兄弟你刮到了我家？”刘荣说：“嫂嫂我到您庄内，特来约请能手来啦。”马氏说：“你三位兄长未曾在家，我还要跟你打听打听他弟兄三人，现在在那里安身。”刘荣说道：“嫂嫂我那大仁兄在武江口地面，拜访宾朋。我那二位仁兄在正北。我三哥现在鄱阳。”刘荣又说道：“他弟兄三人，没往家来信吗？”马氏道：“你二哥三哥倒是不断往家中来信。”刘荣说：“那么信上没写明地名吗？”马氏说：“不能写地点，你三位兄长办的甚么事，兄弟你还不知道吗？”刘荣说：“我倒略知一二。”马氏说：“因此不写地名。”刘荣说：“我大哥可以时常往家中来信吗？”马氏道：“你大哥是乔装改扮，是常来常往。”刘荣道：“哦，那可好。”马氏道：“你大哥将庄权交给了你四哥代理。”刘荣说：“那么庄里之事，我四哥能办，那么庄外之事情呢？”马氏道：“树墙之内砖墙之外，是你大侄儿石芳执掌一切，代管护庄壕内的大小船支。”刘荣说：“我二侄男啦？”马氏说：“今天兄弟你来的很巧，我正在家中，请家法责罚於他。”刘荣说：“我既然赶上，请您给小弟一个全脸。您就不必生气啦，别打他啦，可以将他带到前面。”马氏道：“你这个二侄男，叫你哥哥给惯的傲性太大。他跟庄兵一块儿去玩耍，那庄兵不说好话。”刘荣说：“他们还能说甚么外言外语吗。我拿您当我亲姐姐一般看待，他们说了外言外语，还有甚么令人怪罪的地方吗？”马氏说：“他未曾说话，小字不离口。”刘荣说：“那么他与嫂嫂可以怎么说话呢？”马氏道：“谅是见了我夫妻二人，没有外暴，他倒很恭敬我们。”刘荣心中所思，此孩是大孝格天。遂说：“嫂嫂，他只要尊重您老夫



妻二人，那就不怕。他在外作了甚么事，也不要紧。”马氏道：“此孩太已的拙笨，说话粗暴，可以不必提他了。那么兄弟你来到我这里有什么事呢？我看你面上气色透慌，不知有何事。”刘荣赶紧站起，上前跪倒，口中说：“嫂嫂啊，受小弟一拜。”马氏道：“兄弟你太已的客气，你我还有甚么可说的吗，快快请起。”刘荣说：“嫂嫂您赏与小弟全脸，我被宾朋所派。”马氏说：“你被何人所派，请道其详。”刘荣道：“是我这里的大哥拜兄，此人姓丁双名银龙。那丁银龙与小弟在何家口，将话说大了。”说话之间，伸手取出王谕及盗宝的简帖，往桌上一放。马氏道：“你将公事拿出，嫂嫂我也不认字呀。有什么话，你可以讲在当面。”刘荣便将李翠云龙怎么传府当差，府中丢宝，以及奉王谕出来搜找之事，根根切切说了一遍。马氏道：“如今你三个哥哥未曾在家的，你还要请谁呀？你四哥与你大侄男，各有职务。那石禄是浑拙猛怔，还有甚么用吗？”刘荣说：“小弟此事，是特请石禄来啦。皆因盗宝之人，我们业已访出，是屯龙口打虎滩的，为首的金花太岁普莲。皆因他山内，有消息埋伏，我大家不能趁虚而入。石禄是横练，周身刀枪不入。若将大寨攻开，拿住盗宝之人，我再将石禄送回。”马氏道：“你将他送回，倘若要有个一差二错的呢？”刘荣道：“别说没错，倘若有错，小弟我能拿人头来见嫂嫂。”

叔嫂在此讲话，就听外面唏哩哗啦，有锁练声音。帘笼一起，从外面进来一个猛汉。刘荣一看，此人身高丈二开外，披头散发，胸前厚，膀背宽，粗脖梗，大脑袋，虎背熊腰。往脸上一看，面如紫玉，两道扫帚眉斜入天苍，眼似铜铃。怒出眶外，黑眼珠如刷漆，白眼珠白如粉靛，皂白分明，塌鼻梁，大鼻翅，翻鼻孔。一把鼻须出於孔外。火盆口，唇不包齿，七颠八倒，四个大虎牙往外一支。大耳相



衬，押耳毫毛倒竖抓笔一般。脖项之上，有一挂铁练，还锁着啦，在胸前搭拉半截铁练，有核桃粗细。上身穿紫缎色绑身靠袄，青缎色护领，鹿筋绳十字绊，青底衣，一巴掌宽皮挺带煞腰，薄底靴子，粗胳膊大手。刘荣一见，准知道是石禄，这是看父敬子，遂问道：“嫂嫂这是何人？”马氏说：“他就是你二侄男石禄，你兄长的次子。”刘荣道：“真是父是英雄儿好汉，父强子不弱呀。”忙说：“嫂嫂您先给我们爷俩个致引致引呀。”马氏道：“叔父刘荣不必致引了。这小子说话太不通情理，可以不必见了。”刘荣道：“我拿他就当我亲侄男一般看待，他有甚么错言错语的，我不能怪罪於他，他是个浑人。”马氏道：“兄弟你一定要叫我与你致引。”遂站起来说道：“你先受嫂嫂一拜。”刘荣说：“嫂嫂您拜者何来？”马氏说：“你看在我们夫妻的份上，多多原谅於他。”拜罢，这才回头叫道：“玉篮，上前与你刘叔父叩头。”石禄跪倒行礼，刘荣用手相搀。说：“孩儿免礼平身。”石禄说：“你干甚么来啦？小子。”刘荣这么一听，喜出往外，又听他问道：“你姓甚么呀？小子。”刘荣说：“我姓刘。”石禄说：“我就管你叫刘子。”刘荣说：“好吗，我姓刘，你就管我叫刘子，我名叫刘荣。”石禄说：“那么我就管你叫荣儿得啦。”遂说：“荣儿，你上这里干甚么来啦？”刘荣说：“我来请你来啦。”石禄说：“请我干甚么呀。”马氏从旁答言，说：“叔父，你必须如此如此的对他说，他可以明白。换个别人，他是不懂。再者说他就跟我夫妻有来回话儿，错过了这样，他不明白。”刘荣听了这才说：“玉篮，我来请你来啦。”石禄说：“请我干甚么呀。”刘荣说：“请你攻取屯龙口打虎滩，拿金花太岁普莲。”石禄说：“这个屁股帘解下来我结，我叫我老娘给做，他老人家老不给做。拿着太岁解下那个来，可是我的。”刘荣说：“是你的，哪个也不敢跟你要。”石禄说：



“咱爸爸说过，谁要是跟我要，谁得让我打他三个嘴巴，踢我一个跟头，推我一个手按地。”刘荣说：“这是谁说的？”石禄说：“这是咱爸爸说的。”刘荣说：“这是你爹说的。”石禄说：“不是。”刘荣说：“那么是你爸爸说的。”石禄说：“不是。”此时马氏站起说道：“叔父刘荣，你得海涵于他，必须跟他这样说，说我爹说的。”刘荣一听，心说好哇，这成了坟地改菜园子，全得拉平啦。遂说：“你有能为吗？”我有能奈，都是爸爸传的。”刘荣说：“唯爸爸都传你甚么能奈？”石禄说：“唯传的能奈，比咱爸爸能奈还大呢。嘿，荣儿你有拉子吗？”刘荣说：“嫂嫂，甚么叫拉子呀。”马氏说：“他给物件起名的地方太多了，人他还没给改名呢。他管刀就叫拉子。”刘荣说：“我有拉子。”石禄说：“你把拉子给我看一看。”刘荣说：“拉子要拉了你的手呢。”石禄说：“拉不着，爸爸跟咱娘，揍的结实。”遂说：“你给我啦，小子。”刘荣这才一分大衣，将刀摘下，递与石禄。石禄说：“你怎么不将裤子脱了下来？”刘荣心眼快，说：“我不脱裤子，你脱裤子吧。”石禄赶紧推簧亮刀，又说道：“这个拉子的裤子是我的。”说完了将刀鞘递了进来，说道：“这裤子你拿着。”石禄一看这口刀，说：“这个拉子，我可爱。”原来这口刀是粗把大护盘，长刀苗子。这刀面，背后一指，刃薄一丝，金背砍山刀体沉。遂说：“荣儿，你结实吗？”刘荣说：“我结实。”石禄说：“你结实。”刘荣说：“我结实呀。”石禄往前一抢步，左手一晃，右手倏的就是一刀。刘荣躲的快，一长身就西边去啦。耳轮中只听嗒嚓一声响，那椅子背就劈啦。刘荣吓得颜色更变，马氏大惊。马氏忙叫道：“玉篮，刘荣糟极啦。”石禄说：“荣呀，你结实不结实？”马氏说：“叔父问您，您快说：我糟我糟，一拉就流水。”刘荣只可照着样说了一遍。石禄说：“原来一拉就流水呀，那你还是不结实



呀，那么你告诉我结实，你虎我的。”说完将刀抡开，从头顶一直剁到脚面上。刀交左手，又剁右边，砍个来回，全身衣服满碎。石禄说：“你这个拉子饿啦，你不给他吃的，他把我的衣裳全吃啦。你得赔我，你要不赔我，叫拉子咬你。”马氏道：“玉篮不许这样，老身我陪你一身衣服。”连忙叫女仆到后面拿身衣掌来。那女仆来到后面開箱子取出一包衣服来，来到外边。马氏伸手接了过来。那女仆便将桌上陈设挪开。马氏把衣服放好，说道：“叔父刘荣，你来看一看他的衣服。”一件一件打开叫刘荣看。马氏说道：“这是你兄长惯的。此孩性情太傲，严关渡口，官管成城，大小的镇甸，俱都有杂货铺，带卖衣服。石禄是差色的衣服不穿。”刘荣是紧记在心。马氏将包袱包好，交与了仆人，拿到了外面。又叫石禄去到沐浴堂，沐浴完毕，好更换衣服。女仆接过包袱，带石禄前去沐浴。当时到了外边，叫过二名男仆，说了一遍。那男仆将他带去沐浴更衣不提。

且说马氏与刘荣讲话，说道：“兄弟你将我儿石禄带去，须多少日子，才把他送回来啦。”刘荣说：“攻取屯龙口打虎滩，将山寨攻开把那普莲拿获，得回宝铠，连贼带铠送到都京，面见王爷，得功受赏。那时小弟一定将石禄一同送了回来。”马氏说：“石禄憨憨傻傻，给他个棒槌，就认针。你替我夫妻二人，在外边多我教训於他。”刘荣说：“嫂嫂他要不听我的话呢。”马氏说：“等他回来。我要当面嘱咐於他。你兄长飘流在外，你先在我家中住个三天五日的。等你兄长回来，你再将他带走。如今你私自把他带走，我放心不下。石禄倘若有个一差二错的，你兄长回来，那时我有何脸面，答对於他。”刘荣道：“我既然将他带走，他若有差错，我拿六阳魁首来见你。”叔嫂正在讲话，那石禄从外面回来了，刘荣见了心中很喜。马氏便命女仆到外面将你家四庄主爷，跟



你大少爷找来。女仆答应，到了外面，对男仆一说。那男仆答应前去找去。到了店口见银头皓叟石锦华，说：“我家主母有请。”石锦华说：“我嫂嫂叫我有甚么事。”仆人说：“有刘达官来到庄内。”石锦华：“那一位姓刘的。”仆人说：“此人姓刘名荣。”石锦华这才随着仆人回到家中，到了屏风门之外，梆子一响，女仆出来，说：“我家主母有请。”锦华到了里面，进了北上房。刘荣一见石锦华到来。连忙抢行几步，双膝跪倒，口尊“四哥”。石锦华用手相搀说：“贤弟请起，你我弟兄有数载未见，一向可好？今天你到此有甚么事吗？”刘荣说：“我到此请人来啦。”石锦华说：“你来这里请谁来啦？”刘荣说：“我请玉篮来啦。”石锦华连忙向马氏说道：“嫂嫂您可以叫他把玉篮领走，他与我兄长过命之交。”刘荣说道：“嫂嫂您先嘱咐好了石禄，倘若中途上。他若不跟着我走呢，那时怎么好哇。”马氏说：“玉篮随我来。”说着往外而去，那石禄便跟在后面。母子二人来到了外面，马氏回头叫道：“刘贤弟。”刘荣说：“是。”连忙走了出来，马氏用手一指天说：“玉篮你看上边。”石禄仰脸往上一看，说：“娘啊，上头是穿蓝袍的。”马氏道：“你随着你刘叔父，到了外面，要听他的话，就如同听我的话一样。你如要不听话，那穿蓝袍与我报信，老身我就不等着你啦。你要违背刘荣，老身我在家中，是悬梁自尽。”石禄说：“娘啊，吃喝呢？”马氏说：“我吃喝有你兄长。”石禄说：“把我兄长叫来。”马氏说：“四弟，你把石芳找来。”石锦华答应，出去工夫不大，便将石芳找了来。石芳到了里面，说：“二弟，你要跟刘叔父上何家口，要攻打那屯龙口打虎滩，到处要大大的留神。刘叔父嘱咐你甚么话，你要紧记在心。刘叔父说你甚么话，你要不听，可晓得咱爸爸与老娘可是狠打。”石禄说：“我不敢违拗。”马氏道：“刘叔父，我二弟对于差色



衣服不穿。”刘荣谨记在心。马氏说：“玉篮呀，到后面把你的军刃拿来。”石禄到了后面，将白布褡子取了出来，那里面放着一对短把追风铲。马氏令其抽出双铲，将褡子交与石芳，到西里间，拿了许多散碎金银。刘荣说：“嫂嫂不用拿那么些，走在路上体沉。”石锦华说：“嫂嫂，叫人给他们爷俩两匹马。”石禄说：“我不要马，咱们家中的马不好。”刘荣说：“嫂嫂可以不用备马啦。走在中途路上，瞧见那匹马好，我给他买那匹。石芳令石禄将双铲放在布褡子之内，外用包袱包好。刘荣伸手摸摸身上的王谕柬帖，又一看天时尚早。马氏说：“玉篮啊，你快去告诉厨房给做饭。叫他们爷俩个吃完了饭再走。”石芳答应，告诉了厨房，少时酒饭齐备。石锦华陪着他们吃喝完毕，石禄说：“咱们走啊。”刘荣站起身形，说：“嫂嫂，小弟跟您告辞。”石锦华叔侄往外相送，众人到了北门以外，刘荣抱拳拱手，说：“四哥您请回吧，送君千里终有一别。”石芳上前揪住石禄的手腕，说：“二弟呀，你要不听刘叔父的话，咱爸爸可有气。”石禄点头应允，刘荣这才带领石禄走的没了影儿，这里他叔侄方回到庄内。

如今且说刘荣带领石禄，走在半路之上，不由长叹了一口气。石禄问道：“荣儿呀，你做甚么长叹口气呀。”刘荣道：“你一步迈不了四尺，给你买马你又不不要。照这样走法，几时能到何家口哇。”石禄道：“那你不早说话。你要早说，我还会飞呢。”刘荣说：“你先飞一个我瞧瞧。”石禄说：“我飞，怕你追不上。”刘荣道：“只要你把我扔下，天天我肥酒大肉白黄瓜。可是我要把你扔下呢。”石禄说：“你把我扔下，你给甚么我吃甚么。”刘荣说：“你收拾收拾吧。”石禄连忙摘头巾，脱大氅，一勒腰带，将皮搭子往肩上一搭，施展绝艺夜行术，吃吃的向前跑去。刘荣一看他的工夫，果然



真快，不由得吸了一口凉气，心说：“想当初我兄长怎么传艺来着。这真是父传子受，累碎三毛七孔心。自己便将大擎也脱下来，将刀摘下，随在背后，拿绒绳一勒，全身用力，也向前追去，与石禄靠了肩啦。石禄一看，说：“来了吗，小子。”刘荣说：“来了。”才一听石禄带着喘声，遂说道：“石禄，你要把我拉下，我把闪电腿就丢啦。别说是你，就是左云鹏，他都扔不下我，我实跟剑客比赛过。左云鹏与我下过转牌，庆贺我闪电腿。”说完他施展绝艺，往下走去。乃是野鸡六子的跑法，他是跑着跑着往前一蹿，足有一丈五六远。当时便将石禄扔下啦。石禄定睛观看，刘荣没影儿啦，不由高声喊道：“荣呀荣呀，没有影儿啦。”刘荣听见他在后面喊嚷，这才到了一个密松林中，把气一沉。在此一站，气不涌出，面不改色。少时石禄也来到，刘荣说道：“别喊哪，我在这里等着你啦。”石禄这才来到松林，将皮搭子往地一扔，双手掐着肚子在地上来回打滚。刘荣问道：“你是怎么啦。”石禄说：“老肚咬我啦。”原来是他是凉气吸在肚中，所以肚子疼。刘荣道：“咱们上前边打店去吧。”石禄说：“我不走啦，要走你得背着我。”刘荣说：“你身高丈二，我才七尺多高，背的起来你吗？”石禄说：“你不背着我，那你得扛着我。”刘荣说：“那么背着抱着，不是一般大吗。”石禄说：“那你得抗着我，反正我不走啦。”刘荣急的搓手磨掌，束手无策。工夫一大，石禄睡着啦。刘荣心中所思：他睡醒了一觉也许好啦。自己连忙从背后抽出刀来，挨着树木一坐。一时心血来潮，他也睡着了。刘荣秉性最为警醒，忽听草苗上一声响，有件岔事惊人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七回 刘荣请石禄出世 普莲弃山寨远逃

话说闪电腿刘荣，在似睡未睡之中，听见草苗一响，连忙睁睛一看，石禄坐起来了。遂问道：“你肚子不疼啦？”石禄说：“老肚不咬我啦，可是我饿啦。”刘荣往四外一看，天已大黑，又听四面梆锣齐响，已然四更天啦。刘荣说道：“你起来跟着我走，有村镇店，咱们好住下。”石禄这才爬起，说：“咱们爷两个走哇。”伸手拿起皮褡子，应用物件不丢。刘荣也站起，刀归入鞘内。黑夜之间，爷俩往下走，看见天光发晓，少时太阳已然出来。石禄说：“荣呀，白灯笼来啦，黑灯笼回去啦。”二人正走之间，从东边来了二人。刘荣说：“待我上前打听打听道路再走。”遂上前抱拳说道：“老乡，请问此地宝庄唤做何名？”来人道：“前边这村叫作永兰村。”刘荣道：“那里可有骡马店。”来人说：“那里七里地长街，非常繁华热闹。”刘荣又问道：“那里可有宽阔的酒楼。”有一位年长的说道：“这位达官，您可以到那东头，路北有座安家骡马店，挨着店就是一家酒楼。”刘荣连忙说：“谢谢二位。”那人说：“达官您请吧，还有很远啦。”刘荣叔侄二人，昨晚还没吃饭啦，肚内饥饿，爷俩往前走。此时太阳已然有一竿子高啦，眼前到了村口。二人一进西村头，刘荣定睛观看，路南路北住户铺户，人烟稠密。石禄说：“你



看这人，他们都瞧我。”刘荣怕他惹事，伸手拉着他手腕，说：“你闭着眼，人家就不看你啦。”石禄真闭上了眼睛。爷俩个到了永安村东头路北，安记骡马店，在东头有一家七间门面大酒楼，这座酒楼是紧挨十字街口。刘荣说：“石禄你在此站一站，待我去瞧一瞧。”刘荣一看这座北向南，座西向东，抱角地这么一家大酒楼，此楼很是繁华热闹。自己心中一想这么大的一座酒楼，怎么连字号全都没有呢。正在思想之际，旁边有人说道：“达官，您看这酒楼的字号是在那柱子上挂着呢。”刘荣一看，可不是吗，原来那里有一块，龙头凤尾一块立额，高矮有五尺，宽窄有二尺六寸，四周围是万字不到头，蓝地三个大金字，是砖角楼。看完了他便带石禄来到酒楼里边一看，真是高朋满座，胜友如云，刘荣定睛观看。这里是起满坐满，真没有地方啦。此时有个酒保过来笑道：“二位您请到南楼。”爷俩个这才上了南楼，到了楼上一看，有许多的人，在那里是叫五喝六，划拳行令之声。石禄一伸大拳头，说道：“小子，我来了。”他说话嗓音又粗，大家一听，当时吓了一跳。那些个划拳行令的主儿，一齐不言语了。大家竟看石禄，见他长得特凶，身高丈二开外，胸间厚，膀背宽，虎背熊腰，粗脖梗大脑袋。往脸上一看面如紫玉，宝剑眉斜插天仓，又宽又长。眼似铜铃，努於眶外。准头端正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衬，押耳毫毛倒栽抓笔一般。头戴文生巾，白玉铁嵌，绣带飘摇，身穿玫瑰紫贴身靠袄，青缎护领，领上用黄绒扎成古楼钱。十字勒甲绊，有核桃粗细。皮挺带煞腰，有三环套月，实在紧衬俐落。青底衣薄底靴子，外罩紫缎色英雄氅，上绣五花五朵，飘带未结，鹅黄缎子里，手提白搭子，里头臃臃囊囊的，装着一对短把追风荷叶铲。铲杆足有鸭蛋粗细，光亮无比。石禄叫酒保道：“二格。”酒保说：“我不叫二格。”石禄说：“我偏叫



你二格。”刘荣说：“酒保，我侄管你叫二格，你得承认你叫二格。他有这种口头语，不但叫你一个人，他管我家仆人全叫二格。再说我们吃完走了，你脑袋上又没刻成字，还有人管你叫二格吗？”刘荣一看西房山，有一张八仙桌，左右桌没人，他便坐在上垂首，石禄坐在下垂首，石禄便将皮搭子立在墙下啦。刘荣问道：“你们上等席，高价酒宴，要卖多少钱？”酒保说：“上等酒席每桌六两四。”刘荣说：“好吧，那你先给我们摆上一桌吧。”酒保这才擦抹桌案，沏过一壶茶来，遂说道：“你们二位先喝着，随后酒菜全到。”爷两个每人喝了两杯茶水，下面堂柜喊叫，酒保下楼将油盘托上杯碟盘碗，是酒菜满到。石禄说：“我先吃。”刘荣说：“你吃吧。”瞧他吃的很有规矩，遂用手让道：“玉篮，你吃这个。”石禄说：“咱爸爸有话，说你吃那个，我吃这个。叫人吃咱们剩的，那多不合适呀，这岂不是叫大家耻笑吗？”他吃喝完毕，这才说：“叔父您吃吧。”刘荣一听他叫出一声叔父，心中满意，暗说我带他出来十几天啦，他才说句话。刘荣这才吃酒。

石禄在旁站着说道：“叔父，他们怎么不吃酒，竟看着我呀。谁要再瞧我，我把他眼珠子抠出来。”刘荣说：“你坐在那里把眼睛闭上，人家就不瞧你哪。”石禄这才闭上眼坐在那里。刘荣心中暗想：“得，这就快给我惹楼子啦。”站起身形抱拳拱手，说道：“列位老兄，我这个侄儿，他乃是愚鲁之人，言语多有不周，请诸位千万不要见怪，多多的原谅。”旁边有位老者，慈眉善目，年约七旬开外，说道：“这位达官，您这是从那里来呀？”刘荣道：“我从夏江秀水县而来。”老者道：“我看您带着这个侄男，实在眼熟，当时想他不起。”刘荣道：“您在秀水县认识那一家呢？”老者道：“秀水县南门外，有我一个好友，住家在石家镇。”刘荣说：“究



竟是那一家呢，姓石的可多了。”老者说：“阁下贵姓。”刘荣说：“我住家在山东东昌府，北门外刘家堡人氏。我姓刘名荣，镖行贺号闪电腿。那么您贵姓高名？”老者说：“我姓安，名唤安三泰。本村人送我美号，人称神弓安三泰。那石家寨，有我一家拜弟，姓石名锦龙，号叫镇普，别号人称圣手飞行，水旱两路的总达官。有一镖局，名万胜镖行，开设在扬州府，东门内路北。”刘荣一听，是鼓掌大笑，说：“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子人啦。”连忙过来跪倒行礼，安三泰用手相搀。刘荣道：“我听我大哥哥曾讲过。”安三泰道：“我也听我大弟说过阁下，最好的是痛快。”刘荣说：“贵行？”安三泰说：“我骡马行为业。此地有个大买卖，安家骡马店。”刘荣忙将石禄叫过来道：“快上前与你三大爷叩头。”石禄一睁眼，说：“叔父他为什么老瞧我呀。”刘荣说：“你要不瞧人家，人家就不瞧你啦。”石禄道：“许我瞧他，不许他瞧我。他们要再瞧我，我可给他们两个嘴巴。”安三泰道：“各位老乡，看在我安三泰的面上，那一位也不准看他哪。”石禄乃是愚鲁之人，横练三本经书法。石禄听到此处，站起身形，袖面高挽，大巴掌一伸：“谁要架得住我这一个嘴巴，谁再瞧我。”说着将旁边闲座一条板凳，拉了过来，用力击去，吧叉一声，那板凳面是立劈两半。又说道：“谁要比他硬，谁就瞧我。”大家一看全吓得胆战心惊，各人将堂官叫过来。给了酒饭钱，纷纷的下楼而去。刘荣一看楼上的坐儿，过了多一半啦。忽听底下，一阵大乱。石禄问道：“荣呀，这底下是干甚么啦？”刘荣说：“他们藏迷哥啦。”石禄说：“那我也来。”刘荣道：“你认得人家吗。”他说：“不认得，也得有我来。要不然，我全打。”刘荣说：“你瞧瞧去。”石禄就奔西边这个楼窗而来。酒保赶紧过来说：“大太爷给您打开这个楼窗。”石禄说：“你不用开，待



我自己开吧。”说着用手一巴拉他，那酒保就来了个翻跟头。石禄上前用拳头往外一推，当时就弄了个大窟窿。酒保爬起来说道：“喝，我说大太爷，您这是拆是怎么着？”刘荣说：“酒保不要紧，他损坏你们甚么，我赔你们甚么。”安三泰道：“酒保你少说话，这是我一个把侄。你将这残席撤下，再给我们哥俩个摆一桌。”刘荣说：“大哥不必啦，我们爷俩个早已吃喝完毕，我们还要登程赶路啦。”安三泰道：“刘爷不要紧，这个买卖是我的，我还要求您点事啦。早晨的饭，我也没用啦。”遂叫酒保：“快去摆一桌上等的酒席来。”

酒保答应下去，那石禄扒着楼窗往下走，回头说道：“荣呀，不是藏迷哥的。”刘荣说：“他们是干甚么的呀。”石禄说：“这是卖马的，这里马都可爱，我就要这个马。”刘荣说：“我瞧一瞧去。”石禄往旁一闪，刘荣到了这里。定睛往下一看，原来是五个江洋大盗。遂说：“这个马你爱吗？”石禄说：“这个马我爱。”刘荣说：“你去买去吧，多少钱咱们都买。”石禄说：“我爱这个马，他不卖我打他个球抓的。”刘荣说：“你拿着你搭子。”他是怕石禄受了那五个人的亏，打不过人家，所以叫他拿着兵刃。石禄说：“不用要。”刘荣说：“这匹马你真爱吗？”石禄说：“我爱。”刘荣说：“你要是爱，多少钱咱们都要。”石禄说：“卖也得卖，不卖也得卖，你就不用管啦。不是吃完了酒席咱们往东吗，你就往东找我好啦。走的时候想着那皮搭子，酒饭钱给人家，那搭子里有钱。”刘荣说：“是啦吧。”石禄这才转身形下楼，来到外面，分开众人，说声：“躲开小子，躲开小子。”众人翻脸一看他，问道：“你是干甚么的？”石禄说：“我是买马的。”大家说：“你买得起吗？”石禄说：“买不起我也要瞧瞧。”卖马的听见石禄说话，声音洪亮，连忙说：“列位闪开，叫他进来。”石禄到了人群里面，看这匹马个头很大，状样亦好。



此马头朝西，尾朝东，头至尾一丈二，蹄至背八尺，细脖，竹千耳朵，龟屁股蛋，高七寸，大蹄碗，鞍鞮鲜明。石禄围着马一绕弯，不住夸讲马好。他问道：“这匹马是谁的？”卖马的赶紧过来了，石禄一看这卖马的身高七尺，细腰窄背，双肩抱拢，面皮微青，细眉毛圆眼睛，五官端正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衬，头戴青缎色六瓣壮帽，青缎色绑身靠袄，蓝缎色护领，黄绒绳，十字绊，纱包系腰，紧衬俐落。青底衣，洒鞋蓝袜子，青布裹腿。身披青缎色大氅，蓝缎色挖出来蝴蝶花，月白绸子里。肋下配着一口轧把摺铁雁翎刀，绿沙鲁皮鞘，金饰件，金吞口，鹅黄网子挽手。另外还有三四个人，乱插言。石禄说：“这匹马是谁的？”面皮微青的这人说：“你们这位别推我，这匹马是我的，您看这马好吗。”石禄说：“这匹马好，你们卖吗，小子。”卖马的说：“卖。”石禄说：“这匹马名叫甚么呀？”卖马的说：“他叫粉定银鬃叩。”石禄说：“甚么，他叫粉不愣登叩？”卖马的又重说了两句，他还是记不住。石禄说：“我就叫他粉不登叩愣，我说甚么是甚么。”卖马的连连点头。石禄说：“我看一看行不行？”卖马的说：“我既然卖马，我就不怕人瞧，您骑一趟看看。”石禄这才过来，往马身上爬。大家等一看这个买马的要上马，这青脸的赶紧过来了，用手一托他。说：“您往上。”石禄爬在马的身上，把马脖子抱着了。那青脸的忙把他的两脚安在马镫里，赶紧到面前来说：“您撒开手，掉不下去啦。”将马缰绳给了他啦，石禄骑马往西去啦。由正西拨回头来，到了人群，说：“卖马的，你真球娘养的，你这劣马没走儿。”卖马的气往上撞，这四五个人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说：“这个主儿他还买马啦，上马他全不会。”青脸的说：“朋友你先下来，我骑一趟，你看一看。”石禄连忙甩镫离鞍，下了马。卖马的过来，将马肚带解开，往里立煞三



扣，当时马肚子勒镫葫芦形样。青脸的说道：“朋友你要上马，必须跟着我学。”石禄说：“跟着你学，你是我师父，我是你徒弟。”卖马的说：“右手揪着嚼环，左脚蹬这里。”右手一扶判官头，往上一纵身，飞身上马，认镫占鞍，一揪缰绳，马脑袋与判官头一平，人马又一合辙。石禄一看这马实在有走儿。卖家骑上这马，一直正西，那马走起来马蹄乱。马一伏腰走的甚快，看的无影啦，那马到了西头又往回来。马来到人群，那卖马的翻身下马，说道：“诸位您看这匹马有走没有，连不会骑的主儿，都可以看的出来。”石禄说：“我再瞧瞧行不行？”卖马的说：“我既然卖马，就不怕人瞧。”这个马因为我们哥几个，走在中途路上缺少盘费，要不然我不卖，这是我心爱之物。”说着话他把马仍然头朝西一放，此马是灰灰乱叫。一抖浑身的尘垢，四蹄昂然不动。

石禄一看此马，心中也爱。伸手拉过来说：“我再看看他，我跟你学的。你是我师父，我是你徒弟。单手拉嚼环，这双脚搁在这镫里。”右手他一搂判官头，纵身上马，双足牢扎镫铁镫，一揪缰绳，马脑袋就扬起来了。石禄一合裆，小肚子一撞判官头，双耳挂风，这马如飞似的往西去了。马往西足有一箭之远，马往回一拨头，又来到人群之中，马头冲东。石禄在马上问道：“卖马的，这匹马要多少钱呀？”卖马的说：“您瞧这马有走吗？”石禄说：“有走。”那人又问道：“这马您爱吗？”石禄说：“我爱，我要不爱，我就下去啦。我还是真爱这匹马。”那卖马说道：“这匹马的价钱可高啊。”石禄说：“我倒不怕高，物高自然价出头。”卖马的说：“您要是明理，咱们二位好商量。总算是买金的遇见卖金的啦。”石禄说：“那么你倒是要价呀。”卖马的说：“这匹马价，实在是大，我难以出口。”石禄说：“难以出口，那你就在口里头忍着吧。我买心爱的东西，就不怕贵。劣马倒是贱



啦，我也得要哇。你上天上头冒云的那窟窿要价去，我到井底下冒水的眼那里还钱去。”卖马的说：“我干甚么上云眼里要价去啊？”石禄说：“你满天要价，我就地还钱。你要一万两，我不嫌多。我给你一分银子，你别嫌少。”卖马的说：“您要明理，我们就占了光啦。”石禄说：“我不讲理，你们就抬了筐啦。”卖马的说：“您把马留下，多多原谅我吧。您看物之所值吧。”石禄说：“这马值的多，你倒要价呀。”卖马的说：“我这价实在的高，我恐怕说出来，怕您有气。”石禄说：“那你就不用说价了，马算我的啦。”卖马的说：“世界上那有那么回事呀。我不说价，马就算您的啦。”石禄说：“反正我不下去啦，我爱这匹马，你把打马藤条给我。”卖马的说着就把藤鞭给了他啦。石禄伸手拿过来一看，比大拇指还粗。拿手这里有一个皮手套，那一头拿皮条缠着，有半尺长的穗。笑道：“这个马鞭子我也爱，正可我的手。我买了马，这个鞭子可也得给我。”卖马的说：“那是自然啊。马全卖给您啦，这个鞭子我没用。”石禄说：“你要多少钱啊？”卖马的说：“咱们说黄金，还是说白银呢？”石禄说：“你说白银吧。”卖马说：“要说白银，您给三百五十两。”石禄说：“不多。”卖马的说：“这您就原谅我们啦，周济我们啦。在这三百五十两以外，还有住店的钱，他们伙计刷饮喂遛，您得给他们零钱。”石禄说：“一共多少人呀？”卖马的说：“我们是五个人。”石禄说：“有店里人没有？”那人说：“没有。”石禄说：“那么店里人，我还给钱不给。”卖马说：“就在乎您啦。”石禄说：“价钱以外，我爱给多少就给多少。”卖马说：“那是零钱，由您随便的赏。”石禄说：“您要价呀。”旁边有人说：“哥哥您跟他要价呀。”这个卖马的说：“您要是买这匹马呀，就是三百五十两白银。”石禄说：“我还价你卖不卖？”卖马的说：“我听您的啦。”石禄说：“我看你们五个



人是交朋友的人，这匹马你们舍不得卖。”那人说：“舍不得也得卖，他不是吃饭住店，人家要钱吗。”石禄说：“我连里外的花消全算上，我给多少钱？”卖马的说：“您说吧。”石禄说：“我给四百七吧。”卖马的说：“您是周济我们啦，您就把我们捧起来啦。”石禄说：“我把你们五个人全周啦，每人捧你们两巴掌。”卖马的一听，心中暗想，他怎么把我们全周啦，未免心中纳闷。石禄说：“你们到卖不卖呀。”那人说：“卖啦。”石禄说：“我给崩崩钱行不行。”这五个人可是江洋大盗，他们可不晓得道个崩崩给钱。石禄说：“这个马可算我的啦。”卖马的说：“那是呀，马算您的啦。”石禄说：“你不心痛，你不后悔？”卖马的说：“我既要卖，我就头朝外。”石禄说：“你跟我走，到庄内拿钱去。”说完他打马三下，这马往东跑下去了。卖马的说：“你庄在那里呀？我们跟你上那里去拿钱去？”石禄说：“海里摸锅。”

卖马的一看，马已然伏腰去，如飞往东而去。青脸的说：“四位贤弟，赶紧到店里拿军刃。这个买马的，你也不买四两棉花纺纺，我们哥五个是干甚么的。咱们哥五个久在江边打雁，今天被雁把眼睛给阡啦。这个马要奔不回来，店就不住啦，咱们哥们就算栽啦。江湖里头，就算没啦。”这哥五个将军刃拿齐，令店里伙计把零星物件给收拾回去，告诉他说：“我们的马被人给拐了走啦。”说完五个人首尾相连，一直往东追了下来。出了永安村东口，认大道一直正东，五寇在后面紧紧跟随。石禄在马身上，用马鞭子直抽这个马，此马累得浑身是汗，遍体生津，马累得灰灰乱叫。石禄抬头一看，正东有片松林，这片松林，实在不小。书中暗表，这是五里地宽，七里地长的一片大松林，三四个人没有从这里走的。两三辆大车，没有从这里过的。要从此过，除非是镖店的车辆。从此过的人，除非绿林人，就是保镖的。



石禄骑马进了大松林，来到了当中，翻身下马，拉着马来回的走，把马的汗给遛了下去啦，然后将马拴在松树上。

不提石禄，且说那卖马的五个人，他们是上天追到凌霄殿，大地追到水晶宫，抬头一看他撞进黄松林啦。五个人这才不跟跑啦，青脸的说：“兄弟们不用追啦。这才是天堂有路他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寻。飞蛾投火，自来送死。就凭小辈这个穿章打扮，里边竟是咱们合字。咱们跟他完了，咱们合字跟他都完不了。是咱们莲花党的人，谁不认的我这匹马。”抬头一看，天已正午，五个人也进了松林，一边走一边收拾，快到当间啦，一个人没碰见。再一看，那买马的用手巾正给马擦眼睛啦。卖马的一看那马还是头朝东在那里拴着啦，青脸说：“老五还是你过去，我过去？”有一个白脸的说：“待我过去吧。”石禄正在那里擦马，就见从西边来了一人，此人平顶身高不到七尺，胸间厚膀背宽，粗脖梗大脑袋，面皮微白，煞白的面，扫帚眉，环眼弩於眶外，浑登登的眼珠子。蓝手巾包头，撮打迎手。蓝缎色绑身靠袄，黄绒绳十字绊。身上斜背着一件大氅，胸前勒着兰花扣，鸾带扎腰，掖着走穗。蓝绸子底衣，洒鞋白袜子，青布裹腿。怀抱一口砍刀，奔石禄而来，高声喊叫：“买马的小辈，你买马给我们钱啦吗？”石禄说：“买马没跟你手里呀？”白脸的说：“那马是我们的。”石禄说：“我买马的时候，你没答应呀，这钱我不能给。”白脸的说：“你给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。报通你的名姓，刀下不死无名之鬼。”石禄说：“我姓走，名叫走二大，住家在大府大县大村子。”白脸的说：“你是那一门的？”石禄说：“我是树林，没有门。”白脸的一听大怒，上前提手。虎抱头，卧牛就一腿，将贼人踢出一溜滚儿。石禄追过去，毛腰就要捡人家腿，耳后就听金刃劈风，刀就到啦。石禄往旁略闪，一百灵腿，将刀踢飞。进身一扳臂撩阴



掌，将此贼打了一个爬虎。石禄毛腰要抓这个，那右肋下刀就递进来啦。石禄来了个鹞子翻身，一刁他的腕子。这黑脸的一撒开，腕子躲开。可是他伸手把刀给抓住啦，往怀中一拉他，跟身一劈心掌，将贼人打了一个坐蹲。此时五个人上前，就将他围上了。石禄在当中不亚如老叟戏玩童一般，这五个人成了搬不倒啦，这个起来那个倒，那个起来这个倒。这个还没起来啦，那个又爬下啦。打的五个人鼻青脸肿，头破血流。石禄用手向上指点着说：“白灯笼刚到这里，白灯笼下去我都不累，我吃饱啦，为是拿你们五个消化食。”此时把五个人打的连刀都捡不起来啦，直将他五人打的是甘拜下风。五寇又听正西有人说话，此人高声喊叫，说：“石禄千万别动手啦，全不是外人。这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子人不认识一家子人啦。”石禄抬头一看，是刘荣来啦。”石禄说：“我还不累啦，你等我把他们灭了你再来。”中江五龙一看，他也认得，心说：“救命星来啦，要不然我们全得累死，他准跟他认识。这小辈手底下真高，生铁铸成的一般，刀枪不入，横练一个。”五龙心中纳闷，江湖之中并不认识。五龙说道：“咱们哥们可没吃过这样的苦子。

书中暗表，刘荣与安三泰在酒楼吃酒。安三泰说：“刘贤弟，石禄下楼买马的你怎么不叫他拿钱呀？”刘荣说：“这五个不是安善良民，一定是江洋大盗陆地的飞贼。”安三泰道：“这五个人住在我那店中，先来了两个，后来了三个，就是这么一匹马。我这永安村四外，都没地方卖啦。无论是谁只要你买一马就得丢东西。”刘荣道：“店饭账钱缺少不缺？”安三泰说：“差柜上二百六十两啦，老说卖出去这匹马再给我。”刘荣说：“今天就卖出去啦。”安三泰说：“那不他们不给我这笔钱啦，为求省心，我就把他们给赶了走啦。”刘荣道：“今天他们要将此马卖啦，回来一定给您。”说话之



间，弟兄二人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吃喝完毕。刘荣伸手取银子，正要给酒饭钱，安三泰说：“兄弟你可别给，不瞒你说，那店跟这个酒楼，全是我开的。”刘荣说：“好吗，那我不给啦。”伸手拿起皮褙子，站起身形，是当面道谢。安三泰说：“这五个人，你可曾认识。”刘荣说：“我看他们倒有些面熟，乃是中江五龙。黄脸的叫金龙刘清，白脸的是银龙刘明，两个人是同姓不同宗。青脸的是小白龙丁子茂，那个蓝脸的是混江龙赵普，黑脸的是闹江龙李庸。这五个人乃是莲花党之人，配带薰香，镖喂毒药。他们看见少妇长女，夜晚前去用薰香，行伤天害理之事。他们五个人，乃是采花的淫贼。只要他们五个人追下去，要这匹马，打不死他们，也得剥一层皮。此孩乃是我兄长的亲传，不但武艺出众，外加三本经书法，先练发毛经，二练吸水经，三练达摩老祖易筋经，能为出众，武艺高强，军刃全熟，实有万夫不挡之勇。”安三泰道：“如此说来，真是父是英雄儿好汉，父强儿子不弱啊。兄弟你快下楼去看看去吧，恐怕受他五个人之累。”说着往外送刘荣，刘荣说：“三哥您别往下送啦，以后不好说话。”安三泰说：“贤弟我可就依实啦。如要见着我弟震甫之时，可要与我带好。”刘荣说：“是啦吧。”遂说着，这才下楼，到了外面抱拳拱手，问道：“列位老乡，那个买马的往那里去了？”旁边有人答言，说：“达官。您跟那买马的认识吗？”刘荣说：“我们是路遇的宾朋，我二人是狭路相逢，在楼台之上吃酒，他侯了我一顿酒饭账钱。受人点水之恩，必要涌泉答报。我跟你打听打听，我要赶奔前去，给他们解去重围。”这人一听，连忙行礼，说：“我替那位买马的拜托您哪。那人倒很诚实。卖马的五个人，不是好人。由此往东有一片黄松林，您到那里看一看去得啦。他们卖这匹马有六七回啦，这一方的村庄，受害多啦。您真要给他一百两银



子，他就卖给您。卖完了之后银子多好，他也说不好。明着上庄子内换银子去，暗中他就把道踩好了，仍然把马拉了走。”刘荣说：“这一回他们这匹就卖了，这回银钱就可以拿回来啦。”说完他提着搭子，一直正东。等到安三泰下楼时候，那刘荣早已没了影儿。

且说刘荣，他一直奔了正东。此时天已过午，少时来到黄松林西边，高声的喊叫，说：“石禄千万别动手啦，不是外人。”石禄一听，虚点了一掌跳出圈外。这五龙一想：得啦可来了救命星啦。刘荣到近前一看，五龙各人全带伤啦，遂说道：“你们不认得他吗？”五龙齐声说：“我们不认识。”刘荣说：“我拜托你们哥五个点事。”金龙刘清说：“哥哥您有甚么事？”刘荣说：“这匹马是你们哥五个谁的？”刘清说：“是我的。”刘荣说：“是你的，兄弟那更好办啦。暂且把这匹马借给我使，我把石禄驮到何家口，要银子我给四百七十两，送到中江五龙岛。”刘清说：“这个石禄，他是那一门的？甚么人子弟呢？”刘荣说：“我要一说他天伦，你们哥五个，就悔之晚矣。”刘清说：“到是那一门的呢。”刘荣说：“他是大六门第四门的。”刘清说：“莫非他是石锦龙的一门吗？”刘荣说：“这是石锦龙的次子，名叫玉蓝石禄。”石禄一听说道：“荣呀，你认识他们吗？”刘荣说：“我认得。”石禄说：“认得给我引引。”刘荣说：“这个是金龙刘清，银龙刘明，小白龙丁子茂，混江龙赵普，闹江龙李庸。”石禄说：“原来是五个泥鳅哇。”中江五龙一听，心说：好吗，我们五龙他忝管叫泥鳅鱼。当然是不爱听啊。石禄来到近前说：“泥鳅。”五人没言语。石禄说：“我叫他们，怎么会不答应呀？”刘荣说：“你叫人泥鳅，人家怎么答应啊。”石禄说：“荣呀，你把双铲给我拿过来。我叫他们谁，谁不答应，我把谁给劈啦。”刘荣说：“不用。”遂对五龙说道：“他再叫你



们谁，你们就答应。要不然他把你们给劈啦，可是死而无怨。”五人一听无法，石禄说：“大泥鳅。”金龙说：“在。”从此叫谁，谁就答应了。刘清心中一想，让我们弟兄人称五龙，它是有名的人物。不想今天遇见小辈石禄，他叫我们，我们就得答应。他没有军刃还不是他对手，这要拿着军刃，更不是他的对手啦。如今既在矮房下，怎敢不低头，这也是万般无法。石禄说：“谁有匣子谁走。谁要没有，我要他的命。”刘荣问道：“你们哥五个，都是谁没有薰香盒子？”刘清说：“我们哥五个都有。”石禄说：“既然有你们就拿出来，都放在地上。”五民乐业，传至太宗搁在地上。石禄上前将五个匣子全落到一块，遂说：“五条泥鳅，今天我告诉你们。是有这个匣子的，以后我是见头打头，见尾打尾。因为你们有这个薰香盒子，走在大街小巷，见着了少妇长女，你们就合了事啦。你们想一想，你们家里要有少妇长女，人家瞧着合了适，你愿意不愿意。”说完往南一指，说：“你们还不是窟窿。”中江五龙一听，低头满地上找窟窿，石禄一看气往上撞，把刘清抱起来，往地上一扔，差点没把他摔死。刘清急忙爬起，向刘荣问道：“刘大哥地上没有窟窿啊。”刘荣说：“石禄，地上没有，你可叫他们那里去找啊。”石禄往南一指，说：“那不是窟窿吗？”刘荣说：“石禄是叫你们钻入在黄松林。”中江五龙一想，五个薰香盒子不给了，真可惜啊，当时没有使的。刘荣说：“他叫你们走，你们哥五个可就赶紧的走，要不然没有好儿。”

五龙一听，别卖贵的呀，这才走入松林。石禄说：“荣儿，你到林子里瞧一瞧，他们要露着尾巴，告诉我说。”刘荣到了黄松林，跟了他们，说道：“五位贤弟，你们可以在树木密，处隐藏身子，暗中观看。他把你们盒子给毁啦，或是埋了，容我们爷俩个走了，你们再想主意。”刘荣说完，



他出了松林，来到石禄切近。石禄说：“泥鳅都钻窟窿啦吗？”刘荣道：“全钻进去了。”石禄说：“泥鳅哇。”大声叫了五六声，听松林里无人答言，遂问道：“荣呀，他们怎么会不理我呀？”刘荣说：“他们全走了，没有影儿了。”石禄说：“把单铲拿过来。”刘荣递给他。石禄用铲在地上挖了一个坑，叫刘荣把坑里土都弄出来。石禄将五份盒子，全给踩扁了，又将那五个全扔在坑里给埋了。埋完了之后，他又一揪刘荣，说道：“咱们爷俩个在这里踩一踩吧。”石禄将铲收好，搭在马鞍之上，将缰绳解下来，回头说道：“荣呀，我这个扣儿会飞，你追的上吗。”刘荣说：“我追的上。”石禄说：“我要是没有这个扣儿，我追你累得睡不着觉。如今我有了扣儿，该累你啦。”刘荣说：“咱们爷俩，谁忧谁在前头走。你有能力把我扔下，我有本事把你扔下。”石禄说：“我可认不得道，要往那边去，您得告诉我说。”刘荣说：“是吧。”这才将他带走，暂且不提。

且说中江五龙出了树林，用刀将坑挖开，一瞧薰香盒子，满都碎啦。哥五个一想，说：“咱们可怎么回店啊，那里还有许多东西呢，那还有四匹马啦。”小白龙说：“我有主意，二位兄长，你们赶紧用刀砍一点青草来，在地上捡一点江石头子，倒在坑里。把土堆里一拌，咱们往里撒尿，推簧亮刀，往里一和，叫它成了一块一块的。李庸你将破抄包解下来，放在地上。”李庸如言放好，大家将青草与尿泥包好，用手一拍，成了长方。丁子茂将包拿起说：“二位兄长，您看这个包儿，够四百七十两不够？”丁子茂说：“咱们哥五个回店，我如此如此的一说。把枕头给我一个，挡住众人的眼睛，就成了。以后石禄走单了时候再说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。”中江五龙这才一齐的出了松林，赶奔回店，来到了永发村东口。店的门前路南路北，站着的人很多，大家看见他



们，说：“你们几位回来啦，那买马的说给崩崩钱，那可不是跑吗。你们几位当时没测开。”金龙刘清说：“他拿冷字考我。”大家往照五个人脸上瞧，也有青红的。也有肿了的，还有鼻子青的。小白龙丁子茂说：“列位这是买马的，不是闹着玩的。刚才我们哥五个去追，耍一时的聪明，使了一个鬼招。”有那两边看热闹的说：“您追到那里呀？”五龙说：“我们追到石家屯。我有一个宾朋，此人姓石，名叫石昆，这是石昆之子，我们与石昆同在镖行做过事。买马的这人名叫石禄，他来到这里，上马他全不会。我交给他一遍，他就会骑。您大家看他呆呆傻傻，他是外拙内秀，这就叫父传子受。石禄武艺超群，将拳脚是倾囊而赠。我们这哥五个，跟我兄长插拳比武，他是一个点到而已。跟此子一比武，是疆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。让你们大家听着见笑，我们哥五个，是甘拜下风。我那石兄长给纹银四百七十两。我兄长有点闲事，叫我们在店中，稍等几日，再付银子一千两。”说话之间，他们到了店门口，叫道：“店家，”那伙计赶紧答言，说：“你们几位把银钱取回来了？”五龙说：“取回来了。”丁子茂手提着那个包袱，问道：“店家，我们拖欠你门多少店饭账钱？”伙计说：“下欠不多，不过是二百六十两。”丁子茂说：“给你这是四百七十，暂且搁在柜上，先存我们一百一十两。”伙计说：“不错。”丁子茂说：“今天晚上，给我们预备一桌上等酒席，外加山珍海味。今天晚上，我那兄长还来啦。”伙计不知所以，忙将包袱，提到柜房。先生接过来放到钱柜之中，用锁头一锁。五龙来到了北上岛，伙计早给预备过来洗脸水。众人净面落坐，茶水献上来，五个人吃茶闲谈。赵普说：“伙计，你们快把酒席预备好了，少时我兄长就来。伙计答应，来到了厨房，告诉了厨子一个说：“要了一棹上等席，外加山珍海味，快点做。”厨房当时一通



儿忙乱，不大工夫酒来菜到，通盘摆齐了。他五个人坐在一旁等候，直到了天黑，不见有人来。刘清道：“喂呀，咱们石兄弟，为何不来呢？”丁子茂说：“想必是有事，今天不能来了。他不是说过吗，叫咱们等人三天五日的。”店里伙计说：“那么你们五位，就先吃酒吧。”刘清嚷道：“伙计你也在一处吃吧。”伙计连连摆手道：“不让不让，您五位用吧。”中江五龙，在此吃酒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残桌撤下。伙计擦抹桌案，又问道：“给你们几位沏过一壶茶呀？”刘清说：“来一壶吧。”丁子茂说：“伙计，这天到了甚么时候啦，怎么还不点灯啊？”伙计说：“随后就到。”少时拿过一盞把儿灯。将蜡烛点着，送到上房屋中。刘清道：“伙计你去歇着去吧，我们叫你再来，不叫你就不用来呀。”伙计答应走了出去，到了外边交代店中规矩，说道：“诸位客官。您要用甚么，可赶紧的要。”交代三声，无人答言。又说：“我们可要上门撒犬，封火拢账啦。”

五龙在屋中一听，心中放心。先将屋门关好，将灯挪到东里间，将灯放好，哥五个在后沿这张大床上，是合衣而卧。耗来耗去，天到二鼓。刘清一推刘明，刘明又将他三人推醒。刘清说：“快去查点咱们东西物件。”他五个人蹑足潜踪，东西里间，以及明间，一件东西物件不短，统给他收拾齐。一瞧蜡花有一指多高，屋内照得阴阴惨惨。五个人将白天衣服全行脱下，换好三串通扣夜行衣，寸排乌木钮子，兜裆滚裤，上房软底鞋袜。围打半截花布裹腿，绒绳十字绊，鸾带扎腰，背后背好刀，青手巾包头，前后撮打拱手，前挂三囊，食囊、镖囊、百宝囊。白天的衣服，包好包袱，围在腰中，抬胳膊踢脚，不绷不靠。刘清低声说道：“你们哥几个都齐了没有？”赵普说：“我们到全齐啦。”刘清两个手指一挡口，施展百步吹灯法，将灯吹灭，他一长腰，上床榻，



伸手向兜囊，取出匕首刀，回头说：“赵普贤弟，你在店中守候，明天你要如此如此。”他们三人，将窗打开带好刀，取出问路石，投石问路。刘清头个出来啦，毛腰捡起石子，放在囊中。点手叫刘明、丁子茂等，四个人出后窗户，纵身形上房，蹿房越脊，向外走去。四个人便往永安村西员外而去。赵普在屋中赶紧将白天的大氅取出，将后窗户给放下，一切收拾好了，将刀摘下，然后穿上大衣，在屋中耗到四鼓，连忙将店中伙计唤起，说道：“伙计呀，你快去将我们四匹马备上。你们店里昨夜闹贼啦，我四位兄长追下去啦。二更多天走的，至今杳无音信。我放心不下，你快将马备齐了，我必须从此处走，往下追他四个人。”店里伙计说：“您兄长往那里去？您知道吗？”赵普说：“我听绿林人说话，说你等乌合之众，狗党羊群，人多势众，西村口外分上下高低。因此我知道他们在西村口啦。再说镖行的马，向例必须压一压他。伙计你查点查点屋里东西。”伙计说：“您不是还回来吗？”赵普说：“我不回来，我上那里等我兄长啊？天到亮的时候，你再给我们预备好了一桌酒席。”伙计这才点头应允，来到后边，叫人给他备好马。当时四匹马全备好了，拉到了外边。李庸来到外面，说：“伙计你先将店门关上吧？”说完他上了马，拉着三匹，直奔正西。到了西村口以外，听四外梆锣齐响，正是四更的第二更。江湖绿林人，黑夜里找人，只可用哨子响，能听出几里地去。赵普当时捏嘴唇，哨子一响，西边的哨子就接上啦。他便拉马来到了西边，五个人会在一处。五寇是赶奔西川，好置买薰香盒子。此是后话，暂且不表。

如今且说闪电腿刘荣，从黄松林带走石禄，一直奔济南。走在中途路上，见对面来了一片人，在人群里面有一挂大车。这些人各持长枪短刀，前扑后拥。人群后面有两匹



马，马上骑着二人。头匹马上之人，身穿青衣裤，面皮微黑。第二匹马上之人，浑身翠蓝色衣服，面如敷粉。刘荣对石禄说：“你看这一片人，是干甚么的？”石禄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爷俩正往前走，对面有片松林。见那林中有两个人，一老一少。就听那老者说：“儿呀，你先上树林里去。”听那少年说：“爹爹呀，这是干甚么的？”老者说：“这是土豪恶霸，谁也不敢惹。你这样年轻力壮，要被他人抢了去，工钱没有，就为混成了一党，大家伙吃伙花。你要不听他们调遣，他们就把你给废啦。”刘荣听到此处，遂叫道：“玉蓝呀，咱们到那里打听打听，是甚么事。”石禄这才将马勒住，翻身下马，随着刘荣来到森林。刘荣冲老者一抱拳，说：“这一位老丈，我跟您领教，正东来的这一伙子人，是做甚么的。”吓得这个老头，颜色更变。刘荣一看他害怕耽惊，遂连忙说：“老丈，休要拿我当匪人，我叔侄爷俩乃是镖行的达官。我住家在山东东昌府北门外，刘家堡的人氏，姓刘名荣，外号人称闪电腿的便是。”说完又给石禄报了名姓，忙问道：“老丈，您要知道此事，请道其详。”老者说：“达官，我久仰您的美名，听各位老乡，常常的提您。”说到此处，老者便将原由说出，气得二人哇呀呀怪叫，这才引出独虎营来。以后二打屯龙口，石禄破埋伏，杜林出世，中三亩园拿普莲，贼铠入都，普铎报仇，一镖三刀，打死何玉，请群雄入西川，电龙出世，子报父仇。种种热闹节目，尽在下文中再表。



第八回 杜林无心逢山寇 豪杰有意嫌贼人

话说上集书中说到刘荣与石禄在中途，巧遇一个老者，正向老者打听道路。那老者不放心，刘荣才报通了真名实姓。老者放了心，遂说道：“我久仰的很，这西南角下，有一个村子。名叫独虎营，那里住着弟兄二人，在那里为首。他们能为出众，武艺高强，欺男赖女，强夺少妇长女，硬下花红。”刘荣说：“此地归哪里所管呀？”老者说：“正北有个临水县，是济南的首县。”刘荣说：“那里知县是那位？”老者道：“那知县姓高名叫高文峰。”刘荣说：“那么高文峰，他是清官还是贪官呢？”老丈说：“他乃是一位清官。”刘荣说：“他是清官为甚么不抄拿他们呢？”老者说：“官人艺业浅薄，抵挡他人不过。”刘荣说：“玉蓝呀，你快去把那伙人赶散，把大车上那人救下来。”石禄说：“好吧小子。”说话之间，提双铲往外就走。刘荣问老者道：“那恶霸姓字名谁呢？”老者说：“头前走的那个姓李名宝，自称叫伏地太岁。后头走的那个是他侄儿，名叫李桐，外号叫寸地君王。李宝能为出众，武艺高强。”刘荣道：“他们就以武艺高强欺压人吗？”老者说：“他就倚着蔡京是李宝的亲娘舅，在朝为官。达官，您在都京哪府当差呢？”刘荣说：“我在镖行跑腿。我有两个朋友，在王府当差。”老者说：“您这两位朋友在哪王



府当差？”刘荣说：“一位叫镇天豹李翠，一个叫追云燕云龙。”老者访问：“他二位在王府官拜何职？”刘荣说：“是在银安殿站班健将的首领，代管四十八名健将，八主贤王府所派，叫他二人跨差，夜晚护庇万佛殿。皆因那殿中失去了传辈的闹龙宝铠，我这里有王谕龙票，何不将两个土豪处治呢？”老者闻听双膝拜倒，口中说：“达官爷，您要把他二人除治，不但这里县太爷感念您。就连我们全县的黎民，都全救啦。那李桐他要看见谁的少妇长得好看，夜晚带打手去抢。瞧谁家姑娘长得好，他白天去提亲，给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。那一家要说不给，不论黑夜白天，当时就抢。”刘荣一听气往上撞，遂说道：“要处治二人，我把他们拿到公堂，你们与他打直对吗？”老者说：“我能打直对。”刘荣说：“好啦，你先在此等候，待我到外边看一看。”说着他到了树林之外，推簧一亮刀，往怀中一抱，定睛往对面观看。

再说石禄，手提一对短把追风铲，来到当场，将车的去路挡住。将双铲上下一分，口中说道：“你们是干甚么的，小子？”大家一看，忙站住了，由车上跳下一人。口中说道：“列位闪开，待我过去。”那些恶豪奴闪在一旁，此人过来一看石禄，乃是一个猛汉，长得像貌怕人。石禄他一看从车上下来一人，面露惊慌之色。看他身高七尺开外，骨瘦如柴。往脸上一看，面如刃铁，扫帚眉，大环眼。身穿青布衣服，蓝布护领，蓝纱包扎腰，紧衬俐落，青布底衣，青布靴子。肋下配定一口鬼头刀，来人问道：“你是干甚么的。”石禄道：“你倒问我是干甚么的。我这是问你啦。”那人说：“我们这是接人的。”石禄说：“接人有捆住的吗？那个少妇、那个姑娘，为甚么全捆着哇？再说你们接人可这车上为甚么一个女的没有哇？竟用男子接人。今天你们说了真情实话，我放你们过去，要是花言巧语，我是要了你们的命。”来说：



“我们住家在山西，地名叫独虎营。车上这两少妇姑娘不是外人。”石禄说：“不是外人，她们是你等的甚么人？”那人说：“我是独虎营的管家，姓张，名叫张治，大家赠我一外号，人称金眼老鼠。车上绑着一位是我嫂嫂，一位是我妹妹。”石禄说：“你把她们先解开，我得问一问。竟听您说，那可不成。必须追问情形，有差言差语，那里我可叫你家去。”张治说：“好朋友管好朋友的事，我家的闲事，不用你管。你我平素不认得。”石禄说：“我要认识你我倒不管啦，皆因不认识，我才管的。”张治说：“朋友你一死的要管，报通你的名姓。放着大道你不走，你小路旁多管闲事。”石禄说：“你要不捆着她我就不管，皆因你捆着她我才管。”张治说：“黑汉报通你的名姓吧，刀枪之下，不死无名小辈。”石禄说：“我姓走，名走二大，大府大县大村子。树林没门，你上树林，我不出门来，要你的命。”张治一听，气往上撞，往后一闪身亮出刀来，说声：“将他给我围上吧，要死不要活的，这主儿也就是打死了他臭一块地。”大家一听忽啦一声，将石禄围上啦。石禄一分双铲与他们打在一处，是上下翻飞，这恶奴的军刃，满给磕飞啦。大家受伤的不少，张治一看丧命的倒是没有，遂说：“你们大家闪开了，待我拿他。”张治上前说道：“好一个走二大，我叫你多管闲事。”左手一晃，刀向顶门就劈。石禄用左手铲往上一挂，张治将刀抽回，石禄的铲已空。当时二人招势可快，光闪纫针。石禄往里一跟步，双铲一合往里一推。张治忙往下一坐腰，石禄飞起左腿，名为打合腿。这手绝艺，名叫白猿献桃。也是张治的报应循环，竟在铲下做鬼。

那些恶豪奴，一见张治已死，俱都吓得胆战心惊。由打车后转过净街太岁李宝，翻身下马，推簧亮刀，扑奔石禄。石禄说：“对面来的小辈，报通你的名姓。”李宝说：



“住家在独虎营为首，姓李名宝，人称净街太岁的便是。”石禄一听，小子叫净街太岁，心中不大痛快。那李宝也问他：“小子你叫何名，我好与张治报仇解恨。”石禄说：“我叫走二大。”李宝上前就是一刀，石禄往旁一闪。铲挂刀背。刘荣说道：“玉蓝呀。你可千万别叫他走了，睡下为止。”石禄说：“知道啦，他绕不了鸭子。”不提他二人动手，那刘荣抱刀来到车辕切近，说道：“你等众人，还不早行逃命，等待何时？你们大家为恶多端，抢劫民间妇女，那还了得？”寸地君王李桐，下了马，将大衣脱啦，伸手亮刀，问道：“来者老儿，你是做甚么的？”刘荣说：“对面土豪，报通你的名姓。你家老太爷，刀下不死无名之人。”李桐说：“我姓李名桐，人称寸地君王。”说完轧刀一站，说：“老儿你叫何名？”刘荣说：“我姓刘名荣，外号人称闪电腿。”正要跟他动手，忽听背后噗哧一声响，急忙回头一看，那李宝已在铲头下做鬼，打得他万朵桃花。这些恶豪奴一看，张治死啦，倒没跑，如今李宝已死，大家便四散逃走。石禄打死了他，一分双铲就奔了李桐，把铲一举，说：“荣儿你闪开了吧，他渴了，要喝他们红水。”刘荣往旁一闪，说：“千万也别放他逃走。”石禄说：“这个也叫他摔了吧。”刘荣说：“摔了吧。”石禄分双铲来到近前，说道：“嘿，刘荣说啦，叫你摔了吧。小子你怎样？”李桐说：“甚么叫摔啦？”石禄说：“叫你家去，就是摔啦。”李桐不懂这话，他看见李宝已死，一心要给他叔叔报仇，双手托刀往里一扎，石禄用双铲往下一撤他的刀背。李桐借力使力往下一押刀，石禄用铲往里一走。李桐忙使了一个铁板桥，石禄撒手铲，左腿往里一跟，右腿的百灵腿就起来啦。李桐再躲，可就躲不及啦，当时将他踢出一溜滚去。那李桐打算用就地十八翻逃走。石禄忙跟了过来，踩住左腿，双手将右腿抱起，说声：“小子，我看你是



桶子不桶子你再来吧小子。”只听噗哧一声响，是立劈两半。

此时树林那位老者，来到车前，面见他二人，跪倒行礼，口中说：“达官，您这是救了我们一县的人啦。可是千万别放走一个恶奴。”刘荣说：“好吧，玉篮你在此看。”说着四下一看，往正西跑着一个大个，脚下很快。刘荣一伏腰就到啦，来到他背后，是人到刀就到啦，在他腿肚子上，刀尖就扎上啦。那大个嗷哟了一声，爬在就地，口中说：“大太爷饶命。”刘荣说：“我饶你也成，快说，你们是从那里抢来的少妇。”大个说：“我们从打刘家庄抢来的，有我们太爷的话。”刘荣说：“你姓甚么？”大个说：“我姓李。”刘荣说：“你叫甚么名字？”大个说：“我叫李纲，大家送我外号叫野鸡六子。”刘荣说：“你怎么叫野鸡六子？”李纲说：“皆因我腿快。”刘荣说：“你腿快，还快的过我吗？”李纲说：“刘荣是我师爷爷。”刘荣一听，说：“你见过刘荣吗？”李纲说：“我没见过呀。”刘荣又问他说：“你既是没见过，怎么知道他是你师爷爷啦？”李纲说：“他的名姓，比我大。他在镖行跑腿。”刘荣说：“那么是在镖行跑腿，就是你师爷爷吗？”李纲说：“不是，因为他是闪电腿。在镖行里头一个。我有一个师父。”刘荣说：“你的师父是谁？”李纲说：“我师父也在镖行成名。住家在东昌府北门外，马家湖的人氏，此人姓马名叫遇龙，外号人称千里腿。他是我师父。”刘荣说：“你见过那马遇龙吗？”李纲说：“他名千里腿，一天能走一千里，我没见过。”刘荣说：“你没见过，你就说是你师父。”李纲说：“他走一千里，我能走一百五十里。”刘荣说：“看在你的面上，你要叫我一声师爷饶恕於你。可是你得说明这个少妇跟这个姑娘，是从哪里抢来的？”李纲说：“我倒是略知一二。”刘荣说：“好，那么你愿意好好跟我走，还是叫我把你捆上呢？”李纲说：“老太爷，您祇要饶我命，我情愿跟



着您走。”此时由树林里走过那个老者，老者说道：“这位刘达官，这位可是一个好人。”刘荣说：“老丈，您认识他吗？”老者说：“我认识他。”刘荣问道：“他原先干甚么呀？”老者说：“他原先是个货郎，他家就有一个老娘，早先有个妹妹，早已出嫁啦。”刘荣说：“这个货郎，要有一差二错，你可敢保。”老者说：“我敢保，这个货郎是我看着他长大的。”说完转脸问李纲道：“你怎么跟他们在一处荡浑水去啦？”李纲道：“你有所不知，我要不去，他们就把我给废啦。家里还给拨去一石小米去啦，另外又留几十两银子。有我老娘的吃喝，我干甚么不去呢？您想，谁知道他出庄抢人去呢。我要知道他出庄抢人，把我治死，我也不去呀。”刘荣说：“这一位老头，您先把那位妇女的绳子解开，因为您的年岁大。”老头上前便将那少妇的背绳解啦，那妇人便伸手从口中掏出堵口之物。她跪在车上，直给老头叩头，说：“老太爷，您算救了我的性命。”老者道：“这位少妇，你别给我叩头。你必须给这位刘达官跟这位大太爷磕头。要没有他们二位，处治不了恶霸。”那妇人赶紧又给他二人叩头。刘荣说道：“你先把那位姑娘解开。死去的恶霸，他从那里把你们抢来的？”妇人道：“您要问哪？我住家高家湖，我娘家姓马。我有一个哥哥，名叫马龙，率我母亲之命，前去接我。”刘荣说：“你婆家在那里呀？”妇人说：“婆家在文武庄，西村头里，我丈夫姓张。这个姑娘是我妹妹，她名叫张翠屏。”说话之间，便将那姑娘的绑绳也给解啦。张马氏说道：“妹妹，你快给这二位达官磕头道谢救命之恩，要遇不上他们二位，咱们姐妹都得死在贼人之手。”那姑娘闻言，便跪在车上。口中说道：“这二位恩公，你把我们救了，我这里谢谢您。可是您还得把我大哥给救了吧。”刘荣说：“你大哥在那里啦？”张翠屏说：“我大哥在正东，那块树林子啦，被他们给捆在



树上啦。”刘荣说：“还有别的人没有哇？”翠屏说：“倒是还有，可是那老天杀的。不用救他啦。”刘荣说：“那个是你甚么人呀？”翠屏说：“她是一个继母娘，竟给我嫂子气受。我们姐俩多日才能受的完啦。”刘荣一看她们二人，面色中正，纯是安善妇女，遂叫道：“玉蓝。”石禄就过来啦，说：“什么事呀？”刘荣说：“你在此看护车辆，待我到东边救人。你在此好好的看着他们，谁也不准动车辆。谁要动，把谁治睡啦。”石禄说：“你去吧。”

刘荣这才伏腰往东，来到南北一股大道的东边，一片树林之内，听见有人哼吃，赶紧上前一看，有一个男人，在树上捆着。刘荣将他解救下来，那人伸手从口中掏出搭口之物。看此人忠厚老实，并非奸诈之徒，遂问道：“你姓甚么呀？”他说：“我姓马，名叫马龙。”刘荣说：“正西那位少妇？”马龙说：“那是我的妹妹。”刘荣便将治死恶霸的情形一说，马龙连忙双腿拜倒，说：“恩公我给您磕头啦。”刘荣说：“树林里还捆着没有。”马龙说：“还有亲家娘在那里啦。”二人便在树林里找。在东北角上一颗杨树上，捆着一人，头冲下，脚冲上，七孔冒血，那人是绝气身亡。马龙一见，遂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“亲家娘啊，您此时一死，我两个妹妹可逃出来啦。没别的可说，这总算是您的报应循环。”刘荣说：“这个死尸，你先别摘。你从此去到文武庄，将你妹丈找来。先叫他瞧一瞧死尸，然后把他带到正西，一来看看你们车辆，二来瞧瞧恶霸的死尸。”马龙点头，说：“恩公您在此等候，文武庄就在南边不远。”刘荣说：“好吧，你去，快快回来。”马龙答应前去，少时便将那张文和找了来。张文和一进树林，就看见他母亲在树上绑着，七孔冒血而死，便放声痛哭，跪倒磕了三个头。刘荣在旁一看他，竟哭不见有眼泪。张文和说道：“这位达官，她是我的继母，从



打她到了我家，搅乱的我们乱七八糟。我给她磕头，谅是说她可死了。我们家中，应当满完啦。”刘荣说：“原来如此，那么你将死尸运回去吧。”张文和答应，这才叫道：“马大哥，您快回庄去，叫来几个人，前来时务必带着锹镐。”马龙答应去了，少时只有马龙一人回来，拿来一把铁锹。到林中见了他妹丈，说咱们必须如此的办。张文和连忙说道：“此办法正合我的心意。”刘荣问道：“文和，她可是你的继母吗？”文和一听忙跪倒向他述说一遍。刘荣明白她也是报应循环，遂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么你们将她埋在此地，没人究问吗？”张文和道：“没人究问。有人问时我自有办法。”便叫马龙出树林看看外边有人没有。马龙到了外边一看四外无人，这才进来，说道：“兄弟你将老娘的死尸给摘下来，我在此处刨坑，将她就埋在此地啦。”张文和过去就将死尸摘下，这边已然刨好一个长条坑。马龙道：“我未将家人带来，因为恐怕家人口中不严，走漏风声。”刘荣说：“那么她娘家没有人吗？”张文和说：“只有一个兄弟，是出家的道人，也是在西川一带。”刘荣说：“那里你不给他送个信吗？”张文和道：“送信也不来。在她生着的时候，连去好几封信，连个回信都没有。”张文和随着将尸首摘下，放在土坑之内埋好。刘荣道：“张文和，这位老太太有甚么样的过处？”张文和一听此言跪倒尘埃，说道：“她老人家过恶很大，这完全可说是报应。请您到前边不远文武庄，打听打听，人人所知，要有一个人说，我这个做儿女的不对，那时请您把我送到当官治罪。我这位继母，对待我全家，苦不堪言。”刘荣道：“那么人家街坊四邻，要问你的娘亲啦。你是何言答对？”张文和道：“她活着的时候，时常出庄去要钱，十天八天，一个月半个月的不家来，我爹爹不找她不回头。如今要是有人问，只可说她又财资要钱去了，一去未归，不知上那



里去了，这一来也就算罢休了。”刘家一听这才将二人带到车辆之旁，向石禄说道：“玉蓝，你好好的看守他二人，别叫跑了一个。不能竟听你二人一面之词，我必须调查。”说话之间，他来到车前，向张马氏问道：“我问你，你那娘母有甚么过处吗？”张马氏也随姑娘一样话，跟他二人所说的遥遥相对。刘荣道：“好吧，你们在此等候吧。”他便往南，到了文武庄头，有一棵槐树，树下坐了不少男女人等。刘荣到了切近，向众人抱拳拱手，说道：“我跟诸位打听一件事情。”这里有位老者，站起身形，见他肋下带着军刃，遂说：“这位达官，您有甚么事呀？”刘荣问道：“您几位是本村的人吗？”老者说：“不错，咱们大家全是本村的人。”刘荣说：“您贵姓啊？”老者说：“我姓张。”刘荣说：“台甫怎么称呼哇。”老者说：“我叫张海方。”刘荣说：“这个本庄里有叫张海魁吗？”海方道：“不错有个张海魁。他是我的叔伯兄弟。”刘荣说：“你那兄弟他有一个媳妇吗？”此时众人全站了起来，向前说道：“这位达官爷您要问，她过恶太多吗？叫我们这位老太爷对您说一说。”刘荣说：“好吧。”那老者便对他一五一十，全说了，与张文和等所说，分毫不差，这才别了众人，回到原处，问道：“张文和，此地离县衙多远？”张文和道：“您要报告县衙，事情可就大啦。”刘荣道：“那么独虎庄离此多远呢？”张文和道：“一直西南，第二个村子就是。”刘荣道：“马龙你再刨个大坑吧，将三名死尸全拉在坑里一齐埋了吧。”马龙答应，张文和帮助他，立时刨好坑，将三名贼人全都埋好。刘荣叫马龙赶着车辆，她姑嫂在车上坐着，刘荣石禄等三个人在后边跟随，一齐到了文武村西村里。路北有座梢门，她们下了车辆，众人也随着走了进去，车辆交与做活的。众人到了里面。张文和一告诉他爹爹，他父子是治酒招待，向刘荣等是千恩万谢。



刘荣用完了酒饭，带着石禄告辞出来。二人出了村庄，看见天时尚早。刘荣道：“玉蓝你随我来。”应当他们出庄往东，他们往西去啦，便问文和道：“东边这个村子叫甚么名字？”张文和道：“那里叫太平堡。”刘荣等这才辞别他们。张文和说道：“达官，您可想着，将来要是再从此处经过时，务必要赏我全家之脸，进来坐一坐再走。”刘荣说：“是了吧。”这才抱拳说声再见。此事后文书再提。且说刘荣与石禄，来到了太平堡，东村口里路南。有一座高升店。来到了店门外，问道：“店家有闲房没有？”店里伙计说：“有闲房，这里还有三间东房。”刘荣石禄拉马匹往里，当时伙计接过了马去。石禄将皮褡子拿了下去，来到了东房，在廊底下一站。伙计拴马回头，上前将门开开，竹帘放下，伙计说：“二位客官，您往里请啦。”二人进到屋内，看见迎面有一张八仙桌左右两把椅子，令伙计打过一盆水来。少时送来。二人洗脸漱口烹茶。天时已晚，将灯点上啦。刘荣问石禄道：“你还吃甚么不吃呢。”石禄道：“咱们刚吃完饭，做甚么又吃啊。”刘荣说：“那么你不吃啦。”石禄说：“我不吃啦。”刘荣说：“你上北里间睡觉去吧。”石禄说：“您不困吗？”刘荣说：“我还得跟伙计说一会话呢。”石禄自往里间去了，刘荣便问伙计道：“你贵姓呀？”伙计说：“我姓李。名叫李二。”刘荣说：“你们柜上都卖甚么吃食？”李二说：“斤饼斤面馒头，全是论斤的。”刘荣说：“你给我来五斤馒头，来他一碗汤菜，来一壶酒。”李二答应了，出去不大工夫，便将那些全给送了过来。刘荣一边吃酒，一边问道：“我跟你打听点事。”李二说：“但不知您打听甚么事。”刘荣说：“正西有个独虎庄。”李二说：“这个地名，是上年岁的知道他叫独虎庄。年轻的主儿，全知道他叫独虎营。”李二抱拳拱手说道：“达官，小人我说话，实在嘴冷。这五路保镖达官，有



行侠作义的。按说他们不是杀赃官灭恶霸吗？除治土豪。可是据我一想，他们全是畏刀避剑，怕死贪生。”刘荣吃喝完毕，遂说：“伙计，你去吧，待我叫你再来。不叫就不用来啦。”李二答应，将要转身。刘荣道：“也罢，待我将让饭账付了，也省得明天一早费事。我们应当多少钱呢？”李二说：“一共一两四。”刘荣说“好”，伸手取出二两一锭银子。放在桌上。说道：“拿去吧，余下的作为小费。”李二说声“谢谢您”，拿着银子走啦。到了外面钱交柜房，他关店门，撒犬睡觉不提。

单说刘荣将门关上，端灯到了南里间，灯往前槽窗户一放，自己合衣而卧，躺在床榻之上，耗时候。直到二更，刘荣站起身形，将夜行衣换好，把白昼衣服打在包袱之内，抬胳膊踢腿，不蹦不吊。背后带好金背刀一口，手巾蒙头撮打拱首，低头一看，零杂物件不少。这才将灯熄灭，蹑足潜踪，来到北里间外头。听了听石禄，已然睡着啦。刘荣将门插棍拉开，门分左右，他便到了外面，将门倒带，镣吊稍微一响。刘荣一听，北里间不打呼啦。自己心中所思，不用管他啦。这才回头一看满天的星斗，他便纵身形上了西房。蹿房越脊，如履平地，施展小巧之能，来到了太平堡西村头。低头往下一看，黑洞洞。忙取下一块瓦来，扔在地上，人声犬吠无有，他这才下房，认大道一直向南。刘荣走着就听背后有人说话，说是：“李保、李桢、张治，出去抢人，为甚么一去未归呢？你我二人来到外面，必须在各村寻找，并无音信。据我这么一想，咱们躲不住啦，风声特大，不应当在外边去对敌官长。我听中江五龙说，刘荣可将石禄请出世啦。五龙那么大的能为，都不是石禄的对手。要说石禄一对短把追风铲，那是石锦龙的真传。一百二十八手万胜神刀，一手拆八手，百手为祖。那老儿刘荣，也不是好惹的。”这



两个人是路上说话，草里有人听，被刘荣听见了。耳音很熟，一时想不起来。书中暗表，这两个人乃是千里追云郎智，万里追风郎千。这二寇乃是西川郎家窝的，他二人眼光最好。郎智抬头一看，见前面有一条黑影，连忙问道：“头前是合字吗？”刘荣没言语。郎智一看那条黑影，扑奔了独虎庄。郎智他二人不知道是刘荣。他们要是知道是他呀，从此就跑啦。郎智道：“前面的朋友，在下我弟兄，郎智郎千，阁下是那一位呢？”刘荣一想，低头不语，忙一毛腰，往下走去。郎智一想，说道：“朋友你要讲跑吗，也不是向你吹牛，江湖之中，除去老儿刘荣外，就得让我二人脚程快。你还能跑的了么。”说着脚下用力，追了下来，谁知竟会追不上。来到了独虎庄，反把那条黑影追丢了。二寇走着慌不择路，迎头来了一个大土块，忙闪身躲开。往四下一看没有人。

不言二寇，且说刘荣来到了独虎庄，在东村头一看，庄墙高大。他围着庄子绕了一个弯子。他见有一座大宅院，门前有垂杨柳。此时二寇已到，忙爬在地上。二寇到了墙上，飘身下去。刘荣心说：好吧，他是给我带道。向上一看，墙高一丈六七。伸手探兜囊，取出抓江索，手拉绒绳，脚踏庄墙，进了庄墙。到了里面一看，还有二道围子。他爬在墙上，往前看二寇。那二寇在前行走，刘荣一看准知没有走线轮弦。又一想这里边为首的，一定能为不小。他便跟在后面，一直到了三层房的上面。他看二寇下去啦，刘荣便爬到东房后坡，一看院子里宽大，北上房七间，明着三间，暗着五间。那里面是明灯亮烛，照如白昼一般，里面贼人很多。就听郎智弟兄二人说道：“回禀大王爷，我二人在各村子全找啦，并无踪影。”刘荣看明白啦，起下一块瓦来，向北房台阶上一摔，吧哒一声。自己心中所思：我夜入贼巢，这地



方我若不敢下去，岂不是畏刀避剑怕死贪生？瓦一见响，那屋内灯光已灭，大家各亮军刃，全出来了。抬头往四外瞧看，看见东房中脊上站着一人。三面全没人，就是东房上一人。为首的问道：“东房上甚么人，赶快答言。”刘荣道：“朋友你贵姓？”那人说：“我姓李名方，别号人称双刀将。”刘荣说：“李方你是朋友，你是冤家？”李方说：“朋友怎么讲，冤家怎么说？”刘荣说：“你们乌合之众，不足为奇。你们要是朋友，咱们单打单斗。你要是冤家呢，我跳下去，你们大家一齐上手。”李方道：“朋友报通你的名姓吧，咱们是单打单斗。列位贤弟，你们收拾好了。”刘荣在房上亮刀，说道：“我姓刘名荣，别号人称我闪电腿。”李方忙叫张惠，赶紧鸣锣聚众。锣声响亮，由四外来许多人，手执亮子油松，照如白昼一样。刘荣一看那有头有脸的贼人，满在北面房底下，他才跳下房来，抱刀站在当院。说：“列位，那位不怕死的可以前来。俩打一个，匹夫之辈，一个一个的动手，若将我打倒，我死而无怨。你们那一个过来？”轧刀在当场一站，旁边有人说声“待我来”，刘荣一看来之人，身高七尺开外，一身夜行衣靠，面紫色，扫帚眉，环眼努於眶外，狮子鼻翻鼻孔，火盆口，大耳相衬，手中一口扑刀。刘荣忙问：“来人报名受死。”那人说：“我祖籍西川郎家窝，我姓郎名智，千里追云便是。”说完上步举刀就砍。刘荣看刀到，往旁一闪身，用刀一轧他的刀，使了一个顺风扫月。郎智往下一坐腰，刘荣抽刀往里一滑，郎智一转身，可就躲慢了。在他肩头，刀尖划上啦。身受刀伤，长腰纵出圈外。刘荣抱刀一站，嘿嘿一阵冷笑，说道：“你们还有不怕死的那个上前受死？”

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万里追风郎千，上前与他兄长报仇，掌中一把鬼头刀，赶紧过来。口中大骂：“老匹夫



刘荣，今天要你一死。”说着上前摆刀就剁。刘荣此时就横了心啦，看刀到，往旁一闪身，他刀一空，递刀进招。他二人就打在一处，也就有个三四个照面，刘荣托刀往里一扎，郎千用刀一挂，当时将刘荣的刀咬住了。郎千一见心中大喜，忙用力往外一挂，跟着飞起一个扁踩。刘荣躲之不及，当时他就翻身栽倒，他一倒下那刀就出了手啦。郎千一长腰就过来啦，用脚踩住刘荣，扬刀剁，只听吧喳一声响，红光崩现，鲜血直流。原来刘荣未死。是郎千左肩头挂伤，跟着二块瓦已到。郎千看二块瓦带风声又到，连忙一纵身，往西纵出。回脸往西一看，见前坡站着一个大个，就听他说话瓮气的，刘荣一听是石禄来啦，急忙爬起，抓起刀来，说道：“玉蓝来啦？”石禄说：“我来啦，你走的时候，怎么不叫我呀？你一个人走啦，来找莲花来啦。这些个全是莲花吗？”刘荣说：“对啦，他们全是莲花。”那位说，石禄不是在北里间睡觉，他怎么会来到这里呢？原来他正睡着，忽听见外边门的镣吊响，石禄急忙坐起，伸手拿起皮搭子，来到南里间，黑洞洞，看不见人。他便将灯光点着，将蜡花一弹，看炕上不见了刘荣。他急忙将鹿筋绳解开，把双铲背在背后，收拾紧衬俐落，这才将灯吹灭，出了西房。将门倒带，锁吊扣好，飞身上房，往外就走，如踏平地之路。抬头往四外一看，只见西南有火光的亮子。石禄忙向前奔去，到了西村头，先从房上起下块瓦，往地上一扔，并无人声犬吠，他才下来，出村子一直西南，少时到了独虎庄，听见里面喊声震耳。他抬头一看庄墙太高，伸手取出百练索，八尺铜练，两丈四尺绒绳，共合三丈二。墙高万丈，挡不住来人。当下石禄进了庄墙，掀下一块石灰往下一扔，并无人声。他才蹿房越脊，来到里面。越听杀声越近，他便顺着声音找来，上房行走，到了一所院内。站在东房，往下一看，正赶上刘荣被



人踢倒。他急忙起下瓦来，抖手向郎千头上打来。二瓦又打下，他才答话跳在院中，一摆双铲。刘荣心中所思：他若不来我命休矣。石禄捧双铲，当中一站，问刘荣道：“他们全是莲花吗？”刘荣说：“对啦，他们全是。”石禄说：“那么全叫他们睡了吧。”刘荣说：“冒水就得。”石禄说：“谁拿子咬你来啦？”刘荣说：“他们大家都要拿拉子咬我，我全不怕。”刘荣说：“你多要留神，莲花太多。”甚么叫莲花呢？原来石禄管采花贼就叫莲花。

石禄捧双铲，阴阳双铲手内卡，来到战场全凭它。有人与我来争斗，铲头以下染黄泉。石禄问道：“你们那一个过来？”当时正北有人答言，说：“列位闪开了。”蹿出一人来，刘荣一看，这个贼人眼熟，手中使这对军刃利害，原来他掌中一对蜈蚣剪。石禄一看来人身高九尺开外，胸前厚，膀阔宽，面皮微黑，穿青挂皂，黄绒绳十字绊，皮挺带系腰，紧衬俐落。就听来人问道：“对面的小辈，报上你的名来。”石禄说：“我姓走。名叫走二大，别号人称要命鬼。尔叫何名？”来说：“我姓张名冲，外号人称烟薰皂王便是。”左手剪叠着，右手剪垂下。刘荣说：“玉蓝你可多要留神，他这一对家伙可利害。”石禄说：“我比他还利害啦。”张冲左手剪往上一递，那右手的剪盖顶就打下来啦。石禄看剪到往里跟身，右手铲，往上一挂，二人动手。说书说的慢，那招数可来得快。不亚如打闪认针，他用左铲一挂，那右手铲就跟上来啦。没容他左手剪撒手，右手铲已奔他耳根子扎去。张冲一见，忙往下一坐腰。石禄一改招，使了一个双风灌耳，这手又叫白猿献桃。张冲稍慢一点，只听噗哧一声。将发郑跟绢帕满没啦。贼人往后一倒腰，左手剪搭在胳膊上，手摸头顶，哇呀呀的怪叫。忙说道：“列位宾朋，这个走二大的武艺，可真不弱。千万别告奋勇，那一位要前来，可要



先酌量自己的能为。轻者带伤，重者就要废命。”当时旁边有人说：“张大哥闪开了，待我治死他。”

说话出来一人，石禄一看，来人身高一丈，白煞的脸面，掌中一条方天画戟。忙问道：“报上你的名来。”贼人说：“我姓王名元。外号人称赛仁贵。”王元横戟到了近前，用戟分心就刺，石禄右手铲用了个海底捞月，急架相还。王元摆戟头往下一押戟杆，将铲压住，右手扣住戟杆。那王元一见，忙往怀中较劲，往回一夺。二人一较劲。石禄将双铲撒手扔地，他右手可将戟杆抓住，长腰往近挨身，黑虎掏心一拳打来。王元撒手戟，往后倒步。石禄说：“你的军刃我不要。”抖手往人群里扔去。往南一跟，穿心掌就打进来啦。王元用手腕子往下一挂，二人在当场就打在一处。一个是受过高人的传授，一个是明人的指教。刘荣一看西川路的贼人，也有这个样的贼人。也就是他，要换个别人，早就完啦。大家群贼一看，说道：“咱们王大哥若战不过他，可别跟他动手。工夫一大就不好办啦，必须三两招，就得扯呼。”群贼说“对”。此时刘荣看石禄不还招，人家拳脚直向致命打来，忙说道：“莲花太多。你进招吧。”石禄一看他使的是流星赶月，泰山压顶，盖顶就打下来啦。石禄使野马分鬃，手指伸张，向他撮去，左手奔他耳门子。王元一看用手一挂他右手，形铜似铁。石禄看他一坐腰，他那撮掌，当时就变了手沟子。王元看他一进招，往底下一低头。石禄的左手在上边，右手在下边，双手一按，当时就把王元的两肩头就抓住啦。用双后一按肩头，往起一纵身，双腿起来将他腰缠上。双手往后一推，口中说道：“你爬下吧小子。我结实，你比我还结实。你家去吧小子。”只听噗咚一声响，俩个人全倒下啦。王元仰面朝天，石禄砸在他的身上。王元双手抱住石禄的胳膊，二人当时相住啦，原来王元也是横练。刘荣



说：“玉蓝，赶紧叫他睡了吧。”石禄也抬不起手来，两胳膊往外一支，说：“小子你睡了吧，小子。”用头一找他准头，只听吧喳一声，脑髓皆崩，万朵桃花。大家群贼一见，是胆战心惊。石禄站起身形，拉双铲说：“荣呀，他没有我结实呀。”

他二人正讲话，由正北来了一人。石禄面向南，刘荣向北说：“玉蓝瞧后头。”石禄往前一低头，右手铲往上一挂，后面这人手使竹节鞭打来。此人抽鞭换式，往旁边一站。石禄分军刃说：“你要这样我可急啦。”一句话说漏了兜啦，问道：“小辈你叫甚么？”那人说：“我姓董名平，单鞭赛尉迟。”石禄说：“要使鞭我们家里可多的很，祖传槊鞭铲。”大家一听这三种兵刃耳熟，群寇交头接耳说话。有人说：“要是石锦龙的后人，咱们可得快走。除去夏江秀水县，别无旁人。”群贼交头接耳说此事，那石禄在当场。还说：“槊鞭铲是我们的祖传。”石禄生来恨莲花党之人，只要对了手，他是一招都不让。皆因他们竟败坏好人家妇女，所以恨他刺骨。因那董平知道其外之事，他不知其内之情。他提手一晃，鞭就到啦。石禄一看忙往旁边闪身，右手铲往外一挂，左手又往里一撮。董平往下一坐腰，石禄是铲腿一齐到，一腿便将董平踢了一溜滚儿。董平连忙起来，石禄横铲一瞧，口中说：“好小子。你会跑啦。”此时正北又上来一人，说道：“小辈别走，看枪。”石禄扭项回头看，见此人平顶身高七尺开外，细腰窄背，双肩抱拢。董平在那边说道：“贤弟千万别动手啦，此人手段太高。”石禄说：“你爬着吧小子，别多说话啦。你拿着扎枪叫甚么？”此人说：“我姓焦名亮，外号玉美人的便是。小辈你不用说些假话，你要说出你真名实姓，下不死无名之辈。你要说假话，乃是擦粉的妇人。穿俩截之衣，油头粉面，带子缠足。”石禄说：“小辈你真骂人



呀。我说出真名实姓，你们大家可别飞呀。”玉美人焦亮说：“何能惧怕於你？”董平说：“兄弟你可多要留神。”焦亮说：“兄长千万别扬他人之威，灭你我大家的锐气，生而何欢，死儿何惧？叫他在枪头作鬼，你快通报名姓吧。”石禄说：“我姓石名禄，外号人称穿山熊。”焦亮说：“你是哪一门？”石禄说：“我是大六门第四门。”焦亮说：“看枪。”石禄说：“小子，你不是叫玉美人吗。今天叫你睡啦。”说话之间，看枪到，他用铲一挂，焦亮急忙将枪抽回来，抢杆就抽。石禄一横腰，说：“小子，我给一下子。”用脊背接枪杆，双铲可奔他扎去。焦亮看他一低头，枪杆可就抽在他的身上去啦。又一看他双铲奔自己脖子来啦，他一想要往上纵，他一定将我腿打掉。往下一坐腰呢，一定废了命。往后一纵身，来了一个铁板桥。石禄往前一撒手，左手铲一挂枪，右手铲直奔胸前而去。石禄口中喊道：“你家去吧，小亮子。”噗哧一声，红光崩现，肠肚一齐出，也是他的报应循环。群贼见他铲头往下直流血，不由胆战心惊。

众人交头接耳，说：“咱们可不能惧怕他人。他拿军刃往前一挂，咱们就趋势走。”旁边有人说：“赶紧把他死尸拉开，待我上前战他。我若不是他人对手，那你们就赶快走吧。要不然是轻者带伤，重者废命。”说完话他手捧锯齿飞镰刀，来到当场，口中说道：“石氏门的军刃，听说过，没会上过。今天倒要看一看有何能为。”刘荣说：“石禄，他可是好的，不要叫他流水。”石禄定睛一看来人，身高八尺，肩宽背厚，两道浓眉，大环眼，鼻孔朝外，火盆口，唇不包齿，大耳相衬，压耳毫毛，倒竖抽笔一般。青布扎巾，青布贴身靠袄，蓝布护领，黄绒绳十字绊，青抄包扎腰，紧衬俐落。青布底衣，洒鞋鱼白的袜子，打着半截花布缝腿，手轧飞镰刀。石禄问道：“报上你的名来。”那人说：“我住家在



正北，贺家川，姓贺双名飞熊，别号人称卷毛吼，在五峰岛是第三把交椅。你原来是石禄哇，你家贺三爷倒要斗一斗，你们爷们，有甚么本领？”说完托刀往里就扎。石禄见刀到，用单铲往出一挂。贺飞熊连忙抽刀。石禄的铲往外一扁腕子，只听嘎吧一声，刀铲就碰到一处。双铲使了一个野马分鬃式，将刀撕出，只听当的一声，那贺飞熊的头巾发髻就掉啦。石禄说：“荣儿，他是好的。”刘荣说：“对啦，他是好的。”石禄这才将双铲一合，说：“你赶紧逃命去吧。”贺飞熊当时倒吸一口凉气，他往前问道：“朋友你贵姓啊？”刘荣说：“我姓刘名荣，别号人称闪电腿。”贺飞熊毛腰将头巾抓起，飞身上东房，到了前坡一站，说声：“列位贤弟，还不跟我逃走吗？还在此地吗？”当时大众人等，纷纷上了东西等房，向四外逃走。石禄要追，刘荣说：“别追，叫他们去吧。”因此群贼得以逃走。这时候恶豪奴跪下一片，各扔军刃，是苦苦的哀求。大家说道：“请二位大太爷，手下留情，千万别要我们的命。我们不入伙，他不答应。”刘荣说：“那么你们大家认打认罚吧？”大家说：“认打怎么样，认罚怎么样？”刘荣说：“认打呀，将你们带到县署问罪。你们要是认罚呢，见死尸刨坑掩埋。”大家一听齐说：“我们认罚。”说着一齐站起身来。找锹镐，各处刨坑，将死尸埋完。刘荣道：“你们是多少人，满全聚齐。”又将后面女眷叫出来，又五六个。刘荣问道：“你们大家可是三媒六证，花红彩轿娶的吗？”那些妇女一听，又看到刘荣慈眉善目，知是好人，这才一齐跪下说道：“这位老爷子。你是不知。我们全是附近住户。”这个说：“我在门前买绒线，被他们抢了来。”那个说：“好，你们先见一股子清香，及至醒来，便是此地。”刘荣说：“好，你们先各自回屋，收拾金银细软之物。待我禀报县衙，将你们各送回家，好团圆。”那些妇女走去。刘



荣道：“你们仆人，一共有多少。他手底下财产，在甚么地方放着，快将银钱搭到此处。”刘荣一看他们，俱都是害怕耽惊的样子。遂说道：“你家庄主，他们所作所为，全是非法。可是你们可能够打质对吗？”大家说：“这一位老达官。此地有为首的，那县署，他们不敢往这里来。”刘荣说：“他们不敢来，如今已被我们扫灭，他还不来吗？你们那一个认识县署？”有一个说：“我认识。”刘荣说：“那么你快把文房四宝拿来。”那人转身走去，少时回来，交与刘荣。刘荣当时写好了一封书信。交与了那人，那人持信而去。到了县署将信送上，官兵问道：“你从那里来？”家人说：“我从独虎庄来。”差人上下一看他，说：“你在此等候吧。”他拿书信，到了里面，见知县，回说：“外面有独虎庄送信之人。”县太爷接过信来，拆开一看。县太爷接过信来一看，不由大吃一惊。欲知信上写些甚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九回 转角楼石禄拐马 密松林毒打五龙

话说知县一见书信，不由吃一大惊。见上面是写着：“现有八贤王府，护衙首领李翠云龙奉王谕访拿盗走宝铠之贼，来到贵县，现在独虎庄，除恶安良。请知县大人速来，我等追查宝铠要紧。”官兵差役人等，大家随着那名仆人，赶奔独虎庄。到了庄中，县太爷下马，叫人往里禀回，就说：“小县已来到此处。”有人回了进去，刘荣连忙迎了出来。他看见门外，站着知县，身高八尺开外，细条身材，面如三秋古月，粗眉阔目，准头端正，头戴圆翅乌纱，身穿青色的袍儿。那知县见刘荣出来，连忙一抱拳，说：“上差老爷。”刘荣也一抱拳，说道：“此地不是讲话之所，请到里边一谈。”当时他们一齐到了里边，大家落坐。刘荣取出龙票王谕以及柬帖，令知县观看。那知县问道：“这位达官，您贵姓？”刘荣说：“我姓刘名荣。”知县说：“但不知哪位是李翠云龙？”刘荣说：“他二人追下盗宝之贼，留下我二人等候知县。贵县贵姓呀？”知县说：“下官姓清官印清廉。”刘荣道：“县太爷既然到了甚好。那么此地之事，就全交与阁下啦，我还要追李翠云龙去啦。因为他二人艺业浅薄。”说完又将龙票王谕等收了起来，又说：“贵县您替国家出力吧，我二人走啦。”说完话将石禄带走。



不言知县办理独虎庄之事。如今且说，刘荣将石禄带到高陞店，伙计说：“您二位作甚么去啦？”刘荣说：“我们爷俩个，给这一方除去一恶霸，将独虎庄扫灭。”遂说伙计：“你去告诉他们，谁要是在独虎庄内有房的主儿，可以拿房契领房去。那里有县署的人，在那里照管，我们就不管啦，一齐说了出来。”伙计说：“您贵姓？”刘荣说：“我姓刘名荣，他是我一个把侄，姓石名禄。依仗他一对短把追风铲，横练三本经书法，周身善避刀枪。”伙计说：“达官您把为首的拿住了没有？”刘荣说：“业已将为首的治死啦，手下的四散奔逃。”伙计一听，双膝跪倒，口中说道：“我这里谢谢二位侠客爷。”刘荣用手相搀。说：“你起来吧，快去与我们打盆脸水。”伙计答应起身而去。他叔侄进到屋中。少时打来脸水，又沏来茶，坐下喝茶。刘荣问道：“伙计你们这里有杂货铺子吗？”伙计说：“有。”刘荣取出银两，出去买来两身衣服，二人每人一身。又问伙计说：“你们这一带，可有沐浴堂。”伙计说：“有，您没有看见吗，在我们对过，永林沐浴堂。”刘荣便带石禄，叔侄到了那里，沐浴更衣，两身带血迹的衣服拿了回来。刘荣说：“伙计，你将两身衣服拿去洗一洗，自己留穿吧。”店里伙计当时谢过。刘荣道：“我们沐浴身体，可给他多少钱呀？”伙计说：“二位侠客爷，那您就不用管啦，我们就给啦。”刘荣说：“好吧，那你赶快的与我二人预备酒饭。”伙计答应。当时出去，工夫不见甚大。叔侄吃酒，吃喝完毕，店饭账钱，算到一起，共合多少钱。伙计说：“侠客爷您不管啦，现在有位庄主爷，已将店饭账钱全给啦，外赠给你一匹马。”刘荣道：“此位贵姓高名，你快将此位请来。”伙计说：“您在此等候，待我去请。”说完他出去到了街当中路北，将贺员外请来。一进院中伙计就大声的说道：“刘达官，我已将我们庄主请来啦。”刘荣忙转身



往外迎来。只见这位老员外，站在院中，是慈眉善目，须发皆白。连忙抱拳拱手，说道：“这位员外您往里请，咱们到屋中再叙。”说话之间来到了里面，贺老员外问道：“这位达官您贵姓呀？”刘荣通报了名姓，说道：“员外您为甚么替我们还了店饭钱，又赠马匹。我与你素不相识啊。”贺员外道：“刘达官，您有所不知。只因有许多的镖车，全都绕着走，不进我们庄村啦。由您去跟各镖局打听，我姓贺名瑞，字沐芳。不论哪一路的镖车，要从我们庄路过，我都要请到庄中待酒。大家镖行赠我一个美号，人称贺百万。我今天听伙计说，您两位扫灭独虎庄，给这一方除去大害，我们是感激非浅。我已将店饭账全候啦，请您将马收下吧。”刘荣道：“贺老员外，您候了店饭钱，我倒依实了。您可将马拉回去吧，我在镖行跑腿不用马。”遂叫石禄道：“玉蓝呀，上前谢过员外。”石禄说：“老头我这里谢过您啦。”刘荣道：“伙计，店饭钱，这位老员外已然给啦？”伙计说：“不错，老员外已然给过啦。”刘荣说：“好，那么你将那钱交与账上。”说着伸手取出一锭黄金来，说道：“这个小意思，是给你们买包茶叶喝吧。”伙计急忙出去，叫进杂役人等，一共六名，大家上前谢谢刘达官。刘荣说：“你们不用谢啦，玉蓝呀，赶紧将马匹备好，咱们这就得起身。”石禄答应，当时出去将自己马匹备好，又将皮搭子搭在马的身上，站在院中。说道：“荣儿，咱们走哇。”刘荣一看，东西物件不短。贺老员外道：“您二位可以在我们这里，住个三天五天的，再走不迟。”刘荣说：“不必啦，我二人有紧急事在身。”说着他二人往外走。那贺老员外，以及伙计人等，往出相送。到了太平堡东村头以外，刘荣问众人一抱拳，说：“列位请回吧，送君千里终有一别，咱们改日再会吧。”

刘荣带走石禄，一路之上，饥餐渴饮，非止一日。这一



天相距何家口约有几十里地。刘荣说：“玉蓝呀，咱们快到啦，可以连夜往下赶吧。”石禄道：“夜间走吃甚么呀。”刘荣道：“我给你买点件货。”石禄说：“咱们怎么不住店啦？”刘荣说：“店里头爬爬太多。”石禄道：“爬爬用手一按就死啦，味臭，味臭。”他们说的是臭虫。“那么马儿吃甚么呀？”刘荣道：“往往有这么一句话。”石禄说：“王八甚么话呀。”刘荣道：“不是王八有话，是往往的有这么一句话，说的是人不得外财不富，马不吃夜草不肥。”当下二人一边走，一边闲谈。一路之上过了许多大小村镇。刘荣心中急躁，恨不能一时到何家口才好。天时已晚，石禄说：“我饿啦，怎么办。”刘荣便给他买了点馒头饼等，他在马上吃，刘荣在地上走着吃。叔侄一直走了多半夜。一听四外梆锣声音，已来到何家口西村口。刘荣道：“玉蓝你下马吧，到了何家口啦。”石禄说：“不用，我今天可累啦，马可不累，我不下马啦。”刘荣一听，忙上前将马的嚼环拉住，长叹一口气。石禄说：“荣呀，你干么咳声叹气的？”刘荣道：“我与你舅舅单鞭将马得元，又与你爹爹圣手飞行石锦龙，陆地无双石锦凤，万战无敌石锦彩，银头皓叟石锦华，我弟兄全是神前结拜，没想到我刘荣为镇天豹子李翠、追云燕云龙寻找宝铠，给这个孩牵马坠蹬。”说着拉马匹，来到村内，听见前头有人说话，离切近一看，是吉祥店老家人何忠。原来何忠手拿扫帚，正在那里扫街啦。刘荣说：“前面老哥哥何忠，早就起来啦。”何忠抬头一看，原是刘荣，遂说道：“我昨夜一夜没睡。”刘荣道：“你为什么呀？”何忠道：“刘爷您把石禄请来啦吗？”刘荣说：“我已请来啦，你往马上瞧。”老家人何忠往马上一看，那马上有一猛将，忙将扫帚放在就地，来到刘荣面前，跪倒，说道：“刘爷您受我一拜，我替我们主人跟您面前请罪。”刘荣道：“何必如此呢。”何忠道：“此地不



是讲话之所，您请到里面，老奴我有细事回禀。”石禄翻身下马，何忠拿起扫帚，开了店门，三个人进店。早有店里伙计，将马接过，涮饮喂遛去了。当时石禄拿着皮搭子，跟随何忠来到了屋中。刘荣一看北上房中，一个人没有，可是明灯蜡烛。刘荣忙问道：“何忠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人全那里去啦？”何忠道：“刘爷您要问，这里有这么一件事。”

书中暗表，自从刘荣走了之后五六天，四小将回来了。水中蛇谢斌、独角蛇谢亮、水豹子石俊章、翻江海龙神手太保何斌，由正北黄龙岭回头，车辆马匹一进何家口东村头，来到街的当中间，祥平店门前，有伙计在门前站着。看见他弟兄回来了，忙上前迎接，说道：“少达官爷您回来了，一路之上多受风霜之苦。老达官有话，叫你们诸位回来，车辆马匹全卸到祥平店。”哥四个下马，这才将马匹交与了伙计，拉去涮饮喂遛，暂且不提。他弟兄四人要往里走，何斌问道：“伙计，甚么人粘贴吉祥店啦？”伙计道：“李翠云龙。”何斌说：“李翠云龙他们为甚么占官店呢？”伙计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您请到里面自然知道。”弟兄四个人便奔吉祥店，何斌上前叫门，何忠将门开了，一看是他弟兄，遂说：“少达官回来啦，您到上房看看去罢。”小哥四个便到了上房，何斌一见宋锦赵华阳，急忙上前跪倒，说：“宋大叔赵二叔，您二位大喜啦。”宋锦说：“我喜从何来？”何斌说：“我二叔偷花戴花，江湖里头让你们弟兄八位成名，是我二叔献一手绝艺，您八位一齐佩戴守正戒淫花。”宋锦道：“孩儿你不喜欢吗？”何斌说：“二位叔父，咱们大家同喜，可是您戴守正戒淫花。您知道他宗旨吗？”宋锦心中所思，还是在外保镖，能长经验阅历，听保镖老达官说过，那二老讲过，天上无有，地下无双，才能配戴戒淫花，遂说道：“我听三老所说，戴花不采花，采花不戴花。戴花若采花，必死乱刃下。这守



正戒淫花的宗旨，就是这个。”何斌点了点头，心中所思，八门的头一门，金针八卦左云鹏，乃是世外的高人，镇江南的剑客，祖居河南聚龙庄，北门内路西，紫云观观主。一针定八卦，分为八八六十四门。人家是八门头一门。想到此处忙把他们三人叫进来，上前与二位叔父见礼，不相识他给一致引，又给李翠云龙行完礼。何斌看他二人面带愁容，忙上前追问前情。李翠云龙就将入府当差，丢失宝铠之事细说一遍。何斌一听，当时气得浑身乱抖。何玉说：“儿呀，你不要生气，事宽则圆。”丁银龙也说道：“孩呀，由其我随你二叔，头探一次屯龙口，那恶贼普莲会跟我翻了脸啦。幸亏你二叔跟了去啦，他不去还真糟啦。现下你刘大叔，上了夏江石家镇，请石禄去哪。你们哥四个回头，叫咱们一齐在店中等候。”何斌说：“非得等我大叔将我石大哥请来。倘若他不出世呢。那咱们宝铠就不用要啦。”丁银龙道：“何斌，皆因那山上有走线轮弦，武勇绝伦。恐怕大家入山，涉险，这倒是刘荣的的一番好意。”何斌道：“那么我刘大叔将我石大哥请来，他就不怕吗。”丁云道：“那石禄他横练三本经书法，刀枪不入。”何斌说：“伯父，我弟兄回来一路的劳乏，趁此机会我们休息个三天五日的，暗中算等我刘大叔。”李翠道：“何斌呀，那王谕柬帖等，全叫刘荣拿着呢。”何斌道：“您拿着王谕，您可曾到济南府挂号啦吗？”李翠说：“我倒是挂了号啦。”何斌又问：“秀水县您挂了号啦吗？”李翠说：“也挂了号啦。”何斌说：“挂了号就得啦，那我们去歇息去了。”四个人退到后面，直过了三天。

到了第四天头上，早饭吃完，大家落坐闲谈。何斌道：“上至我伯父，下至我几位叔父，咱们可以到院中，过一过兵刃。今天晚上咱们夜奔屯龙口打虎滩。我跟我爹爹学的这口砍刀，我要会一会普莲，拿着了他人，要给我丁大伯父报



仇雪恨，得回宝铠，要搭救我二位叔父满门家眷。”旁边何史说道：“少达官，您可要慎重，千万不要艺高人胆大。那普莲说是四川下三门的人，手段毒辣。何斌道：“何忠啊，我是主人，你是主人？”何忠说：“少主人，您是主人，我是奴才。”何斌说：“我父亲爱才，这才用你，有事问你再说。我们大家讲话，何忠你在旁答言。你要是再多言多语，小心在我的刀下作鬼。”老家人何忠一听，吓得颜色更变，诺诺而退，不敢答言。丁银龙说：“侄男何斌，咱们再等个三两日再说。”书中简说，他们又等了三天，刘荣石禄仍无音信。何斌说：“明天咱们吃完早饭，大家过一回军刃，晚上我杀奔屯龙口。”第二天吃完早饭，每人全过了家伙。天到大平西预备晚饭，众人吃喝完毕。何斌道：“众位伯父以及列位叔父，赶紧将东西物件拿齐。老哥哥何忠，你看守店口。会水的将夜行衣包水靠拿好。其余的列位，拿好军刃暗器、夜行衣包。”当下何玉、何凯、丁银龙、李文生、宋锦、赵庭、李翠、云龙、谢斌、谢亮、石俊章、何斌，众人往外。何忠将店门开开，说：“列位达官，您到了那里，可千万要仔细留神。”丁银龙说：“不用你惦念，好好的看守店房吧。”众人是每步加三分，来到屯龙口西山坡。一看无有隐藏之处，绕到南山口，平川之路。丁银龙道：“这个地方别走，他暗藏走线轮弦。”

众人便来到东边山树林之中，大家一齐坐在地上。耗到天晚，山上梆锣齐响，也就在定更天。何斌说：“列位，咱们大家收拾吧。”众人探兜囊取白布捻一撮卷啦，亮火摺子一点，着啦，化点烛油，贴在树木上啦。江湖人有点灯亮，瞧甚么也能逼清似水。大家忙脱下白昼衣服，换好三岔通扣夜行衣，寸排乌木钮子，兜档滚裤，上房的软底鞋袜，围打半截的鸡爪花布蓬腿，绒绳十字绊。脱下来衣服包好，抄包



扎腰紧衬俐落，抬胳膊踢腿，不绷不吊。刀插背后，明露刀把，手帕罩头，地上物件不短，将白烛捻吹灭放在囊中。李文生取绒绳将甩头之胆拴好。大家到了林外，向山坡走来，到了那群墙之下。何斌说：“列位老人家闪在一旁，待我先上去。”说话之间，伸手取出绒绳，抖手扔上去，抓住墙头，两双手紧倒换，双足踹墙，如走平地一般，直到了上面。左臂一跨墙头，往下一看是黑洞洞，并无入声。忙伸手取出问路石，犬吠声音没有。遂低声说道：“列位老人家随我来。”何玉道：“上边没有走线轮弦吗？”何斌说：“没有。”大家人等这才纵身形，一齐到了墙头之上。何斌摘下抓江锁，大家一齐下来，到了墙里。何斌伸手亮刀，向众人说道：“大家千万的留神，我左臂一抬，就要站住。”正说之间，往前一迈步，踏上铜弦，扫堂棍打来。何斌忙用刀支住，身子向后再退，就听咯登的一声那走弦向东去了。东边梆子声响，出来许多的喽兵，各抱弩箭匣。

书中暗表，自从丁银龙二人走后，那普莲他就拿了准备啦。两个首领带了二百名喽兵，暗伏在各处。今夜走弦一响，知有奸细到了，所以全出来了，便向众人放箭。何家口众位，用刀拨打弩箭。何玉道：“儿呀，咱们这便如何是好？往里去吧，竟是走线轮弦，此地又有弩箭。这可如何是好？”大家人等在墙里面，正在着急，那两个首领手打梆子催兵，放箭正紧。就听墙头上，有人从鼻子眼里一哼吃。这二人翻脸往墙头上一看，说道：“墙头上是我二哥鲁清吗？”上面答应道：“不错，正是我。你们是林贵林茂吗？”二人一齐答应道：“正是我二人。”鲁清一听便跳下墙来，说道：“你们二人要反呀？我不是把你们荐到青州府东门外路北三元镖店，怎么会来到此地呢？”林贵道：“二哥您不知道，提起来话太长啦。我们哥俩对不起您。那镖行三老，看在您的面上，对



我们很至重，给我们二人一千两银子，给东昌府西门外，单鞭将马德元家中送去，另外给了我们一百两盘用。我二人穿城而过，那时心中一喜欢，进了酒店，喝得大醉，给了酒饭钱，出了酒店，往西到了赌博场，去赌金银。一千两银子转眼之间输了个精光。我们二人了没脸去见单鞭将马德元，只好在树林子闲逛。幸亏那一百两银子的盘川还没输掉，我二人才不至于挨饿受冻。”鲁清说：“你们二人来得正好。”就叫林贵、林茂跟何家口众位一块用刀拨打弩箭。众英雄且战且退，弩箭倒是没伤着谁，可是那走线轮弦躲了这边的，又碰上那边的，连个贼人的影儿都没看见，已有好几位身上带了伤。眼看天快亮了，何斌一看不妙，赶紧顺原路回到屯龙口东山树林中。老少众位伤势不重，就连夜返回何家口。老家人何忠一看众人无功而返，也顾不上埋怨何斌冒失了，赶紧叫人取出刀口药，给带伤的上了药，又安排老少英雄洗漱吃喝。

过了几天，何斌见老少众位伤已治好，养足了精神，就又要攻打屯龙口。真是江山易改，禀性难移，何斌就是这样性烈如火。叫他这么一鼓掬，众位英雄又去夜打屯龙口。当下何斌、何玉、何凯、宋锦、赵庭、林贵、林茂、鲁清、丁银龙、李文生、李翠、云龙、谢亮、石俊章又来到屯龙口。上一次吃了走线轮弦的亏，这一次你倒提防着点哇。偏偏又踩上了消息，一时间扫堂棍左右轮番抽打，弩箭赛如飞蝗。工夫不大就接二连三的倒下好几。只得搀扶着带伤的，二次退回何家口。到了店门口，何斌才知道刘荣已请来石禄。刘荣一见何斌、谢亮、谢宾、石俊章，就知道是这四个小子不听何忠的良言相劝，冒险攻山，一生气到里边坐着，关上了门，不理这四个人。还得说老人家何忠心眼好，他对鲁清等人说：“你去叫何斌他们四个人在这边蹲着，然后咱们请出



刘荣来，叫他四个人与刘荣陪罪。”大家说：“好。”那何忠到了屋里见刘荣，说道：“刘爷您大喜啦？”刘荣说：“我喜从何来。”何忠说：“大家全回来啦。”刘荣一听，连忙跑了出来。大家遂说：“我们大家有罪了。”刘荣道：“岂有此理，不用客气。你们大家攻山的心胜，总是为得回宝铠，救的是李翠云龙。”众人这才同他往里，刘荣过去相搀起他们小弟兄。大家到了屋中，一看石禄哇，原来是浑小子一个，长得凶猛。当时有认识的见礼，不相识的有人给致引。此时石禄与大家送外号，管丁银龙叫大厨子，管李文生叫大脑袋，管何玉叫大何，何凯是二何，何斌是小何，管宋锦叫大肚子四，管赵华阳叫小脑袋瓜，管林贵叫贵儿，林茂就叫茂儿，鲁清叫大清儿。刘荣便问大家的情形，众人便将入山的情形一说，以及鲁清怎么样解的围。刘荣道：“很好，大家虽然涉险，并没伤人，这就算是便宜。”鲁清道：“刘大哥您与我请来拐棍来啦。我说话他懂，他说话，我能顺着他的话音，往上讨。”刘荣道：“石禄说话，是天真烂漫，出口也实在难听。”鲁清道：“石爷您做甚么来啦？”石禄道：“有荣儿上我们家去啦，跟我老娘借人去啦。我老娘就把我借给他啦，上这里叫大何带着，上口把莲拿住，把宝铠拿回。做官八百品，银子八抬筐，好养活我老娘。”鲁清一听，万恶淫为首，百行孝当先，遂说道：“你们爷俩个，走了一夜啦，我们大家也累了一夜啦，咱们一齐歇个三天五天的。有受箭伤的，好好调养调养，再攻山不迟。”大家说：“好吧。”展眼过了四五天。这一天早饭之后，鲁清问那受弩箭伤的：“全好啦？”受伤的说：“好啦。”鲁清说：“咱们谁使甚么家伙，咱们可以过一过。”当时众人过完了军刃，在店中睡了一会儿。天色晚，吃喝完毕，大家由店起身。鲁清说道：“师哥这一对铲，是他自己拿住，还是有人给他拿住呢？”石禄答应道：



“我自己拿住吧，你们有绳子没有呢？”何斌说：“有绳子。”石禄说：“你拿来我瞧吧。”早有人将捆镖车的绳子，拿了一根过来，石禄将一对双铲勒到了背后。何斌一看他背好了，不由一声叫，遂向鲁清道：“鲁大叔。您看一会儿见了普莲刀法慢了还受伤啦。如今他这样怎么往下拉呀？”鲁清说：“待我问问他。”遂说道：“石禄要见了普莲，这铲怎么往下拿呀？”石禄一听，忙双肩一抱，一运用三本经书法，哼了一声，周身绳子满折，双铲垂落在地。石禄说：“你们瞧这够多么麻烦，还有绳子没有？”当时又给他拿出一条绳子来。鲁清道：“你将大家先拿下来。”石禄说：“对啦，清呀，你要不说，你要不说我还是真忘啦。”说着便将大擎取下，将双铲往后一背，何斌给他结好。鲁清道：“咱们大家全把名字写好，要不然到别里不知全有谁。”大家答应，写完之后，收拾紧衬俐落，这才一齐往外。何忠将大门开开，何玉等众人到了外面，他将何润叫了前来。说道：“你可以在门外，看守门户。”何润说：“我也随兄长前去。”何玉说：“你不用去啦，就在家吧。”何润点头，大家人等这才出了东村头，扑奔屯龙口。

绕到长边山，到了松林，当时进入林中。有坐着地上的，有站着的，为是耗到天黑。少时天黑，就听山上梆锣齐响，定更天，众人各自取出白蜡捻儿，用火摺子点着了，站在树林里面，各自换好夜行衣。鲁清说：“列位千万先将虎尾棍的环子，全用绒绳捆好。”低头一看地上一件东西不短，将白蜡捻起下收好。鲁清道：“咱们此次入山，叫石爷在前，我在他后边，你们大家全在谢斌、谢亮、石俊章、何斌、林贵、林茂他们后面。我到时候要是一扎煞二臂，你们可就站住。鲁清越过那一位，我要去，死在走线轮弦上，那可死而无怨。”众人点头，大家出了松林山奔坡面来。鲁清抬头一



看群墙，墙头之上有滚檐坡龙砖，外头出来八寸的瓦檐来。鲁清说：“列位，上面可有走线轮弦啦。”大家连忙点头，鲁清说：“石禄你上去吧。”石禄说：“我不上去。这个泥马我可不去。”鲁清说：“这里头有莲花，莲花在里头啦。”石禄说：“这里头莲花多啦。”鲁清说：“里头多，都拿着拉子啦，是莲花都要拉我。莲在里头有老王哪个铠儿呀。你要将莲拿住，把铠得回。见了老王岂不是做了官啦吗。石爷大家都吃我呀。”石禄说：“大伙都吃我，是我养活的。你们全怕拉子，我不怕，我结实。这个泥马不老实吧。”鲁清说：“老实。”石禄说：“好，待我上去。你们大家可往后退，上头要嘎吧瞪眯，留神咬你们。”众人这才往后。鲁清离开他也有一丈七八，再从墙里发出甚么暗器，也够不上啦。石禄这才纵身形上墙，左胳膊一挂墙头，滚檐往里一滚，抢檐里出来冲身毒药刀，来扎石禄的右肋。石禄说：“你们可先别上来，有拉子。他通窗户啦。”鲁清说：“甚么通窗户啦？”石禄说：“是拉子。”鲁清说：“你把它拿下来我看看。”石禄说：“我要把它拿坏了，莲要我赔啦。”鲁清道：“他叫赔，是我叫你拿的。”石禄说：“莲要叫我赔，清可说，大清叫我拿的。”鲁清说：“对啦，你就往我身上推。”石禄说：“那么莲要打你啦。”鲁清说：“他打我，大家都是我养活的，你管我呀。”石禄说：“对啦，大清是我养活的。谁要打大清，我打谁。”鲁清说：“对了。你倒是上去呀。”石禄这才换左胳膊跨好墙头，右手攥住了刀。一用力将刀弄折，扔在地上。鲁清晃火摺子毛腰捡了起来，令大家观看。

众人一看此刀，足有一尺二寸长，刀苗子足有九寸五，刀尖上红锈不少。书中暗表。那全是毒药喂好了的，从打刀把往后的地方不远，全有一个个小窟窿。鲁清忙将此刀插在墙根底下，用脚往下一踩，将刀入了地啦。向石禄说道：



“你将他骑上。”石禄道：“我骑上他跑吗？”鲁清说道：“你骑上他就跑。”石禄这才一片腿骑好了，那滚砖来回摆悠。石禄说：“这个泥马竟活动不走，叫拉子直咬我。”鲁清说：“你先把那个拉子全拿下来。”石禄答应，伸手全给拿了下来，将刀扔在地上，说道：“大清，你叫我拆，我可就拆。莲要是问，我就说，大清叫我拆的。”鲁清说：“你将瓦鞍子给他拿下来。”石禄答应，一用力便将滚瓦给坏了，扔在外面。石禄一掀滚瓦，说：“嘿，大清，这个瓦有牙呀，咬人。”鲁清说：“扔下来我瞧一瞧。”扔下之后，毛腰拾了起来一看，原来是竹瓦所制。石禄在墙上道：“嘿，这里有个大窟窿。”鲁清道：“你往里边看一看，有甚么没有。”石禄伸手往里一摸，说道：“里边有一根筋。”鲁清说：“你赶紧掀他，北面拴着太岁啦。”石禄使用手一拉，当时将铜弦掀折啦。鲁清一看上面的滚瓦不动啦，他伸手取出拦江索抖了上去，抓住墙头，不动啦，这才顺绒绳上前，此时大家也跟了上去。众人到了墙上，鲁清等大家下墙。鲁清道：“咱们大家必须经一丈二外边去纵，可以高枕无忧。”大家答言，便一齐的飞身跳下，全有一丈开外。石禄也随着下来，会合在一处。石禄在前，鲁清在后，大家又跟着在后。石禄往前走，脚上一掀，扫堂棍到。鲁清便一扎煞双臂，大家连忙站住。何斌说：“鲁大叔，头一次我们来的时候，就遇见过扫堂棍啦。”鲁清道：“石禄你把他掀起来，这个木头棍，跟我有交情，使劲掀。”石禄一听毛腰揪住一拉，嘎吧一声，将弦掀断，棍已破啦。大家再往里走，二道轮弦，是串地锦。鲁清叫石禄一毛腰，将串地锦给揪了起来。石禄一看，遂说：“好一个大蜻蜓溜哇。鲁清叫他使劲掀，当时便将铜弦掀得串地锦完全废啦。石禄来了个大坐墩，坐在堆里。石禄道：“清儿呀，你得赔我。”鲁清说：“赔你甚么呀？”石禄



说：“你得赔我屁股，我屁股两瓣了。”鲁清道：“谁的屁股全是两半的，别费话，咱们走吧。”石禄说：“你的屁股就是整的。”鲁清说：“除去狗豆子，竟吃不拉。”大家一听是鼓掌大笑，石禄这才往前再走。”

鲁清走了很远，看见前边一片木猴，也有躺着的，也有站着的，等等不一。鲁清说：“你过去把他搬过来。我叫他给你来个蝎子爬。叫他给你推个小车。”说着一扎煞二臂，说：“列位往后，这是木猴阵。”石禄往前一走，脚踏上弦，那猴哧的一声，就奔石禄而来，伸拳就打。石禄忙用手一拦，右手抄着猴胳膊，嘎吧一声，竟给拿了下來。他一抬脚，那猴又回去啦。石禄道：“大清你看，这不是真猴，是木头的，这里还有拉子呢。”鲁清说：“待我瞧一瞧。说着伸手接过来：“你看，原来猴的指甲全是牛耳尖刀，用毒药喂好了，打的如同手指一样，利害无比。”鲁清又说：“石爷，你看那边那个可是真的，你过去看看去，将他抱过来，可千万别把他窗户凳儿挟折了，折了他就睡啦，没人跟你练了。”石禄说：“好”，忙往前一上步，那猴就扑了过来，使了一手白猿献桃，向他打来。石禄身形一矮，使了一手野马分鬃，将猴双臂支了出去，往下一挂，一进身将猴腰抱住，说：“你过来吧，小子。”木猴往下一弯腰，石禄一用力，咯吧一声响，铜弦已断。那些个猴，全倒下了，木猴阵破啦。鲁清一看，说：“得木猴全睡啦，没人跟你练啦。”石禄一气跳在当中，便将那些猴儿，全给毁坏。大家人等过了木猴阵，再往前去，便是一片水。鲁清说：“石爷前边可是有了水啦。”石禄说，豪子，我的鸭子渴啦，他要喝水。”鲁清忙问刘荣，说道：“他会水不会？”刘荣说：“这一层我倒不知，莫明其妙。”就见石禄来到河边，噗的一声跳下去啦。众人一齐乱叫石禄，林贵林茂说道：“这一个水里可有走线轮弦。”刘荣



一听，伸手拉刀，说道：“普莲呀，今天不能报仇，来生来世，也要报此仇恨。我在石家镇夸下海口，说他有舛错，我以人头相见。如今他下了水，不知生死。”吓得时水中蛇谢斌，说道：“待我换好水衣，下去看一看去。”说话之间，他下水中一看。当时便吓了他一身冷汗，原来水中一盘一盘的搅轮刀，很是稠密。谢斌忙上来了，说道：“列位叔父伯父，水中搅轮刀稠密，你我大家难以下水。”石禄在里面已将刀统盘毁破，来到西岸。石禄上了岸，说道：“你们大家在那里叫甚么。”大家说：“打鬼打鬼。”石禄说：“你们在东边，我一人在西边，干吗嚷打鬼呢。”鲁清说：“你是活人吗？”石禄说：“我是活人。”鲁清说：“那么你说一说，你家住那里。”石禄说：“我姓走叫走二大，大府大县大村子。”鲁清说：“你满口里乱道。”石禄说：“满口里放炮。”大家说：“你必须说你的真名实姓。”石禄这才说出真名实姓。林贵林茂说：“二哥，您叫他往北走，那北边有独龙桥，西岸有一个石头桩儿，在那下边有一个大铁环子。叫他拉起环子，套在那石头桩上，咱们大家才能过去。”鲁清一告诉石禄，石说：“没有石头桩。”林贵用手一指道：“您看那不是吗。”鲁清说：“你知道是叫石头桩，你知道他管他叫甚么呀。”遂说道：“石禄你往北走，我告诉你就是。”石禄走了不远，到了石头桩旁边，鲁清喊道：“站住。”石禄就站住了，鲁清说：“你低头看，那不是石头桩吗？”石禄道：“这叫石头孩。”鲁清说：“对啦，在那石头孩下边有个环子，你把他拉起来套在石头孩头上，就行啦。”石禄说：“好吧。”他对石头说：“孩呀，你要勒脖子跟我说。要嫌勒的慌，我再给你摘下来。”鲁清说：“你把双铲拿起来，往南。”石禄答应，真往南来了。走了有一箭之路，鲁清令他坐下，他面向北府双铲放在就地，坐在双铲之上。鲁清道：“诸位咱们可以从独龙



桥上过去。”林贵说：“列位随我来。”大家一齐到了桥边一看，原来有两根锁练子，是挂在两岸的石头桥上，要不然过不去。众人林贵等，来到了岸边。林贵说道：“咱们大家过桥可以，千万的越快越好。”又叫林茂把守东岸，鲁清在头前引路。众人一上桥，那铁练子套着石头一响。石禄他以为是石头孩说话，他往过跑，口中问道：“我给你摘下来吧。”鲁清一听，说：“咱们大家赶紧走。”众人遂来到西岸。再看石禄上下无根线，鲁清说：“石禄你的衣服啦？”石禄说：“我的衣服全叫莲弄的鬼拉子，全给我吃啦。我要是找着了太岁，非叫他赔我衣服不可。”石禄说：“大清你认识太岁那里吗？”鲁清说：“我认识。”石禄说：“你认识带我走，咱们找他去，叫他赔我衣服。”鲁清一看那山坡，是逢高就低，顺着山坡盖好了房屋，遂说道：“林贵呀，你把守此西岸，叫你兄弟把守东岸，这边是一个人也别放。”林贵这才把守西岸。鲁清问道：“那一位认识大厅？”丁银龙道：“我认识大厅，这里是我盖的。”说着往前而走。鲁清说：“还是诸位在我身后，叫石爷在前引路，防备有走线轮弦。丁银龙在后面指引说：“从此往北往西，就赶奔了大厅。”大家这才一齐到了山坡，顺路往西，这才来到了大厅，围大厅绕了一个湾儿。鲁清道：“何玉、何凯、石俊章，你们爷三个在东房上，千万别去。宋锦、赵庭、谢亮，你们三位在北面。刘荣、李文生、谢斌，你们三位在西面。我与丁银龙、何斌，三人在南面。石禄你提双铲，往里走。”当时石禄答应，提军刃往里面来，刘荣他们众人，各自飞身上房。那石禄刚到屏风门，就听里面有人说话。按下不表。

且说那门里的狠毒虫黄花蜂说道：“兄长，您那年与江南蛮子赵庭，为一件小事，与他们为仇。我这两天，因为他们将林贵林茂带走，不知又生出甚么事来，所以我心中很是



耽惊。咱们山上的出入之路，他二人是略知一二。他要归到何家口，对他们一说，难免得他们大家再三次攻山，真如探囊取物一般。”那普莲一听此言，是哈哈的大笑，说道：“列位宾朋，休道我是夸口，谅他们外边有雄兵百万，他也进不来。正说着将一正面，看见从外边进来一人，连忙使百步吹灯法，将灯吹灭，说道：“大家收拾了。”当时众人归着齐啦。普莲在屋中问道：“院内甚么人？”石禄道：“我乃走二大，说话之人是莲吗。”普莲说：“正是你家太岁爷，金花太岁普莲。”石禄说：“你是莲花的头吗？”普莲说：“正是你家大太爷，山上头把交椅。”石禄说：“小子你出来呀。”普莲在屋里这才推簧亮刀，伸手摘下竹帘，卷在一处，抖手一扔，随着人就到啦。石禄见黑忽忽来了一物，忙用左手掌往外一豁，将竹帘支了出去。普莲见他将帘子支出去，摆刀刚要刹。往四外一看，房上人全满啦，连忙将刀往怀中一抱，丁字步一站，不由心中所想：外边有那走线轮弦，全拦不住大家。就听南房上丁银龙说道：“列位您看，在院中怀里抱刀的便是金花太岁普莲。”那房上镇山豹子李翠，一闻此言，摆军刃就下来了，说道：“石爷你且闪开了，我见了盗宝之寇，焉能叫他逃走。”普莲轧刀一站，问道：“对面甚么人？”李翠道：“正是你家健将首领镇山豹子李翠。你我二人素日无仇，你为何害我弟兄二人。”普莲说：“我为斗一斗江南蛮子赵庭。”李翠说：“你将宝铠双手献出，你再去找赵庭，与我们无干。”正说之间，那北屋中有人说：“普寨主，你闪开了，今天咱们有一场血战，叫何家口的群贼，一个也休走。”普莲往旁一闪，当时跳出一人，乃是叶秋风。遂道：“老哥哥您多要留神。”又命人将院中灯光掌好，又说道：“列位呀，我的老哥哥要是不成，我另有办法。”原来他暗有准备。叶秋风道：“既来之则安之，咱们大家不能群殴。不论那一



位，若将我踢一个跟头，我情愿将宝铠双手奉献。”李翠说道：“来者可是叶秋风？”叶秋风道：“不才正是某家。”李翠说完，举刀就剁。叶秋风往旁一闪，横刀顺风扫月。叶秋风往下一坐腰，用刀背一拦他的刀，往外一豁，刀再往里走，李翠也一坐腰。叶秋风看他这样，他一立腕子，往下就剁。李翠往旁一闪，叶秋风用左膝盖找右腿洼双腿一跪，那磕膝弩就打出来啦，奔李翠哽嗓。只听咯吧一声，不知李翠的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回 中三亩园应誓拿普莲 八贤王贺号石禄得马

话说叶秋风与李翠对了面，刀里加镖，直奔李翠的哽嗓打来。李翠一见急忙一甩脸，就在左边耳朵上，就打上啦。忙往后一倒步，将镖拔下。叶秋风就是这一样好，他打的暗器，是全不喂毒药，丁银龙上前说道：“李贤弟闪开了。”到了前面亮金背砍山刀，问道：“对面可是八臂哪吒叶秋风吗？”叶秋风道：“既知我名，何必多问。你报上名来。”丁银龙道：“我姓丁双名银龙，外号人称神偷小毛遂的便是。”说完举刀往下就砍，叶秋风往旁一闪，用刀急架相还，二人当时杀在一处。真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材。说的慢当时快，那普莲心中暗想：丁银龙刀法实在是高，我那老哥哥不能取胜，我必须注意与他。此时叶秋风一见是竟找那空子，好打暗器。无奈丁银龙看的太严，不容功夫。二人打的工夫大了，叶秋风虚点一刀，往北就跑。丁银龙执刀一追。叶秋风脚下一滑，是爬伏在地，连忙刀换左手。丁银龙赶奔上前，连肩带背就砍下来了。那叶秋风打的这一手名为卧看巧云锁喉镖，就听他说“着”了一声，镖就打了出来。丁银龙一看实在躲不了啦，用左胳膊一挡当当。那镖久窰忠担撂崧银龙身带重伤，往旁一闪，那何玉就到了。何玉轧刀说道：“胆



大的叶秋风，你用暗器伤了我的拜兄，我焉能跟你善罢甘休。”叶秋风道：“何玉，我与你乃是对头冤家。”说完二人杀在一处，就在三四个回合，叶秋风左手一晃说：“你看你家大太爷的暗器。”何玉往上一翻脸，一看，任甚么没有。那叶秋风刀往下一沉就向前扎来，何玉躲之不及，就在左边大腿上中了伤啦。何斌一看就急啦，急忙提刀来到阵前，他要替父报仇。叶秋风问道：“对面来者甚么人？”何斌道：“你可是老儿叶秋风吗？”叶秋风道：“正是你家老太爷。”何斌说：“在下姓何名斌，外号人称翻江海龙神手太保，特来替我父报一镖之仇。”叶秋风刚要上前动手，那后面有人说：“老人家先行闪开，待我叶德治他。您连胜三阵，必然累啦。老不讲筋骨为能，英雄出在少时，您给我们观敌料阵，待我大战於他。”说着话摆扑刀上前动手。正南鲁清说道：“孩儿呀，你可多多的留神，此贼可太滑。”原来鲁清有见面知其心的聪明，他一看就知道此贼奸滑。何斌道：“老人家休要夸奖他人，量他小小狗子，有何能为，何必挂在唇齿。”又说道：“叶德小辈，你将朴刀扔在地上，待我将你人头斩下，好报那一镖之仇。”说着话就要动手，那叶德焉听这一套，他举刀上前，左手一晃，右手一砍，右手刀砍来。何斌一见急忙往旁一闪身，他刀就砍空啦。何斌托刀往里一扎，叶德往后一坐腰，二人打在了一处。叶德拿起朴刀来砍他的下三路。何斌长身就纵起来了，双手抱刀往下一劈。叶德身子一转，就躲过此刀。何斌跟身一步，反臂撩阴刀，往里一滑。口中说：“小辈，可要小心你的左臂。”那叶德急忙往里一收左臂，稍微慢一点，刀尖就在他左臂上划了一下大口子。当时他带重伤，败回本队。

那八臂哪吒叶秋风大声说道：“列位大家可千万别过来，这个小畜生何斌，杀法特以的骁勇，待我战他。”说着话来



到近前，举刀就剁。何斌见刀到，往旁一闪，当时二人杀在一处。何斌的刀正拦头往里走，叶秋风往下一坐腰，用刀背磕他的刀背，呛啷一见响。他用刀往出一撤，刀已撤出，镖已打出。何斌倒是躲过刀啦，那镖没能躲过，便打在他左跨骨上。自己忙将镖起下，扔在就地。谢斌赶奔上前。石禄答言，说道：“斌跟亮，你们全别过去啦，他拿冰钻把小何钻啦，叫他钻我。”说话之间，摆双铲来到当场说道：“对面老排子，你用刀扎人，用竹千钻人，还不成，如今又用冰钻咬人。小子你咬一咬我，试试。”叶秋风轧刀一看他，借灯光一看，见他身高约有丈二，虎背熊腰长得很是凶猛，外带拙莽，瞧他样子可是一时又想不起来。可是知道使这路军刃的，武艺弱不了，看他上下无根线，忙问道：“对面来的黑汉，报上你的名来。”石禄说：“我姓走，名叫走二大。”叶秋风说：“你不用说那鬼名鬼姓，我刀下不死鬼名鬼姓之人。不说你的真名实姓，你是擦粉妇人，穿两截之衣，带子缠足，油头粉面。”石禄说：“小子，你真骂人呀。我要一报名姓，你可别走哇。”叶秋风说：“我何惧於你？”石禄说：“我住家夏江秀水县南门外石家镇，姓石名禄，人称穿山熊，大六门第四门。”叶秋风心中一想，他一定是石锦龙的后人，暗想先下手为强，摆刀上前就剁，那左手的镖也打出。他是刀镖一齐到。石禄左手铲往上一豁，一铲破刀镖，刀碰铲杆，那镖也打在铲头上啦。石禄说：“好你个老排子，真叫利害。”说着往前一进身，双风灌耳。叶秋风往下一坐腰，石禄忙将双铲一变招，往下一劈。叶秋风见铲到，忙往外手一转身。石禄将双铲一并，说声：“你家去吧，老排子。”吧的一声，打在贼人左背之上，当时打出一溜滚儿。要换别人，跟过去，那老贼就得丧命。那叶秋风急忙翻身爬起，跑到大厅廊檐底下，说道：“普贤弟，逢强者智取，遇弱者活



擒。我可不是长那石家之威，如今咱们这里有他一人，可就难以取胜。”

普莲哈哈一阵大笑，说道：“待我前去。”当时到了战场，问道：“你们大家那个为首？”鲁清答言说：“我为首。”普莲问道：“朋友你贵姓？”鲁清说：“我住家在山东登州府南门外，鲁家庄的人氏，姓鲁名清。外号人称会友熊。”普莲说：“鲁爷，你既来之则安之，咱们俩造下动手，宾朋全得受累，轻者带伤，重者丧命。”他心中原来是想：外面的走线轮弦都没挡住他人，一身横功夫，我必须先把他收到一个地方。这战场上没有石禄啦，那何家口的众贼，一定难逃公道。这是他心里的话。鲁清道：“依你之见，又当怎办？”普莲说：“你可能拿主意？”鲁清说：“能拿主意。”普莲说：“咱们二位办事，是千锤子打锣，一锤子定更。”鲁清说：“男子说话必须如白染皂方成。”普莲道：“那个自然。我也不是无名少姓之人，在西川敢说是镇住半边天，山东地面也有我这么一个姓普的。我是明人不作暗事，山下走线轮弦，满是姓石的给毁的吗？”鲁清道：“不错，正是他给毁的，他看出来破绽就给毁的。”普莲说：“鲁爷，我后面有个七巧楼。我因为与江南蛮子赵庭呕了口气，所以才把宝铠盗来。如今你们可以设法破楼，我已将那铠，放在楼中。因为外楼周的人太多，我恐其他他们暗中偷盗，故此我才将铠收藏起来，可以高枕无忧。我将姓石的同到楼下，将宝铠取出。双手奉献，然后我再束手被擒，你的意下如何？”鲁清说：“普莲，我一看你的脸面，我就知道你的心，你竟是虚伪，说话是满不应心。你那七巧楼里有甚么意外的消息，将姓石的给关在那里呢，我可怎么办呢？”普莲道：“后头没有，那一来，还算人作事吗？”鲁清一听，四外梆锣齐响，正交三更，遂说：“姓普的，你看我给个便宜，你将宝铠送出，我们拿



了走。盗铠之人，我们案后再拿，你看怎样？”普莲说：“鲁爷，你有这一句话，我普莲是感恩非浅。”鲁清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么你空口无凭，你对天赌咒。”普莲抱刀跪倒尘埃，口中说道：“过往神灵听真，弟子普莲，若在七巧楼中有甚么鬼计害人之处，我弃山逃走之后，叫石禄在我朋友家中，把我堵上，胳膊腿被他撅折，天厌之天厌之。”鲁清一听说道：“姓普的你快起来吧，这个誓，如同没起。那有那巧的事呢，那太巧啦。”宋时年间的景况，起誓不飘。“你带着石禄前去取铠去吧。”遂回头对石禄说道：“你跟普莲，到后面去取宝铠去吧。见着了珂吧噗，就给他拆了。”普莲说：“云峰、段峰，你把茶壶碗，桌椅条凳，全拿出来，请他们诸位先去喝茶。”当时带石禄往后来，石禄提双铲随在背后，顺大厅的西夹道往后而去。

石禄到了后边一看，原来是顶头门，三层台阶，门上头有兽头。那兽头之上，套着一个环子。普莲说：“姓石的你在此站一站。”石禄当时在旁一站，那普莲将刀交左手，右手抓住环子，往怀里一带，一用力又一撒手，那兽头两半，门已开啦。石禄道：“莲呀，你可损啦。怎么把狮子头给弄两半啦？”普莲道：“石禄你不明白，这是玩物。”石禄说：“你竟跟他玩呀。”普莲说：“对啦，我竟跟他玩，你随我来。”当时二人来到了里院。石禄一看这院子，南北宽，东西长，坐北向南七间楼。普莲说：“你在南面往北瞧着，待我进去。”说着他取过一个高凳，到了楼的底下，上面写着七巧楼，一块匾，在那巧字的下面，有个阴阳鱼。普莲用刀尖扎在阴阳鱼的缝里头，双手抱着护手盘往西转八个扣，一用力一抽刀，那阴阳鱼反倒往东转去啦。就听楼上头铃响，哗唧唧，普莲忙用刀背一钉他，楼上的铃不响了。又听上面吧的一声，放下来一个蜈蚣梯子。普莲下了高凳，登着梯子



上了楼，当时便将三面楼窗打开。看那里面有四双撮灯，全被他点着了，亮如白昼，明是三间，暗是九间。石禄一看，那里面东边一个软帘，西边一个软帘，里头有个明柱。就见普莲将刀放在门外，用手叫石禄道：“石爷，看这个是甚么。”石禄说：“那是柱子。”普莲心说：“只要你明白是柱子，你作出事来挡不住我所料。”双手搂着柱子，往前一带，就将柱子挪到屋的当中。又从二道檩上，下来一挂练子，约有茶碗口粗细，见棱见角，练子头上有个钩子。普莲赶紧看了看，拿起刀进到东里间去。石禄在下边听见那屋里一响，就见普莲由打屋中拿出一个簸萝来，叫石禄看，问道：“石禄你看这是甚么？”石禄道：“那是簸萝。”普莲又来到西里间，只听哗啦一响。书中暗表，他已然将走线轮弦，通盘上好。普莲由西里间出来，手中拿着一根竹竿，其形像好似铺子里晃叉子是的，手中拿着一个包袱，说道：“石爷，你看见没有，这就是金书帖笔，王爷的闹龙宝铠。”说完放在簸萝里，然后挂在练子钩上。挂完之后，拿起竹竿，将柱子后头一根锁练，挑了下来。然后将竹竿到旁边，紧了紧丝带，又旱地拔葱纵起来，爬上柱头，双腿盘绕，伸手一拉。就听吧一响，那根柱子就入了槽儿，不能再动啦。普莲一拢手，人落楼上，锁练上去了。普莲又用竹竿，把四面的挑山字画，全都挑下来，全卷好，放在后檐墙洞里头。又将蜡花弹了弹，竹竿放到西里间。前槽十二扇隔扇，他给关上十扇。东边五扇，西边五扇，当中两扇敞着，石禄一看东西房山，跟后房沿挂着整扇的花帐。普莲提刀，下了楼堂，到了外面。说：“石爷你也上去，把包袱伸手就可以拿下来。”石禄蹬着蜈蚣梯上来，到了里面，将双铲放在就地，伸手去够包袱。够了半天没够着，回头说道：“莲呀，这个包袱我怎么够哇。”普莲说：“你等一等，我把练子给你放下点来，你就



够着了。”将梯子给撤啦，将双扇门倒带，料吊扣好，用铁锁锁上啦。普莲提刀来到外面，轧刀一站，说道：“石爷你拿那包袱吧。”石禄说：“够不着哇，小子。”普莲说：“你不会往起跳吗。”石禄道：“莲呀，鲁清绝户不了啦，你是他孙子，也会给我出主意。”普莲在外咬牙忿恨，石禄一想也对，他这才提身起来，伸手揪住了铁练，打算抬手拿包袱。谁知那簸萝一翻过，那包袱就掉下去了，锁子一吃劲，楼堂的踏板没啦。石禄借灯光往下一看，黑黑洞洞深不见底，又上来一阵寒风，当时将灯扑灭啦。普莲一瞧屋里灯光一灭，他才说道：“小辈我将你困在七巧楼中，大厅之上来了官兵百万，猛将千员，也难脱逃。”普莲说完，到了廊子底下，将刀往旁一立，伸手将门坎里头一个环子，外头一个环子，用双手左手揪里头那个环子，右手揪住那外头那个环子，用力一提，就将那上边楼门就关上啦。来到台阶以下。用手一推那台阶，就推在一旁。下边有牛角拐子，用手倒捻八扣。

不提普莲将石禄困在七巧楼，且说普莲来到大厅前头一看，在东边条凳上，坐着何玉，南面的鲁清，在鲁清的下垂手站着水豹子石俊章。鲁清道：“俊章呀，而今你师父，你师兄全受伤了。如今普莲可回来了，那石禄可没回来。你快将刀亮出，先保护你师父要紧。”石俊章连忙答应伸手抽刀，在何玉身旁一站。普莲来到了丁银龙的近前，双膝拜倒，说道：“老哥哥您受我一拜。咱们哥俩个无仇无恨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最可叹我跟何玉，我二人曾有三江四海五湖仇。从我离了西川，来到了山东地面，兄长们将山寨让与我。那何玉跟我面合心不合，他绝不该累次叫人攻取我的山寨。由其交友之道，还能打哭了一个，哄笑了一个吗。”说着说着话，他往前一长身，举刀就砍何玉。那石俊章用刀背一迎，他没砍着。普莲说：“列位齐备了。”说完哨子一响，那群贼一齐



提兵刃跑了过来，沙子灯乱杀乱砍。那鲁清一见，急忙翻身上了东房，伸手掀下两块瓦来。往外一看，就见屏风门外，有许多的兵丁，灯球火把，刀枪并举，一齐闯进屏风门来。何玉道：“谢斌谢亮石俊章，你们三个人千万别叫普莲走啦。”三个人一闻此言，各摆军刃，上前就把他给围啦。叶秋风道：“列位，他们要群殴，咱们也一齐而上。”那飞杈手李文生，横杈挡住了叶秋风。叶秋风轧刀一站，问道：“对面来的老儿，报上名来，我刀下不死无名之辈。”李文生说道：“你要问我，住家山东青州府阴县北门外，李家岗的人氏，姓李双名文生，别号人称飞杈手镇关东。来人可是莲花党之人叶秋风吗。”叶秋风道：“不错，正是某家。”李文生道：“按规矩说，我得让你三招，你我素日无仇。不过你是莲花门的人，我是一招不让。”李文生乃是双头杈，那叶秋风举刀就剁。他往前扑，杈头一找他的手腕子，贼人腕子一沉，一抽刀，李文生杈头落空，赶紧往回撤，焉能来得及，只听噗的一声，叶秋风的飞镖打中哽嗓咽喉，焉能来得及，倒地气绝。这时石禄赶到，一摆双铲，与叶秋风战在一块。叶秋风老奸巨滑，一看大英雄杀到，准知道讨不着便宜，就想三十六计走为上，虚晃一刀，探囊取出飞镖，抖手指向石禄的咽喉。石禄一身横练功夫，哪听他这一套？举起右手一铲劈下，那叶秋风登时身首异处，栽倒在地。众贼人一看大势不好，纷纷抱头鼠窜而逃。石禄杀起了性子，手提双铲追杀过去。那喽喽腿快的幸免于死，腿慢的可就倒楣了，工夫不大，倒下一大片。傻小子还真有个好记性，一边追杀，一边大喊：“莲在哪里？花布帘子快出来。”不大工夫，追上两个喽兵，问道：“莲在哪里？”喽兵吓懵了，一个劲喊“大老爷饶命。”石禄说：“饶你命可以。你带路，领我去找何家口的人。”喽卒吓得浑身筛糠，迈不动步，加上天黑，迷迷糊



糊领到庄子外边去了。石禄急眼了，伸手提着一个喽卒说：“不给你点厉害，你还敢骗我！你看我这一巴掌打下去，你架得住吗？”兵卒说：“行，我架得住。”石禄说：“好，你可架得住？”那个兵卒说：“行。”他一低头，石禄上前，抡圆了一拳，竟将他打得万朵桃花，脑浆崩裂，死于非命。吓得那个兵丁，颜色更变，拉了一裤子屎。石禄说：“你带我去吧，不用管他啦。他架不住，他说架得住。”兵卒无法，只可头前引路。石禄提双铲后面跟随，穿宅过院，来到前面，是从大厅东夹道过来了。兵丁用手指道：“大太爷您瞧，那何家口的人，全在人群里头啦。”石禄说：“好吧，那么你去吧。”他一提双铲，说声：“小太岁闪开，我来了。”那鲁清在前坡上问道：“下面石爷来了吗？”石禄说：“我来啦，清呀，莲在里头啦吗？”鲁清说：“莲花里头啦。你把双铲提起往里打吧。他们可把大何给围上啦。”石禄一听忙将双铲两旁一分，一扎煞两胳膊，叫上三本经书法，当时成了铁的啦。说道：“小太岁你们全不躲呀，我可要往里打啦。”此时人声过众，他在后面人家听不见呀。他急了往里打来，那些兵丁是挨着死，碰着亡，浑身血迹可就多啦。他来到里面，正赶上何玉，身上已受了几处刀伤。石禄说：“大何你躲开吧。”郎千跳过来就是一刀，奔石禄砍来。石禄左手一接他腕子，往前一拉，右掌往里一推，郎千当时就绝气身亡。黄花峰过来。说声：“好胆大的石禄，你吃我一刀。”黄花峰他想这个金钟罩不怕刀砍，他可怕锯。双手托刀奔他肚腹，往里一扎，石禄往旁一闪身，刀就空啦。他一上步，一歪腕子，奔石禄眼睛扎来。此时石禄已然挨近身去，外摆莲腿一扫。右掌切他耳门子，黄花峰栽了个大倒。他倒了之后，石禄说：“小子，你就用起来啦。”说着上前一脚将他右腿钩着，两手一抱左腿，说声“开”，他是力劈黄花峰。云峰大



声说：“哥哥，那老三死在他人手下，你我如何。”普莲一看不好，遂说：“列位，咱们是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策，云峰段峰随我来。”众人从此奔大厅西北夹道而来。鲁清正在东房坡上站着，低头往下瞧。看见石禄身上背着一个黄缎子包袱，忙问道：“石爷，那个是宝铠吗？”石禄道：“对啦，正是宝铠，我从楼里拿出来的。”鲁清说：“你认得吗？你打开瞧了没有？”石禄道：“我没打开瞧，我也不认得。”鲁清道：“众贼逃走，千万别放走普莲，他是盗宝的正差。”普莲带着云峰段峰到了西夹道，往后一看，他们众人往这里追来。普莲一毛腰拾取一物，往后扔来，口中说道：“看法宝。”众人一见，连忙往旁一闪，吧喳一声，摔在地上。大家一看，原来是个花盆，再看普莲是踪影不见。就听大众前头。丁银龙说道：“列位不必追啦，只要得回宝铠，许他不仁，不许我不义。”大家这才回到大客厅。

此时那兵卒见他们众贼已逃，本来兵是贼人之威，贼人是兵卒之胆。如今众贼已逃，他们连忙全都跪下了，扔刀抛剑，苦苦的哀求。鲁清看见，忙问道：“你们大家可知普莲逃往何地，近处还有他的至亲至友没有？”当时有他手下面一个人说道：“咱们寨主素日说过这话，一问三不知，神鬼怪不得。”鲁清上前在人众中揪住了他的头发，一刀将他耳朵削下一个来，说道：“你快说普莲藏在何处，你要不说，我非砍掉你的人头不可。”那兵卒吓得颜色更变，说道：“您把我杀了，我也不知我们寨主逃到那里。”鲁清便将他撒了手。又听四外梆锣齐响，外面交四更，遂说道：“兵卒你们大家是认打认罚呢？”兵卒说：“我们认打怎么论，认罚怎么讲？”鲁清说：“你们要是认打呀，把你们捆送到涟水县，打你们个知情不举。你们要是认罚呀，把死尸给他掩埋起来。”这兵丁们连忙点头，说：“我们认罚，我们认罚。”鲁清说：



“好，那你们大家就去吧。”那些兵丁听见，如同恩赦一般，他们就全站起来走啦，见死尸就埋。这里众人便到了大厅之中，各将夜行衣脱下，换好了白昼衣服，将夜行衣包成小包袱，拦在腰中。众人满都收拾紧衬俐落，此时天将大亮。鲁清问道：“龙签王谕，现在谁的手啦？”李翠说：“我拿着王谕啦。”遂说道：“那么你二人快出山，向县中报案，说拿到了贼首，已将宝铠得回，叫官家派人急速来抄，查点东西物件，封关他的巢穴。”二人一听，连连头点。鲁清问刘荣道：“今晚石爷这身衣服，非回何家口才能有，而今怎么办呢？”刘荣道：“那你就设法子办吧，我此时也无法可想。我听我那嫂嫂所提，石禄他是差色的衣服不穿。”鲁清道：“石爷，你在大厅等着，那普莲不一定藏到那里啦。眼看这不是太阳满出来啦吗。”石禄说：“哟，白灯龙出来啦。”鲁清道：“对啦，我回到了何家口，取回衣服来，你穿上好回去。那普莲他恋恋不舍山寨，少时一定出来。你见了他千万把他拿住，别放走了他，把他腿给撅折啦。”石禄点头。他把石禄安置好了之后，众人这才往外，看见那埋死尸的兵卒，里面留下傻英雄石禄：“你们可别惹他。”

说完他们大家一齐出来，又到了独索桥西岸，问林贵道：“此处走人没有？”林贵说：“没有哇，就是走了李翠云龙。”鲁清说：“众位咱们看看他里岸有船只没有。”众人一听便四下查看，就见西边山有船只，鲁清喊道：“石俊章，快换好了水衣，下水去看看有甚么样的走线轮弦。”石俊章忙脱下白昼衣服，换好水衣，将衣服打在油抄包之内，围在腰中，收拾好了，提刀下水。往水中里岸外岸看好，见那消息满被损坏啦，这才从里岸上来，将口中水喷出。连忙将水衣脱下，又换好了白昼衣服，遂说：“鲁大叔，现下水中的走线轮弦，满全毁啦。”鲁清说：“好，你快入水，将他们船



只，一齐摆到护山壕里，把他的锚给提了起来，停在那里。”此时逆水豹子何凯，与独角蛟谢亮、水豹子石俊章，叔侄爷三个，下水将船满全冲到山坡壕的当中，将锚全弄下砸坏，爷三个这才上岸，众人便从独索桥，过到东岸。又叫林贵用虎尾三节棍将独索桥的一头砸折。林贵答言，举棍将那索头打折了。大家来到东面石板坑，又用三节棍把翻板的轴，砸折有三四块，那翻板才不动。当下众人各自飞身蹿了墙头，往下一看，没有甚么，他们恐怕外边有人暗算，大家一看没有，这才下了墙，大家往何家口走。

此时太阳已高，众人到了何家口吉祥老店，上前打门。里面有人问道：“甚么人叩门。”鲁清答说：“我们大家回来啦。”店里伙计一听，连忙将门拉开，大家进店，够奔北上房。何玉吩咐伙计们与大家预备脸水，沏上茶水，伙计答应，这才出去，少时与大家全预备好了。众人洗完脸，坐下吃茶。鲁清问道：“列位哥哥，有挂伤的，不知伤势如何？”何玉道：“兄弟你不要惦念，不伤筋动骨，没有多大的关系。”众人在店中不提。

且说李翠云龙，离开山寨，绕边山一直正北，到了涟水县的南门。见有行路人，连忙抱拳拱手问道：“列位，县署现在那里？”有人说道：“您打听县衙呀，从此往北，那十字路街北边路西，就是县公署。”二人致谢，按照此人所说的道走去，果然看见。这才上前说道：“列位辛苦，”那位当差的当时有人出来，一看他二人，问道：“二位找谁呀？”李翠一抱拳，问道：“这是涟水县的衙署吗？”当差之人说道：“不错，您有事吗？”李翠道：“有事，贵姓呀头儿？”那人说道：“不敢，我姓张，名叫张春。您贵姓氏？”李翠当时报通了名姓，便将丢铠之事一说，以及访贼事。张春一听是上差，连忙将二人让到里面，请二人坐下，捧过茶来，问道：



“怎么此案落到何处啦。”李翠道：“此案落到你们县界南门外屯龙口打虎滩，金花太岁普莲盗去宝铠。”张春一听，大吃一惊。李翠道：“你们不用担惊害怕，有我老哥哥兄弟们，已将山寨攻破，盗宝之贼逃走，得回宝铠，可不知道真假。”张春一听忙问道：“您二位可有龙签信票？”二人说：“有。”便将信票王谕取出，令他观看。张春伸手接过，笑道：“二位爷台，您还有甚么话吗？”那张春就到了里面，向县太爷一回，知县看了是真，这才又派张春出来相问，交还龙签王证。问二人道：“还有甚么事。”李翠云龙说道：“请县太爷带人前去查点山中东西物件，派官兵看守山寨。”张春点头答应。李翠将王谕等接过，二人这才回了何家口，见了大家细说一切，按下不表。

且说石禄在屯龙口的大厅上，眼看着东方发白，太阳已然出来了。他左手指着说道：“白灯龙你看你怎么一点也不动啊。我是够不着你，够着你非打你几下不可。”这里无人，他等的工夫大了，心中也烦啦。遂提了双铲，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我不等着他啦，我回口子哪。”说话之间，他就要往外走。低头一看，浑身上下无一根线。当时来到了外面，直奔大门，便在门洞里一站，看见有一个兵卒，背着一个包袱。石禄说：“太岁你站住。”那个兵就站住了。说道：“大太岁，您有甚么事？”石禄说：“你那个包袱里有甚么呀？”兵卒说：“全是衣服。”石禄说：“好小子，你把包放下，给我找两件好的。”兵卒忙放在就地，将包袱打开，一看倒是竟是红绿的衣服。那兵卒给他拿起一件妇人穿的大红夹袄，水绿的袖儿，又肥又大，说：“大太爷给您这个穿。”石禄当时放下双铲，解下包袱，用脚踩住了，伸手接过这件衣服。低头一看，下身还露着呢，遂说：“这可不成，下身还露着啦。”那兵卒又给他拣了一条葱心绿裤子，大红裤腰。石禄伸手接过



来，一穿，双腿伸了进去，可是屁股进不去。那兵卒给他出主意，叫他厂肚子吸气。石禄当时听了，真照法办，好容易才穿了下去。兵卒一看成了大老妖，要乐又不敢乐。石禄笑道：“这倒省裤腰带，可是你也得给我一条啊。”那兵卒又给他找一条水绿的汗巾，石禄系好，往后一撤身，毛腰要拣包袱。哧的一声，裤子破啦，伸手拣了起来，仍然提好。二次拿起军刃，说道：“小太岁你还不走吗？”那兵卒闻言，忙包好了衣物，径自去了。

石禄也跟了出来，到了河岸一瞧，那独索桥拆啦，来到石头桥旁，说道：“孩儿呀，你怎么把锁练撒手啦。”说着话，他放下军刃，慢慢的将锁练拉了过来，到岸上一大堆。他一看那大铁环子，还在那里挂着啦，遂说道：“孩呀，你没撒手，他撒手啦。那个圈儿，还在你的脑袋上挂着啦。你不理我，不用理我哪。”说完了抡圆了一掌，竟将石椿打折，又将铁练子一齐扔到河中哪。自己一想，一下水吧，衣服全坏了。不下去吧，是过不去。便来到里岸，一找船，好吗，那些船全拨到河的当中去啦。石禄说道：“这是谁出的主意呀。”他一急便下了水啦，浮到东岸上来，浑身湿啦，从身上往下一流红绿水儿。他自言自语的说：“得，这衣服全坏啦。”他往前一走，那湿衣服裹腿，他使劲一迈，哧的一声，成了开档裤啦。往前来到群墙之下，看那翻板全立来啦。他仰脸一看太阳，天还不到正午，说道：“这个白灯笼，怎么还不到正南。”心中不高兴，大声说道：“外头有人没有，我可有扔铲啦，砸着不管。”一抖手，便将双铲扔出墙外，跟着纵身形就上了墙。到上面低头先看双铲，那军刃砸的土直飞扬，他说：“好吗，土地爷出气啦。我要一下去，他也是出气呀，那衣服全坏啦。”说着跳了下去，拣起双铲，毛腰扬土，口中说道：“土地爷你出气吧。”石禄一看太阳，还是



一动也不动，知道这个白灯笼算是撵不动了，只好走出庄子，进了一座树林。刚要坐下歇脚，忽见树林中走过两个人。这下子石禄可乐了，有人送裤子来给他穿了。只见石禄大喝一声，拦住二人去路：“来者何人？脱下衣服，我让你过去。不脱衣服，拿命来。”来人说：“大胆强徒，也不问问你家大爷是谁。就凭你这个穿开裆裤的黄口小儿，也敢来劫道。”石禄说：“赶快报上名姓，脱下衣服，免得我伤了你的细皮嫩肉。”来人说：“我姓云名彪，号叫追风虎。你姓字名谁？”石禄说：“我叫走二大。”云彪说：“看抓。”飞抓直奔石禄裤裆而来。石禄一合双铲，把飞抓夹得严严实实。云彪扔下飞抓，撒腿就跑。石禄见跑了一个，心说：抓住一个就够我换裤子的了，举起双铲照旁边的这个头上砸去。这个人架起铁棍迎上去，只听噹啷一声，铁棍磕飞，双手发麻。石禄一把抓住这个人，解下自己腰上的带子就绑上了。云彪回头一看，坏了，只好返回来，躬身作揖说：“大英雄放了他吧，要不，你把我捆起来。”石禄说：“看你还挺讲义气，他是你什么人？”云彪说：“这么说吧，我跟他哥哥是拜兄弟，他就是我亲兄弟一样。”石禄说：“那么他姓甚么，叫甚么呀？”云彪说：“在我家正北有个黄驼岭，我那大弟在那里结拜。他在家中开垦山地，治土务农。这是我二弟，名唤黄龙，字远威，别号人称昆仑帅。朋友你贵姓呀，可是你必须说出真名实姓。你要说假话，你可是匹夫之辈。”石禄说：“我住家夏江秀水县南门外，石家镇，姓石名禄，号称穿山熊，大六门第四门的。”云彪说：“你使的那对家伙是甚么名目？”他一时的忘了。石禄说：“这一对叫短把追风荷叶锤。”云彪一听此言，这才如梦方醒，自己想起来了。遂问道：“石禄，我跟你打听一位老前辈你可认识。”石禄说：“有名的你不用说，没名的不知道。”云彪道：“你不要笑谈啦，此



人大大的有名。”石禄说：“是谁呀？”云彪说：“他也是大六门第四门的人，叫陆地无双石锦凤，我使的飞抓，跟他的铁棍招数，全是他老人家所传。”石禄道：“那是我的叔父，焉有不认识的道理。”云彪道：“噢，原来如此。那么您上哪里去呢？”石禄说：“我上大何二何他们那里去。”云彪说：“你上何家口哇。”石禄说：“对啦，我上口子，你们二人也上口子去吗？”云彪说：“对啦，我们也上那里去，你赶紧把我二弟解开。”石禄道：“我把他解开也行，你们两个人，都是我养活的。”石禄这才将云龙的绑绳解开，弟兄三人东西物件通盘拿齐，树林之中不丢一点，这才出树林子，直到何家口。

将要进西村头，就听后面有人喊叫，云彪忙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镇天豹子李翠、追云燕云龙。弟兄们数载未见，云彪忙上前跪倒行礼，云龙忙用手相扶，弟兄携手揽腕，往村口而来。石禄一看，也有意思。他说：“来来，咱们手拉手。”便跟大家都要手拉手。云彪道：“石爷你别胡来啦，那不是成了擎楼苑啦吗。”石禄说：“那没甚么的，对面要来人。叫他撞啊，撞不过去，他就不用过去。”云彪说：“你别起哄啦。”说话之前，大家便一齐的来到何家老店，将门叫开。那何忠将门打开一看，石禄成大老妖啦。鲁清一看，连忙叫人去给他买衣服，又叫人将石禄带到沐浴堂洗澡，好更换衣服。告诉他们灶上的人说，叫他们赶紧预备一桌酒席。石禄洗完了澡，回来换好了衣服，三个人一齐用饭完毕。残席撤下，坐下喝茶。鲁清问李翠云龙道：“这个宝铠，你们哥俩个瞧见没有？”李翠道：“我们哥俩就看见过一次。在头次入府当差之时，参观万佛殿，那时打开看的。”鲁清道：“咱们大家舍死前去，如今既然将宝铠得回，咱们大家背着王爷，大家何不瞻仰瞻仰。”李翠说：“好，那咱们看一看吧。”遂



向石禄说道：“你将宝拿出来吧。”石禄道：“你要可不成，大清要才成啦。”鲁清一听，这才上前说道：“石爷把宝铠给我吧。”石禄当时双手递了过来。鲁清把包袱接了过来，放在桌案之上，打开。众人定睛观看，原来是一件大叶锁子连环甲。鲁清心中所思，此铠一定不真。回头问李翠道：“你们哥俩个看见过没有？”李翠说：“看见过。”鲁清道：“那么你二人过来看一看，是这件吗？”李翠道：“我们二人入府当差之时，管家大人就打开包袱一看，并没提起来细看，大概是这件。”云龙过来看了看，也说是这件，当下老少的莫名其妙。丁银龙道：“鲁爷，要依你之见呢？”鲁清道：“要依我之意，我要验看验看此铠。”遂问李翠：“此铠有甚么取贵之处呢？”李翠道：“真铠能避刀枪，若是假的，避不了刀枪。我这是听管家大人所提，赵太宗赵太祖当年所穿。”鲁清笑道：“那别的话不用说，就提此铠吧。不是能避刀枪吗？你们可以当面一试。要真是宝物，不怕刀枪。”李翠说：“此物是八王千岁传家之宝，谁敢亮兵刃考核真假，倘有差池，谁能担待得起？”旁边石禄插话了：“宝贝不怕试验，待我来试试。”说完把宝铠放在桌子上，举起追风荷叶铲照定宝铠就剁。就听吭哧一声响，不但宝铠应铲而断，连桌子面也给剁透了。众英雄见此光景，一个个犹如木雕泥塑一般，全傻眼了。李翠、云龙二人见是假铠，好似从万丈山崖坠落尘埃，半晌不语，呆呆发证，强打精神说：“众位朋友为我二人舍生忘死，攻破山寨，谁知只得回一个假铠。如今正犯在逃，宝铠未获，我二人回家决无生理。”众位英雄正在作难之时，老家人何忠进来禀告：“杜锦、杜林父子求见。”鲁清一听，笑道：“这爷儿俩是送宝铠的消息来了。”急忙起身近到门外。杜锦、杜林把马匹交给家人去喂草饮水，径直进到堂屋，与众位英雄施礼相见。杜锦见桌子两截了，宝铠碎乎



了，就问是怎么回事，鲁清就把攻取打虎滩，普莲逃走，宝铠是假的等一一说了。杜林说：“那普莲逃到哪儿去了？”杜锦使劲瞪了杜林一眼说：“小毛孩子别乱插嘴。”鲁清一看这父子俩的情形，心里先明白了一多半，就说：“有志不在年高。咱们练武学艺之人，讲的是侠肠义胆，不能看着李翠、云龙有难冷眼旁观，不能看着何大爷受伤无动于衷。不管是谁，为擒普莲、打宝铠立下了功，赶巧了就能作官。咱们大家学会了文武艺，为卖帝王家。一辈子保镖，那还成甚么名啊。必须想着神前那股香，就应当看着何大爷所受之伤难过，当时说出贼人下落。您要顾全贼寇，那就不用往外说啦。”杜锦道：“鲁爷，你说话总是带后钩儿，不知是何原故。”他们正说着。那杜家父子喝下浓茶之后，肚子里咕噜噜一阵作响，原来二人还没吃饭啦。人能撒谎，肚子可不答应。杜锦又说道：“我父子只要知道，那没问题。现在不知道，你怎么叫我说呢。”鲁清一听忙往西一努嘴，那丁银龙会意，遂说道：“杜贤弟你看我理他吗？近来鲁爷说话全没准儿啦。”杜锦这才与丁银龙谈闲散的话，竟是些个各门的事。哪一个门强，哪一门武艺高强。他们在一旁说话不用提。

且说鲁清鼻子眼一哼哧，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自从宫门钞下来之后，逢州府县，到处张挂榜文，一体严拿盗宝之人。有些秃瞎聋哑之人，要知道贼的下落，当官呈报，也通家中立刁斗旗杆，改换门庭。”鲁清一边说罢，不住用眼睛直看杜林。就见他听了此话，直吐舌头。他一见心中明白，是见景生情见事作事，真叫心意快，一看就猜了八九。遂改口说道：“杜林，”杜林答言：“是，”鲁清道：“甚么人给你我致引你拜了我啦。”杜林说：“我听大家的谣传，说我的心眼快，您比我的心眼还快。”鲁



清说：“那么你跟我学刀法吗？”杜林说：“我不学刀法。您竟听说我们花刀杜家，您知道怎么叫花刀吗？”鲁清说：“花刀想必是刀法快吧。”杜林说：“不是，我就抄着近说吧。从打上五门至下三门，这八个门户，我们是一门有八手刀。一手拆八刀，因此叫花刀。我们刀法足够用的啦，跟您可学甚么刀法呢。”鲁清道：“那么您给我磕了头，为学甚么呢？”杜林道：“由其我心眼慢，我怕他不够用的，所以我才给您叩头，学学坏来了。”鲁清道：“虽然我是坏，可是正的，专为帮助朋友之难，并非有甚么损人利己之处。我看那跳海站缸沿拉幌绳、擎疯狗咬傻子，借剑杀人，明箭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。就拿我鲁清比吧，我要知道贼人在那里吧。我一定先去捉拿贼人。若将贼铠捕获呢，献到王爷面前，老王爷见喜，立时家中就可受职加封，名利兼收。”他一边说，还是不住用眼睛看杜林。一提盗宝之贼，他就点头。此事关乎重大，并不是藏着的事。他这里一叫：“杜林呀”，那杜锦就一回头，杜林就不敢言语啦。杜林看见他父不回头啦，便伸了三个手指头，指了指他爹。又伸三个手指，往西南一指，一抖二臂，又伸三个手指头，一指地，然后指天指地，指鲁清，指自己。又对杜锦背后一指，一摆手。鲁清何等聪明，他一见心就明白啦。看见他先一伸三指，是说三寇，指西南是山寨，指天是三更天，指地是立足之地，一抖二臂是他们逃走之后，又一指鲁清，是说您要问此事，指自己，是表示我知道，而一指他爹，是说他叫我说，我才说。一摆手，是他不叫我，我不敢说。鲁清见了，遂问道：“杜大哥。”杜锦道：“鲁贤弟。”鲁清说：“那盗铠之贼金花太岁普莲，您是知道不知道哇。”他是提着气问的，杜锦一看他面色不正，带着气啦，自己心中也不痛快，遂说：“鲁爷，你这是拿话难我姓杜的。但是我不知道啊，你可叫我怎么说呢？”鲁清



道：“老哥哥，您是确实不知道吗？”杜锦道：“我确实不知道，难道说还叫我起誓吗？”大家一听连忙说道：“杜爷要是真不知道就算了，谁叫你起誓呢？那盗铠之贼乃莲花党之人，现有王谕柬贴捉拿。你可知道吧。”老龙神杜锦说：“我本来不知道吗。”鲁清说：“老哥哥你可不知？”杜锦说：“我实在不知。”鲁清一看屋中一片人啦，众目所观，遂说道：“哥哥您要是不知道啊，少爷可知道。”杜锦一闻此言，就站起来，瞪眼一看杜林，手按刀把。杜林道：“师父您这可不对，怎么给我们父子拴对呀。您瞧我爹爹要宰我。”鲁清说：“老哥哥您这不是执刀威吓吗。您拿刀要宰他，问还敢说吗？据我想来，您一定是跟普莲神前结拜，这是护庇普莲呀。”杜锦道：“他是莲花党之人，我对他说了一句话，都嫌脏了我的门户。”鲁清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那您为甚么持刀威吓杜林，不叫他说呢？”杜锦说：“杜林呀。”杜林说：“是。”杜锦道：“此处可并非在咱们家中啦，这里说话不能不算，并非儿戏。此事可关系重大。”杜林说：“我知道。”杜锦说：“那么你知道盗宝之贼吗？”杜林道：“我知道也不能说呀。”杜锦道：“你要知道，就可以说，不知道就不用说。”杜林一闻此言，长身就蹿到东房上去啦。此时杜锦一跺脚，说道：“你就说吧。”杜林说道：“爹呀，可是您别着急，我不说就是。”杜锦说：“小子你说吧。”杜林说：“这可是您叫我说的。我要不说，怕把您急死。”杜锦道：“你那是怕我急死呀，简直是要我的命吗。”鲁清在旁见了说道：“丁大哥，何大哥，你们几位先将杜大哥让到西里间，待我盘问杜林，那盗宝之寇究竟落于何处。”大家一听有理，这才将杜锦让到西屋。这里鲁清将杜林叫过，要追问盗宝之寇。杜林走了过来，便如此长短的一说，鲁清这才明白。

书中暗表，杜锦杜凤是弟兄二人，本是铜头太岁杜阿桥



之子，所生二男一女。杜锦娶妻刘氏，杜凤娶妻王氏。王氏没开怀，刘氏跟前一对双子，先落生是杜林，后落生是杜兴。办满月的这一天，大家亲友，前来庆贺喜棚。事毕，大爷便将杜兴过继了二爷，哥俩个一屋里一个。后来杜林杜兴弟兄二人，入南学念书。天长日久，从打五岁上，就给他折腰，令其踢腿。白天上学，黑间学武术。杜林武艺跟水性全好，那文学可就差多啦，竟逃学。杜兴的文学太好，也是水性好，那武学可就差了事啦。这样些年，他弟兄全十五六岁啦。杜林这份淘气，就别提啦。杜锦雇了一个接骨将，在家中常住着。这一天正赶上杜锦寿诞之日，白天无事。到了夜晚，外人已然走去，就剩下家里人啦。杜林说话粗鲁，竟是一派土话。他问他父道：“老爹爹，咱们怎么叫花刀杜家。”杜锦说道：“儿呀你不知，要提此事话可就长啦。”由其你祖父那时，我与二叔还在年幼，金针八卦左云鹏在河南聚龙庄立过松棚会。皆因河南有贼竟盗婴儿紫合车，镖喂毒药，配带薰香，采花作案。有许多之人到县衙报案，不是有尸无头，便是因奸不允，刀伤人命。再者便是开膛破肚，失去婴儿。彰德、卫辉、怀安三处的大人奏明圣上。那时皇上龙心大怒，张贴皇榜捉拿。天下练武之人，左云鹏出头露面，要求三位府台大人给他做主，准其立松棚会，要召集天下练武之人，为是在当场好搜他们身上所带之镖，是不是喂毒药，身带薰香。三府大人便问左云鹏，说：“我们与你作主设立松棚会，那么以后如果再有人扰乱三府的地面，那时又当如何？”左云鹏当时夸下海口，说：“以后再有人搅乱三府的地面，那时拿我左云鹏是问。”三府大人点头，当时便将松棚会立齐啦，就在聚龙庄的当中。那庄的南门到北门有七里地长，路东三十六座大店路西三十六座大店，另外东西还有三十六座小店。左老道这才约请那能人，头一个便是闪电腿刘



荣，那时才十九岁，第二个飞毛腿果豹，第三是千里腿马云龙。定下请贴聘请天下的练武之人，绿林英雄，水中豪杰，回汉两教，僧门两道，男女大家一齐到聚龙庄。开棚赴会之时，上自行侠仗义，下至世俗人等，以及花儿乞丐，男男女女，一百二十八样。各样的军刃有那暗器成名，或是军刃成名，或是拳脚成名，准其上台献艺。三府大人堂前论下，公立门户。

内中有一人到将台之上，高声朗诵：“哪一位是立松棚会的坐主，请上台来，要将我萧子玉踢下台去，他们再分立门户。”左云鹏这才出头露面，带着官兵八名，预备捆人的。上台问道：“对面那位练武之人，家住那里，姓字名谁，贫道左云鹏在此。”萧子玉说：“我住家在淮安府东门外，萧家寨居住，姓萧双名子玉，号叫振方，外号人称赛温侯便是。”左云鹏一看他身高在九尺开外，细腰扎背，面如刀铁，扫帚眉大环眼。大鼻头翻鼻孔，火盆口，唇不包齿，七颠八倒，大耳相衬。稍微有点压耳毫，不见甚长。头戴一顶甜瓜巾，歪带着。青缎色绑身靠袄，蓝缎护领，蓝丝绑带扎腰，双结蝴蝶扣，走穗在腰里掖着。手中捧着一口三岔鬼头刀。左云鹏道：“来，萧子玉你先将镖取出来，待贫道看一看。”萧子玉说：“道人，你先报通你的名姓，然后你再看萧某的暗器。”左云鹏说：“在此聚龙庄北门内路西，紫云观的观主，姓左双名云鹏，外号人称金针八卦。”萧子玉这么一听，人家的威名远震，河南八府的剑客啦，也可以成了名，我倒敢跟他动手啊。想到此处，伸手取出一支毒药镖来，说：“道长，你看看吧。”那左云鹏定睛观看，此镖三寸五长，前边是荞麦棱的尖子，尖子上有五分长的红锈。萧子玉右手托着镖，左手刀就扎在台中，将镖交与左手，右手又取出一支来。说道：“道长，你可认识此物？”左云鹏道：“此乃毒药



镖。”萧子玉往后一倒步，说：“道爷给您这镖。”说话左手镖打出，直奔道爷哽嗓。老道见镖到，忙一甩脸，便将镖接住，那二支镖不奔下三路来啦。老道见第二支镖奔肚子而来，忙一闪身，背后的官兵有一打在大腿之上啦。那萧子玉一连两镖打出，跟着一上步，将刀抽取在手，抡刀就剁。那左云鹏用二指在他腕门上一点，当时给点住啦。老道便令人将他捆上，官兵上前将他踢倒，解绒绳将他捆好，然后与他破了点穴。旁边有镖行的人上前来与官兵治那毒药镖伤。萧子玉说道：“左云鹏你躲了我的暗器，没防备你才将我点倒。你有能为可以将我放开，你我再过一过家伙。如果我败了当时将毒药镖洗尽，永不采花。要再采花，叫我死在乱刃之下。”左云鹏说：“很好，来人，将他绑绳给解开。”官兵把他解开，那萧子玉站起来，左手捧着鬼头刀。老道说：“子玉，我连通髦都不脱。你拿刀要将我道袍划破了一个口儿，当时松棚会归你执掌，我远走永不出世。今天若不给你个利害，你也不知我是何人。”当时老道亮出青锋宝剑，二人打在一处。动手工夫大啦，真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材。那萧子玉真受过高人的传授，名人指教，武艺还真不错。可是左云鹏使出八仙剑的功夫，他一看前后左右上下全是老道，不知道那一个是真的啦。老道看他是一勇之夫，终无大用。二人动着手也就在二十几个回合，左云鹏心中一想，如此战法，杀到甚么时候是一站呢。这才虚砍一剑蹿出圈外，白鹤亮翅回头瞧，那萧子玉横刀一站。左云鹏用宝剑一点他，施展蛇形纵，往前直刺他面部，萧子玉一见忙用刀一挂。老道说：“子玉你可小心你的左目。”萧子玉急忙一甩脸，哧的一声，就将他左耳削下一个来，当时气走萧子玉。

这才有人在下念了声无量佛，上来四个老道。左云鹏道：“道兄，哪位道长为首呢？”单有一老道答言说：“愚下



为首。”左道爷问：“阁下贵姓？”道人说：“我住家在北边九天玄密观，姓李双名玄清，别号人称九手真人，这是我三个徒弟，一个叫夏得桂，一个叫夏得林，一个叫夏得峰。”李玄清道：“道友你有甚么绝艺，咱们可以不必在台上练。有绝艺可以单独出来，当着天下的练武之人，回汉两教，僧道两门，诸子百家，男男女女，你我二人当面试艺。”左云鹏施展吊睛法，李玄清不成。又施展第二手绝艺，空中扶翎，是将鸟放在高凳之上，鸟一飞老道伸手将他捉回来，李玄清又不成，他又甘拜下风。第三手，左云鹏说：“道友，咱们要从将台上蹿上看台去，你成不成？”李玄清说：“你又有甚么绝艺呀？”左道爷说：“我有八步过江十三渡。”说着伸手掏出一对霸王钱，中间拴着绒绳，抡圆了双足踩上绳儿，可以飞行。那将台与看台相差足有十三四丈远，他令闲人往后闪开，为是防备有奸人暗下毒手，打暗器，那时不好躲避。众人往两旁一闪，左云鹏连衣服都没脱，双手抡圆两个钱，往上一长腰，左脚一登绒绳，嗖的一声，如同飞一般快，当时上了看台。三府大人一看。这才令他执笔，分出门户来，各设门长一人。

杜林说：“噢，那么就分出您是花刀第五门门长吗？”杜锦道：“我跟你二叔，我们两个人是花刀门长。”杜林道：“那花刀杜家，外面就知道有您二位，人家知道有晚生下辈吗？将来谁执掌门户呢？”杜锦道：“国家要丢了点东西，我能上府衙去泄机，捉拿盗宝之寇，四外全知道你才成啦。”杜林说：“那可那里去找盗宝之寇呢？爹爹您带我走一趟吧。”杜锦道：“我带你上那里去呀？”杜林说：“您带我上何家口，到我何大爷那里，我也散逛散逛，躲一躲咱们老街坊的小孩子，他们骂的我难听。”杜锦问道：“他们骂你甚么来呢。”杜林说：“他们骂我属豆腐的就是这么一块。”杜锦说：



“一块就是一块，他能把你骂死不能。”原来杜林在这一带，与他们相仿佛的孩子们，被他打伤多啦。有把人家腿给踢折的，有把人家胳膊给踢折了的，他家中接骨匠长期住着，为是与他人接伤。杜林他说的出来，也就行的出来。他说：“谁家小孩再说我，我可把他鼻子削下来。”接骨匠袁先生一听说道：“大官爷，公子上那里去，您就带他去吧。他可说的出来，就行的出来。您要容他把人家鼻子削下来，那我可没法子治。”杜锦说：“是啦吧。”这才对杜林说道：“孩呀，你要上何家口，人家何斌的刀法出众，你比的了他吗？”杜林说：“我怎么比不了他，他不过比我年岁大一点，能为武艺名姓，那一样又不如他呢。那么他是多大岁数？”杜锦说：“他今年二十有四。”杜林忙问道：“他别号是甚么呀？”杜锦说：“他外号叫翻江海龙神手太保。要到何家口你不听我的话，岂不叫大家耻笑于我吗。”杜林说：“爹爹您带我去吧，我一定听您的话，您让我往东我就往东，您让我往西，我就往西。您要叫我往东，我若往西，您叫我打狗我若骂鸡，别人不说我不好，说您家教不严。”杜锦说：“到那里要不听我的话，我可当时就把你带了回来，咱们是家丑不可外扬。”杜林说：“是啦吧，老爷子。”杜锦嘱咐了他安置一番。杜林到了后边辞别了他娘亲，辞别了姨母，又把他兄弟杜兴叫到前面，向他说道：“兄弟你的武艺出众。我父子走后，家中倚仗你保护哪。每日务必要到后面，小心家里。你大娘的屋中，千万要多到几次，替哥哥我尽一份心。此番我父子走后，有甚不测之事。”小花脸杜兴说道：“哥哥您就是听我伯父的话，到时候该说话再说话。一路之上处处多要小心。到了甚么地方时常给家里来个点信，我们好放心。”杜林说：“不用兄弟嘱咐。”当下杜林便到后宅，与杜锦多拿几身衣服。杜锦叫家人杜廉说：“早将马匹备好，我们父子明早起



身。”家人点头，前去备马不提。

第二天吃完早饭，杜凤说道：“哥哥你在外可千万别跟他生气。他在外若有不听话的地方，给我来信，我一家不答应他。”说着话过来拉着杜林的手，说道：“杜林啊。”此时随声双目落了泪，继续说：“孩儿呀，你可不准叫你爹爹在外生了气，他跟你身上全都中了病哪，一气就糊涂。因为我跟你爹爹是一母所养，处处关心。你们父子在家中，你要是惹了人家，我能出去办理。如今你们远出在外，又道是在家千日好，出外一时难。倘若你要是再惹了事，我可怎么前去给你调停去呢？再者说杜家口，本族一大片，就属咱们这一支子人口少，还属咱们辈数大。花刀杜家本谱咱们执掌，那么你出去闯荡江湖，我还能不愿意吗。一辈子不出马，终久是个小驹。我弟兄现下年迈，一辈子执掌花刀第五门，可没栽过。你出去闯练，若再成了名，岂不是给咱们家门争光耀祖吗。你到了外面，倘若招我那兄长生气，把他气坏了，岂不叫咱们本家本户，暗中趁愿吗。所以我劝你要跟杜家五狮子争一口气，你到外边千万不可小瞧人家。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到外头又不准目空四海，艺高人胆大，到处都要留神。你们父子全是好打路见不平，那时难免又有一番的周折，保不住有些意外。杜林呀，我劝的你可是外皮，那你自己的心中可要长牙才好。倘若作了一官半职的，回到家来，也算改换门庭，给咱们杜家门争了光荣。”说着泪下，杜兴上前劝道：“爹爹您就不用啼哭啦。我哥哥随我伯父出门在外，一定听我伯父的话。请您放心吧。”说完他又转身冲杜林双膝拜倒，说：“兄长你随我伯父出门在外，千万要体念他老人家年迈，二来看我伯母身上，以及我父子。千万别招他老人家生气。你是鬼计多端，我父子在家，实在放心不下。可是您在外成名也在您，摔牌也在您。可别忘了与那



五狮子争气。”杜锦说道：“你们爷三个哭甚么呀，他不是叫我带着他出外闯荡去吗？那我就带他走一趟得啦。”便叫家人带马，父子二人往外而来。那杜凤率领杜兴，往外相送。要依着杜兴，先到南院通知杜家五狮子一声，说他们父子要飘荡在外啦。杜林说道：“不可，咱们是各闯各门，叫他们知道干甚么呀。”父子拉马向西村口而去。杜凤道：“杜廉呀，你先回去吧。我父子还得送他们几步。”那家人自行回去。这爷四个出了西村口，忽见对面来了两个人。杜林虽然年轻，可是眼神最好，他问道：“老爹爹，您看见对面那二人没有？”杜兴道：“二位老人家已然年迈，眼力不佳，就连兄弟我也没看出是谁来。”杜林道：“那是闯江狮子杜万，混江狮子杜红，待我气气他。”说着话飞身上马，往对面而来。那杜万杜红看见他一撇嘴，原来他们是面合心不合。杜锦是拉着马啦，杜凤杜兴在后相随。那杜万二人，看见他们，便往南一甩脸，并没理他们父子，就走进庄去。杜锦道：“二弟你看他们两个人，还有尊卑长上没有吗？”杜凤道：“兄长您别有这个气，这是杜林招的。这本是激将法，为是激杜林。”又说道：“兄长，那五狮子在背地里，将杜林踩化的粪土不值。杜林此次在外倘若成了名，你我在地府阴曹，也心甘情愿的。他要是成不了名，咱们死后都得跟他受累的。”杜林走了不远，这才翻身下马。当时已然走了很远，遂说道：“你们爷儿俩要跟我们去是怎么着？”说着话一看杜凤与杜兴，爷俩全是眼泪在眼眶里转，遂跪杜凤面前说道：“叔父您请放宽心，孩儿我一定往正道上走，请你老人家放心。”说着站了起来，伸手拉出刀来，用刀尖在地上划了一道，说声：“叔父，这道儿东边是咱们的家，西边是外头。孩儿我若成不了名时，我是永远不回家，您看怎样？”杜凤点了点头，杜锦道：“得啦，送人千里终有一别，你们爷儿俩就回



去吧，我们也该上路啦。”说着话他父子上马，那杜凤与杜兴直将他们目送的没有影儿，这才回去不提。

如今且说杜锦与杜林父子走了过午，前面有三股道，正西是奔涟水县，西北这股岔道，是奔何家口，西南这股岔道是奔济南。杜林是在头前走，杜锦在后边，他恨不能一时飞到何家口才可心。他停马在岔道嘴上，等杜锦马到，遂问道：“爹爹咱们往那股道去？”杜锦说：“不用忙待我看一看。”看好了说道：“咱们往西呀。”杜林这才催马直向西而行。走了半天，他一看村庄离着大道远啦，心下纳闷，连忙问道：“爹爹咱们把道儿走错了吧。”杜锦说：“没走错，你就往下走吧。”杜林说：“不对，大半是走错道啦。”杜锦说：“往西。”此时天色已黑，村庄镇店没啦，眼前一大片松林。他们爷两个到了切近一看，原来是片阴宅，座北向南。杜锦道：“咱们别走啦。”杜林道：“咱们别走啦，就住在这里呀？”杜锦说：“你这孩子把我气坏啦，现今咱们把道走错了。”杜林道：“我不认识道儿，我怎么把您气坏啦？”杜锦说：“是你把我给气迷了头。”杜林道：“咱们走在三股岔道之时，我没问您吗。叫您看好了方向，咱们好往那下走，如今怎么会说是我气坏了您呢？”杜锦说：“杜林呀，简直你就是我的一块心病。咱们到了何家口，你是人不出众，貌不惊人。到了那里，好叫我心中不高兴。因为你何大爷那里有三个徒弟，你比你们哥四个，比那一个你也比不上啊。”杜林道：“我比他们缺胳膊，是少腿呀。生来一个男子汉落生之后，不是就要名姓吗。人要是有好名，在沿关渡口，大村小镇，提起来是人人知道，个个称赞。或是名声不好，也可以在沿关渡口上一传说，不也是有名吗。”爷俩说话之中，下了马，将马拉入了松林。进来一看迎面有一个石头案子，旁边站着一个人。石桌以西，是三大士的像。他父子便将



马拴到了石头人的身上，从马上搬下褥套来，放在石头桌上。杜锦坐石头桌上，往褥套上一靠。杜林说道：“爹呀，咱们就在这啦，不往下赶啦。”杜林又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合着也不用吃甚么，就在这里给人家看着坟地，知道这坟地是谁的呢。咱们不吃啦，那么马也不用喂啦。”说着话他将马解了下来，叫它在地上吃些青草。杜锦道：“你别麻烦，胡倒乱。”说完他倚了褥套，就合眼睡着了。杜林见了，只好又将马拴好。按说他多有智谋，究竟是十六岁的小孩，心里没有甚么。

他一个人出了树林子到外边往四下里一看，是四野黑洞洞的，并无人声犬吠。他顺着松林往西而来，到了西面，看见有一股小道，是直奔西南。正在看着之际，就听西南之上，人声呐喊，一片锣声。当时火光成片，杜林不知何故。他急忙顺着小道，一直往西南而来。走在中间路上，两旁蒿草很深。听见前边有人说话。杜林忙一分蒿草，就蹿进了草地。细听来人说道：“哥哥您跟江南蛮子赵庭斗志盗宝铠，不应当住在何家店。那老儿何玉是山东省的人，虽然说不亲，那他们水土也是亲近啊。那里面除去姓石的与江南赵，其余全是山东省的人。咱们哥们不是山东省的人。那老儿何玉率领众人是探山带打山攻山，是三次，就将山寨攻开了，我三弟黄花峰，被石禄给劈啦。偌大的山寨，是化为粉碎。那山寨的东西，都没法顾的住，只可任其查抄入官。那么宝铠又被石禄得回，这岂不是前功枉费吗。如今直落得无片瓦遮身，咱们哥弟兄三人，并无有立足之地，可称是人财两空。宝铠一回都，那王爷必定下令，各州府县一体严拿盗宝之人，哥哥您不是落网黑人吗。眼看着天光就亮，咱们周身的血迹，可往那里去。”普莲说：“二位贤弟，不要着急，他得的那铠是假的，真铠在我身上啦。再说你我的妻子呢那没



有甚么的，好比衣服一样，脱了一层还有一层，没有关系。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二位贤弟，咱们在路上行走，少要多言。跟随我走，必有相当去处。少要多言，免得路上被人听去，那时与你我不便。”杜林一听，普莲嘱咐云峰段峰啦。知道三寇逃走啦，他这才顺着草地，回到了林中，将他父唤醒，说道：“爹爹您起来吧，买卖下来了。汪至点，拿着上色的包袱。”杜锦一扶身起来了，急忙到了林外一站，看见从西边来了三条黑影。头前走着是金花太岁普莲。普莲问道：“前边是合字吗？”杜锦道：“那位呀？”普莲到了切近一看说：“莫非是杜老哥哥吗？”杜锦道：“正是，原来是普贤弟。”普莲说：“老哥哥，您往这边作甚么来了？”杜锦道：“我跟下镖来了，走在半道之上，肚子疼痛，故此在林中解解手。”普莲说：“是啦，咱们哥两个改天再说话吧。我同着朋友，现下我的垛柴窑抄啦，外边风紧。您往阳山把合把合，起啦红啦，吗密风紧，你我改日再会吧。”普莲说完，带着云峰段峰，一直东北角下去了。普莲所说，全是江湖的行话。跟杜锦说，您往阳山把合把合，就是您往南边看一看。起啦红啦，是着了火啦。垛柴窑抄啦，是山寨丢啦。吗密是官人办他来啦。风紧是官人太多啦。

三寇走后，杜锦转身形，来到里面，说道：“杜林呀，好孩子，你真是我的要命鬼。”杜林说：“爹爹，您怎么不劫呀。”杜锦说：“我还劫啦，你怎么不打听打听他们是谁。”杜林道：“他是谁呀，我不知道。”杜锦在林外与别人说话之时，那杜林可就将夜行衣靠偷偷的从褥套中，取了出来，围在身上。他一听是盗宝之寇心中暗喜，遂说道：这不是我进见之功吗？做官的苗头就来了吗。我在外保些日子镖，行侠作义，家里也改不了门庭。我小孩子要是将宝铠得回，送给我何大爷，那够多好看。或是将普莲再拿了，贼铠全到手，



那时不用说得个一官半职的，就是从王府里得了点赏，也可以跟五狮子夸一夸呢。因此他存下心，才将夜行衣带好。他赶紧问他父道：“那三寇是谁呢？”杜锦道：“这三寇是西川人，内中还缺少一人呢。”杜林说：“短谁呀？”杜锦说：“短黄花峰贪花童子黄云峰，第三个是巡花童子黄段峰。杜林呀，你怎么单给我惹这个事呀？”杜林说：“我给您惹甚么事啦？”杜锦道：“那三寇全是莲花党之人。”杜林道：“那么他们莲花党之人，刀法比咱们强，武艺比咱们好，咱们刀法是敌不住他们？”杜锦道：“不是刀法敌不住他们，因为老虎还有打盹之时啦，得罪了他们还不好防备。他是常来常往，咱们看守不住。你看的严密，他不下手，你有个疏神大意，一个看守不到，他要下了手往里弹薰香，就如同治死人一般，那时咱们死都不知道。因为莲花党之人，不行人事，专一在各处做那不仁不义之事。杜林呀，我要知道你是这样的一个人，琉璃球儿，我把你过继你二叔。你看杜兴，他怎样的仁义，三纲五常，仁义礼智信，尊卑长上。”杜林说道：“爹爹，您可知为人任养活贼子，不养活亲侄。杜兴是我亲兄弟，把他过继了我二叔啦。合着您老弟兄一屋里一个，他也是坐船开绕庄村，巡查。咱们喝的是江中水，有人在水内洗脚等事，他就不管。我在何家渡口，打过马俊。您要跟他没交情，我就叫他死在那里。再者说，凡是咱们这兖州府的地面，提起杜兴来，无人知晓。您要提起我杜林来，管保那些个贼人，都得想一想我是怎样人物。”杜锦说：“杜林啦，咱们爷两个睡一会儿吧，不必提这些事啦。在这露天地里，防备有人听见。我也想着他那上色的包袱里，必是宝物。得啦，不用提了。”说完他一靠那褥套，又睡着了。杜林一看他爹爹睡觉了，拿起自己的大氅给他爹爹搭上。杜林恐怕未睡实啦，低声叫道：“爹爹您睡着啦。”问了两声，那杜锦是沉睡如雷。



杜林一见心中放了心，这才来到林子外头。使了个诈语，说道：“小辈，你不用在那藏着，我看见你啦。”说出了半天，听四外无有动作，无人答言，他这才顺着小道，一直东北而来。飞跑了不远，影绰绰前边有三人影，正是那三寇，一边走着一边说话。就听黄云峰说：“兄长您可记住道路啦吗？”又听普莲说：“我记住道路啦，我就上他家来过一次。”又听云峰说道：“眼看天光大亮，你我弟兄周身的血迹，恐怕走脱不开。”普莲说：“不必担惊，随我来吧。”说话之间，他们出了小道，一直扑奔大道往东而去。普莲说道：“这中三亩园，有个白面判官徐立，奉母命在金盆洗手，不做绿林的事。想当初我二人同手作事的时候，他不佩服我。从刘荣下转牌之后，他没上我这里来。今夜咱们三个人，是上徐立家中安身。他若留咱们，做为罢论。可是将来我破案之时，也得咬出他来。他若是不留咱们，那时仰仗咱弟兄三口利刃，杀他们满门家眷，将尸首全埋了之后，咱们在那中三亩园藏几天。容等四外火光熄了。咱们再回故土原籍去安身。在西川养足了锐气，大家杀奔何家口，杀那何玉老儿的满门家眷，再为报仇。咱们到了那里，我要叫开了门，我去进，你们弟兄紧跟着也就进去，将大门给他关上。二人答应：“是。”三个人主意打好，这才往前而去。眼前来到中三亩园的西村头，杜林老远的就爬在地上了，回头向四外瞧。三寇长腰往村子里头一跳，站住之后，扎煞二臂往后定睛观看，四外无人。他三个人是往高处看，要是有人跟着是有黑影。他们细看没有，这才进了村子，来到路北第二个大门，对面有八字影壁。杜林看准了三寇奔了大门，他便偷偷的来到影壁西躲墙，隐着了身子，偷看三寇叫门，按下不表。

且说普莲与云峰段峰说道：“我只要将门叫开，你二人



可想着往里去。”二人答应。普莲用手弹门，少时里头有人答言，问：“是谁在外边叫门？”普莲说：“是我，此处可是徐宅吗？”里边说：“不错，是这里。”普莲说：“徐立可曾在家？”里面说：“那是我家主人，现正在家。你等我给您开门。”说话之人原本是老家人徐福，急忙找引火之物，将灯点上，穿衣下地，将灯到门房外边窗台上，照着亮儿，将锁开了，摘下门来，门将一开，那云峰用胳膊肘儿一拐那左边的门，当时就开啦，三个人匆匆的便都走了进来，当时吓了老家人一跳，看他三人浑身的血迹，各持一口刀，脸上带着煞气，不认识三个人。他们进来之后，就将门关好啦。当中一人，手提一个黄缎子包袱，不知包内何物。徐福忙问道：“三位大太爷，您贵姓呀，老奴好往里与您回禀。”普莲说：“你贵姓啊？”家人说：“我姓徐名福，是本宅家人。”普莲说：“我乃是屯龙口打虎滩，一山之王，姓普名莲，金花太岁的便是。”徐福问道：“那二位呢？”普莲说：“那是我的二位拜弟，一个叫巡花童子黄云峰，一个叫贪花童子黄段峰。你赶紧回禀你家主人，就说我三人恳求我那徐大哥，借他家宅躲灾避祸，住个三天五日，容等四外火光熄灭，好辞别我那兄长，回我们四川银花沟。”老家人徐福说道：“普大王，想我家主人，奉母命在金盆洗手。他要收留您，您也别喜欢，不收留您可千万别恼。您三位在此等候，待我去回禀一声去。”普莲说：“老哥哥，我那徐仁兄要是不留，您给美言几句就是。”老家人：“是啦吧。”说完转身往里而去，用手一推东边那扇屏风门，进了院子，来到北房东门外边，用手一弹窗户，东边徐立连忙问道：“外边甚么人？”徐福说：“是我。”徐立问：“甚么事？”老家人说：“你我主人稳在家中坐，是祸从天上来。”徐立在屋一听老家人说话，透着惊慌失色，忙说：“老哥哥，不要耽惊，全有小弟担任。”说着



连忙起身，说道：“娘子快穿衣服。”当下他妻子徐门张氏，也就起身穿好衣服，掌上灯光。徐立到了外屋，将门开了，出来与老家人一同来到外面。那普莲一见连忙上前，双膝拜倒，说声：“大哥在上，小弟普莲拜见。”徐立伸手相挽，借灯光一看他人，每人一口刀，浑身血迹，又见普莲手中提着一个黄包袱。

原来宋时年间，平常人不准使上色的包袱，黄的红的的不叫使。民间小登科之日，都使淡红的包袱，全不能使大红的，大绿的、水红水绿的居多。徐立忙命徐福将西房的灯光点上，那徐福答应，到了西间，将里外屋的灯，全行点好，徐立方将三寇让到西房屋中。三寇到了屋中，徐立让他们进到北里间，忙问道：“普贤弟，这个上色的包袱，是从那里来的？里边包着甚么啦？”普莲才说：“江南蛮子赵庭，爬碑献艺，我与他赌气，在京都八主贤王府，盗来金书帖笔闹龙宝铠。我盗宝铠为斗赵庭，那知何家口老贼何玉，率领众人，一死与我作对，攻取我那打虎滩。是我弟兄寡不敌众，我将铠带了出来，黑夜之间，无有扎足之地，才想起哥哥您这里来。再说身上血迹颇多，白天行走不便。为是在您这里暂住几日，我们好回西川银花沟。”徐立一听，忙命老家人快到里院，向张氏要出三身青衣服来，三根凉带，好与他三人更换。回头对普莲说：“普贤弟，想我徐立，奉母命金盆洗手之后，在此地治土务农，所交的全是一片农家朋友，倘若被他们看出一点破绽来，倒有许多的不便。”此时徐福来到了里院房底下，说道：“少主母。”里边张氏问道：“外边可是老哥哥？”徐福说：“正是老奴。”张氏问道：“你来到后面，有甚么事吗？”徐福说：“我家主人叫我跟您要三身青衣服，三根凉带。”张氏答应，忙開箱子取出来，送到屋门口。徐福伸手接过，拿到外面西房，交与徐立。徐立伸手接过，



拿到北里间，令普莲三个人，将有血迹的衣服脱下，换好了青衣，结上凉带。将那三件带血的衣服，拿过来，交与老家人，说：“老哥哥，您快将这三身衣服，放在背静地方，掩埋去吧。”徐福答应了一声，伸手接过衣服，拿出去掩埋不提。此时天已快亮，那老家人埋完回来，徐立又令他去打了盆洗脸水来，送到北里间。徐立跟进来说道：“你们弟兄三个人，先洗一洗脸。少时天就要亮啦。我自从金盆洗手后，在家所结交的全是一般农夫农妇，每日不断往来，恐怕被他们看见。你三人浑身一脸全是血迹，走漏风声，一时不便。”回头对徐福说道：“老哥哥，少时天亮，您好好的看守大门。要有人来找，就说我没在家。我那神前结拜的朋友，方许进来。”老家人点头答应，转身出去。这里普莲说道：“徐大哥。”徐立说：“贤弟有话请讲。”普莲说：“我出来的仓促，金银一分未带，我未有甚么东西，献与老伯母。现下只有一件物件，可以奉送他老人家。”徐立说：“甚么物件呢？”普莲说：“我与江南蛮子赵庭，打赌斗志，就是金书帖笔闹龙宝铠，我从八主贤王府盗了出来，直到而今。请将此物收留，容我四外火光熄灭之时，我弟兄回川，那时您到县中献宝，可以高官得坐，骏马任骑。”徐立伸手将包袱，双手接过，拿出屋来。自己在廊下一站，手捂胸前，暗暗说道：“好普莲，我跟你何冤何仇，你将此物扔在我家，是惟我家祖坟不刨呀。”他这么一低头，又一正面，忽然看见眼前有条黑影，还是真快。他会没跟上，只见那条黑影奔西北去了。

书中暗表，这条黑影，便是混海龙杜林。原来他看见三寇叫门往里去啦，他才偷偷的爬起，来到门道，便将白日衣服脱去，换好夜行衣靠。白昼衣服在小包袱之内，打了腰围子，用丝绦带结好，抬胳膊踢腿，不绷不吊，来到门外，翻



身上房，往里而来。到了里面，他往影壁上一爬，就见从西屋出来一人，站在西房檐下，手拿包袱，在那里长叹一口气。杜林看了，知道是宝铠。他这才长腰奔了内宅西房前坡，双手一扒中脊，飘腿就过去了。徐立提包袱来到里院，一边走一边小声说道：“真是稳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”提包袱进了北上房，说道：“娘子，你快将娘亲唤起，现在有人送来宝铠，暂且先存留在咱们家中。”那张氏答应，举着的把灯儿来到西间，后面徐立跟随，二人到了西屋。那张氏交灯放到一旁，急忙跪倒。此时徐立也随在后面，双手放下包袱，手扶床沿，小声唤道：“娘啊。”张氏叫道：“婆母啊，您快起来吧。”他们婆媳，平常很是投缘对劲。徐立叫了两声，老太太没理他。张氏说道：“娘啊，咱们真是稳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您那不孝的孩儿，所交不义的宾朋，有人将国宝盗来，送到咱们家中来啦。”老太太一闻此言，吓得急忙醒了，说道：“姑娘啊，你快将我扶起。”此时老太太正在病中，尚未痊愈，张氏急忙上前将老太太扶起。徐立一看他老娘吓得颜色更变，他可在地上跪着，忙说道：“娘啊，您不必耽惊害怕，孩儿我有妙计。”老太太说道：“孩儿呀，祸全到了咱们家哪，你没有妙计啦。贼咬一口，入骨三分。你在外头甚么朋友全交，摸一摸脑袋算一个。”那张氏在一旁站着，双手搀扶着老太太啦。那老太太用手揪了张氏，双目落泪，如同断线的珍珠一般，说道：“儿呀，姑娘，为娘的托媒婆，将你说到我家，为是跟我儿成为白头到老。不想他行为不检，竟跟那狐朋狗友结交。直到而今，又将盗宝之寇，让到家中。那贼是居心不善，他要临死拉垫背的啦。此人盗宝关系重大，他来到咱们家中，倘若官军从此处拿走盗宝之寇，他落个凌迟处死，咱们全家落个项上餐刀。”说着话他婆媳痛哭一场。徐立一



看，此时好比万把钢刀扎於肺腑，滚油泼心一般，便木在那里。张氏说道：“娘啊，您将钥匙交与孩儿，我将宝铠暂且存在咱们箱子里面。外间屋中有神佛，孩儿我每在跪他高香三股，叩禀上苍，因为此乃天上所掉之事。”老太太交了他，张氏伸手接过，说道：“娘啊，您看在孩儿面上，千万别哭了。”说完，站起身形，开了箱子，将宝铠收好。锁好了之后，又将钥匙，交还了老太太，回身冲徐立一拜，说道：“夫主，后面之事，你一概不用分心。你到前面侍候三寇，千万别落个不字。”王氏老太太说道：“姑娘从此以后，你可不要梳洗打扮。那西川路上的人，狼心狗肺。”张氏点头答应，从此他是每晚，要跪三股高香，为是叩求上苍，早行赦免，收回恶人，暂且不表。

且说杜林他在暗中一切看明，这才飞身下去，到了外面，够奔西村头。到了那座坟地切近，就听他爹正在林中骂啦，说道：“我夫妻二人怎么养活这么一个孩子呀。早晚我们这两条老命，被他给断送了。”杜林连忙进了林子，说道：“爹爹您别骂啦。您骂多少样，您记着啦吗。”杜锦说：“你别气我，这就快把我气死啦。”杜林道：“您要骂我，我还不进来啦。可倒好，全在猪身上找，称的起是猪八样。”杜锦问道：“你换上夜行衣，做甚么去啦。”杜林道：“我上树林外头拉屎去啦。”杜锦道：“这么大的一片坟圈子，你会拉不了屎。”杜林说：“往往大家都说闻臭闻臭，三天不长肉。本来您就长得瘦，我要再在您的旁边拉屎，您闻见了臭味，更不长肉了，那成了爸爸灯啦吗。”杜锦说：“杜林啊，你别气我啦，留我这一条老命吧，快将夜行衣脱下，解下马来，咱们好走。”杜林当时脱下来，仍然收在小包袱之内，换上白昼衣服。问道：“爹呀，咱们上那里去啊？”杜锦说：“咱们回家。”杜林道：“咱们为甚么许的，给人家看了一夜的



坟，坟主知道吗？人家也不知情啊。”说完他解下马来，将两匹马的肚带，勒紧了三扣，将褥套拿出，放在马上。看地上没落下东西物件，杜锦转身往外要走。杜林说道：“爹呀，咱们不用回家啦，还是上我何大爷那里去吧。”杜锦说：“不用，回家吧。”杜林说：“您为甚么要回家呀？有不那时候咱们不来好不好。”杜锦说：“杜林，你的机灵差远着啦。眼下我听镖行人说，那普莲盗走闹龙宝铠，那看楼的是李翠云龙，他二人是你王大爷的徒弟。”杜林说：“那个王大爷？”杜锦说：“镇海金鳌王殿元。”杜林道：“那也不要紧啊。”杜锦说：“内中有鲁清，自在熊鲁彪的兄弟。”杜林道：“这个鲁清，我已然在背地里给他磕了头啦，拜他为师。”杜锦说：“你为甚么给他磕头哇，为是跟他学刀法？”杜林说：“刀法，咱们是花刀第五门，比他们全强，跟人学做甚么呀。我就求人别跟我学就得啦。我不是跟他学别的，学点坏。”杜锦说：“得啦，别说，咱们还是回家吧。”杜林说：“爹呀，您带我去吧。”杜锦说：“咱是别去啦，现下你大叔上石家镇，已然将石禄请了出来。而今他们拿普莲的心急，真如钻冰取火，轧砂求油一般。”杜林说：“干什么这么拿他呀？”杜锦说：“他是国家的要犯，此铠他们没得回去。”杜林心中一想，这可是进见之功，我要将铠得回，拿住了普莲，将来贼铠一入都，王爷必有赏赐。那时我拿回家中，也可以夸耀於他五弟兄之前。想到此处，遂用好言安慰，说道：“爹爹您带我去得啦。”杜锦说：“杜林呀，是你不知。你是我的儿子，你是甚么脾气，我还不知道吗。你的口齿不严，那鲁清两眼不揉砂子，见其面知其心。”杜林说：“这么办吧，咱们到了那里，不用管他怎么问，我是一问三不知，神鬼怪不得。无论他怎样的问，咱们是一概不知，他没主意。现下咱们在这里没有外人知道，到了那里，您叫我说我才说，不叫



我说，宁可烂在肚子里还不成吗。”杜锦一听，实在无法，这才答应。杜林说道：“再者孩儿我明白，他们大家求咱们帮忙，拿住了三寇还好。若是跑了一个，那咱们杜家河口就不用太平啦。又道是伸手是祸，拳手是福。”杜锦说：“你说的全好，那咱们走吧。”从此父子二人，拉马出了树林，认镫搬鞍上了马。

此时天光已大亮，太阳出来了。杜林说道：“爹爹呀，您可认好了道路吧，先找个镇店，吃点甚么再走。”说着话走了不远，看见有一股大道，往北而去。看见一个打柴的，杜林忙跳下马来，上前抱拳问道：“借光您哪，何家口在那里？”那樵夫说：“离此地还远啦。”杜锦说：“前头有村子没有？”打柴的说：“有，那村子名为三义店。”杜林说：“三义店有酒楼吗？”打柴的说：“那是一个大镇店，甚么都有。”杜林说：“有劳了。”那樵夫自去。他回头一看他爹的马，相离远一点，他便站在那里等着，说道：“哎呀，我实在饿啦，您把缰绳交给了我吧。”杜锦说：“你要缰绳做甚么呀？”杜林说：“为是走的快一点。”杜林说：“可别太快了。”杜林说：“是啦，不能太快啦，您饿不饿呀？”杜锦说：“不饿，不像你是的，一会儿就饿。”说着把缰绳，递了过来。杜林伸手接过，便拴在自己马后，飞身上马，抽出打马藤条，怀中一抱，两匹马往下走来。他的马拉着后边之马，越走越快。杜锦在马上骑着没有拿手，缰绳在前边黑马身上拴着啦，忙问道：“杜林啊，你打算干甚么呀？”杜林说：“我饿啦，这个马不快。”杜锦说：“这个马还不快啦，有多快呀。”杜林说：“咳，您说这个马不快呀，来，咱们叫他快着一点。”说完，他连打马三下，两匹马如飞的似的，往下跑了下去，穿村过店，直往下跑。那杜锦连忙爬伏在马鞍子上。杜林在沿道上，看见有那年老的行人，他就问：“老大爷，



我跟您打听打听，何家口在那里？”老者说：“你从此往北，顺着河沿走，再往东，看见石桥，过了桥再打听，那就快到了。”杜林说：“道谢，道谢。”说完一打马，直向北而去，顺着长河又往东，那河就往北拐下去啦。他们便顺着东岸，一直正北。看天时已然过了午啦，好容易看见了跟前有一道石桥。到了桥的切近，那桥翘上坐着几位年老的人。杜林连忙问道：“老大爷，何家口在那里啊？”那几个老人一看，见两匹马，后边那匹马上驮一年老之人，爬伏马鞍之上，纹丝不动，两匹马浑身是汗。众人以为是去瞧病，大家全说：“不可不快告诉他。”遂说：“马上这位小爷，你要上何家口，由此过河往西北，见了十字路往北再往西，路北有坐大庙。顺着庙墙的大道，再往北，道西边头一个村子，那就是何家口。杜林说声“劳驾”，打马三下，一直的又跑了下去。直到了何家口的东村口，问道：“爹爹您还肚子疼不疼啦？”杜锦说：“好孩子，你可真成，不用费话啦。我说不用那么快，谁说肚子疼啊。杜林啊，你安着甚么心啦。”杜林说：“我没有甚么心。您叫我说，我才说。不叫我说，我不说。”说话之间父子二人下马，拉马进了村子。杜林道：“怎么找不着那个是正村子。”杜锦道：“这还没进村子啦。”说着话，眼前来到一片大土围子，有三道大豁口子。爷俩个就进了南边这个口子。杜林说：“这个是何家口吗？”杜锦道：“对啦，这个是东村头。”

父子进了村子，一看两旁铺户住户不少。走了不远，往北有股大道。他们往北，见了十字路口，又往西，便是何家口的中街。杜林一看这些铺住户，每家门首全挂着小锣梆子。杜林问道：“爹呀，您看他们全挂着梆子跟锣，那是做甚么呀？”杜锦道：“这是小锣会。要是一失火，以小锣为记。有了贼是梆子为记。”说话之间，来到吉祥店门前，门



是关着。上前叫门，里边有人问道：“何人叫门？”杜锦道：“我拜兄何玉可在家？”里边说：“在家，您是那一位？”杜锦说：“我住家兖州府西门外，杜家河口，我乃杜锦，到此处来望看我的兄长。”店里伙计从门缝往外一看，问道：“那一位呢。”杜锦说：“是我儿杜林。”伙计说：“您在门外稍等，待我给您往里回。”说完他到了里面。对何玉一提，鲁清便过来了，问道：“开门了没有？”伙计说：“没开门。”鲁清道：“何大哥，杜锦的名声可不小。列位，那杜家河口，离咱们这里有多远？”何玉说：“约有四五十里地。”鲁清道：“是啦，而今咱们大家攻破了打虎滩，没拿着盗宝之贼，金花太岁普莲跟云峰段峰三寇，不知逃往何处。据我测想，盗宝之寇，以及宝铠的消息，一定在他父子身上。我鲁清敢说，见其面，就可知其肺肝然。少时您见了他们必须如此如此，丁大哥您少时也必须如此如此。”安排已定，众人这才迎了出来。伙计开了门，大家见礼毕，这才将他们父子同请进来。后来听杜林说了出来，鲁清道：“你可知道贼铠落到何处？”杜林道：“连那铠放到那里我全知道。”鲁清一问，他才详细说了出来。石禄说道：“清啊，原来老肚子来啦，带了小棒槌一根。连他们到了判官那里，好啦，我找判官去。”说完他将皮搭子内的钱倒了出去，插上双铲，往外就要走。杜林问道：“鲁大叔此位是谁？”鲁清道：“他乃是圣手飞行石锦龙之次子，他名叫石禄，外号人称穿山熊。”杜林说：“他怎么管我叫小棒槌呀？”鲁清道：“这人忠厚又护热，这他就记住了。”杜林道：“他飘流在外，上那里去找判官去呀？”鲁清道：“那你就不用管啦。”石禄来到外边，叫伙计给他开店。伙计说：“您上那里去呀？”石禄道：“我上三环一个滚判官他家去，那个莲跑到他们那里去啦。”问道：“伙计，他们从那边回来的？”伙计说：“从东边回来的。”他



说：“好吧，那我往东去啦。”说完他一直往东去了，按下不表。他这一去不要紧，才闯出大祸一身。欲知端的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一回 徐立献宝铠二峰漏网 石禄擒普莲侠客出山

且说店中鲁清大家人等，陪着用饭。鲁清说道：“杜林啊，这可是你爷儿俩的功，可不是给你们爷俩拴对儿，办出事来，应有我姓鲁的一点事，我竟替朋友着想。”说完又唤伙计，叫他把鲁清、丁银龙、杜林等三匹马备上，快去中三亩园挂桩。伙计答言说“是”，赶紧帮这爷三个将应用物件拿齐。鲁清说道：“何大哥，咱们这一带有三亩园没有？”何玉说：“有，大概是在东里啦。”鲁清道：“有就好找，你们诸位在店中等候。李翠云龙你二人赶紧四下派人到处去打听去。那石禄回来不回来，没有多大的关系。”刘荣说：“石禄若有三长两短，那可如何是好？”鲁清道：“你放心吧，刘爷，他若有个舛错，我拿人头见您。”说着话，鲁清牵过马匹，辞别众人，上马而去。出了村子，一直正东。杜林看一看，问道：“这附近有一座石桥吗？”丁银龙道：“不错，有一坐石桥，来随我来。”说着在前边打马走去。直到了石桥口那里还是有些个年老的人，在那里说话。”丁大哥您下去，向他们打听打听，这个三亩园离这里有多远。”丁银龙道：“不用打听啦。反正近不了，咱们就往前走吧。”此时鲁清已然下了马，到了人前，说道：“借问声，中三亩园在那里？”当时有人说道：“这个三亩园，离此约有四十多里地，顺大



道一直往东，就可以到啦。”鲁清一抱拳，说声“谢谢”，拉马过桥，飞身上马，老爷儿三个，顺大道一直跑了下去。走了二十多里地，太阳已然压了山啦。鲁清说道：“大哥呀，此天已不早，您看前边来了一位老头，您也年长，可以过去向他打听打听，还有多远。”丁银龙一听，也对，这才下了马，迎了过去。眼前来的那个老者，拉着一头驴，驮着两条口袋，一定是上集镇去买粮食，连忙抱拳说道：“仁兄。”那老头一抬头，连忙说：“达官，您有甚么事？”丁银龙道：“我跟您打听打听，咱们这一方，有三亩园吗？”老者说：“但不知您是打听那个三亩园。”丁银龙道：“有几个三亩园呀？”老者道：“三亩园有三个啦。”那老头说道：“您看见路南那片松林没有。那松林东边，南北的村口，就是上三亩园。那上三亩园北口往东有一股大道，这一股大道是穿村而过，那村子便是中三亩园。出中三亩园的东口，再往东去三里，即是下三亩园。”老者便将三亩园的街道地方详详细细的全部告诉明白了他们。丁银龙道了谢，三个人又往前走到了松林之外，翻身下马，进了林中，将马拴在树上。爷三个席地而坐。鲁清道：“老哥哥您已然打听了。依我说，咱们先上这个三亩园打好了店，暗中把咱们人偷偷的运到了店中，然后咱们再上中三亩园拿贼去。您先去打店，咱们必然如此如此。”丁银龙说：“是啦吧，那么我先去吧。”说着他解下马来，拉马出树林，往村内走来。

到了上三亩园的北口，看那村中还很繁华，在路西有一座店，白墙黑字，上写仕宦行台，安寓客商。水旱两路的镖店，门前有两行小字，左边写着茶水方便，下边是草料俱全，中间店门上有一块横匾，金匾大字，上写丁家老店。丁银龙上前叫道：“店家。”当时从里边出来一个伙计，身高有八尺开外，胸间厚，膀背宽，面如重枣，宝剑眉，斜插入



鬓，二眸灼灼的放光，准头端正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衬。光光未戴帽，高挽牛心发髻，上身穿毛蓝布的贴身靠袄，青布底衣。青鞋白袜子，腰中系着一条半截围裙。出来问道：“客官您住店啊？”丁银龙说：“不错是住店，你们这里可有上房？”伙计说：“有，您随我来。”说着转身往里，丁银龙拉马跟进店内。一进店门，在门洞里边，两边有懒凳，在北边凳子的西头，有柜房的门，门上有青布软帘，挽在西边门坎上。丁银龙从此过，未免的往里看了一眼，见北房山挂着五样兵器，头一件是，长杆的开山钺，第二个是方天化戟，第三件白杆花枪一条，第四个是龙须刀一口，长约四尺七寸五，一寸七宽，护手盘底下有个鹅眉枝走，第五是一对扑刀。店里伙计说：“您将马交给我吧。”丁银龙道：“慢着吧，我这匹马老实，您去拿来一凳子，放在当院把马拴在那腿上就得，旁边放在草菠菜就得。我原是青州府的人，此次我们是三人出外取租，中途路上，被大旋风将我们一马吹散了。将马拴在那院中，容他们从此门前过，看见了此马，自然知道是自己的人，住在了那里，这是我们的暗记号。”伙计答应，便领他到了五间北房的屋中。丁银龙进到屋中，看见迎面有张八仙桌，一边一把椅子，东西各摆一张茶几，配着四个小凳，两旁暗间，挂着青布软帘。伙计拿进一盏灯来，放在八仙桌上，笑问道：“客官爷，您还用甚么呀？”丁银龙道：“你先给我打一盆洗脸水来，好擦一擦手脸。”少时打了来，丁银龙洗完了脸，坐在那时吃茶。此时那村外头的杜林，也拉马走进村来到路西这一个丁家老店，看见院中拴着那匹马，杜林知道丁银龙，住在了此店，他便叫道：“伙丘子，伙丘子。”伙计一听，急来到了外面，问道：“小爷您要住店吗？”杜林道：“你是这里的伙丘子吗？”伙计说：“我不是伙丘子，我是这里的伙计。”杜林说：“你是伙计必须找瓦



匠。”伙计说：“这里是店东啊。”杜林说：“你是房东？”伙计说：“我是房东。”杜林说：“你贵姓？”伙计说：“我姓丁。”杜林道：“你是大丁小丁。你是老丁少丁？”这几句话真把伙计给问上气来啦，急了脸问道：“您是打店呀，还是找人呢？”杜林道：“我找人。”丁银龙一听是他。连忙出来说道：“伙计你可别跟他一般见识，我这个侄儿好玩闹。”当时伙计就不言语了。杜林将马拉到那匹马一旁，也拴在那里。向着马说道：“马呀马呀，今天夜里，咱们全不用活啊。我们不是吃板刀面，就是吃馄饨。你们两个准上马杆铺。”伙计说：“这位客官，您说怎么会不能活呢。”杜林道：“今夜店里一闹贼，那不是全完了吗？得啦马呀，没想到咱们全活不了哇。”伙计说：“小爷。您千万别这么打哈哈。我们这店里住着许多的客人，您这么一吓，人家还住不住哇。”丁银龙叫道：“杜林呀，别跟人家打哈哈，快进来吧。”杜林进到屋中说道：“伯父哇，今天夜间咱们一定活不了。”

伙计在外面听的明白，不好言语，只可到了柜房又给拿来一个茶杯，送到了北房屋中。忽听门外有人喊道：“掌柜得。”伙计一听，心说：今晚真是个麻烦，怎么竟来这些个人呢。杜林在屋中一听，忙说道：“伙计你还不快出去看看去，有人喊你啦。”伙计无法，到了店门口一看，见一人拉了一匹马，连忙问道：“您是打尖，您是住店？”鲁清道：“你是掌柜得吗？”伙计说：“我不是掌柜得。”鲁清说：“那么你是掌柜搭。”伙计说：“我也不是掌柜搭。”伙计说：“掌柜的也不能搭我。”鲁清说：“我不信，你要是死在这里，掌柜的还不把你搭出去。”伙计说：“客官爷您与我有何仇哇，愿意叫我死呀。我要死了掌柜的还不把我搭了出去。”鲁清道：“搭到那里？”伙计说：“那还不外事。”鲁清说：“搭到厨房去。”伙计说：“得啦，客官爷，您别跟我我打哈



哈，我说不过您。您是打尖呀，还是住店呢？”鲁清道：“我看见院中这两匹马眼熟。”伙计说：“是啦，想必全是一块儿的。”说着伸手接过马来，又把那两匹马也解了下来，一同拉到棚去了。鲁清来到北屋，杜林说：“我看此店，有些不照，为甚么柜房中挂着兵刃呢？要是镖店应当把兵刃摆在廊沿底下。您还喝茶不喝啦？”鲁清说：“不喝啦。”杜林说：“我试试他们，叫他摆上一桌酒席来。”遂叫伙计给来一桌上八席，外加山珍海味，伙计答应。杜林道：“以外给我们来一碗汤菜，多来点海海迷字。”伙计一听，忙看了杜林一眼，说道：“这位小爷，您是合字吗？”杜林道：“我是海字。”伙计说：“那么您是线上的吧？”杜林说：“我连一根绳都没有。”伙计说：“我看阁下眼睛挂神，可是乍入芦苇。”杜林说：“我倒没进过苇塘。我时常在竹林里倒睡过觉。”伙计说：“那么阁下怎么知道下海的迷字呢？”杜林说：“我跟赶大车的学的，他赶着车，一共是十几辆车。”伙计说：“车上有东西没有？”杜林说：“有啊，车上不少东西物件，全用绳子拴着。”伙计说：“那赶车的手中拿着鞭子没有啊？”杜林说：“没有。”伙计说：“那么他的鞭子搁在那里呀？”杜林道：“插在了车辕上，头一个车上还插着个旗子。那赶车的说道，我一问他，他说那叫胡椒面儿。我也是叫你多给来点，为是好吃。”伙计一听，知道他是外行，遂冲他一撇嘴。杜林说道：“嘿，你怎么撇嘴，不给不要紧。我们会上外边自己买两包去。”伙计哼了一声，便走了出去。丁银龙见他走了出去，这才说道：“我看他们也许不是贼店，可是他们这军刃怎么放在柜房里呀。再者说，也不应当用真的兵刃呀。”

不言他们三个人，在此猜疑。书中暗表，原来这个丁家店中，除去打更的与厨子之外，其余全是一姓的人。哥五个



奉母命，金盆洗手，在此处开店。这个伙计出来，告诉了别的人说：“北屋来的这些个人，一个好人没有，咱们快给掌柜的送信去。”此人这才来到店门外南隔壁，一个大棚栏门内，伸手进去开了门，往里而去。到了一间大门洞里，一叫门，里边说：“三哥呀。”外边人说：“不错是我，老五吗？”里边说：“是。”外边说：“咱们大哥在家没有？”里边说：“在家啦。”门一开，此人进去，到了屋中，面见他们兄长，说道：“咱们店中北屋，住了三个人，我一问他，他是全不懂。据我看他们全不是好人，要菜要汤，好让我多来请下海的迷字。”他们大爷说：“这是有点诚心吧，来呀，来人。”说着梆子一响，来了许多壮汉，俱都身高九尺开外，正在壮年。各人全身青布衣打扮，短衣襟小打扮，两个人一根练腿绳，还有刀斧手，预备齐备。哥五个会到一处，大家一商量，便将四十名绊腿绳埋伏在东房门口，刀斧手埋伏大西屋过道，哥五个一字排开，各持兵刃。大爷道：“你们千万别乱，咱们是一个一个挨着上，别露出咱们透着急来。他们出来一个拿一个。我打不过他，你们再上手。”哥五个这正里说话，噗的一声，桌子上的灯，忽然灭啦。老三忙用引火之物，过去要点，忽的一声，那灯又着了。一连那灯又接连着了，灭了，一闹三次，吓得他五个人，是瞪目发怔。外面那个溜马的回来了，站在院中说道：“我把你们胆大的畜生，你们还要以小犯上不成吗。交友之道，谁还敢跟你们交啦。”哥五个一听，连忙走了出来，一看说话的人。正是那个溜马的人。他二目瞪直，哥五个没注意。老五将他推到一旁，哥五个各摆军刃，冲着北屋，说了声：“咧，北屋之人，一个好人没有。有甚么事快些出来，吃我一钺。”杜林忙将灯给吹灭，说：“伯父，您看是不是，我早看出来他们是黑店。酒席还没给咱们预备啦，他怔说吃他一个月啦。”丁银龙道：



“你这小子，真能惹事。你就不用出去了。”杜林说：“那是，我不出去了，出去小命就得完。这小子兵刃有些扎手，我还留着小命喝豆儿粥，鲁清你出去看看去。”鲁清道：“不是我惹的事，我不出去。”丁银龙说：“杜林呀，往后你可别管他叫鲁叔父啊。你是刚出世的孩儿，他闯荡江湖倒很有些年。今天咱们一点小事，他就从此的往后退缩。明天以后，可别叫他叔父啦，他不够资格了。”丁银龙将大擎脱了，将大衣围在腰中，说道：“老贤侄，你别白叫我伯父，他也别白叫我兄长，待我先出去一战。要是战人家不过，死在他们之手，就求你二人将我尸骨带回青州，那我就感恩非浅。”说完拉刀纵出屋来，抱刀在院中一站，冲着当院持钺之人说道：“看刀吧，你家老爷还能活六十多吗？”吃的一声就是一刀，那人横杆一架，说道：“且慢，快报通你的名姓，你家丁某钺下不死无名的鬼魂。”丁银龙说道：“你就不用管了。”那人说：“不成，你必须说出真名实姓，世居那里。”丁银龙道：“小辈，你家爷，我乃祖辈居住青州府首县阴县东门外，丁家寨的人氏，姓丁双名银龙，人送一匪号神偷小毛遂，左十二门第八门的。”那人一闻此言，往后倒退三四步，说道：“老三呀，快将灯光掌上。”当时明光腊烛，照如白昼。丁银龙此时再一看各屋窗户下，全安着人啦，两个人一根绊腿绳。他往对面一看老者，虽年岁老，可是精神不老，精而有神。他细看了看，说道：“对面老人家，休要发雷霆之怒，虎狼之威。我要跟您打听出来一人，您可认得？”丁银龙道：“对面的小辈，你要问那有名的主儿，我必手下让情，可以告诉你。”那人说：“提起此人可大大的有名。”丁银龙道：“但不知是那一位呢。”那人说：“此人住家也在贵宝地，姓丁双名银凤，外号人称赛彦章。”丁银龙一听，细看了看，想道：我看他年岁，也就有三十上下的岁数，他怎么与他相



识。因为那年他小叔嫂吵嘴，那银凤一赌气子走了。如今约有二十多年，是音信皆无。遂含泪问道：“你们与他怎能相识？”那人说道：“老者您可认识此人吗？”丁银龙道：“我焉能不认识此人。我二人乃是一母所生。”那人一听急忙将钺扔在就地，上前跪倒，口中说道：“孩儿不知伯父驾到，多有罪过。”丁银龙道：“丁银凤是你甚么人？”那人说道：“他老人家乃是我们五个人的天伦，早就托人给您带个信，不知道您在那里住。直到如今，这才见着。”他们爷儿俩，正在此地说话，那溜马的李三，大声说道：“兄长。您别生气，那五个畜生无知。”旁边丁家第三个一听，给他一拳，那李三就倒在地上，竟自睡去了。这时那四个人也一齐的过来，跪在地上，给丁银龙磕头。银龙用手一搀他们，双眼就落下泪来，爷六个一同的哭了。屋中杜林知道，全是自己的人啦，他便将灯点上了。鲁清出来说道：“老哥哥不要哭了，爷六个一同到屋中说话来吧。”这哥五个，大爷名叫金面熊丁世凯，第二个叫银面熊丁世平，三爷叫花面熊丁世安，四爷叫赤面熊丁世吉，五爷叫黑面熊丁世庆。五个人一听屋中有人说话，遂说：“伯父呀，咱们一同到屋中说话去吧。”丁银龙说：“也好。”当时他们众人，一齐来到屋中，坐下谈话。

书中暗表，那丁银龙学的武艺。他弟兄相差十八岁。银龙娶妻李氏，李氏长得有闭月羞花之美，沉鱼落雁之容，头紧脚紧，面色忠正。那丁银凤正在青年二十多岁的时候，乍出世，不知甚么。他们是个财主，家大业大。有一年，丁银龙保了一枝镖，远走他乡。丁银凤永远在外面书房睡觉，那李氏就拿他当作自己亲兄弟一般看他。银龙临走的时候，嘱咐李氏：自己不在家，深恐后面有甚么事情，必须叫兄弟来后面来睡。丁银龙走后，他们吃完晚饭。李氏说：“兄弟，



今晚你在后面睡吧。你哥哥有话，怕后边有甚么意外之事。”银凤说道：“我遵我哥哥之言，不能到后面安歇。再者我哥哥并未对我言讲，还是在外边睡觉。”李氏道：“你在前边，有时深夜，睡的沉了，衣被或是盖不到，那时容易着凉。”银凤一听，说道：“姐姐，我兄长在家之时，何人与我来盖呀。”李氏道：“你是不知，你兄长每夜三更，必定到你屋中看你。”银凤道：“满口乱道，我兄去时，我焉能不知，真是岂有此理。”说着他还是出外面去了。李氏无法，自可在后面睡了。睡了一觉，心中不放心，自己忙点上灯，来到前面书房。用手一推，那门未关，当时就开了。李氏到屋中，用灯一照，银凤未在屋中，不由纳闷。原来那丁银凤自从听了李氏之言，他来到前面自己的屋中，心中暗想：我兄长未跟我提，怎么我嫂嫂对我说此话，好叫我丁银凤纳闷。再者我素日拿她当作我姐姐一般，此话说不着哇。自己愈想愈不对，后来躺在床上，细一想，或者也许有的，急忙爬起，换好夜行衣，背好扑刀，出了书房。将门带好，飞身上房，一直向后面而来。到了西房后坡，往后一看，正是自己的嫂嫂，从屋中出来，手中提着手灯，走道自言自语，听她低声说道：“竟跟我说，怎么不跟兄弟说呢。兄弟呀，你要把嫂子错放了地方，那你可错啦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往外来。银凤看她出了屏风门，直向书房而去。他急忙由房上来到花瓦墙上，往西房观看。就听李氏站在檐下，向屋中问道：“二弟，你又将衣服被子，踹掉地上了吧？”问了两三声，无人答言。她用手一推，门分左右，不由的又说道：“哟，怎么没关好了门，你就睡觉哇。”说着进到屋中，来到北里间打檐一看，床上没有人啦，不由一怔，说道：“我二弟上那里去了呢？好让我放心不下。”又到南里间看了看，还是没有人。自己这才出来，将屋门给他带好，便回到了内宅。银凤



急忙跟了下来，到了房上飞身下来，到了窗户旁，用针刺了一孔，往里观看。就见那李氏坐在屋中，双眉紧皱，长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未想到我的命，怎么这样的独哇。想你哥哥走后，恐怕你夜中有一个盖的到盖不到，恐怕着了凉，我才前去看你去。怎么他会没在那里睡觉呢？”银凤在外一听，知道自己的嫂嫂是第一的好人，未免的是我错了。后来看见她将手灯熄灭，合衣睡了，自己这才来到西房廊沿下，坐在台阶上。心中暗想，哥哥走后，倘若我嫂嫂发生了意外，那时有何面目见哥哥？莫若在此守夜吧。他坐在那里，后来心中一迷，倚靠柱子，竟自睡着了。更夫交了三更，将他惊醒，正在此时，北房屋中，又有动作。急忙又来到窗前，找着针孔，往里一看，见那李氏又坐起来了，下地点上手灯，还是出了上房，往外面书房而去。他连忙飞身上房，滚着扒坡，来到外面在厨房上偷看。见李氏又来到书房门前，说道：“二弟，你好叫嫂嫂我着急。”说着用手一推屋门，又走了进去。到了北间一看，仍然没有，又到南间一看，也是没有，不由的说道：“他怎么一夜没睡觉哇，真叫人不放心。等他哥哥回来之时，非交代清楚，再让了走。要不然，我真不着人急。”说着他出离了书房，仍回到自己屋中。银凤跟着到窗外偷看，见李氏又吹灭了手灯，合衣睡下。丁银凤连忙返身回来，到了自己屋中，心中暗想：“噯呀且慢，嫂嫂这样的替我发愁，不放心我吗。倘若急出病来，我怎么对我那兄长。”想到此处，不由后起悔来，只可睡觉明天再说吧，这才睡去。那李氏天亮睡醒之后，起身梳洗，这就做饭。饭已做得，出来开了屏门，叫道：“二弟，吃饭来吧。”银凤在屋中连忙答应，遂即来到上房。他一看他嫂嫂坐在那里青丝散乱，面带愁容，不由问道：“嫂嫂您这是何原故呢？”李氏道：“只因你兄长走后，嘱咐过我，叫我夜间出去照看你。



恐怕你夜间，有个盖不到时，一定受病。谁知我两次前去，二弟你全不在屋中。但不知你上那里去了，未免的令嫂嫂我，跟着着急。”说着双眼落泪，如同断线珍珠一般。丁银凤道：“嫂嫂。此言差矣，我哥哥临行之时，怎么未跟我提。再者说弟兄怎么样，也是亲的。您如何也是外娶的，从此请您自行做饭。外边有酒楼，我自己会到外边去吃，不用做我的饭了。等我兄长回来之时，我问他，有此话便罢，若未说，那时我问问他为什么不对我说。”说完了，他转身出来，从此不到内宅。有时出外到各处与人练武，也有时找人着棋。可是到了夜间，二更三更时候，准到李氏住房探望保护，也怕出了意外，对不起自己兄长。这且不言。

且说李氏有一天在门前买绒线，忽听见西边有人痰嗽一声，连忙抬头一看，见有一人，站在那里，两眼直视自己。不敢再瞧他，便急忙买完就进去了。此人来到货郎身旁，问道：“借问一声，此妇人是那家的？”那货郎一听，说道：“您必不是此地人。”那人说：“对啦，我乃西川之人。”书中垫笔，原来此贼是西川采花贼，紫莲花孔星，路过此地，遇见李氏，他动了心，这才上前打听。那货郎一看，见他头戴六瓣壮帽，是紫缎色的，上绣花贯鱼肠，两旁双搭珠穗，身穿紫缎色，贴身靠袄，蓝缎子护领，上绣子孙万代，五彩丝鸾带煞腰，紧衬俐落。大红中衣，青缎薄底靴子，挖垫八宝，紫缎色英雄氅，上绣花花朵朵。飘带未结，水红绸子里，肋下配带着一口轧把摺铁刀，绿沙鱼皮鞘，青饰件，青吞口，鹦哥绿的绿绸子的挽手。往脸上看，面如傅粉，在左脸颧骨上有块紫记，好像莲花形样，因此得外号，人称紫莲花。那货郎看罢，说道：“您西川甚么地方，贵宝村？”此人说：“我住家西川孔家寨，我姓孔名星。”刚要说外号儿，又咽回去啦。货郎道：“但不知您在那里做何生理。”孔星道：



“我在家治土务农。我跟你打听打听，此地唤何名？”货郎说：“此地名唤丁家寨。”孔星道：“我跟你打听一个人，你可知道？”货郎说：“您打听谁？”孔星道：“神偷小毛遂丁银龙。”货郎道：“方才买绒线的那妇人正是他妻。”说着一回头，用手指道：“您看他兄弟回来啦。”孔星忙往西一看，见来了一人，身高不满七尺，细腰扎背，双肩抱拢。往脸上一看，是面如白玉，眉分八彩，目如朗星，通官鼻子，四方海口，大耳相衬。头戴翠蓝色八楞壮士巾，窄绦条，勒帽口，鬓边斜拉茨菇叶，顶门一朵紫绒球，突突乱跳。翠蓝色贴身靠袄，青缎护领，上绣万福留云，青丝鸾带煞腰，双摺蝴蝶扣，走穗相垂。青底衣，青袜子，洒鞋，青布裹腿，外罩翠蓝色通氅，上绣串枝莲。也是飘带未结，鹅黄绸子里，肋下配带一口朴刀，绿沙鱼皮鞘，真金饰件，真金的吞口，黄绒的穗子。这个货郎连忙问道：“二爷您回来啦？这里有人正打听你们大爷啦。”丁银凤一听，上前说道：“但不知仁兄贵姓高名。”孔星说道：“姓孔名星。”刚要一说绰号，连忙又咽了回去。丁银凤说：“那么您往里请吧，我兄长未在家，此地不是讲话之所，大哥家中坐吧。”那孔星问道：“大爷上那里去了？”银凤道：“保镖出外去了。您既然与我哥哥是朋友，那就请到里边吧。”孔星正想要进去啦，得着这个机会，焉肯放过，他便连忙的就走了进去，到了外书房落坐。丁银凤便到了内宅，向李氏说道：“姐姐，外边有我哥哥的一个朋友，来到我家。”李氏道：“二弟，现你大哥哥不在家，别管是他朋友，你的朋友，一概不许往内宅带，在你们外面吧。现下世间，好人少坏人多，倘有一差二错，那时后悔难了。”丁银凤一听，不敢说别的，只可告辞出来，到了书房陪孔星，坐着闲谈。外面有人打门，银凤说：“孔大哥在此少坐，待我出去与他人开门。”孔星说：“请吧。”当时丁银



凤来到外面，开门一看，原来是老家人丁祥。丁祥上前行礼，银凤道：“不用行礼啦，你为何去了这么多的日子呢？”丁祥道：“二爷不知，老奴身体略有不爽，以至回来迟了。”说着话主仆二人，将门关好，一同来到书房。丁祥到了屋中，上下打量孔星。孔星一看这个老家人，有六十上下的年岁，面皮微黄，皱纹堆垒，抹子眉，大环眼，准头端正，四字海口，海下一部花白胡须。头上未戴帽，高挽半心发髻。身穿一件头蓝布的大衫，腰中结着一根扣儿，青中衣，白袜青鞋，精神不衰。孔星心中暗想，别看他人老，精神倒不老。老家人丁祥说道：“二员外，您先同着这位大爷说话。待我到内宅，与我主母叩首。”说完他来到里院，在廊子底下，大声说道：“大主母，老奴我回来了，特来给您叩头。”屋里李氏说：“老哥哥回来了，快些请进来吧。”丁祥闻言，急忙走了进来。到了屋中，双膝拜倒，口中说：“主母在上，老奴拜见。”李氏道：“老哥哥，快快请起，不要行此大礼。”丁祥这才站起身来，问道：“大主母，外边书房那人是作甚么的？”李氏道：“那是二弟将他同了进来，说是与大爷相好。”丁祥道：“主母，据老奴看，此人必非安善的良民，面带匪气。”李氏道：“对啦，老哥哥所说很是。只因老哥哥未在家，我出去买绒线，那时这个人便从西来，相离不远，他一痰嗽，是小妹一抬头，看见那人二目直向我瞧来，我就急忙的走了回来。不想，二弟倒把他让到家中来了。老哥哥，您出来进去的，可多要留心。”丁祥说：“是啦吧，少时您告诉二爷，少往内宅让就是啦。再说我看大爷没有这样的宾朋，正人君子，那有穿这么花梢的啦。”说完他转身出来，给他们预备晚饭。

丁银凤年方十八岁，不知道甚么。那孔星见他爱听甚么，就说甚么，为是哄着他。说道：“大爷必须多少日子才



能回来呢？”银凤道：“这趟镖须一个月才能回来，刚走了十几天。”孔星说：“是了。”当下用完晚饭，两个人坐到一处闲谈，还很投缘。那孔星在丁寨住了有半个月，他将银凤的皮气摸准了，他便在书房里边随随便便。这一次银凤给他嫂嫂上阴县买东西去了，老家人在门后睡着了。孔星一看，机会已到，他便大胆的竟到了内宅。此时天色正午，他来到屋中一看，外间是佛堂，东里间挂着一个蓝布软帘。他一进来，那屋中李氏问道：“外面何人？”孔星道：“嫂嫂，是小弟孔星。”李氏道：“原来孔兄弟呀，快进到屋中来坐。你有甚么事吗？”孔星到了里面说道：“特来向嫂嫂借剪子一用。”李氏伸手递给他，那孔星并不伸手去接。李氏站在八仙桌的东边。将剪子放在桌上。说道：“兄弟你怎么不接着哇，还不拿走。”孔星道：“嫂嫂不知，想我孔星，来到山东省，为找我那知心对劲的朋友。不想我兄长未在家中，我住在您家，等候了半个多月之久，还不见回来。嫂嫂，我哥哥他可多少日子才能回来啦？”李氏道：“他得两个多月，才能回来啦。”孔星说：“我竟在您这里等他，我可等不了。我竟想念家中，因为您那弟妹她太已的拙笨。”李氏一见孔星两眼不稳，上下直打量自己，知道他不怀好意。又听他说道：“嫂嫂您有那穿剩下的便鞋，赏与小弟一双，拿回去与您弟妹观看。”李氏一听，心中不悦，说道：“兄弟你千万不可说醉言醉语。我这穿坏的旧鞋，早被你哥哥用火焚化啦，别在此屋久待，快到前面书房，去等二弟去吧。”正在此时，外面有人痰嗽一声，原来正是老家人丁祥。丁祥早在他身上注意，今天二主人出外买东西去了，他便躺在床上。忽然听见西屋的竹帘子板一响，他急忙爬了起来，从沙篋子，往外一看，见孔星往内宅去了。他连忙起身，到了西屋一看，果然屋中无人，急忙也追里院，到了当院，听屋中东间李氏正说：



“少说醉言醉语”，遂先痰嗽了一声，跟着问道：“主母与何人讲话？”李氏道：“老哥哥，我正与二弟的朋友讲话，他来与我借剪子。”丁祥连忙进到屋中。此时孔星听见老家人已到，不好在此啦，转身出来，并未拿剪子，原来他是另有心意，径自回到书房。丁祥看他走了出去，说道：“主母，可千万留神。这个小子，可不是好人，我早防备他啦。”说着拿起剪子，来到外面书房，说道：“孔爷，给您这把剪子。以后再要用甚么东西，先叫老奴，我去给您去取，自己别往内宅去呀。”孔星说：“我叫你俩声，你没听见。”丁祥说：“你叫谁啦，我在门房，竟听着啦。”正这说着，外面有人叫门，丁祥急忙出去开门，是丁银凤回来了。银凤来到书房，看见孔星面色不正，遂问道：“兄长与何人治气？”孔星道：“我的指甲劈啦，我叫丁祥去到后面取剪子一用，喊了半天，他没来，我自己到后宅去取。”丁银凤说：“那么您使完了没有？”孔星说：“使完啦。”银凤道：“我遵着我父母之命，才将他收养。要不然，我早将他逐出门外。”丁祥一听，走了进来，说道：“二爷，连大爷回来，他都不能说出此话，别说你啦。”丁银凤道：“丁祥，你还敢多留，总是你的耳背。我哥哥叫你，你没听见就是啦。”丁祥说：“得，算我没听见。我的耳背。该削下去啦。”丁银凤说：“你要少说话，还不出去。”那丁祥只可退了回去。银凤看他走后，自己也就随着出来了，直向内宅而来。来到了门口先叫道：“姐姐在屋啦？”那李氏在屋中答应道：“兄弟回来啦，请进屋中。”丁银凤这才来到屋内，先把所买东西物件，交代明白。正脸一看，见李氏面挂愁容，暗含怒意，不由问道：“姐姐与何人治气啦？”李氏道：“二弟呀，你交的这个朋友孔星，他不是好人，你可少往后宅引他。”丁银凤道：“姐姐您可千万别多心，他叫丁祥来的，是他没听见，人家这才往后来。我交



一个朋友，您说不是好人，那么我哥哥交的全是好人吗？”李氏道：“兄弟是你不知，那孔星他来借剪子，原没有甚么。不过他在后宅屋中说了些个醉言醉语。以后你在外交朋友，少往里让就是啦。”丁银凤道：“姐姐，我们哥们借给他点胆子，他也不敢呀。”李氏说：“兄弟也别管他敢与不敢，你以后少往后带也就是啦。”银凤道：“姐姐，论起来兄弟我在外交朋友，那可保不着是那路的朋友来，交遍天下友，知心有几人，落下一个就算不错。您别看我叫您姐姐，那也不过是花红彩轿把您给搭到我家。我哥哥有甚么，您管他成啦。我可不能叫您管着。”李氏一听气往上撞，遂带怒说道：“二弟，你看你皮气太涨了。你哥哥不在家，由你反啦。”说着双目落泪，哽咽着说道：“兄弟呀，你哥哥不在家。那么由你调动吧，嫂嫂我当然是管不了啦。”丁银凤转身往外，他便与孔星走了出去，在外边酒楼去吃酒。丁祥将大门关好，来到里面，听见李氏在屋中啼哭，连忙问道：“主母，为何啼哭哇？”李氏说道：“老哥哥，你进来。”丁祥这才来到里面。李氏道：“老哥哥呀，只为方才那孔星，我兄弟银凤，他反倒说我不是。”丁祥道：“主母，据我看他决不是好人，一定是西川莲花党之人，采花的淫贼。老奴我在您府上，没挨过说。方才二爷会暴躁我几句，叫我心中难过。”李氏道：“老哥哥，您倒不用难过，他是个小孩子。有甚么错，您全看在我夫妻份上啦，等到他哥哥回来之时，我必叫您出一出气就是啦。”丁祥这才转身形出来。

少时外边有人叫门，老家人出来与他们开门，那孔星与银凤走了进来。他二人终天每日在这方近左右，无事闲遛。那孔星看遍了那些少妇长女，总是没有出色的。他便向银凤说道：“兄弟你看，他们真没有嫂嫂好。”银凤一听，心中有些不愿意，可也没说甚么。又过了两天，这一天外边有人打



门。丁祥出来问道：“何人叫门？”外边说：“丁祥啊，是我回来了。”丁祥一听是少主人回来啦，连忙将大门开了。丁银龙拉马而进，丁祥忙上前接过马来，口中说道：“您这一路之上，这路遥远，多受风霜之苦哇。”丁银龙道：“这也没有甚么可累的。”说着话便来到了上房屋中，落了坐。那李氏由东屋出来，到了银龙面前说道：“夫主回了。”银龙抬头一看，见李氏头发散乱，面色青白，连忙问道：“你这些日子是怎么啦。”李氏道：“没怎么呀。”说着转身进了东里间，丁银龙连忙跟了进去。到了屋中又一细问，李氏道：“你可有一个西川路的朋友吗？”丁银龙道：“没有没有，西川路我就不交朋友。”李氏一听便将借剪子之事，以及二弟银凤所说之话，一一的说了。丁银龙当时安慰她几句。此时外面银凤带着孔星二人回来一叫门，丁祥出去开了门。一看是他二人，遂说：“二爷，大爷回来啦。”银凤说：“好，待我看看去吧。”说着二人到了外面书房。孔星道：“老哥哥快到后面将大爷请出来，我有话说。”丁银凤道：“咱们一同到后院不好吗？”孔星道：“不用，还是把他请出来的为是。”丁祥一听连忙到了后宅，向丁银龙说道：“大爷，外边孔爷请您哪。”丁银龙便随着来到书房，那孔星接到门口，上前跪倒行礼，口中说：“兄长在上，小弟孔星拜见。”银龙忙用手相搀，说道：“贤弟请起。”细一看，自己不认得他，不由心中纳闷，遂一同到屋中落坐。丁银龙道：“我怎么一时想不起阁下来了。”孔星道：“兄长真是贵人多忘事，想当年在金家楼吃酒，您给了钱，那伙计怔说没给，二人捣乱，是我上前解劝，有此事无有。”丁银龙道：“那我忘了，不记得此事啦，或者是我镖局子事忙，一时的忘了。”话说完了，心中一想：这小子不定安着甚么心啦。又听那孔星说道：“兄长，我在西川治土务农。听说此地的刀最好，所以我特意前来买



刀。又因为我有一个家人，输了银钱，出来找他，故此来到此地。”银龙说：“是啦。”当下命人摆酒款待不提。

这一天镖局派人来请丁银龙，说：“有一批镖，还得请大爷前去。”丁银龙便到书房，说明此事。又说：“我去了不过十数日便回。”银凤二人说：“好吧，兄长您请吧。”银龙来到内宅，李氏知道了，双目落泪，说道：“夫主哇，你此次出外，但不知去多少日子才回来呢？”银龙道：“至多十几天。”李氏道：“你要晚回一步，你我夫妻就不用相见了。我看那孔星，定非安善之人。你走后他要有不法行为，那时我为保你们家中脸面，我可行其拙志。”银龙道：“你且少安勿躁，待我到了那里少时即回。”说话之间，到了镖局子里，问明白上那里去。他叫人家插上镖旗子，尽管前去，一路无忧。镖店照他的言语，人家走了。他回到家中，命丁祥将银凤唤到内宅，向他说道：“二弟呀，我有一事，向你说明。我可没有孔星那么一个朋友。那西川路上可没有好人，全是莲花党之人。你一死说他是好人，我也无言可辩。这样办，五月十六日北边镇海娘娘庙庙会之期，叫你嫂嫂梳洗打扮，咱们一同前往。他要是到了那里，两眼竟看小男妇女，或是看你嫂嫂有些不规则行动，那时你我就可以明白他啦。你千万别露痕迹。”银凤说：“是啦吧。”当时他出来到了书房，告诉了孔星，要去庙上烧香求子，孔星一听也很喜欢。丁祥给雇好了小轿，到了是日，李氏梳洗打扮，出来上轿。丁银龙弟兄三个人，早有家人给带过马来，三个人一齐上马。到了那庙上，果然热闹非常。来的时候，银龙跟银凤说：“到了庙上多留神他。他要是双目竟看少妇长女，那小子准不是好人。”丁银凤道：“他倘若是淫贼，我要不把他杀了，算不了英雄好汉。”如今到了庙上，果然那孔星两双眼睛不够他用的啦。银龙便暗跟银凤说道：“二弟你看这小子如何？他



竟拿别家妇女，比你嫂嫂。”银凤一看，心中不由大怒。当时不便发作。小轿子到了大门外，李氏下了轿，大家一齐往里走来。李氏在当中，孔星在上垂首，银凤在下首，丁银龙在后面。此时孔星两双贼眼，四下里观看。他心中所思：这一庙堂的妇女，全都不如李氏。想到此处，不由的邪火上升。心中又一想，他弟兄二人，也不是好惹的。两双猛虎一般，看守甚紧。不过他们今天前来镇海娘娘庙，烧香求子，叫我跟随前来，也不知他弟兄二人有何居心。那李氏貌美，但是一时不得近身。她长得好看，乃是一团正气，真称得起是女中魁首，恐怕难从心愿。再说一近她，我的性命难保。他一路上是胡思乱想，在殿上烧完了香，四个人往回而来。正走到庙门口，可巧从对面进来一个少妇，长得与李氏一般无二，面貌出众，身穿花花的锦衣，八幅罗裙，足下窄窄金莲，天女一般，拉着一个小孩，旁边跟着一个半大的姑娘。孔星他们出的是东角门，这个少妇是进的是正门。他不住往正门那里去看。银龙唤过小轿车，叫李氏上了轿。那孔星说道：“兄长。”银龙说：“啊，有甚么事？”孔星说：“我方才在大殿之上，看见一个朋友。我二人数载未见面，方才未得说话。我此去与他相见，您请先回，今晚我也许不回去，明早一准回到府上。”银龙说：“好吧。”说完那孔星又来到轿前，说道：“嫂嫂，兄弟我遇见一友，必须前去相见，请您先回去吧。”李氏点了点头，并没言语。那孔星又说道：“兄长跟二弟您就请吧，我们见面后，今晚也许不回去啦。”银龙说：“好吧，任凭你去。”他们便催着轿夫，抬着李氏，往家中而来，弟兄二人在后相随。银龙道：“二弟，你看孔星如何。果然是莲花党不是？你这还有何面目见你那嫂嫂？这可不是她给咱们拆散弟兄的和气吧。”丁银凤说：“是，是小弟的不是了。待我除去此贼。”丁银龙道：“二弟你可带好了



东西物件啦吗？”银凤说：“业已带好。”银龙说：“好，给你两封银，暗暗跟在后面，离开此地，到了别的县界，那时亮刀除了此贼，你可得远走些日子。”银凤伸手接过来，带在身上，辞别兄长，径自到庙中去了，按下不表。

且说了银龙，跟随李氏小轿，回奔家宅，来到门前，轿子落平，上前打门，里边有人问道：“谁呀？”银龙说：“丁祥，是我回来了。”家人急忙将门开了，打发轿子走后。夫妻二人，向内宅走去。那丁祥将大门关好，一齐奔上房。丁祥问道：“大爷，我那二爷上那里去了？”银龙道：“他随同那孔星去了。”丁祥道：“如何？那贼人是个不法之人不是？如今可洗出主母的心来了。老奴有一事，不是对您夫妻搭我人情。那孔星在咱家住着时候，我是白天睡觉。每天夜间定更已过，老奴便坐在屏门以外，直到四更，才回屋睡觉。今天他走了我才说出，那小子真不是好人。”银龙道：“老哥哥的美意，我很领情。我们夫妻平素可没拿您当外人看待吧。请你看着我那父母的身上，诸事多要指教我才是。”丁祥道：“少主人，您在外保镖为业，甚么人您全见过。人怕久挨金怕炼。老奴我说一事情，您可依从？”银龙道：“您说吧，有话请讲。我拿您当我亲哥哥一样看待，有甚么话请您说吧。”丁祥说：“少主人，老奴我攀个大说，由起我的天伦，在您宅中，直到了我，传留有四辈。让我出主意，我才说出。要没有甚么好儿的事，老奴我是不敢说出。”银龙道：“虽然说您是奴辈，您跟我天伦是孩童之间，一同长大。我那天伦临危之时留下遗言，叫我有甚么事，全都问你老人家，与您商议。”丁祥说：“少主人，我今天攀个大，抖一回胆，我就拿你当我个兄弟，我算是你个哥哥。由打二弟银凤跟下淫贼孔星去啦，我想他杀死淫贼不杀死淫贼，他也不回来啦。因为他没有脸面回来啦。老奴我今天出个主意。”丁



银龙说：“老哥哥您出甚么主意？请说出来，我无不依从。”丁祥说：“少主人，我说出来就得与咱们丁姓有益处，若无益处，对不起我那故去的老主人。我是叫您雇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仆，给您做菜做饭的。再买一个小丫头，为是服侍少主母。平常时候不准她们出去站门上街。你有朋友，让到外边书房，不可以往里相让他等。容等老奴我给他倒茶，看一看他是不是正当的人，那时再令他跟咱们相近。”丁银龙说：“好，我全依从了。”按下他们不表。

且说丁银凤暗中跟下孔星来，那淫贼做梦他也想不到哇。丁银凤在庙墙垛子一站，用眼注意孔星。少时就见从西配殿里走一位少妇来，满头珠翠，身穿花红招展的衣服，满面脂粉，手中拉了一个小孩，后边跟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，长得有几分姿色。书中暗表，这是小姑嫂子。因为婆母病体沉重，所以前来烧香求炉药。在妇女身背后，隔着有四五个人，便是那孔星贼人，直勾勾两双贼眼，向那前边看来。那少妇长女出了庙，拐弯往西而去，离庙不远，有一辆轱轮车，车旁站着一个小老头儿，见她们来到，笑嘻嘻的说道：“姑娘你们回来了。”姑娘叫了声：“亲家爹，我们回来了。”原来此老者乃是少妇的娘家父亲。当时搀她们上车，又将小孩抱上车去，拿起鞭子，轰车辆一直正西。在路上走着，向车里问道：“庙里香火怎么样啊？”少妇说：“香火很盛。”一边说着话，一边往西走着。老者回头往后边一瞧，看见有一个少年公子，紧随在后。车辆走的紧，他跟的紧，车走的慢，他也追的慢，不知是何原故。面前有片松林，他们车来到林外，那林中坐着许多老乡。看见他们车到，连忙问道：“庙上人多不多呢？”赶车老头说：“人倒是很多。”说着话那些人站了起来。随他们车后，也往西来。老者说：“列位，往这股道上来，也就是咱们这个村里的人。外人来



的可太少啦。你们几位看，后边那个人，他往这里来，必有所为。”说话声音又小，那东边的孔星，他可听不见。那孔星见他们车进了村子，他也跟了进去。看见村子口内，路南有一坐大酒楼，西边有个店。街市上行人不少，买卖铺还真繁华。此时那车到了路北一家广亮大门，门前下车，少妇长女全进去了。老者赶车，便奔了店，赶了进去。孔星来到切近一看，这店名金凤驿。他又回头一看酒楼，乃是二友居，便到了酒楼来吃酒。此时那丁银凤暗跟在后头，看他进了酒楼，自己便到了酒楼旁边一家小饭铺。一进门说道：“辛苦了，掌柜的。”伙计说：“来啦客官，您就坐在这里吧。”将银凤让到一张桌旁。银凤要了点火烧饼子，跟两盘菜，一碗粥，自己用着，向他们问道：“我跟你们打听打听，贵宝村唤作何名？”伙计说：“这里叫作崔守峪。”丁银凤又问道：“您是这里陈住户吗？”伙计说：“不错，我是这里陈住户。”银凤道：“这个路北的那家住户是做甚么的呢？那老者是拉脚的吗？”伙计说：“不是。”丁银凤道：“我从打镇海娘娘庙跟下这辆车来，那么店里住着保镖啦吗？”伙计说：“没有。”正这说着，过来一个老者，是本铺掌柜的，姓崔，前来问道：“客官您问这里做甚么呀？您贵姓啊？”丁银凤说：“我姓丁名唤银凤，住家在阴县东门外，丁家寨。若提起我的兄长，是大大的有名，我兄名唤神偷小毛遂丁银龙。我方才跟着我兄嫂，到娘娘庙烧香求子。是我们烧完了香，看见方才过去的车辆，拉了少妇长女，有一匪人追随在后。我兄长恐怕他是匪，这才叫我暗中跟了下来。要察出他有不法之时，叫我亮刀斩杀於他。我跟到此处，见他进了村子，上了酒楼。”崔掌柜的一听，连忙的出去，到了酒铺一看，楼底下并没有公子打扮的人。他上了楼一看，果然有一个武生公子，坐在楼梯门一张桌，两眼贼光不稳。连忙抱拳说道：



“达官爷，您才来呀？”孔星抬头一看，不认得，遂说：“可不是吗。才来。您坐下咱们一同的吃酒吧。”崔掌柜说：“不用，我早吃完饭啦，您这是保下镖车来啦？”孔星说：“对啦，我是跟下镖车来了。”崔掌柜的说：“镖车怎么没进村子呢？”孔星说：“人太多，没有好意思叫他们进来。叫他们从庄外走啦。”崔掌柜的说：“达官，这笔酒钱让给我吧。”孔星说：“不用不用。”崔掌柜说：“那么回见吧。”说完他就下了楼去，来到自己铺中一看，那位姓丁的已然走去。原来丁银凤吃完了，给了钱，自己出了铺子，到了西村外。一看有密松林，相离很远，这才返回。又到那个大门旁边一看，插上旗子啦。就见在他们墙角下，用粉漏子漏一个莲花，心中明白，这是那小子留下的暗记。连忙去隐身之处，预备夜间前来拿贼。

而今再说孔星，他在酒楼上正然吃酒，上来一个人猛然认他为达官。那人走后，自己心中直犯狐疑。他就叫过伙计来，问道：“方才这个人是做甚么的？”伙计说：“他是东边火烧铺的掌柜。”孔星说：“他姓甚么呀？”伙计说：“那人姓崔，名叫崔义，是本村的首户。”孔星一听，心中才不疑，遂将包袱解下放到桌上，说：“伙计你给我照管一眼，我下去寻找一个东西，少时就回。”说完下楼，到了外面一看，恰巧无人，便暗暗取出粉漏子，就在墙上打了暗记。二次回到楼上，伙计说：“您找着啦吗？”孔星说：“没找着。”伙计说：“您丢了甚么啦？”孔星说：“丢了一封书信，倒是小不大要紧。”说着坐下照样吃酒，直耗到天色已晚，他才付了酒资，拿了小包袱，出酒铺。到了西村外一看，树林子相离很远。他出村往南绕，到了一个所在，是不大一片树林，自己进去歇坐。耗到二鼓已过，点上白烛捻，他急忙脱下白昼衣服，换好夜行衣靠，青帽帕包头，撮打象鼻子疙瘩。打着



花布的裹腿，纱包扎腰，背好了刀。又将白昼的衣服包好打成腰围子。低头一看一点物件不短。忙将树干上的白烛捻吹灭，带在身旁，出了树林。

书中暗表，丁银凤也在这个林中，暗中监视他。看他换好夜行衣，他才换。那孔星，出树林进了村子，来到这家墙外，往墙里看完，忙又回头，往后来瞧。那丁银凤忙爬在地上，孔星一看四外无人，他毛腰先将墙角暗记擦去了，来到门洞里偷听。在宋朝年间，凡是盖在临街的大家房屋，全是宽大的门洞，外带廊子，为是有个刮风下雨的时候，有那山南海北的行路之人，可以在那里避一避风雨。这全是厚道的地方。闲言少叙，且说那孔星用手扶住大门，向里细听，就听见门房里有仆人说话的声音。有一人说道：“今天咱们的小姐跟少奶奶，上庙去烧香，真叫孝顺啊。再说余江他这个女儿，给到咱家，总算门当户对。今天她们回来，一定洗澡，今夜跪香。”孔星听了，转身形到了门外。来到西面墙下，飞身上墙，蹿房越脊，头一层院子过去，在第二层院子，南房屋中有灯光。他连忙用耳音一找，听见南房的西里间，有人说话。屋中正是那姑嫂说话，那少妇说：“妹妹，少时咱们姐俩到庙堂跪香。”遂叫道：“翠红啊，快将手灯点上，我们好去跪香。”小红答应。孔星在北房后坡，双手扶中脊往前观看，就见小红出来，上北房而去。那翠红到了北屋门前，卷好佛帘，开了门，进屋先点好一对素烛，又点上撮灯。预备好了，出来又到南屋，说道：“小姐啊，主母啊，那佛堂已然预备好了，您快去烧香去吧。”二人说：“好吧，我们就去。”当下由小红引路，姑嫂二人出了南屋，去到北房。孔星连忙从北房绕到西房，往屋内偷看，见她们忙着烧香。孔星心中暗想：“这倒是个好机会，莫若我先到西里间床下躲避，容她烧完香自然的就回来，那时再掸薰香不为



晚。想到此处，他便绕到南房西南角上，飘身下来，到了屋门，伸手起帘子。忽然从东北角上，打来一块小瓦盆儿，吧的一声，正打在左肩头，又忙到地上，吧哒一声响，他连忙一回头，就隐到西边明柱之后啦。翻脸往东北一瞧，在那中脊的后头，有条黑影，冲他一点手。孔星这才一长腰奔了东房，来到房下飞身上房，就见那条黑影儿奔了东边。口中低声说道：“朋友咱们走吧。”孔星不知是谁，急忙也跟了下去。那人走的可是真快，又听那人说：“朋友快跟我走，咱们林中一叙。”孔星说：“前边带路。”说话之间，两个人一齐到了东边，飞身下了房，一直东村口，出了东村，到松林中。孔星问道：“前边甚么人？”丁银凤先将扑刀取到手中，问道：“来者可是孔大哥吗？”孔星一听是丁银凤的口音，不由一惊，忙问道：“前边可是丁银凤二弟吗？”银凤道：“好耳音，不错，正是小弟。”孔星说：“银凤，你来此做甚？”丁银凤道：“孔二哥，咱们在庙场分别，您不是说有朋友吗，数载未见。您的朋友现在那里？”孔星说：“我由朋友家中而来，追下一寇。”银凤忙道：“呕，我把你这个恶淫贼，你是满口胡言乱道，交朋友你也在五伦之中。我一时不察，误认你为友。你原是西川路上的淫寇，还敢瞒哄於我。”孔星说：“丁银凤，你既然看出我的行迹来，你家二太爷就说明了。不错二太爷在西川就欢喜美色，因为看见你的嫂嫂长得貌美，才与你结交。那妇人太已的节烈，你家中那老匹夫老丁祥，看守的太紧，未得乘虚而入。”丁银凤一听心中大怒，上前劈手一晃，就是一刀。孔星忙往旁一闪，用刀一扎他手腕子。银凤往回一撤刀。说道：“你们西川路上的淫贼，要跟你家二太爷，走个八九个照面，我怎对的起我那兄长？”说着一错腕子，往上一撩，那刀尖就划在贼人星门上啦。孔星手腕挂了伤，他抹头就跑，要打算想法子暗算哪。银凤一



见，大声说道：“小辈，我看你往那里逃走。上天追到你凌霄殿，入地追到你水晶宫。”说着飞步追来。那孔星刀交左手，右手就掏出镖来啦。丁银凤追到切近，捧刀对他后身就扎。孔星听后面带着风来啦，急忙往旁一闪。那银凤早飞起一脚，踹贼人一个滚儿。银凤踢他倒下，上前举刀剁他双足。孔星一见，心中大惊，连忙使了个就地十八翻，滚到一旁。银凤伸手掏出一块飞蝗石来，往前打去，忙着一纵身，到了切近，石头打上，刀也到啦，噗哧一声，已将淫贼的双足剁下。当时孔星就噁哟了一声，疼死过去啦。丁银凤一见，咬牙愤恨，上前伸手，揪住了头发，举刀又将人头砍下，心中这才气平，遂说：“小辈，这就是你们莲花党的下场头。多亏我家还有德行，要不然早将名姓失去。”说完他用刀刨了一个坑，便将人头放在一旁，将他尸身及双足，一齐拉在坑子内，用土埋好，又将新土掩好了血迹。这才提人头出树林，直奔自己家中而来。

此时天已三鼓，来到了家中，飞身上房，赶奔内宅，从西房下抖身窜了下来。先将孔星的人头，放到院中。一看北上房，灯光明亮。银凤提刀到了廊沿底下，说道：“兄嫂，为何尚未安睡？”老家人丁祥一听，说道：“二爷回来啦。”丁银凤知道他们还没睡啦，这才走了过来，先向丁祥行了一礼，说道：“老哥哥，请你看在我那兄嫂的面上，多多原谅于我。是我不对，有那冷言冷语，请您不要见怪。”又与兄嫂行礼，说道：“哥哥啊，咱们的家门有德，若是无德，早已出了事啦。老哥哥丁祥，以后您得重用他。是小弟一时的朦撞，竟引贼人来家。今夜我已将淫贼斩杀，人头现在院中。兄长可以将他埋了，那尸身早被我在树林埋了。”李氏一听说道：“兄弟呀，可不是嫂嫂我拆你弟兄和美。我早就看出他不是好人，因为你年青，百般的护庇他，我未敢十分



得罪於他，怕你错想。如今你看如何，还是堵了你的嘴了不是。”说的丁银凤哑口无言，不由得双目落泪，遂说道：“兄嫂哇，我今天非出去，闯荡江湖去了。家中一切，多求老哥哥关照就是了。”丁银龙一听，上前一把拉住，说道：“贤弟，你年十八岁，乍出世面，休要如此的狂傲。小马出世嫌路窄，大鹏展翅恨天低。在外难免出了意外。”银凤说：“不成，我非出外不可，兄长就不用相拦啦。”丁祥道：“二爷，您太年轻，千万别出去。您走后大爷与我家主母，一定放心不下，那时岂不是个麻烦吗。当时有事，可上那里找你去呀。”丁银龙看他是一定要走的，遂说：“二弟，你要飘流在外，掌中一口刀，能为武艺，倒是不错。可必须往正路上走，千万不准镖喂毒药，身带薰香。倘要做出不义之事，被我访知，那时可别说我意狠心毒，我是亮刀砍下你的人头。”银凤说：“兄长，你请放宽心，我一定不能作那伤天害理之事。小弟此去必定杀赃官灭恶霸，偷富济贫。”银龙说：“好，正应当如此。我看你面上带煞，也不好相拦於你。你可知咱们门户吗？”银凤说：“知道，咱们是左十二门第八门。”银龙说：“咱们的门长，你可知道？”银凤说：“知道，门长乃是镇海金鳌王殿元。”丁银龙：“对啦，那么他住在那里你可知道？”银凤说：“我不知。”银龙说：“他住家在山东青州府南门外，离城八里，大道以东，王家坨。掌中三尖两刃短把钺一支，水旱两路的家伙。”李氏道：“二弟呀，可不是嫂嫂我多心。你与孔星如同生死弟兄一般，就如你一说，你把他杀了，有何为证呢？”银凤说道：“嫂嫂不信，人头现在院中，待我取来。”说完来到院中，拿起人头到了屋中，说：“嫂嫂您请看，这不是恶贼的人头吗。”李氏道：“二弟呀，今天当着你哥哥，是你说的老太太花银钱花红彩轿，将我接到你家，这还不要紧，那么以后老哥哥丁祥，就不许你



向他发脾气。咱们要依照我那婆母的遗言，要看了丁祥如同咱们长兄一个样，不准错看了他。”银龙道：“二弟从今以后，你在外交友，可不准往里面带。你有友人可以在外面书房一叙，老哥哥叫你让他见你嫂嫂，你再往里带，见你嫂嫂。如果不叫见，千万不许往里带。”丁银凤说：“是。”李氏道：“二弟你看我有这个记性没有，是你的事，以及在外交友，我是一概不管。婆家娘家的名声要紧。”丁银龙道：“老哥哥先将恶贼的人头，找个地方埋了吧。”丁祥说：“是，是。”银凤此时心中不大痛快，说道：“哥哥啊，照您说来，此后是我交的就是淫贼吗？”丁银龙道：“二弟呀，你太年轻，不知事务。自从你从小长大，直到如今，你看我多怎向老哥哥暴躁过。咱们弟兄二人全是他抱起来的。再说你交友不慎，竟说凭咱俩掌中刃，别人不敢。倘若他们是淫寇，使出薰香，那时你也受不了，不知事啦，他再到后院宅进掸薰香来，不论如何，你我的名声可就栽啦。二弟你就不用提着人头啦，交给老哥哥去把他埋了吧。”银凤一跺脚：“说道：‘兄长啊，待我拿着出去吧，省得老哥哥害怕。’”丁祥说：“我去埋去，不害怕。”银龙说：“老哥哥你们可要埋在僻静的地方，千万别叫风声外出，免得发生了意外。”丁祥说：“是了。”当下二人，一同来到院中，出了屏风门外，来到影壁头里。丁银凤问道：“老哥哥就将他的人头，埋在此地吧。”说着用刀刨了一个坑儿，将人头脑袋儿朝下埋下。银凤站起身形，又向丁祥施了一礼，口中说：“老哥哥，您多原谅我，我一时的鲁猛。今天既然将此贼斩杀，才出了我心头之恨。以后您在我家多多分心，受累，我要告辞，出外闯荡江湖去了。”丁祥说：“二爷，你走也不要紧，别向我告辞啊，有甚么话去向大爷交代去。”银凤道：“没有那么大功夫。老哥哥您看我兄嫂来啦。”丁祥回头一看，那丁银凤飞



出了西屋，飘流在外去了。家人丁祥回头一看，屏风门那里并无有人。容再回头一看，那丁银凤是踪影不见。不由唉了一声，这才往里回报丁银龙。到了屋中，银龙问道：“老哥哥，人头已然埋好了吗？”丁祥道：“二弟总是年轻哟，那兄弟想我主母害怕，他将人头提了出去，到外边去看。”银龙道：“呕，这可是老哥哥您的错哟。他这一来，是羞臊难当，一定远走不回来啦。”丁祥道：“对啦，他临走的时候，还给我磕了三个头。”丁银龙当时心中不悦，面沉似水。李氏一见，忙说：“咱们没叫他走哇。”银龙道：“就是你一句话，将他逼走。”李氏说：“夫主我那一句话，把他说走了。”银龙说：“你说的是二弟，你以后在外交友，是我一概不管。他冲这一句就走啦。”李氏道：“那么他走了，还能找的回来他不能哪？再说，我叫他个兄弟，可不是我娘家的人。他也不姓李，叫他为是近，谁知他一怒走去。那么从此我半夜与他烧一股亮香，保佑二弟在外平安无事。”说完之后，三个人心中各有不安，一夜也没睡觉。第二天，天亮，他们才各自安歇，按下不表。

且说丁银凤，出了家中，到了外面，心中很是难过。他想一来对不住兄嫂，二来对不住老家人，一气往下走去。白天住店，夜间行路，他这样的住下走去，这天吃完了晚饭，又往前赶路。可巧这时刮起北风，乌云密布，雷声阵阵。丁银凤一看不好，急忙往前飞奔，好容易看见前边有个村庄，连忙跑了进去。书中暗表，这个村子，乃是中三亩园。进了村子，雨就下起来了。他连忙来到路西一家的门洞里躲避，一看外边雨已下大啦。细看这个店房倒屋塌，不像样子了。他正在这里避雨，天已然黑了。里面有人说道：“天到这般时候，没人住店，把门关了吧。”又听有人答言，少时出来一个老头儿，到了门洞里。一眼看见了丁银凤，遂说道：



“你是做甚么的呀？”银凤道：“我是镖行里一个小伙计，奉命去送了一封信，回来晚啦，遇雨，这才借您的门道，暂避一时。”老头啪他一下说，一边冷得直哆嗦。那屋中有个老太太问道：“你还不快关上店门，天下雨的与谁说话啦？”老者说：“咱们门道里有个人，在此避雨啦。”老太太说：“你看看他是好人不是。要是好人，可以把他让进屋中。要是歹人呢，趁早找人把他轰了走。”老头在门道里看不甚真，这才将店门关好，将他带到了屋中，往东屋里让。银凤往屋中一瞧，东屋里床沿上坐着一个大姑娘，那床上坐一位老太太。他连忙止住了脚步，说道：“老伯父，我不能进您的屋子。”老太太说：“不碍事，您进来吧，不碍事，这全不是外人，就是我母女二人。”老头儿也说：“小伙子你进屋中去吧，不要紧的。”丁银凤道：“老伯父，您不知道，屋里有我大姐，我不好进去。您这里若是店呢，请您与我找一间房吧。”老头说：“我这里倒是店，只是无钱修理，房屋早已坍塌啦，只有这个三间房啦，你就先到屋里来吧。”老太太说：“那么姑娘你先到西里间内去吧，那位也好进屋来。那姑娘一闻此言，就上西屋去啦。银凤这才进到东屋，老太太下了床。丁银凤面如敷粉，长得一表人材，穿蓝挂翠，浑身衣服全被雨淋湿。遂问道：“你老贵姓啊？”银凤道：“我姓丁，我叫丁银凤。”老太太说：“你在镖行作事吗？”银凤说：“不错。”老太太说：“你吃过饭了吗？”银凤说：“在前村用过。”老头道：“你还用问他作甚么，快给他做碗汤，我还吃呢。”老太太说：“唉，我给他做去，别管他做甚么事，他看见屋中有姑娘，不进来就是个好人，知道尊卑长幼礼节。”说着出去与他们作好了汤，与银凤吃了。老太太说：“你看你身上衣服全湿啦，脱下来换换吧。”说着到了西里间取出来一身，叫他换下。老太太又说：“少时你们爷俩个在屋里睡吧，



我们母女在外间。”丁银凤说：“不可，您要是留我，可以找一个单间屋子。”老头说：“没有单间啦，只剩下这三间啦，堂屋还漏呢。”丁银凤说：“老伯您这样恩待我，令我心中不安。咱们素日不相识，家中有我这位姐姐，我怎敢同屋睡呢，与我名誉有碍。这个房山还可以不漏，就可以在此处睡吧。”老太太一看说：“也好，那么你就给他搬过一个铺板吧。”当时就给他支搭好了，又搬出一份铺盖来，说道：“银凤啊，你就在此住吧。夜间解小手，出去往东随便一地方全成。”丁银凤点头，说：“我谢过伯父伯母，我那位姐姐。”老夫妻说：“暖，不用客气啦。”老夫妻到东里间，银凤自己睡好。谁知第二天，浑身发烧，头胀难受，是卧病不起。这一来不要紧，他才招赘王家。书说至此，暂作结束。以后尚有许多热闹节目，如丁银龙伯侄相会，三亩园拿普莲，贼铠入都，普铎火烧何家口，一镖三刀制死何玉，石禄误走火龙观，夏得元火烧穿山熊，种种节目，尽在下文再为表出。



第十二回 丁银凤王家招赘 小毛遂伯侄相逢

话说丁银凤，住在王家老店，不想到了第二天，竟自浑身发烧，病在这屋中。那老者王会出来一看，知道他夜间受寒，白天雨淋的成病。忙上前一摸他身上，是锅边一般的热。叹道：“银凤啊，你是怎么啦？”丁银凤道：“老伯父，这可害了我啦。”老头说：“不要紧，你病了在我这里济养吧。”银凤伸手取出六十两银子，说道：“老伯父，您可以拿这个银子，请医生与我看病。”老头答应。从此是给他煎汤熬药，老头给他端屎端尿，一展眼就是三个多月。

这一天老太太的娘家兄弟来啦。老太太娘家姓杨，他兄弟叫杨忠，杨忠是卖野药为生。他常上丁家寨，因此认得银凤。可是丁银凤不认得他。今天他来到屋中，看见了他，急忙到东屋问道：“姐姐，您知道外间屋中坐着那人是谁？”杨氏说：“他是一个过路的病人。”杨忠说：“他做甚么事的？”杨氏说：“他镖行做事。”杨忠说：“不错，他是在镖行。那么他姓甚么呀？”杨氏说：“他姓丁名叫丁银凤。”杨忠说：“对啦！他叫丁银凤，他哥哥名叫丁银龙，是山东一带著了名的人物。他武艺能为，比世人都强。我常从他们丁家寨过，所以认得他。那么他怎么会来到您家呢？”杨氏便将那经过的事，说了一遍。杨忠说：“是啦。那么我姐夫，上哪



里去啦？”杨氏说：“他上涟水县与病人买食物去啦。”杨忠道：“甥女玉蓉，今年也不小啦，何不招他为婿呢？”杨氏道：“你那姐夫眼中并不瞎，想必早已打定了主意啦，大概也就照着这样去办。”姐弟这里说着话。老头从外边回来，说道：“屋中是谁说话哪？扎啦扎啦的。那病人还怎么睡觉哇。”说着走了进来。丁银凤道：“老伯父我没有睡觉，您去看看去吧，屋中您来了宾客啦。”老者来到屋里，说道：“兄弟，你几时来的？”杨忠说：“我刚来不大工夫。姐夫啊，外边这个人他是干甚么的？”老者王会说：“他是在镖行做事。”杨忠说：“不错，他姓甚么呀，您可知道？”王会说：“他姓丁，病在我这里两个多月啦。他说住在丁家寨，现下父母双亡，只孤身一人。”杨忠说：“他今年多大年岁？”王会说：“他说十八岁。”杨忠说：“岁数倒对，不过他说孤身一人，那可不对。我倒常上他们那个庄儿去，他有一个哥哥，在镖行作事，人称神偷小毛遂丁银龙。他的外号人称赛彦章丁银凤。您这里来，我与您说两句话。”当时将王老汉带到西里间，问道：“我甥女今年多大啦？”王会说：“她今年十七岁啦。”杨忠说：“姐夫啊，如今莫如招他为婿。这可是一件好事，可称起是打灯笼都没地方找去。”王会点头微笑道：“不劳兄弟提拔，我早已有了此心。如今正缺少一人，从中说合。你既有此意，那么你就在此多住些日子吧，容他好了好与他提亲。”杨忠答应，从此他也住在了店中。后来丁银凤病体完全好了。王老者说：“银凤啊，我与你指引一个朋友，此人姓杨名叫杨忠。是我们姑娘的舅父。”银凤一听，连忙上前行礼，遂说道：“我病倒您家，多承你老人家关照，才将我命保住。可称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一般。他老人家既是我姐姐的舅父，当然也是我的舅父啦。”杨忠说：“不要客气啦，实不相瞒，我认识您，您不认识我。我时常到丁家寨



去。”银凤说：“啊。”心中暗想：或者他与我兄长相认，也未可知。当下没敢往下再说，他们就坐下用饭。

过了一个来月，这天杨忠说道：“姐丈姐姐，不是爱看练把式吗？如今有人会练，为什么不叫他练一趟，咱们看看呢？”王会夫妻说：“谁会练呀？”杨忠回答道：“银凤，你可以活动活动腰腿，叫他们看看。”

丁银凤答应，收拾好了衣衿，取出刀来，在院中练了起来，三个人一看果然是好，容他练完，四个人一同来到屋中，王会问道：“你与何人所学？”银凤道：“与我拜兄所学。”王会一听点了点头、假作不知，杨忠说道：“银凤我姐夫这里有个姑娘，你不单知识，我那姐姐到是常见，每日与我那伯兄母做饭做菜。如今我跟你提一件事情，你可不要推托，只因为我姐夫所生一女，今年十七岁，长的如何，咱们先不用说，现在他们打算将此女，许配你身旁为妻。你要不答应他们二老羞臊难当，一定在西里间上吊。

丁银观说道：“舅父啊，那是我的一位姐姐，我焉肯做那灭人伦之事。”杨忠道：“此言错矣。这不是你强行，是他二老因无人照管，再说你又无有妻室，正好是一举两得。有何不可呢？银凤，你要是不点头啊，你可丧尽天良。你再一走，他家三口，一定是全行死去。”丁银凤一闻此言，臊得面红过耳。杨忠一看，又不好一死的钉问。这才大声说道：“姐姐请过来。”杨氏来到西屋，又将王会也叫了过来。杨忠道：“银凤，快给二老叩头，答应此事了吧。”银凤忙说道：“二位老人家，我可不敢做此事。因为我受了您的大恩，实在不敢应允此事。”杨忠道：“此事出于我们的本心，与你没有甚么关系。你要不应，那你就远走去吧，我三人是悬梁自尽。”说着伸手取出三根缠绳来。杨忠说：“银凤，真忍得他们三口人一齐断送了吗？”丁银凤一看，不由双眼落泪，连



忙跪倒，口中说：“老人家您千万不可如此，我应允了就是。”当时与二老叩完了头。王老者说：“快与你舅父磕头。”银凤答应，又与杨忠行完礼。原来那老太太在平日服待他病的时候，暗中早把他生辰八字问明白啦。便跟他女儿的八字，求人一合，还是上等婚。四水相合，并无妨克。因此这才一死的给他，今日他既然答应了，不由大喜。便来择选黄道吉日，给他二人圆了房。丁银凤不由心中难过，遂说：“嗳，我只可就拿他二老当作自己父母看待吧。”从此他们四口人，还真过得很好。不在话下。

这一天，有掌灯时候，外边来了老夫妻二人，前来住店。银凤一看那老头儿，用手巾蒙着脸，像是被人打伤的样子。那老太太也是满面红肿，满身泥土。口称：“店家，您赶紧开门救命吧！”银凤连忙上前将他们让进来。到了里间，王会出来看了看，说道：“我看着您面熟哇。”那老妇人说：“王会哥哥，你还认识妹妹吗？”王会一听，心中暗想：她能叫出我的名字来，大半不是外人，可是自己一时想不起来啦。遂说：“这位姐姐，我可实在想不起来啦。”那妇人说：“真是贵人多忘事，你可记得生养玉蓉的时候吗？那不是我接的生吗？”屋里杨氏一听，连忙出来。说道：“那么那位可是李德山，李大哥吗？”那老头道：“正是我呀。”杨氏问道：“你夫妻为甚么落到这步天地？”李德山道：“不用提了，你那侄媳妇被恶贼给抢了去啦。他们一死的要杀我，多亏你嫂嫂跪地苦苦的哀求，才保住生命。如今将我左耳削去，我用手巾这里包着啦。”旁边丁银凤一闻此言，不由大怒，忙问道：“这一位大娘，但不知被哪里贼人所抢？”老太太说：“从此西北，有个荒草山，那上头住了许多匪人，是被他们抢了去啦。”杨氏道：“那么你们上了哪里啦，怎被贼人抢去。”李德山说：“唉！您是不知。只因你嫂嫂，带着儿妇住



娘家，一去三日未归。我放心不下，这才套车去接她们，原来在那里会上了亲，所以耽误着，没回来。不想今晚我们吃完饭，一同回来。可巧，就遇见山寇了。本来那荒草山，不打抢过客，拦道劫人，因此我们放心大胆的从那里经过。当时到是有五六个贼兵在山口站着，我们赶车过来，他们就往山里去啦。不想来到了南山口，忽然过来十几个人，各执明亮刀枪，拦住去路。内中有一个头目之人，横眉立目，要抢我那儿妇。我夫妻不答应，他将我二人弄得如此模样。后来还是被他们把人抢走了，还削了我一个耳朵。”丁银凤大怒，问道：“荒草山离此地多远？”王会说：“离此地约有五里多地。”李德山道：“我认得那小子，他叫小丧门张燕。”

书中暗表：荒草山上原有三家寨主，这全是二寨主与三寨主私自在外做的事，大寨主不知道。大寨主便是闹海白猿焦豹，乃是扬州焦家林人氏。他路过荒草山。那二寨主金毛吼王德与张燕，二人下山来劫路，被焦豹把他们战败。这才请他上山，充当大寨主。他们俩个人，乃是吃浑钱的。绿林人名册子上，没有他们两号人。自从焦豹来到山寨之上，从新改了规矩。王德让他为大寨主。焦豹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武艺浅薄，不准私自下山断道劫人。要打算去做事，可以先禀报我知道。要不叫我知道私自去做买卖，那时我可全要了你们的命。”二人答应。可巧这一天焦豹下山访友去了，天晚了，还没回来。有那喽兵坏的主儿，进来禀报说：“西山口来了一辆轿车。上面端坐一个少妇，长得容艳貌美，足下窄窄的金莲。赶车的是一个老者。趁着大寨主不在山上，何不下山将她抢上山来，做一名压寨夫人呢？”王德一听大喜。急忙与张燕弟兄二人，带着喽兵下山。来到南山口，便将他们拦着了。李德山一看，忙说道：“呕！这不是看青的王德吗？”王德说：“呸！我的名字，也是你叫的吗？你休要胡言



乱语，趁早将此女留下，万事皆休。不然我是要你的狗命！”德山一见，忙跪倒尘埃，哀告道：“王寨主啊，请你放了咱们合家三口吧。”王德大怒，上前一腿，竟将李德山踢倒。叫人给捆上了，举刀要杀。老太太跪倒说道：“大王爷呀，您千万的留下他的命吧。”张燕说：“胡说！来人先把那少妇掠上山去。”说着手起一刀，先将套车的驴头砍落，那死驴腔子就栽倒啦。众罗兵上前，便将少妇拉下来，向山上而去。王德道：“本当将你这老儿剁成肉馅，看在你的老婆身上，暂且饶你一命。不准你们在外说是我们抢的，如果说出，我全要了你们的命。此时可不能白白的放你。”说着揪了左耳，“哧”的一刀，耳朵就掉啦。那张燕是左右开弓的打了那老太太一顿，他们才走啦。

李德山夫妻二人无法，这才来到王家店。向王会夫妻一述说此事经过。丁银凤一听，在家的時候，听说过有这一个焦豹，谅他也没有多大的能为，自己有意要管。那王会看出来，遂说：“银凤啊，可不准你管。如果要管也可以，必须明日白天，先去涟水县报案。你帮助他们去剿灭才成。”丁银凤连连答应。少时天有二更，银凤说：“四位老人家，在此说话吧。我要到西间睡觉去啦。”王会一听，心中放心，自然是许他去睡。他到了西间，将荷叶门带好。王会还不放心，将门扣好，软帘放下。那银凤到了屋中，将大枕头放在被褥里头，用小头枕垫好。又拿过大氅来，盖在被上。然后换好了夜行衣，背上了刀，取出匕首刀来，划开窗户，推开便出来了。飞身出去，直奔西北方面去。

如今说王德他们将少妇抢到了山上，放到后寨，他要立逼成亲。正在此时，外面有人说：“大寨主回来了。”王德一吩咐：将大躺箱的东西搬出，将少妇便藏在箱子里了。他要出来，忽听院子里有人说道：“好个贼人！你也敢抢少妇！”



王德一听，先将灯吹灭，然后提刀正要出去。背后张燕说声：“且慢！待小弟前去杀他。”王德说：“你要小心了。”张燕纵身形跳到院中，轧刀一站。丁银凤抬头一看，见出来这人，也就在三十里外，穿金挂翠。忙问道：“对面甚么人？”张燕说：“我姓张名燕，外号小丧门的便是。你是何人？也敢三更半夜，来到荒草山，真乃大胆！”丁银凤道：“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你们胆敢在此地插草为标，占山为寇？”张燕说：“你是做甚么的？”丁银凤说：“我乃是开店为生，住在上三亩园。只因有住店的二老，言说她儿妇被你等劫来。想你等这个行为，令人有气。离我眼前十里开外，去做去，二太爷不管。”张燕说：“我看那车辆上女子长得好，你家三寨主，才抢来受用。你这不是三个鼻子眼儿，多出一口气吗？”丁银观说：“小辈，你们胆子可真不小！待我将你绳捆二背，送到涟水县，前去原案。”张燕说：“你满口胡言乱道，别走你看刀吧！”说着举刀搂头就砍。银凤也是淫贼不让，因为他败坏好人家儿女。见贼人刀到，忙往旁一闪，抽刀换式，二人当时打在了一处。两个人也就有六七个照面。丁银凤这回托刀一扎他，是个虚式。张燕往旁一闪，托刀往他中脐一扎。银凤一看他。忙用刀往下一挂他的刀，刀背对刀背，“呛啷”一声响。他跟身一进步，左腿就入在他的裆里。双手抱刀施展凤凰单展翅，往外一推他刀，张燕连忙往后矮身。银凤兜住他脚后跟，贼人纵出去有五尺远摔倒在地上。银凤口中含刀，上前按住，摘绒绳，便将他绑了。站起来交右手，大声说道：“我看那个人敢与他松绑。”此时王德也出来了，大声说道：“好一个大胆的丁银凤！你敢来到荒草山撒野，将我三弟绑了，休走看刀！”说话提锯齿刀上前来战。此时丁银凤很是为难，你说前去对敌吧，又恐怕他们兵卒过来与他解绑绳，自己无法，这才上前来战。有两个后



兵卒站在张燕旁边。张燕说：“兵卒们，你还不与我解开，等待何时？有一个兵卒，刚过去毛腰要解，丁银凤回来又来不及。一想：也罢！待我治死一个，好振作振作他们。想到这里，伸手登镖一甩腕子，“哧”的一声，直奔兵卒的脖子打来。兵卒一闪，那镖就打在右耳底下，“噗哧”一声，兵卒连话都没出来，当时死尸就倒在地上了。丁银凤镖打贼兵，回头问道：“对面贼人，你姓字名谁？你家二太爷刀下不死无名小辈！”王德说：“你家二寨主姓王名德，外号人称金毛吼。休走看刀吧！”丁银凤一见，连忙闪身形，躲开了此刀。王德使了一个转环刀，就是两下，丁银凤又都躲过去了。银凤忙说：“且慢动手，我看你不像酒色之徒，为何与他作主哇？你家二太爷先让你三招，你要再过来动手，可要小心你的人头。”王德说：“小辈你休要夸海口，上前来动手，你家二寨主刀下不死无名之辈。”丁银凤一听大怒，上前进招，两个人便杀在了一处。王德看来人武艺超群，自己这才使出绝命三刀。他是举刀直砍银凤，叫他无处闪躲。丁银凤一见，急忙使了个铁板桥的招数，然后左胳膊一拐他，施展八卦滚轮刀，右手使刀向王德攻了进来。王德往上一纵身，稍微慢了一点，那刀尖就在右脚上划上啦。贼人脚带重伤，立足不住“呛啷噗哧”，人晕倒在地，刀就出了手啦。银凤一见，急忙纵起身形，托刀就扎。此时那小丧门张燕，从后面一声没言语，托刀就刺他。那丁银凤一闻耳后带着风来到，连忙向前一跳。“噗哧”一声，一刀刺在王德的腿上。银凤回头说道：“小辈，你休要做那金风未动蝉先觉，暗算无常死不知的行为。”小丧门张燕说道：“逢强者智取，遇弱者活捉。”丁银凤说：“小辈报上你的名来，二大爷手下不死无名小卒。”张燕说：“我姓张名燕，小丧门的便是。”说完托刀就扎，丁银凤一看，哈哈大笑道：“那王德的刀法，都



不足为奇。小辈你这刀法更稀松拉。”便用刀背一磕他的刀。张燕忙一坐腕子，刀躲开啦，二人杀在一处。张燕的刀法也不弱。丁银凤心中所思：若不与他一个便宜，量他也上不了当。想到此处，步法一乱，用刀一扎他，回身败走。张燕往前一跟他，知道他要打暗器。谁知银凤有手绝艺，是败中取胜的工夫。那丁银凤猛然回头，看见贼人跟的很近，连忙回身往后纵，一刀直向他头顶平着削来。张燕一看，连忙往下一坐腰，“噗哧”一声，竟将他发胆去。银凤跟着一掌，将贼人打倒。争着上前便将他的腿抄了起来，右手一刀，就将他腿扎伤啦，然后将张燕捆好。兵卒一看两个寨主被获遭擒啦，大家忙扔军刃，跪倒一片，苦苦的哀求，说道：“这位大太爷，您千万手下留情，饶了我们吧。我们大家是迫不得已，出于本心，并不愿意在这里啊。”丁银凤道：“那妇人您们给放到哪里了？快说！”兵卒们说：“现在放到那大躺箱中啦。”银凤说：“快去放出来！”当时有那年老的，去到屋中，就将那少妇放出，解开绑绳。丁银凤一看，她脸上有一处划伤，尚带血痕。便取出金创散来，命人给她上好。进到屋中，翻出许多金银，打成一个小包袱。叫一个兵卒套好了车辆，将二贼扔到车上。令少妇上车坐好。他便对兵卒们道：“你们大家，可以分点东西物件，下山散伙去吧。”兵卒叩谢，大家一哄而散。

银凤便令车一直赶到上三亩园，到了店门外，上前一打门。屋中王会正跟李德山说话呢，不时到西屋看看。他知道姑老爷在床上睡觉啦，自己心中放心。忽听见外面有人打门，不知何故。急忙出来，开门一看，正是丁银凤。银凤便叫“将大门开了”，把车赶进店中。那少妇先下车，上前与王会施礼。说道：“老伯父啊，多亏了这位大爷，救了小妇人一命。”王会说：“来吧，快进来。”就将少妇让进来。银



凤道：“小婿已将荒草山的二寇拿获。少时天亮，我便将他们送涟水县。这是真赃实犯。”王会说：“你不是在屋中睡觉啦吗？甚么时候走的呢？”丁银凤道：“老人家不知，我是听见了此事，心中就有气。进到屋我从窗户出去的，我既然在这一方住，岂容毛贼草寇在这一带骚扰呢。”王会不由心中暗暗佩服，爷俩个进到屋中。那李德山与他儿妇相见，是抱头痛哭。

丁银凤到了西里间，换好了衣服，外面天已大亮。出来查看，小兵早已走去。他便叫王会赶着车，一同去到涟水县城而来。将一进东门，就听路上的来往行人说道：“嘿！你们看上面捆的那两个人，那一天他抢了我的毛驴。”又有一个说：“不错，他也劫过我的银钱。”又有人说：“他也抢过我的东西。”大家纷纷言讲。丁银凤将车来到十字街前，车后跟来不少的人。丁银凤道：“你们大家有那吃他亏的，可以也跟了去，打质对。”众人说：“好！”当时赶车过了十字街，到了道北衙门，丁银凤下了车。早有一人上前说道：“门上哪一位该差，现有一位侠客爷，扫灭荒草山，解交二寇来了。”里边官人出来一名王海，上前来问。丁银凤还没说啦，早有旁边众人全替他说了。那王海便叫人取出刑具来，当时就手铐脚镣的给二人带上了。王海这才往里回禀。县太爷一听，忙整理官服，迎了出来。丁银凤一看，县太爷面目忠正，是个清官。王会上前行礼，说道：“县太爷，我王会拜见。”那县官忙往旁一闪。这位太爷倒痛快，问道：“老者何事？”王会道：“县太爷，现捉住荒草山二寇，望太爷重办，要是一放了他们，那时他二人怀恨，不定又出什么麻烦。”知县道：“正是，但不知是那位达官，替本县清理地面，拿住了贼人。”王会回头叫道：“银凤，快上前来见县太爷。”丁银凤连忙过去施礼。知县问道：“这位达官，贵姓高



名？府上那里？”银凤当时说了出来。知县说：“你贵门户，我有一朋友，您可知道？”丁银凤说道：“我是左十二门第八门。有名的便知，无名的不晓。但不知县太爷您打听那一家？！”县太爷说：“此人住家阴县东门外丁家寨，姓丁名银龙，在镖行人称神偷小毛遂。”银凤道：“不瞒您说，那是我近当族的哥哥。”书中暗表：当年小火龙孔容，来到县衙采花，被丁银龙追走，因此留下名姓。今天听见银凤一说，所以想起来一问。又说道：“达官，你说你姓丁，我有点不信。”丁银凤道：“县太爷如不信，我有个证明。”说着伸手拉出刀来，说道：“请您观看刀把上，便知分晓。”知县接过来一看，果然有两行小字，刻得是丁银龙、丁银凤弟兄执掌丁家寨，左十二门第八门二人为门长。知县又抬头看他的面貌，这才知道不假，忙将他让进去，到了书房，令他落座。银凤说：“有太爷在此，焉有草民我的坐位。”知县说：“不要客气。”丁银凤将刀接过，归入鞘内，这才落了坐。那知县一问他为甚么来到此地，银凤便将自己的来历，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。知县不由点头赞美。银凤道：“县太爷请你重办那二寇，免得他们出去再滋生事端。还有一节，请您派人去搜一搜二寇的身上，有没有薰香盒子等物件，如要有那可是莲花党。”知县点头，当时派人到班房一搜，果然二寇身上全都有，遂将二寇押下南牢。丁银凤告辞，随同王会回到店中。那李德山夫妻是千恩万谢的，带着他儿妇，回家去了。

银凤便将带来的金银物件折卖了，从新修盖起来。大店一新，上面横着一块匾，上写“丁家老店”，墙上是“五路镖店”，安寓客商。雇了几个伙计，便安心做买卖，在此落户了。他是安心敬奉王会夫妻，后来王氏连生了五个男孩，银凤是给他们从小就折腰踢腿，将自己兄长所传的武艺，完



全教给他们五个人了。后来王会夫妻死去，由丁银凤执掌店务。这一天闲暇无事，夫妻对坐。银凤这才将自己离家的实情，说了出来。王氏道：“容等有人，可以向他们打听打听你兄嫂可曾在不在。”丁银凤道：“我已向人打听。咱们兄嫂，仍然健在。”

书不可重叙，五个小孩长大成人，银凤是每天忧虑兄嫂。这一年青爪熊左林，保着七辆镖车，路过此地，到了上三亩园的北村头。他急忙下了马。看见道东道西，铺户不少。抱拳跟人打听：“此宝地唤作何名？”有人说：“这叫上三亩园。”左林说：“是啦！”心中暗想，何不前去看看呢？这才打听好了，来到丁家店门口。大声问道：“店家，你们这里可有上房？”伙计出来三四个，说道：“达官，您请进去吧。里边有上房。”他们这才将七辆镖车赶进店内。令他们将车摆好，卸下马来，涮饮喂溜。伙计将达官请到北上房。问道：“达官，您这是从那里起镖，往保处去呢？”左林道：“我从青州府东门外，路北三元镖店起镖，西川尤家屯落镖。”伙计又问：“您贵姓啊？”左林说：“我姓左名林，外号人称青爪熊。”伙计说：“原籍是那里呢？”左林说：“我本是青州阴县，北门外左家寨人氏。”伙计说：“是啦。”原来他听见老掌柜的说过，他住阴县东门外。如今一听他也住在阴县，这才来到里院屏风的，用手一叩门。里面丁银凤问道：“外边谁叫门呢？”伙计说：“是我。”丁银凤出来一看，原来是曹伙计。遂问道：“曹三，你有事吗？”曹三说：“现今咱们店中住一位达官，他住阴县东北门外左家寨。此人姓左名林，外号人称青爪熊。您何不前去向他打听打听大掌柜。”银凤说：“好吧你头前带路。”当下来到外面。伙计上前打帘子，说道：“达官爷，我们掌柜的来了。”左林说：“请进来吧。”银凤急抢行几步，跪倒行礼，说：“兄长在上，小弟拜



见。”左林一见，不由叹了口气。说道：“二弟呀，你好狠心。只因为与你嫂嫂呕了一口气，你就抛家在外，二十多年音信不通。”银凤站起身形，连忙问道：“大哥，我那兄长可曾健在？”左林说：“还在还在。你这里属那县所管？”银凤说：“属涟水县管。”左林说：“你兄长在南门外占山为王，你可知晓？”银凤说：“不知。”左林说：“如今他把山寨让啦，自己退归家下。”银凤说：“我那嫂嫂可好？”左林说：“已于年前故去了。”丁银凤一听，是放声痛哭。说道：“我对不起我那嫂嫂。”止泪问道：“但不知留下多少男女孩儿？”左林说：“只有一个八岁女孩，名叫丁小霞。如今他带领小霞去到李家寨李文生那里去啦。李文生也有一女，名叫李秀英。她二人拜了乾姐妹。有秀英的娘亲，与他们梳洗打扮。”银凤道：“左大哥，您到了西川回来之后，务必要从此经过。咱们好一同的回去，看望我兄长。”左林说：“是了吧。”丁银凤忙将五个孩儿叫了出来，拜见了左林。后来他在此住了三四天，告辞走时给店饭钱，银凤不收，他便给了伙计，做为零钱，竟往西去。丁银凤看他走后，来到了后宅，不由心中思想故土原籍。竟自卧病不起，后来医治无效，一命而亡。

这一天左林从西川回来，到了店前一看：这里是大办白事。不由一怔，忙到里头一问，原来是丁银凤死了。要过药方子一看，乃是一种思想的病，忧愁死的。左林等他们办完白事，从此走了。银凤的长子丁世凯，外号金面熊，说道：“大伯父你可以请我伯父到我们这里来住吧。”左林说：“不用，你们不知道，你那大伯父脾气古怪，住不了一起。你们可要将你天伦的刀，好好保存起来，将来可以相见之时以刀为证。你大伯父也能认你们。”五个人答应。

左林走后，事隔多年，仍不见回音。在他们西边二友



庄，住着有二人。一个叫金棍董相，一个叫单鞭刘贵。二人过庄拜望，弟兄见面很投缘。后来又与中三亩园白面判官徐立会见到一处，弟兄四个人爱好，结为生死弟兄。徐立大爷，二爷丁世凯，三爷董相，四爷刘贵。年多日久啦，他们这三处三亩园联合到一处了。他们哥四个，每日是教给庄人打拳踢腿，练得成了乡团啦，互相保护。后来涟水县下来通知，说上谕下来，八主贤王府失去了闹龙宝铠。宫门钞上写着回汉两教，僧道两门。或是会练武之人，若将宝铠得住，贼铠一人都，是大功一件，他们就全知道了。

这一天晚上，左林丁银龙，前来住店。杜林取笑丁世安，这才引出伯侄相逢。丁银龙来到店中，吩咐赶紧摆酒，事情紧要。世平一见，知道不是外人啦，这才出来命人将绷腿绳、绊腿锁等，全行撤下。丁世凯便命厨房，早行预备酒席。酒菜做好，一齐摆好，大家入座吃酒。酒饭已毕，献上茶来。银龙便将世凯弟兄五人，与杜林相见礼毕。丁银龙道：“杜林呀，你必须上何家口去一趟。先令姜文龙、姜文虎看守孔良孔玉；叫老家人何忠，看守大门。”嘱咐好了他，杜林这才出店。丁世吉、丁世尘弟兄送到店门外。二人说：“兄弟，你多受累啦。”杜林说：“这倒没有甚么的，咱们回头见啦。”说完告辞，离了上三亩园，直奔何家口而来。施展夜行术的工夫，少时来到何家口。进到店中，与大家相见。他一看石禄没回，忙问道：“我石大哥呢？”刘荣说：“没回来，你就不用管了。”杜林便将上三亩园之事。叙说了一遍。众人一听大喜。此时天已三更，大家收拾俐落，出了店，向前走来。杜林道：“今夜可不是跟我叔叔大爷们夸海口，也不是比脚力，咱们快走一回吧。”说完他一毛腰向前飞奔，那刘荣与他走到一处，可没使出绝艺。再使绝艺，杜林也不成。他们二人走一刻钟，便须等一等众人。三四次便



来到上三亩园。一齐到了店门外，上前叫门。有丁世庆上前开了店门，众人往里，到了北上房。丁银龙便对他人大家一致引，该长辈该平辈，全见礼毕。大家是一阵大笑。

丁世凯问道：“列位叔父、伯父、哥哥兄弟们，但不知是那一位是原办宝铠？”李翠云龙二人说：“是我二人。”丁世凯为尽交友之道，要保他们徐家满门，这才跪下求道：“我那大拜兄徐立，为人最孝。奉母命，金盆洗手，请过转牌。下三门全到了，就剩李玄清、钻云燕子良、一文钱谢亮，下三门的门长，他们没来。竟在西川地面独立莲花党，贩卖薰香蒙汗药。不论他是那路的人，只要身带薰香，就得归下三门的门长所管。那转牌没到普莲那里去，他以为小看了他，所以他记恨前仇。我那大拜兄徐立，闷在家中坐，是祸从天上来。”鲁清道：“世凯你先来，事款则圆。你帮助我们只要将贼拿啦，得回宝铠，从我这里说，能可以设法，请王爷赦去了徐立满门。”世凯说：“谢过了叔父。”说完，站了起来。又说道：“事在紧急，我这就得走。”鲁清说声“且慢！那西川路的贼人，向来是疑心太大。你去了之后，倘若被他看破，那时可有危险。再说那三个人也不是好惹的，倘若出了意外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再者说，你到了那里，你可怎么说呢？”丁世凯说道：“我就说买了点地，叫我徐大哥前来替我铺纸写字。”鲁清连连摆手，说道：“此计不成。别人不用说，那普莲猜疑心最大。倘若被他看破，你二人与他家中人全有性命危险。你等一等我问问你，他家中都有甚么人？”世凯说：“那里有我的义母、贤嫂，还有一个丫环、一个婆子、一名老家人。”鲁清说：“好，你到了那里，就说你的店中来了一位医生。家传的医药，能治诸般劳症。暗中问宝铠在他家否，如果贼铠全在，你也快回来，就说徐母病体沉重，回来我们大家好一同前去。”丁世凯是连连的点头，转



身形将要走。杜林连连摆手，说道：“不成不成，鲁大叔，这不是当着我爹爹，我在背后还给您磕了头啦，拜您为师。如今一看您的坏，还是不成，必须看我的。”鲁清说：“那么您说出一条计策，我听一听。”杜林道：“您要拿普莲当三岁的玩童看待可不成。他从西川来到山东地面，执掌打虎滩。错非他有好算计，能成不能成，一说这样的去，他怎不犯疑心呢？这件事要是据我想，必须有您的身上，暗带短小的军刃，然后您拿好了一蒲包茶叶、一匣子点心，要是到了那里，必须如此如此的说法，使他不疑。再到后宅做为与老太太上寿，到后面问明白宝铠可曾在他家。如果在他家中，您还是到前边相候。他们如果看出，与您动手，必须如此如此的对他说，自可免去他的猜疑。三贼要是逃啦，您午前回来。如果贼逃铠全在那里，设法拌住他们，天到定更，我们大家是一齐到中三亩园去。咱们伸手拿普莲，那时他绝逃不了走，想逃走是比登天还难。”丁世凯一听，这才围上十三节亮银鞭、一个点心包、一个茶叶包，由家中起身赶奔中三亩园徐立的门首来。此时也就早饭之时。

来到徐家门外，将周身的尘土掸了掸，这才上前叫门。里面有人问道：“外面是丁大爷吗？”丁世凯说：“不错是我。”老头一听是主人拜弟一边开门一边在里面说：“闷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”丁世凯说：“我正为此事而来。”徐忠一听甚喜，忙来开大门。那西屋普莲听见外面有人叫门，便一长腰就站了出来。到了门口说：“老哥哥且慢开门，但不知外面是何人叫门？”徐忠道：“是我家主人的拜弟，姓丁名世凯，外号金面熊的便是。”普莲说：“他家住那里？做何生理呢？”徐忠说：“他住家在三亩园，开店为生。来到这里望看我家主母来啦。”普莲说：“那么你与他开门吧。”老家人答应，去开门去不提。且说普莲，他回到了西屋，说道：



“二位贤弟，丁世凯此来，定是为我普莲而来。”黄云峰说：“岂有此理！您怎么能知道呢？”普莲说：“不然，想你我弟兄自从来到徐仁兄家，大门就没开过。他要出外撒尿，咱们就得看着他；不撒尿都得陪着他，他要是到别的地方去，我全用眼看着他回去。就恐有了意外。”段峰说：“仁兄您太多心了，据我想咱们到这里是高枕无忧。”普莲说：“二位贤弟，你们少时看，徐立他出来，将那丁某人让了进来。要竟与我见礼，不理你二人，那准是为我来的。咱们再想办法。”按下他三人在背后商量不提。且说徐忠，开了大门，将丁世凯让进来。世凯问道：“老哥哥方才在门洞与那讲话之人，那是谁呀？”徐忠说：“是金花太岁，普莲普寨主。”世凯低声问道：“宝铠在咱家吗？”徐忠说：“在咱家呢。云峰段峰也没走，全在咱们家呢。”世凯说：“你到里面回禀我那兄长一声。”家人答应，接过两个点心蒲包，进到里面。来到院中，说道：“少主人，您的二弟来啦。”徐立急忙出来，接过两个包来，送到屋中，二次出去迎接世凯。丁世凯一见，紧行几步，跪倒叩头。说声：“兄长在上，小弟丁世凯参见。”徐立往旁一闪，说：“二弟请起，随我来，到西屋我与你引见一位朋友。”当下二人到了西屋，与普莲礼见。徐立说：“二弟，此位是屯龙口打虎滩的大寨主金花太岁普莲。”又说：“普寨主，此位是我一个拜弟，他叫丁世凯。”那丁世凯上前施礼，普莲伸手扶起说道：“朋友快起来，但不知你来此何事？”世凯说：“我来此看望我义母。因为现下我店中，来了一个医生，专治劳病。我义母年老病多，我打算给荐了来，给他老人家看看病。”普莲说：“朋友，你不用跟我说。我猜透了你的其肺肝然，你不是上这里来看你的义母来了吗？那就到后面去你的吧！你跟他有交情，咱们二人无细谈的必要，去你的吧！”丁世凯一听，这太不像话了。遂说：



“姓普的，你与南蛮子赵庭打赌，盗来金书帖笔闹龙宝铠。你不敢明斗人家，如今你的事败，来在这里。”普莲说：“世凯，你怎么知道我的事？”丁世凯说：“只因你弃山寨一走，那刘荣他们到各处查找。找到我那店中，是我一盘问他们，才知此事。如今我来是举荐大夫，谁知你们在此呢？这不是屈死我吗？再说我又不是掐指会算，阴阳有准。”普莲说：“得啦，姓丁的，你就别胡说啦。到后面瞧你的义母去吧。咱们无的可说。”徐立道：“得啦二位，不用说啦，这是一种误会。”回头嘱咐老家人道：“老哥哥快到外边看守大门，再有人找，就说我没在家，千万别放进来。”说着他二人往里而去。暂且不提。

且说普莲，看他们已走。忙说道：“二位贤弟，你们看如何？果然不出我所料吧。”云峰、段峰说道：“那又如何呢？”普莲道：“你二人是尽其交友之道呢？还是另行别计呢？”二峰说：“决对尽其交友之道，死生共之。”普莲说：“此言差矣！你二人跟我在一处，倘若被获遭擒啦，那时人家得了势。人赃一入都，我原是盗铠之人，死而无怨。你二人随我一死，未免有些冤。再者说，咱们三个人一死，西川你二哥，他知道吗？那时有何人能够与你我报仇？你们二人看事不祥，即行逃出重围。到后面斩杀徐立的满门，然后拿宝铠一走，回到西川。一是报告我二弟普铎，是与我交好的朋友，全告诉他们，大家来给我报仇。你们两个人预备好了，少时听我的，莫若先下手杀他们，然后再说。我还得见景生情，看出了破绽。说杀，咱们就来他个凑手不及。”

按下他们拿准备不提，如今且说徐立丁世凯二人，来到上房，徐立说：“夫人，兄弟来了。”说着打帘笼，说：“兄弟你请吧。”丁世凯说：“哥哥您太谦啦，咱们弟兄情同手足，何必如此的客气呢。”说着话二人一齐进到屋中。那张



氏迎了出来说道：“二弟来了。”世凯说：“是。”说着上前行礼。张氏道：“还得二弟救我全家满门。”世凯道：“嫂嫂莫要心惊，兄弟正为此事而来。”说话之间，一同来到西里间。到了老太太的病榻之前，双膝跪倒，说声：“义母在上，儿丁世凯拜见。”老太太忙命徐立将自己扶了起来，说道：“我儿世凯呀，你可要搭救我的全家性命才好。”丁世凯看老太太面带惊慌之色，遂说道：“义母您不必担惊害怕，小儿此来正为此事。那宝铠可曾在咱们家中？”老太太说：“在咱们家中，现在此箱子内存放。”丁世凯说：“好，您快将钥匙交给我嫂嫂，好拿出我兄长的夜行衣来。这是白天，可以多做出点吃食来，大家全在西里间隐藏。晚间我将办差官全引了来，好拿他们。义母您就放心吧。”老太太一听，这才将钥匙拿出，交给张氏，张氏忙接了过来，到东里间打开箱子，取出夜行衣与短把刀一口，交与徐立。

徐立一拉刀，没拉出来。原来当年金盆洗手的时候，刀跟鞘也得过水，刀能用布擦，鞘没法子擦，所以长锈了。他二人各揪一头，才将刀拉了出来。世凯要来桂花头油，倒在了鞘里，将刀装上，来回一摇，自可将锈磨掉。徐立穿好夜行衣，绑上左右手腕的袖箭筒儿，一按簧“嘎吧哗啦”一声，袖箭不出来啦。徐立不由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十四年的工夫，已然失了用处。今天要动手，哥哥我要涉险。”丁世凯道：“兄长请放宽心，兄弟我有护身的军刃，不怕他们。”二人将后宅安排好了，徐立暗带短把刀，然后罩上大衣。两个人这才来到外院西房。普莲道：“徐仁兄、丁贤弟，你二人在里面可将主意商量好了？怎么样下手拿我们三个人呀？”徐立道：“普寨主此言差矣！我们单有我们的事，普莲贤弟千万不要多心。”普莲说：“事实在此，还容我多心吗？那么老太太的病体怎样？”徐立说：“病体沉重。”世凯说：“大哥，



您先陪着他弟兄讲话。待我回到店中，将那医生请来，好与老太太看病。还得请他们三位作陪。”普莲一闻此言，哈哈大笑，一咬牙，说声：“二位贤弟预备了。”那二峰推簧亮刀，便要动手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三回 巧设计诓哄三寇 三亩园普莲遭擒

话说徐立见三人亮军刃，连忙说：“何必着急，有话可以讲在当面。”丁世凯说：“哥哥，看来是我一时之猛撞。不知普寨主在您家中，要知道我真不来。如今果然发生误会了。”徐立说：“那倒不要紧，我且问你这位大夫，能可以多等个三两天再请，成不成呢？”世凯说：“那倒没有甚至不成的。不过是那个先生是昨天晚上才来，今早就有人请。我想老太太病的很重，为甚么不先来给老太太来看呢？所以我才来到此处。先跟您说一声，谁知有此差事。”徐立道：“二弟到我家，普寨主不知你是干甚么来着，当然猜疑你。而今之计，最好你先留在我家中盘桓三两天，大概那先生不致走吧。”丁世凯道：“这倒可以。”说着话他跪在地上，面冲西北，头撞地，口中说道：“上天有眼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多保佑我那义母。等些日，容待那大夫来到，病体全除。我今原本前来为好，与你老人家请先生诊治。谁知遇了此事，没别的可说，只可稍等时日吧。”说完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哥哥，我就为保护老娘，为是让他老人家多话几年，是咱们弟兄的造化。普寨主，你可把话听明白了。我可不是畏刀避箭，怕死贪生。你要跟我们动手，我不敢跟你动手，那你可想差了。不过我想交一个朋友不容易，要得罪一个朋友，很容



易。那么我今天不回去，夜间二更天，与你们三位摆下一桌饯行饭。给您拿上川资，从此回西川。天明我再到店中请那先生，前来与我义母看病。这样的办，普寨主您看怎样？”当下普莲一闻此言，信以为真，这才点头答应。世凯说：“大哥，他们三位既然允许，您为什么还不预备饭呀。”徐立点头。忙命人告诉厨房，便备上酒饭来，五个人团团围住饮酒。世凯与他们布菜，说道：“普仁兄，您三位多多原谅我。我是不知你们三位在此，要是知道，我也先不必来，或是派人将先生送了来也可呀。这个没别的可说，您得冲我徐仁兄才好。”普莲哈哈大笑，说声：“丁贤弟你就不用多心了，我决不再猜疑你啦。”大家一同吃喝完毕，坐在屋中闲谈。

忽然又听见外边有人打门，普莲他的耳音全在门外啦。连忙说：“二位贤弟先别说啦，你们听外边有人叫门。”说着他起身，来到院中。这四个人也跟了出来。普莲到了门洞，左手按刀把，右手一摆手，是不叫他们答言。老家人徐忠上前问道：“外边何人叫门？”就听外边有人说道：“我是尹家堡的，我姓尹，名叫尹兆林，百随翁的便是。”徐忠说：“我家员外未在家中，出外办事去了，您有甚么事，可以留下。容等我家员外回来，我好告禀于他。”又听外面那老头说：“有事，徐忠啊，我是来问打刀的尺寸。我们不知道多大尺寸，告诉了我，我好回去告诉明白打铁的，好叫他们按着尺寸去打。”徐忠道：“这一层我到知道，您在外稍候，待我去到门房取出字条来，交给您带回去吧。”说话之间，回到屋中，取出一个纸条来。他刚要往外递，普莲说道：“且慢”立时走了过来，从打家人手中拿过一看，见上面写的是：刀苗二尺八寸五长，宽二寸七，刀把一尺八寸五，为斩马刀。打二百口，攒竹松七尺一寸长，白蜡杆花枪七尺七长，也是二百条。他一看并无别的，便又递给徐忠。徐忠这才从门缝



递出去啦，说：“尹员外，您就照着字柬行事去吧。”尹员外接了纸条回转尹家堡去了。

丁世凯道：“徐兄长，这军刃全在尺寸之内吧。”徐立道：“跑着海打军刃可不成。这军刃是一寸长一分强，一寸少一分小，一鲁降十会，一巧破千斤。你看咱们五个人吧，全都是能为出众，武艺超群。由咱们正东有座孔家庄，那里二位名为伸手必赢孔芳、抬腿必胜孔玉。他弟兄手使七寸梅花枪，能为出众，武艺超群，出人头地。”大家在此闲谈，天已过午。丁世凯道：“普仁兄，我听人言，你们西川莲花党之人，归为下三门。李玄清谢亮于良，他们没有护庇你等之心。普寨主你们三位想一想，是不是谁要惹事，由谁自己去搪。要按理说他们三位门长，应当出头露面，解去此围，才是作门长的道理。就以您说吧，为与赵庭呕气，盗来宝铠，回到山东。他们三位就应当前来，在山东当面说明，解了此结才对。怎么能缩手缩脚，由普兄自行了结呢？”普莲道：“贤弟此言差矣！想当年那江南蛮子赵庭，爬碑献艺，在碑上辱骂莲花党。那三家门长都不敢答言，惧怕赵庭，我一怒才盗来宝铠。”丁世凯一听，心说：“你不用如此夸耀，人家前来拿你，看你如何？”徐立深恐他们说僵了，便用言语差开。五个人在外面西房，直谈到天色昏黑。徐立起身说道：“丁贤弟你先在此陪着普寨主说话，待我到后边看看老娘的病体如何，少时我就出来。”他四个一齐说：“您请吧。”

徐立当时回到了后宅，先来见老母。说道：“娘啊，今夜您在这屋中，千万别点灯。要点也行，必须放到桌子底下，叫前面窗户上可别有灯光。因为今晚来拿三寇，恐怕滋了事。倘若有一个来到后面，那咱们家里可就有危险了。”老太太说：“是啦吧，你去你的吧。少时吃完饭，我们全在这屋里，死也死在一处。”徐立回身又嘱咐好了他妻子，然



后来到外面书房。说道：“老哥哥，您给我摆饭呀。”徐忠说：“你们五位一齐用饭可不行，那火顶不下来。”徐立说：“我此时觉得饿的慌。”徐忠说：“不要紧，我可以先给您摆点蒸食吧。”徐立说：“可以吧。”当时徐忠将蒸食端了上来，五个人一齐用。那丁世凯竟看着普莲，就见他面上变颜变色，透着惊慌，心神不定。那普莲说道：“丁大哥，我们今天这一顿饭，也就算是最后的一顿离别饭吧。”徐立笑道：“普寨主说那里话来，咱们日后往来之时日很多很多，何必单在一时呢。”普莲说：“不然，我所想的，决对不错。再者据我猜想这位丁贤弟是前来探听于我，准是为我来的。你二人可要记住了我所说的那两句话，倘有不测，就照那样办。”段峰云峰点头道：“大哥不必忧虑了。”普莲说：“是你不知，我总觉外面有人是的。再说我心内不安，发似人揪，心慌意乱，坐卧不安。今晚恐怕凶多吉少。”又对徐忠道：“老哥哥，今天我身上未带分文，不得赏与厨师傅，就请您先告诉他一声罢，叫他预备一桌酒席。我们哥三个吃完了，好赶路。”徐忠说：“普大王，我们那厨子在那里用扇子扇火啦，少时就可以得啦。”普莲一听无法再催，只好等候吧。徐立道：“世凯呀，你到后面看看你嫂嫂将宝铠要得出来，再拿出五封银子，交给他们哥三个，叫他们好作盘费。”普莲说：“不用，徐大哥我们走到路上，遇见那片水大，可以随便借他点。路费不缺，这一层您倒不必虑了。就请将宝铠给拿了出来，就得啦。”徐立说：“好。”可是那丁世凯竟答应不动身。普莲一看心中就猜了八九，遂说：“丁世凯你跟徐立是过命的交情，为甚么你竟答应不动身呢？”说着话用手一按刀把，眼珠一动，忙“噗”的一声，将灯吹了。云峰忙问道：“大哥为甚么吹灯啊？”普莲说：“人全都来啦，你们还不知道，房上瓦响哪。”此时徐立二人见他一吹灯，便长腰



纵出屋来。往四外一看，房上人全满啦。屋中普莲说：“二位贤弟，你们看如何？在那丁世凯一来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不是好意。叫你们动手，你们不肯。而今如何？”黄云峰说：“那没法子，只可杀他们吧。”三个人一边收拾，普莲说：“贤弟，我在此地被获遭擒，宝铠一入都，那何家口可就空啦。你们勾来我的二弟，到他们那里，务必杀他全家。然后给他挑亮子。”二人说：“是啦。”普莲拿好刀。伸手揪下帘子往外一蹿，房上瓦就打了下来；然后他站在院中，轧刀一站，四外人就下了房。

书中暗表：群雄在上三亩园店中等候。天已过午，鲁清说：“咱们别闲着，可以在院中过一过家伙。”大家说：“好吧。”说完各人拿兵刃，在院中走动半天。然后大家一齐拿好了自己的夜行衣包。出了店门，来到中三亩园西村外路北柳林。众人到了里面，各将衣包放下，耗到天黑。鲁清伸手探兜囊，取出白蜡捻儿粘在树上。大家一齐更换夜行衣。换好了之后。将灯熄灭带好。鲁清说：“诸位，今夜咱们可别叫三寇逃走。”大家说：“对，今夜就得拿住三人才好。”杜林说：“我得带着三将。”鲁清说：“你带哪三将呢？”杜林说：“我带水中蛇谢斌、独角蛟谢亮、水豹子石俊章。随我杜林明着看守徐家满门，暗中为是保护宝铠。”鲁清说：“就是吧。”大家这才一齐出了柳林。丁世安在前引路，鲁清杜林等跟随在后。进了西村口，鲁清当时派飞抓将云彪、赛昆仑小黄龙二人把守西村口。又派林贵林茂二人去把守东村口。然后大家一齐来到徐家门前。鲁清说：“你看守这个大门。”李文生点头。杜林说：“我可不管你们啦。”鲁清说：“你去吧。”杜林等四个人飞身上墙，往里而来。他们到了中院的东房上，双手扶脊长身往西屋观看。就见西屋点着灯，人影乱恍。杜林说：“你们三位听我吩咐：谢斌谢亮可以在



东房上不用动；石俊章您到北房上后坡等他，全拿着两块瓦，看着前坡。只要有人上来，不用管他是谁，就拿瓦打他。”三个人点头应允，各人埋伏好了。杜林这才拿出问路石来，向地上一摔，并无人声犬吠。他才下了房，到了屏风门里面南夹道。往地上一伏身，埋伏好了，伸手取出飞崩子十六块。

按下他们四个人不表。且说鲁清众人也跟着上了房。他在南房之上，鲁清等众人，全在南房上。此时三寇已然跳在当院。鲁清说：“大家可要小心了。何斌你可要拿普莲。”何斌说：“是。”丁银龙说声：“且慢！我与他有三江四海仇，今天非我拿他不可！”丁世安说道：“伯父，现在有我们弟兄在场，您就不用下去啦，待我拿他去。”说完跳下房去，摆刀上前在当场一站。普莲问道：“甚么人？”丁世安说：“你家三爷，姓丁双名世安，翠面熊的便是。”普莲往上一跟步，左手一镗右手刀就扎。南房上丁银龙就嚷道：“世安你可是一着不用让他。此贼特以可恨。”丁世安用刀往下一垂，翻腕子二次向他砍去，当时两个人杀在了一处。那边黄云峰抱刀过来说：“小辈丁世凯，你往那里走！”说着上前举刀就剁。世凯往旁一闪身，由腰中拉出十三节亮银鞭，还手一抽他，二人也打在了一处。那边黄段峰与徐立也杀在一处。徐立一时的不便，拉不出鞘来。头一个抹丘刀躲边，他往下一矮身，段峰立刀再砍，段峰的意思是打算砍他，那徐立用刀一轧他的刀，段峰用刀趁势也一磕他的刀，将刀滑出，跟着一刀，徐立再躲不及，就在后脊背划了一个血印子。东房上抱刀手宋锦就跳下来迎着段峰杀在一处。丁世吉蹿下来，一拉徐立，到了东房底下。南房上鲁清手中挽着刀，提着两块瓦看阵说道：“大家围吧。”众人一听，“忽啦”一声，当时将三寇围在当场。徐立一看三个贼人杀法甚是骁勇。正在此



时，忽听门外有人说道：“判官，你来开门来呀。”鲁清一听，忙问道：“门外是谁叫门呀？”李文生说：“玉蓝来啦。”鲁清忙到了前坡，往下问道：“石爷来啦吗？”下边答应道：“正是我呀。”书中暗表：石禄自从店中走后，来到外边问伙计道：“老肚子带着小棒槌一根，他们是从那边来的？”伙计说：“从东边来的。”石禄说：“好，那我往东去啦。”说完他竟自往东去了，伙计回报。刘荣问鲁清道：“石禄走，你怎么不拦他呀？倘若走丢了，那可怎么好哇？”鲁清说：“不要紧，走不丢了他。”

按下他们不表，且说石禄出了何家口的东村头。一直正东，来到了东头，石禄一看，只好下去吧。他也没脱衣服，就下去啦。到了东岸，上来一看，靴子里头水全满啦。说道：“喝！鸭子渴啦。”一边倒着，一边往前走去。抬头一看，天色西沉。石禄说：“了不得喽，白灯笼要灭啦。来人我打听打听道吧，不知判官在那里住啊。”眼前有一股大道，斜着向西南，他却往东走来。此时天已昏黑，正东来了一人。书中暗表：原来是个樵夫，扛着一条扁担，手中拿着斧子。石禄说：“站住吧小子。”打柴的一看，以为他是劫道的，遂说：“大太爷，我是打柴的，刚卖回来。家中还有一位老娘，等着我吃饭啦，并且还在病着。”石禄说：“你家中老娘病着啦？”打柴说：“对啦。”说着跪下。那石禄说：“我不跟你要钱，你拿钱回去给你的娘买吃食去吧。我为是跟你打听道儿。”打柴的站了起来问道：“大太爷，您打听哪里呀？”石禄说：“我们跟大何二何，上滩子打蜂子。后来那莲峰子挠鸭子啦，连铠儿也没啦，不知上那里去啦？今天老杜子带着小棒槌来啦，他们说峰子太岁上三花一个滚判官他们家去啦。这个判官，他上那里去啦？”那打柴的说：“您打听的是三亩园吧？”石禄说：“对啦。”那打柴的一想：我要告



诉他远，他一定叫我带他去，莫若告诉他不远吧。遂说：“大太爷，要不是我家中老娘病着，我送您去。您一直往北，不远就是。”石禄说：“小子，你先在我旁边站着，等一等。东边再来人，我问他，他要说也往那边去，你们就可全绷。要说往别处去，小子，你看。”说着拿出那把铲来，说道：“我全要你们的命。”打柴的一看：好家伙！铲子头赛过小□箕，拍上就得死。他们二人在此处等着，工夫不大，又从东来了一个老头。石禄说：“老排子，站住！”那老者忙站住啦，问道：“您是要钱呀，还是打听道儿呢？”石禄说：“我跟你打听道。”老者说：“但不知打听那里？”石禄说：“我们在店里，大家上了窝子，去拿峰子太岁。天黑啦，太岁拿着老王爷的铠挠了鸭子啦，也不知上哪啦。白灯笼还亮着的时候，来了老杜子小棒捶，小棒捶说的，上三个环一个滚判他们家去啦。这个地方在那里呀？”那打柴的站在他背后，抬手往北直指。老头儿不知怎么回事，后来明白啦。一定是叫我告诉他往北去。遂说：“你往北吧，就到啦。”石禄一听，先前那个人说是往北，他也说往北，这一定没错儿，那就往北吧。说道：“那么你们两个人去吧。”老头与打柴的二人往西而去不提。

这里石禄一直往正北，走到天黑，还没找到。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的说：“我错啦，为甚么不叫他们带我来呀？这真岂有此理。”说话之前，来到一片松林，进到里面，坐在地上倚着树睡着了。直到第二天，天光大亮，把他饿醒啦。正在此时，听见远处有小鼓声，正是卖馍的。（就是馒头）不由心中大喜。站起身来，出树林便大声喊叫，一边叫着，一边伸手去摸铲兜子里，是一文钱都没有。少时那个卖馒头的过来。石禄一看此人，身高六尺开外，一身蓝布衣裤。白袜青鞋，腰中系着一件围裙，挑着一对圆笼。过来放下，石



禄过去一看那圆笼里，满全是馒头火烧。他问道：“怎么卖呀？”那人道：“三个钱两个。”石禄说：“吃饭了多少钱呀？”那人道：“好办，反正你吃多少算多少钱。”石禄说：“好啦。”当时毛下腰去，伸手拿了两个，往嘴里就咬。”那人说：“你可慢着，别因为吃的急，再堵死一口子。”石禄也不理他，吃了个饭。吃完他问道：“我吃了多少钱？”那人说：“倒不多，一共才九百六十钱。”石禄说：“好，那么你随我到家中去取吧。”那人说：“多远呀？”石禄说：“不远，少时就到。”那人说：“可以。”当时盖好圆笼，便随着他一直往北而去。石禄走的太快，那人急啦，说道：“这个样的走还成吗？眼前就是村子，还不快走。”石禄说：“我不敢快走，怕你小子追不上。”那人说：“没关系，你快走我也追的上。”石禄说：“好，我快走。”说话之前，他一毛腰往北跑了下来，那人如何追的上。一边追一边喊：“好小子，别走哇，你敢情是骗子手哇。”石禄一走直到天色黄昏。南北一条大道，路西有一片松林。石禄进了林子，席地而坐，石禄的肚子又咕喽喽直叫唤。石禄说：“老肚哇，白灯笼着着，有卖馍的。白灯笼灭了，就没有卖馍的啦。老肚你再叫唤，我可要打你啦。”肚子仍然还是响，他急啦，抡圆了打三拳，打得肚子很疼。他说：“得啦，我不打你啦。”遂倚在树木上，一时心血来潮，竟自睡着了。

忽然南边来了十三辆镖车。人家一喊镖号，把他惊醒。心说：“好呀，来了卖吃食的啦，待我买点吃吧。”说完站起来，出了林子。一分双铲，大声说道：“卖甚么的呀？”伙计说：“我们这是喊镖荡子啦。”石禄说：“呕，我会晾凉了再吃。”伙计说：“黑汉闪开！让镖车过去。”石禄说：“不成，你必须放下。我吃完了你们再走。”伙计说：“朋友，你是合字吗？”石禄说：“我是石字的。”伙计说：“你乍入芦



苇？”石禄说：“这里没有苇，有树林。我就知道饿，别费话小子。”这伙计一听，正要往回来报。第二匹马来到，问道：“哥哥怎么样了？”这个伙计说：“你快回去禀报达官爷，就说前边有个浑字，把驮子给横啦。”那伙计一听，来到前边问道：“合字，你把你们瓢把子的万儿道上来。”石禄说：“我们瓢把子没万儿，竟是葫芦头。”伙计说：“你满口乱道。”石禄说：“你才满口里放炮呢。”那伙计一听，忙拨马往回跑，嘴辱哨子一响。正南的镖车，当时就打了盘啦，十辆镖站到了一处。那三辆车上满装好了他们的东西。北时押镖二老，下了马，甩大擎，勒绒绳，收拾俐落，捧军刃，来到当场。书中暗表：这二爷乃是十老中的二老。上前一，手捧护手双钩，来到当场。石禄一看过来一个有须子的，心中烦啦，说：“对面来的老排子。”老者说：“你叫甚么？”石禄说：“我姓走，叫走而大。大门大村，树林子没门，你进去不去？”那老者说：“你满口胡言乱道，趁早闪开！如若不然，你可知道我的双钩利害？”石禄说：“你非得把我钩趴下，我才躲开哪。”老者一听，气往上撞，往前进招。石禄说：“我就不要两个啦，我再要这个，你就上那边去啦。”说完将军刃扔到林中，见钩到双手抓住，往怀中就带。老者用力往后一掖，石禄往上一入步，使了一个裹合腿。老者往上一纵，稍微慢一点，被他脚给挂上。石禄往上一踢儿，那老者就来了个高掉儿。那边又来了一个老头，问道：“兄弟怎么样了？”这个老头说：“四弟你要小心了，这个小子扎手，他可是横练。”此人说：“是啦。”当时往前来战。石禄一看，又来了一个老头儿，手使一口锯齿刀。心说：你有锯拉我，我也不怕。见他刀向心口砍来，忙用脚尖一找地，往身边一转儿，真叫快。当时来到老者身后，由左脚勾住那老者的左脚，单掌打在背上，当时把老头打出一条线去，那老者就地



十八翻爬起，说声：“三哥，快传弩箭匣。”那六十名兵丁上前就把石禄围啦。石禄一看，说：“喝！小子！不给馒头饭，先给面条吃呀。小子那咱们就先尝尝吧。”说完他用手将鼻子跟耳朵眼堵好，往地上一蹲。二老叫人放弩箭。弩箭手立刻开匣放箭。石禄说：“你们看这个面条没完啦，小子！”此时大家箭放完了，正要向袋中取箭。石禄是真急啦，往起一站身，双手一分，弩箭满掉。往前一扑身，伸手捉住一个兵丁，两手一叫功夫，“吧碴”一声，当时打得万朵桃花，死于非命。那些人一看，忽拉后退，又立刻围上前去，抽兵刃要群殴。石禄也不示弱，拿兵刃相迎。忽听一声大喊：“且慢动手！不是外人，前边可是玉蓝吗？”石禄一听，有人叫出自己的小名来，一定不是外人。这才不敢动手。少时来了一匹，上骑一人，自己不认得。

原来此人乃是飞天豹神枪焦雄，焦雄自从店内回镖店，要拜客，很怕遇见石禄，知道他浑小子，甚么全不懂。他临行之时告诉镖行说：“老三老四，要是回来，千万别走，等我再说。因为他们不知外面的规矩，倘若有了舛错，自己弟兄们全不用混啦。”说完他就拜客去啦。他走后，多背长须尤昆凤、双翅飞熊穆得方二人回来。一看店中有镖车十辆，遂问道：“柳金平、柳玉平，你们快去把木匠打来，把匾下来。”二人说：“您为甚么下匾呀？”尤昆凤说：“咱们这镖行不做啦。”二人问：“为甚么不做了呢？”昆凤道：“咱们店中，几时摆着过镖车呀？这个买卖还怎么做呢？”当时旁边有个伙计姓李名四，外号叫拴对儿李四。那李四说道：“三爷四爷，据焦雄所说，要没有他，这个镖行立不住。”他二人一听，当时就火啦。说：“怎么着没有他不成，冲他这一句话，镖咱们走啦。”忙命人开饭，收拾一切。这才叫马子江与李四等一齐人。在十辆镖车以外，他们自己的拉东西车



三辆。下海擒龙马子燕、柳金平、柳玉平等，与一百三十名家将大家由店中起身，往下行走。那镖行十老，蒋兆熊一看，也不好管。他们全是兄弟，只可由他们去吧。在他们走后两天啦，焦雄才拜客回来，一看镖车走啦，急忙进到屋中。说道：“兄长，您没有执掌镖行之权，我们九个人，您谁也镇吓不住。”蒋兆熊低头不语。焦雄忙沐浴身体，然后参拜武圣人。烧香已毕，又来见蒋兆熊。说道：“兄长，我不是说过吗，如今刘荣把玉蓝请出来，在山东一带，捉拿普莲。他是混天地黑，任什么不懂。一个人走单了，遇见他，他有横练在身，任甚么不怕。倘若吃了亏，那时岂不摔了十老之牌。”蒋兆熊说：“那可怎么办呢？”焦雄说：“那只能我追下他们去吧。兄长在店中照看一切。”说完他便命人备马，挂好了大枪，离了店往下来了，连夜的往下赶。

这天未到济南地界。面前树林那边有哨子响，少时反哨子又响，焦雄就知道不好啦。他急忙催马往前跑来，就听见石禄喊道：“小子！你们一个也跑不了。这全包围啦。咱们是一巴掌一个。”焦雄连忙答言，说：“玉蓝，且慢动手。不是外人，全是自己人。”石禄一听，有人叫他小名，当时就不敢追他们了。尤昆凤、穆德方弟兄一看，悔不听兄长之言，如今真吃了苦子啦。少时焦雄来到，翻身下马。叫道：“玉蓝呀，怎么剩你一个人啦？”石禄说：“对啦，你是谁呀？”焦雄说：“你这孩子怎么忘啦，我是你二伯父。”石禄一听，想了起来。遂说道：“你是我二伯，常上我们家去。你养活的娇，对不对？”焦雄说：“对对！”石禄说：“你跟咱们爸爸有交情。”焦雄说：“你不用说啦，你为甚么一个人在此地呀？”石禄说：“只因太岁跑了后，我们回了店。来了老杜子，带着小棒锤，说太岁在三环一个滚判官家里。我一个人出来找判官，来到这里肚子饿啦，他们来啦，骑着马卖



馍。他们竟给我竹铁吃，我急啦，刚打死一个，你就来啦。”焦雄一听，心里不明白：甚么叫三环一个滚判官家里？遂问道：“那么你是饿啦？”石禄说：“对啦。”焦雄说：“三弟四弟，快取来干粮牛肉干。”当下有人从车上拿了下來。焦雄便命人快掌灯笼，往起捡弩箭，又叫人过去查看，是谁受了伤。灯光点上一看，那人头已碎，认不出来。又叫人翻他的衣襟，看出记名的白布条来。当地撕下白布条来，又把尸身埋好，立了个暗号。白布条带白，为的是将来给他家里，好叫他们每时来镖局取钱。这便是他们厚诚的地方。

书说当时，石禄问道：“二伯父，他们叫甚么呀？”焦雄说：“这是你三伯父尤昆凤，那是你四伯父穆德方。”石禄道：“呕，一个姓尤，一个姓穆。对不对？”焦雄说：“对啦。”石禄说：“给他们叫到一块儿就得啦，我管他们叫木头油儿。”焦雄一听：好吗，两个人叫木头油儿。只可如此吧。遂命人将灯光熄灭，收拾好了，便一齐来到了上三亩园，丁家老店。看见店门已关，焦雄纳了闷，便问道：“你们可喊镖荡子没有？”穆得方说：“喊啦。”焦雄说：“喊啦他们怎么不出来接镖车呀？要不然也许关了门喽。”说着上前叫门，里边曹三答言，将门开了。焦雄一问，曹三说：“您是不知道，他们诸位来了。那何家口的老少英雄，随我家五位全上中三亩园徐立家中，去捉拿普莲去啦。”石禄一听，过来一把将他揪住，说道：“小子，你带我找判官去！”焦雄说：“对啦，曹三，你带去，到了那里你就回来。”曹三答应，当时将他们带到了门首。石禄一看，说：“喝！花脑袋在这里啦。”李文生说：“对啦，玉蓝你来啦。”石禄说：“对啦。我来了。”当时上前叫门。房上鲁清听见是他的声音，忙过来一问。石禄说：“大清啊，你接着东西。”说着先把皮搭子扔了上来，然后上了房。问道：“那个是太岁呀？”鲁清用刀一



说：“那个就是，你看明白啦？”石禄说：“看明白啦。嘿！小子们，给我拿梯子呀，我好下去。”他一边说着，顺着瓦陇往下走。一个不留神，瓦坏了几块，把他摔了下去。头西脚东掉在地上，来回打滚儿。说了：“不得了！我的跨骨掉了。”来回翻滚，他往北翻身，左腿蜷着，往南翻身，是右腿蜷着。普莲一看，石禄摔在地上，扭腰岔气全是偶尔的事。如今他这一岔气，正是我们逃走的机会，又是我报仇的时候了。想到此处，遂说：“二位贤弟，你们可要见机作事，千万记住了我的话。”二人点头答应。普莲说完话，他一边动着手，就往东北退来。猛然跳出圈外，撒腿就奔石禄来啦。来到切近，说声“你归阴吧。”举刀就奔他心口砍来。石禄用了个蛇行纵，两手掌一按地，往北一翻身，躲过此刀。一伸右腿，便将普莲的左脚勾住，左脚一登使了个剪子腿，“克喳，”普莲的左腿就折了。当时刀就出了手啦，倒在地上，当时疼死过去啦。石禄长腰就纵过去了，大声喊道：“鲁清呀，太岁趴下了。”鲁清说：“赶快把他胳膊腿撅折了。”石禄说：“先别忙，等他缓来再说。”正说着普莲缓了过来说：“石禄哇，你快将你家大太爷一掌打死吧。”石禄说：“好吧。”说完扬掌就要往下打。那旁云龙说：“石爷且慢动，王爷要盗宝之寇，可要的紧。留着活口，千万别要他的命。”石禄这才不动手。鲁清跳下房来，说：“石禄哇，先把他四肢废了吧。”那普莲说：“云峰、段峰，你二人还不扯乎了。千万记住给你二哥送信，路过沿关渡口，见了我的朋友就说此事。好叫他们给我报仇。”二贼说声记住了，飞身上屏风的楼，要上后院斩杀徐立的满门。两足刚落到院内，就听见头上带着风，就打来了。云峰没敢抬头，急忙往旁一闪。不想后面的段峰没躲开，打在胸口之上，倒在地上，当时喷出一口鲜血来。云峰一揪他，两个人便飞上了



西房，逃走去了。按下不表。

且说石禄，走过先将普莲的胳膊腿一齐撅折了，众人将他捆上。鲁清说：“那位姓徐？”徐立当时向前，答道：“不才我就是。”丁世凯给介绍道：“鲁叔父这个便是我大拜兄徐立。”鲁清说：“好吧。宝铠在哪里？”徐立说：“在后院我娘的箱子里。”这时，普莲又缓过劲来，破口大骂。鲁清说：“先把口给他堵上。”李翠使用他的包头巾将他嘴给堵上。大家看守普莲。此时天尚未亮，鲁清说：“徐立呀，你去到后面，快将宝铠取出来。”徐立说：“是。”当时来到屏风门，用手一推，里面插关阡着。徐立忙纵上门楼，落在院中。忽见从黑影之中，跳出一人，横刀问道：“甚么人！快站住！”徐立忙问：“你是何人？”那人通了名姓说：“我是杜林，你是作甚么的？”徐立说：“我是本宅之人，姓徐名立，到后边来取宝铠来啦。”杜林说：“好，你看北房上。”徐立抬头一看，那北房上站着好几个人。杜林说：“谁叫你来拿的，你叫谁来取吧。这是尽其交友之道，一半保护宝铠，一半是保护你的家眷。”徐立一听，心中感念，连忙到了屏风门，拉开插关，来到外面，见了丁世凯。说着：“大弟，我谢谢你，你多分神了。里院还派好保护我全家的。”世凯说：“大哥，那不是我的主意，那是杜小爷的高见。我来您家一切的说说话行事，全是那位杜小爷教给的。”徐立一听，不由钦佩杜林，实在是高材。

少时一亮，大家将夜行衣换好。鲁清让徐立去到上房，请出宝铠。徐立答言，便来到里院。见了徐母，要出钥匙，開箱子取出宝铠。拿到外面，来到了西房。鲁清一看，这包袱是杏黄色的。大家上前，鲁清将包袱打开一看，原来是锁子连环甲，蓝汪汪的放光。鲁清说：“此铠可是真的，石爷还是你拿刀试试吧。”石禄说：“好。”遂伸手拿过何凯的刀，



向宝铠一砍，“当”的一声，一片火光。石禄举刀二次还要剁，鲁清说：“慢着吧！不用再试了。”石禄说：“王爷的铠可真结实。”鲁清便叫包好，让石禄背着。才又和徐立说：“徐立呀，如今贼铠一齐被获，你是认打认罚吧？现在看在你拜弟的面上，这才给你个道儿，由你挑。”徐立忙跪倒说道：“鲁爷，我认打怎讲？认罚怎说？”鲁清说：“你认打，那你可知道，贼咬一口，入骨三分。”徐立说：“那么我认罚呢？”鲁清说：“你认罚，预备二套车一辆、大菠萝一个、枕头一个、棉被褥各一床、小米一斗、瓦罐一个。”徐立连忙说：“我情愿认罚。”当时站起，出去将东西办齐。大家这才一齐动手，将普莲抬到菠萝之中，用棉被与他铺盖好了，又要过撑子来，将普莲的嘴撑开，用小夹子将舌头夹住。命谢斌谢春二人，各执军刃，在车的前沿，一边一个。车后边是水豹子石俊章跟何斌，也是各拿军刃保护着。鲁清又命玉、何凯、丁银龙、李文生四位，在上垂首保护车辆。下垂首是李翠、云龙、宋锦、赵庭。车辆后边是林贵、林茂、小黄龙云彪、鲁清。大家分派已定，从此起身。鲁清说：“世凯你先回去，把我们爷三个的马匹送到何家口去。”又叫：“徐立，你在家待候老娘，千万不要远去啦。忠臣孝子，人人可敬。”徐立说：“是。”徐母少时出来向大家致谢，众人还礼，便由此动身。

按下徐立丁世凯不提，且说众位英雄保护着贼铠，行在一片树林子前边，忽然听见树林子里一棒锣响。鲁清忙命“大家站住，预备好了。咱们大家千万别着急，他们既然有兵，就得有头儿，等他出来再说。”说完大家向前一看：就见那些兵卒全是月白布的裤褂，花布手巾勒头，青纱包扎腰，洒鞋蓝袜子，花布的裹腿，每人手中抱着一口砍刀，当时就把道路给横啦。又由林中出来二人，头一个身高九尺，



胸前厚，膀背宽，穿青挂皂，面如黑锅底，手中拿着一条泥金浑铁棍。那第二个，身高八尺，日字体五短的身材，往脸上看，面如姜黄，额头端正，粗眉阔目，大耳相衬，光头未戴帽，高挽牛心发卷，身穿蓝布袄，青布底衣。来到路中，一声高喊：“不怕王法不怕天，也要金银也要钱。东西物件全留下，闪出道路放回还。牙嘴半个说不字，一棍一个染黄泉！”石禄一抬手，车就站住啦。回头说：“荣儿，认得他们不认得？”刘荣说：“不认得。你过去可要活的，千万别弄死啦，也别叫他们流水。”书中暗表：原来刘荣认识他二人。此二人是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。所以叫石禄过去管教管教他二人，也就完啦。石禄拉出双铲，毛腰来到当场，分军刃问道：“小辈你们是莲花吗？”那使棍的说：“来者你是石禄吗？”石禄说：“不错呀小子！你怎么认识我呀？”那人说：“你那车上是差事吗？”石禄说：“不错，是差事。”那使棍的说：“石禄，你快将人车一齐留下，放你过去。如若不然，你可知道金棍的利害？”石禄说：“那太岁是我擒住的，你想甚么要哇？报通尔的名姓。”那人说：“姓董名相，人称金棍将。再问就是你家三太岁。”说着举棍就打，石禄忙往旁一闪。他又横棍一扫，石禄用双铲向他就劈。董相横棍一架，“咯愣”一响，石禄的右铲就将棍给咬住啦。左手铲往外一扫，说声“撒手！”董相双手拉棍，抹头要跑。石禄抬腿就将他踢倒了，举双铲过去要捆他。那个使鞭的上前就是一下子，听见后面带着风声到了，忙低头上前一步，一转身抬胳膊夹住他的鞭。飞起一腿，向那人踢来。那人往起一纵身，右禄收腿一站，容他双脚及地，翻身一百灵腿，竟将那人踢倒。石禄过去要抄他腿，后面的棍到，石禄忙往旁一闪，伸手抓住了他的胳膊。往左右一分，棍也撒了手啦。石禄正要再打他们，刘荣就走过来啦。那二人一见连忙跪倒行礼，



说：“刘大哥一向可好？小弟董相刘贵，给哥哥行礼。”刘荣说：“你们二人要反是怎么着？竟敢前来截差事。”刘贵说：“您不知道，只因我二人在夜间正在用功夫，有我给大哥的两个家人，前去报告。说石禄在我徐大哥家中拿普莲。那贼逃啦，他把徐立的胳膊撅折，要顶替普莲。因此我们前来截道。”刘荣说：“好浑的人啦，你们来看看。”便让二人过来一看车上，原来是普莲。刘荣说：“你们看见两个家人没有？”二人说：“没看见，我们出来他们已然走啦。”刘荣说：“可惜你二人没把两个家人拿住。你若是拿住，一定高官得做。那二人非是别人，乃是漏网的二寇。一个叫黄云峰，一个叫黄段峰。你们真是昏天地黑，也不打听明白了，就来截差事。胆子真是不小哇！这个罪跟普莲差不多。”二人连连说：“是。”

原来云峰段峰二贼逃出徐家寨的时候，路过刘家寨。云峰说：“咱们何不鼓动两个浑小子。”段峰说：“好。”当时二人来到刘贵的门前，拍拍一打门。里面仆人问：“外边甚么人？”云峰说：“我们是中三亩园，徐宅家人。”仆人问：“有甚么事吗？”云峰说：“只因石禄来到我们宅中来拿普莲，三人逃走。他拿我家主人，回头交差，把我主人捆在车辆之上啦。请二位员外，快去给搭救我家主人去吧。”说完他两个人，从此回了西川，勾兵报仇。后文书再表。如今且说，这个仆人听见了此话，急忙到了后院，见了单鞭刘贵、金棍董相，一说此话，他二人一闻此言，心中大怒。连忙传命鸣锣招集了庄兵，当时挑出二百名来，各人拿好了军刃，这才一齐来到中三亩园西边树林，暗中来等石禄，为是好救他拜兄徐立。天到巳时，他们来到，不想吃了石禄一个大亏。

鲁清上前解围，问道：“你二人在家作甚么啦？”刘贵说：“我二人已然退归林下啦，现在家治土务农。”鲁清说：



“莫若你二人趁此机会，快回去把家中安置齐备，跟随我等，保护差事。还可将功赎罪，如何？”二人连连点头答应。鲁清道：“八王爷要此差事太急，不容功夫。我们必须赶快的往京都去赶。咱们就那么办吧。”说完弟兄分手。那刘贵董相两个人，回到家中，安置已毕。各带军刃，骑马追到何家口，与大家会到一处。来到吉祥店门前，叫开店门。开了门，命人将大簸箩搭进店里，放到东屋。命人将小米熬成粥，放到罐里。又命车夫惊醒一点，得功夫给要犯灌一点粥，他拉撒全不用管，车夫答应。他们大家才来到上房，又命李翠、云龙，去到涟水县呈递公事。叫他们上济南府走公事，要来黄亭子一个，官兵五百人。“你随他们一齐入都，交铠交差事去，我们大家就在此听喜信了。”李翠、云龙一听此言，不由大惊，便设法请他众人同去。不知如何劝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四回 护贼铠众英雄入都 献奇能贤王府试艺

话说李翠、云龙二人。一听大家要不管往京中送，不由着急。连忙说道：“此事我二人可不成，务请您诸位也一同的随了去才好。就凭五百官兵，连我二人，出去过不了济南地界，就得损兵折将，丢铠，失差事。没有别的说的，您诸位得送人送到家，救人救到了。再者说那八主贤王，最好惜练武的。诸位到了王府，一定受优待。不用说有做官的希望，就说王爷各有赏赐吧，拿到家中，也可以夸耀亲友呢。还有一节，诸位到都京，见了我师哥李明，借诸位脸上，转求王爷，放出我二人的满门家眷。”鲁清说：“你们去，我可不去。李翠、云龙，你二人可把话听明白了，并不是我不愿意去，因为我与他素日不投缘。”李翠道：“鲁大哥，您可千万别那样的想。我在动身之时，我师哥还嘱咐过我，叫我见着您求您多加关照呢。如此看来，哪还有怀恨之意呢？”鲁清说：“好。那咱们诸位，都是谁去？”他这么一问，这个也说去，那个也说去。其中就有一个人，一声不言语。杜林一看，就是何玉一声不言语。遂问道：“你怎么不去呢？”何玉说：“杜林你有所不知，皆因中三亩园拿普莲，逃走了二寇。你准知道二寇在那里窝藏吗？倘若他看见咱们大家贼铠入了都啦，何家口无有能人啦，那时他们到了何家口，不用



说治死我一个人，要再连累上一个人，那时我就栽不起。”杜林一听，遂说：“那么您就不用去啦。”众人都要去。何斌看他爹爹不去，便说道：“爹爹，孩儿打算趁此次众位全入都的机会，我要到京都。头一样，可以看看景致；第二样呢，我可以到兴顺镖行里，面见我那十位老伯，前去问好。”何玉伸手拉了何斌的手腕，说道：“儿呀，众人全都入都交差。我见你不应当前去，只因逃走二寇，倘若他们去而复返，那时我一人，人单力孤，怎能抵挡？我出世以来与莲花门就为仇作对，再说自从你出世，那莲花门的人，在咱们爷两个刀下，跑了活命的，没有几人。”鲁清说：“大哥呀，我说一句备而不用我的话吧，倘若哥哥您有个一差二错的话，那时兄弟我聘请山东省的水旱两路英雄，一定给您报仇，将二寇与普铎的人头人心取出，祭奠於您。”何玉说：“好吧。”说着叫过何斌、谢斌、谢春等小弟兄五个人来，嘱咐道：“你们入都交宝铠。你李叔父要带着你们到银安殿，参见王驾千岁，你们可要多多的小心才好。叫抬头再抬头，千万别犯了规矩，那里是有尺寸的地方。再说鲁贤弟，你们也要多嘱咐那石禄。他又傻又怔，在那里，能要有个犯了忌讳，那时岂不是个麻烦。”鲁清说：“那是一定。当然王爷不能撵他。王爷要不撵他，他管王爷叫小子，那时你们大家可留神。王爷一听，就许把你们大家押了起来。”鲁清说：“何大哥，一来看那石锦龙，在江湖绿林所作所为，二来看他们石家的阴功德行，再者就是我们大家当时的运气啦。该有作官的德行呢，我们大家就可以在王府一切平安，不出什么舛错。”鲁清说完了，回头要让李明往上回禀。鲁清说：“你自管放心，我是见景生情，瞧事作事。”何玉说：“鲁兄弟，你们大家入都交宝铠，我一人在家，真透着孤单。大家都入都交宝铠，何斌你可千万的想着，到京都先到镖局子，见了你



那十位老伯。尤其见了王爷，王爷怎样留大家，你们也别多住，快回来为要。二寇赶奔西川，约来普铎群贼，他将群贼带入何家口，我一人怎能抵住，尤其你们在京住的日久，我一人在家，倘若我要死在群贼之手，恐怕你娘亲与你妹妹，死在群贼之手。老父放心不下。”鲁清说：“何大哥，您自管放心，别错过机会。家中无舛错，作为罢论。如有舛错，兄弟神前结拜，我鲁清尽了交友之道。遍请山东全省五路保镖，水旱达官，杀奔西川银花沟，擒来云峰段峰二寇。割头剜心给兄长祭奠。咱们大家到了京都，不用说作官，就是从王府得来点赏赐，咱们大家脸上也有光呀。”李翠与云龙这才忙问：“都是谁去？将大家名记下来，这是请来得宝铠之人。”何玉、何凯、丁银龙、李文生、林贵、林茂、黄龙、云彪、董相、宋锦、赵庭、杜锦、杜林、石禄、刘荣、徐立、丁世凯、鲁清，大家通通写齐。然后众人辞别何玉出店，围着差车乘跨坐骑。大家人等从何家口起身，赶奔京都。一路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，非止一日。一路无书。

这一天来到都京东门外。李翠说：“大家下马吧。”李翠、云龙在头前引路，进了东门，往南一拐，奔麒麟大街。众人来到十字街，车马通盘站住。李翠说：“鲁爷，您赶快把宝铠拿下来。”鲁清来到近前说：“石爷，把宝铠拿下来。”交与李翠，李翠说：“你们大家在此等候，我进王府。王爷要看盗宝之贼，再将普莲解至王府，王爷要是不看呢，将差事解往大理司。”李翠一抱拳，大家在此等候。当下李翠捧宝铠来到十字街路西八宝巷，一过王府东夹道，到王府以前，让听差人往里回禀，并说已将盗宝之贼拿回都京，宝铠请入王府。当差之人往里回禀，来到内回事处，回禀李明，李明转身形往外走。李翠来到面前，双膝跪倒，口尊：“大仁兄，我二人连贼带宝一律找回。您给往里回禀千岁。”李



明将宝铠接过来，回身往里便走。李明回禀王爷，王爷披挂整齐，衣帽齐楚，升坐银安殿。四十八名太监，站立两旁。李明来到虎头桌案以前，双膝跪倒，将宝铠放在桌案之上。李明说：“李翠、云龙领了王爷谕，寻找盗宝之寇，连贼带宝一律找回。”王爷闻听，转到面前，便撩衣跪倒，三拜九叩，拜见祖父宝铠。国礼已毕，将宝铠交与李明。王爷说：“李明，你将宝铠包裹打开。目睹眼见，确是祖父宝铠一件，将包袱包齐。”叫李明请入万佛殿。李明送宝回头，桌案以前旁边一站。王爷谕下“唤李翠、云龙上殿，本爵追回他人情形，本爵要问他二人从哪里将盗宝之寇捉来。”李明遵王谕，往外来到了内回事处。李明见李翠，李明说：“王爷的谕下，命你二人上殿。到了银安殿前，可要实话实说。”将头巾百宝囊军刃放下，大擎扭扣通盘扣上，随李明往里。李明带李翠来到了银安殿品级石前，李明靴尖一点地，李翠双膝跪倒，口尊：“王家千岁，现有奴才李翠，领爷的谕，寻找贼铠。将祖父的宝铠请回，盗宝之贼业已捉来。十字街候等您的谕下，您可以看看盗宝之寇。”王爷说：“李翠你在那里将盗宝之寇拿住？”李翠回禀：“在山东济南府涟水县。该管地面，有一座山寨，叫屯龙口打虎滩。山上有转动轮弦，武勇绝伦。处处有消息，各处有埋伏，此山寨坚固特甚，严密出奇。将山寨攻开，将贼人拿获，宝铠请来。”王爷说：“你二人攻山灭寇，将宝铠请来吗？”李翠回禀说：“我二人艺业浅薄，难以攻开。皆因有五路达官，行侠作义的宾朋，老少朋友协力相帮，助力我二人，看在王爷千岁面上，将山寨扫灭，处治土豪恶霸，清理地面。”王爷说：“他们都来了吗？”李翠说：“他们保护宝铠护底此贼，恐怕一路之上，逢山有寇，遇岭藏贼，将贼宝失去。恐怕有贼再将宝铠盗去，大家保护此宝，送入京都。云龙便随大家，在十字街前等候



您老人家谕下分派。”王爷说：“李翠领本爵之谕，将盗宝之贼送入大理司，按着国家法律治办；将老少达官，通盘带来。本爵不能亏负他人。”李翠说：“遵谕。”这才来到外面，够奔十字街。见了大家一说，便一同的将普莲送到大理司。来到门前，点明交与那里班头。当下有那里的当差之人，将簸箩搭了下来，抬到班房，收在狱中，按下不表。

且说李翠将这里事情办完，便将老少群雄带到王府。令当差之人将马匹接了过去，涮饮喂遛。李翠便叫人到内回禀。差人说：“是啦吧。”立刻到了里面一回禀，李明说声“有请。”连忙转身形往外，此时外边众人，也往里边瞧。看李明身高八尺开外，胸间厚膀背宽，面如姜黄，宝剑眉斜插入鬓，两眸子灼灼放光，额头端正。四字口，大耳相衬，头戴一顶卧龙冠，身穿一件绿缎色立蟒，腰横玉带，绛紫色官衣，粉底官靴。石禄问了银龙道：“老伯这个是谁？”银龙道：“这个李明，是你李叔父。”石禄说：“他是李明啊。”说完他就站住了。李翠云龙赶紧上前给介绍道：“列位呀，这位便是管家大人。”老少群雄一闻此言，忙上前大礼参见。口中说道：“管家大人在上，草民等拜见。”李明连忙用手相搀说道：“列位请起，这全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，快随咱家来。”说着话众人一同往里走，此时石禄叫道：“李明啊。”那李明一闻此言，回头一看，心中不愿意。府中除去王爷外，无论是谁也得称我为管家大人，今天何人大胆，敢叫我的名字？好大的口气呀！连忙问道：“甚么人叫我的名字？”丁银龙道：“贤弟不要怪罪於他，此子乃是圣手飞行石锦龙之次子，名唤石禄，乳名玉蓝。天生的浑拙猛怔，说话总是这样。”李明一闻此言，哈哈大笑。说道：“原来是我石二侄儿，那可不是外人。来吧，随我来呀！”当时大家一齐来到外回事处，认识的见礼，不认识的有人给引见。李明说：



“丁大哥，您可第一要嘱咐好了玉蓝，防备他冲撞了王驾千岁。那时连我李明全担架不起。”银龙说：“是啦。”李明这才进到里面，一面禀王爷。说道：“奴才已将那老少达官领到外回事处，敬候您的谕下。”王爷说：“好！你快去将他们全带了进去，待我看一看他们。”李明说声：“遵谕。”这才来到外边将众人带到银安殿，来参见王爷。走到半道上，银龙问道：“李贤弟，少时见王爷，有甚么规矩礼貌，可以先告诉我们。因为我们全是乔木之人，不知道王礼。”李明说：“是啦。你们大家不是已然军刃、百宝囊，早解下去啦吗？还得将帽子摘下，再把大擎的纽扣满全扣好。您多嘱咐石禄千万可别叫他说错了话，那时连我也担不了。”银龙说：“好啦，待我告诉他。”这才说：“石禄哇，少时咱们就见老王爷。”石禄说：“是老王八。”他这一句话，吓了家人一怔。杜林道：“石二哥，你要这样一说话，那老王爷当时就派去兵将，围上石家镇，进去竟找老太太。”石禄道：“找老太太做甚么呀？”杜林说：“问那个是石禄的老娘，拿来好一同问罪。”石禄一听就急啦，说道：“小棒捶，我先把您摔死吧！你别出主意啦。”银龙说：“石禄，我教你给一句话，见了王爷就说：“王爷在上，草民叩头。”这八个字总可行了，能记住不能？”石禄照样念了一遍说道：“我记住了。”李明说道：“还得杜大哥在前头吧，按着年岁咱们排一排。”当时前头是杜锦、丁银龙、何凯、刘荣、李文生，他们年岁长在前；其次是谢斌、谢亮、石俊章、何斌、杜林、鲁清、云彪、小黄龙、杜贵、杜茂、董相、刘贵；末后是石禄。大家排好了，这才随着李明往里面走来。

到了银安殿品级台前，李明令众人叩见。众人跪下，丁银龙说道：“老王爷在上，草民丁银龙等与王爷叩头。”王爷一闻此言，抬头一看，见他们众人跪了一片。真是老少俊



丑、高矮胖瘦全有。遂说：“你等大家抬起头来。”丁银龙道：“请示王驾千岁，我等大家有貌陋之人，或有言语不周之处，那时若是冲了王爷，草民等担架不起。”王爷说：“不要紧，你等尽管回话。有甚么不是，本爵是一概不怪罪你们。”丁银龙一闻此言，连忙叩头谢恩。大家一齐正起面来，王爷又问李翠云龙道：“你二人以及各达官，将盗宝之寇拿住，得回宝铠。是不是他们大家相助於你，得下宝铠与贼人？”李翠、云龙二人响头碰地，说道：“不错，正是他们众人相助於我，才将宝铠请回，把贼拿来。”王爷说：“那么你先将他们花名呈了上来，本爵一观。”李翠说：“是，不过内中有未来的，请王爷原谅。”王爷说：“不要紧，少时本爵按着名册子叫，来的主儿答言，没来的呢，当然就不便言语了。”李明这才传王爷的谕旨，说：“众位达官，王爷宽待大家。”众人谢恩，呈上花名册。王爷头一个叫“何玉。”丁银龙道：“回禀王爷，那何玉因为攻取山寨受了伤，因此不能前来。”王爷说：“李明领我之谕，赏何玉二百纹银。”众人一听，连忙替他谢赏。王爷往下又叫“何凯、丁银龙”，二人答应。又叫到徐立那里，丁银龙说：“回禀王爷，那徐立因为攻打山寨，身受了几处刀伤。他家又有老母，卧病在家，因此他也没来。恳请王爷开恩。”王爷说：“好，也赏他二百两银子。”王爷又接着往下叫，一直叫到了石禄，下面没人答言。王爷忙问：“此人来了没有？”丁银龙忙说道：“回禀王爷，那石禄是个浑人，浑拙猛怔，恐怕言语不周，冒犯王爷的虎驾。”王爷说：“那么他来了没有呢？”李明在旁回道：“来了，现在在外面。”王爷说：“好，叫他进来。本爵倒要看一看他。”李明说声“遵谕”，当时出来一看，原来石禄正在外面的门前头站着。竟看王爷的宅子，他在那里正指手画脚的说啦。他说：“少时王爷见喜，将这片房子赏给



我，我把他弄了回去。叫咱们老娘，也住一住王府。这够多好哇。”李明见他这样，又是气又是乐，听他如此，心中未免又笑啦。当下石禄问道：“李明啊，干甚么来啦小子？”李明说：“你叫我李明，我还不乐意。如今倒好，你又挂上一个小子啦。当初你父搭救过我满门，如今我只可看在你父的面上，一切不能跟你一般见识。而今老王爷，宣你上殿。你到了那里，看见我靴子尖一点地，千万的就跪下磕头。”石禄答应。李明说：“你随我来吧。”

当时将他领到银安殿前，李明靴子尖一点的，石禄一见，连忙跪下就磕头。口中说：“王爷在上，王爷的石禄给您磕头。”老王爷一见，心中暗喜。看此猛英雄，如同半截黑塔相仿。不由暗暗想道：看他这个像貌，我们爷两个还真有缘。他如果有造化，设有甚么缺，我一定保他。王爷说：“下面跪的是石禄？”石禄说：“正是王爷的石禄。”王爷说：“是谁将我的宝铠请回？”石禄说：“老王爷，石禄拿回来的宝铠。”王爷说：“那么是谁把盗宝之寇拿住的？”石禄说：“也是我把他拿住，我把他的胳膊腿全给撅折了。”说完他猛然站了起来，王爷不知怎么回事，就听他说：“老王爷您给个座吧。”王爷说：“好，那么李明啊，你快去给他搬个座来。容等武职官班中，有缺出，一定保举你当官。”当时石禄就坐在下垂首坐着。坐着好好的，忽然他又跪下了。说：“王爷的石禄给王爷叩头。”王爷说：“你为何又与本爵叩头哪？”石禄说：“不是先给老王爷谢座之恩吗？”说完他又坐在椅子上了，便问道：“王爷，那个莲那里的窗户上，有拉子大清他们全怕，石禄不怕。后来我给他们全拆啦，谁知那里有个坑儿，那里面全是埋伏。”王爷一听这套贫口，令人糊涂死，听不懂他话。遂问道：“他说的话，你可曾听明白了？”李明说：“我不知晓。”王爷忙往下问：“那一位叫大



清？”当是鲁清上前回禀，说：“草民名叫鲁清，是他管我叫大清。”王爷说：“呕，那么你知道他的言语吗？”鲁清说：“能知道他说的话。”王爷说：“那么他刚才说的是甚么呀？”鲁清道：“他说的是普莲山上的走线轮弦。若不是有石禄，我们还不易拿他呢。那石禄是整身童男。”王爷说：“你们大家免礼平身，排班站立两旁。”丁银龙说：“请求王爷，此时有您海量，我等谢恩啦。”那石禄在高座上一坐，笑道：“得啦，大小我有个坐位，却省得站着。你们大家全站着，王府旁边的人，也都站着。我跟王爷坐着。”

王爷说：“李明，这些老少达官，都有技艺吗？”李明忙回道：“他们大家全会点乡间的粗拳。”王爷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么叫他等在我面前跟左右人等，擦拳比武。待我观看。”李明说：“他们老少的达官，腰腿灵活，身体灵便。本府的健将，他们的腰腿迟慢，手脚不快。要跟他们擦拳比武，恐有一差二错，大家耽驾不起。”王爷说：“本爵不怪罪於他。”李明这才说：“老少的侠义，现下有王爷的谕下。一对一个与本府的健将擦拳比武，好与他老人家解闷。”丁银龙一闻此言，来到切近双膝跪倒，“请示王驾千岁，我们大家一对一个在银安殿前擦拳比武，与你老人家分忧解闷。”王爷说：“王明，你告诉他们，可以马上练来。”何斌一闻此言，忙上前跪倒，向上磕头道：“草民不敢与健将大人比武。因为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，倘若出了一招！”王爷说：“不要紧全有我啦，这叫试拳比武。”旁边杜林急了说：“何斌大哥，您在山东都是成了名的人，别管在哪里，您总也算是练武之人。自古道：学会文武艺，卖与帝王家；帝王家不用，货卖于施家；施家再不用，这才在外面，杀贼人灭恶霸，除暴安良。敬的是清官，搭救的是义夫烈妇、孝子忠良，偷富济贫，不留名姓，这是行侠作义。千万别艺高人胆大。为人不



可以貌相。何仁兄，不劳兄长嘱咐。您且看我杜林的吧。”

杜林来到当场，王爷说：“你们两下比试，只可点到而已，谁也不可伤人性命。”少时王府的健将也出来一人，杜林抬头一看，见来的这人身高九尺，胸前厚，膀背宽，汉壮魁梧，面色发青，扫帚眉，大环眼，鼻直口方大耳垂轮，头戴一顶卧龙冠，身穿一件绿缎色立蟒，腰横玉带，青中衣粉底官靴。这位健将，说话太语辣了，他说：“就像你这么一个小毛孩子，也敢在王爷台前说出比武来？”杜林道：“您且不用夸言，咱们看看谁成谁不成。”健将说：“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领。就是你们这一群小孤孩子，还有多大的能为吗？”杜林道：“咳，那可不一定，健将大人，你能不能报您的姓名？”健将说：“我姓曹名横，外号人称神拳太保。”说着话右拳打来。杜林忙往下一坐腰，来个铁板桥，往旁一闪身说道：“大人且慢，你打了我三拳，我可没还招。我有话说，这头一招，我是看在王驾千岁面上；这二一招，我是看在李翠云龙面上；这第三招，是你也在武圣人门前磕头。再动手你可要小心了哇。”那曹横那听那一套，往前一上步，双掌打来。杜林闪身躲开。曹横使了一个撮脚，奔杜林裆中踢来。杜林冷笑道：“大人您这一手，我就叫您输招。”那曹横道：“量你一个小孩子又有几何勇战。”杜林一听，心中暗想：这个地方，可是卖艺的地方，自己不可让步。想到此处，遂施展出来小巧之能，躲过此招，二人又打在了一处。杜林是得着空子，就拧一把，或是捏一把，打一掌的，倒好像老叟戏玩童一样。杜林笑道：“健将大人，以您这身量体格说吧，压也把我压死。不过是打不着我，也是空长那么个大个，无有用处。”曹横说：“谁不叫你长大个呢？”杜林道：“长那么大做甚么呀？也是多费几尺布，空大没用处。”曹横一听，心中大怒，抡拳打的更急啦。杜林道：“大人，我看



你脖子上那个包儿，长得不是地方，我给你打回吧。”这一回见他双拳使了个泰山压顶，打了下来，急忙往里一攒，头顶在小肚子之上，双手一推他两个磕膝，往后一扬儿。这下子曹横可乐大发了，双脚朝天，面朝下躺在地上，鼻子嘴全磕破啦。杜林连忙上前跪倒，口尊：“王驾千岁，您要多多的体谅草民，一时失手，请您开恩。”老王爷哈哈大笑，连说：“好好，你在疆场上动手，理当如此。孤家不怪罪就是。”

王爷又说：“那个再来比试？”当时何斌上前说道：“王爷在上，草民叫何斌。要在您驾前与健将大人走几招，不过是恐怕民子有那失手之处，打了健将大人，那时担架不起。”王爷说：“不要紧，你尽管练武来，我不怪罪就是。”何斌谢恩，下到殿来。又由那下首，下来一个健将，看此人身高七尺开外，细条条的身材，面白如玉，眉分八彩，目如郎星，头戴一顶卧龙冠，身穿一件绿缎色立蟒，腰横玉带，蓝纺丝的中衣，粉底官靴。何斌问道：“大人您贵姓高名？”那人说：“我姓钱名和，大家赠一美名，叫花拳太保。何义士您可多多的留神，我递招可慢，求你多让几拳，我就感念非浅了。我是那健将首领李翠、云龙二位的亲传。”说完之后，将袍子脱下，收拾俐落。那旁何斌心中暗想：人家已然对我说了客气话，那就不用对人家使黑手了，待我看他递的招如何。钱和上前进招，说了声：“何义士请。”双拳往下打来，何斌往下一坐腰；钱和又使了一个劈手掌，何斌急忙往后一退；他又施了凤凰单展翘，反过撩阴掌，何斌往前一进步，这个掌就打空啦。往里一裹腕子，打了个撮掌奔他右肋打来。钱和一见，用右手一挂他。何斌抽回来，双掌猛然打来。钱和使了个野马分鬃，往外一分他。何斌撤回双掌，就势就使了一个串心掌，打了进来。钱和急忙往左边一转身，



右手往上一撩，这名叫：“大金丝”。何斌这掌往上借劲使劲一走，一领他的眼神，左手进来，奔钱和的右边气眼一撮。钱和回身闪开，两个人就在大殿之前，打了个难解难分，不分上下。王爷看的眼花潦乱。石禄在旁说道：“这个小何，还不如小棒捶呢，打上没完啦。”说着双手往胸前一拍“吧”的一声。当时王爷用眼一看他，可没言语。此时何斌与钱和二人，在当场打了个平手。钱和使了个跨虎登山不用忙，绕步斜身逞刚强，上打葵花式，下踢抱马桩。喜鹊登枝沿边走，金鸡独立站中央。霸王举出千斤势，童子拜佛一柱香。何斌不慌不忙，一一闪过。寻个破破，使一个撮脚，可没奔裆去，左脚尖往里一点地，那钱和躲避不及。左腿洼子被他钩住，往上一撩儿，来了个斜身倒手按地，臊得钱和面红过耳。

王爷看着何斌心中喜爱，那何斌来到桌案前，他往前边走，那石禄就站起来啦，说：“小何你多麻烦呀，你竟敢欺负老王爷的健将。”说着往前一欺身，右掌奔他面门。何斌一见，心中暗想：我石大哥可是个浑小子。他掌法一到，我得额外留神。当时往下一矮腰。石禄看见他躲过了左掌，那右掌就跟上来啦。何斌一看，又往上一矮身。石禄往上一入步，说：“小子你别起来啦！”当时就把他按倒在银安殿上。王爷一见，忙说道：“本爵说石禄，你要轻手。”石禄一听，这才转身跪在桌案之前：“老王爷的石禄在。王爷呀，小何比我艺业浅薄，可是比您的左右健将大人，胜强多了。王爷的石禄能为可大多啦，我要跟您的健将比试比试玩。老王爷的石禄，要与王爷解解闷。”王爷说：“石禄，你有技艺在身？”石禄说：“老王爷的石禄技艺大啦。”王爷说：“石禄，你与健将插拳比武，与本爵解解闷。”石禄说：“您给几个健将。”王爷说：“你要几个呀？”石禄伸双掌，反覆四次，说



道：“我要这么这么些个。”老王爷不明白他这里数儿，说道：“石禄下殿去等着，待本爵赏你健将。”石禄一闻此言，纵身就出了殿。当时有何凯、李文生、丁银龙、刘荣、鲁清等，大家全都跪下啦。异口同音的说道：“请王驾千岁，不用石禄与健将大人比武。您别看我等与他们比武，有真真假假虚虚实实，他可不成。那石禄要跟他们比武，他掌中有千斤毅力，倘若有个失手，那健将就有性命之忧。”丁银龙说：“他的武艺，是我大弟的亲传。”王爷说：“你的大弟是何人？”丁银龙说：“乃是石锦龙的亲传。”王爷一听，心中喜悦。平常听李翠、云龙说过，知道他是侠客义士之子，能为武艺决对错不了。遂说道：“老少义士，一齐请起讲话。”众人谢过王驾千岁，一齐站起。王爷说：“鲁清你可知道石禄的言语？”鲁清说：“草民略知一二。”王爷说：“他跟本爵要几名健将？”鲁清说：“他跟您虎驾以前，讨四名健将。”王爷说：“好，本爵就赏他四名健将。”鲁清说：“左右的健将大人，与他比武千万得多留神。”说完到了下边说：“石禄，你在银安殿上与健将比武，可手下留情。就依照黄松林，初会五龙一个样，千万别把他们打睡了，千万别把他们打冒了水。”石禄说：“就照着哄五个泥鳅玩似的。”鲁清说：“对啦！”石禄说：“那么把他们打倒了，出气行不行呀？”鲁清说：“可别出大发了。”石禄说：“那么叫他们压擦成不成呢？”鲁清说：“那倒成。”石禄又问道：“老王爷给几个健将？”鲁清说：“老王爷赏你四个。”石禄说：“就赏四个呀，我要那些才给四个。”鲁清说：“你不会先把这四个弄倒了，再跟王爷要吗？”石禄说：“对。”说着话甩了大衣，用鹿筋绳一勒腰。鲁清来到王爷面前说道：“王爷，请您赏他健将吧。”王爷问道：“鲁清，他有那个技术吗？”鲁清说：“回禀王爷，四个健将不准将您喜爱的石禄打的倒。”王爷这才说：



“左右健将听真，你们下去与他比试，务必胜了，我要赏官加封。”左右的健将当时谢王爷。

两面出来四个人，将冠摘下，脱了袍，收拾紧衬俐落。有一个人说道：“咱们今天可以搭蜘蛛网。”这句话是跟李翠、云龙学的。在他们众人没来的时候，都以为各人的能为大，今天一见全都倒吸一口凉气。如今有四个胆大的人出来，到了当院，是四面，每面一个。石禄跳入当场，喝了一声：“小子，你们快动手呀！”前面之人飞身上前抬脚向石禄膝盖踢去。石禄大手一伸，一把拉住了他的脚踝，往怀中一带，前边这个健将就来了个翻身倒，摔倒在地。后面这个劈掌打来，石禄反臂又得住他的手腕，往前一拉，后头这个也趴下啦。石禄说：“小子你别起来，压擦擦吧。”当时拉过去，压在前头那个人的身上。左边这个往上一拥双掌打来，石禄往左一转，左手伸开，使了个切掌，奔他耳门子。那健将听见带风到啦，急忙一闪身。石禄使了个外百灵腿，就将他抽倒在地。东边那个拳到，石禄使了一个顺手牵羊，也趴下啦。老王爷看着他这四手功夫，全是单摆浮搁着真叫快。那石禄单腿打阡，说道：“回禀老王爷，您这些个健将，全不给他们饭吃吧。怎么没有劲呀？王爷您还得再赏四个吧。”王爷说：“左右的健将听真，你们每面下去四个人，要将石禄绳敷二臂，我重重的有赏。”当时一面下去四个人，全都收拾俐落。八个健将，当时将石禄围上啦。石禄说：“老王爷，您不是愿意看他们压落落吗，少时我全叫他们压到一处。”说着话，两下里就交起手来啦。他是见招使招，见势用势。他战四名健将的时候，还有时让招，如今与八个健将交手，可就不容了。见一招就还一招，这一来他们八个人，就如同搬不倒一个样。这个倒啦，那个起来；那个将起来，这个又倒啦。老王爷站了起来，手扶虎头桌案，往下观瞧。



看了半天，心中暗想：当年彭化龙，在我这里献艺。本爵赐他四名健将，那彭化龙都没把他们弄爬下。如今石禄把八个人打了个落花流水。此时石禄见王爷看他，他就不动手了。遂大声说道：“老王爷，您再赏八个人吧。”王爷一听，把脸往下一沉。说：“好一个胆大的石禄！你敢小瞧我的健将。现在东花厅有外国进贡来的一匹宝马，性情最烈，无人能备。今命你去备来。将马备上，就将那马赠与你。如备不上，我必要重办你这王八日的。”李明这么一听，吓得颜色更变，浑身立抖。鲁清在旁一看，见李明变颜变色的，知道要糟。那李明无法，只可说声“遵谕”。当时带着石禄要走。王爷说：“你们老少的侠义听真，少时石禄前去备马，那马的性情过劣，你们大家可以给他出个主意。命他将马备上，才好。”众人异口同音，说“谨遵王谕。”

大家这才离了银安殿。由李明带道，直向东跨院大花园子而来。众人到了东花园一看，那里有东房三间、南房五间、北房五间，全有廊子。北房窗户门，满是铁的。窗户是铁的，门前立了一根大铁棍，横锁在那里。鲁清问道：“此马可在里拴着吗？”李明说：“谁敢拴它呀。自从那马来到府中，是甚么样的好马贩子，全都备不上此马。还不用说别人啦，每月由王府拿月钱的就有十几个人，他们全都不敢上前。也有叫马给踢坏了的，也有被马给挤坏了的。他们很多的人，全都被了马的累。”鲁清他们一听，众人这才来到北房西间窗下。往里一看，就见那里窗户，是锁着啦。他们一推没推动，连忙摘下钥匙，开了锁。然后往里一推，才看见屋中，原来是五间一通连，地上马粪约有二尺深厚啦。屋中地上站着一匹高大的黑马，头至尾有一丈二，蹄至脊八尺，高七寸，小蹄碗，螳螂脖，龟屁股蛋，锥子把的耳朵，脑门上有一撮门鬃。此马是鬃尾乱乍，周身黑毛缎子相仿。李



明听人言，它是北口进来的宝马良驹，名叫踏雪一丈黑，又名卷毛狮子黑豸马。鲁清一看此马，来历不小，一定是匹宝马龙驹，烈性太大。遂对石禄说道：“石爷，这匹马比你那匹粉锭银鬃好的多。”石禄连忙上前瞧着。

有人传话，说是老王爷有谕，要亲身来瞧石禄备马。当下有人从东屋搭出一张金交椅来，安置好了。众人一齐来到银安殿，来请王爷，至东花厅观看。王爷这才转过桌案，随他们到了东花厅，落了座。四十八名健将分班站立。老少的达官，站在健将的身后。李明叫当差之人，将门开了，挪开立门铁棍。李明说：“石禄你可多要小心了，王爷亲自观看。此马龙性太大。”石禄说：“是啦吧。”说着来到门前，用力一推，没推动。他便搂住了料吊儿，双膀一较力的功夫，往里一推，这才将门推开。他便来到屋中，说：“老黑呀，王爷叫我拴你来啦。”那马见他进来。人有人言，兽有兽语，是灰灰乱叫，瞪着马目往对过来看，它心中所思，知道进来进个大个儿，准是要拴自己。那马焉得能够啊。那石禄伸手一领他们鬃，那马抬起前蹄，向石禄撮来。石禄忙往旁一闪，抡右拳遂打马左肋一下子。那马又是一叫，马心说：好黑大个，你敢打我！站起来刨石禄。石禄抡拳来砸这马，马一蹿就躲过去了。当时他在屋中，就跟马交起手来。此时老王爷在院中，听见屋中“噗咚噗咚”的山响，自己心中喜爱石禄，因此怕他被马碰了，有些不便。这才传话，叫李明告诉了石禄，说我有话，命他休息去吧。能备的上，就备。若是备不了，可也别备啦。外面官马圈中，有许多的宝马啦，任他自己去挑选。李明答言，来告诉石禄。石禄说：“好吧。我今天非备这匹马不可。”王爷说：“好哇！既然他要一死的备，叫他备罢。若备不好，我可要重办於他。”石禄一听，说：“大老黑，你可曾听见，快叫我擒住罢，少时王爷要怪



罪啦。”那马累得浑身是汗。石禄也是浑身见了汗啦。那马累乏了，撒了一泡尿。石禄一看，心中暗想：得啦，小子！你这可泄劲啦。待我骑上马。说着飞身纵起，便骑在马的身上。“你敢撞我，我可要啦你小子。”正说着那马真又撞来了，一下子把耳朵撞到石禄口中，被他咬下二寸多长来。那马疼的灰灰乱叫。石禄说：“小子！你不用叫唤！”遂施展鹰爪力重手法，才降住了此马。他一想：这个马耳朵缺少一块，少时王爷要问这个耳朵呢？一定怪罪我。想到此处，连忙毛腰拾起来，放到口中嚼了，咽入肚中。

将马牵出，右手挡住马的耳朵，开了门。牵出来说道：“王爷的石禄把马已然备了出来。”王爷说：“好！你将手挪开”。石禄无法，将手挪开了。王爷一看，忙问李明道：“他们进此马，是缺耳朵吗？”李明举目一看，说道：“王爷不是人家进来是缺耳朵。那是被石禄给咬掉了一个。您看他嘴角上还有血呢？”王爷见了问道：“石禄，你为甚么把马耳朵咬下去呀？”石禄道：“王爷的石禄在。”老王爷说：“你将那个耳朵快去找来，趁着它血热，还能黏的上。”石禄说：“找不着啦。”王爷说：“那里去啦？”石禄说：“被王爷的石禄吃了。”王爷一听，不但不怪，反倒哈哈大笑。说道：“你可称小野龙。”石禄一闻此言，急忙将缰绳搭在马脖子上，往前紧行几步，跪倒磕头。说：“谢谢王爷赠马贺号。”王爷说：“李明，你到后面快把乌牛皮鞍金嚼环拿来。”李明遵谕，少时带人将两物件取来，交与石禄。王爷说：“石禄哇。”石禄说：“王爷的石禄在。”王爷说：“你将鞍辮嚼环，满备齐了。在花厅一左一右，巡行一周，我看一看，好看不好看。”石禄答言：“是。”便将马的嚼环鞍辮通同备齐。王爷一看此马鞍辮鲜明，真是人高马大，令人看着好看。石禄一拍马脖子，说道：“老黑，王爷把你赏与我啦，叫你跟我一块玩。



多添料少添草，好好的给你预备吃食。明天我骑回家中，老娘看看，有多好哇。”王爷说：“石禄，你先骑上，本爵看一看。”石禄说：“是。王爷您看这个叫咬，那个耳丫子放到这里。”说着飞身上马，双足牢扎宝铁蹬内。坐在马身上，一拉掣手，马脑袋就扬起来了，与判官头一齐。王爷一瞧这个样式，还是真好看。石禄说：“老黑，你可慢慢的走，千万别在这里跑。一跑可就碰倒了众位，要把老王爷撞倒，回头可打咱们。”那马也真灵，真在花园中绕了三个圈儿，一点没撒欢儿。王爷说：“众位老少达官，这匹马乃是北国进来的。入本府就有八年了，那久指着马吃的主儿们都备不上此马。每月在本爵府内拿钱的主儿，也有个十位八位的，他们也全不行。”正说之间，石禄下了马，跪在王爷面前，说道：“老王爷您看好不好。”王爷说：“好！石禄哇，你使的是甚么军刃？”石禄道：“老王爷的石禄，是使一对短把追风铲。”王爷说：“李明把他军刃取来我看。”李明答应，到了外面回事处，把他那个皮搭子取了来，递与石禄。石禄伸手接了过来。王爷一看明露铲把，好像两根铁棍，鸭蛋粗细。遂说：“你将军刃摆在马身上，本爵看一看。”石禄忙将皮搭子搭在马的身上。王爷再看，搭子真白马真黑，另有一番景况。王爷说道：“今日大晚，你们下去吃饭去吧。明天早饭后，我要在银安殿前试艺。”大家一齐谢了王爷，退了出来。石禄说：“李明，你可以叫来些个人，叫他们把那马屋中的马粪，收拾好了，好叫马住。”李明忙命人去叫了五六个当差之人。石禄问道：“来了几个人？”当差之人说：“我们五个人。”石禄一听，伸手取出一把银子来，交与李明说道：“把这些银子全赏给他们吧。”李明接下过来，约有二十多两，便全给了他们五个人。那五个人谢了谢石禄。

当时大家一同到了外边回事处。李明说道：“列位老哥



哥兄弟们，我今天很替石禄提心吊胆。恐怕他有个言语不周，老王爷怪罪下来。谁知他们石氏门中，阴德不小，他也有造化。所以说了甚么话，王爷也不怪罪。诸位先在此等候。王爷不是说，叫诸位吃饭吧。待我进去求一求去，求下筵也别喜欢。求不下来，诸位可也别恼。”说着话他便走到后面。见王爷二次升银安殿，李明赶紧上前跪倒。问道：“天色已晚，王爷何为又二次升坐银安殿呢？”老王爷说：“你快去将他们一齐叫了来，待我重赏他们。”李明忙磕头说道：“奴才先替他们谢谢王爷。”王爷说：“我看他们老少侠义，全是清理地面之人，真令我心喜。”李明说：“是王爷的恩典。”说完站起身来到外面，见了众人说道：“列位老哥哥兄弟们，你们大家借着石禄傻小子的造化，王爷二次传见你们，另有重赏。”丁银龙说：“李贤弟，想那石锦龙、石锦凤、石锦彪，连那老四石锦彩，弟兄四人，一动一静，没有伤损阴功德行之处，才积得石禄上人见喜。”鲁清说：“诸位，少时咱们还是照方才见王爷一个样。”众人一听，忙将头巾摘啦，兵刃暗器，全都放下，又将大擎钮扣扣好，连忙收拾齐啦。丁银龙说：“石禄你在头里吧。”石禄说：“我不在头里。回头叫我老娘知道，又打我。”杜锦说：“杜林呀，你别瞧他呆呆傻傻，他很知道尊卑长大。”杜林说：“列位伯父、叔父、哥哥，我石大哥，他一来是家门的德行，二来是家规好，三来他时运来啦。不信咱们大家要是说了句错话，王爷能把咱们发啦。我二哥石禄，他说甚么话，王爷听着全是喜欢的。方才我在花厅前边，他备马的时候，你们诸位不留神，我早就留神看王爷的脸面。王爷看他连心眼都是乐的，有时回头一看我，又一点头。王爷不用说，我就猜透了。”鲁清说：“别费话，咱们随着管家大人见王爷便了。”

李明这才带领众人，来到银安殿。李明靴尖点地，众人



跪倒行礼。王爷说：“你等众人抬起头来。”丁银龙说：“谢王爷。”大家一正面，那石禄跪在众人之中，说道：“王爷的石禄，给老王爷磕头。”磕完了头，他站了起来。又给做了一揖，说道：“请王爷您赏座吧。”王爷一看，心中大为喜悦。说：“李明，快去给他看座。”李明当时取出一张椅子，放在下垂首。石禄二次跪倒磕头，又谢了老王爷赏座之恩。王爷说道：“如今本爵略有赏赐，王爷的石禄在外。上自老侠丁银龙，下至义士杜林，是每人三个尺头，两封纹银。每六位一桌筵席，外加海味。攻取山寨，拿盗宝之寇，是哪一位义士将石禄请出？”刘荣答言说：“王驾千岁，是草民刘荣把他请了出来。皆因众人攻取山寨不开，那里又有走线轮弦，石禄练得横功夫。因此草民将他请了出来，攻下山寨，拿贼得宝。”王爷问道：“他家中都有甚么人？”刘荣道：“他家中有他爹娘、三位叔父、还有他一位兄长。”王爷说：“他爹爹、他叔父，唤作何名？”刘荣说：“他爹名唤石锦龙，他叔父是石锦凤、石锦彩，亲弟兄三人，还有一位族叔石锦华，他兄长石芳。”王爷说：“他老娘是石门甚么氏？”刘荣说：“是石门马氏。”王爷说：“刘荣，本爵单赏给石禄一人一桌酒席，纹银五百。赏他青红赤白黑，黄蓝紫绿粉，十样尺头。我要打算留石禄在本府当差。”刘荣一闻此言，连忙是响头磕地。王爷又说道：“你将东西物件，带回他的家中，说明此意。就提本爵留他在府中当差，为是保护本爵。”刘荣说：“王驾千岁，您得赏我全脸，命我将他带回家中，叫他母子见面，然后我必将他带回。”王爷说：“好吧，你们暂且到外面吃酒去吧。明日早朝后，叫他在银安殿前试艺。”刘荣叩头谢恩。他便退了出来，向丁银龙说过此事。银龙道：“王爷明天早晨叫石禄在银安殿试艺，可是那时王爷要是留他呢，那时咱们还能抗谕吗？不料到了那个时候，咱们



也可以大家跪地哀求。谁叫贤弟你在马氏面前夸下海口啦，怎么样也得把他带回去才好。”刘荣说：“是呀。那就求诸位帮助我吧。”说完大家用酒用饭，安息睡觉。一夜无书。

第二日天明，王爷上朝。当时殿台官出言，说：“文武爱卿，有本早奏，无事散朝。”老王爷急忙跪爬半步，说道：“臣赵堃有本启奏。”殿台官忙命奏上来。老王爷说：“只因有贼夜入王府，盗走祖上宝铠。有民子石禄，得贼铠入都交纳。请圣上重赏石禄。他武艺超群，与圣上清理地面。”圣天子说：“皇叔可以代朕赏赐，外州府县若有缺即行补他。”王爷叩头谢恩，此时卷帘散朝。王爷出朝回归王府，来到银安殿前，王爷下了小轿。李明在旁侍候着，看王爷喜形於色。少时王爷升坐银安殿，四十八名健将站立两旁。王爷说道：“李明呀，本爵我不能亏负石禄。圣上已然有旨意，那石禄是外州府县有缺即补。”李明一听，心中大喜，忙替石禄先行谢恩。王爷当时命他传谕，命石禄大家人等一同入内。李明答言，来到外面，对大家一说。鲁清说：“列位还按照上次，务必整齐才好。”当时大家穿戴起来。丁银龙说：“石禄你先将搭子备好。王爷叫拿军刃，再拿进去。不叫拿的时候，可别拿。”石禄说：“是。列位叔父伯父，我若有不到之处，请您多加指教。”鲁清一听，心中纳闷：他怎么会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啦。从此看来，他还是不傻。遂问道：“石禄，这几句话，是谁教给你的？”石禄道：“没人教给我。”众人一听，纷纷的议论。知道他时运来啦，将来决可改换门庭，一定可以做个一官半职的。李明遂将大家带到银安殿，大众跪倒行礼，丁银龙说：“王驾千岁在上，民子丁银龙等，与王爷叩头。”老王爷说道：“老少的侠义，免礼平身。”众人谢恩站起。石禄来民乐业，传至太宗。说道：“老王爷在上，王爷的石禄，与王爷叩头。”王爷说：“石禄呀，



免礼平身。你在殿前试艺双铲，与本爵解闷。”石禄答应。当时传谕，有该差之人，出去将白皮褙子拿了进来。石禄说：“王爷的石禄，必然将大擎脱去，才能试艺。”王爷说：“好吧，你就将大衣宽了吧。”石禄闻言，便将大擎脱下摺好，早有该差之人接过去。石禄收拾齐备，从差人手中接过双铲，这才施展绝艺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五回 姜文龙奉命接姐 何家口恶贼行凶

话说石禄伸手接过双铲，来到当场舞动起来。有诗为证：双铲一对上下分，挨帮挤靠去赢人。流星赶月朝前走，四面翻飞护自身。他施展起来。老王爷一看，只见他使得嗡嗡风响。石禄是家传的武艺，奥妙无穷。当年石锦龙少年时候，掌中一对双铲，压倒天下英雄。那时左云鹏贺号，人称“圣手飞行”。这才传给石禄，他自己换棱角式的兵刃。上下各有一个尖，外有护手，头前尖上有个倒须钩，为是挂着五节鞭，暗藏半套点穴。此事不提。且说石禄练完了双铲，站在殿前。他气不涌出，面不更色。王爷说：“石禄，你放下铲，打一趟拳，与本爵解闷。”石禄说：“遵谕。”当时将双铲收好，打了一趟罗汉拳，八八六十四手。往那里一站，是站如松，蹲如弓，走如风。石禄双手一伸如掌，当时施展出来小巧之能。拳如流星腿如钻，腰如蛇行眼如电，往前一蹿一丈五六，往后一退有八九尺，往左闪身有六七尺，往右一蹿也有八九尺，往上一跳也有一丈二三，往下脸皮能擦地皮走。老王爷双眼全看花啦。当时一干老少英雄，以及站殿健将，全都看怔啦。石禄收住了拳脚式，来到虎头桌案以前，说道：“老王爷的石禄，我已将拳脚练完了。”王爷说：“好！”遂叫道：“刘义士。”刘荣赶紧答言说：“子民在。”王



爷说：“你将石禄带回他家，令他母子相逢见面。与马氏说明，本爵今天上朝，将你大家请回宝铠之事奏明。圣上旨下外州府县有缺即补。各人每人五十两纹银，做为路费。”众人闻言，一齐谢恩。王爷又说：“你们众人出去沐浴去吧，叫人包下一个堂子。你等大家在本府多盘桓几日，再走不迟。”大家道谢。

当时下来，到了外面。李明便出去，找了一家干净堂子，贴了官座。众人是吃喝完了一散逛，倒也逍遥自在。何斌说：“列位伯父、叔父、哥哥、兄弟，咱们何不趁着有功夫，前往兴顺镖行看看去呢？”众人说：“好。”当时一齐来到兴顺镖行。那马家弟兄，正在门前站立。登山伏虎马子登，下海擒龙马子燕，镖行水面的两个伙计。旱面的还有两个伙计，是柳金平、柳银平。马子登忙命马子燕：“赶快进去报告十位达官，就说镖行众位老少英雄驾到。”子燕答应，到了里面向十位达官一说。当时蒋兆雄等，一齐迎了出来。到了门外见了众人，说道：“列位哥哥兄弟，我蒋兆雄正要到王府看望大家。”将众人让到里边。认识的见礼，不认识的主儿，自有人引见施礼。其中鲁清杜林二人，偷看十老脸面，变颜变色，气色不正。爷俩坐在旁边。杜林说：“鲁叔父。我看十位老伯，脸色更改。不知内中有甚么细情？”鲁清说：“咱们暂且听一听再作道理。”少时那蒋兆雄向丁银龙道：“丁大哥，我听镖行回来的伙计说，您大家在中三亩园拿普莲，三寇与铠一齐入都。”银龙道：“逃走二寇，只有一贼入都。”蒋兆雄说：“那就遥遥相对啦，昨夜内镖店满都没睡觉。”银龙说：“为甚么呀？”蒋兆雄说：“昨夜查完了账，我们正在睡觉。”说到此处，不由咳了一声，眼泪在眼圈中。又继续地说道：“我那把弟何玉来啦，浑身是血。他向我说：‘大哥呀，你必须替我报仇，杀奔西川。因为中三亩园拿普



莲，逃走二寇。谁知他等去而复返，我人单势孤，所以遭不测。请兄长务必替我报仇才好。那二弟与您侄男，随同入都，家中无人。’说到这里，他回身就走。我上前一把没拉住，连茶盘子全都碰在地上啦。当时将我惊醒，我们全都醒啦。”说到这里，向何凯与何斌道：“二弟，人家解送贼寇，你们爷两个作甚么来？即或作个一官半职的，也不如在外保镖好哇。为人只要一作官，就容易有大凶大险。你可知树大招风，官大有险。”孙立章道：“哥哥不过有这么一想，他们以为由王府得出一点东西来，不是一种脸面吗？”蒋兆熊说：“老五你那里知道，得出东西来好呢，可还是家中没有大凶大险好呢？再者说，不会将花名写好，交给李翠、云龙，拿回王府？那王爷不会亏负大家，由王爷赏下镖行的旗子来，那时咱们有多大的脸面呢？而今依我之见，你们大家千万别在此处玩耍啦，趁早回去吧。我弟兄十人随后就到。不是别的，我听他说的那一话，我是放心不下。”杜林道：“蒋老伯，我那何大伯说了句甚么话？”蒋兆雄说：“他说今生今世，已无话可说啦。这一句真是不良之兆。你们就赶快的回何家口吧，我等随后也到何家口。与其有事没事，我们年岁已高，说一句话是少一句啦。你们也赶紧走吧，我越瞧你们，我心中越不痛快。”大家一听，心中也是挂心，当时众人出了镖店，回奔王府。

到了外回事处，天色已晚。掌上灯光，摆上酒席。何斌与大家斟酒，到了自己的酒杯，刚一倒上，那酒在杯中竟滴溜溜乱转。何斌忙向大家一摆手，众人不知何事。鲁清挨着他坐，忙问他何事。何斌用手一指酒杯，鲁清看明。一看自己杯中，是昂然不动自己忙取出银针一试，并没有毒，不免纳闷。此时石禄在那边，忽然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大何，你别走呀！快来喝杯。”鲁清说：“石禄，我看见他啦吗？”石



禄说：“看见啦。他冲我一指脖子，那里有苦水儿。然后回头就走啦，并没进来。”大家一听全都怔啦。何凯、何斌、石俊章等，爷几个不由得一惊。何凯说：“何斌你把酒杯拿过来我看。”何斌当时送到他面前。何凯用手挡着灯光，细看杯中。那酒花真是团团的转。那边石禄嚷道：“峰子你拿冰钻打了大何，小子你往那里跑。”鲁清道：“你看见了吗？”石禄说：“看见啦。分明他脖子上有血口吗。”何凯听见，酒杯落地，摔得粉碎。杜林道：“呕！这可是不祥之兆。”何斌一听此言“噗咚”一声，就死过去啦。大家忙上前撮叫，人声喧哗。里面的李明可就听见了，连忙出来，到了外回事处。说道：“你们众人千万的别吵啦。不是别的，王爷这次赏赐大家，完全是一种体恤。那石禄是上人见喜，所以优待你们，可也要慎重才好，也别这个样的吵嚷啊。倘若王爷怪罪下来，那时何人担待呢？”丁银龙道：“管家大人不知，他是有这么一件事。”说着便将经过详细说了一遍。李明一听也怔啦，遂说：“那么叫石禄走，必须明晨他见王爷，必须如此如此说才好。”众人一听很对。当时众人也不得吃啦，酒席撤下。李明回转内回事处，他们这里张罗明日动身。鲁清道：“明天你见了王爷，必须要这样的说。要不然王爷不叫走。”石禄说：“不叫谁走哇？”鲁清道：“我们全走，不叫你走。”石禄说：“我还找峰子去呢。他拿冰钻把大何咬啦！大何是我养活的。他跟我爹常在一起。”鲁清说：“是啊，你得给他报仇。千万记下啦，必须这样说。我们就可以一同走啦。”当下计议好了，大家安歇。一夜无书。

次日天明，王爷下早朝回头。轿子落平，王爷下了大轿。李明便将大家告假之事，对王爷细说一遍。王爷点头，轿子搭到一旁。王爷升了银安殿，当时传谕，他命众人一齐上殿。李明说声“遵谕。”这才来到外回事处，说道：“鲁



清。王爷谕下命你们大家上殿回话。”鲁清说：“列位，还是照样的收拾吧。”众人答应，这才通盘收拾齐啦。鲁清道：“石禄你可记住了那些话，好回禀王爷。”石禄说：“是啦，我记住了。”鲁清又说道：“丁大哥，少时还是您一个人回话。刘大哥，王爷若不叫石禄走，您可以这么这么的一说，王爷自然就许可啦。”刘荣点头。众人这才一齐来到银安殿，跪倒行礼。王爷命大家抬起头来，说道：“适才本爵上殿，听李明所提，你们大家与本爵告假，所为那般？”丁银龙回答道：“王爷有所不知。皆因拜弟何玉出头聘请山东各达官，捉拿普莲。不想当场逃走了黄云峰、黄段峰，我等众人押寇入都，那何家口能人特少。恐怕二寇勾结同党，前去报仇。昨夜晚饭，又有摔杯之兆，这实在是凶多吉少。子民放心不下，因此向王爷驾前告假。回去望看。”王爷说：“你们大家免礼平身。”大家站起。王爷心中暗想：那何玉一来为铠，二来为救李翠、云龙，才出头协力相助。如今贼铠入都，难免漏网之贼，前去报仇。这时石禄双膝跪倒，口中说：“王爷在上，老王爷的石禄与王爷叩头。昨夜晚间，在外边睡觉，我老娘叫我来啦。我回家问一问我老娘，我在府内当差，我老娘要叫我来，我在您驾前当差。我老娘要不叫我来，等我老娘一死，我必定上王府来当差。王爷的石禄与您叩头啦。”王爷说：“刘达官。”刘荣上前跪倒说道：“请示王爷驾千岁，有何谕下？”王爷说：“本爵的石禄，他回家看望他娘亲。你可以替我告知马氏，就说本爵提拔石禄，外州府县有缺即补。”刘荣点头遵谕，叩头致谢说：“王爷您赏我们大家全脸。”王爷当时又赏给每人纹银二百。王爷说道：“刘达官，你对马氏说好，石禄在王府等候实缺。倘若金阙宝殿以前。若有缺，那时哪里去找石禄？”刘荣说：“王家千岁，到那时如有缺时，请您谕下，派人到济南府涟水县，东门外



何家口，中街祥平店，与我大家付一信。我必与您找来石禄。”王爷道：“若是府中有事，要找你们众人呢？可上那里去找？”刘荣说：“王爷也可以叫人到祥平店，一说便能通知我们。”王爷说：“那店里东家与掌柜系何人呢？”刘荣道：“那是草民的盟兄何凯所开。”王爷说：“那就是啦。”又问石禄道：“石禄你愿意在本府当差不愿意呢？”石禄道：“王爷的石禄，愿意在王府。我想见一见老娘，说是这红的是老王爷给的，那银子也是王爷给的。老王爷爱石禄，我给你叩头。回家见我老娘，我告诉此事。叫我来我就来。不叫我来时，只好容我老娘死后，我再来与老王爷说话。”王爷一听，心中暗想：石禄虽然呆呆傻傻，此人是孝格天，令人可喜。当时赏了他与刘荣盘费五百。王爷说：“李明，本爵赏他们大家平安酒席一桌，令他们平安到家。”大家一听，连忙跪倒行礼，致谢王爷。石禄也跪倒行礼，叩谢王爷赠马贺号赏银子。

大家人等然后随着李明，一齐往外走，来到外回事处。李明打发人到了十字街，字号是“双寨永”酒楼。要来上等酒席四桌。石禄自己点一桌，大家吃那三桌。杜林说道：“大伯父，瞧起来不在人长得怎样。您说我与我鲁大叔父，论口才、论心功，哪一样不比他强呢？不过他的造化大，那王爷只是喜欢他。”这边李明对刘荣说道：“刘大哥，你要到了石家镇见了我那兄嫂，给带去口信，问他老夫妇好，就说我在府中很忙，不得分身前去拜见。我那兄长对我实有救命之恩。”刘荣点头答应。李明又说：“列位哥哥兄弟，以后无论那一位有事，尽管前来找我。我在王爷驾前说一不二。自有相当的帮助。何二哥到家中，如无有事，那是大家之福。倘有何事，赶快给我来信，我自能帮助一切。”众人说：“是。那是一定拜求大人的。”鲁清说：“管家大人，我们还



有一件要紧的事，拜求於您。”李明问甚么事。鲁清说：“我们大家要请您代为禀报王爷。如今贼铠已入都，那李翠、云龙他二人的家眷呢，仍在南牢，务必请放出来才好。”李明说：“你们大家在此等候，待我再往里回禀，就说石禄求见。”又向石禄说道：“石大哥，少时上殿，你给李翠云龙他二人去求情。请王爷将他二人的家眷，放出南牢。”石禄说：“杜林呀，我跟老王爷去说，老王爷就得赏咱们全脸？”杜林道：“那是当然。你要到上面，必须这么这么去说，自然能成。”石禄点头答应。李明这才往里回话去了。鲁清道：“李翠、云龙，这王府的饭可不是你们二人吃的，这是仗着石禄的面子。容等出了南牢，那时你可以回禀，就说你老娘惊吓失魂，卧床不起，赶快回蒲江县原籍，千万别在王府当差啦。”李翠二人一听，说道：“鲁大哥。想当年我二人入府当差，也算是一侥幸。”鲁清说：“不然，那也是你们的运气。不过有一节，你等弟兄艺业浅簿，打出来这么一拿普莲，外头名闻很大。倘若以后贼人再来王府，有意外的行为时，那时恐怕你二人全家性命难保。”李翠云龙连忙说声“是。我二人自然辞退。”他们这里说闲话。那李明来说：“王爷有谕，令石禄银安殿相见。”石禄说声“遵谕。”便随他来到了里面，到了银安殿，石禄跪倒行礼，说：“老王爷在上，王爷的石禄与老王爷叩头。”王爷说：“石禄，你见本爵，有甚么事呢？”石禄说：“贼宝入都，您得开恩。您将李翠云龙他二人的家眷，给放了出来呀，别在里头收存。”王爷说：“石禄，不用你惦念此事。你们大家就走吧，你们走后，本爵一定将他二人的家眷放了出来。”石禄道：“老王爷，那李翠的老娘，就如同我的老娘。放出来之后，老王爷的石禄，那时回家看完老娘，我就回来。老王爷要是不放，我就不回来啦。”说完磕头。王爷一看，心中甚喜。知道他心中实诚，



作事认真。说道：“石禄啊，你起来吧。本爵已然赏你全脸，提出他二人的家眷。”石禄说：“那么老王爷给他那块谕呀，要不给，王爷的石禄跪死也不起来。”王爷道：“你先起来落坐讲话。”石禄说：“您把那块谕给李明，我就起来。”王爷一看，他为朋友就能这样的努力，其情可怜。当时下谕，命李明传谕南牢，将李翠、云龙的家眷放出，无他等之罪。石禄说：“王爷，我得随李明前去，看一看我那大娘，”王爷说：“好。李明你就带他去，前往探牢。”李明遵谕，这才带着石禄离了王府，来到了三法司。叫石禄在外回事处相候，他一个持谕来见牢头。当时便开了南牢，将他婆媳三人放了出来。问道：“大娘。他们可曾与您气受？”李母说：“并未与我气受。待我如同李翠待我一样，这也是管家大人托付之意。”李明当时便雇来一辆车，将他们送回三元店。李明回到王府，来到外回事处，对大家说明。鲁清道：“李翠、云龙，你二人跟着石禄与管家大人，见了王爷必须要如此如此的一提，才好。”二人点头。

当时跪倒行礼。李明说：“回禀王爷，奴才领了王爷的谕，去到南牢，放出李翠云龙的家眷。”那李翠道：“王爷在上，奴才李翠云龙叩谢您天高地厚之恩，放出我的家眷。可是奴才的老娘，是惊吓失魂，卧床不起。惦念山东青州府蒲江县，故土原籍。请示王驾千岁，您开天高地厚恩，放我送回我老娘，或好或歹，那时再回府当差。”石禄在旁说道：“李翠云龙，你二人盘费若是缺少，可以说明。”李翠说：“回禀王爷，奴才的盘费，是分文无有。”王爷说：“好。本爵赏你纹银五百，作为盘费，送你娘亲回籍。在家好好的伺候你娘。容等日后将你娘送终，那时再来本府当差。”又叫道：“石禄。”石禄说：“王爷的石禄在。”王爷说：“本爵再赐你纹银五百。”石禄说：“王爷您别给啦，王爷的石禄还有



钱啦。您再给，您再给，那银子太多啦。”王爷一听，他为人宽洪量大。日后倘若镇守那个海关海口，一定是公正无私。此人是侠肝义胆。遂说道：“石禄哇，你要回家望看你老娘，可要急速回来。朝中有旨，你是有缺即补。”石禄说：“老王爷的石禄遵谕。”王爷说：“李明，本爵赏他白银五百。”石禄说：“王爷的石禄，谢过了王爷。给了钱，又给钱。您的钱多啦，全没地方花去，都给王爷的石禄啦。我到家说去，老王爷爱我，说老王爷，我老娘也爱我。”王爷说：“是啦。你就家去吧。”那李明在一旁看着，知道王爷是恋恋的不舍石禄。自己心中暗想：我入府当差一十四载，王爷都没对我如此。不想石禄，与王爷有缘，再说也是他的福分造化，那可是人都比不了。想到此处，这才将他三人带了出来。见了刘荣，便将王爷所说的话，对他一提。刘荣点头。鲁清说：“李翠、云龙，我罚徐立那一套大车，送给你啦。你省得雇车啦。”当时命差人，出去传话把那辆大车套好，赶到三元店。李翠二人当时谢过了鲁清。又说道：“诸位哥哥兄弟替我二人舍死忘生，捉命普莲。如今贼铠已入都，我家眷也出了险地，实在令我们感激列位的恩德。我弟兄行礼致谢了。”说着施礼。鲁清道：“你二人不用客气啦。不过归途上进了山东地面，你们多要留神。夜间可以分出前后夜来，小心在意，千万记在心中。”李翠云龙二人谨遵台命，领车辆走。暂且不提，日后正北大连口二次出世再表。

如今且说丁银龙等众人，早有人将他们马匹备好。鲁清说：“管家大人，草民等跟您告假了。回头在王爷驾前，多给美言几句。”李明道：“不用列位嘱咐，请登程吧。”大家通场出来。石禄一看各人全有马，唯独自己的马没有。忙问道：“李明啊，怎么大家的马全在这里，怎么我那匹老黑没有哇？”当时有当差的说道：“管家大人，是人的马全能备，



惟独王爷中的那匹黑马，是人也不能切近於它，它是连踢带咬。自好请石爷自己去备吧。”李明说：“石禄啊，那匹大老黑必须你亲身去备，别人不敢动。那匹马是老王爷给你啦，谁备它咬谁。就是你备它不咬你。”石禄说：“就是我备它不咬。小何呀，我把那匹马给你啦。泥鳅要是要你可别给他，叫他找我来。”何斌说：“二哥我谢谢您啦。”遂说：“鲁大叔我把我那匹青马给您啦，那一匹马全比您的马快。”鲁清说：“何斌这匹马你不要啦？”何斌说：“我不要啦归您啦。”杜林说：“何大哥，您的马给我鲁大叔啦？他老人家那匹马没人要，您要骑这马，我给您起外号。”鲁清说：“起甚么外号啊？”杜林说：“原来是大肚子蝮蝮虎，这马又名叫瓜达青。”说话之间，众人各接马匹。石禄手提皮褡子，来到铁屋。那黑马见了石禄是灰灰乱叫，踢跳咆哮。人有人言，兽有兽语。它是说主人你来啦。石禄一见说：“老黑你跟我说话呢？咱们要走啦。我跟老王爷哪里告了假啦，走啦咱们。”说着话他进去解了下来，往外拉着走。那马往后打坐坡不走。石禄说：“你不爱走要在此住着呀？”说话之间，伸手揪住门鬃，往出就拉。口中说：“老黑你跟着我走吧。这屋子给你留着，这些日子咱们还来呢。”那马野性不退。石禄的艺业降人，这才将马拉了出来。到了王府门外，东边有上马石，他才骑上了。众人一齐拉着马，拴扎好了东西物件。那李明带着十二名健将送大家，直到了东门以外，关厢东口啦，他还往下送。当时鲁清等众人站住相拦，说道：“送君千里，总须一别。管家大人请回吧。咱们是他年相见，后会有期吧。”李明说：“是，何二哥，您到家中，无事便罢；若有事时，千万给我来信。”何凯说：“就是吧。”说完话大众告别。

那李明带人回归王府不提，且说他们众人，往下赶路。一路之上是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。这天走到半路之上，石禄



这匹马脚急，遂说道：“大清啊，我可不能跟你们一块走。老黑脚急，咱们小何他家见吧。”鲁清说：“那可不行。”石禄说：“怎么不行？”鲁清说：“你不认识道。”石禄说：“我这个老黑他认得。”鲁清说：“你别瞎说啦。它入府八年，怎么能认道呢？”石禄说：“不行，它要撒鸭子，咱们还是小何家中见吧。”杜林说：“石大哥咱们一块走，你不认得道。”石禄说：“趴着吧小棒锤。不是一直往东吗？走吧咱们往东呀。”说着喝了一声，那马似飞是的，就一直往东跑了下去。杜林与鲁清有个小诙谐，说道：“刘大叔。我石大哥可开下去啦。我鲁大叔连拦都不敢拦，石禄可不是他请出来的。在山东地面，莲花党可全认得他。我看他若是有一个一差二错，您可怎么见我那石大娘？您请他之时夸下海口。如今他独自一人跑了下去，我看您怎么办？我鲁大叔这是给您一手儿。”刘荣忙往前一看，那马已然跑的很远。遂说：“鲁清，咱们哥俩个后会有期。你这是候我刘荣的脉。”鲁清说：“兄长，您不是叫闪电腿吗。何不追下去呢？”刘荣道：“我虽然腿快，他这是宝马，我追不上啊。他走你怎么不拦着点呢？这要是有一个一差二错，我怎么对马氏？”鲁清道：“刘大哥，您不用着急。人怕久挨金怕练。石禄他那一对双铲，是人难敌。”刘荣道：“虽然那么说，可是我心中究竟还是放心不下。咱们大家何家口见吧。”说完他就追下石禄去了。暂且不提。

如今且说丁银龙等众人，往下赶路。饥餐渴饮，晓得夜住，非只一日。这天来到何家口切近。眼前有片松林，从林中出来了十几个人，正是镖店中的伙计。他们见了众人，双眼落泪。说道：“二位达官爷您回来了，少达官爷也回来了。我告诉您一件事，您可别着急。”此时众人俱都翻身下马。何斌上前一把握伙计，急忙问道：“你快说家中有甚么事



啦？”伙计说：“少达官，您可千万别着急。我家老达官，受了一镖三刀而死。”何斌一闻此言，翻身跌倒，绝气而亡。那何凯是木雕泥塑一般，躺在那里。此时那九名伙计是抹头就跑。杜林一见，甩了大衣搭在马的鞍子上，飞身追了下去。来到切近，从后一腿，将这个伙计踢倒，按住就给捆上啦。说：“你起来，我有话问你。”那个伙计爬起来，说道：“杜小爷你怎么捆上我呀？”杜林道：“不捆你，你就跑啦。小子你随我上林子里来。”他把他带到林中来问，那林外众人喊叫何斌，大家再解劝何凯。鲁清道：“二哥您也不用着急。想当初咱们在店中，夸下海口。如今果然事情出来啦，那没别的可说，我自然得设法报仇。我要是袖手旁观，是对的起活的呀，还是对的起死的呢？再者说也对不起那神前一股香啊。”何凯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全凭贤弟拔刀相助。”这个时候，何斌已然缓醒过来，跪在鲁清面前说道：“鲁叔父，您千万的帮助我报仇，令孩儿我成了名。”鲁清说：“是啦。何斌你起来吧。”说着他也追入林中里去问那个伙计：“家中出了甚么事？你要从实说来。”那伙计细说了一遍。鲁清道：“就死了我拜兄一人吗？”伙计说：“对啦。就死我家大员外爷一人。”鲁清又问道：“我那嫂嫂怎么样？”伙计说：“那倒没事。自从您诸位走后，来了河南姜家屯的姜氏二弟兄。一位是神枪将姜文龙，银枪将姜文虎。奉母命套车来接他姐姐何门姜氏。”

他们为甚么来的呢？有个原故。原来他二人在河南家中，给他老娘办寿日。文龙有一女，年方七岁，名叫姜玉花，让家中婆子带他出去玩耍。婆子没留神，把玉花给丢啦。这个婆子是个义仆，自己怕对不住主人，便在影壁旁一颗枣树上吊死啦。那姜门封氏老太太，惦念玉花，终日茶饭懒用。有家中管家看见婆子上吊，急忙禀报了主母。老太太



说：“把她卸下来，给他一口棺材埋了去吧。”仆人将那婆子埋葬不表。那姜氏弟兄在外寻找此女，各处找遍，是踪影不见。后文书二龙山竹子岛，那里有个杨玉花，就是此女。姜文龙转过来又给老太太办寿日。老太太心中难过，这才命他弟兄套车赶奔何家口。“到那里将你姐姐，以及你那外甥男外甥女接来，与老身解闷。”弟兄二人奉命，到后面先嘱咐他妻，说：“我二人奉了老娘之命，去到何家口，前去接咱们的姐姐，连何斌何玉兰，一同接来，好与娘亲解闷。你姐妹二人在家侍奉老娘。”那徐氏点头应允。姜文虎也照样嘱咐他妻邹氏一遍。弟兄二人这才套车辆备马争，离了姜家屯。

来到黄河南岸，过河到了北岸。先把锚扔上岸，搭上跳板，车辆马匹人等弃舟登岸。二人飞身上马，一直来到何家口。一进西头村，路北吉祥老店，两个人下了马，扔到车上，上前叫门。里边有人问：“是谁呀？”姜文龙说：“是我。”何忠一听是他弟兄，连忙开了门，上前行礼，说“我当何人，原来是二位舅爷来啦。”文龙忙将何忠搀起，说声“老哥哥，快请起吧。”何忠说：“二位舅爷您往里请吧。”文龙说：“老哥哥给回禀一声。我那姐姐礼路太多，爱挑礼。”何忠说：“是啦吧。”当时到了里面，回道：“主母，外面二位舅爷来啦。”何门姜氏一听，连忙迎了出来。他弟兄二人，上前跪倒行礼。说：“姐姐在上，我弟兄二人与姐姐叩头。”何姜氏说道：“二位兄弟请起吧。老娘亲可好？”文龙说：“好。”说话之间，姐弟三个人，向里院行走。何忠忙去打帘子。文龙道：“娘亲旧病复发。”姜氏道：“难道说是我那二位妹妹气着了娘亲不成？”文龙道：“并未气着老娘。只因您那侄女玉花丢啦。老娘亲想她过甚，因此卧病不起。”姜氏道：“怎么丢的呢？谁给带出去的？”文龙道：“是家中婆子



带出去游逛，中途丢失。那婆子自觉无脸来见，她便在墙角树上吊死了。”姜氏咳了一声，又问道：“那么你二人来还有甚么事吗？反正不能为此事，套车辆来给我送信吧。”文龙道：“是。我二人奉了老娘之命，特来接姐姐与甥男甥女来啦，好与老太太分忧解闷。”姜氏道：“现下家中缺少人，我要一走，家中就无人料理了。”文龙道：“我那何二嫂夫人呢？”姜氏道：“早已故去了。”姜氏又叫何忠：“你去把达官爷叫了来。”何忠来到外面，够奔祥发店，就将何玉找了来。

主仆二人回到吉祥店。何玉问道：“有甚么事叫我呢？”何忠道：“这不是河南姜家屯二位舅爷来啦。我家主母叫我请您，有事相商。”何玉说：“是啦。”急忙进到店中，高声说道：“二位贤弟来啦。”屋中文龙文虎一闻此言，连忙迎了出来，上前跪倒行礼。何玉忙用手扶起，说道：“我那岳母，他老人家可好？”文龙说：“好。”何玉又说：“我那俩位妹妹可好？”文龙说：“承问承问，全都问您好。”当时他三人来到屋中。姜文龙便将丢姑娘之事，以及老太太想病了的话说了一遍。便问何玉道：“姐丈，我那外甥何斌，跟那徒弟们，上那里去了？”何玉道：“他们入都交宝铠去啦。”文龙道：“那路的贼人盗去宝铠？”何玉道：“乃是西川银花沟的，在咱们屯龙口打虎滩为首。”姜文龙道：“将山寨攻开，就拿住了啦吗？”何玉道：“聘请咱们山东地面各位宾朋，虽将山寨攻开，可没拿住他，他逃啦。得了一件宝铠是假的，多亏来了兖州的一位朋友。”文龙说：“是那位呢？”何玉道：“便是那杜斌。他儿子泄机中三亩园，这才大家到那里将他擒获，得了贼铠，逃走了云峰段峰。您弟兄不来，我还要把你姐姐送走啦。”文龙一闻此言，看他双眼发直，一定心中有事。原来何玉与姜氏，夫妻感情最好。姜氏便说道：“员外爷，我走之后，谁人与你料理家务啊？咱们那妹妹是故去了，婆



子丫环怎么能成呢？”何玉说：“就皆因逃走了黄家二寇，我怕他们去而复回。那西川路的淫贼，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莫若你带着姑娘，婆子丫环们走吧。同着二位兄弟回到姜家屯，见了我这岳母老大人，多多问好。”姜氏道：“我们一走，真叫人放心不下。一来咱们孩儿何斌未在家，三个徒弟也没在家，二弟何凯，也进京啦。家中无人庇护於你。他们全走了，逃走二寇，你们当时没对我说呀。”何玉说：“当着许多人，我要一说，那倒显见得我是畏刀避箭怕死贪生。夫人你就跟二位兄弟走吧，你若是不走，倘若群贼来啦，我一个人战住他们。真有个一时防不到，他们到了后面，我就得吃了大亏。莫若你们先回姜家屯去住着去。有人叫你们再来，没有人找，千万的先别回来。”又对姜家弟兄说道：“文龙、文虎，你弟兄二人，可将此话记住了。”回头看见自己女儿眼花似的。姜氏道：“大家交铠未走之时，惊走二寇，他们爷几个可曾说了吗？”何玉道：“我已然说明。何斌与三个徒弟，以及咱们二弟，他们一闻此时，当时辞了不去。是我将他们给轰走了。一来是为宝铠，二来为是见了王爷，好得出点赏赐来，也是咱们山东人的脸面。因此我没叫他们在家。”姜氏一闻此言，是双眼落泪。何玉道：“你不必啼哭啦。你我夫妻一场，我说个不祥之话。我若是有个不好，那西川路的贼人到啦，你可以替我累碎三毛七孔心。我有个百年之后，你替我与何斌说一房儿妇。咱们女儿玉兰，也给她找了个根本人家。我在地府阴曹，也甘心瞑目。”何门姜氏一听此言，说道：“那我回到家中，也是放心不下。你一个人太孤哇。”何玉说：“你就不用管啦。那西川路的贼人，不来便罢，来了就少不了。我是顾了与贼人交战，还是顾你们呢？莫若你们是走者为佳。再者你们不在家，我一个人跟他们打。我有个打不过的时候，咱们这方左右的铺户是多的，



无论藏到那家全可以。你们要是不走，那我可就着了大急啦。你们还是赶紧归着齐了走吧。我要是不派人去叫你们，可千万的别回来。”姜氏这才收拾齐毕，命人又备了一辆花车，便随同姜氏弟兄与玉兰姑娘，够奔河南姜家屯，按下不表。

如今且说何玉。自打姜氏母女走后，他一个人忧愁烦闷。走了有四五天，老家人何忠暗中向店里伙计说道：“咱们主人也不是怎么啦？见人很不爱说话，平素不是这个人呀。这可是怎么啦？”伙计说：“是呀。不知道是怎么啦？凡人不理。”何忠道：“知道的主儿不用说。那不知道，一看我们主仆，真好象是弟兄一般，说话又近又客气。”店中的先生听见此话，他见了何玉，便说道：“大掌柜的，您这些日子不爱说话，不爱理人，透看烦闷。不用说是想我嫂嫂啦？”何玉说：“你别费话啦。”此时何忠在一旁说道：“主人，您不用烦闷。再等几天，我那少主人也就从都京回来啦。”先生姓王，名叫王善，在旁说道：“大掌柜的，您可以到外边走一趟。是咱们何姓的店就去，把店里的账取了来。我给您查一查总账，看看有底漏的没有。”何玉答应了。他自己便出了店门，拐弯往西，出了西村头。进后街西村头，来到路南。头一个店，便是“祥合店”。这个店的南房与祥平店的北房对着。这一句是个垫笔，后来到中套宝刀对铲时有用。当下何玉进了店。大家一齐说道：“东家来啦。”何玉道：“何普，你把总账给我拿来我看一看。”那何普打开柜，取了出来，说道：“东家您要总账吗？”何玉说：“对啦。”说着话，伸手接了过来。出了祥合店往东，一家不少，大小店的总账，也全给拿了来。出了东村口，再进前街东村口，回到吉祥店的门前。看见路南杂货店的门前，站着一个人。身高八尺开外，身穿一身青，用袖子遮着脸。何玉心想：“我瞧



他干吗呀。”他便叫开了门，来到屋中，令王善一查账，并没有底漏之人。王善道：“我为是叫您出去散逛一下子。我也知道没有错儿。”遂对何忠道：“老哥哥，您去辛苦一次。是哪家的账，还给那一家。”何忠答应，抱着账出去不提。

如今单表，门前站着那个穿青衣裳的人，乃是西川路的淫贼，银花太岁普铎，杂货铺门里还有两个人，便是那云峰段峰。他二人自从中三亩园漏网，来到刘家寨鼓惑是非，由刘家寨回了西川。走在火龙观，进去见了为首的飞火燕子夏德桂，上前施礼。夏德桂道：“二位贤弟，那一阵香风，把您刮到我这庙中？”云峰说：“哥哥有所不知，那屯龙口打虎滩完啦。只因老儿何玉聘请山东各地的宾朋，攻破了山寨。后在中三亩园，捉了普莲，我弟兄逃走。如今他们拿我们，如同钻冰取火，轧沙求油一般。其中还有一个莲花党的大仇人。”夏德桂问道：“是谁呀？”云峰道：“就是那石锦龙的次子，石禄。”他一说年岁、面貌、穿衣打扮、以及兵刃坐骑，夏德桂用笔记下。云峰道：“我们在中三亩园的时候，普大哥曾说过，倘若不幸被获遭擒，那时叫我弟兄二人，赶奔西川。是他交往的朋友，全给送信。道兄，我们得赶紧的走。那何家口的人全教入京都，趁此时那里无人，赶回西川，到那银花沟去找我二哥普铎，好杀何玉个凑手不及。”夏德桂道：“等我与你二人拿点盘川来。”云峰说：“不用。我们在路上，若是有宽阔的水儿，捞他一网，不是就有了盘费了吗。”说完他二人辞别老道，出庙赶道，直奔银花沟，非只一日。

这一天来到了西川银花沟。他二人刚一进东山口，对面来了两个兵卒。就听那兵说道：“原来是黄家二位寨主。我二人给您叩头。”云峰上前相搀，说声：“免礼吧。你们二人往那里去呀？我来问你一件事，殷志文、殷志武，他们弟兄



回来没有？”兵卒说：“回来啦。”云峰又问道：“高氏四猛回来了没有？”兵卒说：“也回来啦。”云峰说：“我二哥可在山上？”兵卒说：“正在山上，正盼想你二人回山。他听人传言，屯龙口打虎滩被剿。说你们二人与普大王，逃走不知去向。山中金银物件，已然抄产入官啦。”云峰道：“你们不用说啦，去买你们的东西去吧。若有人问我二人回来没有，你们就说没回来。两个兵卒说：“是。”他二人走了。云峰二人这才往里来，到了山寨大门。那守门兵卒问道：“黄寨主，你们二人回山啦。我那普大王呢？”云峰道：“你们先与我通报我二哥，就说我二人回山。”兵卒答应，转身往里去。到了大厅，单腿打阡。说声：“报！”普铎说：“报上来。”兵卒说：“现有黄家二位回山，在寨门外等候。”普铎忙问道：“可普有大寨主？”兵卒说：“没有。”普铎说：“待我出迎。”当时他便迎到寨门外。黄家二人上前行礼。普铎问道：“二位贤弟，你们回山来，我那兄长呢？”云峰说：“二哥，快跟我弟兄下山，够奔何家口，刀斩何玉的满门家眷。”普铎问道：“为甚么要刀斩何玉满门呢？”云峰道：“此处不是讲话之所，咱们到里面再说。”当下三个人一同到了大厅。那高氏四猛，及巧手将殷志文，花手将殷志武，六个人异口同音的问道：“黄家二位弟兄，听说屯龙口打虎滩，踏为粉碎。但不知你弟兄二人，随普大王逃往何处去啦？”云峰说：“我弟兄三人，弃舍山寨。黑夜之间，我普大哥带我二人，赶奔中三亩园的徐立家中存身，躲灾避祸。普大王心中所思，躲个三五天，再行回西川。不想我弟兄头一天到，第二天、第三天，老贼何玉，就带着群贼追到了徐立家中。内中有一人，姓石名禄，外号穿山熊，金钟罩护体，周身横练，掌中一对短把追风铲，将普大王拿获。在未被获之时，我普大哥问我二人，是尽其交友之道，还是尽其神前那一股香。我二



人说，愿意尽神前那一股香。”普铎说：“你二人错啦。”云峰说：“错者何来呢？我普大哥说：你二人错啦，我不幸要在中三亩园，被获遭擒啦。你二人必须别拿我为重，你们快逃走，够奔西川银花沟，将我二弟领到何家口。我被擒之后，他们准将我与宝铠一齐入都。你二人随普铎，一到山东何家口，岂不是杀老贼个凑手不及。那不就与我报了仇啦吗。你二人要尽其神前一股香啊，随我被擒。那时西川你二哥不知咱们三个人死於何地，他作梦也难测到。那岂不是白白的废了命吗？当时我一听有理，当时便允了。普大哥令我记在心中。所以第一天的夜内，我弟兄二人一看，他们人太多，便舍弃兄长。才来到银花沟与二哥报信。”普铎一闻此言，“噯呀”了一声，翻身栽倒。大家上前搬叫。少时他缓醒过来，说道：“各位贤弟，替我照料山寨。待我与黄家二位贤弟，遵我兄长的遗言，够奔何家口，找老贼报仇。”当时三个人将使用的军刃物件拿齐，多带银两，外面有人把马备好，三个人出寨上马，辞别高家弟兄等，三个人便向山东而来，暂且不提。

且说殷志文、殷志武，他们与高家四猛，回到大厅。殷志文奔内宅。书中暗表：那殷志文与普门马氏有染。他到了内宅，够奔上房，一边走，一边说道：“嫂嫂。”屋中马氏问道：“外边甚么人？”志文说：“小弟殷志文。”马氏说：“志文啊，你到这里来可要小心点。咱们二人之情，你二哥可略知一二。倘若被他撞上，你可小心你的项上人头。”志文说：“嫂嫂，你我之事，左不是婆子丫环，走露了消息。你还能告诉我二哥吗？”马氏一听也对，当时将婆子丫环全部退去。殷志文进了屋中，说道：“嫂嫂我跟您商量一件事。”马氏说：“有话你赶紧说，说完了好快走。”志文说：“嫂嫂不用担惊。我二哥已然与黄家二峰，上何家口报仇去啦。”马氏



说：“他三人，但不知与何人报仇去了？”志文说：“与我大哥普莲报仇。”马氏道：“那是畜生啊，千刀万剐死者不多。你二哥干吗与他报仇呢？”志文道：“嫂嫂，我大哥与我二哥，乃是一母所生。你为甚么辱骂普莲呢？”马氏说：“志文，你有所不知。那普莲乃是贪淫好色之人。他家运不通，你二哥下山，请你二人走后，那普莲来到内宅，调戏于我，我将他骂出门外。没想到天色已晚，他夜入内宅，用薰香将我薰过，被他人所污。这个薰香不是好东西，败坏好人的名誉，一闻上时，是人事不知。你二哥请你二人半个月有余，那普莲他是日不空夜。后来你们回山，我对你二哥一说。你二哥才心生一计，在厅前与畜类面前告假。你二哥遂夜挨紧衣，趴在内宅后房坡。普莲二更来到内宅，用薰香，听屋中没了动静，他拨门来到里面，掌上灯光，那普莲宽衣解带。你二哥来到前坡，跳在院中，辱骂普莲，将他骂得闭口无言。那时你大哥挪嘴唇响了哨。云峰、段峰、黄花峰三人赶到，解去此危。那普莲无面目再见众人，这才带他三人，够奔山东。他才到了屯龙口打虎滩，命兵丁向内回禀丁银龙。银龙当时将他让到山寨，人家才把山给他。”殷志文道：“嫂嫂如今他们三个人上山东，多少日子才能回来呢？不过据我想他们此去，报了仇也是麻烦，人家不能善罢甘休。若是报不了，他们也就命丧山东。莫若咱们带着姑娘，三个人远走，倒有安乐之处。”马氏说：“那倒不必。容等我那夫主回来，我听一听那边的情形，再作道理。”殷志文道：“姑娘已然十二岁啦。要等姑娘长大成人，也脱不开大家之手。”马氏道：“志文，我与你有夫妻之情。那普铎已略有耳闻，你可要小心了他。”说着话，马氏够奔东里间，将婆儿以及自己女儿普红花，一齐叫到西屋，向红花道：“姑娘呀，你父亲上山东，前去报仇。容他回来，听他有甚么言语。你可知



道此事吗？”红花说：“娘呀，我不知。”马氏又问婆儿道：“你可知道内中情形？”婆子道：“我已经知道了。”但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六回 三手将惊走银花太岁 厉蓝旺结交分水麒麟

话说普铎之妻马氏说道：“好吧。我夫主上山东报仇，回来时，我问他情形怎么样，人家来报仇，那时我能躲开，躲不开那也就无法，一定死于他人之手。你可以先将她带走，奔河南聚龙庄，南门内路东，铁瓦观的观主。此人姓马双名万梁，人送外号叫神手真人，能摆走线轮弦，他是我的胞兄。我一出阁之时，他给我两张阵图，一张是摆阵的，一张是破阵的。”志文道：“嫂嫂哇，那马万梁是您的亲哥哥？”马氏说：“不错。”志文道：“他与巧手将王万昌，他们是师兄弟。我弟兄二人，与他王万昌，很有来往。我莫若将姑娘送到铁瓦观，您看如何？”马氏说：“那可不行。于氏婆子，我可将此女交与你啦。”殷志文道：“嫂嫂莫若我将于氏跟普红花，一齐送到那里成不成呢？”原来殷志文又看上婆子了，见他头紧脚紧，长得又有几分姿色，这小子又动了邪念。马氏说：“志文呀，我这个婆儿，与我这姑娘，你就不必惦记着啦。”说到此处，忙叫于氏将姑娘带到东里间去啦。

这里马氏与殷志文，志文道：“嫂嫂，您将阵图拿来，待我观看。”马氏当时开了箱子，取出一个蓝包袱来打开。里头有个匣子，长有五寸，宽有四寸，厚有一寸中盖上有字，上写着：摆阵之时，先看阵图，摆阵不破阵，存阵不摆



阵，摆阵若破阵，此人不得善终，此乃阴阳八卦□蛇阵图。将匣子盖打开，马氏说道：“志文你看，这上边是破阵的，那下面才是摆阵的啦。”殷志文忙将阵图打开一看，见当中有一个阴阳鱼，四外有字，写的是乾坎艮震，巽离坤兑；里面写着是，休生伤杜，景死惊开。此阵有虚眼，有实眼，实眼在头里，虚眼在后头。志文还要往下瞧。马氏说：“你不用看啦。”当将阵图又放到匣子内，包好了，说道：“志文呀，容等他们报仇回来。人家要来报仇呢，我躲的开，那就无的可说。倘若是躲不开，全家死后，你务必要与我报仇。那时我阴在九泉之下，也就甘心瞑目，死而不屈。现下屋中无人，你可以对天赌咒，你若是对我女儿，有安心不良之念，要起个重誓，我才放心。”殷志文听，当时跪倒地，说道：“嫂嫂啊。我要有一点不良之念，叫我不得善终。天厌之，地厌之。”马氏说：“好吧，志文呀，你到前边去吧。”殷志文这才出了后宅，到了前边与志武等，暗中巡查山寨。这里马氏便将于氏与红花叫到西里间。马氏将此包袱交与红花，说：“女儿，你可放到你的身旁吧。”书中暗表：这于氏婆子与殷志武有染。

后话不提。如今且说，普铎段峰云峰，他们三个人，奔山东而来，饥餐渴饮，晓行夜宿，报仇的心盛。这天离着何家口切近啦。云峰说：“二哥，咱俩要进何家口的西村口，可有认得的？在没盗铠的时候，我二人常上何家口来。咱们到了那里，先住前街。”普铎说：“好吧。”三个人这才够奔前街，进村口，来到中间路北一座店，字号是祥魁客店，进店问道：“店家，可有干净屋子没有？”从里边出来一个伙计，看他身高七尺，一身毛蓝布的裤褂，白皂青鞋，腰结一条围裙，面如重枣，粗眉阔目，准头端正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衬，光头未戴帽，年岁也就在三十里外，问道：“三位客



官，你住店吗？随我来。这里有三间西房，新收拾的。”三个人答应往店里而来。那伙计把马接过，拉到后边马棚，令人刷饮喂，回来给他们开了西屋的门。三个来到屋中。伙计给打脸水，净面烹茶。这个伙计爱说话，说道：“你们三位，从哪里来呀？”普铎说：“从打西川地面。”伙计说：“您来这里有什么事吗？”普铎说：“我为访一个朋友，望看一个贵友。”伙计说：“您望看哪一家呢？”普铎说：“贵村是何家口吗？”伙计说：“不错，是何家口。”普铎说：“此人在何家口很人名望。我要打听你能知道吗？”伙计说：“您说吧。只要是在这三条大街住的，没有我不知道的，我不知道的太少了。您说罢。”普铎说：“这里有一位逆水豹子何凯吗？”伙计说：“那是我家二东家，哪有不认识的。”普铎说：“我烦劳你一趟，将他请了来。那不是外人是我的盟兄。”伙计说：“您可来的不巧，我家二当家的没在家。”普铎说：“他上哪里去了？”伙计说：“人都交宝铠去啦。”普铎乃是明知故问，因为知道何凯没在家，他才打听他啦。伙计说：“没有几天，就可以回来啦。”普铎说：“我三人先在此住着，是等候他。二爷没在家，那么谁在家呢？”伙计说：“我们大员外在家呢。”普铎说：“你家大员外官印怎么称呼？”伙计说：“名唤何玉，人称分水豹子。”普铎说：“我且问你，甚么人盗去宝铠？”伙计说：“客官，我说话可嘴冷，您得多多的原谅。盗宝之人也是西川之人。”普铎说：“我怎么不知。”伙计说：“前几个月西川地面没见滚单吗？宋朝九省地面，全都见了公事，拿盗宝之寇。”普铎说：“我没听说过，我常常的不在家。”伙计说：“他是银花沟的金花太岁普莲，来到了屯龙口打虎滩。那看守宝铠的与我们店主有交情。后来我家庄主请来各路宾朋，攻开山寨，逃走三寇。后来追到中三亩园，才将盗宝之寇拿住。如今入都交铠，您在此等着吧，三五天也



就该回来了。”普铎说：“何玉他们住在那里？”伙计说：“我家大员外住在中街路北有座吉祥店，就在那里住着。”普铎说：“你把那上等酒席给预备一桌。我们三个人，去到里请我大哥去，好一同用酒用饭。”伙计答应前去叫厨房预备。少时酒菜全来啦。摆齐了之后，普铎说：“你给照看一点。我三个人去请我们大哥去。”伙计说：“您请吧。”

当时三个人出了店，往西出村口，往北进中街，进中街来到中间，看见何玉正从祥顺店出来。云峰低声说：“二哥，您看那人便是何玉。”说着他二人紧行几步，就到杂货铺屋中去避。”那普铎用袖子挡住了面孔，偷看何玉，看他高九尺开外，胸前厚膀背宽，精神足满，头戴蓝布头巾，净白抹子眉，一对环眼努于眶外，鼻直口方，大耳相衬，海下一部花白胡须，年长约有六十开外，看他样子已然龟了腰啦，一身蓝布衣服，身背包袱，闪披一件英雄氅，花布裹腿，走到吉祥店门口，往南一拐弯，叫开店门进去啦。三人看的明白，遂照旧回了店口。那伙计说道：“您三位回来啦。”普铎说：“我们回来啦。”伙计说：“您见着我大员外了吗？”普铎说：“没见着。”伙计说：“也许是有事出去了，他的事情太多。这三条大街，不论有甚么事，全都请我家员外爷。”三人来到屋中说道：“伙计，你把灯给我们点上。叫你你再来，不叫你就不用来啦。”伙计答应，送来灯，他就去侍候旁的客人去啦。这里三个人低言小语。普铎说：“少时到他家，我一人敌住何玉，你二人与我打下手，杀他满门家眷。”云峰说：“且慢。少时咱们吃喝完毕，天交二鼓，咱们到了那里先给他挑个亮子，然后再给他个措手不及。小子有甚么能为，也不成了。”普铎笑道：“好吧。咱们到了那里，临时再商量。”当时他们等到天交二鼓。三个人换好夜行衣，上房软底袜，绒绳十字绊，背后勒刀，明露刀把，将白昼衣服



包在小包袱之内，青纱包扎腰，收拾紧衬俐落，不绷不吊。低头看了看，零碎东西不短，将灯熄灭。三个人出了屋中，反身将门倒带，扣好料吊。各人长腰上房，蹿房越脊，向中街而来。站在房上看见那吉祥店门大开，来往人不少，他们没敢下去不知道那里有甚么事。

书中暗表：那何玉自从将各店的总账拿来之后，一查没有底漏之事。何玉道：“就拿我弟兄来说，自生人以来，没有多少得罪人之处。连我儿何斌，都不知怎么叫得罪人。今天可以叫人到各镖店，找来各处的伙计，每家两个人，将木头枪刀也带了来，在此练习。”先生说：“好啦，您可以传授我点真正武术，我们多学点，您也可以多活动活动。您累得浑身是汗，也能多吃点。”何玉一听也对。此时外边已将各店的伙计找来，祥顺店的伙计，已将刀把子拿了来。何玉便命人把院中灯光点齐，此时院内照如昼。何玉将大衣脱了，收拾利落，一齐来在院中。何玉说：“你们大家爱怎么使兵器，就怎么使吧。”众人答应，各人毛腰拿起各人的合手军刃。有一个拿起大枪的，就有拿起一把大刀的。何玉道：“这个大刀有四个字，是扇砍劈剁，大刀为百般兵刃之帅。”又有一个人拿起一根棍来。何玉道：“棍乃百般兵器之王。凡是长家伙，全是从棍上所拆。齐眉者为棍，是短军刃之宗。”那边又有一个人拿一条杖来。何玉：“杖乃百般军刃之威，也有四个字，支扑床盖。”又有一个伙计，拿起一条大戟来。何玉道：“戟乃百般军刃之耳，也有四字，是勾排锁挂。”有一个人拿起一把竹剑。何玉道：“此乃百刃之师，它也有四个字，击刺割丝。”大家各人全拿了军刃，站在四外。何玉伸手拿了口砍刀，太轻不合手，放下拿起一口朴刀，仍然是不成，遂说：“你们大家在此等候，等取我的军刃去。”说完便来到柜房，打开立柜，取出金背砍山刀来。来到外



面，众人一看这口刀，是明煌煌照眼增光。伙计说：“达官爷，咱俩不练啦。”何玉说：“怎么？”伙计说：“我们全使的是木头的，您使真的，那如何能成。您的刀砍到，我们躲之不及，那时轻者带伤，重者废命。”何玉说：“不要紧。可是我这口刀，疆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。不过有一样，我有眼力，不能叫你们受伤。不信你们把大衣服穿上，我要刀划了你们衣裳，赏银五两，见血给十两。”伙计何四说：“如果有谁不小心成了刀下之鬼，那时有恤银一百两。只要有我姓何的在，就有你们哭主每月取十两银子。你这个人多大岁数出的世？就以一百年为期。”有一个伙计说：“四哥，您今年高寿？”何四说：“我今年四十有四啦。”这个说：“你家中有多少口人？”那个何四说：“有你的嫂嫂，还有三个姑娘一个小子。”这个说：“大的是姑娘小的是小子？”何四说：“是姑娘。那小子今年才四岁。”这个说：“莫若您跪在那里叫咱大员外爷，给您个脖子平。叫我嫂嫂每月领十两恤银，还有一百两恤金。”何四说：“你别费话啦。好死还不如赖活着，谁也不愿意死呀。”说话之间，他双手抱着一条大枪说：“达官看枪。”何玉说：“你拿枪扎我，你就别言语啦。我跟敌人动手，他能告诉我吗？”说完还了一刀。那何四转身就面向北啦。他往北一看，那后罩棚照有红光，连忙说道：“达官爷，您后宅不是没有人吗？”何玉说：“是呀。”何四说：“您快去看看吧，那后边可有火光的亮子。”何玉一听，急忙向后观看，果然有红光。他赶紧往后边夹道而来。到了夹道一看，那三寇正在那里站着。

书中暗表：三寇来到南房，看见他们正在院中要比式。三个人便绕房来到吉祥店后宅，往下一看是黑洞洞的，下边无人。普铎连忙纵身，跳下房来。到了北上房廊子底下，伸手取出银针，扎个小孔，往屋中观看，见屋内灯光明亮，一



人没有。他一点手，将二人唤了下来，遂说：“这个老贼料事料得远，老小子会把家眷移开啦。来吧，后宅咱们先给他个亮子，好不好呢？云峰说：“好！”说话之前，三个人各亮火摺子，当时就把窗户给点啦。东西配房连到一块，火光冲天。他三人见火起来啦，急忙各亮军刃，到夹道来等何玉。

此时何玉提了砍刀，来到夹道，见了三寇，忙问：“对面甚么人？”普铎一见摆刀上前，说道：“老贼何玉，你还有今日，休走看刀。”说着上前举刀往下就剁。何玉闪身往后一窜，就来到了院中。云峰段峰也追了过来。三个人当时就将何玉给围住。伙计忙放下木刀，来到柜房，取下铜锣，在店门外鸣锣聚众。四面人等前来救火，大家一到，可就店门给插上啦。此时三寇围了何玉。那普铎过来，迎面就是一刀。何玉往左边一闪，黄云峰托刀扎，何玉一转身，黄段峰的正拦头刀就砍进来啦，直奔脖子。何玉忙一坐腰，稍一慢点，就在发卷座上刀就砍上啦，当时血就流下来啦。普铎一见，急忙横刀拦腰斩。何玉急忙闪身蹿出。四个人一齐杀在一处。何玉虽然能为好，也是一人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。自己心中暗想：我儿何凯入都，兄弟徒弟全没在家，如今被围，我一人如何抵挡得了他们三人，想我弟兄在外做事，没有不光明的地方，不想我何玉会落到这步天地。我只有祝告佛祖的灵验，千万给我落个全尸，就是我死后也是感念的。四个人打的正在紧急之时，何玉头上受了一刀，自己不由使了个诈语：“你们诸位才回来呀！”三寇一听，急忙一回头，往外一看。何玉用手一分，说：“列位老哥们快闪开一条生路。如今有西川的恶淫贼，前来找我拼命。”说着用手一分众人，众人往后一退。那后边的众人是救火的心盛，往前直拥。何玉是长腰往外一窜，从人群中纵出店门外。

到了杂货铺的门外，来到门前说道：“老王呀，你快给



我开门吧。有西川的贼人，前来找我拚命。”这个老王乃是山西人，平日何玉净跟他玩笑，平素老王怕虫子等项。如今他又一叫门，老王以为他又与自己开玩笑啦，没给他开门，在里边说道：“你别胡捣乱啦，假装作是真的一般。”当真没给他开门。何玉实在不成了，便坐在门外，面向北。三寇出了吉祥店，普铎在前、云峰第二、段峰第三。黄云峰一见何玉双手拄着刀，坐在店门口，忙掏出毒药镖来，用左手刀把一推普铎，说：“二哥你闪开了”，叫道：“老儿何玉，你看上面刀到啦。”说着抖手一镖。何玉忙向上一抬头，镖中哽嗓。普铎上前砍了他左肩一刀。三个人上前要砍他，不想南房上，砖、瓦、镖、袖箭、铁蒺藜、飞篁石等暗器，一齐打了下来。三寇连忙顺着房沿下，向西逃去。

房上跳下二人，有一人说道：“三弟你快追下贼人，别叫他们跑啦。”此人过来一看何玉，人已然死啦，不由哭道：“哥哥呀，小弟一步来迟，哥哥命丧了。”哭着哭着，就背过气去了。当下救火的众人全都过来，扶着他擗叫。见此人穿蓝挂翠，年约三十里外。旁边何四问道：“列位谁认识此人？”有人说道：“这位二太爷非常慷慨，仗义疏财，每次到了咱们这些店，永远是每人五两银子，跟老当家是神前结拜。”何四问道：“那么你知道人家姓名吗？难道说，人家给银钱。你们就不问姓名吗？”人说：“当时我可就记不清了。”何四问：“谁认得他是那山上的呢？我也能想起来他的名姓。”有一伙计道：“我倒知道。他是豹雄山上的二山主。”何四想了想，忽然想起，说道：“此人姓朱名杰，人称银面太岁。”说完上前将何玉的尸首，拉在一边。大家擗叫于他，叫了半天，朱杰才“哼哼”出声，睁眼坐起，又放声大哭。何四道：“二爷您就不用哭了，我家庄主反正也是死了，哭几时也不能活。您这一来到是我们大家的主心骨儿。这些事



还得您办呢。”这正说着，王老西已将杂货门开啦，出来说道：“二爷来啦。好吗！俺老西是王八日的。”说着自己打了几个嘴吧，回头叫起伙计说：“你们大家收拾行李回家吧。先给我家带个信，就说我给何庄主祭了灵啦。”王胜说完了，来到了何玉的尸前跪倒，放声痛哭，口中说道：“何庄主啊，你说是你的错处，还是俺老西错呢？从打你祖父与我祖父，就有了交情，到了你父与我父，又有交情，直到如今，你我二人又是好友，真是三世的朋友啦。我王胜生来胆子小，你父子时常叫开门，给我往进扔田鸡长虫等等的，吓得我老西怪声喊，你们一乐儿。今夜想不到你遇了真事，又来叫门。是俺老西一时大意，才叫你被贼人所害。朱二员外，您把俺老西绳缚二臂吧。俺老西要给他开门，他死不了。”朱杰一抱拳说：“老哥哥，快把门关上，别叫他们走。平素您与我哥哥有个诙谐，焉能拿您祭灵呢？冤有头，债有主，自有祭灵之人。”说着话上前先将镖起下来，带在自己镖囊之中，遂问道：“伙计们，我那二哥，与侄辈他们，全上那里去了？我那贤嫂可在后宅？”何四道：“二爷您要问，那姜氏夫人是命不当绝。大家入都交宝铠，走了五六天，那河南姜家屯的二位舅爷就来啦，将夫人及姑娘婆子丫环，全行接了走。姜氏夫人不走，我家庄主将夫人催走。我家庄主在世之时，料事料的太远。在中三亩园拿普莲，逃走了云峰段峰，二寇逃回西川银花沟，勾来了银花太岁普铎，这是那三寇所为。”朱杰问道：“我且问你，逃走云峰段峰，他们大家知道不知道？”何四说：“知道。”朱杰道：“那小孩何斌，就放心大胆的去？我二哥何凯，他也疏神大意。”何四道：“二爷，您休要怪罪他叔侄，这内中全有原故。人反正已然死了，您只好设法给我们庄主报仇，也就是了。”朱杰道：“他们就那走了？”何四道：“他们众人，就如轰走一个样，叫他们到杭州



兴顺镖行。再者为是在王爷面前，好得出点赏赐来，为是争光。”朱杰说：“伙计们，你们先将我弟兄的暗器收起来。那店有客人吗？”何四说：“祥平店没有客人。”朱杰说：“好，那么你们将那西房腾下来，将北里间搭好一个床，把我兄停放在那里。”何四等答应，赶紧去收拾。当时就将何玉的尸身，抬了进去。朱杰看明，忙叫人取来新棉花，围成一个团儿，将何玉血口堵上。自己泪下如雨。又叫：“伙计们，你们到西村口外看一看去，他们回来没有？”伙计们答应，出去看去不提。

且说三手将电龙，山东青州府东门外，有个金家口，西村口有个大车口，正北往西，地名叫厉家寨。那里为首的哥俩，专保东路镖头。大爷叫混水鯤鱼厉蓝旺、二爷叫展眼鳌鱼厉蓝兴。鯤鱼与鳌鱼，在水里外号，算他二人为尊啦。头至扶桑尾至昆仑，鳌鱼展眼地动三千转，喷墨如玉，鳌鱼在上垂首，鯤鱼在下垂首。两个鱼每个背上全出一个独鳍，鳌鱼分水往南歪着，鯤鱼分水往北歪着；四面有一块蒲围，上坐地母，坐北向南，蓝脸红发，赤金的耳环，身穿土黄色的袍。按《纲鉴》所载，鳌鱼展眼地动三千里，喷墨如雨，普天之下三山六水一分田，市井之人，全在他身上驮着呢。如今他弟兄二人是以此鱼为绰号，那厉家弟兄的水性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厉蓝旺之妻张氏，中年故去了。厉蓝兴之妻刘氏，所生一子，乳名叫金雄，两生三岁。这一天蓝旺说：“兄弟，你在家中看守家业。我那弟妹与咱们厉氏门中，留下后代根苗，愚兄我心中喜悦已极。你夫妻二人在家中，看着此子，容他到五岁的时候，与他折腰折腿，传授他武艺，到了七八岁，再给他请一位先生，传他文学。愚兄我必须要在外云游，访一位对劲投缘的宾朋才好。”厉蓝兴说：“兄长，您已然年到了花甲啦，飘门在外，作甚么呀？是您弟妹



对您有个不字？还是兄弟我不听您的话啦？还是仆妇人等气着了您哪？”厉蓝旺道：“全不是。我因为在家中烦闷，打算出外散逛散逛。”蓝厉兴说：“兄长，您不必。要有甚么事情，您可以在家照料，我能出去，银钱还有多的吗？”蓝旺道：“贤弟呀，你我一母所生，咱们是手足，还有甚么说的吗？不过那银钱挣得必须要够才成。要是没完没结累碎三毛七孔心，临危是连一文钱，也拿不了去。二弟，你还要上哪里去挣钱去？”蓝兴说：“寨中不敢说是首户的财主，要讲在青州府往东，可就是第一的财产。咱们二人在家，敢说是茶来张口，饭来张口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您可还出去云游干么去呀？”厉蓝旺道：“二弟，你不用阻拦于我哪。我要打算出外云游，访一位投缘对劲的好友，好扬名四海。”蓝兴一听，这才不敢相拦，遂说：“既然如此。哥哥您在外头，到了那里，就要往家中寄信。兄弟我好知道哥哥您扎足之地，我也放心。”

厉蓝旺点头应允，这才收拾水衣水靠，夜行衣包，百宝囊、金背刀一口。应用物件，通盘拿齐。刘氏来到边，跪倒说道：“兄长，您上那里去？年过花甲啦，您外出云游，我夫妻二人放心不下。”厉蓝旺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妹妹，赶快请起。你夫妻二人，在家中照料此子，将来长大成人，算你功劳一件。”刘氏道：“兄长，您要飘门在外，小妹我在您兄弟跟前受累。”厉蓝旺闻听此言，双目落泪，说道：“二弟呀，咱们家门有德。我那弟妹来到咱们家中，知三从四德，尊敬长上。我走后兄弟你的脾气，务必要更改才好。你夫妻二人好好将此子，对付长大成人，兴咱们厉氏门中，顶门立户。你脾气要是不改，金雄有个差错。到你我弟兄这一辈上，要缺嗣断后呢。”遂说：“弟妹快请起吧。你夫妻二人，受愚兄一拜。”说着跪了下去。厉蓝兴刘氏，连忙也跪



下，将兄长搀起，说道：“兄长，您跪者何来？”厉蓝旺道：“是我拜托你二人，务必将养此子，长大成人，好不断厉氏香烟。”厉蓝兴止住泪水。弟兄一拉手，蓝旺道：“二弟。许有来往的镖船，插咱们旗子一走。不论他多么重要的，你尽答令他去走，决无有危险。”蓝兴点头，这才与兄长预备行囊褥套，搭在马身上。厉蓝旺转身形往外。刘氏夫妻送出门外，恋恋不舍。蓝旺道：“妹妹请回吧，看守金雄要紧。”厉蓝兴说道：“兄长您走后务必要往家中来信才好。”厉蓝旺点头。直送到西村头，厉蓝旺说：“兄弟你回去吧，我要赶路啦。”蓝兴点头，自行回去。蓝旺拉着马，回头看二弟，心中也是难过，一狠心便飞身上马，打马离了厉家寨，往下赶路。饥餐渴饮，晓行夜住，在沿关渡口，听人所说，这个店口没有名誉，又有人说：“要讲店口好，那可比不过电家庄那电家店。在这庄子的中间，南北一道大墙。在大墙的当中，有两扇大栅栏门，天交五鼓开，夜交二鼓关。门以外东是二里半长街。交界以西是老庄主，此人姓电名华，是老有少心，此人无所不为；在交界墙以东，有位少庄主，此人姓电名真，字维环，人送外号分水玉麒麟，掌中金背朱缨刀一口，是口宝刀，生来侠肝义胆，此人在交界墙以东；路北是宅院。路南的店口，那店名叫德升店。要是有人，于夜中住在那店中，有电少主必定夜内过去查问一遍，沿路上有被劫的没有，或是受了甚么人气了没有，他全都问一问。若有那受气的主儿，能叫你过的去，顺过你的气来。有被劫的主儿，真能把你的东西物件，找了回来。不过他人脾气太烈，沾火就着。”厉蓝旺在屋中偷瞧，喊来店小，要酒要菜。吃喝完毕，安歇睡觉。

第二天天明，就听柜房有人说话，说：“店主人您来啦。”电真说：“来啦”说着话便来到各屋问了一番，问完走



啦。厉蓝旺便将伙计叫了过来。伙计问道：“这位达官，您要甚么呀？”厉蓝旺道：“你先坐下。我问你一件事情。”伙计说：“您说吧，有甚么事情。”蓝旺说：“你姓甚么呀？”伙计说：“我姓刘，名叫刘义。”蓝旺说：“是啦。我问问你，方才来的这位店东，他是怎么个人呀？”刘义说：“我们店东，姓电名唤电真。他是一位行侠作义的，此人慷慨大道，仗义疏财，挥金似土。”厉旺又问道：“此人家中都有甚么人？”刘义说：“家中有妻子，还有一个男孩。”蓝旺又问：“他还有甚么人？”刘义说：“这交界以东，就说没有人啦，其余不过是当家什户；那交界墙以西，有我们老庄主。此人姓电名华，外号人称玉美人的便是。这电华虽然年岁已大，他仍然老有少心，而好贪女色，他是到处采花，可不落案。这一道大墙，立了没有几年。我家少庄主，有一次跟下老庄主去。因为李家庄一位少妇，人家知三从晓四德，贤慧已极。那玉美人带庄兵，每人一面铜锣，进村口就打。您想这少妇长女，焉能不出来看热闹？我家少庄主在暗地跟随，将李家少妇搭救啦，冲散老庄主的姻缘。他们叔侄爷俩，在西村口动了手。当时少庄主卸下老庄主的左臂，若不是东庙的志云和尚赶到，解去此危，那时我家少庄主就把老庄主命给废了。大家出头一说合，才保住了残喘。这才砌这个交界墙。界墙以西归电老庄主所管，界墙东边就是归我们少庄主所辖。在二更以后，五更以前，墙西之人，若到了墙东来，被我家庄主碰见，追问前情，是绳缚二背，送到县中去罚办。东边之人若到了西边，我家少主人说过：“过了二更就不准去，要过去被人拿获，他不管。”厉蓝旺将此事打听明白，遂说道：“刘义呀，你家主母，是那里人氏？”刘义说：“我们这电家庄东边，有片沙滩，寸草不生。往南有个王家庄，沙滩以东刘家庄，北边是赵家庄。这几个大村庄，全是



五里地的长街。我家主母，乃是王家庄的。”厉蓝旺问道：“你是如何来到店中的？”刘义说：“还真问着啦。我的天伦是位卖货郎的，我自小就随着去作买卖。后来我父死去，我们家中就剩下孤儿寡母了。我家少主人，就把我留在店中，供给我家中吃喝。”厉蓝旺道：“刘义呀，你家主母的娘家还有何人呢？”刘义说：“他家还有三个兄弟，名叫王麒、王麟、王鹿。当年你家主母在娘家之时，是母女不合，这才有我家老庄主在世之时，派媒人给说了过来的。老庄主故去之后，我家少庄主，按家宅的规则，我家少庄主不听内人之言，管得我少主母是服伏在地。我家少庄主在外作甚么事，也不家里去说，到了内宅是一字不提。妇人要问，他就能给妇人一个没脸。”蓝旺一听，点了点头，要酒要菜。吃喝已毕，取出一锭银子，说：“刘义这个给你拿去买双鞋穿去吧。”刘义说：“达官爷，您做甚么给我银子呀？”蓝旺道：“是你不知。我在此处，要多住几日，访一位至近的好友。你就拿去吧。”刘义当时谢了，拿银子走啦。

从此厉蓝旺便在暗中一调查，电真果然是位光明正大之人，这才进步要与他结交。电真花钱买甚么东西，全是他在暗中给钱。有时他去洗澡，便在暗中先给了钱。电真要去城内听戏去，必在暗中先给了戏价。这一天电真在德元居酒楼来喝酒。他一来的时候，就在柜上留下话，说：“少时若有人前来会我的饭帐，千万替我将那位达官，请到柜房，代问贵性高名，为甚么候我的帐。问明白了上楼来告诉我。”说着掏出一锭银子，交与那个伙计。伙计说：“庄主爷您请吧。做甚么还赏给我银子呀？”电真说：“难道你还嫌少吗？”伙计说：“不嫌少，不嫌少。”当时谢过了。电真上楼，要了一桌酒席，自斟自饮。少时那柜房来了一人，问道：“堂官。电庄主可在楼上吃酒？”柜上人说：“不错。”那人问多少钱



一桌，伙计说：“十三两六，是一桌上八席。”那人一听，伸手取出上锭银子，约有二十两，说道：“电庄主的酒饭帐钱之外，全是你们大家的小费啦。”伙计忙说道：“我家庄主有话，您先请进来。”说话之间，将厉蓝旺让到了柜房之中。见东房山挂着字画，桌上放着水牌算盘等。让他坐下之后，伙计问道：“达官爷，您家住那里。贵姓高名？你为何故，凡是我们电庄主花钱之处，您是满候。”厉蓝旺说：“我住家在山东青州府东门外，金家口厉家寨。我姓厉，双名蓝旺，在山东地面有个外号，人称混水鯉鱼。我听电庄主名姓特别，故此我来拜访，我要与他交友。伙计我借你一步，前去楼上，向他说明。没别的我听你的话。”伙计说：“达官爷，如今这个酒饭帐钱您可让不出去啦。这个买卖是我家店庄主的。您先少候，待我与您回禀一声。”说话之间他上了楼，见了电真，将方才之事，完全说出。电真一听，这才跟随伙计下楼，来到柜房，有人挑高帘。电真一见，抢行几步，双膝跪倒，口中说：“恩兄在上。小弟电真花仁兄之钱特多，总未见面。今日一见受弟一拜。”厉蓝旺赶紧站起用手相搀，说：“兄弟快快请起，咱们楼上一叙。”说话之间，弟兄二人来到楼堂之上，命伙计将残席撤下，另换新席。厉蓝旺笑道：“贤弟不可如此，你我不是酒肉的宾朋，何必如此呢？”电真说：“兄长未看见摆酒，就算残席。”蓝旺笑道：“不要客气了。”说话之间，二人入座，一同用酒。

酒饭已毕，撤去残席，献上茶来，两个人落座吃茶。电真说：“兄长呀，您所为何故呢？到处在暗中代我还钱。兄弟我花您太多啦。”厉蓝旺说：“贤弟呀，皆因你名望太大，慷慨好义，挥金如土。在路途之上，听过往人言，心中有些不信，因此才来到店中，一住二十多天。我在暗中一调查，果然你真有君子之风，名实相符。”电真说：“兄长您多有抬



爱。”厉蓝旺道：“贤弟，你我弟兄投缘，咱们是一见如故。如今我有意与阁下交友，但不知肯赏我全脸否？”电真心中所思：他们弟兄在山东，水路镖头成了名，真是威名远震，如今既来与我交友，可算自己面上的光荣。连忙说道：“兄长既有此意，那我是求之不得了。但不知您的贵甲子？”厉蓝旺道：“我还小啦，今年五十有六。贤弟你呢？”电真道：“小弟虚度三十八岁。”厉蓝旺说：“贤弟你我去到沐浴堂，前去净身。今天日子好，咱们便冲北磕头，结为金兰之好。”说着话二人站起身形，往外要走。伙计说道：“电员外。现在柜上有老达官，存有二十两银子，我未敢收帐。”电真道：“哥哥您怎么又要候帐呢？快取来交还吧。”厉蓝旺笑道：“小事一段，何足挂齿。既然是贤弟的买卖，这我就不候钱了。他们大家也很不容易，那银子全赏给他们大家分啦，作为小费吧。”伙计一听，连连称谢。电真叫过伙计告诉他去到沐浴堂里去下话，就说少时同人来沐浴，千万别收外人钱，记在电庄主帐上。那伙计答应，前去送信。谁知那里的人说：“今天一早就来了一位厉老达官，放下一锭白银，说明不定今天明天，同着电员外前来沐浴。有空先候钱啦。”伙计一听，连忙回来禀报员外。电真说：“真是岂有此理，又叫仁兄花钱啦。”遂叫：“伙计快去备办香案一切物件，少时我们回来就用。”伙计答应下楼去了。他二人也下楼，前去沐浴堂。

沐浴完毕，回到酒楼，香案早已备齐。两个人焚香，冲北磕头已毕，电真再与兄长叩头。厉蓝旺搀起他来，又伸手取出十两银子，赏给伙计。电真说：“这个买卖是咱们自己的，不必赏他钱了。咱们弟兄二人，上东村头，赶奔家庙前去拜祖先堂。”蓝旺点头，当下两个人便一齐出了酒楼，来到了东村口，路北的庙门前。电真上前打门。里面人等问



道：“外面是谁叫门？”电真说：“是我。”里边老和尚智云说道：“电员外吗？”电真道：“正是。”说话之间，哗啦一声，门分左右。智云定睛观看，见电真同着一位老达官。站在门前，不知何故？电真道：“智师傅呀。现在我与此人结为金兰之好，特来叩拜祖先。以后你可称他为大员外爷，叫我为二员外好啦。”智云连连点头。二人当时进了家庙。老和尚关了庙门。这庙是北殿五间，东西配殿各三间，全是出廊子的大房。智云到了北大殿中，打扫齐毕，点好素烛，又将应用物件一齐备好。电真弟兄，这才进去参拜祖先。拜完之后，出离了家庙，回到电真家中，到门外上前叫门。仆人将门开了。电真说道：“仆人，从今之后尊这位为大员外，叫我为二员外。这是我一位拜兄。”仆人说“是”，当下俩个人走了进来。到了书房落座。仆人献过茶水。电真说：“仆人你快去后面，将你主母唤来，带同你家少爷，前来拜见我兄长。”仆人答应，转身到了里屏门，叫出女仆来，告诉她去向主母去说，员外爷有话，请主母带着少爷出来，到书房来见员外的恩兄。女仆到里面一说，电门王氏便带着电龙，母子随仆人出来，到了书房。厉蓝旺一见，连忙站起身形。电真说道：“你快过去拜见恩兄。”王氏一听忙上前拜倒，说：“尊兄在上，小妹与您叩头。”厉蓝旺往旁一闪，便忙说道：“贤妹请起。”电龙上前叩头，说道：“伯父在上，小侄男与您叩头。”蓝旺也说道：“侄男快快请起，你今年多大年岁啦？”电龙道：“小侄九岁了。”蓝旺说：“好！”遂伸手取出一锭黄金，说道：“孩儿呀，你拿去买块糖吃吧。”电龙一见，连忙向后倒退，说道：“伯父呀。我家有钱，请您收起。侄我有钱花的。”厉蓝旺知道他家家规很好，遂说道：“贤弟呀，你就叫电龙收下吧，难道说，我还能收回去吗？快叫他收下吧。”电真说：“电龙啊，你就拿去吧。”电龙一闻此言，



伸手接过，二次跪倒致谢，拿着金子与王氏，母子回归内宅。厉蓝旺问道：“贤弟呀，此子你可与他折腰折腿？”电真道：“我也曾与他折腰腿。”厉蓝旺道：“我意欲在白天传文，夜晚传武。”电真说：“兄长，小弟我也是打算将我的能为，是倾囊而赠。为是将来好叫他按照我的脚步而走。”厉蓝旺说：“甚好，贤弟本当如此。”从此电龙就学艺了。

书要简断，二人交往一年有馀。这大墙以东，就改为二友庄。庄东口立一石碑，上写除暴安良二友庄。这天厉蓝旺说道：“二弟呀，我要打算在咱们东村外那片沙滩上，办几天谢秋戏。一来祭龙王；二祭土地；三祭青苗神。”电真一听笑道：“兄长此意甚好。那您就分派大家，着手办吧。”弟兄全同意了，这才派家人把各村的村正副找了来。大家一齐到家庙商议此事，大家一闻此言，一齐点头应允。厉蓝旺道：“既然列位赞成此举，那你们大家就分头向各村住户，去凑钱去。我弟兄二人拿出三千两银子，置买木器，以及席箔等应用的东西。咱们指着地吃饭，到时候就得答谢龙王、土地。从此咱们是一劳永逸了，年年要办一回。”大家齐声说：“好！咱们就那么办啦。”当下商量妥了。发起人为厉蓝旺、电维环，大家村正随意，加上名字，作为赞成人。这谢秋戏一切筹备齐啦。到了唱戏这一天，来的人实在不少。仰仗着他弟兄派人竭力保护，戏唱了，并没有出甚么事故。

转过年来，电龙十一岁啦。厉蓝旺道：“二弟呀，今年再办谢秋戏，可不能照头一年那么办啦，必须改一改罢。”电真说：“兄长，您打算怎么改呢？”厉蓝旺道：“我打算在那戏台看台当中，用木杆截上。男女人等分开看，各带坐位，男女不准混杂。”电真说：“也好，那么咱们先把他们各村正全找来吧。”当时便派家人去找村正，告知此事。大家全都赞成，此事算是定规妥啦，各自散去。在正月月底，厉



蓝旺忽然得了重病。电真一见，心中甚为着急，连忙派人请来名医生，与他诊治。无奈他是越治越利害。这天电真说道：“哥哥，我有一个事来跟您商议。我这门外，来往人太多，兄长不得调养。不如挪到后宅，有您弟妹，也好侍候于您。”厉蓝旺说道：“二弟你此言差矣。”电真说：“我怎么差啦。”蓝旺道：“咱们弟兄，虽然相交二年有余，如同亲手足一样。倘若我有个不好，那时难免外边有人说长道短，莫如我挪到东村头家庙住。可以把得意的家人，派去几个，与我煎汤熬药。不过我不放心家中。你须每天要到庙里去三次。”电真连连答应，立时带领家人，到了家庙，将西房北里间，特别安置一番。叫去人将三间西屋糊得四白落地，北里间安放一个顺山大床，就将厉蓝旺搬到庙中去养病。电真每天必去三次，弟兄相见。这一天电真又到庙中，问道：“兄长此时觉着病体如何？”厉蓝旺说道：“贤弟呀，你一来，我心中很是痛快；你一不来，我就不放心。”电真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小弟我每天准到就是啦。”从此他是每日三回，一直到了七月，那地里的庄稼，很是丰收。各村正又来见电真，问道：“大员外爷可曾好了？”今年的戏还办不办呢？”电真道：“现下已见好一点。戏咱们还是照样的办。你们大家出去，到各村去筹划钱。我包葫芦头，到时候听你们一笔帐。”众人连连说好，便分头去凑钱。

到了七月十五这天，电真来到家庙，见了兄长，一说此事。厉蓝旺点头说好。电真是白昼衣服，胁下配刀，未拿夜行衣包。他问道：“兄长啊，不知您病体如何？要是好了，可以前去看一看去。今年咱们请的是京班大戏。”厉蓝旺道：“贤弟啊。我这个病体沉重，是寸步难挨，不能前去。”电真说：“兄长想吃甚么，您可以说出来。那戏台前头，三山五岳赶档子、做买卖的很多，可以叫仆人去买。”厉蓝旺道：



“我倒不想甚么吃。兄弟呀，你倒可以到戏场去走一走。倘若要有毛贼草寇，知道我染病在床，你一个人护不过全庄来。他们若是在四个庄子里得出便宜去，那时咱们这除暴安良二友庄的七个字，是被水而冲。”电真点头应允：“是，是。”他便出了家庙，来到戏场。有人刚要叫他，电真忙一摆手，自己便在戏场里边绕了一个湾，又来到了外边，直到戏棚后头。到了戏棚的西北犄角之上。瞧见一个僧人，不由心中一动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七回 警淫贼刀削左耳 报私恨计害维环

话说电真看那僧人，身高九尺开外，汉壮魁梧，膀大腰圆；往脸上一看，面如蟹盖一般，粗眉阔目。鼻直口方，大耳相衬，光头未戴帽，青青的头皮，未受过戒；身着瓦灰色僧袍，一巴掌宽青护领，散着怀，青纺绿的中衣，高腰的白袜子，黄僧鞋，白沿口。倒背着手，手中拿着一个木环，站在那里，两眼发直，不知道他看甚么啦。电真连忙顺着他的眼光一看，在妇女群中，看见一位少妇。电真一见，猜出他准是一个采花的凶僧，心中一动，暗说：“幸亏我那恩兄叫我来戏场走走，如若不然，这真许是出了甚么意外，还是我那兄长料事料的远，如若不然，还不一定又出甚么事呢。我从此跟我那兄长在一处，还多长许多的见识呢。自己想到此处，顺他眼线看去。见那人群中的少妇，长得实在不错，身穿花红叶绿的衣裤满头珠翠。有一条凳儿，正坐在那里看戏。下垂首坐着一个女仆，是陪着看戏哪。电真在远处瞧着，天到正晌午，戏散了场，那仆妇便取出手巾中的蒸食来，他们二人一起吃这天津有名的蒸食。电真在一旁净看着那个僧人。工夫不见甚大，又开戏啦。少时四戏唱完，天到大平西，又喝完啦。那个少妇带着仆妇，主仆一同回了南村头周家庄，僧人在后边跟着。他们主仆进了村子，来到北村



头，那北边就有一家住户，路西朝东。他二人到了门前，上前门，就听里边有人问道：“嫂嫂你回来啦。”少妇说：“妹妹，你看看今天的戏，还真不错。”

不言她们二人说话。且说这个僧人跟了过来，到了门口外，往四下里一看，并没有过路行人。这才暗中取出粉漏子来，给留了个暗记号，那电真在背后早看着他呢，僧人又巡视了一遍才行走去。电真急忙上前来查看，原来是一个粉莲花，旁边一个小蜜蜂儿。自己看他走远啦，便来到一家酒馆，的了个雅座。正在用酒用饭之际，忽听外边有人叫道：“大师傅，您来啦。”和尚说：“可有雅座？”伙计说：“不错，后头我们还有雅座。”说着当时便将僧人带到雅座，当时会过酒饭钱五十两，伙计给道了谢。电真一见，连忙自行会过了钱，先出来到了南边一片大树林，他是席地而坐，自己养精神，耗到天黑，为是好捉僧人。少时那个和尚喝完了酒，也出了酒楼，来到林中，坐在地上养精神，预备黑夜前去采花。按下不表。

且说那个姑娘开了门，将他嫂子迎了进去。这个时候西屋里的老太太醒啦，问道：“姑娘，你嫂子回来了没有？”姑娘在东屋，连忙答应说：“娘亲，回来了。”说着话姑嫂一齐到了西里间。老太太问道：“哟，你都去回来了。”少妇说：“回来啦。”老太太说：“你可看见大员外爷？”少妇说：“没看见大员外爷，我倒看见二员外爷啦。可惜今年您身体不爽，要是好着，您带着我们姐妹俩去看戏去，有多好啊！今年这个戏乃是京班大戏。”老太太说：“噯呀，那有那么大的福呢？快不用提了。你们姑嫂去用晚饭去吧。”二人答应，这才一同去到东屋，张罗作晚饭吃，暂且不言。

且说那村外林中的凶僧，他耗到夜晚二更以后。他从身上取出白蜡捻来，粘在树本之上，晃火摺子点着。这才收拾



紧衬俐落，背后好戒刀，出树林子，往村里而来。那一边电真，也早就收拾好啦，便跟了出来。那僧人到了那家门口，先回头往四外一看，见没有人跟着，便将暗记擦掉。这才回身，纵身形上了墙，二次用力，又上了东房。往院中一看，北房三间，西里间也有灯光；看见东里间掌着灯光，听屋中有人说话，是燕语莺声。原来是那少妇正卸残装，解下罗裙。女仆掌好手灯，带同姑嫂出来，下台阶拐湾往西。凶僧看明，是姑嫂二人，长得都很美貌。他连忙跳下房去，来到屋门口，正要进屋，忽然背后带风声，来了一物。他急忙回头带闪身，那如何能躲过去呢？早听的一声，就打在右肩头。他也看见东房上后坡站着一人，向他点手。凶僧长身奔到房下，二次拧腰，上了东房。就听那人说道：“凶僧你随我来，我有事相求。”遂说：“你头前带路。”电真说：“好！我头前带路。”两个人一前一后，出了这家，一直到村外树林。电真抽刀在手，影在身后，凶僧已到。电真用手一指说道：“凶僧，你乃出家的僧人。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扫地不伤蝼蚁命，放走飞蛾纱罩灯。你不跪念佛经三卷，你到处采花，败坏佛门。你可曾知晓，头上有天？你是那处的僧人？快与我讲来。”僧人说：“你是何人？”电真说：“我祖居电家庄，蒙大家的抬爱，故为二友庄。你家二大爷，姓电名真，字维环，人称分水玉麒麟的便是。凶僧你唤作何名？”僧人说：“我出家在黄沙滩，万佛寺。你家少方丈姓普名月，白莲花的便是。你家师父，自出生以来，就爱采花。电真你不要管我的闲事。”电真说：“凶僧你休要发狂。你家二大爷，单管此事。”普月一闻此言，往后一闪身，伸手亮出戒刀，说道：“小辈你既然要管，来，来，休走！且尝我一刀。”说着上前举刀就砍。电真见刀到，微一闪身，用竹影刀往上一迎，呛啷一声，就将戒刀削为两段。普月一看，就



剩了少半截刀把啦，知道不好，遂问道：“电真，你使的莫不成还是个青铜吗？”说黑话是如此，说真了就是宝刀。电真说道：“然也。我不敢说是宝刀，可是你家太爷的刀，杀人不沾血。今天我是要你的狗命。”普月轮刀把再砍，早被电真又给削去半截。普月一看不好，抹头往西就跑。电真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你还能跑的了么？”说完飞身一纵，早到贼人背后，用脚一勾，便将他腿搭住。普月往前一绊，便爬伏在地。

电真上前将他捆好，提到林中。普月是苦苦的哀求，说：“大太爷您快将我放了吧。我得了活命，决对念您的好处。我是无名的小卒。”电真说：“你不必哀求于我。到了松林之中，就是你身逢绝地了。”说话之间，到了林中，将他放下。电真问道：“你都在那里采花来着？快说你在那里采花来啦！”普月说：“我刚由庙中来，并未到何处去采花，就是这一处。”电真说：“那么你出家那个庙里？”普月说：“我出家在山东衮州府西门外，金家堡，正北黄沙滩万佛寺。”电真又问：“你师是谁？”普月说：“我师父可大大有名，他上智下深，别个人称赛朱平。”电真说：“你是认打认罚吧？”普月说：“认打怎么说，认罚怎样讲。”电真说：“你要认打啊，我把你提到当官问罪。”普月说：“我要认罚呢？”电真说：“那我就将你左耳摘去。到要见美色起淫心的时候，千万想一想，你的耳朵为什么掉的。”普月说：“我认罚吧。”电真说：“好吧。民乐业，传至太宗一提他左耳，刀一走，左耳已被削下；又将他包头巾揪下，裹了耳朵，带在兜囊之中；又将他绒绳解下，普月站了起来。电真道：“你以后还采花不采呢？”普月说：“小僧再也不敢采花啦。”电真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必须起个誓才好。”普月连忙跪下，对天赌咒，说道：“苍天在上。小僧普月，从今改过，永不采花。”



我要再采花，叫我尸首两分，开膛破肚，被人摘心。”起身站起。电真说：“便宜你逃命去吧。”普月说：“大太爷你贵姓高名呢？”电真说：“你问此作甚？”普月说：“将来我好知道是那一位，给我改的恶。”电真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谅你也没有多大胆子。告诉你，我祖居二友庄，姓电名真字维环，外号人称分水玉麒麟的便是。”普月说：“好吧，我记下了。”说完此贼出林子逃走。电真便向回走来。

如今且说庙中养病的厉蓝旺，派他去巡戏棚，有半天没回来。直到了掌灯以后，仍然不见。自己心中不放心，便命仆人：“去到家中向你家主母去问，就说我叫你二员外前来有话说。”仆人答应，去了半天，回来禀报，说：“我家二员外爷，午间出来就没回。”厉蓝旺说：“那么他上那里去了？你们快将我扶起来。”仆人答应，将他扶着坐了起来，面目向外，是等候二弟。此时那电真在庙外，来回的走，没敢进庙。他怕三更半夜的，自己大哥刚吃过药，不好养神，便围着庙来回走。直到天光大亮，这才上前敲门。里面仆人问道：“谁呀？”电真说：“我回来啦。”仆人一听是二员外，急忙将门开啦。电真走进来问道：“大员外爷可曾起床？”仆人说：“一夜未曾合眼。因昨昨你没回来，他放心不下，命我到家中去请您，我家主母说：“您一夜未归。大员外爷不放心，坐在床上等着您呢。”电真一闻此言，眼泪在眼圈中乱转，心说：为我可称着了大急。连忙进到里面，来到病榻之前，双膝拜倒，口呼：“兄长在上，小弟电真与哥哥叩头。”说了两句，蓝旺一声不言语。电真说：“兄长一言不发，莫不是三焦火盛，兄长耳朵背了不成？”厉蓝旺道：“我并非耳背。你昨天晚上，为甚么旷功两次未到？你上那里去了？”电真站起身形，忙将昨日之事，一一对他说明。厉蓝旺道：“二弟，你可曾问过他的名姓？是何人的门徒？”电真说了一



遍。厉蓝旺说道：“二弟你错了。应当手起刀落，将他杀死，埋在林中，外人不知。如今你放他一走，恐怕他向他师父去说，那时二弟你可不能保太平了。人要得朱平的外号，此人一定阴险，我在江湖保镖时，听说有这么一个智深，对待人等，非常有智转。他能逢强智取，遇弱活擒，他下手太黑。以后你先不用上家庙来啦，小心你的家中，你一疏神，后宅出错。”电真说道：“兄长啊，料也无妨。小弟若是知道，他们敢如此待我，那时我手提宝刀，杀进万佛寺，大小僧人斩杀尽净。”厉蓝旺道：“贤弟此话不是这样说法。从今以后，你不用来庙中啦，在家多要小心就是了，免出其他祸患。”电真点头应允，这才回到自己家中。又过了几天，并没有甚么事情。

这一天，电真到庙中去，看一看兄长的病体如何，便出了庄来到家庙门，上前打门。仆人开门一看，说道：“原来是二员外来啦。”电真说：“我大哥的病体如何？”家人说：“大员外爷的病仍然不见大好。”电真说：“好吧。那你去给我回一声去，就说我来啦。”说着两个人往里走。那仆人先进去问道：“大员外爷，我们二员外来看您来啦。”说话之间，电真也进到中，上前见过礼。蓝旺问道：“二弟呀，你不在家中，来此何事？”电真说：“弟在家中，放心不下，特来望看兄长。”厉蓝旺说：“二弟，你在庄中得罪了恶淫贼，你应当在家守候。倘若他们到了家中，做出事来，以我弟兄的名姓要紧，那得把我急死。你快回去，暂时不必前来。如有甚么事，我派人到家中去找你。”电真说：“是，是。”弟兄又谈了几句闲话，电真告辞出庙。回到自己门首，一叫门。仆人电海，出来开门：“二员外爷，您回来啦。方才有人给您送来一张柬帖。”电真说：“是那里来的？”电海说：“是从黄沙滩万佛寺。”电真一听，心中一动，忙问柬帖在那



里。电海说：“已交与我家主母。”电真急忙来到书房，正见王氏向书架上去放。电真说道：“你收甚么呢？”王氏说：“现有你的朋友给你来了一个柬帖。”说着送了过来。电真接过一看，上面写得是：“电二爷维环，见字知悉。小僧住黄沙滩万佛寺，上智下深，别号人称赛朱平。今特斗胆约请阁下，前来庙中一叙。倘若提刀避箭，怕死贪生，不敢前来，那时请在家中候等。我将佛事办完，率领小徒，一齐到门致谢。别言不叙，小僧智深合十。”电真看完，不由大怒，眉毛梢就搅起来啦，遂说道：“夫人。从今以后，家庙的恩兄，若是打听我的时候，就说我在后面练功夫，受了凉，染病不起，等我病体全愈，再到庙中。你到后面将电龙带了来。”王氏答应，去到后面，便将电龙叫了出来。此时他已年长十一，知道一切。母子到了书房，电真说：“龙儿。”电龙说：“爹爹。”电真说：“我儿已然十一岁了。我教给你几句话，你可能记住？”电龙说：“爹爹，我记的住。”电真道：“我上金家堡，去望看宾朋。倘若我走了之后，你伯父派人将你带到庙中，问你之时，你千万不要说出真情实话。就说我在宅后练习武功，出了一身透汗，受了山风卧床不起，不准说我出外瞧看朋友。你母子倘若与我走了风声，夫人，你可别说我给你个没脸。龙儿，你可小心你的狗腿。”王氏连说：“是，是。”电真说：“你母子后边去吧。”王氏一听，连忙带电龙回到后面。王氏说道：“我儿呀，方才那柬帖乃是黄沙滩万佛寺，僧人智深来的。他一见生了气，恐怕这内中有别情。他性如烈火，我不敢劝说于他，只有庙中你那伯父，他倒是可以解劝你爹，他弟兄脾胃相投。你可切记这必有事。”电龙说：“娘呀，那么我爹为甚么说上金家堡呢？”王氏说：“他恐怕你知道详情。据我想，这一定是有僧人约他前去。你我母子知道此事，也就是了，千万别给他走漏风声。”电



龙答应。按下他们母子不表。

且说电真，在外面书房，收拾齐毕，多带散碎的金银，拿好了刀，往外走来。仆人电海问道：“二员外爷，您上那里去？”电真说：“我去看望朋友，三五日便可回来。”电真由此动身，赶奔万佛寺。一路之上，晓行夜宿。第三天，才到了黄沙滩。他一看这一片沙滩，还真不小，一大片树林。他围着沙滩绕了一个湾，又围着松林绕了一个湾，然后来到庙门，一叫山门。里头有人说道：“甚么人？”电真说：“僧人快开门。你家二员外到。”说话之间庙门一开。电真一看，原来是个陀头僧人，身穿瓦灰色僧袍，青布护领。此人尚未落发，下身是白袜青鞋，见了电真，是双膝跪倒，口尊：“庄主在上。奴才电文魁给你叩头。”电真说：“僧人，你快起来。但不知你怎么认识于我？”僧人说：“庄主爷，您是忘了我啦。”电真说：“我怎忘了你啦。”僧人说：“您可记得，有一年您派我给王奇去看青。”电真说：“不错，有此事。”电文魁说：“只因我妻故去，留下两个孩子，送到我岳母家中。我才来到此庙，打算出家修行。”电真说道：“呕，那就是啦。但不知你们庙主，可曾在庙？”文魁说：“我家方丈现在在庙里。”电真说：“你去回禀你家方丈，叫你家方丈，一步一头磕到庙堂，叫我二爷三声，作为罢论。如若不然，我是手提宝刀，庙里庙外，杀一个鸡犬不留。”文魁说：“奴才往里回禀就是。”文魁转身形往里走，转过了影壁去，从里面出来一个小僧人。文魁说：“少师父，现在山门以外，来了一位壮士，姓电名真，前来拜访老师父。”小和尚一听说道：“待我回禀老师父去。”转身往里，赶奔禅堂，挑帘笼来到屋里，小和尚便对他师父智深把此话一说。智深说道：“他既来了很好。你等不必担惊，师父我自有办法。少时你们在廊子底下一站，我二人见面，你们高挑帘子，随我到屋



里。我们二人谈话时，你就垂手侍立。”小和尚连连点头。

赛朱平智深由里面出来，到了山门，一看门外这人身高七尺开外，穿蓝挂翠，面如敷粉。智深双手一合说：“电二员外，我这相稽首了。不知那阵香风，把二庄主吹到敝处小僧庙堂。”电真说：“你我有缘千里来相会，对面无缘不相逢。”电真一瞧这僧人，身高够八尺开外，胸前厚，膀背宽，精神足满，往面上一看，面皮微白，粗眉阔目，准头端正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衬，青色头皮，脑门顶上有九个疤痕，是受过戒的；身穿古铜色的僧袍，黑缎子护领，没系领带，敞着怀，青中衣，高腰白袜子，瞳下青靴白口。见此僧人和颜悦色的说道：“电庄主请到里坐。”电真说：“和尚，你不必对我施展这宗情形。你乃人面兽心，拿这种言谈话语，对待别人行啦。今天你还问我是那阵香风把我吹来的，乃是你亲身笔体用帖把我叫来的，反倒明知故问起来。”智深说：“二庄主，您休发雷霆之怒，暂息虎狼之威。二爷您的刀快，可不必借人杀我；小僧刀快不能借人杀您。也许是您得罪了毛贼草寇；也许是我伤了鼠辈毛贼，他把您我二人拴起对来。您找到庙堂，与小僧变脸。小僧我一火高，与您打在一处，二虎相争，必有一伤。您要把小僧我杀死，您给我的小人报了仇；小僧我的刀法出人，把您伤了一差二错，给写柬帖之人报了仇啦。此地非是讲话之所，咱们里面禅堂去说。”说着一伸手，把电真的手腕拉住，往里就走。电真觉着和尚用力直捏自己手腕，知道他是试验自己的力量，遂把腕子用力一绷。智深心中也明白他的来历不小。过了前院头层殿，来到西北角一座跨院内，有座屏门，二人进了屏门。电真一看这院是北房五间，东西各有耳房四间，房子都很高大整齐。

当下二人来到北屋禅堂，有人高挑帘笼，二人进了屋中，智深让电真上座，自己在下首相陪。手下人等赶紧过来



擦抹桌案，倒过两杯茶来。僧人说：“电庄主，方才间在外面，咱们二位说话。您怎么面带怒容，所为何来呢？”电真说：“僧人我且问你，你有个徒弟叫白莲花普月的吗？”僧人说：“电庄主，休要提起那丧了良心的普月。我这徒弟有欺师灭祖之意，幸亏我的刀法没传成于他，不然他不定要惹出甚么事来呢？有时我这庙里开庙之时，男香客倒不要紧，有时来了少妇长女的前来烧香求子，他是瞧着人家的芙蓉粉面，窄小金莲。您想那是出家僧人的规矩吗？普月他不听小僧的规劝，是我将他饱打一顿，逐出门外。自他走后也没上我这来一趟。师徒的恩情，从此一笔勾消。就是逢年过节，他应当来到庙堂，参拜佛祖。我的生诞之日，他都不来。这样的门人弟子，岂不是忘恩负义吗？”电真说：“他虽没上你这来，他可上我那边去啦。”僧人说：“您跟普月有来往吗？”电真说：“我与他素不相识。”僧人说：“他上您那边去作甚么去了？”电真说：“他上周家庄采花，不料被我知道，是我替你管教管教你徒弟。”僧人一听这话，当时把脸往下一沉。电真见僧人沉下脸来，当时站身形说道：“僧人，你要怎么？”智深忙陪笑道：“庄主休要动怒。我一闻此言，心中有气。普月他败坏我的佛门，这样畜生，不守清规，真真气死我也。他若来时，我非得处置于他。”电真说：“我管教你徒弟，你可过意？”智深说：“您替我管教徒弟，我是领情。但不知您是怎样的管教他呢？”电真说：“他到周家庄去采花。我把他拿着，我问他是哪儿出家？他说是黄沙滩万佛寺出的家，我问他你师父是谁，他说我师父是赛朱平智深。是我将他左耳割下一个，好警戒他下回，见美色起淫心的时候，让他用左手摸摸耳朵，左耳朵为甚么割去的？”智深说：“别说您把他的左耳给割去，就是把他人头杀去，这样徒儿不守清规，您要把人头拿来，我智深决定连一个字都没有。”



电真说：“僧人这话不是这么讲法。我电真不割你徒弟的左耳，那柬帖也不能来；我电真割了你徒弟左耳，你才把我叫来。”僧人说：“电员外千万不要误会，这里面恐有毛贼草寇，趁机而入。您说我给您下柬帖，您可以把帖拿来我看。”电真伸手从内衣把柬帖拿来，往桌上一放说：“僧人你来看。”僧人一看此帖说道：“这柬帖是我写的吗？这样的笔体，难道还是我自己写的不成？”智深命人取文房四宝，僧人拿过一张纸来，又把笔拿起来。只见他笔尖一转，如柳栽花，又照着那帖写了一份。电真偷眼一看说：“真乃是二品大员的笔体。”僧人写完，将笔放下说：“您看这张帖儿，是小僧的笔体。”电真拿起这两张贴一看，果然笔体不同。智深说：“电员外，这一来就把我的心明了，咱们可不能给毛贼草寇使唤着。”电真说：“我来问你，你说是毛贼草寇写的此帖。你徒弟不上周家庄去采花时，怎么也没人给我下帖？”僧人说：“庄主，您不要多心。咱们二人可说是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何能出此下策。”二人说话之间，天色已晚。智深说：“二爷，您不用走啦，赏小僧一个全脸，在这庙堂多逗留几日。等到小僧把庙堂佛事办完，我还要随您够奔庄头，给我的嫂叩头去。小僧我又可惜阁下的名姓，给我佛寺挣一挣名义。”电真说：“师父此言正合我意，如此我就要打搅了。”电真说完心中暗暗想道：“此时天色已晚，我若住在此处，必须夜换紧衣，在庙前庙后，方近左右，巡视一遭，如有人提起普月一个字，那时我是杀他个干干净净。”

智深这时吩咐仆人，把灯光点起，预备酒饭。当时手下人等，赶奔厨房，仆人来到厨房，要酒要菜。工夫不大，酒来菜来。仆人擦拭桌案，通盘摆齐。智深一见说：“我把你们这些无用的奴才。我二人吃酒，怎么就拿一个酒杯？仆人说：“师父您别着急，您别动怒。我给您拿去。”手下人等一



进厨房，一去未归。智深说：“电二爷，您看这些奴才多么可恶，要他们也不是都干甚么，取趟酒杯就这么半天。”僧人站起身形往外就走。电真一看屋中无人，伸手从兜囊内取出银针，把所有酒菜，都用针试过，看看俱无二色。酒菜要有毒药，银针一探，针上就是黑的。僧人出去明着是取酒杯，暗含着就是给电真腾工夫，让他细看酒菜。少时智深转回祥堂，见了电真说道：“二员外，酒菜许凉了吧。”电真说：“还不凉呢。”智深提壶与电真斟酒。电真说：“师父歇手吧，你我自斟自饮。”二人吃酒的工夫，谈了些闲散话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残席撤下。仆人把桌案擦净，二次献上茶水。二人喝了几杯茶，外面梆锣齐鸣，将然起更。智深说：“二爷，你我投缘对劲，可说是知性同居。我和尚和您会在一处，多长了好大的见识。您如不嫌弃，多在我庙居留几日。我把佛事办完，小僧还要高攀，求您将小僧带到贵府高庭，小僧与我的嫂嫂前去叩头。今日天色已晚，您走了一路疲劳，请您到配殿安歇吧，明日天明咱们再谈话吧。”智深忙命来说：“拿我那闪缎的被褥，将二爷同到东配殿去。问电庄主是爱住那屋，单间或是里间都可以。”仆人点头答应。电真随着仆人往外走，僧人往外送。这时有人将灯光掌上，将电真送到东配殿。来到殿前，电真一看，此殿是北房五间，一明两暗，东西耳房是单间。电真说：“师父请回。我就住在西里间。”仆人把西单间屋门开放。电真来到里面，仆人把被褥放下。电真一看在沿墙一张大床，床后有扇后窗户，东房山放着一个条案，西房山一个茶几左右两个几凳。仆人把灯放在茶几上说：“二员外，我到外面再给您拿个尿憋子去。”多时仆人拿了回来，放在床下，对电真说：“我明天再侍候二爷了。”电真说：“你去睡觉去吧。”电真等仆人走后，把双门紧闭，抬头一看后窗户，后窗户是活的。电真



把灯光放在前槽上，这才合衣而卧，可是没敢睡着。

耗到外面天交二更，一看蜡烛还没熄灭，电真一回身形，站了起来，把白昼穿的衣服脱下，换上三串铜扣夜行衣靠。寸排乌木钮，兜档滚裤，上房穿的薄底鞋袜，勒打半截裹腿。把白昼的衣服，收在包袱里面，拦腰打上腰围，黄绒绳勒十字绊，背插单刀，明露刀把，青绢布包头。收拾完毕，抬胳膊踢腿，都俐落了。低头一看，零碎物件不短甚么。这才二指一档口，把灯吹灭。登床一看，后窗户关的很严，伸手从兜囊中把匕首取出，把窗户的别钉打开，把匕首又放回兜囊以内，伸手把窗户拉开，用挺钩支好。电真攒身往外，取出问路石，往地下一扔没有犬吠声音，这才攒出身子，双手把住窗台，把挺钩放下，往下一跳，脚踏实地，哈腰把问路石拾起，放在百宝囊中。电真拧身上房，蹿房越脊，滚脊爬坡。到每一个房坡上，都是夜叉探海式，偷听下边房里有没有讲究普月的事情。如果有人一提起普月事情，电真是下得房去，把庙前庙后，杀他个干干净净，鸡犬不留。电真围着庙内，绕了一个湾，还是真没有提普月二字。电真回到东配殿自己卧房，把夜行衣脱下，换好了白昼的衣服，把夜行衣打在裹里面。此时天有三更时分，电真合衣而卧。次日天明，就有庙里僧人叫道：“二爷起来了么？”电真听见说道：“起来了。甚么事？僧人说：“我家智师父，少时请您过去用早茶点心。”电真说：“是啦，回头这就过去。”

书要简断。电真一扎足在庙里住了五六天。智深见电真，总是恭恭敬敬，电真爱听甚么，僧人就说甚么。可是电真天天夜内，总在庙内绕一个湾儿，无论那日，只要听见有人提起普月二字，立刻翻脸。

按下电真在庙堂住着不表，反回来再说电真的家庙里，他的拜兄厉蓝旺，自从得病以后，日见沉重，遂命仆人到内



去请电维环。过了四天，也没见电真前来。厉蓝旺又催仆人找。仆人来到电真门口，上前打门。里面电海问道：“外面甚么人叫门？”仆人说：“我是家庙来的。”电海问道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仆人说：“管家的，您给往里回禀一声，就说大员外有请二员外。到庙中一叙。”管家往里面回禀说：“主母，家庙里的大员外，有请我家主人往庙中谈谈。”电王氏一听，站起身形，款动金莲往外行走，来到大门道内，仆人把门拉开。门外的仆人见了王氏，赶紧上前行礼。王氏说：“仆人你有甚么事吗？”仆人说：“主母，家庙内的大员外，命我来请我家二员外到庙中一叙。”王氏说：“仆人，你回到庙堂，回禀我那恩兄，就说二员我爷在后院练工夫来着，出了一身的汗，被风一吹，现在卧床不起，不能去到家庙，望求兄长多多原谅。等到病体痊愈，即刻前去。你就回去如此禀报吧。”仆人答应一声，转身去了。王氏把街门紧闭，回到宅内。仆人回到家庙，上前叫开了门，见着厉蓝旺，把电主母的话学说了一遍。厉蓝旺点了点头。又候了三天，又叫仆人去请电真。仆人来到电宅门前，上前叫门。里面家问道：“外面是谁？”仆人回答说：“我是家庙的，领了大员外之命，有请二爷前去谈话。”管家说：“你在此少候，待我往里给你回禀一声。”管家来到里面，屏风外一站，口称：“主母。大员外有请二员外到家庙一叙。”王氏转身形往外，来到门前，叫管家把门拉开，王氏说：“你暂且先回家庙去吧，你将我说的话，对大员外去说。就说我夫主病体沉重，等到痊愈，再到家庙去，与我那拜兄一叙。现在已请医家调治，吃了一剂草药，寸步难行，说话难以出口。”仆人一听辞别王氏。王氏回到内宅，仆人把双门紧闭。仆人回到家庙，上前叫门，见了大员外，又将二主母的话学说了一回。厉蓝旺点了点头。



又等了四天，仍无音信，遂叫过仆人说：“你去赶到庄内，将我那贤侄电龙叫来。”仆人答应去了。少时到了庄内，将电龙带来庙堂。电龙在家之时，王氏曾嘱咐他说：“电龙，你伯父的脸面颜色你可看得出来？你爹爹嘱咐你的言语，你要紧记在心。我那兄长着急生气，追问前情，你可说出实话。”电龙答应，这才往外行走。仆人将电龙带到家庙，上前推门，说：“你在此站着吧，我给你往里回禀。”仆人来到西房北里间，叫道：“大员外。公子电龙来了。”厉蓝旺说：“你把我扶起来。”仆人把员外扶在床上坐着。厉蓝旺说：“你把软帘挂上，叫龙儿进来。”电龙来到里面，撩软帘往里走，双膝跪倒，口称：“伯父在上，侄儿电龙与您叩头。您的病体可好了吗？”厉蓝旺说：“电龙你起来。”电龙谢过伯父，往旁边一站。厉蓝旺说：“我来问你，你今年多大年岁？”电龙说：“我今年十一岁了。”厉蓝旺说：“孩儿呀，你今年十一岁。我跟你父亲交友，伯父我是孤身一人，与你天伦结拜，实指望你将来长大成人，我有个百年不遇的，你好把我给葬埋。娃娃你丧尽天良。”厉蓝旺说着话，眼泪落下有如断线珍珠一般，“你这孩儿实是丧尽天良。胆大的畜生，难道我连你一句实话也讨不出来吗？”电龙说：“伯父您问什么，我都说。”厉蓝旺见他一说此话，面色更改，遂说：“住口！我这见有位贵友，那天夜换紧衣，探听家宅，前后左右，没有染病之人。你怎么说你父亲有病？你还蒙哄于我吗？院内要有染病之人，我就不叫你来啦。我那二弟确实有病，我何必叫你来呢？”厉蓝旺说着放声大哭，“你爹爹到那儿去了？你要说出真情实话。”电龙说：“我爹爹的去向，我不敢说。我娘亲给我爹爹走露了风声，我父亲回来，与我娘亲是大大的没脸；我要给他老人家走露风声，回来砸折了我的两腿。”厉蓝旺说：“你天伦回头有什么大错，皆有伯父我



担负。你说了真情实话，有什么事全有我哪。”电龙虽十一岁就能学舌，于是双膝拜倒说道：“您要问我爹爹的真情。在七月二十日，我父亲上您这儿来的那天，黄沙滩万佛寺，来封柬帖。我父回到家去，一看柬帖，嘱咐我们母子说：要是您这儿打发仆人到庄内找我时节，叫我娘亲这么这么一说。我父亲就是那天就走了，至今一去未回。”厉蓝旺听到此处，“呀”的声晕倒在地。众人急忙拉胳膊拉腿，拍胸捶叫，摸扶前心，捶后背。仆人又叫电龙说：“你快叫你伯父，就说你天伦回来了。”电龙说：“伯父您快苏醒。我父亲回来了。”电龙是接二连三的紧叫，厉蓝旺才缓过这口气来，吐出一口痰，放声痛哭，说：“我二弟此去，一到万佛寺，恐怕九死无有一生。”仆人说：“员外您就不用着急啦，您要有一个一差二错，这便如何是好。人现在没有一定主事的人，您将养您的病体要紧，病体痊愈，设个妙计，遍请名人，与我家的员外前去报仇。我们当奴才的，就感恩非浅了。”厉蓝旺说：“仆人你回奔庄内，通知我那贤妹知道。就说我在庙中烦闷，留下此子电龙庙中一住。”仆人点头，仆人来到外面，已至门首，上前叫门。里面家人电海，将门拉开。外面仆人说：“你将我主母请出来，我在面前有事回禀。”仆人到里面，见了王氏说：“主母，家庙仆人有请。”夫人转身形往出来，到门道以内说：“仆人你请我出来有何话讲？”仆人说：“我家大员外病体沉重，实在烦闷。我家二员外又染患风寒，不能前去谈心。大员外要留公子电龙，在家庙住几天，与大员外消愁解闷。主母您可能赏脸？”王氏说：“仆人你回禀我那尊兄，叫电龙在那儿住着吧。我夫主病体痊愈，即刻就到家庙，与我那兄长一叙。”

仆人走后不提。王氏款动金莲往里走，来到上房，跟仆人婆子丫环说道：“你家二员外出门在外，一去未归，一共



有八九天光景啦。我也是放心不下，好不叫我纳闷，皆因他的脾气古怪，性如烈火，他要与外人致气，怕受人之累。我那拜兄，又在家庙养病。我也不能到那儿踏入病房。”婆子说道：“主母，那大员外，脾气出奇，与妇女无缘，不爱跟少妇长女，一言一句的说话。与二员结外拜已三四年，他老人家就到过内宅一次，那还是因您夫妻二人致气，那老英雄入内解劝，从那天以后，就没来过二次。忠心耿直，舍命全交不问可知，我婆子也能测知一二。那大员外要留公子电龙，是他老人家恐怕在本庄里住，母子都在家中，二员外不在家，恐怕有个一差二错。公子要有舛错，岂不是断去了我家员外的后代香烟，这是老侠客心中之情。要将少爷留在了家庙，庄内不出差错便罢，若出舛错，你我是女流之辈，不足为奇，大员外爷也得给咱们报仇雪恨。”王氏道：“我那尊兄，他的病体，怎么会这样的迟延呀？若不是病中，怎么能出此事呢？我那夫主他去到万佛寺，不知是凶是险。倘若他要有一差二错，我母子无人照管。”女仆说：“主母您不必着急，等候二员外回来，您也就放了心啦。”

电家庄之事，暂且不提。翻回来再说电真电维环，在万佛寺一住半个月，天天夜晚，在庙中各处。搜找普月的音信。电真这一天对智深说道：“智深呀，如今我来到你们庙中，已然半月有余。我不知我那兄长病体如何？我必须回去看望一回才好。再说我庄中无有能人，我是放心不下。今天我就得起身。”智深和尚道：“二爷您今天要走哇，请再盘桓几日再说，好不好呢？”电真说：“我今天必须走。”智深说：“二庄主，您要一意的要走，那我就敢相拦了。不过我要跟您商量一点事，可能应允？”电真说：“有甚么事相商？请当面讲来。”智深说：“二庄主，我因为您走，打算备下一桌酒席，给你饯行。不知意下如何？”电真说：“这倒可以。”



原来智深听他要走，不敢再拦。他心中所思：“此时我要再拦，那他真许反想，我师徒不是他人的对手。那时倒闹一个反美不美，岂乃不是打草惊蛇吗？莫若答应他，从中设法谋害他。想到此处，便叫手下人，快告诉庙房，赶快预备一桌酒席，要与电庄主饯行。手下人答应。工夫不大，便预备好了，将酒席摆在了西房，先将门帘摘了下来。智深说：“电二爷，你我今天要分别啦。请到西配房经堂，那里有七十二卷金刚经，到那里吃完了酒您就走，一路的平安。您到经堂参观一二。”说话之间，僧人在前引路，电真在后相随。电真早将自己物件带齐啦，出了禅堂，够奔西配房。电真举目一看，一进月亮门，往南一拐，青水脊门楼高大，屏风门大开，迎面一座大影壁，东西的配房，一样五间，北房七间，正居中是明三、暗六间。他们到了里边一看，那七十二卷金刚经，全在后山墙上挂着。那北房以及东西配房，真是画栋雕梁，很是华丽。

两个人进到屋中参观经卷，电真是越看越爱看，不由心中想道：这佛祖留下的真经，真是令人喜爱。那僧人在旁说道：“庄主呀，您别看啦。工夫大了，酒菜已凉。”说着便将电真让到了上座，智深在下位相陪，坐好之后，僧人说：“二庄主啊，待小僧与您亲自把盏。你我以后要多亲多近，小僧我还要请您关照一二呢。”说着与他斟满一杯。电真端起来，定睛一看，酒无二色，一饮而尽。僧人手捧酒壶，说道：“二爷您吃菜吧。”说着又上满了二酒杯。电真再端起第二杯酒来，一看仍然一色，再饮而干。智深又让菜，说：“二爷您吃菜吧，您看那一样可吃，您就吃那样。”电真连说：“好好！”僧人再满第三杯酒，然后将酒壶放下，拿起筷子布菜。电真说：“贤弟轻手，待我自己取菜吧！”说着话，将酒杯端起，一时疏了神，早将一杯酒饮下，吃了菜，将筷



子放一放，双手一扶桌案，说：“凶僧，你这酒里有药吗？”这蒙汗药酒就怕着急，着急他的力量越大。智深一闻此言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电真啊，你既然知道有药，你为甚么喝呀？”电真抬腿将桌子踢翻，碟盘全摔在地上。自己急忙推簧亮刀，举目一看，天转地转，眼前发黑，身不由己，便翻身栽倒在地。僧人说：“来人，与我绑。”东西配房出来八九个人，便将他绑了，捆好之后，又将腿给别上啦。智深说：“快到后面取缘豆汤一灌，撬牙开给他灌了下去。”手下人答应，取来便与他灌了下去。少时电真呕吐完毕，自知是被获遭擒。智深说道：“你们众人千万不可走漏了风声。倘若是有人走了消息，被我知道，我是定斩不留情。快去后面，将定魂桩搬了来。”手下人答应，少时取来便栽在影壁后面。僧人说：“快将他捆到桩子之上。”说完他一伸手将那口宝刀摘下，挂在自己腰间。此时已将电真绑好，早将头巾大氅脱掉，叫他面向北，双腿用麻辫子绕好，将别顶簪子取下，插在脖梗子，再将头发撮成绳子一样，拴在环子之上，又将二臂往后一圈，便捆在定魂桩上。拿起英雄木，放在他后腰。手下人说：“已将电庄主侍候齐毕。”智深说道：“好！你们侍候了。”这才要设法害死电维环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以后电龙出世报仇，种种热闹节目，且看后文。



第十八回 义仆文魁葬尸报信 凶僧普月杀人探庄

话说凶僧智深，酒里投蒙汗药，将电真捆在定魂桩上。电真醒来，大骂凶僧：“大胆贼人，快将你家二太爷放开。如若不然，我那大哥厉蓝旺定来取你等首级，踏平万佛寺。”智深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来人呐，把这小子的左耳朵切下来，先给我徒弟普月报一刀之仇。”手下之人用匕首割下电真左耳，用盘子端着，递给智深。凶僧智深说：“电真，我要叫你看看，你的耳朵是怎么变成我酒宴上的佳肴的！”遂吩咐厨子姜三和电文魁：“快，给我油炸耳朵丝！”又叫手下人摆酒侍候。二人到了厨房，文魁说：“这人耳朵可没法吃，换换吧。”姜三接过盘子，看了看电真的耳朵说：“这只耳朵，没有一点肉，除非油，便是脆骨。”说着伸手开了肉柜门，取出一个羊耳朵来，用刀削好，与电真的耳朵大小相同，说道：“大弟你看怎样？”文魁连说：“好好！不怨人称你是高手，真有两下子。”说话之间，那姜三忙用刀在墩子上切好，成了耳朵丝。又将油锅坐了，用铁丝罩篱盛着耳朵，往油锅里一放，“哗啦”一声炸焦了一层。又往油锅里一倒，来了个火彩，吓了文魁一个冷战。姜三说道：“兄弟你为甚么打冷战啊？”文魁说：“好吗，火苗子足有三尺多高，那还了得！”姜三说：“不算甚么，是手彩。你再看这个。”说着往



碟内一倒那个耳朵丝，遂说：“你看我要用筷子一往下扒，那就算我学艺不高。”往下一倒，果然掉在碟里。又用些酱油、葱、姜、佐料等，将菜做好。又用酒壶筛好了酒，说道：“大弟你在此等候。待我送到前面去，管保得他一封银子。”说着便拿到前边，说：“老当家的，您瞧我给您做得了这个菜。”智深说：“姜三你到东院，去拿纹银一封。”姜三说：“我谢谢您啦。”说完向东院而去。这里凶僧斟好二杯酒，说道：“电真，我徒弟采花，碍不着你呀。”电真闭口无言。凶僧吃酒已毕，在禅堂吃晚斋。少时天色已晚，他在禅堂之内坐着，吩咐外面掌上灯光。

此时普月从外面进来，手中拿着一物，他是嘘嘘带喘。原来普月看见电真一被擒，他就出离了庙，直向电家庄跑来。相离切近，自己穿好夜行衣，他真大胆，不顾一切，直接蹿进院去。来到北房，手提刀便在屋内走来，听见西里间有人说话。真是燕语莺声的说道：“婆儿，你家二庄主一去未归，而今我怎么心慌意乱的。莫不成有甚么事吗？”普月一闻此言，跃身进屋中，到了西里间，用刀一挑帘。王氏抬头一看，忙问道：“凶僧你穿夜行衣，夜入家宅，莫不成你找不自在吗？”僧人说：“那电真是你甚么人？”王氏说：“那是我夫主。”旁边女仆一见，刚要喊叫，早被普月一刀杀死。王氏说：“僧人呀，你若是与我家二庄主有仇，你斩他的家眷，我不恼你。你若说出别的言语，休说我辱骂于你。”此时小环早吓得爬在床底下去啦。普月一听此言，知道别的事不成，只得伸手也将王氏杀死，手提人头，出了屋子飞身上东房，直奔家庙。

到了庙中一看，此处防守甚严，人多不好下去。他便来到后窗户，往里偷听。就听厉蓝旺问道：“电龙，你可想你娘亲？”电龙说：“伯父，我有七八天没回家，很是想他。明



天倒儿我到家看一看去。”蓝旺道：“龙儿呀，你暂时不能回家，皆因你父前去万佛寺，一去未归。那凶僧诡计多端，再说那僧人倘若派人前来，杀你们满门家眷，那时拿你人头一到庙中，急也将你父急死。”说着伸手拉了电龙的手，说道：“电龙啊，你父母不死，还则罢了，倘若是有个舛错，那时我必要传你武功，聘请山东各地水旱两路的英雄，与他们夫妻报仇雪恨，以尽我弟兄结拜之情。等明天我派人将你送到家中，你母子见上一面，再行回来。你还是住在庙中，我好放心。”恶贼普月在房上一听，这里人防范太紧，没敢下手，便提着人头赶回佛寺。来到庙墙外，飞身上墙，回到禅堂，见了智深说道：“师父在上，徒儿普月，领你老人家之言，杀电真满门家眷。”智深忙问道：“普月你可将厉蓝旺治死。”普月瞒哄他师父，说道：“徒儿已将电真之子一刀劈死，免咱们后患。又将厉老儿杀死，叫他尸首两分。手下的仆人杀死六七名，电真的家庙横尸一片，徒儿普月又将他妻杀死。您看妇人的人头到。”智深说：“普月你到了前边，如此如此的叫电真去看。”普月点头，将人头背在后面，来到电真的面前说道：“快来人呀，快将他的英雄木撤下。”又将头发摘了下来。普月道：“电真，你真是一个好朋友。不过是大丈夫，难免得妻不贤，子不孝。你与那混水鲲厉蓝旺，竟与我们莲花为仇作对。今夜我到你家，向你妻百般的求情，谁知那妇人性如烈火，不允从你家师父，是我一怒，一刀杀死。你子电龙，也被我一刀劈死。仆妇丫环，斩杀未留一个，家庙中那老匹夫厉蓝旺也死于我的刀下。电真呀，我来问你，我到处采花，碍着你甚么？你胆敢冲散我的姻缘。你来看，我与你妻是先情后斩人头在此。”电真一闻此言，注目一看他手中，果然提着自己之妻王氏人头，不由“哎呀”一声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当时闭气身亡，喷了僧人一



身一脸的血。普月一见，便回到了禅堂，回禀了智深。智深随他到了外面，看了看说道：“按咱们绿林的规矩，死后不结冤。这个呀，可不能那么比，因为他竟跟咱们为仇作对。如今咱们是把他死尸放到院中，将妇人的人头也放到他的身上。传刀斧手，将他乱刃分尸，死后不给他留全尸首。”众人答言，当时将电真摘了下来，放到当院，又将妇人的人头扔到他的身上，传来了刀斧手，各人手持军刃，将死尸围啦。

正要下手之际，电文魁从外面跑了进来，跪倒说道：“师父在上，您已然给少师父报了削耳之仇，请留他个全尸吧。小徒念他与我有恩，只因我天伦故去之时，他赏的我家棺材，又给请来高僧高道给超渡亡魂，如今我眼看着他不忍乱刃分尸。再者说，您全是武圣人的门徒弟，稍念一念全是同门人，可以赏他个尸首不碎吧？他又是我一个长辈，我二人是同姓不同宗。”僧人智深一听，遂说：“好吧，我冲着你免去乱刃分尸。刀斧手退去。”一声令下，那些恶奴纷纷退去。又说道：“文魁呀，你将他们尸身人头拉到庙外掩埋了吧，以尽你们叔侄之情。”电文魁连忙磕头，“谢您赏我全脸。”这才由大家帮忙，他自己提了王氏人头，暗中落泪，便一齐拉到庙后。此时四处梆锣齐响，已交四鼓。文魁说道：“列位呀，那死去的电真与我有恩，天已到这个时候，你们诸位忙了一夜啦，请回去歇息去吧，待我一人埋吧。”众人点头，一齐走了。文魁看他们走后，不由落泪，心中暗想：我这样的来办，倘若被那恶贼普月看见，连我也一齐被杀，但分我有三寸的气在，一定出去上各处报信，凡是与我家二员外相识的人全给报信，非给报仇不可。想到此处，这才取出来锹镐在西角门旁边，挨着墙根刨了一个坑，就将电真的死尸埋葬好了，又用一个花盆将妇人的人头扣上，也埋



在电真的下垂首。埋完了，说道：“庄主，你夫妻的亡魂有灵，别叫我害怕。我有三寸气在，一定给你们夫妻报仇。”说完他进到庙中，前去睡觉，按下不表。

如今且说电真的家中，那床下的小环，看见凶僧将主母的人头提走了，他才慢慢爬了出来，喊嚷着说：“你们大家来吧。我家主母死啦！”此时才有管家电海来到后面，一看屋中婆子被杀，主母王氏被杀，并且失去人头，小环名叫翠云，当时便问道：“翠云呀，这、这这是那个把主母杀死？”翠云说：“因为那僧人拿刀杀婆子，我一害怕，就钻到床底下去。”电海说：“既然在此，那么你先在此看守，待我前去报信。”说完他便出来，到了家庙门外一打门，里面有人问：“外面甚么人黑夜打门？”电海说：“我是管家电海。”仆人一听，忙将庙门开了。电海急忙到了西房北里间，来见厉蓝旺，双眼落泪。“大庄主呀！你老人请起”。蓝旺说：“好吧，来呀，快扶起来。”当时有仆人将他扶着坐了起来，问道：“电海呀，你黑夜之间，来到家庙啼哭是为甚么呀？”电海说：“大员外爷，您可千万的别着急。您要有个一差二错的，我家二员外爷，可不好办。”说着一看少爷电龙倒在一旁，忽忽的睡着啦。遂说道：“大员外爷呀，我家二主母与婆子方才被人杀死，我主母的人头失去。”厉蓝旺一闻此言“哎呀”了一声，气顶咽喉，立时背过气去。手下仆人等急忙上前搬叫。有人就把电龙叫起来啦，说：“你快上前，叫你的伯父。”电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只得上前叫道：“伯父您苏醒。”叫了半天厉蓝旺才缓了过来说道：“电海呀，你快去王家庄，禀报王门黄氏，我那贤妹的娘亲，将他们胆大的婆子带上几名。王麒、王麟、王禄，把他们三个人带到我这里。电海呀，你拿钱到药店，买一斤潮脑，找那有胆子婆子将那潮脑揉满到尸腔子里去，盛殓好了，专等我那二弟回来再



说。”电海答应，转身形向外走去。

此时天光已亮，又对电龙说道：“龙儿呀。你要玩耍可以在庙中，千万不可到远处去啦。你愿意伯父我的病好不愿意呢？”电龙说：“伯父啊，侄男我听您的话，愿意你老人家早些痊愈，好给我娘亲报仇。”厉蓝旺一闻此言，便将电龙抱到怀中是放声大哭，说道：“孩儿呀，我为甚么不在家中养病呢？我早知你父是艺高人狂，招得贼人怀恨，必有意外。人说话必须和蔼，有多大的仇，几句好话也能免去。惟独你父永远不会说软话，是我放心不下，恐怕他有意外，因此我才天天叫到家庙来。如今你看如何，果然有此事啦。”便问仆人道：“你们哪个家人认得青州府？”有一个人答应道：“员外爷，奴才我认识青州府。”厉蓝旺问道：“你姓甚么呀？”那个仆人说：“我姓王，我叫王喜。”蓝旺说：“你到二友居酒楼，拿盘费一百两，骑快马到青州府东门外，打听金家口。到了那金家口，你再打听厉家寨。街当中路北有厉家酒店。你将我二弟叫了来，你就如此如此的一说就行啦。”王喜点头答应，转身往外备马奔二友居取路费，前往青州不提。

且说电海到了王家庄街东，天已大亮，上前叫王家之门。里面有人问：“甚么人叫门？”电海说：“此处是王宅吗？”那王麒、王麟、王禄是在这里吗？”里边人说：“不错是在这里，你是那里的呀？”电海说：“里边说话的人，怎么不是我那哥哥王福啊？”里边那人说：“我叫王寿，我是他兄弟。他回家养病去啦，叫我在此替他几天。”电海说：“你往里回禀老太太，就说我是电家庄的，名叫电海，前来求见他老人家有要事面禀。”王寿来到里面，先到大爷屋里，说道：“大爷您赶紧起来吧。现有大姑奶奶的管家，前来有要事相商。”王麒一听，连忙的爬了起来，穿好了衣服，转身形往



外，口中叫道：“电海呀，有甚么事呢？”电海一见，忙上前行礼说道：“大舅爷，我先给您行礼。您可千万别着急。”说着便把家中之事细说一遍，急得王麒撮手擦掌。电海说：“您急忙回禀老太太。我已然禀报了我们大员外爷。您叫胆大的婆子多去几个人，前往我们二员外家，帮助盛殓。我们大员外爷有话。请您随二爷三爷哥三个一同到家庙，有要事相商。”王麒点头应允。电海说：“我先回家置买应用物件。”说完从此告走啦。先到棺材铺，看好了一口寿材，叫人给送到庄来，另外又给婆子也买一口，一齐送到宅中，然后派人伺候着。他便出来到了杂货铺，说道：“李掌柜的，现下我们主母故去，家中大办白事，宅中人来拿东西，你尽管给他们，可得立好清单，完了事咱们再算帐。”李掌柜说：“好吧，管家你有话，拿甚么我全给。”电海安派好了，便来到家庙说道：“大员外爷，您不用着急啦，各样事我全办好啦。不过还得请示您一件事，我主母那棺材下削不下削。”厉蓝旺道：“我叫你预备的潮脑，你可办好？照我说的法子去用。棺材先不用下削，容等将人头找回来再说。那仆妇由你去办，通知他们家中人，多给银两，与他二百两。这些事由你去办，叫他家人每月来咱们庄中领银十两，当下便立他们一张字，由四十五岁算起吧，直到一百岁至止，准共他们要五十六年的恤金。”电海答应道：“奴才全都照办。只是我那主母的人头，恐怕找不回来啦。”厉蓝旺道：“等我那徒弟到了自有办法，你就快点回去吧。”电海答应出来正要往回走，忽然看有两套大车进了村口，前头车上坐的是老太太王门黄氏，带着王麒之妻王门张氏、王麟之妻王门金氏、王禄之妻王门李氏。后面车上全是婆子丫环。电海一见急忙迎上前去。老太太问道：“电海呀，我那姑老爷不知死活，我那死的丫头，对我有过错，多亏电真家教好，才将他调理好了，



要冲她对待我的那份恶怨我连来都不能来。她过门十七载，老身我连接她都不愿接。我那姑爷维环，将她送到家宅。那维环有艺业在身，在家半个月，他夜换锦衣，暗入王家庄，看她对待老身如何。虽然说他是姑爷，可是孝顺我如同亲娘一样对待，才将我那女儿调理好了。维环生人以来，就办一件错事，不该斩去他叔父的右臂。也是那电华不行人事啊！”说话之间，车已进了村庄，来到门口，一齐下车。

大家一同来到了里面。看见了自己的女儿有尸无头，老太太是痛哭一场，口中说道：“女儿呀，你死不能结冤，这也是你的报应循环。不知我那姑爷是上哪里去了？”回头问道：“电海，我那外孙子电龙呢？”电海说：“我那大员外爷，早就把公子叫到家庙，不放回来，就怕家中有一差二错。因为我主人得罪了毛贼草寇，夜间有个防不到，要出了意外。”老太太说：“那么你家大员外怎么分派的呢？”电海说：“我家大员外爷说，请您不用着急，叫您派那胆大的婆子拿那一大包潮脑，给揉在尸腔子里，暂行盛殓。容等大员外爷的兄弟到来，找回人头，再办丧事。”老太太点头，便吩咐大家照此办理。按下他们暂且不表。

如今且说那王麒弟兄三人侍候老太太他们走后，他弟兄三人收拾齐毕，骑马到了家庙，来见厉蓝旺。到了庙中，仆人将马接过。他们来到西房北里间，跪倒行礼，大哭失声说：“兄长在上，小弟等与您叩头，就请您设法与我那姐丈姐姐报仇雪恨，我弟兄是感恩非浅。且不知您的病体如何？”厉蓝旺说：“三位兄弟请起吧，我的病体见好。王麒呀，我那二弟维环，他一到佛寺是九死连一生都没有。他不听愚兄的良言，若听我的话，焉有今日。再说他去半个月有余，生死莫卜，是凶是吉并无音信，倘得一信，我自能与他报仇雪恨。我打算派你弟兄三人，在电家庄西村头路南有二十五顷



果木园子，你们要照料一二。衮州府北门内路西茂盛当，你们要执掌一二。西门里路北二合永杂粮店，房产买卖全是我那二弟维环的，南门外路东德顺店那房产也是他的，你们弟兄也要与他照料。东门外路北二顺镖局，那里房产，满是电家的。十字街道东路南一座澡堂子，字号乃是洪兴，铺掌是阎顺贵，那房产都是你姐夫的。澡堂东隔壁两座大店，那房产也是我二弟的。周家庄北村头，有四顷半地，是我二弟的。赵家庄东村头有十二顷地，也是他的。我厉蓝旺的病体好与不好，但有我的三寸气在，把你们弟兄三人叫来，交代已毕，省得我死后，白断送人家。那时岂不白便宜了他人。容我病体康复，我那二弟维环倘有凶险不测，那时我必然要聘请天下的宾朋与他报仇雪恨。你们在庙里庙外，各持长枪短刀，黑间白日，护庇这个庙。为是保我与你外甥电龙的性命。防备那白莲花普月，与他师父的毒谋，前来行刺。据我想来他们师徒一定设法将我二弟害啦，那僧普月才敢来到庄内。我要没有这场病，我二弟决没有被擒这情。我们借他点胆子，他们也不敢来。王麒呀，你赶紧与电龙预备孝衣，事已至此，我将嘴唇说破、舌头说焦，也算枉费前心。留我阳寿几载，我自想法子与他们夫妻报仇。”王麒说：“只凭老哥哥办理吧。”当下他们这里办理一切白事，按下不表。

且说万佛寺凶僧智深。这一天他心中不大放心，便问道：“普月你可将那蓝旺老儿制死啦吗？”普月说：“连那小儿电龙一并被我斩杀。”智深道：“普月呀，你可别竟蒙哄于我。我倒不怕，给你想的到，将来留他二人活口，老儿交友至诚，他要教会电龙武艺，传好了刀法，那时他知道他父是被你我师徒所害。那时他腰带钢刀，来找你我。可不是我长他人的威风，灭你我的锐气，咱师徒在一处都不准是他人的对手。要是走单了，照面一招不过，就得尸首两分。”那普



月听他师父一说，心中也是害怕，他是天天夜换紧衣，小心防备。这天夜内，他偷着来到电家庄东村头家庙。来到了一看，那院中灯光明亮，庙外有许多庄兵，各拿长枪短刀，往来巡行。直到天光大亮，他也没敢进去。普月便出了西村头，来到树林中换下来夜行衣，还是僧人的打扮。离电家庄有三里多地，那里有个崔家营，西村口路北有座关帝庙，那里住着普月的叔父，名叫智善，他便找了来，打算在这里住几天。来到一叫门，里面有人问道：“外面甚么人叫门？”普月说：“师弟开门吧，我是普月，来看我叔父来啦。”小徒弟闻言，连忙将山门开啦。普月进来，两个人一同到了里面，见了智善，上前行礼说道：“叔父在上，孩儿普月与你老人家叩头。”智善说：“普月呀，你行完礼赶快给我走着，千万别在这里。你要在我这里多待一会儿，我都怕叫你给穿唆坏了。你要遵守佛规，我看在我兄长的面上，我能将你逐出门外吗？你小子投奔别的庙也可以，怎么单单的入了黄沙滩万佛寺，真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可是我与智深一无仇，二无恨，既然要是身入佛门净地，就应抛去五行戒杀盗淫妄酒，不能再贪荣华富贵，一心守青灯，侍候佛祖。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谁知那个智深，一心好淫贪杯，失去佛规。普月呀，人人全是父母所生，天理良心，全是一样，僧道俗通是一理，谁人没有姐和妹。难道说，你家就没有姐妹吗？你们看见人家少妇长女，长得美貌，你们淫心便动。倘若咱们家中，有个年轻美貌妇女，有个不法的狂徒他看见了，若是五官挪位，行动轻佻，那时你当如何？近来有位侠客爷住在我这里，听他言讲，莲花党专门采花，破坏良家妇女。我听说离此地正东三里多地，有个二友庄，那里原叫电家庄，员外是电真，东村口有他的家庙，在庙中住着位厉蓝旺，人家庙中，名誉就很好，方近左右一带，谁人不说他们



好哇。你们师徒在那一方，有甚么名气，大概你自己也知道，像你们这师徒，现在虽然有气活着，我恐怕将来临终之时，不得好死。你看你如今左耳那里去了？”普月一听心想：他必是与电真有来往。只得假意说道：“我长了一个耳线，未能医好，耳自烂掉了。”智善一闻此言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普月呀。你这全是扯，想哄我。你趁早的去吧，别在我这里。”普月说：“您是有所不知。孩儿我与师父拌嘴，因气出了庙，请您收留我几日吧。”智善说：“普月呀，你要在这里住着也不难，必须先到后面沐浴身体，对天赌咒，然后再在这里住着。住十天也罢，住一个月半个月也罢，那时就任凭你个人之便。”普月一听此言，不由心中暗想：我若说出我心中之事，那时我叔父能叫过几个师弟，把我绳缚二背，送到电家庄。那老匹夫厉蓝旺看见我，真有喝我血的狠劲。莫若还得撒谎，蒙了过去吧。想到这里遂说道：“叔父，侄男情愿遵叔父之言。”智善说“好”，遂叫道：“至仲啊。”那小僧人说声“侍候师父”。智善说：“你将他带到后面，前去沐浴身体。至缘呀，你去设摆香案，好叫他对天赌咒。”徒弟分头去了，少时回来了，至缘面色更改。智善说：“普月呀，你师弟已将香案摆好，你要上香起誓。”普月不由暗想：你也就是我的叔父就是了，要不然今夜亮军刃，就将你的僧头摘走，如今是出于无法，不得不从，我为是相离他们电家庄相近，每夜前去探望，有了闲空，得了手时我必要将那老儿以及那电龙一刀斩杀，方出我心头之恨，待我先起下牙痛咒，瞒过我叔父再说。想到此处，便拜倒于地，口中说：“佛祖在上，弟子普月，从今之后，改过自新。我倘若再做那伤天害理之事。叫我不得善终。叫我尸首两半，二目被抠，心肝失去，人头不在。”普善一听，遂说：“阿弥陀佛。普月呀，你这个咒赌的倒好，只恐怕你口不应心。真要是如



此改啦，将来一定能得全尸，得啦，你去西间睡去吧，至仲至缘你们将香案收拾下去吧！”

晚饭后，他们三个在一屋中睡觉。半夜之中，善月打把式，抡胳膊、踢腿，打的两个小和尚不得睡觉。过了三五天，还是这样，两个人便来告知老和尚。智善说：“徒儿，你们就把那间屋子让他一个人住吧，不用再跟他一处住去啦。至仲呀，我来问你，那天你同他去沐浴，回来之时，为甚么脸上变色呀？”至钟说：“我师哥一脱僧衣，他内衣有戒刀一口，因此害怕。”智善说：“你可看见明白了，他是有刀哇。”至仲说：“师父，徒儿不敢在你老人家面前说谎言，实有戒刀一口。”智善说：“我查出今天非把他逐出庙外不可。因为日后倘左右有施主前来烧香还愿，一眼望见普月，男女的施主，不就不恭敬咱们啦吗？那时可就耽误了咱们大事。他再做出别的事情，事后有人传到二友庄去，被那二人知道我窝藏他人，此庙一定被剿。莫若早行将他逐走为是。”这天早斋已毕，普月到各殿上香完毕，来到禅堂。智善问道：“普月你可有戒刀一口？”普月说：“不错，孩儿有防身利刀一口。”智善说：“你无事拿刀做何使用呢？”普月说：“叔父有所不知，只因那年您将我逐出门外，我至了万佛寺。我与我师父所学刀法三十二手，我跨这口戒刀专为防身所用。”智善说道：“普月呀，僧道皆为一理，倒是许跨戒刀，道人也许配慈剑，可是全不准错用。你如今要将此刀错用，你可小心在香案之前对天赌咒。你用完了晚斋，归庙去吧，你如若不走，违背叔父我的规矩，我叫你四名师弟将你绳缚二背，送到电家庄。”普月说：“叔父，请息怒。侄儿我一定不能错用，再说我在您这庙中借住，就不能犯您庙规，请您放心。”智善说：“你要遵我的佛规，白天要在佛堂打坐，夜晚你到西掖间睡觉。倘若违背我的佛规，那你就趁早的走吧。”



普月一闻此言，是连连的点头。当时他忍气吞声，在庙中很守佛规。那普月真就白天在禅房打坐，夜间在西掖间躺在床棍上，看那桌上的一盏油灯，呆呆发怔。直耗到天有定更之后，知道四个师弟睡着了。他翻身坐起，伸手取出解药来，抹在自己鼻孔之上，又取出鸡鸣五鼓返魂香，便将那四个人薰过去了。急忙换好夜行衣，背插戒刀，转身形往外把门插关拉开，来到外面。双扇门倒带，到了东界墙，飞身上去，这才离了此庙，够奔电家庄。

一直到家庙墙外一看，还是那样的防范，往来人不断，各拿着刀枪棍棒，足有六七十人。院中灯烛辉煌，照如白昼一般。再细看东房上，有十根绊腿绳，西房上也有十根绊腿绳。普月在北房后坡一趴，心中暗想：老儿防备太严，这是夜间还如此哪，这要是在白天，那还不一定多严呢。忙往下细细查看，就见那东面地上全有绊腿绳，房廊之上摆着兵器，自己一见，可就不敢下去啦，怔了半天，看了看没有破绽，自己这才回关王庙。到了屋中，换好白昼衣服，将夜行衣脱下，昏昏的睡去。他从此是天天夜里将他四个人薰了过去，他夜夜探电真家庙，竟打算置死厉蓝旺。一连七天，到也没有办法。第八天这天夜内，他可没回关王庙，直接回了万佛寺，在外边一叫门，早有人问道：“外面何人叫门？”普月说：“里边是文魁吗？快开门吧。”文魁当时将门开开，普月进来，文魁问道：“少当家的，这几日上那里去了？老当家的正想念您啦，快瞧瞧去吧。”普月说：“我到袁府看望朋友，多盘桓了几日，所以回来迟了。”说着话便来到禅堂，见智深上前跪倒行礼。智深问道：“普月你这几日上哪里去了？”普月说：“师父，徒儿我这些日，去到电家庄，已将那电真的至亲至友，是男子全被我斩杀了。”智深一闻此言，连忙说道：“好好好，正趁为师之愿！你在庙中，我还正要



派去呢。”普月说：“是啊，您不派我，弟子也得去。”

按下普月暂且不提。如今再说电文魁心中暗想：才我给普月开门时，看见他面现惊慌之色，也不知现在电家庙的厉员外吉凶祸福。从这天起，每日愁锁双眉，一入庙堂，终日一语不发。手下里跟文魁在一块的僧人，见他心有所思便问道：“电师弟，你这两天怎么一语不发，茶饭懒进，所为那般？”文魁说：“师哥，我的事情难办。”他师哥普明说道：“你有什么难办的事，对我说明，我可以替你想个办法。”文魁说：“我那日早晨，在前面打扫佛殿，正在扫那山门外的台阶，由电家庄来了两个同乡，给我带来个口信，说我那老娘现在卧床不起，病体深重，让我辞去庙堂，回家去侍候老娘。是我听了此信，心中着急。”普明说：“这何必着急呢？”文魁说：“皆因我那二庄主，跟你我师父为仇，叫我不好前去告辞。再说你我都知道电真是被咱们师父谋死，倘我走后，庙内出了差错，那时师父必要多猜多疑，准说是我走漏的风声。”普明说：“文魁，你我的师兄普月，离了庙堂七八天，今天才回来。你可知他做甚么了？”文魁说：“我问少师父，他说是上山东衮州府望看朋友去了。”普明说：“他冤你不能冤我，皆因你是电家庄的人。普月赶回电家庄，无论男男女女，刀刀斩尽、刃刃杀绝，免去后患，从此我等在佛寺，便可高枕无忧矣。文魁你先在此等候，我普明去到佛堂，把话跟我师父一回禀，我师父还能把你放在心头。必然叫你回去侍候你老娘去。”文魁说：“师兄你可别往里回禀。倘若老僧一怒，死在万佛寺内，做了刀下之鬼。我母子焉能见面。”普明说：“你也不必落泪了。我自有言语对答他。”说完转身形往外，赶奔禅堂，面见老僧，把电文魁家中情形对智深从头说了一遍。智深听明白了。普明又说道：“现在那文魁，因为忧愁他老娘，终日斋饭懒进。”智深说：“普明



啊，电文魁他既有此事，为何不早说呢？”普明说：“皆因他那电二庄主死在咱们庙里，他不敢向师父说明，恐怕你老人家多心。您要能发恻隐之心，叫他回家，把他老娘侍候好了，然后再回转庙堂。电文魁他不敢禀论师父知晓，不知您能准他几天假不能？”赛朱平智深一闻此言，哈哈一阵冷笑说道：“好吧，为师父的赏他银二百两，就让他回家侍奉他老娘。他老娘的病体是好是坏，叫他老娘到佛寺来一趟。那恶贼电真，那老匹夫厉蓝旺，都死在我师徒之手，那样有能为的人，我都给处置了，何况电文魁一个粗单之人，何必将他挂在舌唇。你就给他送四封银子去吧。”普明说：“我就替他谢过你老人家啦。”普明拿着四封银子来见电文魁说：“师弟，我把你家中之事，已经对师父说明。我也不是叫你知情，我在师父面前，多给美言了几句。师父赠你纹银二百两，叫你回家侍候你老娘去，你老娘的病体好与不好，你可要来到庙堂一次。”文魁说：“小弟谢过你替我说话之情，我给您留下一封银子。”普明说：“不用，你拿回孝敬你老娘去吧。我没钱时，跟我师父去要。”文魁说：“我到禅堂给我师父叩头去。”普明说：“你就不用去啦，我师父叫你这就走哪。”

电文魁收拾收拾，来到庙门，普明往外相送。电文魁说：“师兄请回吧。”普明把庙门关好。电文魁出了佛寺，顺着大道一直往东，路南有一片松林，来到树林以内，把身子往树后一隐，回头观看，并没有他人暗中跟随，自己这才放心，一出松林一路赶到电真家庙。到了家庙门前，面见老乡说：“大员外现在病体如何？”仆人说：“咱们大员外病体未得痊愈。”电文魁上前叫门，里面仆人问道：“外面何人叫门？”文魁说：“我文魁前来给大员外请安，您给往里回禀一声。”仆人将家庙出门开开，电文魁走进家庙，仆人把双门



闭紧。电文魁往西里间而来，见了厉蓝旺放声大口哭。厉蓝旺一见，不知是怎么回事？“有话慢慢说，不用啼哭。”电文魁说道：“大员外呀，您务必给我家主人报仇雪恨。”于是将电真命丧庙堂情形是细说一遍。厉蓝旺听了说道：“文魁，我来问你，你说二员外命丧庙堂，只是空口无凭，可有甚么对证？”电文魁说：“庄主，现有电员外的左耳一个。”厉蓝旺说：“拿来我看。”电文魁忙一伸手，从囊中取出一个油纸包儿，递给厉蓝旺。厉蓝旺接过纸包，打开一看，心中一阵难过，一见如把钢刀扎于肺腑，不由双眼落泪，遂问文魁道：“你家二庄主，可得着全尸？”电文魁说：“电庄主临死就失去左耳一个，口喷鲜血而亡。凶僧要将尸首剁成肉酱，奴才文魁因为受过二庄主的恩惠，不忍见二庄主乱刃分尸，是我跪到凶僧面前苦苦哀求，这才将我家庄主尸首留下。”厉蓝旺说：“你起来吧，你可将他夫妻尸首人头保存起来？”文魁说：“庙里人等帮助于我，将尸首人头搭在后门外，我用花言巧语把众人支开，我才敢落泪。我将二庄主的尸身，就埋在庙后了，二主母的人头，我也给打了一个花盆埋在一处。从那天起。我是总想到电家庄，给您老人家送上一信。只因凶僧诡计多端，又恐事机不秘反为不美，是我这次心生一计，用言语挡着凶僧双耳，凶僧并赠我纹银二百命我回家。我是不分昼夜，赶到庙堂。就请您想法给二员外报仇吧。”厉蓝旺说：“从今往后，不准你称呼我为大员外，咱们兄弟相称如何？”文魁说：“奴才我可不当。员外您是何等之人。您与我家二主人是神前结拜。我文魁乃是二员外的一个奴才。怎能跟大员外您呼兄唤弟呢？”厉蓝旺说：“你有泄机之恩。你要不将左耳带回，我不知我那拜弟身亡，我弟妇的人头何在？不知他们尸首人头掩埋何处？不是泄机的恩公吗？”说着命人把电龙叫来。电文魁一看电龙身穿重孝，遂



说道：“大少爷，您的命运真苦啊，你父母都被凶僧害死。”厉蓝旺说：“龙儿，快过去给你义父叩头。”遂对文魁说：“你就收他做个螟蛉义子吧。从此你我是呼兄唤弟，将此子电龙将养长大，我厉蓝旺给他折腰折腿。只要地府阴曹留我阳寿，我必要将我平生的能耐，传授电龙，给电家门接续后代香烟。”蓝旺说完，天色已晚，吃过晚饭，一夜无话。

次日天明，红日东升。外面有仆人进来说道：“回禀大员外，外面现有您家中胞弟二达官，展眼鳌鱼厉蓝兴前来求见。说是您派电家庄的仆人，去到青州府东门外厉家寨请来的呀。”厉蓝旺说：“对啦，他既然来了，那么叫他进来吧。”仆人点头出去，到了外面说道：“二员外爷，我家大员外有请。”说完上前伸手接过马匹。蓝兴问道：“管家，我兄长他的床在那屋呀？”仆人说：“您随我来。”说着把马拉到院中拴好，便领他到了西房，说道：“您请进去吧，此房就是。”厉蓝兴一听，忙走了进去，果然见兄长躺在那里，便三步两步的走了过去，跪倒行礼说道：“兄长在上，小弟有礼。”厉蓝旺说：“兄弟请起来吧。”又叫仆人将自己扶起。此时蓝兴一见兄长面带愁容，连忙上前将棉被一掀，看他兄长是骨瘦如柴，一揪他兄长的右手往背后一围，不由得自己双眼落泪，来到床前一站。自己心中所思：我兄长虽然病到这个样子，可是阳寿未滿，尚不致于死，遂说道：“兄长啊，您这个病已有半年有余啦。您要是在家中，有我与您弟妹，终日在身旁侍候着，早就痊愈啦，不致于如此的日久。那可称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真是茶来张口，饭来张口，在家中替小弟我执掌家业，呼弟兄有多好呢。您年过半百啦，性情特傲，小弟我不敢违背。您必要出外访一知心投机的贤友，是您错啦，多么投缘对劲也不成啊，他是异姓之人，怎能比你我一母所生近呢？再说你我弟兄总算脚登肩头，同胞的手



足，别人何能比的上呢？我看兄长面带愁容，怎么不养病呢？兄长您要忧愁此人，是有恩还是有仇呢？有恩小弟我必登门拜访，若有仇呢，小弟我掌中这一口刀，一定去找那仇人。将他的人头带来在兄长的病榻前，叫您一看，好解烦闷。兄长啊，那么您还是思想甚么事呢？请您对我说来。无论甚么事情，对我说明。”厉蓝旺道：“二弟呀，我打发仆人到家中，把你叫到家庙，我有话说，此庙乃是电家庄电真电维环的。我离家后来到此处，即与他交友。他是错投了胎啦，敢说与我对劲，实比兄弟你胜强万分，他们夫妻二人，侍候我的病，实比他人强。要讲在外交友，那是何人也比不了他。”厉蓝兴道：“兄长啊，您就不用提啦，干脆您有甚么话，您就说吧。兄我必然照着您的话去办，决无更改。”蓝旺说“好，仆人去将电龙叫来。”早有仆人去到南间，便将电龙带到北间。蓝旺道：“文魁快与你二哥叩头，他是我胞弟厉蓝兴，人称展眼鳌鱼。”电文魁一听此言，连忙上前拜倒说：“二哥在上，小弟电文魁有礼。”厉蓝兴忙用手相搀，不知说些甚么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九回 厉蓝兴安排防贼党 石锦龙双鞭会淫徒

厉蓝兴连忙说：“贤弟快快请起。”回头看见电龙，身穿重孝。蓝旺说：“龙儿呀，快见过你二叔父。”电龙答言，忙着跪倒叩头。蓝兴说：“快起来。”蓝旺道：“二弟呀，只因我那兄弟与弟妇二人死的好苦，我要是好着，早亲身找你，不叫仆人去叫。兄长我已半百，每日思想忧愁，想我这个病一定不久于人世，那时你把我的尸骨运回家中安葬。此子电龙，今年十一岁，你将他带回家中，传授他武术，你千万要倾囊而赠，一手别留，要留下一手，那可对不起电真他夫妇。容他学艺成啦，你与他画好了图影，叫他认清，再命他离门在外，寻找仇人，报仇雪恨。”厉蓝兴道：“兄长啊，您不用如此的费事啦。小弟我的武艺浅薄，我有好友，他们武艺能为在我之上，我能约请他们，可以替他人报仇雪恨。”蓝旺便将此事，连同与电真结交的经过情形完全说出。

蓝兴一闻此言，不由咬牙忿恨说：“兄长，我今天来到房里，一看仆人以及这里的情景，就知道我那位故去的电兄长，对待兄长的情形，真比小弟强胜百倍。兄弟我不是三岁的玩童，您只管养您的病体，千万不须着急，我此时唇舌说焦，也是枉然。您心中尽其交友之道，竟想他夫妻，岂不忧愁而死？小弟我一时意狠心毒，把电龙杀了，拿他人心一祭



灵，然后把您尸首运回家中。”厉蓝旺道：“你此言从何而起？”蓝兴说：“他就是我的仇人，假若没有他父亲，兄长你焉能有这一场病呢？”厉蓝旺道：“你此言差矣，天灾病孽，那全是偶然的，并非是谁叫谁得的。皆因电真脾气烈，我在家庙养病，我怕他在庄中受人指使，出了意外，因此每天叫他来庙中三次，得招出事来，他竟能平常一次旷功没有。二弟你想，人交友不可藏私才好。十五那天早晨，他来到家庙探病，他说要到戏场巡视，此事正合我意，因为当时是我主动办的谢秋戏。恐怕有毛贼草寇，有扰乱之事，谁知他一去未归，竟丧在黄沙滩万佛寺中。那凶僧智深与他徒儿白莲花普月，暗中设计竟将电真害死庙中。因此我派人找你，打算与他报仇。”蓝兴说：“兄长您可能执笔？”蓝旺道：“能掌笔。”蓝兴说：“那就好了，我说一事，您得写明，那时我好约会各友，出头拔刀相助，可以替他报仇。”蓝旺说：“你说甚么。”蓝兴道：“您要將电真夫妻抛于肚外，也不用思想此事，那时再投下好药，您的病一定好的快。容病体一好，作甚么事不成啊？您要还是竟想那事，那时小弟我一跺脚，回到家中，我是不管此事，那时可休怨我意狠心毒。”蓝旺说道：“兄弟你既然说到这里，很好，我决对不想他二人了，任凭你办吧。”厉蓝兴说：“好！那么仆人你们此处离着那州府县近吗？”仆人说：“离着衮州府近。”厉蓝兴说：“你去到那里，访着挂千顷牌的有名医家，请来十位，在此庙中医治你们大员外的病。兄长您写下四份请帖，头一个请飞天怪蟒徐国桢，第二个恨地无环蒋国瑞，第三圣手托天李廷然，第四个圣手飞行石锦龙。今日小弟我拿请帖一走，您请放宽心，我今天先对十名先生说开你的运命，他们用药的力量，必须将你的病源感化。再说就是电真他夫妻有灵，暗中保佑，容等我将他四个人请了来。那凶僧赛朱平智深的刀法，



不十分出奇，不过他使的是金风未动蝉无觉，暗算无常死不知。那白莲花普月更不足为奇。石锦龙掌中一对短把鞭，能打凶僧一片，何况还有我那三位老哥哥呢？”厉蓝旺一听，心中满意，遂说道：“二弟呀，你拿我的请帖前去，可是不见本人，千万的别给他们。”皆因江湖绿林所说，要讲交友之道，谁也漫不过去厉蓝旺、厉蓝兴、徐国桢、蒋国瑞、李廷然、石锦龙，对待宾朋这个意思，更不用说对于结盟的朋友。走在中途路上，半杯茶没有，要有甚么事，都能拔刀相助。

他弟兄在庙中，商量报仇之事。蓝兴说：“兄长，我拿您这个柬帖，必须先到镖店，他们如果不在店中，还得各处去追寻，务必让他见着帖子，亲拿来面见兄长。今年小弟一走，可是须到明年春三月，接帖之人才能来啦。无论僧道俗，我是通盘报信，见着普月，要活的，给他绳缚二背，送来电家庄，请哥您发落他。兄长啊，我为甚么必须明年才回来呢？因为我看你的阳寿未满，这些日子留着叫您好好养神，将来能恢复健康，也许亲身去拿普月智深。再说到了那杀刚他师徒之时，也恐你伤感过甚，有些危险。”蓝旺点头。正在此时，外面家人进来回禀说道：“二员外爷，现已将十名医生请到。”弟兄二人说：“将他们一齐请进来吧。”家人答应，出去不大工夫便将十人请到里面。厉蓝兴看他们年皆五六十岁，倒全是有经验的老手，连忙叫家人请到东屋好谈一谈。家人答应，便将十人请到东屋。蓝兴跟了过来与大家相见，说道：“今天我将众位请来，这内中有事，就为谈一谈怎么治病人。”内中有一位年老拄拐的问道：“这位爷，您贵姓高名？那里人氏？仙乡何处呢？”厉蓝兴道：“在下姓厉，名唤蓝兴，与西屋病人我们是亲弟兄。我祖居山东青州府，东门外金家口厉家寨。我二人是保东路水路的达官，大



家赠我二人美名，我兄长混水鲤鱼厉蓝旺，我乃展眼鳌鱼厉蓝兴。”那十名医家一闻此言，耳朵里有这么二位侠义之名，连忙站起抱拳说道：“久仰二位达官的美名。”蓝兴说：“列位请坐，这位老先生你贵姓？”那老医生说：“我姓王啊，名叫王声甫，我家住袁州府西门外，临福巷口内路南。”蓝兴又问道：“那一位呢？”那人说：“我姓于，名叫于景春，我家住袁州府西门外，路北如意巷口内路东。”蓝兴又依次地问明那八人，自己笑道：“我问十位，我有用意，能与我兄长调治病症就与他调治，如果不成呢，可以当时告假，我不能强求。你们诸位，请在这东屋住，一切饮食全由我来担负，一来可以就近早晚的调治他病，二来我有一好友故去，他留下一个少爷年方十一岁，我请年老诸位为是替我照管此事，无学之时各位可以文学传与他。我与您诸位，开白银每月每位五十两，将来我兄长病体痊愈，我必要另有重谢。你们那一位先到西屋，看他一番？”众人便请王声甫出头先去。当时王老先生与蓝兴来到西屋北里间，他们一进西屋，一挑帘病房气味扑人的鼻孔。王声甫道：“我与您弟兄道喜。”厉蓝兴道：“喜从何来？”王声甫道：“我从此与大员外治病，到了明春，我能保他病体痊愈，自行下地，手使甚么兵刃，都能去活动去练。”蓝兴说：“您能有这样的把握吗？”王声甫道：“那个当然，我要不是闻见这气味，还不至于敢说此话呢。请您将病人的枕布取下，待我一看，便能知道病。”蓝兴过去取来交与医生。王声甫接过细细的看了看，便背着他弟兄，写好了病源跟那药剂，便走出病房，回了东房。

一位一位的全都换到了西屋，少时十位全看完。厉蓝兴说：“列位您可将药方全写好了？”众人说：“写好了。”当时一齐送到面前。蓝兴一看将药方子拿到西屋，向他兄长说道：“兄长啊，您好好的调养病体，明天兄弟我就要出外去



请他等。您在家庙，可千万别想我那死去的二哥夫妇，倘若我走后，您净想念他二人，我将宾朋约到，那时你已下世去了，我落得孤身一人。那时回到家去，您那弟妹，要是问我几句，那时我以何言答对。我与您请来十位医生，他们全是对答如流，足可与您调解病症，又可以传给电龙文学，此可称一举两得。”蓝旺道：“二弟呀。你只要能够与电真夫妻报仇，我就一意的调养病体。报仇那天，我还打算亲身杀奔黄沙滩万佛寺，捉使凶僧，拿回来祭灵，把他师徒用席卷上，成为撮灯大蜡，在灵前一点，那时我就与他二人报了仇。”蓝兴说：“是，这些日子兄长若有烦闷之时，可以把他们十位约了过来，闲谈也可以解烦。”蓝旺说：“你倒不用管了，到时候我自有办法。不过今天趁你没走，可以把电龙带到东屋，见过那十位医生。”蓝兴答应，便将电龙带到东屋，与他们相见，然后回到西屋，告诉家人说道：“你们快去将王家庄他们三人约来，我有话说。”家人答应，便将王麒弟兄三人请了来。到了家庙，家人往里回禀：“王家弟兄已然来到。”蓝旺说：“请他们进来吧。”家人出去请进屋中。蓝旺与他们指引相见。礼毕，王麒说道：“兄长将我三人叫来，有何事呢？”蓝兴说：“你一人来到此处，我有要事相商。”王麒说：“有甚么主要之事呢？二达官，我们先将三人的力量说出，您可以量力收用。我们三个全是务农的人，不能执刀上阵，别的事尚可勉强。”蓝兴问道：“办那个谢秋戏，究是何人出头承办的呢？”蓝旺道：“就是我与电真你二哥，我们二人出头承办，另外有四大村正、四大村副。”蓝兴说：“可以将他们全请来，我有话问他们。”家人前去，少时使将那八个人一齐找了来。蓝兴问道：“你们诸位全是村正副。我如今有件事，每村出一百名壮汉，合穿一样的服色，月白布衣裤，登山道鞋，青布袜子，花布裹腿，青纱包煞腰，绒



绳十字绊，花布手巾罩头，二百人使刀。这家庙中安设一百名，夜内五十名，白天五十名，抱刀梭巡；那白棚中也用一百名，分为前后夜。另外那些人，有五十人各拿绷腿绳，在东西村口守护，是白天二十五根，夜晚二十五根。王麒贤弟呀，你在白棚以里以外，你要负责查看。要有那不法之人，立时拿住来见我兄长发落。若是庄内之人，可以送到袁州府，请府台大人去办。要是江湖绿林人呢，可以将他绳缚二背，留到家庙，不要断了他的饮食，容等我回来，另有发落。你们管绷腿绳的大家听真，你们大家在东西村口把守，若见那面生之人，无论男女无论僧道俗人等，倘有那夜间飞跑，白天眼岔之人，将他用绳子绊倒，绳缚二背，解来庙中。那时咱们另有办法，交与我兄长，叫我兄长追问他的情形。若是绿林人，绑绳千万别撒，给他预备稀粥，早晚给他灌下，等我回来，自有办法。文魁呀，我走后第一是我兄长，第二是此子电龙，第三是十名医家，若有差错，你可小心在我的砍刀下作鬼。”文魁点头答应。那厉蓝兴拿了四份请帖，辞别兄长，备好应用物件，这才命仆人备好马匹，遂说：“兄长我要走啦。”蓝旺说：“早些回来。”厉蓝兴说：“是”，出来又嘱咐电文魁道：“你在夜间，更须特别注意。”文魁说：“是”。

厉蓝兴离开电家庄，赶奔金家堡。这里是南北的村子，东西的住户铺户，在北头路西，有一家连升店。来到店门外，叫道：“店家。”从里面出来一位老者身高八尺开外，面如重枣，重眉毛大眼睛，鼻直口方，大耳相衬，海下一部花白胡须，光头未戴帽，上头蓝布贴身靠袄，青布护领，下身也是蓝布裤子，登山道鞋，白袜子，蓝布的裹腿，腰中结着一块蓝布围裙。厉蓝兴问道：“店家，可有单间房屋？”老者说：“有。”遂伸手将马接了过去，叫出一个小伙计，把马拉



了进去。此时天已平西，便进了店，来到北房西头的一间屋，伙计回手将竹帘放下。厉蓝兴说：“店家给我预备脸水。”此时那老头也跟了进来，笑问道：“达官您贵府是那里人氏？”蓝兴道：“你问我这话为何？”老者说：“我看你面熟，一时想不起。”厉蓝兴说：“你我在哪里相见过呢？”老者说：“倒退十年以前，您上我们这金家堡来过一次。”厉蓝兴说：“不错。我看阁下也有点面熟。那么您贵姓啊？”老者说：“我姓连名玉，号叫茂通。达官您呢？”蓝兴说：“在下姓厉，双名蓝兴，混号人称展眼鳌鱼。连掌柜的，我跟您打听一个人。”茂通说：“您打听谁？”蓝兴说：“此人姓连名登，号叫茂真，左臂花刀的便是。”茂通说：“您跟他有来往吗？”厉蓝兴说：“我与他神前结拜。那年他保云南贵州的镖，镖局在金水县的东门以外，永兴镖店。”茂通说：“是啦，他不是外人，乃是我的胞弟。”厉蓝兴说：“你我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子人啦。”茂通说：“呕，原来全是自家人。既然二达官来到，请来柜房一叙，达官您来到我金家堡打店，面带愁容，所为何故？”厉蓝兴便将报仇之情，细说一遍。茂通说：“二达官，您要将众人约到，来到我的店中，我弟兄可以拔刃相助。不过是我知道那两个凶僧，未在庙中。”蓝兴说：“他们在与不在，你怎么知道？”茂通说：“我有一儿名叫连发，外号小诸葛的便是，他一天一趟万佛寺。僧人防范太紧，恐怕有厉大达官手下之人夜入庙堂，将他师徒斩首。我儿连发不得手，要是得手，早将他师徒二人的人头斩下。皆因他治死一位好友电真电维环，电真与令兄交友，我茂通不知，我若知晓，早就将凶僧处治啦。您在此等候，等我去把你侄男找来，与你们爷俩个指引相见。”说完他转身往外。

工夫不大，带进一个人来，说道：“上前与你二叔见



礼。”蓝兴用手相搀，说声：“孩呀，免礼吧。”他看此人是道装的打扮，身高不满七尺，细腰扎背，双肩抱拢，骨瘦如柴，面皮微黄，细眉毛小圆眼睛。蒜头鼻子薄片嘴，小元宝耳朵，那个小瘦脑袋，真要见棱见角，头戴一顶混元一字巾，杏木道冠别顶，横别一根簪子，宝蓝色的道服，青缎的护领，上绣着福留云。书中暗表：下边是蓝纺绸的底衣，两支登云履。蓝兴遂问道：“连发，我来问你，你使的是甚么军刃呀？”连发说：“我使一口避血尖刀，判官笔一支。”蓝兴说：“与何人学艺？”连发说：“我师父来到我家传艺，传完艺他走啦。”蓝兴说：“此人贵姓高名？”连发说：“饶州府东门外皮家坡的人氏，姓皮双名元豹，别号人称神鬼莫测。”蓝兴说：“连发，你天天到正北去吗？”连发说：“不错我天天的准去。”蓝兴说：“你天天的准去，你怎么不跟他们动手呢？”连发说：“叔您有所不知，那凶僧他们有子母鸳鸯拍花药。”蓝兴说：“那他也不能拿拍花药拍你呀。”连发说：“您是不知，他打的那个拍花药是令人难躲。”蓝兴说：“怎么令人难躲呢？”连发说：“他把拍花药灌到锤里啦，那锤名叫走线迷魂锤，锤上有环，环上有绒绳。他与人要动上手，他抢上风头，用锤一打您，您一躲，锤打到身上，那香烟就能出来。若是打不到身上，他一拉那绒绳，香烟也就出来。只要一闻见香气扑鼻，那人一打怔的时候，他的刀就砍到啦。凶僧乃莲花党之人，我所怕者就是他的拍花药，我小孩要与侠客爷报仇，我死不足为奇。他若没有拍花药，我早就将他处治啦。”厉蓝兴说：“那么凶僧现时在庙中没有？”连发说：“庙堂您不用去，他不在庙中，他师徒少说也得躲个一年半载的。那白莲花普月与叔父您见过。”厉蓝兴说：“倒是见过几次。”连发说：“那普月见您骑着马匹，有一仆人相随，从袁州府东门往这里来，因此他师徒就远远脱逃啦。二叔父您



多咱将列位约到了，先来我这里，听我的信息。”厉蓝兴点头。天色已晚，便住在此处，一夜无书。

次日天明，蓝兴说：“兄长您叫人给我备马啊。”茂通说：“二弟呀，你可以吃完饭再走不迟。”蓝兴说：“不用，我是有事在身，心中急躁，赶路要紧。”茂通说：“那么电家庄我那大弟，你可把人安排好了吗？能够保护住他吗？”蓝兴说：“可以的啦，人已派好，料也无忧。”茂通说：“你的路费可有？”蓝兴说：“有。”茂通这才命人把马匹备好。他父子送至店门外，厉蓝兴说道：“小弟回来之时，一定与我兄长前来看望于您。”茂通点头。他告辞一走，离了金家堡不提。如今且说连茂通父子送走人家，他们回到店中。茂通说道：“连发呀，从今天起你必须每夜到电家庄庙，你在那房后坡一趴，暗中去保护你那大叔父。等你二叔回来之时，再行回来不晚。”连发答应，从此夜间暗保护不提。

且说展眼鳌鱼厉蓝兴，一路之上，直奔青州府而来，非只一日，这一天来到了青州府。他是穿城而过，直奔东门，出东门过了海河桥梁，便下了马，拉马来到了三元镖店。来到门前一看，不由心中大喜，看见七辆镖车，业已套好。那头辆车上，插着一杆旗子，白缎子做地青火沿，上边用青缎子刻出来的字，是青州府东门外路北三元镖店。蓝兴遂上前叫道：“伙计们。”那伙计人等出来一认识，连忙说道：“原来是二达官，您从那里来？快进来吧。”蓝兴道：“张振我来问你，我那三位恩兄，可曾在店中？”张振说：“二达官，您来得正好。他弟兄正在店中，你要慢进一步，他们就走啦。”厉蓝兴问道：“这镖往那里呀？”张振说：“上云贵去。”厉蓝兴说：“好！张振呀，你快与我回禀一声，就说我前来请他们。”张振点头，转身进到里面回道：“三位达官，您看人真怕念，一念他真来啦。”徐国桢道：“可是我那二弟厉蓝兴来



啦吗？”张振说：“您不信出去看看呀。”弟兄三人一听喜出望外，连忙一齐来到店门外，弟兄三人一看，果然是厉蓝兴。李廷然哈哈大笑说道：“二弟你从哪里来？”蓝兴上前与三人见礼，说道：“此处不是讲话之所，你我弟兄，店中一叙。”说着四个人一齐来到店中，大家落座吃茶。徐国桢道：“二弟你这是从哪里来呢？”厉蓝兴说：“我从袁州府东门外电家庄东村头电家庙来。”说着话上前二次跪倒行礼说：“三位兄长，受小弟我一拜。”徐国桢道：“二弟你拜者何来？”蓝兴道：“此处有请帖，请兄观看。”说着伸手探兜囊，取出四张请帖，双手递上三张，说道：“三位兄长，我这里有三份请帖给您，哥三个每位一份。如今我来到镖店，可巧三位兄长全在店中，此乃我兄长亲笔写给你的。”徐国桢伸手接过，一看上面写道：“徐仁兄大人台笔，远自别来，其为念念。弟因近来染病在床，不能分身前来迎请三兄，特派二弟蓝兴代为致意。见帖后请三位仁兄各带随身使用物件，以及军刃暗器夜行衣，一齐来到电家庄，东村外家庙相见，弟有要事相求。专此致意，小弟厉蓝旺拜启。”徐国桢与他兄李廷然等弟兄看完，心中暗想：这内中必有与仇人作战之意，遂问道：“二弟呀，我那大弟难道说有仇人吗？”厉蓝兴将电真与他兄长交友之事，以及被害之情，前前后后完全说明。徐国桢道：“那电真电维环，很够交友之道，侠义二字，他能当之无愧。我听他的名誉很好，我在暗中曾访过此人。”正适说着，外边张振问道：“达官您的镖车还走不走啦？”国桢说：“你们大家乘跨坐骑，赶快直奔扬州城内十字街正东路北，胜总镖局，交到那里，按路单所为就是。”张振应声“是”，厉蓝兴说：“徐仁兄，此处现有一份请帖，交给他们带去可成？”徐国桢说：“可以。”遂问道：“张振，你可认识那石锦龙？”张振说：“我认识，我花他老人家的银钱可多



啦。”国桢道：“现有发票路单一齐交与你。你见了那石锦龙，就说我徐国桢有请他，叫他急速的备好军刃物件，以及水衣水靠，骑马到袁州府北门外，电家庄东村外家庙。我在那里等他。”蓝兴道：“这样一说，他能来吗？”徐国桢说：“那如同我同胞弟一个样，就差一娘所生。”说着话伸手取出白银四锭，说道：“张振，给你拿去，一路之上想吃甚么，就买甚么吃吧。到了那里在店中那更好，如果未在店中，你可以骑马出去，找一找他，务必见面才好。”张振答应转身出。徐国桢说：“二位弟，你们快行收拾，咱们好起身。”当下李廷然等，收拾已毕，弟兄四人从此地起身，仆人将马匹带过，哥四个接过马来，飞身上去，这才一同够奔电家庄而来。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，非止一日。

这天走在中途路上，看眼前来了一匹坐骑。马上这人是个人庄兵的打扮，二目发直。厉蓝兴便问道：“这一骑马的，你赶奔何处？有么要紧的事呢，你骑马这样的慌，要撞了人呢？你从那里来呀？”那个庄兵说道：“我这是从电家庄来呀。”说着翻身下了马，他们哥四个一见，也就纷纷下马。蓝兴道：“你从电家庄来，我怎么不认识你呀？你在甚么地方住啊？”那兵说道：“您不认识我，我可知道您。”厉蓝兴说：“你姓甚么呀？”庄兵说：“我姓周，名叫周连，我正在上青州府镖店找您去呢。”蓝兴说：“有事吗？”周连说：“有事。”蓝兴说：“有么事呀？你请道其详。”周连说：“二达官，您千万别着急，我家大员外跟电龙全无事，就是内中有一名医家，被凶僧斩杀。多亏有一位赛诸葛连发，在房上暗中保护，给了凶僧一瓦，打下房来，被我等大家用绊腿绳将他拿护，现在捆绑在庙中。我家大员外爷问他，他说从打竹莲寺来，他上智下元，人称生铁佛，那凶僧说，杀刚存留任凭你们所为。当时我们大家拿刀往他身上砍，他不怕。”厉



蓝兴说：“哪一位医家被杀？”周连说：“是咱们本庄里的一位医生，名叫周凤林。”蓝兴说：“三位兄长，咱们先头前走去，叫他慢慢的走吧。”徐国桢说：“好吧。”大家急忙各将马的肚带紧了紧，飞身上马，催马如飞似的就直奔电家庄跑了下来，那周连也上马在后面紧行。

非止一日，这天来到了电家庄，大家一齐下了马。厉蓝兴一进东村头，看见地下有绷腿绳，就在地上放着。徐国桢说：“二弟，你看这个绳子就在这里预备着，有人经过，看见就不能上当了，他们可太粗心啦。”说着话四个人来到庙门外，上前叫门，里面有人将门开了。蓝兴忙问道：“我兄长病体如何？”仆人说：“现已见好。”蓝兴说“很好很好”，说着弟兄四人，一齐往里走来。到了西房，蓝兴伸手挑帘笼，叫三位“请进”，说道：“哥哥啊三位兄长到。”屋里蓝旺闻听，忙说道：“仆人，现下有三位兄长到，快把我扶起来。”见三人抱拳道：“三位仁兄，快来请坐，怒小弟不能下地远迎。”三老见他病体削瘦，面带愁容，不由说道：“大弟，你怎么落到这步天地？你派二弟前去找我们，现在我弟兄已到。你有甚么仇人可与我等说出，我们一定舍去老命不要，可以与你报前仇。”厉蓝旺说：“三位仁兄，快请落坐，咱们好谈话。”蒋国瑞说：“你我弟兄分别，足在四载未见。愚兄我上家中，向二弟打听你几次，据他说，你出门在外访友。你上那里去啦？他是莫明其妙。”蓝旺一听便将结交电真之事讲了一遍。蓝兴问：“家里又出什么事了？”厉蓝旺道：“五天之前，医家周凤林与我熬药，从东屋往西屋来送。天也就刚黑，正走到院中，不想从北房上下来一个凶僧，手起刀落，竟将周凤林杀死。大众一齐上前拿他，儿僧上西房逃走，不想被房上之人，用瓦将他打下房来，才被众人拿获。我命仆人们问那位侠义贵姓高名，房上有人答言，他说



姓连名发，赛诸葛的便是，他说完并未下房来，竟自走了。二弟你可认识此人？”蓝兴答：“我认识此人，但不知凶僧现在在那里？”蓝旺说：“我已将他放到南里间。那凶僧是刀枪不入。”蓝兴说：“他只要是他们一党的，我自有我的办法。”遂说：“来呀，将凶僧提了来。”当时手下人等去到南屋，将他抬了来。看他身高约有八尺，虎背熊腰，面似黑锅底，花搅的眉毛，一对三角眼，大鼻头翻鼻孔，四字方海口，大耳相衬，穿夜行衣靠。厉蓝兴问道：“僧人，你为甚么来到此庙行刺？”僧人说：“你来问我，你可是展眼鳌鱼厉蓝兴吗？”蓝兴说：“不错，正是你家二太爷。”僧人说：“我来问你，你在山东金家口，你可曾捉着一个打闷棍的，给送了青州府，有此事没有？”厉蓝兴低头一想道：“不错有此事，此人姓李，名叫李唐。”僧人说：“我找你未见，那时你保镖已走，后来我上厉家寨，要杀你们满门家眷，是我不认识究竟是那一家。我若知晓，一定将他们杀死。”蓝兴说：“你与李唐有何来往？”僧人说：“那李唐乃是我的天伦，我俗家姓李名义，人送外号生铁罗汉。皆因我在家中刀伤人命，这才有老乡给我一条生路，叫我削发为僧。”蓝兴说：“你师父是那一家呢？”僧人说：“我师父大大有名，家住扬州府南门外，那山叫蛇盘山，山上有一古庙，少林寺。那当家的上法下缘，人称紫面昆仑，散二十四门头一门的。后来因为我不守庙规被赶下山来，我上黄沙滩万佛寺，找我的师兄。他有一个分庙，竹林寺，我就在那里住。”蓝兴说：“你的法号何称？”僧人说：“我上智下元，人称生铁佛的便是。我师兄他们师徒，不敢在万佛寺，全到白莲寺躲避灾祸。因此我才来到此庙，打算将老儿斩去，以报当年之仇。我在北房上，看见那老翁端着药锅，是我一时怒气，下房将他杀死。我上西房逃走，不想被小辈打我一瓦摔下房来，才被获遭擒。杀刚



存留，任凭尔等，替他人一死是别无可言。”厉蓝兴一闻此言，不由生了气，伸手取出避血刀来，说道：“恶僧人你一定是金钟罩护身呀。我与你有三江四海之仇，岂能放你呢？我先将你的金钟罩破了再说吧。”蒋国瑞说：“二弟呀，你将他左目取出，便可破了他的金钟罩。”厉蓝旺道：“二弟且慢。”蓝兴说：“兄长还能放他吗？”蓝旺说：“放他可不成，容等将那智深师徒拿住，一齐倒点人油蜡，那时好与我那死的维环二弟夫妇报仇雪恨。”李廷然道：“二位仁兄，二位贤弟。我有一计可以破他，你先将刀收起。这金钟罩，实在好破。”说着伸手取出一根银针来，一提他左耳，银针刺鼻孔，当时鲜血就流下来了。智元口念：“阿弥陀佛，完了完了。”李廷然命人仍将他放到南里间，派人看守。他们哥儿四位，便在庙中一住，与他养病。蓝兴说：“那医生的苦主呢？”蓝旺说：“已然将尸首领回，再赠送五百白银，每月还另外有银子给他。”四个人一听，暗暗点头。蓝兴说：“兄长你养病要紧，千万将电真夫妻之仇抛于度外，容等石大弟锦龙来到，咱们再找仇人去。”蓝旺说：“好吧，兄弟你可以每日与电龙传习武艺。”蓝兴点头。从此便传艺不表。

到了年底，好容易厉蓝旺病体痊愈，离了病榻，医家便在饭菜之中，也与他下面药，保养病人。转过年到了二月底，身体恢复到了原状，也能打拳踢腿啦。这一天，他带领三位兄长、一个胞弟，围着村庄绕了一个湾。平素他累碎三毛七孔心，与电龙练习武艺，早晚如此的用功。到了三月啦，外面有人来报，说石锦龙到。书中暗表：原来石锦龙是新由扬州镖店来，接着信之到，便一直来到家庙，面见五位兄长。厉蓝旺问道：“大弟你从那里来呀？”锦龙说：“我从扬州来。”蓝旺说：“我那石兄弟可好？他们全作甚么啦？”石锦龙说：“二弟锦凤，在家中镖局子呢；三弟锦彩，在万



胜镖局；那四弟锦华，在石家镇明开店为业，暗中执掌庄规。”徐国桢说：“大弟，我来问你，两个孩子可好？”石锦龙说：“兄弟我将镖局之事，交与三弟执掌。小弟回家将二子武艺传好，我回到镖局，才见了请帖，因此才来。厉仁兄莫不成你老人家有仇人吗？”蓝旺一听，便将电真夫妻被害，以及自己与他结交的经过情形说了一遍。当时便将电龙叫过来，与他引见。说道：“龙儿，过来见见你石大叔父。”电龙闻言连忙来跪倒行礼说道：“叔父大人在上，小侄男电龙与你老人家叩头，请您与我那四位伯父替我报仇。容等孩儿长大成人，我一定特别答报。”石锦龙说：“电龙啊，你伯父以后要有人欺压他呢。”电龙说：“我一定与我伯父出力，打败仇人，方能出气。”锦龙说：“好！你就好好的与我那兄长学艺吧。将来学成之后，到我家去，我有几手绝艺传授于你。”电龙一闻此言，连忙道谢。厉蓝兴说：“兄长啊，您先在此等候，待小弟我到趟金家堡。”蓝旺说：“你要去可得赶紧回来，我听你的信。你是白天去还是夜晚去呢？”蓝兴说：“我还是白天去好。”蓝旺道：“你还是夜晚的为好，白天去恐怕走漏风声。”厉蓝兴说：“那么我今天晚上就走。”众人说好，当下晚饭后，大家吃喝完毕，耗到初鼓。蓝兴说：“众位兄长，我走啦。”说完他就来到外面，哥五个送到门外。

分别之后，那蓝兴拐湾从庄后头绕道直奔金家堡，如飞而去。来到路旁一片松林里面，伸手探兜囊，取出白蜡捻贴在树上，用火摺子点好，这才脱了大衣，收拾紧衬俐落，将刀插于背后，大衣包于抄包之内，十字绊丝鸾带结好。低头一看，地上并无东西物件，这才吹灭蜡捻，长腰出树林。按道如飞直到金家堡的北村头，在那里绕了一个湾，细一看四外无人，急忙飞身上西厢房。（按店里说，可是东厢房。）此房正是店里的柜房，低头往下观看，听见屋中有人说话，



听口音是茂通与他子连发他们父子讲话。就听茂通说：“连发呀，你上万佛寺去啦吗？”连发说：“我去啦，因为现在我已然将我二叔等到啦，我才回来。”茂通说：“那么凶僧他们回来了没有？”连发说：“他们师徒全都回来啦。是我到了庙中，找着他们的卧室，那凶僧未在禅堂睡觉，他们师徒全在西屋经堂里睡。这两天我二叔若是带人来到，那凶僧是难以脱逃。”厉蓝兴在房上手一按瓦沿，不由嘎吧一响。屋内连发忙将灯光吹灭。蓝兴说：“兄长不用担惊，小弟蓝兴来到。”说着话飞身下来。那屋中的父子，就将灯点好啦。茂通问道：“外面既是我二弟，何不请进来呢？”厉蓝兴道：“小弟有罪，夜入店来，身换紧衣，真有点对不过兄长。”茂通说：“二弟小声些，免得惊动了其他客人。”说话之间，出屋子将他迎到屋内问道：“二弟呀，你有事吗？”蓝兴说：“有事。”茂通说：“那么你怎么不会白天来呢？”蓝兴说：“我白天来怕走漏风声。”连发说：“对对，二叔言之有理。”蓝兴问道：“连发你可曾到了那黄沙滩万佛寺？他们师徒回来了吗？”连发说：“回来了，叔父您可将众人请到了吗？”蓝兴说：“不错，我已将他四弟兄约到。”连发说：“我那大叔父他老人家病体可全愈了吗？”厉蓝兴说：“不错，他已然痊愈啦。”连发说：“他能够与凶僧动手吗？”蓝兴说：“倒可以与凶僧杀个三五回合。”连发说：“今天您能回去吗？”蓝兴说：“能回去。”连发说：“好吧，那么您六位就在明天一黑天就在我们这里见。”蓝兴说：“那么我向你们父子告假，咱是明天再见。你们千万在店中等我，我们是一定准来。”说完他告辞出了屋中，飞身上房。

由此处离开店，自己便于夜间一直到了黄沙滩万佛寺，在外边绕了个湾，细细的调查一下子，恐怕凶僧暗中准备，有甚么防备。到了庙后一看，东西有大道，在庙的北边有河



岔子，他便顺着河沿一直向东，相隔不到十里地，这个河就往北拐过去啦。一听四外鸡鸣乱唱，眼前有一大片松林，来到林中，脱了夜行衣，换好了大衣，将刀跨在肋下，走出树林回了电家庄家庙。此时天光已然大亮，来到了家庙，上前叫门。里面有人问“是那位？”厉蓝兴说：“我回来啦。”仆人将门开了，蓝兴来到时候，见了大家说道：“兄长啊，您的刀法可曾纯熟，精神恢复了吗？”蓝旺道：“我如今跟平常一个样了。但不知你到那万佛寺打探的如何？”厉蓝兴说道：“小弟赶奔金家堡，正赶上他父子在柜房谈话，我到了里面，向他父子打听。那连发说，智深与普月现已回来，正在庙中。”厉蓝旺说：“二弟，咱们明天收拾齐毕，到黄沙滩万佛寺，将他师徒拿住，将我那电真二弟的尸身，跟我那弟媳的人头，一齐找回，也好将他夫妻合葬。家庙中拿的生铁佛，一齐绑到定魂桩上，开膛摘心，祭祀亡人。”蓝兴道：“茂通父子也叫明晚前去。可是依小弟之意，莫若咱们今晚就走，倒省得他师徒脱逃。”蓝旺道：“那倒不必，你叫手下预备仆人十二名及筐子、门板、铁锹、镐。叫他们头前先走，在那里相见。”遂问好有一叫赵升的认识道路，这才每人给他们十两银子，叫他们在金家堡方圆附近，打好了店，我们众人明夜准到。赵升答应，他们领银子前去，按下不表。

如今且说，家庙中电文魁，上前说道：“上庄主爷呀，您若到了那庙中拿获了凶僧，再出西门外，下台阶往东，刨下几尺去，便能打着我那二员外的尸身。在尸身旁边，有一个花盆，就是我那主母的人头。”蓝旺命人写好一个纸条，蓝旺说：“文魁呀，你在庙中带领仆人，好好的看守此庙，多加注意在电龙身上。那电龙是你义子，这孩子就是电氏门中一棵根苗。”文魁连连答应，当下他们大家便在庙中，各人收拾好了，过了过汗。厉蓝旺抽出砍刀来，在院中施展开



了，一片刀光，练完之后，真是面不更色，气不涌出。他练完了，就是厉蓝兴练，第三个便是石锦龙，一对对把鞭，在当中一练，借灯光一照，好像两条白蛇相仿，上下翻飞，大家一看连连夸赞。第四个是徐国桢，从兵架子上取下一对跨虎锏，在院中施展开了，也是有些出人之处。练完了，蒋国瑞手使日月双轮，左手轮是劈套拍装、右手轮是支挂撕拿，上下翻飞，身形来回乱转，练到精奥之处，不亚如一对蝴蝶闹花篮一般。收住了轮式，说了声：“让过了列位兄弟哥呵，在您台前献丑了。”旁边李廷然走过，一摆水磨竹节钢鞭，撮装砸抽，练完了。此时天交三鼓，他弟兄六个人吃了点夜宵，便一同在西屋睡觉。第二日天明，大家起来洗脸漱口，吃完早饭，众人又行睡下，嘱咐好了仆人说：“若是有人找我们，就说我兄弟出外访友去了。”仆人答应。他们又到西屋睡觉，一直睡到天黑，众人起床，忙命人再摆晚饭。众人吃完，收拾齐备各人的军刃暗器，以及水衣水靠，大家由此动身。

天将初鼓，众人在路上行走。前边走的是恨地无环蒋国瑞、圣手托天李廷然，在后面走的是混水鲤鱼厉蓝旺、展眼鳌鱼厉蓝兴、圣手飞行石锦龙。蓝兴说：“咱们哥六个，一来不准谦让，二来不许候等，咱们哥六个打一回哈哈。”说着话往下一塌腰，往前就走，说声“随我来”，如飞而去。这哥五个一瞧，也就各自施展功夫，往前而去，真好比六个飞燕一样。天到三鼓，来到黄沙滩，到了一片松林，在里面休息了会儿，出来在庙的左右巡视一个圈儿。二次回到林中，各人收拾紧衬俐落，这才一齐出了树林。蓝旺说道：“你们哥三个，从东面往后打，到了后面往西兜。我们哥三个在西面往东兜。谁要是见了凶僧，谁就不用动了。你们入庙，在东配殿无论大小房屋，详细的去找。我们弟兄在西配



殿，也是那样的去找。”六个人看好了远近，一齐上庙墙，蹿房越脊，往里面而来。此时西边的厉蓝旺取出问路石，往下一扔，一无人声，二无犬吠。三个人这才下了墙，再上西配殿。越脊爬坡，来到前坡，听见里面有人说话。他们往北面殿中细看，殿中灯光明亮，八仙桌左边是凶僧智深，那下垂首是白莲花普月相陪。

书中暗表：那赛朱平智深，他们得着信息，知道外面风声不好，这才来到竹莲寺，面见生铁佛智元。当时智元问他师徒来此何事？智深说：“师弟你若问呀，只因普月在周家庄采花，不想竟与电真为了仇。后来设计害死他。”前前后后之事，向他说了一遍。智元说：“师兄呀，想当初您在庙中勾引莲花党的人，在庙里发卖薰香，已然大犯僧道之规。普月我来问你，身为佛门弟子，就不应当贪花近柳，你到处败坏好人家的妇女。你又敢到电家庄，把电真之妻杀死，电真死在庙中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打墙也是动土，动土也是打墙。就应当连那老匹夫厉蓝旺一同斩首。普月说：“师叔，我已将他们也杀死了，那家庙中是尸横一片。”智元说：“恐怕未必吧。既然全都杀去，为甚么又来到我这里呢？”智深说：“贤弟，我也正因为他所说不实，心中发疑，这才来到兄弟庙中。”智元说：“呕，你说的恐怕不实。你们看那房上是何人？”智深师徒往房上一看，吓得惊慌失色，不知如何是好，真是面目更色，胆战心惊。智元说：“你师徒在此等候，三五日我就回来。”说完了，那生铁佛便将戒刀以及行衣包通盘带齐，离了竹莲寺，告诉小僧人说道：“若有人前来烧香，你可以说我外出有事。我此去电家庄，前去斩杀那病榻上的老儿厉蓝旺，与那小畜生电龙。”说完他竟自走了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十回 白莲花三探电家庄 鞭对剑力擒赛朱平

话说智元走后，小僧人法明关好了山门，回到里面说道：“师伯，我师父这一走，恐怕凶多吉少，明说上金家堡，其实他是暗上电家庄。当年我师父知道电真竹影刀出奇，不敢与他对敌，如今他已故去，后来又跟来往的商客打听，才知道他们那里的详情。原来厉蓝旺还病倒家庙，那电真之子电龙，认电文魁为义父，同在庙中。怎么我师兄已然刀斩了他们，未免的不对吧？你们师徒怎么还能来到竹莲寺呢？”普月一听，师叔智元要去刺杀他人，心说：你不去还则罢了，只要一去，就得被获遭擒，那家庙倘若有落空之时，你也得不了上风。果然那智元僧从竹莲寺走后，到了家庙，即行被获遭擒。智深带着普月在庙中，等了有十数天，不见回来。智深问道：“普月，你看你师叔走了十好几天，一去未归，不知是何原故，令我放心不下。”旁边法明说道：“师伯，您倒不用担惊，我师父有金钟罩护身，不怕他们。”智深一听，遂说：“是了，你们听外边是谁叫门，出去看一看去。”法明一听，连忙出去了。智深把他支了出去，这才说道：“普月啊，你师叔回来不说实话，他说上家庙去，未必准去。要是背着咱们师徒，到了庙中，乘着咱们没在庙，他若将财物全给移到别处去，那时你我师徒净顾在此躲灾避



难，后来落个人财两空。莫若咱们还是得工夫回到庙中，将东西物件查好，存放一处，你我再行躲避，也不为晚。”普月连连点头。当晚他师徒将随身应用的东西拿齐，告诉好了法明，叫他看守庙堂。

他们师徒便由此动身回到万佛寺。天光已亮，忙将白昼僧袍罩齐，上前叫门。里边有没落发的僧人问道：“外边何人叫门？”智深说：“我师徒化月米回来。”里头当然将门开，放进二人。智深问道：“普惠，可有人来到庙堂？”普惠说：“没有人来。”他们师徒关好庙门，一齐到了禅堂，便查点一切财物，完全不短。他便叫人预备早斋。智深说：“你去将你那师弟们全叫来见我，我有话说。”普月答应出去，就将他们叫到了禅堂，问道：“师父您有什么以事呢？请您说，小徒们好遵从。”智深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从此往后，若是有人问你们我在庙没在庙，你们大家就说，我师父出去化月米，一去未归，千万别说我在庙中，你们要切记在心。”众人点头。智深当时赏给每人一锭白金，又嘱咐道：“哪天若是有人前来找我报仇，你们必须相助于我，务必将仇人拿获才好，那时我还有重赏。你们先回去吧，预备好了绊腿绳，听见我哨子一响赶紧出来。”众人说是。他们回到了下房，内中就有一人说道：“列位师兄弟，幸亏有一样，咱们大家全没落发，还可以还俗。此事倒是咱们的不是了，在未入庙的时候，就应当先访一访师父的名誉，说他的行为如何，再来才对。如今咱们既到了庙中，将来难免跟着受罪。众人治死电二爷之后，师父也很害怕，因为人家有位能为高大的人，难免不来报仇。倘若到了那个时候，他的哨子一响，叫出咱们去，可得看情形，能管再管，不好管的时候，大家先逃活命要紧。”

不言众人安排此事。且说智深师徒，这天用完晚斋，在



禅堂闲坐。智深说：“普月呀，我近些日总觉心神不安，谁要一说话，我都能一惊，不知是何原故？”普月说：“师父您尽管放心，高枕无忧。”他们正在屋中讲话，忽然一抬头，看见南房后坡有人向这里探头观看，连忙将灯吹灭。普月说：“师父您为甚么将灯光止灭呀？”智深说：“你我的仇人来到，你顺着我的手瞧。”说着一指南房之上。普月一看，果然有两个人影。智深忙甩去大衣收拾俐落，伸手亮出戒刀，跳到院中，用手往南一指，大声说道：“房上何人？早行下来，现下有你家师父赛朱平智深在此。”说着轧刀一站，忙向四外房上看了看。在经堂前坡站定一人，东房上一人，北殿房上也站着一人，南房之上是二人，那后坡上还背过气了一个，便是那厉蓝旺。

书中暗表：那六侠在半道上赛腿，半道上蓝兴说道：“咱们一直去到家中去吧，我想不用找他们，那一来咱们也有说的。要去找他们再来庙中。倘若他们在庙中预备了莲花党之人，加了防备，那时连发父子有个舛错，我对不起他父子。咱们哥六个既来之则安之，还是咱们进庙，下手拿他们吧。”哥五个一听也对，因此他们才一齐来到庙中，各按方位站好，说明不准惊动他们。谁知上房之后，大家便看明白了。他师徒正在禅堂说话，后来智深吹了灯跳在院中，一道字号，东房上徐国桢问道：“你可是凶僧普月的师父智深吗？”智深说：“正是你家师父。”徐国桢一闻此言，飞身跳在院中，伸手取下跨虎双铜。智深说：“来者何人？”徐国桢说：“某家姓徐名国桢，人称飞天怪蟒，东路的镖头大爷便是。我劝你早行跪下受缚，免得动手，你还可以多活几日。要不然叫你不得全尸。”智深哈哈大笑说道：“老贼，你休要说大话。你家师父不听那一套，有何能为，尽管使来。”徐国桢说：“好！”说着往前上步，左手往上一挑，右手军刃便



在他肋下。智深用戒刀一搪他的铜，那右手的铜就进来了，他急忙一转，用刀背再往上一磕，跟着往南一转身，僧人就面向西啦，双腿一卧云，翻身一刀，就使一个卧云反背撩阴刀。徐国桢一见，知道此刀的利害，赶紧往后一仰身，使了一个铁板桥，稍慢一点，百宝囊被刀尖划上，哧的一声。那智深大声说道：“你等不过平常之辈，仰仗人多，前来欺压我师徒人单艺孤。你们怎么配称侠义二字？”这一句话不要紧，怒恼了南房上圣手飞行石锦龙，忙问道：“大哥闪开，待我下去一战。您可曾受了伤？”徐国桢说：“是我闪得快并未受伤，只将我百宝囊划破。贤弟下来，可千万别放他师徒逃走。”石锦龙说：“老哥哥，请你上房来，待我拿他吧。”那一位再下去，那我可抖手一走啦。”说完他跳下房来，来到院中说道：“智深，你外号人称赛朱平，江湖上也有你这小辈，不仰仗全身武艺胜人，竟敢用毒计谋害好人。你可晓得三国时代的朱平，就不得善终。今天你这凶僧，也是难逃公道。”智深说：“对面的小辈，你叫何名？你师父的刀下，不死无名之鬼，报通你的真名实姓”石锦龙说：“僧人，你家大太爷家住夏江府秀水县，南门外石来镇，姓石，双字锦龙，号叫镇甫，人称圣手飞行，大六门第四门的。”智深一听，心中暗想：我认撞金钟一下，不打饶拨三十。连忙上前举刀就砍，石锦龙此时是要打算看一看他的刀法如何，往旁一闪，躲过此刀。僧人又立刀往前砍来。三刀已过，石锦龙道：“僧人，我让你三刀。头一刀我与你没有多大仇恨，我尽其交友之道，被我那拜兄所约，他年岁太大，恐怕不是你的对手，才将石某约来。第二刀不还招，皆因你是佛门的弟子，不过你不应当纵容你的门人弟子，在外采花落案。第三刀不还招，是因为你是武圣人门徒，人不亲线亲，艺不亲刀把还亲呢。今天你知时务，趁早束手被擒，要不然，你可知



道石某的对把鞭的利害！”智深说：“石锦龙你是满口的胡言乱道，你可知道你家师父，一口戒刀手内拦，扇砍劈剁在两肩，顺风带叶往里走，黑虎掏心在胸前，进步撩阴劈头砍，转步连环上下翻。”石锦龙一看，果然刀法不错，实在有出人之处，不由大声说道：“智深你别不知自爱，你家大太爷让着你啦，休走看鞭取你。”说着舞动双鞭往前进招。智深举刀一砍，石锦龙往旁一闪，左手五节鞭往上兜，说声：“小子你撒手”。智深一看，急忙抽刀要走。石锦龙的鞭就缠在刀把之上，往外一撕，一进右手鞭，扑的一声，智深的手腕子就砸上了，立时站在那里。石锦龙说道：“大哥要活的，还是要死的？”南房上徐国桢说道：“大弟，千万留他活命，别给治死。”

此时普月同时也出来了站在院中，手中拿着这口宝刀，心中暗想：这可是一口宝刀，怕他等何来？回头看见他师父与石锦龙动手，他便向房上一看，那蒋国瑞就跳下来了。看那口刀，正是朱纓宝刀。厉蓝旺一见，大声说道：“二哥，千万别叫此贼跑了，就是从他身上起的事。”蒋国瑞道：“对面可是凶贼白莲花普月？”普月笑道：“正是你家少师父。”蒋国瑞说：“好你个恶淫贼。今天我看你往那里逃走？”普月问道：“老匹夫你叫何名？你家少师父刀下不死无名之辈。”蒋国瑞说：“我家住在河南卫辉府，东门外蒋家窑的人氏，姓蒋名国瑞，别号人称恨地无环。”普月说：“老匹夫，你是无名之辈。”说着提手一幌，上前就是一刀。蒋国瑞往旁一闪，拿右手轮将要挂他刀背。普月往里一裹刀来削他腕子，蒋国瑞一矮身，右手轮嘎吧一声，就将刀给拿住了，跟着就是一脚。普月撤身，蒋国瑞连忙用左手轮向他头上套来。普月一见不好，急忙使了一个铁板桥的功夫，往后一仰。蒋国瑞近身立轮，向他胸前滑来，哧的一声，便把他前胸划了一



个血槽，不由哎呀了一声。那普月翻身使了一手十八翻，滚出墙下半躺半卧，正在那里仰着脸看哪。蒋国瑞哈哈大笑道：“淫贼，你家老太爷早知你的诡诈，焉能受你之苦。”普月一听，急忙用镖向上打来。蒋国瑞略往东一闪身，镖已打空，越过墙头，飘身下来。普月便向正北逃去，走了约有半里来地，眼前有道河岔子，哧的一声，那恶贼就入了水啦。蒋国瑞一见，忙向四外一看，一跺脚，一个会水的也没来，自己不识水性。心说：“若有一人会水，此贼可得，如今眼看着被他逃走。普月在水中露出半身，说道：“老匹夫，你我水中一战。”蒋国瑞道：“便宜你那条狗命去吧。”普月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你家少师爷可走啦，再见咱们正北啦。”说完浮水而逃。蒋国瑞无法，这才回庙。

此时那房上人一齐下来，厉蓝旺道：“大弟，快将恶僧绳缚二背吧。”石锦龙便一腿把智深踢倒，解下丝绳，将他捆了。智深明白过来，已然被获，遂大声说道：“石锦龙呀，你们要如何便如何了，要叫我身上肉一动，我是骂你们大家上三代。”厉蓝兴一听，连忙上前一揪他耳朵，摘他头巾，便将他的嘴给堵上啦。这个时候蒋国瑞到，厉蓝旺忙问道：“您可将恶僧拿获啦吧？”蒋国瑞道：“淫贼下水被他逃走。”蓝旺一跺脚。厉蓝兴道：“便宜了他吧，叫他多活几日。待我追奔正北，将淫贼找回，好与我那二弟报仇。”徐国桢道：“大弟呀，你先不用追贼去啦，咱们先将电真的尸身连那妇人的大头起回，带回安葬。将电龙带到镖行，传授好了他的武艺，再寻找恶僧报仇，也不为晚。”说话之间，蓝兴一吹哨子，他们庙中之人，一齐掌灯出来观看。见智深被捉，他们知道不好，连忙一齐跪倒说道：“众位侠客爷，我们全是安善良民，被迫来的。请您高举贵手，饶恕我们吧。”厉蓝旺道：“你等可全是好人。我来问你们，他师徒在庙中害死



多少人啦？”众人说：“在庙里害人，我等不知。”蓝旺道：“他们庙中有妇人没有？可要说实话，要不然将你等大家一齐绳缚二背，送到袁州府的大堂，严刑追问，那时你们也得招承。”旁边有一人说道：“您贵姓？”厉蓝旺通了各姓，问道：“您姓甚么呀？”我姓张，达官，我提起一事，您还是我的恩公。有一年我上青州府办货去，中途病倒店中，后来有位达官周济我二两银子，才将病养好，那位达官没留姓名，后来我向店中先生一打听，才知道是您。我叫张坡，住在这个庙正东张家寨。”蓝旺道：“你在此庙作甚么呀？”张坡说：“我娶妻何氏，他在庙的正南何家沿住。僧人上那化月米。恩公，他们欺庄人太甚。恩公呀，您得给小人出口恶气，我家有父母，我妻住娘家一去未归，我倒他娘家一看，我那岳父说道：“您妻上了万佛寺，与僧人洗补僧袍已有半个月未回。我那妻氏烈性太大，我出门在外办货之时，她虐待我的父母，后来我回来，我的父母告诉我，我是打过他几次。我这是前来探听她的下落来啦。”厉蓝旺道：“那么你找着她没有哇？”张坡说：“我到是全找啦。就是一个地方，我没敢去。听他们说，谁要是去，被方丈看见是定杀不留。”厉蓝旺道：“如今僧人已然被擒，他有甚么地方，你可以说吗。我弟兄前去搜找，与你无干。”张坡说：“好！”便在头前引路，直奔东北，来到东北角下。厉蓝旺命镖行三老看守凶僧，那石锦龙与厉蓝兴哥两个在后跟随。

到了东北角上这个院子，张坡上前打门。里面有人问道：“外边何人打门？”张坡说：“是我。”里边便将门开了。张坡一见，里面是北房三间，东西配房，屋中明灯蜡烛。张坡问道：“你叫何名？”僧人说：“我叫普明。”张坡看他身高约有六尺开外，细条身材，面白如玉，穿着一件瓦灰僧袍，散着腰，青布护领。青僧鞋白口，高腰袜子。厉蓝旺道：



“普明，你师父哪？”普明说：“我师父与我师哥上经堂教经去啦。”蓝旺道：“前边的哨子响，你听见没吗？”普明说：“我听见啦。”厉蓝旺道：“你听见啦，怎么不出去？”普明说：“别说是你们哨子响，就是庙房塌了，我也不能动身。我师父说过，我若离了此地，叫我师父知道，将我双腿砸折。”厉蓝兴道：“普明，你这院中一定窝藏少妇长女。”普明说：“您找，要有女子，我情愿领罪。和尚庙那里有女子的道理。”蓝兴说：“好！先别叫小子跑了，咱们进去搜找。”当下哥俩便进到屋中，各处一找，并未见有何破绽。蓝兴与石锦龙哥儿俩到了北上房，一看后面有一张大条案，前边有张八仙桌，两边有椅子。到西里间一看，有一张大床，东北角有个立围子，立柜宽大，前面冲南。又到东里间一看，也有一个立柜，有张茶几，左右有小凳。石锦龙道：“二哥，不用上别处找，这个立柜就是破绽了。”说着上前一撩布帘，原来立柜没有腿，当中有一个穿钉。龙锦用脚一踉地，下面咚咚的响，下面是空的。自己急忙了取出如意铁丝，折成匙将锁开了，打开柜门，那柜里有一盏把儿灯。石锦龙说：“二哥，您看这股地道，是不是在这里啦。”厉蓝兴说：“大弟呀，咱们先把僧人二背给他捆上，叫他先下去。恐怕内中有走线轮弦。”石锦龙一听，这才将普明绳缚二背，令他头前引路，向他说道：“凶僧，你不是说这个庙里没有夹带藏掖吗，如今这个地道是作甚么的？我要找出少妇长女，我一定要你的狗命。你师父全都被获啦，你还不说实话，你若说出真情实话，你家大太爷饶你不死，若有半句虚言，我是手起刀落，追去你的性命。”

那普明一闻此言，吓的颜色更变，连忙跪倒说道：“二位达官贵姓高名？”石锦龙通了姓名，普明说：“您要真把我师父拿住了，所为何故呢？”石锦龙就将经过一说，普明道：



“我从打七岁进庙里来，直到而今，我今年二十三岁，入庙十六年啦。我跟他学的刀法。”石锦龙说：“你们庙里害了多少人啦？”普明说：“一共不过才害死七条人命，有治土务农的，有为商的，用药酒将他们灌得人事不知，刨深坑埋啦。我师父在庙中发卖五路薰香，勾结莲花党之人，在此作那伤天害理之事。今天您把他拿住了，也是他的报应循环。”锦龙问道：“你家还有何人？”普明道：“不瞒您说，我的父母全被他给害啦。我家住正北那河岔子上边，我姓尹，我们母子过河。来到北处。打算二次重修，给我祖母求神方。不想他们从佛爷桌子上拿了香炉叫我娘看是甚么颜色。我娘便不知道了。后来他将我娘带到后面，向我娘求其好事，我娘不允，僧人一怒，将我娘一刀杀死。那随来的婆儿，倒有几分姿色，他舍身救主，才保住我一条小命。请您见了那婆儿，千万留下她的性命，我是听我那奶娘说了出来，我才知道。”锦龙道：“呕，如此一说，你那乳娘在下面啦。”普明说：“对啦，正在地道之中，您看这不是这北房三间吗，下面也是五间，另外还有东房四间，西房四间，全藏着少妇长女啦。”石锦龙说：“你师父被获遭擒，可是他将你对付了长大成人，难道说，你就一点不答报他吗？”普明说：“达官爷，我并不是被他养大成人。若不是我那奶娘，早死十几年啦。他与我有关杀父之仇，我恨不能亲手杀了他，好与我那父母报仇。我听奶娘说，我外祖母家，有舅父英名不小，他姓张，名叫张锦川，人称双刀镇边北。我娘死的时候，我舅父不知，倘若知道，那也就早把这个庙给灭啦。”石锦龙说：“不错，有这么一个人。你的乳名叫甚么呀？”普明说：“我小名叫全哥。”锦龙说：“好你带我下去，解救她去。”说到这里，那厉蓝兴将门紧闭，他在屋中守候，又告诉石锦龙多多的留神。石锦龙道：“料也无妨，待我下去。”说完他就下去了。



普明在前，到了下面一看，下面屋中有布帘。那普明说道：“你们大家还不快出来与侠客爷磕头，人家来救你们来了。”石锦龙说：“普明，你将她们的绑绳解开。”普明答应，便将那妇人跟那姑娘绑绳解开啦。锦龙一看，那少妇是金针刺目，姑娘是自毁花容，少妇瞎了一双眼睛，姑娘满脸血道子。普明说：“你二人快与侠客爷磕头吧。”他姑嫂二人一闻此言，连忙双膝跪倒，说：“侠客爷，您搭救我们二人出龙潭虎穴，我们二人感激非浅。”锦龙说：“妇人你住家在何处？”那妇人说：“我住家住在电家庄。”锦龙说：“你家住电家庄，姓甚么呢？家中还有何人？”少妇说：“我姓电，我丈夫名叫电山。我还有个兄弟，名叫电海，在电二员外宅中当仆人。”石锦龙道：“你丈夫作何生理？”妇人说：“他与人赶车。”锦龙说：“这个姑娘，你可认识？”妇人说：“我认识，她是我妹妹，名叫电翠蓉。”石锦龙说：“你二人为甚么来到这里呢？”妇人说：“我住娘家来啦，是她跟我回来，在半道上看见一个疯和尚，拿着一根绒绳，一头拴着黄布口袋就扔到我们身上。我闻见一股清香扑鼻，心里就糊涂啦，再看两旁是水，后边有一个老虎追我们。前边有个疯和尚，我只可追他。后来明白过来已然到了此地。侠客爷不瞒您说，那凶僧向我求那云雨之情。”石锦龙说：“甚么人刺瞎你的左目？”妇人说：“我自行扎瞎，因为我问他们那里长得好，他说我的两支眼睛好，因此我金针刺目，我妹妹是自毁花容。要依着那僧人就把我们姑嫂杀了，后来有一个缺耳朵的僧人，他说暂时留她们性命。容等得着一个好看的，再把她们除治。”锦龙问道：“此处还有何人？”普明说：“还有那个奶娘。”说着进去便把他奶娘叫了出来。锦龙一看，她面敷红粉，花枝招展，满头珠翠，可是面带愁容。众人见那妇人出来了。遂说：“侠客爷，您可别留下他性命，他净给僧人出主意。”石



锦龙问道：“他与僧人出甚么主意？”电翠容道：“老达官，这个刁妇，她说的是叫那没耳朵的和尚，暴打我一顿。”锦龙说：“普明里面真没有甚么吗？”说着自己到里面看了一遍，果然甚么也没有啦，这才他们一齐出了地道到上面。

此时天光已然快亮了。石锦龙在东跨院吹哨子响，将弟兄好唤来。那前说的厉蓝旺说道：“三位兄长，您在此看守凶僧，待我去到东北角上看看去，不知有么事故？”徐国楨三人说：“你去吧。”蓝旺这才飞身上东墙，来至北一个院内，大声问道：“二弟可是你哨子响啦？”锦龙说：“不错，正是我的哨子响，这里有一个妇人留他不留？还有庙中一个僧人，留他不留呢？”厉蓝旺一听此话来到切近，问道：“普明，你与何人学得武艺？”普明说：“跟我师父所学。”厉蓝旺道：“恐怕你难得活命。出去再找一处也不能做好，你莫若早托生去吧。”说到此处，手起刀落，“哧”的一声，就将普明杀死啦。蓝兴看他兄长，不肯再杀那刁妇，遂说道：“兄长啊，这样的刁妇利口能言，要她也不做好事。你也归阴去吧。”说完“噗哧”一刀，也将她杀死。蓝旺问道：“谁叫姜三？”旁边有一人答言说道：“达官爷，小人我叫姜三。”蓝旺说：“你与庙中作饭。僧人吃斋，可是你一人所做？”姜三说：“不错，是我所做。”蓝旺说：“那么我二弟电真，住在这里，全是你侍候吗？”姜三说：“达官爷，他老人家每日两餐酒菜，全是我做。每一餐饭，赏我纹银十两，二员外真是慷慨大道，仗义疏财。”蓝旺道：“那么酒菜之中下药，可是你一人所为？”姜三说：“实在不知。那是他一人所为，因为他有一把转心壶，能藏药酒。我若知道他有害二员外之心，我能舍出死命，也得保护二员外。我若帮助害人，那我成甚么人啦！”厉蓝旺说：“好！那么你快出去，雇一辆花车来，还有两辆敞车，快来应用。”姜三答应，便出去了。少



时来，先叫金氏姑嫂上了花车。

蓝旺便带人围着庙绕了一个湾儿，这才叫齐了电家庄的人，一齐到了后角门，往东命人往下刨。少时刨了出来，用大车将电真尸骨盛好，又从花盆下面，拿出人头，一齐收好。将庙中财产，归三老拿走。蓝旺点齐了他们这四十二十个人，说道：“你们这些人，一同随我到电家看看去，每人每天我给二两银子，叫你们看一看凶僧的收缘结果。我看莲花党的恶淫贼，那一个敢来找我弟兄？”说完他们弟兄又在各处搜查一遍，不见有人，这才叫手下人等，将家具也一齐抄上了大车。诸事已毕，厉蓝旺说：“三位兄长，您众位先将我二弟尸骨以及东西，送回电家庄。待我将他姑嫂，送回金家庄。”徐国桢等答应，说“你去吧。”蓝旺说：“锦龙大弟可得在此等我，我去金家堡，少时即回。”说完看他们走后，这才告别了石锦龙。他送着花车，来到金家堡，找着了连家镖店，面见连茂通。茂通说道：“大弟，你来到此地，人全预备齐了吗？”厉蓝旺说：“仁兄，我那侄男他可在家？”茂通道：“他没在家。”他弟兄正在柜房讲话，来了石锦龙与连发。

书中暗表：原来锦龙在庙中正等着哪，后面火起，少时连发来到前面，双膝跪倒，说道：“义父老人在上，孩儿连发给你老人家叩头。”石锦龙连忙问道：“连发你来此何事？”连发说：“老人家虽然说你年迈，走道赛腿，是孩儿我在您背后，我没敢答言。”锦龙用手相搀，心中暗暗佩服，真是能人背后有能人。连发说道：“义父哇，这座庙不能给他们留着，将来是个祸，因此我给点啦。”石锦龙说：“是呀，那咱们爷儿两个快走吧。”说完他二人出庙。那庙也就俗火借天光，立时烧了个片瓦无存。他们来到金家堡连记老店，到了柜房与厉蓝旺相见。蓝旺问道：“大弟你怎么回来



啦？”锦龙说：“兄长，那庙不可留，已然被连发给引着了。再留那庙难免的还招那凶僧恶道，为人民之害。莫若将庙烧了，也可以给这一方人除去了祸害，免得那少妇长女为他人所害。”

茂通忙命人预备酒宴，少时送了上来，大家分宾主落座，同桌饮酒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茂通问道：“如今电二员外之仇已报，那你怎么还是面带愁容，是何道理呢？”蓝旺说：“兄长，我交友不到。”茂通说：“这交友二字可深多啦。你已然给仇报啦，还有甚么愁的呢？”蓝旺说：“只因那恶淫贼普月，未能将他拿获，又将朱纓刀拐走。我恐怕以后，我在电家庄住着，有个大意之时，可就有大凶大险。”石锦龙道：“大哥，我也不是说句狂话。咱们弟兄久在一处，借他一点胆子，他也不敢前来。”连发也说道：“叔父您休要如此的小心，那普月一走决不敢再回来。我听说你的刀法好，我打算借着电龙的机会，跟你学些刀法，将来我再会个几手儿，岂不是您的膀臂吗？”蓝旺说：“可以，那么连仁兄，他随我去，您可放心吗？”茂通说：“大弟说那里话来。您带走，我焉有不放心之理，请你尽管带去。”旁边石锦龙说道：“如此甚好。那我作个保人，连发拜在厉大哥门下，作个徒弟吧。”茂通笑道：“这样办更好了。连发还不上前见过你师父。”连发当时上前叩头，行过师徒之礼。厉蓝旺道：“袁州府你可认识？”连发说：“如走平道，您说吧有甚么事。”蓝旺说：“找那绘画的画匠十名，叫他们带着应用的东西物件。你买三匹白布，再买那五色的颜色，一齐拿到电家庄东村头家庙。”连发说：“师父您有何用呢？”蓝旺说：“你去买去吧，我另有用意。”连发连连答应。厉石二人这才告辞，回了电家庄。那连发前去袁州府，找好了画匠十名，他又买好了布疋以及五色颜色，一齐往电家庄而来。



如今且说厉蓝旺石锦龙，回到庙中见了大家，忙问运回的尸首放在何处？徐国桢说：“现在庄院停放。”蓝旺说：“好”，遂叫电龙电海，“你们全随我来”。当时爷三个，便到了庄院，看了一遍。电海问道：“大员外呀，如今我主人的尸骨、我主母的人头，您全给找回来了，可该怎么办呢？”蓝旺说：“你去买一口棺材来，将棉被放到里面，然后把衣服与他搭在了身上，也就是啦。”电海出去照办，少时运了来，便照法办好。又命胆大的仆妇将妇人的人头，对好腔子上，也一齐盛殓好了，停放到一处，遂说：“电文魁呀，少时我那徒弟连发要是带来画匠，你与他们去说，叫照我们爷九个的面容给画了出来，放一尺六寸大小。穿章打扮，全要逼真，不准有一点之错。”说完便拉着电龙，一同来到家庙。正要关门，那东村外有人喊道：“师父您先别关门，徒弟我将画匠约来了，您等一等吧。”厉蓝旺一见，心中大喜，遂命大家一同进庙。叫他们在东庙房，告诉他们大家，必须将那白棚以及我等众人的喜容，完全画在白布之上，画匠答应。蓝旺又叫电文魁去找来棚匠，搭好了白棚，上首停好电真，下垂首便是电门王氏的灵柩，叫人买一百斤蜡油、两张芦席。在棺材的对过，栽上两根桩子。四个月牙桌，命木匠用锯拉出来小月牙来。命人将赛朱平智深及生铁佛智元，绑在定魂桩上，捆好了不斩。请来各家亲友也到齐，那高僧高道上座念经，追悼亡人。这里便命人找出六斤棉花来。上首绑着是智深，下首是智元。厉蓝旺道：“电文魁，你可以命人将白布绑到一处。”另外命人栽好两根大棚杆子，上头削成一尖，然后将四张月牙桌子，夹在那里，备好了一对大蜡阡。又派人去豹熊山，请来一个兵卒头目，姓李名云，人称快刀手。蓝旺嘱咐道：“李头目，你将二凶僧开了膛，摘下心，取下人头，上了供，然后将二凶僧人五十斤蜡油，用棉



花沾油。拿席便将他们二人裹好，一齐的绑到两根杉木之上。”又命画匠画好了二僧人的生前像貌。然后到了晚间，命人一点人油蜡，大家无不称快。

厉蓝旺将丧事办完，众家亲友散去，将那电真夫妇，一同安了葬。此时庙中就有他们弟兄，蓝旺便叫画匠将九个人的喜容画上。画匠点头应允，便从厉蓝旺与电真交友起，到到与他报完仇止，共是六十四张，一幕一幕的又请人注写明白：怎么立二友庄，怎么唱谢秋戏，以及普月怎么采花，电真如何干涉，后来怎么为仇等等全注写清楚。这才叫人查好了，满装在一个大柜里，封锁起来，便将画工散去。厉蓝旺又对九名医生说道：“你们大家愿意在我这里，还是回去呢？”九个医生一齐答言：“愿在此处交给少庄主书。”蓝旺说：“好吧！”当时将医生满行留下。那厉蓝兴一见说：“兄长，此处事已完了，小弟我也该回去啦。”蓝旺说：“好！那你就回去吧。我可不能随你走，因为就抛下此子，无人照料，我必须将他教养成人。他那舅父全是治土务农之人。”蓝兴说：“将此子带回金家堡厉家寨不成吗？”厉蓝旺道：“若将此子放在咱们家中，将养成人。要有旁人说出话来，岂不落个不好的名吗？”蓝兴说：“兄长，如此说来，您是不回家啦。”蓝旺说：“对啦，我不回家。”蓝兴说：“既然您不回去，可以带电龙、电文魁，回一次家，住些日子。您看一看您那侄儿厉金雄。”蓝旺说：“二弟你先回去吧，我在此庙，非将他功夫用好，再叫他绘好了像，将朱缨刀须得回，我才能回家去呢。或是此子长大成人，他能可以执掌电家庄之事啦，我才能回家去呢。”厉蓝兴说：“文魁，我兄长不跟我回家，你可以跟我走回去啊。”文魁说：“二哥您自己请吧，我在此还得侍候兄长呢。”蓝兴见他们全不肯走，自己这才从此起身，回了厉家寨，后文书再表。



如今且说厉蓝旺，每天与电龙练习武艺。逢节按年，带领电龙到电真夫妇的坟上，烧钱化纸。展眼之际，过了四年，电龙已然十七岁啦。蓝旺给他按照朱缨刀的尺寸份量，打好了一口刀，教他练习。另外给他打好了半槽镖、铁疾黎半槽，当将两样暗器传好。又教他左右胳膊的袖箭与盘肘弩、紧背低头花竹弩、飞蝗石等等的暗器，全教会了他，一口摺铁砍刀，能为出众，武艺高强，就是水性未得传。一连八年，电龙已然二十有一啦。从打电真死后，那谢秋戏还是年年不停。这一年在七月底，天气是个假阴天，他们爷俩闲暇无事。在家庙西房廊子底下有张茶几，上首坐着是厉蓝旺，下首是电文魁相陪，电龙在一旁侍立。厉蓝旺问道：“龙儿，你今年多大岁数啦？”电龙说：“伯父，孩儿我今已然二十有一啦。”厉蓝旺道：“电龙，我将你武艺传好，你可知所为哪般呢？”电龙单腿打阡跪在地上说：“伯父您教我为是往正道去走，杀赃官灭恶霸整理四大村庄。”厉蓝旺说：“孩呀住口，此言差矣，只因我有一个仇深似海之人，论我刀法可以敌住此恶贼，只是我的刀法虽好，气力不佳。想当年我与你父交友，后来全为你教养成人，为是好教你背插单刀，前去找我那仇人报我弟兄之仇。”电龙说：“伯父，您只要指出您那仇人来，刀山油锅，孩儿我是万死不辞。”厉蓝旺说：“您将你浑身上暗器练好了，刀也练一练，我看见成啦，我才放你一走。如果不行之时，我不能告诉你。叫你出去吃苦，我对不住我那拜弟电维环。”电龙说：“二位老人家，在此等候，待我去一去就来。”说完他回到西房北里间，先将暗器收拾齐啦，然后将暗器挡子拿到外面来，那一样应当打在么地方，那全有一定的地方。他将四面摆好了，这才先给他伯父跪倒磕头，再给他义父行了礼。这才来到当场，抽刀出来开了式，使得刀山一样，到么地方应当打那样暗



器，往左边一闪。发右边的袖箭，挂右一上步，打出左边的袖箭，盘肘弩。反背撩阴刀一挂，镖又发出来。二次转身打来飞蝗石。敌人要使铁板桥，何以站住看他，左手刀一变，一扬手三双铁蒺藜就打出来了，也按迎门三不过的招儿打。全打完了，刀也练完了，这才收住刀势。把挽手摘了下来，往地上砖缝一甩，刀就插在那里，刀苗子左右一摆。那厉蓝旺一见，双眼落泪。当时吓得电龙，体不战自抖，浑身不由得热汗直流，慌忙上前跪倒说：“伯父大人，孩儿有何不到之处，请您说明，孩儿我好照改。”厉蓝旺说：“龙儿呀，并非你练习不好，乃是我有心事。我费尽心血，好容易将你养大成人，总算没白费。贤弟你可知道吧？”文魁说：“正是，小弟知道。”遂说：“电龙啊，你快去将那军刃暗器全收齐了，然后叫仆人把祖先堂的门开了。”

厉蓝旺带他们到屋中参拜了祖先，然后又命人将那桌子等物，全都拿出来。又叫人先将柜子封皮挑了，锁头开开，把那六十四张布画取出，按照次序。全都挂好了，这才叫电龙过去看来。电龙心说：“还没到年呢，干吗叫我看画呀。”想着来到切近，看了半天说道：“伯父这上面还有您的官印呢，这是为甚么呀？”厉蓝旺说：“电龙，咱们如今在祖先堂。有甚么你就念甚么，没有甚么关系。”电龙说声“是”，又看了一遍，说道：“伯父这里还有那电真刀削一个和尚的耳朵，那些事都是何故呢？”厉蓝旺伸手拉了他的手腕说道：“儿呀，谅你不知，待我告诉与你。”说着用手指道：“这个人是谁？”电龙说：“分水玉麒麟电真电维环。”厉蓝旺说：“此人便是你生身之父，那王氏是你生身之母。”电龙说：“但不知丢一个耳朵的和尚是谁？”厉蓝旺说：“他便是我的仇人白莲花普月，他有如此一段的事情。”电龙一闻此言，当时浊痰上来，立时绝气身倒。赶紧命人搬叫，电龙缓了过



来。他是大哭一场，对画咬牙仇恨，说道：“容日后我见了此贼，若不开膛摘心，怎出我心中恶气。此后若遇见莲花党，我是见头杀头，见尾杀尾。”厉蓝旺说：“好好！我儿果有此志，那才对啦。将来你若可了心，准拿和尚人心回来祭你父母。然后再将他夫妻入了正穴，免得他夫妻白日黑夜被三光照射，尸骨受罪。你来看那上面写的你那二叔厉蓝兴，他与你请的能人，事后有事，你可得尽生死的力量，也得去管。那石锦龙外号人称圣手飞行，他有晚生下辈，若有用你之时，你也得血心答报。”电龙说“是”，又一指问这：“此人是谁？”蓝旺说：“飞天怪蟒徐国侦。那个便是你二伯父蒋国瑞，凶僧被他伤了一处，淫贼竟从水路逃命。你将此画完全瞧明，伯父我可要与你义父先回我金家堡厉家寨去啦。你若没有凶僧的人心人头，也得有朱缨刀，你才能回来起你父母灵柩。将来如果凶僧死在外人之手，刀落到旁人之手，你可以回到我家中，我可以对他人说明，能叫此刀认祖归宗，还到你手。不过是仇人死在他人之手，可惜我与你义父数十年的工夫，白白费了，没有成功。你若是将凶僧就手杀死，那你就成了大名啦。”说完命人将画全行收好，放在一处。二次又与祖先焚香磕头，然后找出那个凶僧的单像，交与电龙。便将那六十四张布画，完全用火烧了。厉蓝旺道：“孩儿呀你来看，我先送你这东西。头一样抓墙锁、第二样问路石、第三样银针一根、第四样匕首刀、第五样火摺、第六样白蜡捻、第七样绒绳挂千斤锤、第八样药水盒、第九样磷煌烟硝、第十样铜铃一个。说道百宝囊完全送给了电龙啦。我教好了你，可是教你好执掌家业，这里有四本大帐，你去照管。你大舅与你执掌那里铺户、住房。是你二舅三舅，他们掌管甚么地方的菜木园地亩。”说完带他到各处全点明白了，又对他说道：“电龙啊，我如今可带你义父回到厉家寨，前



去享福去了。你无事不准来我家，你要去也行，必须有那朱纓刀。我要传你刀，就有一转圆刀尚未传于你。倘若事后你没报仇，来到我家中，我是要你之命，拿你就当凶僧。”电龙说：“伯父哇，我从前不知我那仇人是谁，因此不能去找。如今您既然指我一条明路，我一定去找凶僧，将他开膛摘心，祭奠我的爹娘。”厉蓝旺说：“从今以后，你我就要分别了。”说着便将自已应用之物拿齐，就要动身。电龙说：“伯父，您先别走，等我将三位舅父请来。”说着便派仆人前往袁州府，将王家弟兄请来。仆人答应，使骑马到了袁州府的东门、南门、西门，将王麒等弟兄三人一齐请了来。

三个人到了电家庄，听说老哥哥要走，不由双眼落泪，说道：“老哥哥，您为什么要走呢？那电龙年岁太轻，还不能在外面去闯荡，您必须还得领导他。”电龙说道：“伯父呀，那凶僧逃去已过十年上下。倘若他在外又做那伤天害理之事，被官方拿护，他死在官家之手，孩儿我未能亲手弑仇，那么这当如何呢？”厉蓝旺说：“那也是不可免的事。可是有一样，你也得在外设法得过此刀，双手捧着，到了我的面前，叫我看一看，我是见物如同见着我那拜弟一样，任凭你去。那时我还得设法令那朱纓刀认祖归宗，物归原主，你也可以扬名四海。”电龙说：“是是，孩儿谨遵伯父之命。”又对王氏弟兄说道：“三位舅父，您老哥三个，可以留下我伯父吧。如果不愿意在家庙，我可以把他老人家请到家中，因为我父母双亡，无人管理，请他老人家再管我几年吧。”那王氏弟兄一听，连忙跪倒，说道：“恩兄啊，您还得多疼他几年才好。”厉蓝旺道：“贤弟们请起，千万不要如此。我虽然说是归家，不过是那样的说一说，其这我不一定甚么时候还来啦，白天夜里，就许来到这里绕一个湾儿。这几个村中倘若有不法之人，那时我一定将他斩杀不可。”王麒说道：



“兄长您回家之后，莫等我去请您，您就来一趟才好。”蓝旺说：“我既然说走，我就有妙计。”遂叫过电龙说：“你上金家口北村头有座店，前去找人。”电龙说：“那里店东贵姓？”厉蓝旺道：“那店东姓连，双名茂通，你见着就称为伯父。你那里有个兄长，名叫连发，外号小诸葛的便是，将连发找来，就提我在此地候等于他。”电龙说“是”，当时他出来直到了金家口，找着连家店，见了连茂通，行完礼，便将他伯父之意说明。茂通道：“我那拜弟真乃仁义之人，做事总是光明磊落。”电龙说：“伯父啊，我伯父派我来请我那哥哥。”茂通说：“你在此等候，待我将你哥哥找来。”说着他出了店，来到南村口武术场儿叫道：“我儿连发快来，你兄弟电龙来啦。你和他几载未见，他已长大成人。”连发答应，当时他父子一齐要回店内，连发向那人说道：“拜弟，你也可随我回店，看看我那兄弟去。”那人答应，原来此人姓李名刚，掌中一杆混铁棍，人称黑太岁，是连茂通的第四个老徒弟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